

書叢本基學國

集翁放陸

(一)

著游陸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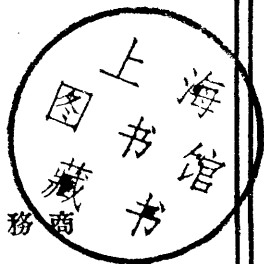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6 1143B

國學基本叢書

陸放翁集

(一)

陸游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1650243~~

傳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鎮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埴適居其次。檜怒。至臯主司。明年。試禮部主事。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爲所嫉。檜死。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官時。楊存中久掌禁旅。游力陳非便。上嘉其言。遂罷存中。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絕。應詔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助勞。毋得輒加王爵。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復有以太尉而領閣門事。瀆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卽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史浩黃祖舜薦游。善詞章。諳典故。召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遂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卽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翫習。宜取其尤沮格者。與衆棄之。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龍大淵曾覲用事。游爲樞臣。張燾言。覲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奮。異日將不可去。燾遽以聞。上詰語所自來。燾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宜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游爲炎陳取進之策。以爲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變則攻。無則守。吳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

傾財結士。屢以過誤殺人。炎莫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就令有功。愈不可駕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驗。范成大帥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頽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賑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奉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再召入見。上曰。卿筆力回幹甚善。非他人可及。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成。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祕書監。三年。書成。遂陞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廿四冊每
冊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
四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陸放翁集總目

第一冊

傳

渭南文集目錄

渭南文集卷第一至卷第十

第二冊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至卷第二十

第三冊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至卷第三十

第四冊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一至卷第四十

第五冊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一至卷第五十

渭南文集跋

第六冊

劍南詩彙序

劍南詩彙目錄

第七冊

劍南詩彙目錄

第八冊

劍南詩彙卷第一至卷第四

第九冊

劍南詩彙卷第五至卷第九

第十冊

劍南詩彙卷第十至卷第十三

第十一冊

劍南詩彙卷第十四至卷第十七

第十二冊

劍南詩藁卷第十八至卷第二十二

第十三冊

劍南詩藁卷第二十三至卷第二十八

第十四冊

劍南詩藁卷第二十九至卷第三十四

第十五冊

劍南詩藁卷第三十五至卷第四十

第十六冊

劍南詩藁卷第四十一至卷第四十六

第十七冊

劍南詩藁卷第四十七至卷第五十三

第十八冊

劍南詩藁卷第五十四至卷第五十九

第十九冊

劍南詩藁卷第六十至卷第六十六

第二十冊

劍南詩藁卷第六十七至卷第七十三

第二十一冊

劍南詩藁卷第七十四至卷第七十九

第二十二冊

劍南詩藁卷第八十至卷第八十五

劍南詩藁跋

放翁逸藁目錄

放翁逸藁二卷

第二十三冊

南唐書序

南唐書目錄

南唐書十八卷

南唐書音釋

第二十四册

老學菴筆記十卷

家世舊聞

齋居紀事

陸放翁集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一

表二十首

天申節賀表

會慶節賀表二

瑞慶節賀表

光宗冊寶賀表

皇帝御正殿賀表

皇太子受冊賀表

賀明堂表

謝明堂赦表

謝赦表

謝賜曆日表二

福建到任謝表

江西到任謝表

嚴州到任謝表

除寶謨閣待制謝表

轉太中大夫謝表

謝致仕表

落職謝表

逆曦授首稱賀表

牋七首

光宗冊寶賀太皇太后牋

皇帝御正殿賀皇后牋

皇帝御正殿賀皇太子牋

皇太子受冊賀皇后牋

賀皇太子受冊牋

逆曦授首賀太皇太后牋

逆曦授首賀皇后牋

卷第二

南宮表牋二十五首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建重明節表三

立皇后丞相率文武百僚稱賀壽皇表

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牋

賀壽成皇后牋

賀皇后牋

文武百僚謝春衣表

重明節明慶寺丞相率百僚啓建道場疏

開起

滿散

進疏

會慶節明慶寺丞相率百僚啓建道場疏

開起

滿散

進疏

文武百僚謝冬衣表

會慶節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表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至尊壽皇聖帝冬至

表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帝冬至表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皇帝聽樂表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太后受册牋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成皇后受册牋

丞相率文武百僚上皇帝賀三殿受册表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正旦表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帝正旦表

卷第三

劄子十首

蠟彈省劄

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

代乞分兵取山東劄子

上二府論事劄子

上殿劄子三

擬上殿劄子

上二府乞勿受慶雲圖劄子

上二府論都邑劄子

卷第四

劄子十二首

上殿劄子三

乞祠祿劄子

上殿劄子二

上殿劄子二

除修史上殿劄子

乞致仕劄子三

卷第五

奏狀八首

天申節進奉銀狀

辭免賜出身狀二

條對狀七條

奏筠州反坐百姓陳彥通訴人吏冒役狀

除寶謨閣待制舉曾黯自代狀

辭免轉太中大夫狀

薦舉人材狀

卷第六

啓十二首

謝解啓

賀台州曾直閣啓

賀曾祕監啓

賀謝提舉啓

賀禮部曾侍郎啓

賀辛給事啓

答福州察推啓

賀何正言除左司諫啓

賀湯丞相啓

除刪定官謝丞相啓

謝內翰啓

謝諫議啓

卷第七

啓十六首

謝會侍郎啓

刪定官供職謝啓

賀黃樞密啓

除編修官謝丞相啓

謝參政啓

謝賜出身啓

答人賀賜第啓

賀張都督啓

問候洪總領啓

答鈐轄啓

問候葉通判啓

答吳提宮啓

賀葉提刑啓

賀呂知府啓

上陳安撫啓

上史運使啓

卷第八

啓十六首

答發解進士啓

答廖主簿發解啓

上二府乞宮祠啓

賀吏部陳侍郎啓

賀莆陽陳右相啓

謝王宣撫啓

通判夔州謝政府啓

謝洪丞相啓

上王宣撫啓

謝晁運使啓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答薛參議啓

答衛司戶啓

與何蜀州啓

答交代楊通判啓

與趙都大啓

卷第九

啓十六首

與成都張閣學啓

答勾簡州啓

與蜀州同官啓

賀薛安撫兼制置啓

與李運使啓

上鄭宣撫啓

賀葉樞密啓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啓

賀葉丞相啓

賀龔參政啓

答交代陳太丞啓

與錢運使啓

答南劔守林少卿啓

與建寧蘇給事啓

與本路郡守啓

福建謝史丞相啓

卷第十

啓十七首

上趙參政啓

上安撫沈樞密啓

賀泉州陳尙書啓

答建寧陳通判啓

答漳州石通判啓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啓

謝趙丞相啓

謝王樞使啓

謝錢參政啓

謝侍從啓

謝臺諫啓

與本路監司啓

答本路郡守啓

答寄居官啓

賀葛正言啓

賀周參政啓

賀謝樞密啓

賀禮部鄭侍郎啓

答撫州發解進士啓

賀施中書啓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謝梁右相啓

謝周樞使啓

謝黃參政啓

謝施參政啓

謝臺諫啓

謝葛給事啓

答交代陳判院啓

嚴州到任謝王丞相啓

謝梁右相啓

謝周樞使啓

謝臺諫啓

卷第十一

啓二十三首

謝監司啓

答方寺丞啓

賀王提刑啓

與汪郎中啓

與沈知府啓

賀留樞密啓

賀蔣中丞啓

卷第十二

啓十五首

賀賈大諫啓

賀謝殿院啓

賀周丞相啓

賀施知院啓

賀丘運使啓

賀蔣尙書出知婺州啓

除直華文閣謝丞相啓

修史謝丞相啓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賀張參政修史啓

除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啓

謝費樞密啓

致仕謝丞相啓

答權提刑啓

答胡吉州啓

卷第十三

書九首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上執政書

上虞丞相書

上辛給事書

答刑司戶書

答劉主簿書

與尉論捕盜書

答陸伯政上舍書

答王樵秀才書

卷第十四

序十七首

容齋燕集詩序

京口唱和序

送關漕詩序

雲安集序

送范西叔序

東樓集序

范待制詩集序

持老語錄序

師伯渾文集序

晁伯咨詩集序

長短句序

徐大用樂府序

呂居仁集序

佛照禪師語錄序

趙祕閣文集序

方德亨詩集序

會稽志序

卷第十五

序十七首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

達觀堂詩序

梅聖俞別集序

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陸伯政山堂類纂序

普燈錄序

澹齋居士詩序

傅給事外制集序

聞聲錄序

周益公文集序

宣城李虞部詩序

曾裘父錄集序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

邢芻甫字序

曾溫伯字序

天童無用禪師語錄序

陳長翁文集序

卷第十六

碑六首

成都府江濱廟碑

行在寧壽觀碑

嚴州烏龍廣濟廟碑

德勳廟碑

秦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

洞霄宮碑

卷第十七

記十三首

雲門壽聖院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澗亭記

煙艇記

復齋記

青州羅漢堂記

鎮江府城隍忠佑廟記

黃龍山崇恩禪院三門記

王侍御生祠記

東屯高齋記

樂郊記

對雲堂記

靜鎮堂記

卷第十八

記十一首

藏丹洞記

籌邊樓記

銅壺閣記

彭州貢院記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成都犀浦國寧觀古楠記

書巢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圓覺閣記

能仁寺捨田記

常州開河記

卷第十九

記十首

明州育王山買田記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紹興府修學記

重修天封寺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廳壁記

法雲寺觀音殿記

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

卷第二十

記十首

居室記

邵武縣興造記

諸暨縣主簿廳記

婺州稽古閣記

智者寺興造記

常州奔牛開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上天竺復菴記

東籬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卷第二十一

記十首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湖州常照院記

法慈懺殿記

東陽陳君義莊記

廬帥田侯生祠記

吳氏書樓記

靈祕院營造記

橋南書院記

心遠堂記

萬卷樓記

卷第二十二

銘七首

梅子真泉銘

司馬溫公布被銘

金崖硯銘

延平硯銘

蠻谿硯銘

錢侍郎海山硯銘

桑澤卿磚硯銘

贊二十四首

崔伯易畫像贊

東坡像贊

王仲信畫水石贊

鍾離真人贊

呂真人贊二

僧師源畫觀音贊

宏智禪師真贊

大慧禪師真贊

已菴禪師真贊

塗毒策禪師真贊二

佛照禪師真贊

大洪禪師贊

中巖圓老像贊

奉聖淳山主年八十有四放翁爲作真贊

芋菴宗慧禪師真贊

廣慧法師贊

敷淨人求僧贊

錢道人贊

放翁自贊四

記事一首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

卷第二十三

傳三首

姚平仲小傳

族叔父元黶傳

陳氏老傳

青詞六首

紹興府衆會黃籙青詞

江西祈雨青詞

謝雨青詞

嚴州祈雨青詞

謝雨青詞

保安青詞

疏二十一首

天申節樞密院開啓道場疏

滿散道場疏

天申節功德疏二

瑞慶節功德疏七

祈雨疏

謝雨疏

道宮謝雨疏

嚴州祈雨疏三

嚴州施大斛疏

嚴州謝雨疏

嚴州謝雪疏

嚴州久雪祈晴疏

卷第二十四

疏二十九首

法雲寺建觀音藏殿疏

開元寺重建三門疏

安隱寺修鐘樓疏

重修光孝觀疏

圓通寺建僧堂疏

重建大善寺疏

道像五藏疏

鷲峰寺重建三門疏

重修大慶寺疏

福州請仁王堅老疏

福州請九峰圓老疏

福州請聖泉穎老疏

能仁請昕老疏

雍熙請最老疏

鄉士請妙相講主疏

千秋觀修造疏

光孝請廓老疏

雍熙請機老疏

雍熙請錫老疏

求僧疏二

紫霄宮女童徐居慶求披戴疏

成都大聖慈寺念經院僧法慧爲行者雷

印定求度牒疏

雍熙請倫老疏

梁氏子求僧疏

孫餘慶求披戴疏

陶山菴行者求化度牒疏

傅妙蘇求僧疏

葉可忻求僧疏

祝文二十三首

鎮江謁諸廟文

祭富池神文

福建謁諸廟文

福州城隍昭利東嶽廟祈雨文

福州謝雨文

福州準赦禱諸廟文

福州歐治池龍鱗溪河口五龍祈雨祝文

福州閩王閩忠懿王祈雨祝文

嚴州謁諸廟文

謁大成殿文

謁社稷神文

嚴州秋祭祝文

嚴州祈雨祝文三

嚴州馬目山祈雨祝文二

嚴州祈晴祝文

嚴州謝雪祝文

嚴州久雪祈晴祝文

嚴州廣濟廟祈雨祝文

嚴州謝雨祝文

嚴州戊申謝蠶麥祝文

卷第二十五

勸農文三首

夔州勸農文

丁未嚴州勸農文

戊申嚴州勸農文

雜書十二首

書通鑑後二

書賈充傳後

書郭崇韜傳後

書安濟法後

書空青集後

書浮屠事

書渭橋事

書包明事

書神仙近事

書屠覺筆

書二公事

卷第二十六

跋四十首

真廟賜馮侍中詩

高宗聖政草

高宗賜趙延康御書

高宗御書二

今上皇帝賜包道成御書崇道菴額

跋尹耘師書劉隨州集

跋唐御覽詩

跋文武兩朝獻替記

跋杲禪師蒙泉銘

跋修心鑑

跋邵公濟詩

跋坐忘論

跋查元章書

跋高象先金丹訣二

跋天隱子二

跋造化權輿

跋老子道德古文

跋己菴語

跋武威先生語錄

跋關著作行記

跋司馬子微餌松菊法

跋周茂叔通書

跋岑嘉州詩集

跋二賢像

跋山谷先生三榮集

跋硯錄香法

跋唐修撰手簡

跋蔡君謨帖

跋瘞鶴銘

跋西崑酬唱集

跋歷代陵名

跋溫庭筠詩集

跋王君儀待制易說

跋崔正言所書書法要訣

跋後山居士詩話

跋佛智與升老書

跋古栢圖

卷第二十七

跋四十九首

跋中和院東坡帖

跋漢隸

跋晁百谷字斂

跋陵陽先生詩草

跋荆公詩

跋續集驗方

先左丞使遼語錄

跋朝制要覽

跋東坡問疾帖

跋東坡詩草

跋孫府君墓誌銘

跋蘇魏公百韻詩

跋家藏造化權輿

跋三蘇遺文

跋兼山先生易說二

跋鄭虞任昭君曲

跋傅正議至樂菴記

跋中興間氣集二

跋齊驅集

跋柳柳州集

跋說苑

跋章氏辨誣錄

跋釣臺江公奏議

先太傅遺像

跋高康王墓誌

跋半山集

跋李深之論事集

跋李莊簡公家書

跋之罍先生彙

跋吳夢予詩編

跋松陵集三

跋王仲言乞米詩

跋金齏集

跋韓非子

跋卻掃編

跋彩選

跋陝西印章二

跋詩囊

跋祕閣續帖張長史率意帖

跋王深甫先生書簡二

跋郭德誼墓誌銘二

跋郭德誼書

卷第二十八

跋四十一首

跋後山居士長短句

跋蘇氏易傳

跋資暇集

跋法帖二

跋蘭亭樂毅論并趙歧王帖

跋蔡肩吾所作蘧府君墓誌銘

跋原隸

跋京本家語

跋李徂徠集

跋劉文老使君義居遺戒

跋無逸講義

跋東坡帖

跋東坡祭陳令舉文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跋東坡七夕詞後

跋張監丞雲莊詩集

跋淵明集

跋陸史君廟籤

跋巴東集

跋呂侍講歲時雜記

跋許用晦丁卯集

跋李涪刊誤

跋歸去來白蓮社圖

跋釋氏通紀

跋毛仲益所藏蘭亭

跋魏先生草堂集

跋王輔嗣老子

跋前漢通用古字韻編

跋胡少汲小集

跋曉師顯應錄

跋范巨山家訓

跋張安國家問

跋坐忘論

跋唐盧肇集

跋居家雜儀

跋皇甫先生文集

跋南堂語

跋注心賦

跋朱新仲舍人自作墓誌

跋黃魯直書

卷第二十九

跋四十一首

跋蘭亭序

跋李少卿帖

跋樂毅論

跋李朝議帖

跋東方朔畫贊

跋李虞部與范忠宣公啓

跋范文正公書

跋東坡帖

跋盧衷父絕句

跋四三叔父文集

跋王右丞集

跋歐陽文忠公疏草

跋盤澗圖

跋爲琛師書維摩經

跋東坡諫疏草

跋東坡代張文定上疏草

跋楊處士村居感興

跋朱氏易傳

跋晁以道書傳

跋嵩山景迂集

跋任德翁乘桴集

跋洪慶善帖

跋蒲郎中易老解

跋陸子彊家書

跋子聿所藏國史補

跋火井碑

跋韓晉公牛

跋畫橙

跋臨帖

跋米老畫

跋潘籛老帖

跋薊林帖

跋陳魯公所草親征詔

跋蔡忠懷送將歸賦

跋東坡書髓

跋范元卿舍人書陳公實長短句後

跋謝師厚書

跋雲丘詩集後

跋呂舍人九經堂詩

跋韓忠獻帖

跋高大卿家書

卷第三十

跋四十首

跋諸晁書帖

跋南城吳氏社倉書樓詩文後

跋六一居士集古錄跋尾

跋林和靖詩集

跋米元暉書先左丞海岱樓詩

跋蘇丞相手澤

跋韓幹馬

跋義松

跋林和靖帖

跋東坡集

跋陶靖節文集

跋三近齋餘錄

跋望江麴君集

跋吳越備史二

跋僧帖

跋卿師帖

跋松陵倡和集

跋潛虛

跋呂成叔和東坡尖叉韻雪詩

跋花間集二

跋韓晉公子母櫝

跋韓立道所藏蘭亭序

跋龔氏金花帖子

跋曾文清公奏議彙

跋曾文清公詩彙

跋魚計賦

跋徐待制詩彙

跋周益公詩卷

跋樊川集

跋周侍郎奏彙

跋周侍郎尋姊妹帖

跋鮑參軍文集

跋南華真經

跋與周監丞書

再跋皇甫先生文集後

跋漢文帝後元年三月詔

跋張魏公與劉察院帖

跋世父大夫詩彙

卷第三十一

跋四十七首

跋魯直書大戴踐阼篇

跋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文

跋司馬端衡畫傳燈圖

跋呂伯共書後

跋張敬夫書後

跋劉戒之東歸詩

跋秦淮海書

跋柳書蘇夫人墓誌

跋朱希真所書雜鈔

跋爲子遜書詩卷後

跋呂文靖門銘

跋傅給事竹友詩橐

跋陳伯予所藏樂毅論

跋伯予所藏黃州兄帖

跋詹仲信所藏詩橐

跋陳伯予所藏蘭亭帖

跋坡谷帖

跋山谷書陰真君詩

跋呂尙書帖

跋傅給事帖

跋熊舍人四六後

跋臨汝志

跋尼光語錄

跋程正伯藏山谷帖

跋張待制家傳

跋柳氏訓序

跋祠部集

跋消災頌

跋肇論

先楚公奏檢

跋宗元先生文集

跋韓子蒼語錄

跋孟浩然詩集

跋出疆行程

跋李衛公集

跋徐節孝語

跋趙渭南詩集

跋石鼓文辨

跋西崑酬唱集

跋兼山家學

跋淮海後集

跋張季長中庸辨擇

跋法書後

跋李太白詩

跋重廣字說

跋巖壑小集

跋王元澤論語孟子解

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四首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陳君墓誌銘

費夫人墓誌銘

曾文清公墓誌銘

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五首

青陽夫人墓誌銘

陸孺人墓誌銘

浙東安撫司參議陸公墓誌銘

山陰陸氏女女墓誌銘

傅正議墓誌銘

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四首

尙書王公墓誌銘

楊夫人墓誌銘

陸郎中墓誌銘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三首

夫人孫氏墓誌銘

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

中丞蔣公墓誌銘

卷第三十六

墓誌銘六首

呂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墓誌銘

承議張君墓誌銘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方伯壽墓誌銘

留夫人墓誌銘

卷第三十七

墓誌銘五首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王季嘉墓誌銘

石君墓誌銘

夫人陸氏墓誌銘

程君墓誌銘

卷第三十八

墓誌銘四首

朝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山堂陸先生墓誌銘

監丞周公墓誌銘

夫人樊氏墓誌銘

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二首

求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墓表五首

陸氏大墓表

詹朝奉墓表

孫君墓表

何君墓表

儒人王氏墓表

壙記一首

令人王氏壙記

卷第四十

塔銘八首

祖山主塔銘

定法師塔銘

良禪師塔銘

高僧猷公塔銘

別峰禪師塔銘

海淨大師塔銘

陸放翁集

一 渭南文集 目錄

松源禪師塔銘

退谷雲禪師塔銘

卷第四十一

祭文二十一首

皇太后靈駕發引祭文

祭梁右相文

祭龔參政文

祭魯國太夫人文

祭王侍御令人文

祭祝永康文

祭劉樞密文

祭蔣中丞夫人文

祭趙提刑文

祭勤首座文

祭許辰州文

祭韓無咎尙書文

二十五

祭胡監丞文

祭丘運使母夫人文

祭曾原伯大卿文

祭大姪文

祭十郎文

祭朱元晦侍講文

祭方伯壽文

祭張季長大卿文

祭周益公文

哀辭二首

尤廷之尙書哀辭

沈子壽母趙夫人哀辭

卷第四十二

天彭牡丹譜

花品序第一

花釋名第二

風俗記第三

致語六首

天申節致語三

徐稚山給事慶八十樂語

致語二

卷第四十三

入蜀記第一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起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

卷第四十四

入蜀記第二 七月一日起十六日止

卷第四十五

入蜀記第三 七月十七日起八月七日止

卷第四十六

入蜀記第四 八月八日起二十六日止

卷第四十七

入蜀記第五 八月二十七日起十月五日

止

卷第四十八

入蜀記第六十月六日起二十七日止

卷第四十九

詞六十七首

赤壁詞

浣沙溪二首

青玉案

水調歌頭

浪淘沙

定風波

南鄉子二首

滿江紅二首

感皇恩二首

好事近十二首

鷓鴣天七首

陸放翁集

一 渭南文集 目錄

驀山溪二首

木蘭花

朝中措三首

臨江仙

蝶戀花三首

釵頭鳳

清商怨

水龍吟

秋波媚二首

采桑子

卜算子

沁園春三首

憶秦娥

漢宮春二首

月上海棠二首

烏夜啼八首

眞珠簾

好事近

卷第五十

詞六十三首

柳梢青二首

夜遊宮二首

安公子

玉蝴蝶

木蘭花慢

蘇武慢

齊天樂二首

望梅

洞庭春色

漁家傲

繡停針

桃園憶故人五首

極相思

一叢花二首

隔浦蓮近拍二首

昭君怨

雙頭蓮

南歌子

豆葉黃二首

醉落魄

鵲橋仙三首

長相思五首

菩薩蠻二首

訴衷情二首

生查子二首

破陣子二首

上西樓

點絳脣

謝池春三首

一落索二首

杏花天

太平時

戀繡衾二首

風入松

眞珠簾

風流子

雙頭蓮

鷓鴣天

蝶戀花

陸放翁集

渭南文集

卷第一

天申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尊之至。心均萬寓之驩。敢卽昌期。虔申壽祝。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宅心清靜。受命溥將。協氣熏爲太平。華夷銜莫報之德。孫謀以燕翼子。宗社修無疆之休。誕敷錫於下民。丕靈承於上帝。臣方馳使傳。阻綴朝班。望睟表於雲霄。敢恨微蹤之遠。被頌聲於金石。尙希薄技之陳。

會慶節賀表

有王者興。爰啓丕平之運。使聖人壽。敢忘胥戴之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蕩乎無名。建其有極。干戈載戢。恩加遼碣之區。圜圉一空。治格成康之上。歛時百福。享國萬年。臣迹滯遐陬。心馳魏闕。紀虹渚電樞之慶。莫廁諸儒。演龍宮蕊笈之文。徒修故事。

又

帝生商而立子。有開必先。民戴舜以同心。無遠弗屆。乾端肇闢。嶽貢交修。中賀。臣早以湖海之微生。親見唐虞之盛典。蓬轉逾二十年之久。每注想於冕旒。嵩呼上千萬壽之時。獨阻陪於簪笏。茲膺郡寄。復在王

幾目瞻佳氣之鬱葱。耳聽驩聲之洋溢。永言疎賤。已極光榮。恭惟皇帝陛下。煥乎其有堯文。粲然而興周道。三朝圖籍。將還榮河。溫洛之都。萬里車書。已軼碣石。榆林之壤。以仁政廣華夷之德澤。以豐年奉郊廟之牲粢。凡曰含齒戴髮之儔。均被淪肌浹髓之賜。光御無疆之曆。益培有永之年。臣猥以分符。莫遑造闕。簫韶方奏。徒傾就日之心。歌頌可陳。尙刻齊天之石。

瑞慶節賀表

虹流電繞。適當聖作之辰。鼇抃嵩呼。共效壽祺之祝。敢傾丹悃。仰扣睿聰。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當乾符。躬有聖瑞。東漸西被。偉聲教之混同。上際下蟠。極仁恩之滲漉。帝生商而立子。民戴舜以同心。歷考前聞。孰逾盛際。臣生逢千載。仕歷四朝。嶽貢川珍。猥預駿奔之末。鳶飛魚躍。承依洪造之中。

光宗冊寶賀表

龜食筮從。考廟方嚴於典冊。仗全樂備。都人咸覲於禮容。聖教茂昭。驩聲旁達。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參穹壤。德肖祖宗。稽周王小毖之求。躬虞帝終身之慕。父傳歸子。有光盛舉於兩朝。天定勝人。果見太平於今日。乃咨元老大臣之參訂。兼采議郎博士之討論。勒崇垂鴻。極高蟠厚。臣在列視龍飛之旦。袖書奏麟趾之篇。際遇特殊。等夷罕及。既莫預曲臺之議。又阻從屬車之塵。徒有悃誠。形於夢想。

皇帝御正殿賀表

肅傳清蹕。端御昕朝。德上際而下蟠。澤東漸而西被。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天廣覆。如日正中。率禮無違。永歎歲月遷流之速。嚮明而治。勉答臣民愛戴之心。諏太史涓吉之辰。采奉常縣縉之議。對揚宗社之福。

爰舉公卿之觴。兩曜清明。四方抃舞。臣農疇齒。帝所夢遙。華袞光臨。雖莫望火龍黼黻之盛。黃塵備設。尙想聞金石絲竹之音。

皇太子受冊賀表

明詔建儲。永爲宗社之本。正衙發策。顯答神祇之心。國勢奠安。輿情闡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若稽古訓。駿惠先猷。壽考億年。誕膺不蔽之福。本支萬世。坐擁無疆之休。存心養性之事。天修身齊家而治國。迨舉有邦之慶。益昭知子之明。臣跡遠周行。心馳魏闕。命大史卜日之吉。徒聞播告之傳。遣上公持節以行。莫預觀瞻之盛。儻未辭於聖代。尙自力於聲詩。

賀明堂表

農扈屢豐。協氣方流於絳宇。合宮大享。曠儀遂舉於中天。驛置星馳。嵩呼雷動。伏以聖神在御。祈報間行。肆嚴長至之祠。一舉上辛之典。惟茲宗祀。實在季秋。旣得萬國之驩心。宜罄一精之嘉薦。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範圍元化。斧藻太平。采皇祐之舊章。茂建中和之極。稽紹興之新制。用適古今之宜。上帝顧歆。殊休叢委。臣官廩遐徼。心繫明廷。考漢家汶上之圖。嗟莫陪於潤色。繼周頌我將之作。尙自力於形容。

謝明堂赦表

明堂總章。舉曠儀於路寢。鈞陳羽衛。敷大號於端闈。德協穹祇。春回海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繩祖武。政酌民言。乾文仰法於房心。肇稱鉅典。解澤默符於雷雨。一洗衆愆。統和天人。空虛囹圄。臣適乘使傳。遠在遐陬。奉五百里之驛書。徒深鼇抃。上千萬年之聖壽。莫綴鳧趨。

謝赦表

宣布仁恩。發揚孝治。觀人心之鼓舞。知天意之協從。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躬舜禹之資。履曾閔之行。損又損而至道。老吾老以及人。一日三朝。雖極寧親之大養。四方萬里。尙憂庶獄之亡辜。內廣惠心。旁流霑澤。雨露所被。罔圉一空。臣適以守藩。恭聞孚號。雖與民欣戴。如瞻咫尺之天。然受命禱祈。實勞方寸之地。

謝賜曆日表

春秋以王而次春。丕顯體元之妙。閏月定時而成歲。適當頒曆之辰。治象一新。歡聲四溢。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兼倫制。化被堪輿。念王業之艱難。每急農桑之務。察天心之仁愛。尤深水旱之憂。誠意既孚。嘉生竝應。呼嵩高之萬歲。幸覩昌期。陳泰階之六符。不勝大願。

又

詔班新曆。雖舉彝章。地近清都。獨先下拜。恩光旁燭。小已知榮。中謝。臣聞堯授人時。實前民用。漢得天統。克協帝心。方當重熙累洽之盛時。宜謹體元居正之大典。恭惟皇帝陛下。凝圖丕赫。受命溥將。齊七政於璿璣。昭示太平之象。調四時之玉燭。用待來歲之宜。爰勅有司。以幸天下。臣偶叨牧養。獲與布宣。職思其憂。勸課誓殫於綿力。年運而往。功名更感於初心。

福建到任謝表

咸造在廷。甫遂朝宗之願。奉使有指。遽叨臨遣之榮。大造難名。餘生曷報。中謝。伏念臣么然薄命。起自窮閭。偶以元祐之黨家。獲與紹興之朝士。真人有作。景運方開。適當寧歎息人才之實難。顧一時豪傑號召。

而未至。首蒙引對。面錫殊科。遭逢稀闊之知。聳動邇遐之聽。豈期蹇薄。旋困沉綿。卒繁全度之恩。俾獲退藏之分。侵尋半世。轉徙兩川。三爲別乘之行。再忝專城之寄。五十之年。已過。非復壯心。八千之路。來歸。恍如昨夢。敷陳淺拙。應對參差。惟譴黜之是宜。豈超遷之敢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兼倫制。澤被堪輿。念臣留落有年。尙未除於狂態。憐臣馳驅無地。空竊抱於愚忠。願雖末路之孤蹤。猶玷外臺之高選。臣謹當力思守道。深戒療官。禮樂遠有光華。旣大踰於素望。靖英好是正直。庶少答於鴻私。

江西到任謝表

疏恩趣召。靡待一人之言。改命遣行。猶備四方之使。丹衷欲敘。雪涕先傾。中謝伏念。臣稟資迂愚。立身羈貌。偶竊犁鋤之餘暇。妄窺述作之淵源。曩然自力於簡編。老之將至。過矣見稱於流輩。轉而上聞。頃入對於燕朝。實親承於睿獎。然而異恩賜第。弗由場屋之選掄。特旨造廷。非出公卿之論薦。已分亟投於閑散。豈期重累於生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立賢無方。用人唯己。一洗拘攣之積弊。廣收魁傑之遺才。施及妄庸。亦蒙省錄。甫停追詔。還畀使旌。凡曰自結於上知。皆俾無蹈於後害。海嶽之內。纖塵墜露。何所用之。父母之愛幼子。童孫蔑以加此。驅馳入境。感懼填膺。重念臣樸學守株。孤身弔影。素乏蚍蜉蝥子之助。孰爲輪囷蟠木之容。愴餘日之安歸。抱微誠而永歎。方天子建中和之極。用告成功。雖文史近卜。祝之間。亦思自效。尙憑長育。不遂棄捐。所願預草漢家檢玉之文。未敢遽同堯民擊壤之作。剝肝自訴。伏鑽何辭。疾痛飢寒。仰而呼天。誓靡求於世俗。齋戒沐浴。可以事帝。冀終望於清光。

嚴州到任謝表

穿延和之細仗。而咫尺天。佩新定之左符。秩二千石。叨塵過分。感懼交懷。中謝。臣聞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念相如。遺稿徒求於身後。況如臣輩。莫望昔人。猥緣一技之卑。嘗綴百僚之末。雖簪笏久遠於所謁。乃姓名猶在於淵衷。乘傳來歸。兩奉召還之旨。懷章欲上。亟蒙趣對之榮。親降玉音。俯憐雪鬢。勞其久別。蓋寵嘉近侍之所宜。勉以屬文。實臨遣守臣之未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謨冠古。英斷如神。肆筆成書。千載獨高於聖學。刺經作制。諸儒絕企於清光。以臣夙被化於明時。憐臣未廢書於晚歲。將激昂其素志。故闊略於往愆。臣敢不戴使愚使過之恩。念有社有民之寄。憩棠陰而聽訟。期無墜於家聲。及瓜戍而代歸。尙少酬於君賜。

除寶謨閣待制謝表

陪衆雋以登瀛。已慙薄陋。扈六飛而上雍。遽踐高華。恩重命輕。感深涕實。中謝。伏念臣材非異稟。家本至寒。蒼雅遺書。守先臣之孤學。莊騷奇作。誦諸老之舊聞。竊慕隱居求志之風。尤恥譁世取名之事。年運而往。道阻且長。仕止爲貧。適遇四朝之盛際。老猶不死。遂爲六聖之遺民。豈期垂盡之時。更被非常之遇。置之儒館。命以信書。特寬尸素之重誅。不待汗青而加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兼倫制。學備誠明。體穹穹之厚厚之仁。躋蕩蕩巍巍之治。風行雷動。號令靡隔於幽遐。魚躍鸞飛。人材不遺於疏賤。雖耄期之已迫。尙覆育之愈深。臣敢不口誦訓辭。心銘德澤。入預甘泉之筆。彙儻效微勞。歸尋杜曲之桑麻。終祈洪造。

轉太中大夫謝表

信史奏篇。獲紀兩朝之盛。恩書馳驛。躋躋四品之崇。方醴賞之旣行。欲牢辭而弗敢。始終忝幸。俯仰兢慙。

中謝伏念臣身出窮閭。家承孤學。披肺肝而自力。雖有素懷。賜骸骨以歸休。已更累歲。昨被出綸之命。起參載筆之遊。強耗昏廢之餘。均筆削討論之責。食常忘事。但憂尸素之當誅。成本因人。乃以汗青而受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奉先思孝。守位曰仁。夙受命於皇天。克肖其德。肆纂圖於列聖。無疆惟休。永懷弓劍之藏。每切羹牆之慕。爰求遺老。俾誦舊聞。而臣猥以耄期。恭承訓勉。愴大父詩書之業。久已寂寥。讀元豐文獻之言。至於感泣。雖迫蓋棺之日。敢忘結草之酬。

謝致仕表

持橐甘泉。已竊逢辰之幸。挂冠神武。又叨歸老之榮。加恩俯念於耄年。延賞特頒於申命。伏讀絲綸之語。曷勝犬馬之情。中謝伏念臣家本窮閭。世承孤學。雖遇千齡之盛際。初無一日之微勞。白首光陰。躋冠登瀛之選。青雲步武。亟陪上雍之班。屬預奏於信書。遂祈歸於故里。奉祠雖佚。竊食靡安。茲洊貢於忱辭。始恭承於俞旨。至於特捐異數。增賁衰門。顧令么微。獲被榮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化育。道極範圍。繼粟繼肉。以養賢才。祝鯁祝噎。以禮耆耄。思正元之朝士。寤寐不忘。念山陰之老人。生存無幾。越拘孿於令甲。聳觀聽於薦紳。簡編有光。世類知勸。而臣抱疴牀第。絕望闕廷。賤息何能。亦忝及親之祿。素風未墜。豈無報國之期。

落職謝表

叨榮罪大。念舊恩深。僅鑄筆橐之華。猶保桑榆之景。仰慙鴻造。下愧公言。中謝伏念臣本出故家。初無他技。每自求於遠宦。豈有意於虛名。命之多艱。動輒爲累。強起僅餘於數月。退歸又閱於六年。齒豁頭童。心

勦形瘵。叫關請命。蒙恩久許。其乞骸飾巾待終。視世已同於逆旅。敢謂寬平之邦憲。尙令漸盡於里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大猷。惠養遺老。念臣生當全盛。被六聖之涵濡。憐臣仕遇中興。荷三宗之識拔。雖名薄責益。示殊私。臣敢不祇誦訓詞。痛懲宿負。尸居餘氣。永無再瞻軒陛之期。老生常談。莫敢仰戴丘山之意。

逆曦授首稱賀表

天無私覆。實均父母之仁。邦有大刑。爰下風雷之令。英斷若神明之速。成功無晷刻之淹。氛祲澄清。頌聲洋溢。中賀。臣伏以高皇有作。王室中興。方犬戎窺蜀。以憑陵。賴驍將奮身而守衛。念功無已。分闔相承。仰累朝寵數之非常。雖舉族糜捐而曷報。豈圖小醜。自取參夷。僭服自如。改元無憚。受封割地。已北通獯鬻之庭。置戍奪符。欲東扼罌唐之險。罪不勝於擢髮。誅寧貸於闔門。肆推曠蕩之恩。實自聖神之造。恭惟皇帝陛下。德配天地。功光祖宗。覽圖籍而動容。每念兩京之未復。奉廟祧而竄涕。不忘九世之深讐。蠢茲雞卵之微。自投鼎鑊之地。人情共憤。天討遂加。菹醢以賜諸侯。雖特寬於漢法。頭顱之行萬里。已大震於戎心。遙知羣醜宵遁之餘。無復竝塞秋防之警。臣身歸南陌。名寓西清。馳驛四傳。徒快鯨鯢之戮。造朝旅賀。莫趨鷄鷲之班。

光宗册寶賀太皇太后牋

諏穀旦於清臺。著龜允協。奉鴻稱於考廟。典册有嚴。慶襲重闈。驪騰函寓。恭惟太皇太后殿下。道同先后。德著累朝。閱天下義理之深。體坤元光大之盛。密扶睿斷。纂修列聖之治功。備述先猷。啓迪一人之達孝。

舉時大典。紹國成規。臣歛迹還東。馳心拱北。紳綏雜遝。遙瞻濟濟之賀班。宮闕岩巉。徒寄區區之夢境。

皇帝御正殿賀皇后牋

聖治聿新。爰正路朝之御。邦儀丕舉。實繫內助之功。盛典告成。函生胥慶。恭惟皇后殿下。道隆任姒。化洽邦家。方當寧之朝。羣臣惟聖時克。宜中壺之介。萬壽與天同休。內騰六寢之驪。外副萬方之望。臣久遠近。著獲遇昌辰。聽九賓之臚傳。莫陪拊舞。望五雲之宮闕。徒極傾輸。

皇帝御正殿賀皇太子牋

清蹕肅九賓之儀。方臨當寧。寶觴奉萬壽之祝。允屬儲宮。邦家有光。華裔同慶。恭惟皇太子殿下。道隆孝友。性極誠明。以大學爲家傳。一洗俗儒章句之陋。以密贊爲子職。豈獨寢門櫛緝之恭。相此多儀。實先百辟。某久嬰沉疾。已迫頽齡。想廣殿之崇嚴。莫陪襜翼。占前星之明潤。徒極傾馳。

皇太子受冊賀皇后牋

壺政憂勤。協贊上聖。登三之治。母慈顧復。遂開東宮。明兩之祥。汗簡光華。函生鼓舞。恭惟皇后殿下。道光圖史。化被宮闈。嗣先后之徽音。體柔祇之厚載。媿炳之降。二女允謂盛時。周臣之止。九人實資內助。迨此建儲之命。益知儷極之尊。臣自去通班。久安故里。頽齡耄矣。莫陪執玉之趨。鉅典煥然。不勝拭目之喜。

賀皇太子受冊牋

父慈子孝。集大慶於我家。日吉時良。發正衙之顯冊。國勢重於九鼎。驩聲達於四方。恭惟皇太子殿下。秉德淳明。宅心虛靜。英姿達識。事洞照於幾先。強記博聞。言必稽於古訓。躬守累朝仁恕之訓。日侍兩宮。晬

穆之顏。歷考古初。實爲創見。某夙叨四品。垂及九齡。爲國老農。莫筮濟濟。鷄鸞之列。逢時盛典。尙懷區區犬馬之心。

逆曦授首賀太皇太后牋

叛臣干紀。敢萌負固之心。密詔行誅。不待崇朝之久。慶關宗社。喜溢宮庭。臣伏以參井之墟。古今重地。方高帝東巡之始。實羣胡南牧之秋。爰有驍雄。服勞疆圉。惟列聖念功之意。每示優隆。度故臣誓報之心。豈有窮已。蠢茲微孽。亦荷異恩。入居宿衛之聯。出任師干之寄。天所助者順。乃懷悖逆之圖。人不食其餘。自撥殲夷之譴。尙全遺族。實出上恩。恭惟太皇太后殿下。坤厚資生。母儀燕翼。每道先朝之家法。助成聖主之性仁。慰在天之靈。故誅其孥而無赦。廣及物之澤。故宥其族而弗疑。臣久屏窮閭。猶叨近侍。用三有宅。欣逢湯德之寬。於萬斯年。莫預堯封之祝。

逆曦授首賀皇后牋

逆臣負固。上貽正宁之憂。密詔行誅。不待靈旗之指。勳高古昔。喜溢宮庭。伏以分閭專征。本倚世臣之舊。野心叵測。輒干邦憲之嚴。妖禽自取於覆巢。靡草獨枯於長夏。尙加矜貸。曲示涵容。故雖同產之親。止用徙鄉之典。恭惟皇后殿下。道光媯汭。德配坤元。侍膳慈闈。克謹晨昏之奉。焦心中壺。每分宵旰之勞。及此成功。尤爲大慶。聳裔夷之觀聽。增竹帛之光華。臣久已歸耕。莫陪入賀。身修家齊。國治實由內助之功。天時地利。人和行覩外攘之烈。

卷第二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建重明節表

飛龍在天。方仰君臨之德。流虹繞渚。實開聖作之祥。宜紀昌辰。用彰盛際。恭惟皇帝陛下。承謨丕顯。受命溥將。致養三宮。備本朝之家法。參決萬務。得率土之民心。正宁初臨。積陰頓解。於赫明離之象。益昭出震之符。臣等不勝大願。請以九月四日爲重明節。伏望皇帝陛下。俯察羣情。亟頒俞旨。施尊名。建顯號。修穹旻發祥之期。披皇圖稽帝文。伸臣民歸美之報。著之令甲。副在有司。邦家增光。天下幸甚。

又

受命若帝之初。宜邦彛之悉舉。盛德如天之覆。豈人欲之或遠。比罄忱辭。願標令節。永回聰聽。曷慰羣情。伏以紀千秋之名。雖由唐舊。允長春之請。則在宋興。況今非獨循累代之成規。蓋亦以此侈重華之大慶。顯號缺而未講。盛旦鬱而弗彰。謙雖益光。禮則未稱。伏望皇帝陛下。茂昭鉅典。亟發德音。漢殿尊榮。親奉玉卮之壽。周行拊蹈。各陳金鑑之書。豈惟光簡冊之傳。實以副天下之望。

又

淵聽未回。確爾執謙之意。忱辭屢叩。歉然歸美之誠。彛典不可以久稽。衆心不可以屢拂。敢控喁喁之請。再干穆穆之光。竊以民之戴君。自古有訓。禮之飾治。後世尤詳。惟大德得其名。故因誕彌而紀節。雖先王未之有。亦容增益之。隨時當渚。虹樞電之辰。受岳貫川珍之集。乃同常日。夫豈人情。今者博士議郎。固執於廷。秩宗奉常。各揚其職。必期得請。疇敢自安。伏望皇帝陛下。聖度兼容。大明委照。帝辭三祝。足昭挹損。

之懷。臣同一心。終冀允命之命。

立皇后丞相率文武百僚稱賀壽皇表

北宮移仗。方瞻與子之明。中禁正名。復奉齊家之訓。化行縣宇。驩動羣心。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盛德日新。聖圖天廣。雖名持守。躬創業垂統之艱。不憚憂勤。示詒謀燕翼之法。乃者獨觀道妙。將就葆頤。猶崇朝親發於德音。謂初政莫先於內治。茂建壺則。所以垂萬世之典常。大明人倫。所以移四方之風俗。臣等獲塵朝著。親奉睿謨。發冊听廷。共仰光華之典。稱觴廣殿。益深抃舞之情。

賀皇帝表

寶運紹開。椒塗首建。典冊以時而告具。蓄龜協吉而弗違。慶集宮庭。懽傳海宇。中賀。伏以聖人有作。追參堯舜禹之盛時。壺範增光。上配姜任。妣之至德。矧惟內助。始自初潛。稽女史彤管之言。廣周南關雎之化。茲正中宮之位號。實出壽皇之訓謨。玉音誕敷。汗簡登載。求於前世。邈矣未聞。顧家國之榮懷。宜神祇之安樂。恭惟皇帝陛下。仁參蒼昊。德被黔黎。永惟大學齊家之端。先誠其意。推原春秋謹始之義。以御于邦。故當天臨之初。務先坤載之厚。臣等身逢華旦。目覩彌文。燕至祀禱。行慶則百男之祐。雞鳴問寢。敢祝於萬年之休。

賀皇太后牋

聖子問安。方極蘭陔之養。神孫正內。肇新椒掖之華。母道彌尊。人情溢喜。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抱神以靜。藏心於淵。德修蠅蝓。蠅蠖濩之中。化行崑崙。崑崙磅礴之外。唐虞盛際。迺出一家父子之親。任如徽音。仍見三

朝婦姑之法。方且享宗社奠安之福。視本支蕃衍之祥。於古有光。與天無極。臣等幸逢熙運。獲綴清班。至哉坤元。實首彝倫之敘。養以天下。益觀孝治之隆。

賀壽成皇后牋

盛德繼承。爰本親傳之妙。中宮崇建。式光就養之尊。慶集禁庭。驩傳海宇。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婦功飭備。母道含洪。躬老氏之儉慈。享周家之福祿。密贊乾剛之斷。神器有歸。助成離照之明。天心允答。惟每思於靜順。故備極於安榮。袞龍兼綵服之紆。綸翟煥玉卮之奉。貴無倫敵。日以舒長。簡冊燁其有光。風俗爲之不變。臣等偶逢熙運。獲相多儀。坤順承天。喜徽音之克嗣。孫又有子。知壽祉之無窮。

賀皇后牋

誕受丕基。方正寧凝。旋之始。協修陰教。舉路朝發冊之儀。厚載有光。羣情咸悅。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慶鍾勳閭。道媿皇家。輔佐積勤。實自龍潛之日。休祥有衍。早符熊夢之占。壽皇所以親發於德音。聖主所以深資於內助。副筭奉三殿之養。大練受六宮之朝。震耀簡編。感移風俗。臣等預聞鉅典。實激歡悰。法地所以法天。仰戴坤儀之至德。事母同之事父。曷勝薰抃之微誠。

文武百寮謝春衣表

寶運紹開。方護人時之授。寵光下逮。俾均春服之成。榮被簪紳。歡騰拜舞。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凝圖丕赫。撫運重熙。租稅所儲。靡專一己之奉。寒暑有賜。式厚羣臣之恩。所以恤其澣濯之私。蓋將責其忠嘉之報。雖舊章之是舉。實初政之當先。臣等獲綴班聯。恭承錫予。去女工之蠶。已觀府庫之充。遺天下之衣。願廣

乾坤之施。

重明節明慶寺丞相率百僚啓建道場疏

開起

乾端澄肅。時爰及於杪秋。離照光明。運方隆於中夏。敢輸誠悃。仰祝壽齡。皇帝陛下。恭願宜君宜王。時萬時億。泰元增漢帝之筮。配天其休。洪範錫神禹之疇。與民同福。

滿散

肅霜協令。方觀萬寶之成。繞電告祥。實契千齡之會。飭供既周於月律。殫誠爰集於廷紳。冀憑薰被之勤。仰報照臨之德。皇帝陛下。恭願政敷有截。壽格無疆。天地人之三才。共扶興運。堯舜禹之一道。永芘函生。

進疏

大易明兩作離。允符繼照之盛。太極函三爲一。誕擁無疆之休。壽何待於禱祠。運自臻於熙洽。恭演仙真之秘旨。實輸臣子之至情。皇帝陛下。恭願化冒羣倫。治借邃古。奉親備天下之養。履位處域中之尊。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方卜億萬年之永命。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豈止百千所之上聞。

會慶節明慶寺丞相率百僚啓建道場疏

開起

有開必先。天地肇興於景運。無遠弗屆。華夷畢効於貫琛。況在周行。敢稽壽祝。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道超古昔。化洽黔黎。端居無黃屋之心。既高揖遜。萬乘致綵衣之養。彌極尊榮。

滿散

電樞肇紀。適逢震夙之期。月珩告周。游鑿延鴻之禱。雖嘉祥之自至。願歸美之敢稽。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福等河沙。壽踰劫石。堯仁舜孝。治功永煥於青編。天大佛尊。晬表長臨於黼辰。

進疏

天爲羣物之祖。可謂極尊。壽居五福之先。實歸上聖。脫屣親傳於大寶。頤神方御於殊庭。敢率羣倫。恭培睿算。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誕膺。戮穀端拱。穆清以八千歲而爲春。永享舒長之景。卜七百年而過曆。茂隆貽燕之祥。

文武百僚謝冬衣表

霜露既降。著孟冬始裘之文。法制具存。舉九月授衣之令。進趨襜翼。拜舞光華。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大度并包。至仁滲漉。及是月也。初有祁寒之虞。念無衣兮。俾膺好賜之厚。疏恩榮於在列。斥府庫之餘藏。臣等誤荷選掄。獲霑錫予。覩萬界農桑之業。共樂時平。誦羣臣幣帛之詩。誓圖忠報。

會慶節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表

錫羨無疆。丕顯生商之旦。成功不處。適當命禹之時。熙運親逢。羣情胥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仁涵動植。道配堪輿。詩書所稱。何有加。卓爾規模之大。唐虞之際。斯爲盛。超然揖遜之風。積勤致王業之成。端拱視天民之阜。豈特極高而蟠厚。固已勒崇而垂鴻。臣等誤實周行。久陶聖化。蓬萊隔弱水三萬里。獲進謁於殊庭。上古有大椿八千秋。冀默符於睿算。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至尊壽皇聖帝冬至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一陽初復。天子之父尊之至。萬壽維祺。亞歲肇新。羣心胥悅。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兼倫制。化極範圍。剛長而亨。周測土圭之景。功成則退。堯無黃屋之心。薰然慈孝之兼隆。允矣古今之莫及。方且內享視膳。問安之大養。外騰重熙累洽之頌聲。風動華夷。光昭竹帛。臣等幸逢盛際。獲造昕廷。斗建子以定時。是爲嘉會。星拱辰而在列。同罄丹誠。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帝冬至表

一之日以授時。黃鐘合律。萬斯年而介福。赤伏膺符。慶集邦家。驪騰海寓。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同乾覆。道協時乘。旦復旦以重光。邦圖有永。新又新而不倦。帝德難名。默觀造化之機。自得財成之妙。清心省事。成歸根本之功。任賢去邪。體進陽消陰之象。臣等幸逢熙運。獲邇威顏。和氣先回。豈待葭灰之應。豐年已兆。敢陳雲物之占。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皇帝聽樂表

祖廟寧神。歲洊更於燧火。禮經有制。時當備於簫韶。敢控微衷。上干淵聽。伏以中月而禱。壽皇已循不易之規。逾年改元。聖主方受惟新之命。儻未舉鈞天之奏。何以慰率土之懷。伏望皇帝陛下。俯察忱辭。仰稽典故。欲聞五聲八音六律。以復朝廷之常。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共致慈闈之請。笙鏞以間。而人神喜。琴瑟在御。而心體安。茂昭庶政之惟和。執謂太平之無象。奉萬年之觴於廣殿。及此首春。撞千石之鐘於大庭。震於四海。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太后受册牋

獻歲發春。太史奏元龜之吉。展窳錯事。東朝慶大典之成。佳氣一新。驩聲四溢。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聰明睿智。壽富康寧。踐履艱難。佐高廟廓清之烈。遵行恭儉。啓壽皇詒燕之圖。肆因初元。祇奉顯册。靈篆蟲魚之古。樂陳鐘磬之和。內而百官有司。方屏息而觀盛事。外則萬方黎獻。咸拜手而頌閔休。載稽前聞。可謂盡美。臣等偶叨在列。獲際升平。有子而又有孫。共仰本支之盛。視今猶之視昔。前知竹帛之傳。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成皇后受册牋

宮壺塗椒。德配重華之盛。册書鑲玉。禮行路寢之嚴。聖孝益隆。輿情交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儉慈性稟。柔順躬行。至哉坤元。象服早光於內治。養以天下。寢門方奉於母儀。今者稽參六籍之文。博盡諸儒之議。建此顯號。邁於前聞。仰惟貴無敵而富無倫。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臣等偶緣在列。獲遂逢時。紀媿泝塗山之興。幸窺簡牘。繼生民思齊之作。尙播聲詩。

丞相率文武百僚上皇帝賀三殿受册表

重慶有光。仰東朝之慈愛。雙親竝奉。極北內之尊榮。正歲肇新。彌文告備。邦家之喜。夷夏所同。中賀。伏以堯舜禹之相承。蓋非一姓。姜任姒之善繼。又不同時。參稽前聞。孰擬昭代。恭惟皇帝陛下。奄有萬寓。統和三靈。由至公大義。膺寶運之傳。講禮威盛容。伸天下之養。太史灼龜而獻兆。曲臺絲籥而具儀。黃麾之仗。夙陳。簪紳在列。白玉之册時舉。金石充庭。既已隆孝道而通神明。固將禮高年而厚風俗。新又新而進德。老吾老以及人。臣等誤被選掄。獲塵班著。雖潤色討論於大典。每慙稽古之疎。然登降跪拜於路朝。實竊

逢辰之幸。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正旦表

道妙混成。太極著兩儀之本。天端更始。三朝受萬國之歸。慶集有邦。歡騰率土。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濬哲稽古。清明在躬。握乾符。闡坤珍。難名蕩蕩之德。系唐統。接漢緒。誕受丕丕之基。以海宇之富。而蹈巢由高世之風。以父子之親。而行堯舜曠代之事。迨此獻歲發春之日。實繫考圖數賈之時。史冊增華。摺紳太息。臣等幸承睿獎。獲覩昌期。鴈行畢集於大庭。共喜威顏之近。龍袞恪趨於小次。更知榮養之尊。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正旦表

堯授舜。舜授禹。方瞻繼照之明。正次王。王次春。茂舉履端之慶。乾坤開闢。日月光華。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上際而下蟠。化東漸而西被。改元定號。稽列聖之舊章。發政施仁。撫重熙之景運。內有可封之俗。外無不諫之戎。方且采諸儒之議。以制朝儀。陳九奏之音。以爲親壽。願朔靡殊於遐邇。受圖高拱於穆清。治功卓然。海內幸甚。臣等誤膺睿獎。獲綴通班。戮力同心。永惟春秋五始之義。拜手稽首。敢奏天子萬年之詩。

卷第三

蠟彈省劄癸未二月二府請至都堂撰

朝廷今來特悼大信。明大義於天下。依周漢諸侯及唐藩鎮故事。撫定中原。不貪土地。不利租賦。除相度於唐鄧海泗一帶置關。依函谷關外。應有據以北州郡歸命者。卽其所得州郡。裂土封建。大者爲王。帶節。

度鎮撫大使。賜玉帶金魚。塗金銀印。其次爲郡王。帶節度鎮撫使。賜笏頭金帶金魚。塗金銅印。仍各賜鐵券。旌節門戟。從物。元係蕃中姓名者。仍賜姓名。各以長子爲節度鎮撫留後。世世襲封。永無窮已。餘子弟聽奏。充部內防團刺史。亦令久任。將佐比類。金人官制。升等換授。其國置國相一員。委本國選擇保奏。當降真命。餘官准此。七品以下。聽便宜辟除。土地所出。竝許截留。充賞給軍兵祿養官吏等用。更不上供。每歲正旦一朝。三年大禮一助祭。如有故聽遣留後。或國相代行。天申會慶節。止遣國官一員。將命。應刑獄生殺。竝委本國照紹興勅令。參酌施行。更不奏案。合行軍法者。自從軍法。四京各用近畿大國兼充留守。朝廷惟於春季遣使朝陵。餘時止用本處官吏侍祠。每遇朝貢。當議厚給茶綵香藥等充回賜。以示撫存。遇一國有警急。諸國迭相救援。如開斥生地。俘獲金寶。竝就賜本國。仍永不置監司帥臣。及監軍等官。候議定。各遣子弟一人入覲。當特賜燕勞畢。卽時遣回。機會之來。時不可失。各宜勇決。以稱朝廷開納之意。

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

臣伏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竝觀。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於是范仲淹起於吳。歐陽修起於楚。蔡襄起於閩。杜衍起於會稽。余靖起於嶺南。皆爲一時名臣。號稱聖宋得人之盛。及紹聖崇寧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復有沉抑之歎。陳瓘獨見其弊。昌言於朝曰。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嗚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臣伏覩方今。雖中原未復。然往者衣冠南渡。蓋亦衆矣。其間豈無抱才術。蘊器識者。而班列之間。北人鮮少。甚非示天下以廣之道也。欲望聖慈。命大臣近臣。各舉趙魏齊魯秦晉之遺才。以漸試用。拔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仁祖用人之

法下慰遺民患舊之心。其於國家必將有賴。伏惟留神省察。取進止。

代乞分兵取山東劄子

臣等恭覩陛下特發英斷。進討京東。以爲恢復故疆。牽制川陝之謀。臣等獲侍清光。親奉睿旨。不勝欣抃。然亦有惓惓之愚。不敢隱默者。竊見傳聞之言。多謂虜兵困於西北。不復能保京東。加之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師若至。可不勞而取。若審如此說。則弔伐之兵。本不在衆。偏師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萬一未至。盡如所傳。虜人尙敢旅拒。遺民未能自拔。則我師雖衆。功亦難必。而宿師於外。守備先虛。我猶知出兵京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知侵犯兩淮。荆襄以牽制京東。邪。爲今之計。莫若戒敕宣撫司。以大兵及舟師十分之九。固守江淮。控扼要害。爲不可動之計。以十分之一。遴選驍勇。有紀律之將。使之更迭入。以奇制勝。俟徐鄆宋亳等處撫定之後。兩淮受敵處少。然後漸次那大兵前進。如此。則進有闢國拓土之功。退無勞師失備之患。實天下至計也。蓋京東去虜巢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害其疆。兩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沒。則朝廷之憂復如去歲。此臣所以夙夜憂懼。寢不能瞑。而爲陛下力陳其愚也。且富家巨室。未嘗不欲利也。然其徒欲賈于遠者。率不肯以多貲付之。其意以爲山行海宿。要不可保。若傾囊而付一人。或一有得失。悔其可及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願陛下留神察焉。臣等誤蒙聖慈。待罪樞筦。攻守大計。實任其責。伏惟陛下照其愚忠。臣等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二府論事劄子 壬午六月五日

某伏見大理寺奏北界蒙城縣官邢珪罪狀。竊緣有司之議。據其侵犯邊城。殺害義旅。雖置極典。未足當

罪然既已具奏。則當有特旨。恐與有司之議不可同日而語。何者。有司謹守律令。朝廷當斷以大義故也。按邢珪生於涿易。非祖宗涵養之人。仕於僞界。非國家祿使之吏。身有官守。一旦危急。力雖不及。猶能死守。雖憎於逆順。不知革面。然春秋之義。天下之善一也。若遂誅之。恐非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奏陳之際。儻爲一言。貸其草芥微命。以示中國禮義。實非小補。又慮議者以謂張安國殺耿京事。與此略同。恐啓寬貸之路。無以慰歸附之人。則某謂不然。張安國中國人。又嘗受旗榜招安。見利而動。賊殺耿京。反覆。狡狴罪惡明白。與珪實爲不類。兼邢珪所犯。在未被大赦蕩滌之前。張安國所犯。在已受旗榜招安之後。伏乞鈞察。

上殿劄子三首壬午十一月。

臣恭惟陛下天縱聖智。生知文武。御極之初。內出大號。所以加惠於海內。甚溥。猶以爲未足也。乃八月戊子。寬恤之令繼下。至誠惻怛。纖悉備具。歡欣之聲。達於遠邇。可謂盛矣。然今旣累月。不知有司皆已推而致之民乎。若猶未也。是不免爲空文而已。無乃不可乎。又有大不可者。陛下初卽大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前日數十條。或曰當實典憲。或曰當議根治。或曰當議顯戮。可謂丁寧切至。赫然非常之英斷也。若復爲官吏將帥一切翫習。漫不加省。一旦國家有急。陛下詔令戒敕之語。將何加此。而欲使人捐肝腦以衛社稷乎。周官冢宰。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垂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正月。周正。今之十一月也。正歲。夏正。今之正月也。自十一月至正月。若未甚久。而申敕告戒。俟以刑辟。已如此其嚴。今命下累月。而有司或恬然不以爲意。臣竊惑之。欲望聖慈。以所下數十條者。申諭中外。使恪意。

奉行毋或失墜。仍命諫官御史及外臺之臣精加考覈。取其尤沮格者與衆棄之。不惟聖澤速得下究。亦使文武小大之臣。發然知詔令之不可慢。如此實聖政之所當先也。伏惟留神省察。取進止。

又

臣聞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三者迭用。非以爲異。因時制宜。有不得不然者。臣竊觀太祖太宗之世。法度典章。廣大簡易。律令可以禁奸。無滋彰之患。文移可以應務。無叢委之弊。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論說徑直。誠意洞達。所詳者大。所略者小。事易舉。功易成。其氣象風俗。人物議論。至於今可考也。太平旣久。日趨於文。放而不還。末流愈遠。浮虛失實。華藻害道。雖號爲粲然備具。而文移書判。增至數倍。居官者窮日之力。實不暇給。猾吏奸人。乘隙以逞。其始也。所詳者小。所略者大。其極也。并小者不復能詳。則一切鹵莽。聽吏之所爲而已。太上皇帝中興大業。當寧歎息。思有以救之。於是漸加訂正。以還其舊。兩省復通。爲一。以革迂滯之風。寺監幾省其半。以去支離之害。簡禮容。刪律令。規模措置。蓋欲悉除繁文。復從祖宗之質。而後已有司奉承。未能盡如本指。此陛下今日所當力行不可緩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輔臣。使帥其屬。因今六曹寺監百執事所掌。講求祖宗舊制。以趨於廣大簡易之域。繁碎重複。無益實事者。一皆省去。使小大之臣。咸有餘力。以察奸去蠹。修舉其職。則太平之基。自此立矣。元祐中。司馬光請改三省職事。一如昔日中書之制。蘇轍亦請收昔日三司之權。悉歸戶部。則臣所謂因今所掌。以求祖宗舊制。誠不爲難。願陛下力行。何如爾。干冒天聽。伏深戰慄。取進止。

又

臣竊觀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德深遠。十世長久。爲之子孫者。宜皆取法焉。然而獨曰儀刑文王。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漢自高帝創業。其後嗣亦多賢君。然史臣獨曰漢言文景美矣。至武帝之功烈。猶以不遵文景之恭儉爲恨。唐三百年。一祖三宗。皆號盛世。而太宗正觀政要之書。獨傳寶以爲大訓。元祐中學士范祖禹亦曰。祖宗畏天愛民。子孫皆當取法。惟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誠能專法仁宗。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嗚呼。祖禹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迨我太上皇帝躬履艱難。慨然下詔。專法仁祖之政。且竊聞燕閑。惟考觀仁祖政事。是以於萬斯年。無疆惟休。亦享仁祖垂拱之福。可謂盛矣。陛下紹休聖緒。正當師太上專法仁祖之意。申命邇英進讀之臣。日以寶訓反覆敷繹。以究微意。仍命輔臣。政事法度。一以仁祖爲法。臣將見陛下福祿川至。治效日見。年穀屢豐。四夷率服。慶曆皇祐之盛。復見於今。雖遐方絕壤。皆當梯航而至矣。況中原故地。其有不復者哉。臣不勝至願。伏惟聖慈。留神省察。取進止。

擬上殿劄子壬午。准備輪對會內禪。遂不果上。

臣觀小毖之詩。見成王孜孜求助。特在初載。意其臨天下之久。閱義理之多。則當默識獨斷。雖無待於羣臣可也。及考之書。然後知其不然。舜伐三苗。年九十有三。聞伯益一言。則退而敷文德。舞干羽。無一毫自用之意。武王受貢粢。年九十有一。召公作訓。累數百言。武王納之。不以爲過。嗚呼。爲人臣而不以舜武王望其君者。不恭其君也。伏以陛下生知之聖。度越百王。稽古之學。博極墳典。歷試諸難。身濟大業。更事闕理多矣。自公卿大臣。皆陛下四十年教養所成。況於小儒賤士。見聞淺陋。曾何足以仰清光。備顧問哉。然其所陳。則未必無尺寸之長。何者。舉吏部之籍。搢紳之士。幾人。其得見君父者。幾人。白首州縣。而不得一

望闕門者多矣。則凡進見之人。固宜夙夜殫思竭誠。以幸千載之遇。雖其間有論事梗野。不達大體者。究其設心。亦願際會。犯威顏。以徇俗。捨富貴。以取名。臣竊謂無是理也。欲望陛下昭然無置疑於聖心。克己以來之。虛心以受之。不憚捨短而取長。以求千慮之一得。庶幾下情得以畢達。羣臣無伯益召公之賢。陛下以舜武王之心爲心。則是聖德巍巍。過於舜武王矣。如其屈萬乘之尊。躬日昃之勞。顧於疎遠之言。無大施用。姑以天地之度容之而已。是獨言者一身之幸也。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怖俟罪之至。

上二府乞勿受慶雲圖劄子癸未春

伏覩尙書省劄子。知閬州呂游問奏慶雲見并圖一軸。奉聖旨降付編類聖政所。仰見主上聖孝。推美太上皇帝之心。然竊聞太上皇帝建炎之初。京東進芝草。親詔却之。盛德煌煌。光映簡冊。今乃以慶雲見爲聖政。恐非太上皇帝之本意。兼閬州所奏。專以慶雲見於普安郡。及在主上卽位前一日。爲受命之符。諛佞牽合。不識大體。政與京東芝草相類。若受而不却。雖不報行。其誰不知。深恐自此草木之妖。氛氣之怪。緯候之說。歌頌之文。紛紛來上。却之則自啓其端。不却則遂將成俗。欲望鈞慈以太上皇帝却芝草故事。委曲奏陳。主上剛明英斷。必有以處此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怖之至。

上二府論都邑劄子

某自頃奏記。迨今累月。自顧賤愚不肖。無尺寸可以上補聰明。而徒以無益之事。上勤省閱。實有罪焉。故久不敢以姓名徹左右。今者偶有拳拳之愚。竊謂相公所宜聞者。伏冀少留觀覽。幸甚幸甚。伏聞北虜累書請和。仰惟主上聖武。相公威名。震疊殊方。足以致此。而天下又方厭兵。勢且姑從之矣。然某聞江左自

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吳嘗都武昌。梁嘗都荆渚。南唐嘗都洪州。當時爲計。必以建康距江不遠。故求深固之地。然皆成而復毀。居而復徙。甚者遂至於敗亡。相公以爲此何哉。天造地設。山川形勢。有不可易者也。車駕駐蹕臨安。出於權宜。本非定都。以形勢則不固。以餽餉則不便。海道逼近。凜然常有意外之憂。至於讖緯俗語。則固所不論也。今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雖欲營繕。勢將艱難。某竊謂及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閑暇之際。建都立國。而彼旣素聞。不自疑沮。黠虜欲借以爲辭。亦有不可者矣。今不爲後且噬臍。至於都邑措置。當有節目。若相公以爲然。某且有以繼進其說。不一二年。不拔之基立矣。某智術淺短。不足以議大計。然受知之深。不敢自以疎遠爲疑。干冒鈞聽。下情恐懼之至。

卷第四

上殿劄子

臣聞善觀人之國者無他。惟公道行與否爾。書曰。毋虐瑩獨。而畏高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爲國之要也。若夫虐瑩獨。畏高明。茹柔吐剛。而能使天下治者。自古未之有也。朝廷之體。責大臣宜詳。責小臣宜略。郡縣之政治。大姓宜詳。治小民宜略。賦歛之事。宜先富室。征稅之事。宜覈大商。是之謂至平。是之謂至公。行之一邑。則一邑治。行之一郡。則一郡治。行之天下。而治不逮於古者。萬無是理也。伏見朝廷頃因人言。必顯有功狀。乃畀職名。行之數年。而大臣近侍。不得職者。幾人。帥臣監司之加職者。又比比而有。至

於銓曹格法所以厄小官者。則未嘗少弛張也。慶典之行。所及至廣。貼職以上。例皆甄復。雖阿附秦氏得罪者。亦在焉。至於常調孤遠。固多久絀刑憲者。今更赦令。雖使皆得霑被。銓法拘攣。必不如是之曠蕩也。無乃責大吏反略。而責小臣反詳乎。郡縣之吏。不能自立。觀望揣摩。惟強是畏。豪右雖犯重辟。官吏貪者黜者。則公與之爲市。廉者儒者。則又自營曰。得無反爲所害乎。凡嫁禍平人。誣罪僮奴者。皆有司爲之道也。凶年饑歲。雖貧富俱病。然富者利源至多。貧者惟守田畝。孰爲當恤。視郡縣之庭。鞭笞流血。枉械被體者。皆貧民也。吳蜀萬里。關征相望。富商大賈。先期遣人懷金錢。以賂津吏。大舸重載。通行無苦。終更小官。造廷進士。垂囊蕭然。齋糧有限。而稽留苛暴。略不之恤。如是。謂之平可乎。謂之公可乎。臣昧死伏望陛下。推至平至公之道。自朝廷始。然後下詔戒敕四方。而繼之以誅賞。不過歲月。治效自見。惟在陛下執之重如山嶽。堅若金石爾。苟卿論闢國之說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夫豈獨兼并哉。凡爲政。施行之甚易。堅凝之甚難。臣區區之言。陛下或以爲萬有一可采焉。敢併以堅凝爲獻。取進止。

又

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勳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爲主而已。蓋氣勝事

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鬪。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今天下才者衆矣。而臣猶有憂者。正以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所賴此。一旦或有非常。陛下擇羣臣使之假鉞而董二軍。擁節而諭萬里。雖得賢厚篤實之士。氣不素養。臨事惶遽。心動色變。則其舉措。豈不誤陛下事耶。伏望萬機之餘。留神於此。作而起之。毋使委靡。養而成之。毋使沮折。及乎人才爭奮。士氣日倍。則緩急惟陛下所使而已。且吳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朴。固已不及中原矣。若夫日趨於拘窘怯薄之域。臣實懼國勢之衰弱也。不勝私憂。犯分獻言。恭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又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變。而有必然之理。惟默觀陰察。能得其理。則事變之來。雖千態萬狀。可以坐制而無虞矣。天下之變。最幽眇倉卒不可測知者。莫如雷霆鬼物。然雷霆冬伏而春作。鬼物晝隱而夜見。則其理之必然。有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朝廷內無權家世臣。外無強藩悍將。所慮之變。惟一金虜虜禽獸也。謠詐反覆。雖其族類。有不能測。而臣竊以謂是亦有可必知者。夫何故。寬猛之相繼。如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自金虜猖獗以來。靖康建炎之間。窮凶極暴。則有紹興之和。通和既久。則有辛巳之寇。寇而敗亡。則又有隆興之和。今邊陲晏然。枹鼓不作。逾二十年。與紹興通和之歲月。略相若矣。不知此虜終守和約。至數十百年而終不變邪。將如晝夜寒暑必相代也。且虜非中國比也。無君臣之禮。無骨肉之恩。惟制之以力。劫之以威。則竊能少定。今力憊勢削。有亂而已。其亂不起於骨肉相殘。則起於權臣專命。又不然。則奸雄襲而取之耳。三者有一焉。反虜酋之政。以悅其國人。且何爲哉。雖陛下聰明英睿。自有所處。然臣竊觀

士大夫之私論。則往往幸虜之懼。以爲安。不知通和已二十餘年。如歲且秋矣。而謂衣裘爲不必備。豈不殆哉。大抵邊境之備。方無事時觀之。事事常有餘。一旦有變。乃知不足。伏望陛下與腹心之臣力圖大計。宵旰弗怠。繕修兵備。搜拔人才。明號令。信賞罰。常如羽書狎至。兵鋒已交之日。使虜果有變。大則掃清燕代。復列聖之讐。次則平定河洛。慰父老之望。豈可復如辛巳倉卒之際。斂兵保江。凜然更以宗社爲憂。邪。臣世食君祿。且蒙陛下省錄姓名。已二十餘年。念無以報天地父母之大恩。故其陳於陛下者。惟懼不盡。而不知狂悖之爲大罪也。取進止。

乞祠祿劄子戊申四月。

照對某。昨任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將滿。陳乞再任。蒙恩差知嚴州。於淳熙十三年七月三日到任。郡政乖刺。雨澤不時。上勞宵旰。死有餘資。賴蒙朝廷哀矜。山郡瘠土之民。重賜蠲放。廣行賑恤。上格和氣。下安衆心。入秋得雨。陸種倍收。六縣竝無流徙人戶。今春以來。雨暘尤爲調適。二麥繼熟。民間亦以爲所收倍於常年。賑濟訖事。稍紓吏責。某雖去替不遠。實緣年齡衰邁。氣血凋耗。夏秋之際。痼疾多作。欲望鈞慈。特賜矜憫。許令復就玉局徵祿。養癯故山。及天氣尙涼。早得就道。實爲至幸。

上殿劄子

臣恭惟陛下躬聖人之資。履天子之位。而致養三宮。承顏左右。盛事赫奕。冠曠千古。尙何待塵露之增。山海哉。願臣竊抱惓惓之愚。不敢輒默。伏惟陛下聖孝純至。稟於天性。昔在潛邸。及登儲宮。以來。夙夜孜孜。何嘗頃刻不以壽皇爲心。壽皇罷朝而悅。進膳而美。則陛下欣然喜動於色。壽皇罷朝而不悅。進膳而少。

味則陛下愀然憂見於色。方是時徒能喜之憂之而已。今則致親之悅者。責在陛下。其可以不深念乎。所謂悅親之道。非薦旨甘奉輕暖也。非晨昏定省。冬夏溫清也。非千門萬戶之宮。鈞天籥韶之樂也。惟在陛下得天下之愛戴。以寧壽皇之心而已。雞鳴而攬衣。辨色而視朝。必曰此昔者問安之時也。今以萬機之繁。不能日朝重華。歉然於懷。豈有限極。然闕問安之常禮之小也。致天下之治。孝之大也。吾其力爲其大者乎。此固壽皇所望於陛下。亦天下所望於陛下也。治功已成。中外無事。陛下時備法駕。率羣臣上萬年之觴。豈非天下之大慶。不然。太史或以災異上聞。四方或以寇盜來告。壽皇聞之。萬分有一微輟玉食。陛下雖居萬乘之貴。孰與解憂哉。臣昧死願陛下於進退人才。罷行政事之際。率以是爲念。自三思十思。以至百思。不爲過也。自一日五六日。至於旬日。不爲緩也。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不爲廣也。一有小失。豈獨上勞宵旰。壽皇亦與焉。故陛下今日憂勤恭儉。百倍於古帝王。乃僅可耳。譬如臣民之家。上有尊親。則所以交四鄰。訓子弟。備饑饉。禦盜賊。比之他人。自當謹戒百倍。何則。彼亦懼憂之及其親也。犬馬小臣。貪於增廣聖孝。不知言之涉於狂妄。冒犯天威。伏候斧鉞。

又

臣聞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君與天同德。惟當清心省事。澹然虛靜。損之又損。至於無爲。大臣不得而窺所好。則希合苟容之害息。小臣不得而窺所好。則諂諛側媚之風止。不以從其所好而加賞。則儉人伏。不以逆其所好而加罪。則端士進。玩好無益之物。不好則不接於目。談諧敗度之言。不好則不聞於耳。大抵危亂之根本。諛巧之機芽。姦邪之罅隙。皆緣所好而生。臣下雖有所偏好。而或未至大害者。無奉之

者也。人君則不然。絲毫之念。形於中心。雖未嘗以告人。而九州四海。已悉向之矣。況發於命令。見於事爲乎。且嗜好之爲害。不獨聲色狗馬宮室寶玉之類也。好儒生而不得真。則張禹之徒。足以爲亂階。好文士而不責實。則韋渠牟之徒。足以敗君德。其他可推而知矣。昔者漢文帝及我仁宗皇帝。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者。惟無所嗜好而已。恭惟陛下。龍飛御極之初。天下傾耳拭目之時。所當戒者。惟嗜好而已。無有作好。遵王之道。天之所以錫神禹也。伏惟陛下。留神省察。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上殿劄子己酉四月十二日。

臣聞王者以一人之身。臨制四海。人情錯出。事變遽至。惟靜以俟之。則心虛而明。惟重以持之。則體大而正。無偏聽之過。無輕舉之失。天何言哉。舜何爲哉。後世士大夫學術卑陋。識慮褊淺。顧謂王者得位。必有以聳動天下。於是厭常喜新之論興。飾智駭俗之政作。衆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深憂也。臣伏見陛下自潛邸以至龍飛御宇。三十年間。天下之事。何所不習。雖日出百令。固亦易爾。乃謙恭退託。而安靜無爲。沉潛淵默。而聰明不作。上則承壽皇之睿謨。下則盡羣臣之公議。及乎議有未決。徐而斷之。政有當行。從而舉之。理愜事允。出臣下思慮之表。有心者誠服。有口者頌歎。則所謂靜與重者。陛下旣得之矣。嗚呼。一郡一邑之長。視事之始。尙且以新奇眩衆。以敏速釣名。陛下有天下之利勢。而不用。有聖智之絕識。而不施。超越羣倫。奚啻萬億。而或者方以聳動天下爲獻。此固兒童之見。而陛下所不取也。竊恐羣臣獻此說者。寢多。雖陛下決不取。然臣不勝惓惓愛君之愚忠。思有以堅聖心。而廣初政。昔魏鄭公憂正觀之政漸不克終。蘇轍亦謂但如元祐之初足矣。若夫進銳退速。能動耳目之觀聽。而無至誠惻怛之心。以終之。如

明皇之焚錦繡。德宗之放馴象。實陛下之龜鑑也。故臣願陛下圖事揆策。不厭於從容。行賞議罰。無取於快意。兢兢業業。常如此三月之間。則成康文景之盛。復見於今日矣。犬馬小臣。出位妄言。冒犯天威。臣無任

又

臣聞天下有定理。決不可易者。飢必食。渴必飲。疾必藥。暑必簋。豈容以他物易之也哉。臣伏觀今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救民之貧。莫先於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雖多。終必無益。立法雖備。終必不行。以臣愚計之。朝廷若未有深入遠討。犁庭掃穴之意。能於用度之間。事事裁損。陛下又躬節儉。以勵風俗。則賦於民者。必有可輕之理。緩急之備。固不可無。姑以歲月徐爲之可也。如是。則和氣浹洽。必無水旱之災。驩聲洋溢。必無盜賊之警。何慮國用之不足邪。設使裔夷弗賓。侵犯王略。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直可舞干羽而格之爾。頃者建炎紹興。戡定變亂之日。一切賦斂。有非承平之舊者。高宗皇帝宵旰焦勞。每欲俟小定而悉除之。故詔令布告天下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捍防之隙。首圖蠲省之宜。臣幼年親見民誦斯詔。至於感泣。雖傾貲以助軍興。而不敢愛。旋屬國家多故。逆亮畔盟。雖所蠲已多。終未仰稱聖意。壽皇聖帝臨御以來。所以節用裕民者。皆繼承高宗蠲省之指也。則陛下今日豈可不以爲先務哉。臣昧死欲望聖慈。恢大度。明遠略。詔輔臣計司。博盡論議。量入而用。量用而取。可蠲者蠲。可省者省。富藏於民。何異府庫。果有非常。孰不樂輸。以報君父淪肌浹髓之恩哉。若有事之時。旣竭其財矣。幸而無事。又曰儲積以爲他日之備也。雖恢復中原。又將曰邊境日廣矣。屯戍日衆。

矣。則斯民困弊。何時而已邪。瀆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除修史上殿劄子

臣伏見真宗皇帝至道三年冬修太宗實錄。至明年咸平元年八月而畢。甫九閱月。修書者錢若水柴成務宗度吳澗楊億五人而已。書成。又詔重修太祖實錄。至明年六月而畢。亦甫九閱月。修書者王元之梁灝趙安仁李宗諤四人而已。臣竊考之。太祖討澤潞。取揚州。平吳滅蜀。定荆楚。下五嶺。太宗撫有吳越。蕩定汾晉。用師薊門。問罪夏臺。皆大舉動業。廣事叢議。論煩委。兵機戎政。攻守餽餉。功罪黜陟之事。可謂夥矣。至於制禮作樂。明刑治曆。修廢官。舉墜典。革五季之弊。復漢唐之盛。側席求治。可謂勤矣。宜其摹寫日月。形容造化。雖累歲不成。而奏書之速。不淹三時。上足以慰羹牆之思。下足以厭薦紳之望。非獨此數人者。畢精竭思之力也。意者當時命令重。刑賞必尊。君體國之俗成。凡史官紬繹之所須者。上則中書密院。下則百司庶府。以至四方萬里郡國之遠。重編累牘。如水赴海。源源而集。然後以耳目所接。察隱碑行述之諛辭。以衆論所存。刊野史小說之謬妄。取天下之公。去一家之私。而史成矣。九閱月而奏書。臣誠未見其爲速也。臣乞身累年。忽蒙聖恩。起之山澤之間。使與聞大典。既不累以他職。又特寬其朝謁。責委之意。可謂重矣。然臣之愚慮。有欲陳者。未敢遽以仰瀆天聽。而略具梗概於前。欲乞聖慈。明詔大臣。俟臣供職。有所陳請。擇其可者。出自朝廷。主張施行。如臣不能自力。曠職守負。聖知則竄殛之刑。所不敢避。取進止。

乞致仕劄子癸亥

臣輒冒重誅。仰干洪造。伏念臣生逢千載。仕歷四朝。晚蒙旒宸之知。爰錫弓旌之召。濫司汗簡。擢長仙蓬。

曾未幾時。亟躋近列。雖願輸於塵露。願已迫於桑榆。記問荒疎。文辭衰退。重負夜行之責。難貪晝接之榮。又況與奏成書。獲經睿覽。時則可矣。敢少緩於控陳。天實臨之。冀俯從於懇款。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職。依前致仕。

又癸亥。

臣近緣實錄院進書已畢。具奏乞守本官職。依前致仕。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伏念臣學緣病廢。志與年衰。步蹇弗支。髮存無幾。出入躡行之內。惕然有覩於面顏。追參豹尾之間。觀者亦爲之指目。豈容冒昧。久竊寵榮。敢干咫尺之威。游貢再三之請。萬籤黃卷。恨已負於初心。十具烏雞。冀獲安於故里。伏望聖慈。特賜開允。

又甲子。

臣輒傾愚懇。仰達聖聰。伏念臣衰頽餘齡。已開九秩。遭逢盛際。逮事四朝。擢實周行。初出高皇之獨斷。進登法從。晚蒙陛下之異知。朝歲強顏。秋毫無補。及瀝乞身之請。更蒙優老之除。久此叨塵。豈勝危懼。雖天地之恩未報。而犬馬之力已窮。杜曲桑麻。儻遂扶犂之初願。灞橋風雪。更尋策蹇之舊遊。誓教訓於子孫。用報酬於君父。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職致仕。

卷第五

天申節進奉銀狀

效頌祝於萬年。適逢盛際。備貢輸於九牧。敢竭微誠。前件銀。祇率典章。獲參包篋。大庭旅百。愧非梯山航海之琛。神嶽呼三。但切就日望雲之意。

辭免賜出身狀

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賜進士出身者。孤遠小臣。比蒙召對。從容移刻。褒稱訓諭。至於再三。仰惟天地父母之恩。固當誓死圖報。惟是科名之賜。近歲以來。少有此比。不試而與。尤爲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欲望敷奏。特賜追寢。以安冗散之分。

又

近蒙恩賜進士出身。嘗具狀乞行追寢。以謂科名之賜。近歲以來。少有此比。不試而與。尤爲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今月六日。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螻螻至微。曲煩申論。雷霆在上。其敢飾辭。然義有未安。若不自列。強顏冒寵。獲罪愈大。蓋特賜科名。雖有故事。必得非常之人。乃副非常之舉。甚非所以重儒科。杜倖門也。重念某一介疎賤。行能亡取。比蒙召對。面加訓獎。退而感激。至於涕泗。今者但使獲安。冗散之分。以效尺寸之勞。則於上報主恩。不敢憚死。

條對狀

准今月六日詔書節文。令侍從臺諫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退率其屬。極言毋諱。臣恭依詔旨。條具下項。一。有國之法。當防其微。人臣之戒。尤在於偪。異姓封王。偪之尤者也。蓋封王始於漢初。天下未定。權宜之制。然韓彭英盧。皆以此敗。漢亦幾至大亂。遂與羣臣盟曰。非劉氏不王。後世懲創其失。魏晉隋唐。皆起草

昧有天下。豈無功臣。止於公侯而已。國初。趙普有社稷大功。亦未嘗生加王爵也。唐將封王。始於安祿山。而本朝則始於童貫。此豈可法。而比年以來。寢以爲常。識者莫不憂之。欲乞聖慈。明詔有司。自今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加王爵。藏之金匱。副在有司。永爲甲令。實宗社無疆之福。

一伏見比來朝廷。間遣小臣幹辦於外。既銜專命。又無統屬。造作威福。矜詫事權。所在騷然。理有必致。如措置酒坊。招捕海賊。未有毫髮成效。而擾害之事。已壓滿聞聽。則此事害多利少。可以無疑。若以輕君命。失國體言之。則雖有厚利。亦不可行。臣謂如此二事之類。止當專委戶部長貳。轉運司及安撫使提點刑獄。措畫如其不職。自有典憲。誠不足一一上煩聖慮。昔祖宗置走馬承受。本欲便於奏報耳。而小人恃勢日增。歲長及改稱廉訪使者。則監司帥守反出其下。敗亂四方。危及社稷。實走馬承受之末流也。可不畏哉。此事乞陛下與輔臣長慮遠計。亟行廢罷。若止如近日改易其人。及令聽安撫使節制之類。根本未除。終必爲害。若朝廷或有大事。勢須遣使。卽乞於廷臣中。遴選材望。庶幾不負任使。不啓弊端。實天下之幸。

一自古有國。設官分職。非獨下不得僭上。上亦不得侵下。所以正名分也。公師之官。將相之位。人臣之至貴。天子所尊禮。非百官有司比也。方宣和間。王黼以太宰而行。應奉司蔡攸以三孤而直保和殿。紊亂之事。遂爲禍萌。中興以來。所宜痛革。而頃者遂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者。天下固已怪矣。近復有以太尉而領閣門事者。閣門古之中涓。太尉服章班列。蓋視二府。瀆亂名器。莫此爲甚。欲乞聖慈。詔輔臣議之。例加訂正。著爲定制。亦革弊所當先也。

一伏觀詔書委監司條具部內知州治行仰見陛下撫恤百姓欲使各安田里之意然臣竊謂惟賢乃可以知賢而無瑕者乃可以議人不審今之監司皆已賢乎若猶未也且夕臧否來上而按行黜陟無乃未可乎雖使諫官御史劾奏其不當者然人之識見自有分限若本無才智又無學術乃使品藻賢否而劾其不當是猶強盲者使察秋毫而責其不見也臣欲望聖慈令三省具諸路監司姓名精加討論其不足當委寄者例皆別與差遣選有才智學術之士代之則前日之詔不爲空文既一清監司之選又審知郡守之政實今日先務也

一伏觀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蓋以身首異處自是極刑懲惡之方何以加此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習熟見聞以爲當然乃謂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蓋有滅人之族者矣蓋有發人之丘墓者矣則亦將滅其族發其丘墓以報之乎國家之法奈何必欲稱盜賊之殘忍哉若謂斬首不足禁奸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以來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亦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奸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少幾致刑措仁之爲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明陛下至仁之心以增國家太平之福臣不勝至願

一臣恭以陛下仁心惻怛聖澤深廣四方萬里之遠昆蟲草木之微生成長養惟恐或傷近者天下奏獄雖盜賊奸憲罪狀已明一毫可寬悉蒙原減豈有無辜就刑而不加恤者臣是以不量疎賤敢昧死有請

夫宦侍之臣自古所有。然晚唐以來始進養子。童幼何罪。橫擢刀鋸。古制宮刑之慘。纔下大辟一等。是雖顯有負犯。猶在所矜。而況於童幼乎。向使宿衛不足。供奉闕人。暫開禁防。尙爲有說。今道路之言。咸謂員已倍尤。司局皆溢。而日增歲加。未聞限止。誠恐非陛下愛人恤物。蕃育羣生之意也。臣伏覩太祖皇帝開寶四年。詔內侍官年三十無養父。聽養一子。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眞宗皇帝咸平中。復申前詔。仁宗皇帝嘉祐四年。又詔入內侍省。權罷進養子。三聖詔令。炳如丹青。遵而行之。實在陛下。且方今聖政日新。入無苑囿之觀。出無逸遊之好。諸軍無承受。諸路無走馬。中人所領。不過兩宮掃除之職而已。願久弛成憲。以從其私。干犯至和。虧損仁政。臣雖甚愚。猶知其不可也。伏惟聖慈。少留聽焉。

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爲朝廷之憂。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爲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禮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僞經妖像。至於刻板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爲校勘。福州知州黃裳爲監雕。以祭祖考爲引鬼。永絕血食。以溺爲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概舉。燒乳香。則乳香爲之貴。食菌蕈。則菌蕈爲之貴。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爲寒心。漢之張角。晉之孫恩。近歲之方臘。皆是類也。欲乞朝廷戒敕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有犯於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習。不根經教之文。例行闊略。仍多張曉示。見今傳習者。限一月。聽齋經像衣帽。赴官自首。與原其罪。限滿重立賞許。人告捕。其經文印版。令州縣根尋。日下焚

毀仍立法。凡爲人圖畫妖像及傳寫刊印明教等妖妄經文者。並從徒一年論罪。庶可陰消異時竊發之患。

奏筠州反坐百姓陳彥通訴人吏冒役狀

臣近因民間詞訴勘會。引本路筠州百姓陳彥通。因訴事夾帶稱高安縣押錄陳諒。經兩次徒杖罪斷罷。不合冒役事。其本州於淳熙六年十月內。以爲陳彥通所論冒役不實。遂引用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妄訴冒役科反坐刑名。仍引在法諸州縣公人。曾因犯罪勒停。謂於法不該收斂及未該收斂者。放罷編配。再行投募充役者。許人告諸州縣收斂公人於令格有違者。徒二年。公人依法不該收斂。而隱落過犯。或改易姓名。別行投募者。准此。將百姓陳彥通決脊杖十三。臣竊詳反坐之法。本謂如告人放火。而實不會放火。告人殺人。而實不會殺人。誣詔善良。情理重害。故反其所坐。然有司亦不敢卽行。多具情法。奏取聖裁。今愚民無知。方其爲奸胥猾吏之所屈抑。中懷冤憤。訴之於官。但聞某人曾以罪勒罷。又有許告指揮。則遂於狀內夾帶冒役之語。村野小民。何由身入官府。親見案牘。小有差誤。亦當末減。以通下情。縱使州郡欲治其虛妄。驀越之類。亦自有見行條法。笞四十至杖八十極矣。與反坐之法。有何干涉。若一言及吏人冒役。便可摺摭置之徒罪。則百姓被苦。豈復敢訴。吏何其幸。民何其不幸也。自昔善爲政者。莫不嚴於馭吏。厚於愛民。今乃反之。事屬倒置。兼見今諸處冒役吏人。雖究見是實。亦不過從杖罪科斷。罷役而已。未有卽置之徒罪者。豈有百姓訴吏人冒役。却決脊杖之理。臣本欲卽按治筠州官吏。又緣有上件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到指揮。顯見因此陳請。致得州郡憑藉。用法深刻。臣蒙恩遣使一路出

自聖知拔擢。苟有所見。不敢隱默。欲望聖慈。更賜詳酌。如以臣所奏爲然。卽乞特降睿旨。寢罷乾道六年八月二日。因臣僚陳請所降指揮。庶使百姓不致枉被深重刑責。且下情獲通。胥吏稍有畏憚。天下幸甚。除寶謨閣待制舉會黯自代狀。

准令侍從授告訖。限三日內。舉官一員充自代者。右臣伏覩從政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準備差遣會黯克承家學。早取世科。操行可稱。文詞有法。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辭免轉太中大夫狀

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陸某狀奏。臣以修進兩朝實錄。今月二十三日。伏准告命。授臣太中大夫。依前充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者。序進一階。雖循故事。擢登四品。實出殊私。勞薄賞醜。人微恩重。而況臣遭逢頗異。涉歷寢深。四朝嘗綴於廷紳。八十更持於從橐。惟寵光之永絕。庶視息之少延。敢控愚衷。冀回鴻造。

薦舉人材狀

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臣陸某近承紹興府牒。備承尙書吏部符。准都省劄子。奉聖旨節文。令前侍從各舉人材三兩人。臣爲已致仕累年。竊慮與在外侍從見任藩郡及宮觀人事體不同。遂具申審。今准都省劄子。照得寶謨閣待制致仕俞激薦舉萬夢實等。訖劄送臣照會者。臣切見宣教郎知臨安府臨安縣鞏豐材識超卓。文辭宏贍。從政郎前隨州州學教授王田。學問淹貫。議論開敏。以上並可備文字之職。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蕃。力學好修。杜門自守。入仕以來。惟就祠祿。今已數任。若將終身。或蒙朝廷

稍加識拔。足以爲靜退之勸。抑躁競之風。於聖時不爲無補。如或不如所舉。甘坐責罰。

卷第六

謝解啓

倦遊場屋。分已歸耕。首置賢書。出於過聽。得非其分。榮不蓋慚。伏念某行已迂疎。稟資窮薄。生逢聖代。豈願老於漁樵。性嗜古文。了不通於世俗。因息四方之志。專爲一壑之謀。比遊都城。適睹明詔。復踴躍而自獻。信習氣之難除。內負初心。外慙舊友。然而廢放已久。盡忘科舉之章程。得失既輕。頗有山林之氣象。譬之進昌歎於玉食。陳侏儒於燕朝。方以怪而見珍。故雖樸而不廢。恭惟某官行爲世表。經爲人師。早學長安。識子雲之奇字。晚遊吳會。得中郎之異書。心術正而無邪。文章簡而有法。憤雕蟲之積弊。疑草野之可收。遂致庸虛。輒先豪俊。自知不稱。敢辭同進之爭名。所懼流言竊謂主司之好異。其爲愧悚。實倍尋常。

賀台州曾直閣啓

恭審寵辭使節。移鎮便藩。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聞靜退。自消競進之心。凡有識知。誰不驩喜。恭惟某官淵乎似道。清而有容。古學名家。鬱爲諸儒之領袖。高文擅世。坐還兩漢之風流。蚤踐清華。屢當宴劇。民依愷悌之政。吏畏道德之威。不言而令已行。寡欲而人自化。好直無矯枉之過。爲善無近名之嫌。歷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更俗吏。益知儒者之有功。比由真館之宴閑。起奉外臺之委寄。翔而後集。汎然敢辭。子房避三萬戶之封。曼容至六百石而去。當寧爲之太息。舉朝仰其高風。故擇名邦。示優耆德。然而

公議所屬。久安實難。第恐賜環之來。弗容坐席之暖。某早嘗問道。晚益受知。春服方成。悵又違於師範。郡齋猶冷。冀深衝於生經。

賀會秘監啓

恭審趣登文陛。進冠蘭臺。簡冊光華。孰謂太平之無象。薦紳歎息。共欣大老之來歸。誠爲中外之榮觀。非復門闌之私慶。竊嘗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偉之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既斥。夫卑陋國勢。自極於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之要。至於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清華之選。不圖近歲。頓異前規。老吏亦驚。茲豈膏粱之地。遺編何罪。至遭鋒鏑之腥。廷範之汙清流。哥奴之非時望。較之於此。誠何足言。天未墜於斯文。上眷求於舊德。恭惟某官。文貴乎道。氣合於神。學稽古以知天。心集虛而應物。舊聞入洛之盛事。疑於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雖身居湖海之遠。而名滿覆載之間。友化人而遊帝居。願肯復求於外物。登泰山而小天下。蓋嘗俯陋於諸儒。昨者法宮決事之初。起於琳館燕居之際。力歸使節。自乞守符。觀其勇退於急流。真若無意於斯世。迫功名之不赦。凜風節之愈高。姑復領袖館閣之遊行。卽几杖廟堂之上。某自惟幸會最辱知憐。識度關之雲。距今十載。從浴沂之樂。終後諸生。孤蹤愈遠於師門。精意空馳於夢想。

賀謝提舉啓

伏審顯膺帝制。起擁使華。雖輿論歉然。謂未究大賢之蘊。然用人如此。誰不知公道之行。恭惟某官。躬真獨簡貴之資。蘊篤實誠明之學。早並遊於洛下。晚獨步於江東。談笑多聞。文章爾雅。履常應變。雖與時而

僭行據古守經。蓋絕世而獨立。風采聞於天下。勞烈簡於上心。自去清班。久安真館。付功名於昨夢。若無
意然。顧富貴之迫人。恐不免耳。迨法宮之決事。付便郡以優賢。曾未踰年。已聞報政。入膺三接之寵。出臨
千里之畿。明詔始傳。吾黨相慶。以謂名流之施設。當有前輩之規摹。班超之策平。平陽城之考下下。至於
俗吏。乃求奇功。所願一洗簿書之塵。庶幾少稱臺閣之望。此自明公之所及。豈須賤子之具陳。冒瀆之深。
慚惶無措。

賀禮部曾侍郎啓

恭審顯奉制書。進司邦禮。所養既厚。萬鍾亦何足言。衆望所歸。九遷猶以爲緩。惟是老成之用。式昭至治
之符。凡有識知。誰不躡喜。竊考六官之制。本皆三代之餘。惟宗伯之清華。極近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
其人。則朝廷日尊。自弭未形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羣邪之萌。一昨多艱。寢忘大體。刑名錢穀。獨號劇曹。文
物典常。僅同虛器。蓋道由時而升降。官以人而重輕。苟凡材非據於其間。則舊章何恃而不廢。孰謂斯文
之幸。復聞公議之伸。恭惟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心至虛而善應。名弗求而愈高。紬繹六經。推明上世
之絕學。度越兩漢。追配先秦之古文。早並遊於洛中。晚獨步於江左。人誦其德。家有其書。使少貶於諸公。
已亟升於華貫。顧久幽而彌厲。凜自信之不回。上屢與見晚之嗟。公猶懷勇退之志。勉收功業於無復意
之後。起踐富貴於不得已之餘。黃髮皤然。德容穆若。昔者慶曆之盛。側席而致衆賢。元祐之初。加璧而聘
諸老。今茲盛事。可謂無慚。然猶漸進於省中。未足大慰於天下。竊謂德齒之貴。宜登師保之崇。入則几杖
三雍之間。出則卷繡百工之上。使勳貴斂衽。畏楊綰之清朝。野洗心。化毛公之儉。紀話言於竹帛。肖形像

於丹青垂之無窮。然後爲稱。某頃陶善誘。嘗辱異知。雖借勢於王公大人。非迂愚之敢及。惟侍坐於先生長者。尙夢寐之不忘。逃聞綸紉之傳。獨阻門闌之慶。仰懷曩遇。不勝下情。

賀辛給事啓

恭審光奉制書。就升鉅鎮。用人惟己。上方詢事而考言。知我其天。公豈枉尋而直尺。世不容而何病。道有命而後行。雖殿藩猶屈於經綸。然親擢益知於眷注。縉紳頌歎。道路驩欣。伏聞先王相我後人。上天爲生賢佐。若時大任之降。將啓非常之元。故必雍容回翔。以養其康濟之才。排擯斥疎。以積夫邇遐之望。遺之險艱。以勵其志。待之耆老。以全其能。周公居東。歸相成王之善治。謝傅高臥。晚爲江表之宗臣。勳名卒至於偉然。物理殆非於偶爾。恭惟某官氣守剛大。性資方嚴。其在朝廷。有金玉王度之益。其位嶽牧。有股肱帝室之勞。指朋黨於蔽蒙膠漆之時。發奸蠹於潛伏機牙之始。庭叱義府。面折公孫。可否一語而不移。利害十年而後驗。人服其識。家誦其言。皓首來朝。方共推於宿望。丹心自信。寧少貶於諸公。洗鄙夫患失之風。增善類敢言之氣。頹仰無媿。進退兩高。不可誣者忠邪之情。不可揜者是非之實。出守未幾。見思已深。惟是謀帥之難。孰先舊德之舉。然而方政機之虛席。宜召節之在途。開慰斯民。始自今日。某迂愚不肖。窮薄多奇。雖道德初心之已非。猶節義大閑之可勉。側聞休命。深激懦衷。輒忘奏記之狂。蓋出執轡之慕。仰祈閔量。曲貸嚴誅。

答福州察推啓

識面卜鄰。固常懷於鄙志。杜門掃軌。殊未接於英游。於此相逢。慨然永歎。恭惟某官城南舊望。江左名流。

高韻照人清言絕俗過眼不再真讀五車之書落筆可驚倒流三峽之水豈有如公之人物猶令隨牒於海邦政恐驛召之行弗容席暖之久某奔馳斗粟流落二年久親柱後之惠文高束牀頭之周易政須名理之語一洗簿書之塵

賀何正言除左司諫啓

恭聞親詔登用大賢以白首魁偉之臣膺明時諫諍之任善類相慶公道遂行竊以逆指犯顏人疑於甚難而君子謂之易盛朝治世衆安於無事而識者以爲憂然非身居獻替之官與夫素著中外之望雖抱此識何自而言邈乎太平之難逢考之前史而可見以正人遺聖主實惟祖宗敷佑之心而公議在朝廷豈非廟社無疆之福恭惟某官心潛百聖學貫羣經老成之風師表一世直養之氣充塞兩儀立朝寬大而持平論事雍容而守正虛舟觸物此自信其無心怒髮衝冠彼安知夫有體居多聖政之助始明儒者之功非獨誠僞不可以欺要之忠邪久而自判上眷既厚人望又歸遂當登四輔之聯豈久置七人之列某頃以樸學嘗預諸生雖在泥塗猶是門闈之舊物竟無名第亦竊場屋之虛聲敢俟明公勳業之成勉繼輿人歌頌之作不足爲報姑盡此心

賀湯丞相啓

恭審顯膺典冊進冠公台廷告未終摺紳相慶郵傳所及夷夏歸心煥君臣嘉會之逢修廟社無疆之福恭惟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至誠貫日歷萬變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事而喜愠不見一昨力辭重任之降屈居次輔之聯三年有成九功惟敘方當詔令之誕布孰

測謀謨之所從。凡有大政事之慰斯民。咸曰右丞相之告於上。雖家置一喙以頌德。士予千金而示恩。竊揆其情。未至於此。蓋廟堂之寄。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算。經遠而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疆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於子玉。回紇下拜於汾陽。王商以忠。睿立朝。則單于不敢仰視。平津以媿。聖充位。則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當否。譬猶震風凌雨之動地。夏屋愈安。鴻流巨浸之稽天。方舟獨濟。人望所屬。國體自尊。今者大明弼亮之勳。正席辯章之任。守文致理。將見隆古極治之時。應變制宜。必有仁人無敵之勇。聖主以此屬元輔。學者以此望真儒。行或使之。天所命也。某猥以孤遠。辱在記憐。如其少遺衣食之憂。猶能頌中興之盛德。必也遂老江湖之外。亦自號太平之幸民。窮達皆出於恩私。生死不忘於報稱。

除刪定官謝丞相啓

收置鈞陶。固已踰於素望。責功鉛槧。仍俾効其寸長。神觀頓還。塵埃一洗。欲鼓丹衷之感。不知危涕之橫。伏念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瀾翻記誦。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低回久矣。感歎悽然。使有一人之見知。亦勝終身之不遇。然而稟資至薄。與世寡諧。在鄉閭則里胥亭長之所叱訶。仕州縣則書佐鈴下之所蹈藉。聲名湮晦。衣食空無。方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永棄。侵尋末路。邂逅殊私。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浮沉之後。旣賞音於一旦。又誦句於諸公。豈料前史之美談。乃獲此身之親見。茲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吾道宗師。大學誠明。上下同流於天地。至仁溥博。遠近一視於華夷。和氣行禮樂之間。治道出政刑之外。惟公故無所不取。惟大故無所不容。訖令頑鈍之資。亦預甄收之數。重念某家世

儒學非有旂常鍾鼎之勳。交友漁樵。又無金張許史之助。特緣薄技。獲齒諸生。形顧影以知歸。口語心而誓報。死而後已。天實臨之。

謝內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知其愛閑而多病。故爲滿俗吏之塵。勇於悼屈而哀窮。故使汗清流之未。繫禁近吹噓之過。蒙廟堂選拔之優。俯仰以思。愧懼交至。伏念某讀書有限。識字不多。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已甚。狂不自懲。性本懦辱。輒妄希於骨體。仕由資蔭。乃深惡於膏粱。坐此湮阨而莫收。未忍依違而少貶。比遊輦轂。久困氛埃。望見車騎之雍容。傳誦文章之闋麗。不勝慕鄉。求備使令。門牆纔許。其一登聲價。已增於十倍。夫富貴外物。惟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曾是疎遠至孤之迹。又無瓌奇可喜之能。不自省其何繇。乃遽叨於斯遇。非常之幸。從古罕聞。此蓋伏遇某官自明而誠。養氣以直。行著四方之防範。文專一代之統盟。勤於教人。務傳聖師之道。廣於求士。用報睿主之知。豈謂孤生亦蒙至意。稱於天下曰知己。誰復間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惟誓堅於名節。庶不辱於恩私。

謝諫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因書生鉛槧之業。使效尺寸之長。脫俗吏簿領之煩。曲從疎野之性。儻非恩舊。每賜揄揚。自顧缺然。何以得此。伏念某讀書有限。識字不多。歲月供道路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已甚。狂不自懲。材本懦弱。輒妄希於骨體。仕由資蔭。乃深嫉於膏粱。乘惡所叢。孤生餘幾。自頃竝遊於場屋。亦嘗辱遇於宗師。徒竊虛聲。莫酬真賞。一斥遂甘於贈蹬。殘年絕望於竊騰。此在常情。所宜顯棄。豈謂并容之。

度未移宿昔之私。既許瞻君子盛德之容。淵乎似道。又使知大人接物之際。歡然有恩。訖致庸虛。誤蒙甄錄。此蓋伏遇某官養氣以直。自誠而明。大學中庸發揮千歲之旨。生民清廟主盟一代之文。吾道由此而復傳。善人有恃而不恐。施及區區之舊物。不忘眷眷之深情。求麤稱於門牆。惟益堅於名節。死而後已。天實臨之。

卷第七

謝曾侍郎啓

結綬彈冠。既過尋常之望。懷鉛抱槩。獲輸尺寸之長。永言卵翼之恩。忽焉涕淚之集。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吟梁甫於草廬。倒天吳於短褐。借助於金張許史。既家世之不爲。從事於米鹽簿書。又生平之未學。一昨奔馳薄宦。流落殊方。土風頓異於中州。宿疾遽侵於壯歲。食有醜蠅之異。醫無鍼石之良。凜然懷性命之憂。不暇計飢寒之迫。毀車殺馬。逝從此以徑歸。賣劍買牛。分餘生之永已。豈謂始終之不棄。俯憐緩急之誰投。出泥塗而濯清風。披泉扃而起白骨。稱於天下曰知己。顧豈在於他門。雖使古人而復生。亦難勝於此賜。茲蓋伏遇某官盡心知性。惟道集虛。氣塞天地之間。辭編詩書之策。授業解惑。務廣先師之傳。揚善進賢。用爲聖主之報。廣則或至於難。恕則不責其全。是致庸虛。亦汗題品。然而仰觀明公之勇退。每蹈前哲之難能。超軼絕塵。優游卒歲。雖賢愚之甚遠。願師慕之敢忘。誓當力戒它岐。益堅素守。禍福有命。豈其或置於胸中。名節儻全。是則不辱於門下。終期末路。可復斯言。

刪定官供職謝啓

拔茅以征。冒處清流之末。及瓜而往。曾無累月之淹。恩重如山。感深至骨。伏以刑措不用。邈矣成康之隆。法家者流。肆於秦漢之際。以吏爲師。而先王之澤熄。以律爲書。而聖人之道微。是以鄙夫深文而不知還。儒者高談而靡適用。惟我國家之制。克合古今之宜。置局而總以弼臣。拔材而列之官屬。必有遠關盛衰之法。以授有司。故非深達體要之人。不預此選。豈容惜甚。亦在數中。茲蓋伏遇某官學極誠明。才全經緯。道樞善應。萬變不外於吾心。仁風遠翔。庶物悉陶於和氣。矜憐墜緒。收拾遺材。致茲流落之餘。被此生成之賜。某敢不討尋廢忘。激勵懦庸。念彼三尺法安出哉。要必通於古誼。否則一獄吏所決耳。尙奚取於諸生。冀收毫髮之勞。庶逃俯仰之媿。

賀黃樞密啓

恭審顯膺制書。進貳樞府。威望之重。宗社所憑。天其相有求之圖。日以冀中興之治。竊以朝廷之政。屬在帷幄之臣。方無事之時。雍容坐談。則夫人而皆可。應一旦之變。酬酢曲當。非有道者不能。歷觀昔人。蓋鮮全美。王導之襟量而學不至。德裕之術略而器未優。故晉卒安於江東。唐莫追於正觀。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恭惟某官。心正意誠。任重道遠。躬卓行於苟且。自恕之俗。推絕學於散缺不全之經。凜然一家之言。發乎千載之闕。加之博極墳史。得興亡治亂之由。綜練典章。識沿革始終之際。氣足以懾姦慝。明足以察忽微。其在掖垣。惟公議是達。其侍經幄。惟王道是陳。果由師錫之同。入總本兵之寄。然而方時多故。爲計實難。夷狄鴟張。肆猖狂不遜之語。邊障狼顧。懷震擾弗寧之心。東有淮江之衝。西有楚蜀之塞。降附踵至。人

心雖歸而強弱尙殊。踊躍請行。士氣雖揚而勝負未決。堅壁保境。則曷慰後來之望。闢國復土。則又有兵連之虞。竊惟明公素已處此。某頃聯官屬。獲侍燕居。每妄發其懸懸。輒誤蒙於許可。雖輟食竊憂於謀夏。而荷戈莫效於防秋。敢誓糜捐以待驅策。

除編脩官謝丞相啓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顧使輒塵於清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學術空疎。文詞朴拙。頃遊場屋。未能絕出於原夫。久返山林。但欲追酬於款乃。至於手編簡冊。身綴鸚鵡。豈惟忘魏闕之心。固已息邯鄲之夢。敢圖一旦。輒越稠人。與聞國典之權輿。猥備樞廷之掾史。此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盛世元臣。亮天以格物之誠。化俗用修身之道。雖江海至廣。固無待於細流。念燕雀兼容。亦何傷於大廈。故令濫進。以廣旁求。然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獎拔之心。浮屠成於合尖。冀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參政啓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顧使輒塵於清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至拙無能。下愚不肖。分章析句於蓬樞甕牖之下。學但慕於俚儒。娛憂紆悲於山巔水涯之旁。文不供於世用。比坐啼號之迫。浪爲衣食之謀。投檄無緣。強顏可笑。橋踰淮而爲枳。竊自慨然。泥出井而作塵。望胡及此。手編簡冊。身綴鸚鵡。筆研重尋。氛埃一洗。茲蓋伏遇某官至仁無間。大德有容。文兼衆作。而不以窮人。識高一代。而樂於成物。雖江海至廣。本無待於細流。念燕雀兼容。亦何傷於大廈。致茲久困。遂得少通。然而某天賦甚窮。

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獎拔之心。浮圖成於合尖。冀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賜出身啓

明廷錫對。晨趨甲帳之嚴。親札疏恩。暮拜丙科之寵。感深涕隕。媿極汗流。竊以國家取士之方。固非一路。學者進身之始。又惡多岐。故祖宗非私於俊造之科。而公卿罕出於選舉之外。至膺特詔。尤號異人。頌詩足以配絃歌。則梅堯臣出於皇祐。文章足以垂竹帛。則王安國起於熙寧。或友朋借譽。而不以爲私。或兄弟當塗。而莫之或議。厥繇至當。故可無慙。如某者。才樸拙而無奇。學迂疎而寡要。自悲薄命。久擯名場。敢謂一朝。遂叨賜第。門外之袍立鶴。恍記少時。詔中之字如鴉。猶疑夢事。茲蓋伏遇某官股肱王室。領袖儒林。以謂設一目之羅。蓋非得爵之道。至於售千金之骨。抑明市駿之心。寧借妄庸。以風四方。不忍拘繫。而廢一士。某敢不討尋舊學。企慕前修。儒者之弊。勞而無功。誓少求於實效。聖君所行。卽是故事。將時得於遺材。敢仰賀公道之興。非獨敝私情之謝。

答人賀賜第啓

比對明廷。狼麀特舉。兩章控避。莫回天地之恩。一紙來臨。復拜友朋之賜。未知稱塞。積有慚惶。伏念某才本迂疎。識尤淺暗。頃遊場屋。首犯貴權。旣憎糠播之偶前。復惡瓦樞之輒巧。訟劉蕢之下第。空辱公言。與李賀而爭名。幾成奇禍。敢期末路。復齒清流。晨趨甲帳之嚴。暮拜丙科之寵。此蓋伏遇某官學窮游夏。文媿卿雲。槐花黃而竝遊。每記帝城之舊。荔子丹而共醉。未忘閩嶺之歡。特假盜言。俾膺異選。千名記佛。雖叨學者之光榮。一日看花。寧復少年之意氣。但懷感佩。未易敷陳。

賀張都督啓

恭審誕膺冊書。首冠樞府。運籌決帷幄之勝。遂定廟謨。假鉞督中外之軍。仍專闔寄。傳聞所逮。欣抃惟均。恭惟某官降命應期。自天生德。許國本專親之孝。化民用克己之仁。早際聖神。徧居將相。書虞淵取日之績。恍若古人。詠東山零雨之詩。適當初政。屬邊烽之尙警。煩幕府之親臨。玄黃之篋爭歸。赤白之囊幾息。果游膺於徽數。用卒究於宏規。仰惟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鑿井。舉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取之長算。要在熟講而緩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不惟衆人引頸以歸責。固亦當守慮心而仰成。某獲預執鞭。欣聞出綽。斗以南仁傑而已。知德望之素尊。陝以東周公主之宜。勳名之益大。雖不敢紀殊尤於竹帛。尙或能被一二於絃歌。冒瀆之深。震惶無措。

問候洪總領啓

借勢於王公大人。夙懷志願。侍坐於先生長者。適有資緣。仰偉度之兼容。撫孤蹤而知幸。伏念某至愚不肖。甚拙無能。一官初迫於飢寒。百慮更成於疾疢。綴鷺鷥會朝之列。自傷勸鶴之摧頽。望魚龍變化之塗。獨類寒龜之藏縮。比求祠廟。歸掃丘墳。猶出佐於近藩。實大踰於素望。始終徼倖。進退慚惶。恭惟某官材擅國華。德推世美。崇論欲議。質諸鬼神而不疑。大冊高文。編之詩書而無愧。歷風波竝起之嶮。挺金石可開之賊。雍容回翔。而愈高康濟之資。排擯斥疎。而彌積邇遐之望。天將降於大任。上惟圖於舊人。荷從橐於西清。方俟論思之益。擁使擅於北固。猶頰道德之威。某竊覲須臾。欽承約束。快威鳳景星之觀。幸執過焉。辱高山流水之知。儻其自此。

答鈴轄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方修候問之恭。已拜緘滕之賜。情文甚寵。感愧兼深。伏惟某官。胄出山西。書傳圯上。綠沉金鎖。雖勇略之無前。緩帶輕裘。亦風流而自命。茲膺帝眷。暫總兵符。遂容顛顛之餘。獲廁遊從之末。春容方麗。戎幕多閑。冀加衛於寢興。用大符於頌禱。

問候葉通判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敢謂窮途。獲親耆德。恭惟某官。性資直諒。學術淵源。愷悌宜民。固已高於治績。忠誠許國。曾未究於遠猷。行膺召節之嚴。趣上禁途之峻。雖仰觀翔翥。鳳凰方覽於德輝。然猶幸須臾。虎鼠同稱於相屬。春容方麗。燕寢多閑。冀調與止之宜。用副傾依之素。

答吳提宮啓

伏蒙講修拜禮。惠示函書。溫乎其容。若加親粲。然有文以相接。雖快景星之覩。終慙明月之投。伏惟某官。華國英材。通家舊好。未嘗少貶於公卿勢位之地。顧乃獨厚於江湖顛悴之人。賣劍買牛。念卽歸於農畝。乘車戴笠。尙永記於交盟。

賀葉提刑啓

伏審顯奉璽書。改臨畿服。坐於廟朝。而施利澤。雖尙鬱於遠猷。送以禮樂。而有光華。實寢隆於睿眷。傳聞之始。開慰實深。恭惟某官。學造宮庭。行尊防範。閱議兩朝之望。高文百世之師。入踐掖垣。有斧藻聖謨之益。出乘使傳。有宣道王意之勞。周旋百爲。終始一節。鳳凰之翔千仞。雖瞻仰詠歎之實同。虎豹之守九關。

終排擯斥疎而莫進。竊惟大任之降。將啓非常之元。必使備歷於阻難。所以終成其器業。今者承邊鄙宿兵之後。加夏秋積潦之餘。疾癘相熏。流通未止。憂軫上煩於宵旰。撫摩方屬於忠賢。伏聞親奉尺一之書。下慰億兆之望。坐席未暖。握節遽行。蓋將訪災沴之由。施寬平之政。挈之溝壑之內。厝諸衽席之安。老稚聚觀。感涕相屬。迨及嘉猷之告。宜膺共政之求。某久去門牆。寢疎牋牘。摠衣函丈。每懷問道之誠。負弩前驅。卽下望塵之拜。其爲欣抃未易敷陳。

賀呂知府啓

恭審光膺中詔。洊畀左符。協於師言。出自上意。凡在部封之內。舉同抃舞之情。恭惟某官襟量恢闊。文辭卓偉。飛書走檄。名早震於華夷。仗節擁旄。功每書於竹帛。比屬邊烽之靜。力辭宮鑰之嚴。雖北闕之書。至於屢上。然東山之志。寧許遽從。果被睿知。復膺重寄。仁風穆若。方回比屋之春。威望凜然。先破巨奸之膽。某自欣末路。得附餘光。不汝疵瑕。固荷包荒之度。令公喜怒。敢招越分之尤。惟殫惕勵之誠。用對眷知之好。

上陳安撫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易地南昌。瓜未期而先代。雖千里困奔馳之役。幸一官託覆護之私。伏念某孤學背時。褊心忤物。方牽聯而少進。已恐懼而遽歸。偶充振鷺之廷。自知非稱。不失屠羊之肆。其又奚言。比自列於私嫌。遂再汗於除目。始終徼倖。俯仰慚惶。恭惟某官道極誠明。器函康濟。閱議兩朝之望。高名百世之師。經術淵源。造大學中庸之妙。文章簡古。在先秦兩漢之間。久以臺省之英。出試蕃宣之績。雖弗容

而君子乃見公初無欣戚之殊。然必進而朝廷始尊。國實繫安危之重。佇聞休命。大慰衆心。某再掃餘塵。增光末路。顧才能之有限。加疾疢之未平。先生琴瑟書冊在前。類卒門人之業。小子洒掃應對則可。敢晷別駕之功。

上史運使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地易南昌。瓜未期而先代。雖千里困道途之役。幸一官在部封之中。伏念某學本小知。器非遠用。昨侵尋於薄宦。偶比數於諸公。除日雖頻。不出百僚之底。駭機忽發。首居一網之中。謂宜永放於窮閭。猶得出承於近郡。復緣私請。更冒明恩。超超空凡馬之羣。實非能辦。默默反屠羊之肆。其又奚言。僥倖非常。慚惶莫諭。恭惟某官英姿山立。大度淵淳。不媿於天而不忤於人。卓矣誠身之學。有考於前而有驗於後。大哉致主之言。顧自信之甚明。雖不容而何病。使事有指。姑少試於澄清。治具畢張。要終煩於經濟。某小舟已具。漫刺將前。雖多病懷歸。徒費噬枯之力。然至仁逮下。實寬束溼之憂。

卷第八

答發解進士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贊。更慚明月之暗投。藏去爲榮。幸甚過望。伏惟解元先輩。材高衆雋。學富三餘。將鴻漸於天廷。姑龍驤於學海。豈圖羈宦。適與榮觀。萬里搏風。莫測雲程之遠。一第濶子。行聞桂籍之傳。欣佩兼懷。敷宣罔既。

答廖主簿發解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贊。更慚明月之暗投。藏去爲榮。幸甚過望。伏惟某官文高藝圃。行著鄉評。雖數奇如李廣之封。猶強飯有廉頗之志。賢勇千人之敵。策勳百戰之餘。豈意羈遊。與觀盛事。故將軍羨安校尉。知久鬱於壯圖。新天子用老舍人。宜卽膺於顯擢。其爲贊喜。莫究占言。

上二府乞宮祠啓

白首而困下吏。久安佐郡之卑。黃冠而歸故鄉。輒冀奉祠之樂。恃廊廟并容之度。忘江湖遠屏之蹤。敬布忱誠。仰干造化。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拊心自悼。顧影知慚。儻少道於飢寒。誓永投於閑散。頃以牽聯而少進。惕然恐懼而弗寧。亟辭振鷺之廷。徑返屠羊之肆。優游食足。敢陳楚些之窮。衰疾土思。但抱越吟之苦。伏望某官因材授任。與物爲春。察其愚無所能。乏細木侏儒之用。哀其窮不自活。捐太倉紅腐之餘。特假閑官。使安晚節。棄寶憲如孤雛。死鼠寧足矜憐。譬杜牧以白骨遊魂。少加恤養。某謹當收身末路。沒齒窮山。玩仙聖之微言。樂唐虞之盛化。杜門掃軌。固莫望於功名。却粒茹芝。冀竊成於道術。雖無以報。猶不辱知。

賀吏部陳侍郎啓

恭審顯膺帝睇。進貳天官。成命甫行。羣情交慶。若用人每皆如此。則公論寧復間然。竊以自昔撫運而有邦。孰不好賢而願治。然賢能之進。常齟齬而不合。治安之會。亦稀闊而難遭。京房事漢。則見謂小忠。孔子去魯。則自以微罪。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方今主上嗣無疆之慶基。恢有爲之遠略。思求人傑。俾代天工。當

饋歎無蕭曹。共傳斯訓。恥君不及堯舜。今得其人。采四海之公言。實六卿之要地。將期共政。以責奮庸。恭惟某官。道大而氣剛。才全而業鉅。方登臺閣。則已挺然。稱輔相之器。及試岳牧。則又卓爾。著藩垣之勞。福及京師。名震天下。使能少貶。久已趣還。願乃周旋四鎮之間。淹歷五年之久。積排擯斥疎而莫置。殆艱難險阻之備。更道之將興。理不輕畀。豈惟論思獻納。陳萬世之策。遂將經綸康濟。致三代之隆。某早出門牆。晚依幕府。誨言在耳。盛德銘心。駕下澤之車。雖已安於微分。磨活溪之石。尙擬頌於中興。

賀莆陽陳右相啓

恭審廷颺大號。位冠羣公。識者咨嗟。益信道行之有命。聞而興起。共知天定之勝人。某嘗因故老之言。竊考昭陵之治。乾坤大度。固兼容而罔間。日月之照。實無隱而弗臨。小人雖有倖進。而善類常多。詖論亦或抵讖。而公議終勝。故士氣屢折而復振。邦朋既久而自消。諤諤昌言。天下誦道。輔仲淹之直。巍巍成績。史臣書韓琦富弼之賢。固嘗端拜於遺風。豈意親逢於盛旦。恭惟某官。名蓋當代。材高古人。瑰偉之器。足以遺大而投艱。精微之學。足以任重而道遠。方孤論折羣邪之銳。蓋一身爲衆正之宗。徇國忘家。惟天知我。論去草者。絕其本。宜無失於事機。及驅龍而放之。菹果不動於聲氣。卓矣回天之力。孰曰拔山之難。積此茂勛。降時大任。豈獨明公視嘉祐之良弼。初無間然。亦惟聖主享仁祖之治功。殆其自此。某孤遠一介。違離累年。登李膺之舟。恍如昨夢。遊公孫之閣。尙覲茲時。敢誓糜捐。以待驅策。

謝王宣撫啓

杜門自屏。誤膺物色之求。開府有嚴。更辱招延之指。銜恩刻骨。流涕交頤。伏念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瀾

繡誦說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頃預朋來之列。適逢聖作之辰。王音親錫於儒科。奎翰特嘉於樸學。曾未乾於詔墨。已亟遠於周行。病骨支離。遭塗顛沛。驚馬空思於十駕。沉舟坐閱於千帆。方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永棄。侵尋末路。邂逅賞音。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奇窮之後。夫富貴外物。唯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曾是疏遠至孤之迹。又無環奇可喜之能。不知何由坐竊殊遇。稱於天下。曰知己。誰或間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此蓋伏遇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海內之動。至誠貫日。踐危機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事而喜慍不見。雖裴相請行於淮右。然蕭公宜在於關中。姑訖外庸。卽登魁柄。凡一時之薦寵。極多士之光華。豈謂迂疎亦加采錄。某敢不急裝俟命。碎首爲期。運筆颯颯而草軍書。才雖盡矣。持被刺刺而語婢子。心亦鄙之。尙力著於微勞。庶少伸於壯志。

通判夔州謝政府啓

貧不自支。食粥已踰於數月。幸非望及。彈冠忽佐於名州。孰知罪戾之餘。猶在憫憐之數。銜恩曷報。撫己知慚。伏念某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說。樂以忘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寢深。兒女忽其滿前。藜藿至於併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辱記其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迺至如此。卒叨薄祿。實謂殊私。此蓋伏遇某官黼黻帝猷。權衡國論。開公孫之東閣。共欣多士之彙征。解晏子之左騭。不忍一夫之獨廢。召來和氣。力致隆平。惟是魚復之故城。雖號烏蠻之絕塞。乃如別駕實類閑官。况惓惓方起於徒中。宜凜凜過虞於意外。固弗敢視馬曹而

不問亦每當占紙尾而謹書豈有功勞能自表見念昔竝遊於英俊頗嘗抒思於文辭既嗟氣力之甚卑復恨見聞之不廣今將窮江湖萬里之嶮歷吳楚舊都之雄山巔水涯極詭異之觀廢宮故墟弔興廢之迹動心忍性庶幾或進於豪分娛憂紆悲亦當勉見於言語儻麤傳於後世猶少答於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洪丞相啓

薄技効官曾是青袍之朝士明恩起廢更爲朱綬之山人雖莫與於鴻鈞猶竊陶於盛化敢修尺牘敬布寸心伏念某承學孤生輟耕漫仕頃輸勞於鉛槧嘗廁迹於紳綬再歲京華每有鳧雁少多之歎一時士類或爲草木臭味之同因遭衆口之鑠金孰信淡交之如水訖由寬貸得遂退藏幸未抵於投荒乃復汚於除吏茲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同德格天以淵源之學潤色皇猷以直大之氣折衝世變彝鼎方書於偉績濤瀾忽起於畏塗際嘉會之風雲將開平治畀凶人於豺虎亟正讒誣乃顧近藩暫勞臥護鋤耨競勸流逋已見於四歸絃誦相聞風俗殆期於一變俯念編氓之賤嘗居部吏之間假之餘光使不終廢而某自安隱約久困沉緜和堯民擊壤之歌徒欣末路刻唐士齊天之頌尙俟他時

上王宣撫啓

薄命遭回阻竝遊於辮履丹誠精確猶結戀於門牆敢辭蹈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心於受知之地伏念某稟資凡陋承學空疎雖肝膽輪困常慕昔賢之大節迺齒牙零落猶爲天下之窮人撫劍悲歌臨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昨屬元臣暫臨西鄙獲廁油幕衆賢之後實輕玉關萬里之

行奮厲欲前。駑馬方思於十駕。羈窮未慙。沉舟又閱於千帆。傷弱植之易搖。悼鴻鈞之難報。心危欲折。髮白無餘。如輸勞効。命之有期。顧隕首穴胸。而何憾。茲從剡曲。來次夔關。雖未覘於光躔。已少紆於志願。此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生德自天。器宇魁閎。鍾太行黃河溫厚之氣。文章鉅麗。有慶曆嘉祐太平之風。取人不棄於小材。論事每全於大體。念茲虛薄。奚足矜憐。然遭遇異知。業已被辰前之薦。使走趨遠郡。豈不爲門下之差。儻回曩昔之恩。俾叨分寸之進。窮子見父。可量悲喜之懷。白骨成人。盡出生全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晁運使啓救火後發舉狀

事出權宜。弗及先言。而後救恩加慰藉。乃煩竝蓄而兼收。甫定驚魂。已橫感涕。伏念某灰心賤士。焦尾餘生。學纔比於聚螢。智莫階於束縑。偶緣羈宦。獲託餘光。別駕治中。已負曠瘵之責。祝融回祿。更慚備禦之疎。方炎官熱屬之鼎來。實杯水與薪之弗救。煙埃蔽日。緆缶交塗。鬱攸遽駭於黔廬。倉卒僅知於顧府。焦頭爛額。本資衆力之同。露蓋暴衣。至屈使華之重。惟當治罪。寧可論功。此蓋伏遇某官。造道精深。宅心誠敬。曲記熒熒之迹。特收赫赫之威。憐巢燕之幾焚。脫池魚於必死。弗用玉璫。方勤人事之修。等與牛車。俾離火宅之怖。某敢不仰思難稱。俯愧無勞。深念客言。更謹徒薪之戒。廣儲水器。常如濡幙之時。過此以往。未知所措。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意象纍然。揣分方安於下吏。寵光異甚。交章遽上於公車。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久嬰瞽病。見謂散

材。偶從諸老先生之遊。竊得前言往行之略。可咨今事。少年誤竊於虛名。力洗陳言。晚節方慚於大學。一來楚碛。再閱王春。惟體重於藩方。故職均於曹掾。占名惟謹。幸逃有蟹之嘲。竊祿甚微。屢起無魚之歎。豈期僉論。驟及孤蹤。遂令枯槁之餘。漸有敷榮之望。此蓋伏遇某官器函魁磊。議極崇劬。雖持秋霜夏日之嚴。每廓滄海洪河之量。大呼相和。或容醉吏之狂。重聽何傷。曲恕豐丞之老。雖深知其無用。亦竝采而不遺。某敢不強恕求仁。質直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之歸。猶有鬼神尙圖國士之報。

答薛參議啓

伏審光奉制書來參戎幙。山川信美。久嗟人物之寂寥。車騎甚都。一聳吏民之瞻視。極知趣召之在邇。猶辛小留而後東。恭惟某官器度清真。風規高亮。驥行千里。騰驥本結於主知。虎拒九關。排斥遂收於朝蹟。惟是雄豪之氣。寓於鉅麗之文。南弔沉湘。西廣諭蜀。顧臥龍之遺蹟。有化鶴之故城。雖左官共歎於滯淹。然絕景政煩於彈壓。某久疎塵尾之誨。喜聞鷓首之來。聯遠遊之詩。固莫追於大手。續郊居之賦。猶小異於庸人。

答衛司戶啓

彈冠巫碛。早欽三語之賢。振旆蜀江。首拜尺書之寵。情文兩厚。感作兼深。伏惟某官自立修名。蚤收上第。千人所見。共推高明。練達之才。一座盡傾。行接醞藉雍容之論。豈獨有光於吾黨。固將增重於此州。至於痛懲文法之疎。一振廉隅之壞。非俗吏所爲也。微君子其能乎。願疾其驅。用諧所冀。

與何蜀州啓

漂流萬里。可知已老之頭顱。贊貳一城。復得本來之面目。將就脂車之役。敢稽削牘之恭。伏念某小智自私。大惑莫解。自收朝蹟。久困宦遊。冒別駕治中者三州。假軍諮祭酒者數月。老驥伏櫪。雖未歇於壯心。逆風撐船。終不離於舊處。忘栖栖之可笑。復挈挈以此來。恭惟某官曠度清真。高標峻潔。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受氣至剛。不移於毀譽之際。顧公言之允稔。知追詔之方行。敢意窮途。猥塵上佐。然某比緣多病。深願少閑。歲計之有餘。當守平生之素志。治行其無事。更歸長者之餘風。

答交代楊通判啓

瓜戍及期。幸仁賢之爲代。萍蹤無定。悵候問之未遑。敢謂勞謙。特先榮翰。伏惟某官淵乎似道。直哉惟清。風致雖高。不廢應酬於衆務。文詞甚麗。要皆原本於六經。所宜問津於黃扉青瑣之間。何至涉筆於赤甲白鹽之下。卽聞號召。遂陟清華。某猥以陳人。偶叨末契。道途迫遽。僅能占報於記曹。舟艣軻峨。弗獲往迎於市暨。歸依之素。敷敘奚碑。

與趙都大啓

泚被臺移。攝陪幕辯。方刻章而俟報。輒懷檄以徑前。迫於奇窮。作此頑鈍。冒世俗之所憫笑。賴門下以爲依歸。伏念某下愚無知。大惑不解。罪宜永斥。朝蹟已收者十年。身困遠遊。車轍幾環於萬里。比官巴硤。旋客塞垣。歲月不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骨。無毀而亦消。羈旅危魂。雖招而未返。念惛惛之安往。復挈挈以此來。豈忘慙羞。實恃矜憫。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況依茂蔭。斯蓋伏遇某官資函英達。學蘊淵源。早奮奇謀。蓋處囊而立見。晚更劇任。真遊刃以無前。寶儲直中禁之嚴。玉節

寄西陲之重。曲憐狂簡。自致漂流。每假借於餘談。爲經營其一飽。致茲小憩。盡出大恩。某敢不痛洗昨非。姑休疲役。松陵笠澤。雖賒故國之歸期。錦江草堂。聊竊老師之補處。

卷第九

與成都張閣學啓

薄遊萬里。最爲天下之窮。攝守一官。猥與幕中之辯。將攜孥而就食。敢削牘以告行。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光陰晚晚。已逾不惑之年。簿領沉迷。猶在無聞之地。嗟征途之可厭。捨舊館而疇依。爲晏平仲執鞭。既云素願。就謝仁祖乞食。寧復自疑。茲承行省之移。遣備大藩之屬。雖刻章之未報。輒懷檄以徑前。冒行世俗之譏訶。實恃門闈之知獎。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況依茂蔭。恭惟某官學函經濟。洞極誠明。秉心無邪。不媿於俯仰之際。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學倡諸儒。惠加多士。雖困窮之自取。亦提挈而不遺。照隱察微。每能得之濠上。哀窮悼屈。幾若推之溝中。施及孤生。亦叨異顧。某敢不暫休疲役。痛洗昨非。陪蓮幕之英遊。雖知遲暮。居草堂之補處。尙竊光華。

答勾簡州啓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內孤寒之迹。假天涯獨冷之官。但虞譏訶。誰肯慰藉。忽奉華箋之況。豈勝末路之榮。伏念某性資冥頑。問學衰廢。留落殊方者累歲。奇窮舉世而一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雁。而巾瓶無定。如雲堂旦過之僧。比叨闈屬之招。實過野人之分。方刻章而待報。忽捧檄以徑前。久矣倦遊。幸

茲小憩。此蓋伏遇某官風猷凝粹。志節清真。念倏倏浪迹之安歸。假齎齎餘談而借助。遂容萍梗。暫息遐途。惟此意之甚恩。實衰俗之創見。而某自侵晚景。久歇壯心。理刻曲之歸舟。方從此日。卜浣花之絕境。敢效先賢。

與蜀州同官啓

去國十年。飽作江湖之夢。佐州萬里。又寬溝壑之憂。伏惟某官材術清通。風猷凝粹。雖小試尙淹於遠業。而盛名已著於僉言。俯念孤蹤。方厄黃楊之閏。特詒妙翰。俾生枯枿之春。靖言留落之餘。曷副吹噓之意。感慙交集。敷敘奚殫。

賀薛安撫兼制置啓

恭審蠶封綠底。疏恩遙下於霄宸。幙建碧油。開府全臨於井絡。周邦咸喜。舊觀復還。民望息肩之期。士知託命之所。竊以江淮駐蹕。勝人在天定之時。梁益宿兵。擊首有尾應之勢。儻事權之少削。則脈絡之不通。宜得股肱之良。用增臂指之重。至於旁連荆豫。外撫戎蠻。亭障騫騰。東軼巴渝之阻。關河重複。西當秦隴之衝。蓋有應變於立談之間。豈容稟命於千里之外。維時詔旨。實契事機。恭惟某官淵博有傳。方嚴不撓。微言崇議。卓爲百世之師。傑作雄辭。散落四夷之遠。人則首處六官之長。出而遍膺十乘之華。進用雖速。而人猶恨其滯淹。位望愈崇。而心益持於挹損。函湖海胸懷之大。負廟堂器業之優。將究顯庸。果膺隆委。關中旣留蕭丞相。上遂寬西顧之憂。江左自有管夷吾。人共望中興之盛。而況絲綸之命。適茲弧矢之期。維嶽降神而生申。丕應風雲之會。夢帝賚弼而得說。邁觀袞繡之歸。某去國十年。佐州萬里。縛袴服弓刀。

之役。雖恨迫於衰遲。思裾陪簪履之塵。尙欣承於閑燕。歸依之至。敷繹奚殫。

與李運使啓

伏審抗章力請。優詔曲從。雖暫勞諭蜀之行。然益見回天之力。恭惟某官致知格物。學道愛人。親承西洛之正傳。獨殿中朝之諸老。至於盤礴遊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耻煩狗監之吹噓。散落遐荒。寧付鷄林之鑑裁。比下九天之號召。已傾四海之觀瞻。不俟駕行。命義雖存於大戒。可以理奪。忠孝果得而兩全。方帥鬪之猶虛。以計司而兼莅。仰惟臺省清華之宿望。加以山林高逸之雅懷。一琴一龜。預想鈴齋之靜。三熏三沐。尙陪藥市之遊。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鄭宣撫啓

伏審顯膺大號。出董成師。自陝以西。咸舞歌於德化。從天而下。卽震疊於威靈。豈惟翰海玉關。馳奏捷之音。將見博士議郎。上策勳之典。士心闡懌。國勢尊安。竊以當今秦蜀之權。重無與比。中原祖宗之地。久猶未歸。旣天定而勝人。宜王明之受福。非得太行黃河山川所鍾之傑。誰復慶曆嘉祐華夏太平之基。先王克相後人。上帝爲生賢佐。雖遠猷辰告。暫違帳殿之深嚴。然大臣暑行。式慰轅門之僊。望復河關。其自此知龜策之悉從。恭惟某官氣壓羣公。才周萬務。識若蒼龜之先見。論如山嶽之不搖。湖海襟懷。正在大床之獨臥。廟堂風采。未妨一壑之初心。玆輟近司。來恢遠略。弼臣同德。何難運帷幄之籌。眞儒爲邦。寧止學俎豆之事。已慶登壇而授鉞。遙觀推轂而出師。先天下而深憂。方遠同於文正。卽軍中而大拜。豈專美於熙寧。某流落無歸。棲遲可歎。青衫去國。十載於茲。白首佐州。一人而已。顧尙賒於委骨。猶復覲於伸眉。仰

跋光躔。雖阻服弓刀之役。鋪張勳業。或能助金石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樞密啓

恭審顯膺明詔。進武鴻樞。道大材全。固視功名爲餘事。任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折衝。衆志交孚。太平可冀。伏聞今昔有不移之形勢。華夷有一定之土疆。故彼不可越燕薊而南侵。猶我不能跨遼碣而北守。堯舜尙無冠帶百蠻之理。天地豈忍羶腥諸夏之區。又況以本朝積累。而當荒陋崛起之小夷。以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孱虜。重以軍民之憤切。加之廟祏之威靈。當一震於雷霆。宜坐消於氛祲。夫何玩寇。久使逋誅。九聖故都。視同棄屣。兩河近地。進若登天。莫官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之兒戲。坐殫民力。執奮士心。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負沈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絕人之姿。撫卷慨慷。夙有四方之大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重名。果副簡求。肆當柄任。以元龍湖海之氣。參子房帷幄之籌。北斗以南一人。誰其倫擬。長安之西。萬里行矣。清夷某識面莫先。託身最早。側聽延登之渥。自悲淪落之餘。雖意氣摧藏。非復雕鷲離風塵之望。然飢寒蹙迫。猶懷駑馬戀棧豆之思。敢敬布於微誠。覬少回於曩睠。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啓

攝郡墨之左符。已逾素望。備賓僚之右席。復玷明恩。雖可知已。老之頭顱。猶幸得本來之面目。伏念某下愚不肖。至拙無能。陪蓬嶠之後塵。最爲薄命。省桃源之昨夢。恍若前身。泛然不繫之舟。莫知稅駕之地。豈圖末路。更污除書。蓋將問道質疑。求備老聃之役。豈獨褻賤染翰。預廣嚴武之詩。樂哉斯行。幸甚過望。茲蓋伏遇某官。學窺聖域。望冠時髦。根於高明。用以忠恕。執詩書之正印。司翰墨之衆盟。富貴不驕。有偉聞

宗之百世。誠明自得。屢班漢詔之六條。方當日有九遷之榮。何難身兼數器之地。施及萍蓬之孤迹。亦叨俎豆於羣英。但不稱之是虞。豈辱知之敢望。已遵臺檄。卽發山城。紀文饒戎幕之談。當從茲日。窺逸少蘭亭之帖。或在暮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丞相啓

恭審誕告大廷。延登真相。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平。時則祖宗在天之靈。爲生賢佐。海內幸甚。國勢巋然。某少從史氏之游。竊習星官之說。去歲之杪。垂象有開。太微紫垣。忽一新於景氣。神州赤縣。將浚復於提封。曾未閱時。遽聞休命。昭哉天人精禋之際。見於君臣會遇之初。恭惟某官鍾河嶽英靈之姿。應乾坤開泰之運。器函魁碩。論極崇欲。萬卷讀書。盡是經綸之蘊。十年遇主。獨高康濟之功。比邇井絡之歸。式贊斗樞之重。俄進陪於大政。果首建於永圖。股肱良哉。耻君不及堯舜。期月可也。致治庶幾成康。方將修未央長樂之故宮。築馬邑雁門之絕塞。興植禮樂於僮仆之後。整齊法制於搶攘之餘。威憺殊鄰。玉輦受渭橋之謁。治偕遂古。金泥增岱嶽之封。然後遨遊謝傅之東山。偃息蕭何之甲第。委成功而不處。享眉壽於無窮。某遠寄殊方。久孤隆眷。驥老伏櫪。知難效命於馳驅。狐死首丘。但擬祈哀於造化。

賀龔參政啓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驩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誠使元臣大老。守紀綱而不紊。近習外戚。保富貴而有終。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倖。豈獨坐消於外侮。固將馴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

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超軼。器局恢闊。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正。故敢盡言而無諱。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已收効於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曾不勞於變色。薦紳相賀。史冊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艱哉。克終某十年。獨荷於異知。萬里敢虛於忠告。輒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終爲盛世之幸民。

答交代陳太丞啓

撫銅人而歎息。方感奮遊。拾竹馬之棄遺。偶叨新命。曾馳書之未暇。愧飛翰之鼎來。恭惟某官鴻漸賢關。鳳儀朝著。傑作紀永和之會。邈矣風流。清言繼正始之音。超然名勝。初叱乘軺之馭。已勤側席之思。峻陟容臺。灑階清禁。某自憐末路。獲踵後塵。君遣使而有光華。卽載驅於原野。匠誨人而以規矩。尙竊望於門墻。

與錢運使啓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躋分已多。置慙無所。伏念某稟資甚陋。賦命多艱。跌宕文辭。本是書生之常態。蹉跎名宦。獨爲天下之畸人。比由西蜀之歸。獲俟東華之對。進趨梗野。占奏空疎。謂擯斥之是宜。豈超逾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道參聖域。學擅經邦。愛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服膺已久。擁簪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方日親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答南劍守林少卿啓

比解邊城。狼叨使傳。顧惻惻之寡助。宜挈挈而亟行。揣分已踰。置慙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跌宕文辭。已困諸生之小技。沉迷簿領。又無俗吏之能聲。乃者來歸。頽然遲暮。進趨梗野。占奏空疎。宜居擯斥之科。敢辱光華之命。茲蓋伏遇某官道該聖蘊。學擅經邦。獨倡諸儒。躬伊尹天民之先覺。興憐末路。念正元朝士之無多。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方圖馳問。已辱詒書。墨妙筆精。雖喜窺於近製。頭童齒豁。更自感於殘年。

與建寧蘇給事啓

奔走九年。僅補州廳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秦冒過優。慙惶莫喻。伏念某多奇薄命。子立孤生。小智自私。守紙上區區之糟粕。大惑不解。蹈人間洶洶之風波。比由隴蜀之歸。獲奉宣溫之對。樸學不足以恭承清問。蕪辭不足以罄寫丹衷。謂擯斥之是宜。何超躐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材高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逖違燕語。喜望提封。大匠之規矩可師。方亟趨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與本路郡守啓

比奉宸綸。躡乘使傳。方懼誤恩之及。敢勤流問之先。伏念某潦倒寒生。沉迷薄宦。曲江禁柳。早旅食於京華。東關官梅。晚狂吟於蜀道。偶然不死。復此來歸。豈期顛顛之餘。亦玷光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天資甚茂。朝望素高。俯憐萍梗之孤蹤。每借齒牙之餘論。遂令留落。忽有超逾。某弛擔云初。登門尙阻。川途悠邈。敢辭叱馭之行。風度清真。先想凝香之地。

福建謝史丞相啓

大鈞播物萬化悉付之無心。小已便私一宦獲從於所欲。可謂難遭之會。空懷莫報之恩。伏念某早出門闈。嘗塵班綴。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謬爲牛李之黨。旣逡巡而自引。因委棄而莫收。晚參戎幕之遊。始被邊州之寄。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之見排。加之罪其無詞乎。至以虛名而被劾。甫周歲律。復畀守符。曾未綰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召。行能亡取。資望尙輕。便朝纔畢於對揚。使指遂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兩朝元老。千載真儒。以道德性命。訓迪人材。以禮義廉耻。維持國勢。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遂容孱瑣。猶被甄收。某敢不斂散視豐凶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曩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卷第十

上趙參政啓

造于王廷。旣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於明恩。豈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大鈞難報。末路知榮。伏念某固陋不通。迂疎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赴功趨事之能。迨從幕府之遊。始被邊州之寄。方漂流於萬里。望飽暖於一麾。豈圖下石之交。更起鑠金之謗。素無實用。以爲頽放。則不敢辭。橫得虛名。雖曰僥倖。而非其罪。甫周歲律。再畀守符。曾未綰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召。遂以羈旅入朝之始。首預光華遣使之行。此蓋伏遇某官造德精微。宅心忠厚。念錦里十年之卜築。已是蜀人。憐萍蹤萬里之來歸。特

捐漢節。蕭然遲暮。彼此恩榮。某敢不斂散視豐凶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竊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安撫沈樞密啓

造于王廷。既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於明恩。豈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慙汗爲之浹背。感涕至於交頤。伏念某固陋不通。迂疎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赴功趨事之能。自屏跡於寬閑。已頽心於榮進。徒中起廢。方蒙棘道之除。望外召還。忽奉燕朝之對。然而進趨梗野。論奏空疎。徒叨三接之榮。莫陳一得之慮。循名責實。所宜伏司敗之誅。含垢匿瑕。特俾玷外臺之寄。茲蓋伏遇某官望隆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敢不求民疾苦。絕吏竝緣。斂散視時。益廣倉箱之積。阜通助國。庶無農末之傷。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泉州陳尙書啓

恭審顯奉。聖書起臨藩府。廟堂虛位。固宜大老之遂歸。嶽牧得人。聊見太平之有象。恭惟某官道參聖域。德冠民彝。下視諸公。負元龍湖海之豪氣。獨尊九牧。擅諸葛宇宙之大名。風雲自際於明時。金石靡渝於素履。超然去國之久。綽有高世之風。雖力避寵名。亟欲急流而勇退。顧眷求舊德。未容袖手而旁觀。姑暫起於名邦。卽延登於政路。某久遠德宇。喜聽除音。承顏接辭。恍不殊於曩日。質疑問道。尙自慰於窮途。

答建寧陳通判啓

伏審顯膺新渥。出貳潛藩。遯聞旌旆之臨。宜有神明之相。伏惟某官風規高秀。德宇粹夷。含英咀華。早預

蓬萊道山之選。飛英騰茂。暫爲治中別駕之行。雖澹然克守於家風。顧籍甚難淹於國器。卽聞追詔。遂陟顯途。某託契至深。開緘竊喜。自憐下客。久孤國士之知。猶冀殘年。及見郎君之貴。

答漳州石通判啓

伏審被命佐州。涓辰視印。士心甚鬱。謂斂經濟以惠小邦。天意孰知。蓋儲名望而須大用。伏惟某官好是正直。擇乎中庸。崇論欲言。挺松柏貫四時之操。高文大冊。擅江河流萬古之名。謂宜凌厲以橫翔。乃復逡巡而小却。使爲治中。乃展驥耳。雖暫試於外庸。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當亟還於近列。某未遑馳問。先辱寄聲。祭竈而請比鄰。歎高懷之莫測。烹魚而得尺素。藏妙語以爲榮。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命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本宜使之省循。乃更增其僥倖。伏念某性資鄙陋。學問荒唐。雖慕長者之餘風。豈聞君子之大道。早親函丈。偶竊緒餘。曾未免於鄉人。乃見待以國士。知憐覆護。殆塵沙曠劫之難逢。頽墮摧藏。無絲髮微勞之上報。昨者甫還吳會。卽使甌閩。超躋既多。便安尤極。徒以久遠於公袞。悵然願事於師門。山川閒之。日月逝矣。方坐馳於夢想。忽祇奉於詔追。深惟幸會之非常。但懼奔馳之弗及。夫何奇蹇。更累生成。方仇怨造言。投鼠不思於忌器。乃保全極力。舍牛寧廢於覆鍾。此蓋伏遇某官偉量包荒。深仁篤舊。念招之來而麾之去。若匪近於人情。謂舍其短而取其長。猶可勝於官使。故推餘潤。以及枯荄。而某筋力疲於往來。疾恙成於憂畏。質疑問道。自憐卒業之何時。訟過戴恩。尙冀收身於末路。

謝趙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仰戴公朝之寬大。重爲遠吏之光華。伏念某拳曲散材。罄牙末學。衣食不繼。自竄夔楚之邦。齒髮寢衰。倦遊隴蜀之境。惟習氣未忘於筆硯。每苦心自力於文詞。藏之名山。本欲竊傳於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於鉅公。記憶不忘。詔除屢下。雖復顛隳於薄命。要爲比數於明時。而況仍皇華臨遣之榮。易江表清閑之處。優遊甚適。僥倖難名。此蓋伏遇某官誕保民彝。堅持國是。致君密勿。偉治具之必張。望古慨慷。閱道術之將裂。務廣人文之化。仰扶主斷之明。念此窮途。爲之擇地。更令破萬卷之讀。或可成一家之言。某敢不開益舊聞。激昂懦意。稍竊簿書之暇日。試求學問之新功。構榦侏儒。儻未捐於大匠。雕蟲篆刻。尙少進於故時。庶仰答於聖知。亦竊酬於鈞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王樞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拳曲散材。遭回末路。浪遊山澤。不知歲月之屢遷。篤好文辭。自是書生之一癖。斐然妄作。本以自娛。流傳偶至於中都。鑒賞遂塵於乙夜。旣閱期年之久。兩膺召節之頒。雖改命於半途。尙乘輅於名部。始終僥倖。進退光榮。茲蓋伏遇某官謨明弼諧。任重道遠。以國士待我。卓爲特達之知。於古人求之。每極吹噓之論。詔除屢下。器使不遺。雖云薄命之顛隳。要是公朝之記省。某敢不竊簿書之暇日。求學問之新功。構榦侏儒。儻未捐於大匠。雕蟲篆刻。尙少進於曩時。庶仰答於上恩。亦竊酬於鈞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錢參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少苦賤貧。長更憂患。名場蹭蹬。幾白首以無成。宦海漂流。顧青衫而自笑。不圖遠戍。乃誤明恩。一麾在巴蜀之間。萬里促宣溫之對。清光只尺。容獎再三。略有司資格之常。備奉使詢謀之選。方虞官謗。又辱詔追。半道遣行。雖歎棲遲之薄命。頻年記錄。要爲比數於公朝。茲蓋伏遇某官培植衆材。主張公論。憐其跋前疐後。姑令全進退之宜。謂其尺短寸長。或可責馳驅之効。曲加杖拭。俾竊使安。某謹當增所不能。修其可願。侵尋遲暮。雖嗟已失。於東隅。激勵衰疲。尙及未先於朝露。

謝侍從啓

祈天請命。冀循省於叢祠。便道之官。復馳驅於近甸。始終僥倖。俯仰兢慙。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乞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劇超逾。但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席。遽辱賜環。初疑誤報者再三。俄乃真承於尺一文。詞吏事。何者竊堪。物論人情。居然不允。非賴密加於覆護。固難終道於顛隲。此蓋伏遇某官義薄九天。量容百輩。念器盈則覆。推轂無所復施。然令出惟行。反汗豈其得已。遂容末路。獲忝慶除。雖愧招麾之頻。亦驚弔賀之速。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怠。尙少贖於空餐。

謝臺諫啓

祈天請命。冀循省於窮閭。便道之官。復馳驅於近甸。始終僥倖。俯仰兢慙。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

逢盛際。無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賴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劇超逾。但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席。遽辱賜環。初疑誤報於姓名。俄乃真承於詔命。人才吏事。何者麤堪。自計旁觀。居然不允。敢謂并包之廣大。更令進退之從容。此蓋伏遇某官山立英姿。海涵偉量。盡言劇論。雖震聳於朝端。用恕持平。每保全於士類。遂容末路。獲忝優除。俯伏以思。論報何所。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怠。尙少贖於空餐。

與本路監司啓

詣行在所。方奉詔以北歸。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稍息道途之役。獲全溝壑之身。揣分已踰。置慙靡所。伏遇某頽然遲暮。久矣漂流。戍隴十年。形容盡變。還吳萬里。交舊半空。騎馬而聽朝雞。已冥心於昨夢。賣刀而買耕犢。將掃軌於窮閭。敢謂頻年。屢膺嚴召。既衆知其不可。亦自揆之甚明。所期獨往於山林。乃得本來之面目。此蓋伏遇某官英姿山立。大度海涵。愛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施及妄庸。未忘記省。某登門維舊。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卽趨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致萬分。

答本路郡守啓

末路賜環。本出聖知之舊。半途畀節。尙承寵命之新。揣分實逾。置慙靡所。伏念某易搖弱植。無用散材。輟環天下。而老於行寧。非薄命。舟近神山。而引之去。殆有宿緣。方力丐於退藏。乃更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指南公議。推轂時髦。顧雖流落之餘。亦在揄揚之末。某方勤馳傳。未卜登門。頌詠之私。敷宣罔既。

答寄居官啓

賜環半道。易節回轅。去閩中瘴癘之區。得江表清閑之地。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某官義重嘔枯。情深推轂。每假揄揚之助。俾叨臨遣之榮。黃撫幹晏。簽判云。老夫耄矣。而無能寧有澄清之効。君子居之。而何陋。尚陪名理之餘。范幹提云。尺素驚傳。喜論交之未替。一樽相屬。悵道舊之何由。陳檢法云。汨沒簿書。敢冀澄清之効。從容談笑。尚爲衰晚之光。

賀葛正言啓

恭審纒直北扉。方演出綸之命。拾遺西省。遂輸補袞之忠。上虛佇於嘉言。士共歸於碩望。恭惟某官英辭擅世。偉識絕人。諸老先生聞名而願交。學士大夫望風而知敬。讐書羣玉之府。視草承明之廷。比傳夜對之從容。屢動天顏之忻懌。主聖臣直。共知千載之逢。言聽諫行。獨任七人之責。木從繩而必正。石投水以奚難。某屬以乘輅阻陪。賀廈比年十漸。必盡告於吾君。一日九遷。將孰先於門下。其爲抃躍。罔罄敷陳。

賀周參政啓

恭審顯奉廷揚。進陪國論。號令渙焉可述。乃專討論潤色之功。疇咨若時登庸。遂處輔弼疑丞之位。國有隆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典謨實列於六經。臣主難逢於千載。高文大冊。或託之不得其人。老師宿儒。有死而莫見於世。維時鴻碩之彥。早冠清華之途。成功告於神明。大業刻之金石。發德音。下明詔。大哉王言。建顯位。施尊名。震於方外。一變猥釀枝駢之體。復還雄深灑噩之風。縉紳竊誦。而得師。夷狄傳觀。而動色。願於昭代。可謂殊勳。雖箕穎之志。屢陳。然莘渭之求。焉往。恭惟某官任重而宏毅。謨明而弼諧。以窮深測遠之才。坐酬衆務。以極高蟠厚之氣。陰折遐衝。至於擅世之英辭。本皆全德之餘事。僅少施於一二。

已見謂於崇欲。豈容卷懷經濟之圖。遂欲袖手寬閑之地。公毋困我。初誦留行之言。上誠知人。亟下延登之命。然易問者。聖君之眷。難居者。天下之名。方仰對於寵光。願益思於挹損。茂迪謙尊之吉。永爲善類之依。

賀謝樞密啓

恭審顯膺出綈。進貳本兵。蠻夷奪氣而息謀。朝野動容而相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敏識造微。秉心如金石之堅。論事若權衡之審。主知千載。際聖世之風雲。言責三年。極人才之涇渭。士恃公平而不恐。上嘉孤直之無朋。遂由常伯之聯。進貳中樞之任。較一時之同進。得喪孰多。付四海之僉言。忠邪自見。固將力回薄俗。盡見明謨。網漏吞舟。示太平之寬大。雲興膚寸。澤庶物之焦枯。豈惟康濟於茲時。固足儀刑於後世。某早迂記省。晚荷甄收。雖知薄命之多奇。猶復誦言而不置。使鷲馬妄思於十駕。而沉舟未羨於千帆。求之古人。可謂曠世難逢之會。報以國士。敢忘終身自勵之心。

陸放翁集

渭南文集

卷第十一

賀禮部鄭侍郎啓

恭審筆橐陸華資論思於禁路。絲綸出令。兼潤色於皇猷。共知儒術之益尊。孰謂太平之無象。恭惟某官好是正直。擇乎中庸。大冊高文。固已寫之琬琰。崇言欲議。皆可質於鬼神。殆將與日月而爭光。奚止當雷霆而獨立。惟上聖克勤於總攬。察羣臣各盡於才能。謂其代予言。既久。煩於鴻碩。求能典朕禮。宜無易於老成。況以南省之要司。仍寓西垣之舊直。惟時異數。實冠清途。然而文關國之盛衰。官以人而輕重。顯倏尊上帝。豈止在玉帛鐘鼓之間。斂福錫庶民。其必有典謨訓誥之盛。視古無愧。非公而誰。所冀復如三代禮樂大備之時。抑亦追還兩漢文辭爾雅之體。願雖老矣。尙及見之。

答撫州發解進士啓

士論推賢。方恨定交之晚。鄉書擢秀。遽勤授贊之恭。恭惟某官。與學海涵。英姿玉立。山川信美。生大儒名世之邦。絃誦相聞。陶聖主右文之化。將鵬搏於宦海。姑鴻漸於名場。某偶此乘軺。遂叨勸駕。宸廷射策。豈惟慶榜帖之馳。藏室讐書。尙及見雲霄之舉。解魁云。藉甚聞名。方恨定交之晚。喪然擢秀。遽勤授贊之恭。

賀施中書啓

伏審蓬壺清闕。早冠羣仙之遊。詞掖高華。旋觀一佛之出。得人之盛。吾道有光。恭惟某官秉德醇明。宅心夷粹。高文大冊。非復騷人墨客感寓之詞。崇論欲言。盡得宗廟朝廷嚴重之體。久矣絕世而獨立。固難袖手而旁觀。況今聖政之新。方建太平之業。推明天子惻怛愛民之旨。開慰海內奔走鄉化之心。德意達於四夷。號令媿乎三代。清議所屬。匪公而誰。且甘泉均號於從臣。而西省獨稱於政本。國僑潤色。雖概取儒學之長。山甫將明。必深通天下之務。正官名者蓋已百祀。稱職業者凡有幾人。夏乎其難。理若有待。動心駭目。自茲觀大手筆之傳。削牘濡毫。又當慶真學士之拜。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年運而往。益知涉世之艱。職思其憂。獨幸侍祠之樂。惓惓微志。懇懇自陳。伏念某擁腫凡材。聱牙曲學。既無甚高論。足以諱世。豈有它繆巧。用以致身。隨牒半生。問津萬里。雖誓圖微報。不勝狗馬之心。而俯迫頽齡。已罹霜露之疾。壯志纒然而欲盡。殘骸悴爾以難支。拉朽摧枯。競爲排陷。哀窮悼屈。孰借聲光。敢圖廊廟之尊。未棄門闌之舊。曲憐不逮。力謂無他。至於跌宕之文。辱在褒稱之域。二百年無此作矣。固難稱愜於獎知。萬戶侯豈足道哉。私亦激昂於衰懦。然而揣數奇之薄命。懼徒費於鴻鈞。與其度越羣材。留朱雲於東閣。曷若稍捐薄祿。置陶令於北窗。伏望某官仁風翺及物之恩。赫日照覆盆之陋。念前跋胡而後窺尾。惟當自屏於江湖。方上昭天而下漏泉。忍使獨擠於溝壑。假以毫端之潤。寵其林下之歸。某謹當刻骨戴恩。剝心慕道。誦丹臺之蕊笈。少尉素懷。拜玉局之冰御。用華晚景。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故里浮沉。竊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拔拭。付桐江千里之民。瓜戍非遙。竹符甚寵。感淪病骨。愧溢衰顏。伏念某元祐黨家。紹興朝士。池魚淺濶。本思自放於江湖。社櫟支離。久已難施於斤斧。繇治生之素拙。因從宦以忘歸。頃自吳中。久留劍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方深去國之悲。敢有擇交之意。流偶殊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之讐。藐是羈孤。孰爲別白。縱免投荒之大罰。亦宜置散以終身。且定遠未歸。惟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北平之盛秋。豈有朝爲閭閻廢斥之人。暮竊畿輔承宣之寄。茲蓋伏遇某官學窮突奧。勳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重任。赤鳥几几。同宗社之閔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士氣之不振。挺陶至廣。收拾無遺。方與物以皆春。憫向隅之獨泣。爰和輿論。闊略彛章。起安國於徒中。較恩未大。還管寧於海外。爲力尙輕。而某少非列於通才。晚徒專於樸學。棄雞肋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續鳧脛則自悲。恐難逃於薄命。

謝梁右相啓

故里投閑。久竊奉祠之祿。清時起廢。遽叨出守之榮。挈於九折之途。置之一飽之地。感深至骨。涕溢交頤。伏念某鄉校孤生。京塵下吏。學徒盡力。徐而察之。則鷁退飛。仕已冥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頃者南遊七澤。西上三巴。繆見推於文辭。因頗交其秀傑。愛憎遂作。譽毀相乘。肆爲部黨之譏。規動朝端之聽。雖漸能忍事。聽唾面之自乾。猶競起浮言。至擢髮而莫數。瀕洞風波之上。流離道路之旁。幸逢皦日之中天。固宜溼水之歸壑。矧此江山之郡。介於吳越之間。先世嘗臨。尙有召伯憩棠之愛。提封甚邇。僅同買臣衣繡之歸。叢爾何堪。居然非稱。此蓋伏遇某官身扶昌運。手斡化鈞。一氣鳶魚。咸遂飛潛之性。衆材桷桷。各安小

大之宜。俯憐囊下之餘。嘗沐筆端之潤。摧頽雖久。省錄未忘。謂人士舍之則藏。固當慕昔賢顯晦之節。然朝廷養非所用。何以待異時緩急之求。既啓迪於淵衷。遂變和於輿論。而某年齡抵此。意氣蕭然。律召東風。雖幸春回於寒谷。手遮西日。敢希身列於修門。

謝周樞使啓

起由散地。付以名州。朝迹久疎。忽喜長安之近。戍期未及。先寬方朔之飢。靖言孤蹤。可謂過望。伏念某竄瓢窮巷。土木殘骸。早已孤危。馬一鳴而輒斥。晚尤顛沛。龜六鑄而不成。羽翮摧傷。風波震蕩。薄祿作無窮之祟。虛名結不解之讐。鄙生自謂非狂甚矣。見知之寡。韓愈何恃敢傲。若爲取怒之深。乘下澤之車。忽過半生。掛神武之冠。今無多日。偶然未死。得此少伸。制出西垣。地連右輔。顧視必恭之梓。阡陌相望。封培勿翦之棠。鄉閭太息。此蓋伏遇樞使丞相學優聖域。道覺民先。卓爾爲衆正之宗。毅然開孤進之路。自太公已久。望子仰關宗廟之靈。有夷吾可無復憂。盡釋薦紳之慮。方廣求於雋傑。乃首記其姓名。生物功深。奚啻吹律召東風之妙。回天力大。未覺挾山超北海之難。而某少頗激昂。老猶矍鑠。志士弗忘在溝壑。固當堅馬革裹尸之心。薄福難與成功名。第恐有援臂不俟之相。

謝黃參政啓

病餘喘分。蘄續食於叢祠。望外疏恩。俾牧民於近郡。感深雪涕。慚劇駢顏。伏念某早歲多艱。晚途益困。岷嶓巉絕。身行禹貢之書。雲夢蒼茫。口誦楚騷之句。未葬支離之骨。辱招羈旅之魂。八千之路。雖還五十之年。已過。視荒荒而益廢。髮種種以堪哀。斷港絕潢。徒有朝宗之願。朽株枯木。何施造化之功。雖存溝壑之

餘生已是簪紳之棄物。驚宿愆之盡洗。知孤迹之少安。如絲如綸。命出西垣之潤色。有民有社。地連右輔之封圻。矧復嚴瀨遺祠。桐山故隱。企高風之如在。願俗狀以自慚。此蓋伏遇參政相公。黼黻皇猷。權衡國是。衆仰規模之大。天知議論之公。謂設廉恥以遇羣臣。士斯自好。且蹈仁義則爲君子。人亦何常。務與惟新。不求其備。某謹當銘膺感德。擢髮思愆。弱羽遠枝。姑低回於晚景。靈丹點礫。儻邂逅於初心。

謝施參政啓

起由散地。畀以專城。命出詞垣。仰戴絲綸之寵。名居節鎮。俯慚章綬之華。僂僂拜恩。譔諄敘感。伏念某薄才綿力。多病早衰。竊慕長者之餘風。每思砥礪。未聞君子之大道。徒益顛危。零丁稷下之遊。寂寞漳濱之臥。尚無漂母哀王孫而進食。況有故人憐范叔而贈袍。牛欲覺鐘。誰其弗忍。婦非束縵。何以自還。敢期累年不振之蹤。忽有一旦殊常之遇。光生分表。喜溢情涯。惟茲山水之邦。自昔詩書之俗。脩門在望。曾無日近之嗟。先世嘗臨。獲慰露濡之感。此蓋伏遇參政相公。至仁善下。盛德兼容。一引坐。一解顏。士託終身之重。三吐哺。三握髮。野無片善之遺。賢能借勢以騰騰。孤遠望風而傾屬。自悲蓬梗。獨遠門闌。向使不爲萬里之行。固亦久在諸生之末。誦文章於方冊。竊喜得師。聞道義於薦紳。亦嘗願學。既積精誠之至。果歸甄治之公。旅進無階。歎空馳於清夢。餘年有幾。懼終負於初心。

謝臺諫啓

貧念代耕之祿。懇乞奉祠。恩開使過之門。復令治郡。方窮閭之待盡。非公議而疇依。慚極駢顏。感深雪涕。伏念某遭回薄命。顛顛餘生。肄業荒唐。小學僅通於蒼雅。屬辭卑弱。奇文徒慕於莊騷。髮種種以將童。心

搖搖而欲折。食粥動逾於累月。陳絺或至於隆冬。不能引分以掛冠。廉隅已喪。更復貪榮於懷授。愧懼可知。況此名城。今爲近輔。九霄嘉氣。日未邇於長安。千載遺祠。星嘗從於帝座。孰爲之地。使有此行。茲蓋伏遇某官偉量海涵。英姿山立。正言云。義急嗷枯。仁先念舊。衆惡之而必察。俯憐久困於風波。今老矣而無能。尙使少紓於溝壑。爲國廣旁求之路。示人無終棄之才。曾是妄庸。曲蒙全護。除書已下。徒叨滌洗之恩。羸疾益侵。無復激昂之日。

謝葛給事啓

杜門訟六十年之非。久安散地。起家忝二千石之重。忽奉明恩。驚覺垢之漸除。扶衰殘而下拜。舍人云。起自窮閭。叨臨近郡。爲農爲圃。三年之穴不治。如絲如綸。一字之褒過寵。伏念某學由病廢。仕以罪歸。冥心鷄鶩之行。投迹雞豚之社。海三山之縹緲。釣鼈已媿於初心。楚七澤之蒼茫。磴咒亦成於昨夢。但欲負耒慕許行之學。豈復叩角歌甯戚之詩。偶逢公朝使過之時。躡昇近郡承流之寄。所蒙過矣。自揆茫然。天際鬱葱。望九重之雲氣。道周蔽芾。掃四世之棠陰。得遂此行。孰爲之地。此蓋伏遇侍講給事道本文王之正。學師孟氏之醇。騰茂實而蜚英聲。久隆上睦。息邪說而距跛行。遂擅儒宗。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某偶階末契。遂借餘光。舍人云。議論四方之望。文章百世之師。餘談激水之斗升。窮鱗悉逝。塵藻生雲於膚寸。甘澤無窮。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而某適有懷章之幸。首叨泚筆之榮。雖飯豆羹藜。不敢望功名於老大。然書紳銘座。尙思復玷缺之艱難。

答交代陳判院啓

病求玉局。但懷優游卒歲之心。恩昇桐廬。獲繼超軼絕塵之迹。方自嫌於通問。乃遽辱於移書。公真快哉。我則陋矣。伏念某少而落魄。老益迂疎。顛顛關河。萬里客岷嶓之境。馳驅節傳。三年使閩楚之郊。迨此退歸。頽然遲暮。投贖已安於蟹舍。起家忽奉於魚符。此蓋伏遇某官秉節以貫四時。瑞世而翔千仞。經行早推於庠序。謀猷晚著於朝廷。謠誦上聞。豈獨最列城之課。規模甚遠。又足爲來者之師。某偶幸懷章。遂將接武。雖取乘竹馬。望英躅以增慚。然獲舊青氈。在衰門而甚寵。發春伊始。坐獻多閑。願遵輔養之宜。卽慶禁嚴之拜。

嚴州到任謝王丞相啓

懇求祠祿。乃叨便郡之除。甫及戍期。亟奉燕朝之對。身旣復歸於鈞播。衆知未棄於明時。伏念某淺智褊能。薄才綿力。棲遲屏迹。但欲射猛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爲貧而求仕。旋觸罪以免歸。雁食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際。欲言誰聽。投老奚歸。豈期廟堂任使之公。挈出溝壑漂流之地。此蓋伏遇某官孟韓道統。伊呂王功。黼黻聖猷。謂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甄陶士類。每捨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慨念孤生。已侵暮境。儻使抱所聞而不試。則將齋遺恨於無窮。何止屢陳於斧辰之前。蓋亦昌言於搢紳之上。故雖久斥。亦復漸收。而某已知悔童子之雕蟲。未免守古人之糟粕。決無可用。寧不自知。續鍾釜之祿。以待掛冠。嘗面祈於大造。効尺寸之勞。而垂汗簡。悵永負於初心。

謝梁右相啓

王局二年已竊代耕之祿。桐廬千里復叨起廢之恩。望睟表之顛昂。撫編氓之繁夥。退惟忝冒。徒積兢慙。伏念某四壁寒家。一簞賤士。刻舟求劍。固匪通材。懲羹吹壺。已消壯志。比由蟹舍。起領魚符。永言久斥之餘。亦有少伸之望。然而察簿領稽違之細。撻吏胥隱伏之微。一皆非其素知。又不可以遽習。淵明之寄事外。已迫頽齡。安國之擢徒中。曷勝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全經緯。氣塞堪輿。博取衆材。屢抗延英之論。宏開公道。靡須光範之書。施及安庸。未忘夙昔。溫飽一門之衣食。洗滌累歲之罪愆。使爲全人。以畢餘日。某敢不好是正直。擇乎中庸。戒舞智以賊民。寧取椎魯少文之誚。務盡心於折獄。庶無冤枉失職之嗟。苟不辱知。其敢言報。

謝周樞使啓

入望清光。出臨近郡。天威不遠咫尺。旣諧就日之心。父命惟所東西。況被牧民之寄。感恩至矣。揣分茫然。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遭回。毀靡待於德高。災非由於福過。斷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襍糝。忽忝乘軒之寵。此蓋伏遇某官道窮宇奧。氣塞堪輿。南山之石巖巖。帝資宿望。綈袍之意戀戀。士感誠言。哀細德之嶮微。開鴻鈞之域。坳念茲積穢。雖攢髮而有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雖不在於英材樂育之中。實創見於薄俗相挺之際。而某扶衰自笑。迫老宜歸。無復入關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輅之塵。傾倒具陳。慚惶無措。

謝臺諫啓

挂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尙冒明恩。觸熱卽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其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築雲屋於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斬於因任。除書忽畀於專城。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閭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蓋伏遇某官望重朝綱。學通國體。收真才於水落石出之後。坐銷浮僞之風。察定理於舟行岸移之時。盡黜讒誣之巧。稍收久廢。用示至公。某謹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奸。政近民歸。敢忘用恕。或竊逃於大譴。庶少答於深知。

謝監司啓

挂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尙冒明恩。觸熱卽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其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築雲屋於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斬於因任。除書忽畀於專城。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閭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學貫經邦。望隆國器。繡衣持斧。姑小試於使輅。豹尾屬車。卽超登於禁路。尙容衰頹之迹。暫託澄清之餘。某謹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奸。政近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竊逃於大譴。庶少答於深知。

答方寺丞啓

年運而往。悵久隔於英遊。道阻且長。忽恭承於榮問。情文甚寵。衰晚增光。伏念某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遊。煮海摘山。屢乘使傳。旣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乘。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

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此蓋伏遇某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哀其顛顛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叨共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某緣病廢書。迫貧隨牒。能古文何用於今世。徒慚長者之見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殊匪小人之所望。佇奉丁寧之誨。用寬瘳曠之虞。

賀王提刑啓

恭審繡衣玉節。肅王畿風憲之嚴。寶畫奎文。新內閣圖書之直。方攬澄清之轡。已騰謠誦之聲。恭惟某官學道愛人。至誠格物。德秉民彝之粹。才推國器之英。中外踐揚。自際風雲之會。始終操履。靡移金石之堅。將階言語侍從之除。洊被禮樂光華之遣。欽恤副九重之指。平反奉一笑之春。始訖外庸。卽躋近列。計乘軺之未幾。旋頒詔以趣歸。某意廣才疎。心勞政拙。伏懼志在千里。恨暮景之已侵。巢林不過一枝。幸卑棲之有託。

與汪郎中啓

去蜀歸吳。已侵尋於晚境。乞祠得郡。尙記錄於明時。夙戒行臚。已臨弊邑。方竊依仁之幸。敢稽告至之恭。伏念某笠澤農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遊。煮海摘山。屢乘使傳。旣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乘。骨相宜窮。頭顛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恭惟某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哀其顛顛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容共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某扶僮以來。罔功是懼。快景星之先覩。雖尙阻於瞻承。分鄰燭之餘光。遂密依於覆護。其爲慰幸。曷究敷陳。

與沈知府啓

乘傳江臯。偶同一道。分符畿內。復幸鄰邦。公將假道於虞。僕其得御於李。胡交臂而失此。亟削牘而布之。恭惟某官。厚德鎮浮。英姿邁往。富貴固有命矣。未嘗枉尺以自謀。將相豈無種哉。方且搏風而直上。雖仰急流之勇退。寧容袖手而旁觀。果奉明綸。起臨近甸。豐年高廩。想謠誦之已聞。燕寢清香。知文書之益簡。願精調於列鼎。卽歸覲於凝旒。瞻詠之私。敷宣曷既。

賀留樞密啓

恭審行玉關之萬里。方喜遯歸。陳秦階之六符。亟聞殊睦。地禁處承明之邃。任崇參宥密之嚴。成命誕揚。師言允穆。切以藝祖鑒五代之弊。不偏重於中書。裕陵新六官之名。亦旁開於西府。豈獨並隆於文武。固將兼注於安危。至以明詔特預於訃謨。尤爲本朝久虛之盛舉。中原多故。首用種忠憲之偉人。聖政方新。則有虞雍公之近事。或名光於竹帛。或位極於廟堂。恭惟某官。躬閱深魁。碩之資。負剛大直方之氣。早推雅望。寢歷近班。以至公服小人。故雖疎而不怨。以大節事明主。故旣去而見思。世方譏讟。以自營。公固落落而難合。迨此龍光之自至。益知讖險之徒勞。淵乎一心。應彼萬事。七擒七縱。已成服遠之功。三起三留。果有處中之命。方且端委冠鈞衡之位。挽河洗夷虜之塵。復列聖在天之贊。據遺民泣血之憤。某幸身未死。見國中興。材館旁招。雖莫陪於下士。涪溪深刻。尙自力於斯文。

賀蔣中丞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總臺評。公道大開。在廷爲之相賀。正人益進。吾國殆其庶幾。仰惟廟社之休。非復門闈之慶。某聞人情不遠。立朝誰樂於抨彈。仕者自謀。干世本求於遇合。皆使從容而徐進。自非怨嫉之所歸。

一居三院七人之官。遂任四海九州之責。至於諫大夫之助成主德。中執法之振肅朝綱。知不可以不言。言不可以不盡。雷霆在上。獨立自如。鼎鑊當前。直趨不避。始也負當世之名。而人不我捨。今也居得言之地。則責將誰歸。卓乎偉人。更此重任。恭惟某官英姿邁往。奧學造微。論必盡忠。得堪輿剛大之氣。仕常思退。有耕釣高逸之風。位逾達而謙有加。權益隆而量莫測。姑小煩於繩肅。卽進與於弼諧。豈惟斯民被化於春風和氣之中。亦使多士吐氣於青天白日之下。今其始矣。幸孰甚焉。某嘗辱王翰卜鄰之榮。妄懷貢禹彈冠之喜。崇言欲議。已觀魁磊光信史之傳。過計私憂。妄有一二爲執事之獻。儻少寬於斧鑕。尙嗣布於腹心。

卷第十二

賀賈大諫啓

恭審顯膺一札之敕。首冠七人之選。主賢臣直。國勢踴然。言聽諫行。天下幸甚。某聞昔在本朝之官制。參稽前代之舊章。南臺不置大夫。中憲任紀綱之重寄。北省久虛常侍。諫坡率遺補以盡規。選求旣艱。畀託尤重。故政在中書。而常開言路。事由獨斷。而不廢爭臣。仰觀十一聖家法之傳。茲爲三百年治功之本。繼昔之盛。非公而誰。恭惟某官學造精微。器函閎遠。許國弗渝於夷險。憂時如抱於渴飢。造膝告猷。浩浩江河之決。傾心愛士。拳拳涇渭之分。慨然死生禍福不入於中。常若天地鬼神實臨其上。以今日陳善閉邪之效。成異時贊元經體之功。同出此心。夫孰能禦某侵尋暮景。踰躋孤生。迹本甚疎。妄欲依歸於公道。分

當永棄特蒙杖拭於窮途。何以仰答門闕特達之知。惟有稍陳郡縣利病之實。儻少寬於斧鑕。尙嗣布於腹心。

賀謝殿院啓

恭審顯膺帝制。進貳臺端。手縮衷以逶迤。久已抱獨立無朋之操。髮衝冠而憤切。自茲皆盡言不諱之時。在庭聳觀。有識相慶。伏以御史分職。本以論事任耳目之司。忠臣設心。蓋欲去邪爲宗社之福。抗雷霆而獨立。凜山嶽之不搖。非以近名。固將竭節。天子爲之改容而垂聽。大臣不敢持必而自私。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今茲孰配於古人。識者固歸於門下。恭惟某官。道德尊備。議論正堅。灰寒木槁。而譽益高。鯤擊鵬搏。而才乃見。默究朝廷之利病。盡得源流。徐觀天下之是非。若指白黑。放斥者有愧心。而無怨。更革者雖害己。而謂然。太平之功。指日可待。某侵尋暮景。蹭蹬孤生。迹本甚疎。妄欲依歸於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杖拭於窮途。何以仰答一見特達之知。惟有稍陳千里利病之實。儻少寬於斧鑕。尙嗣布於腹心。

賀周丞相啓

恭審夢卜襲祥。揚王庭而渙號。典冊備物。熙帝載以宅師。國其庶幾。民以寧壹。實惟宗社無疆之祐。非復門闕旅賀之常。竊以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遠略。必有意外之虞。方今風俗未淳。名節弗勵。仁聖焦勞於上。而士夫無宿道嚮方之實。法度修明於內。而郡縣無赴功趨事之風。邊防寢弛於通和。民力坐窮於列戍。每靜觀於大勢。懼難待於非常。至若靖康喪亂。而遺平城之憂。紹興權宜。而蒙渭橋之恥。高廟

有盜環之。遭寇。乾陵有斧柏之逆儔。江淮一隅。夫豈仗衛久留之地。梁益萬里。未聞腹心不貳之臣。文恬武嬉。戈朽鉞鈍。謂宜博采衆謀之同異。然後上咨廟論之崇嚴。非素望之偉然。誰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降神維嶽。生德自天。居安資深。學洞六經之韞。探蹟索隱。識窮萬務之微。蓋嘗獨立以當雷霆。何止貴名之揭日月。運籌帷幄。每當上心。端委廟堂。遂持國柄。玉燭肇時和之慶。雲龍協聖作之辰。清未中央。樂之宮。將肅六飛之御。築碣石榆林之塞。永奠四夷之封。於古有光。自今以始。某側聞盛舉。實抃歎。恤百口之飢寒。豈無竊覲。拔四方之英俊。願付至公。庶未死之餘生。祝太平之盛際。

賀施知院啓

恭審誕布明綸。進專籌幄。用真儒而無敵。翊扶宗社之基。得大老以來歸。開慰華夷之望。恭惟某官英姿邁往。精識造微。居安資深。韞六藝淵源之學。任重道遠。炳兩朝開濟之心。明辯足以折遐衝。果敢足以斷幾事。自初拔用。迄此延登。大節全名。松柏挺歲寒之操。同心一德。風雲協聖作之期。堪輿清夷。星緯明潤。致太平。其自此將魁柄之焉歸。曩暫入於脩門。竊有聞於行路。謂明公之得政。以人物爲最先。自隆師尹。南山之瞻。復見平津東閣之盛。揚庭薦拔。造膝開陳。凡人所難。以身獨任。今雖總本兵之地。願益尸善類之盟。公能以士而報國家。士亦以身而歸門下。某侵尋暮境。顛顛偏州。志氣已衰。無復獻狗盜雞鳴之技。文辭自力。尙能助稗官野史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丘運使啓

恭審上印帥藩。乘輅畿甸。得人若是。則吾國其庶幾乎。先聲隱然。非俗吏之所能也。公論爲之慰愜。大用

此其權輿。伏以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弗救。陵夷申商爲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跡。莫先儒術之功。惟蹈君子之時中。斯得古人之大體。方其尊瞻視。正顏色。教化固已有成。雖使空囹圄。晝衣冠。法令其誰敢犯。恭惟某官英姿邁往。敏學造微。夷途早踐於高華。隆委偏當於繁劇。所臨輒治。雖千變萬化而不窮。自守弗阿。終特立獨行之如此。上將引而自近。公其有以告猷。某早陪談燕之餘。誤辱賞知之異。敢圖暮境。獲備屬城。閭里亡聊。每攬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更忍慙修候問之禮。尙加惠於始終。俾羸全於進退。歸依之切。敷釋奚殫。

賀蔣尙書出知婺州啓

恭審解中執法以暫均勞佚。拜大宗伯而入侍禁嚴。雖若不得其言。固亦未爲弗用。乃抗投閑之請。力斷就養之榮。詔諭臚從。藩條初布。上倚承宣之績。士高廉退之風。恭惟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懇款許國。肝膽凜其輪困。慷慨疾邪。山嶽爲之震動。進率由於獨斷。節早見於盡言。未移桑蔭之淹。入總柏臺之峻。國方增九鼎之重。身已如一葉之輕。魯人獲麟以爲不祥。雖愛憎之叵測。塞翁失馬未必非福。抑倚伏之何常。某幸託里門。獲趨賓席。身世等蒨菅之棄。孰閱餘生。姓名託甄冶之公。尙須異日。

除直華文閣謝丞相啓

秩視大蓬。已竊垂車之寵。恩加邃閣。更叨出綍之榮。初聞道路之傳。猶謂姓名之誤。迨茲被命。重以懷慚。伏念某承學迂疎。稟資曩陋。幼生京洛。尙爲全盛之編氓。長綴班聯。曾是中興之朝士。福未容於盈昔。祟已駭於燒城。西征至岐鳳之間。南戍掠甌閩之境。晚僅升於省闈。旋卽返於鄉關。鶴歸遼天。狐死丘首。蓬

戶十移於歲律。幔亭四閱於祠官。久遂屏居。非始挂冠之日。盡捐半俸。真爲納祿之人。豈期垂盡之光陰。忽玷殊常之惠澤。復緣詔札。併竊身章。里巷聳觀。共仰恩光之下燭。兒孫扶拜。不知衰涕之橫流。茲蓋伏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神無方。易無體。心獨運於道樞。尺有短。寸有長。士悉歸於鈞播。雖迫崦嵫之景。亦歸塊圮之公。而某意氣空存。筋骸已憊。草具明堂辟雍之禮。雖遭甚盛之時。塗竄清廟生民之詩。其在方來之雋。

修史謝丞相啓

七十告老。誓待盡於山林。尺一召還。恍復瞻於觀闕。內祠祿厚。信史事嚴。容孤迹於其間。知鴻鈞之有自。恭以高皇之盛德大業。雖號中興。而實同開創之難。孝廟之內修外攘。躬享太平。而不忘恢復之志。治躋古昔。威震裔夷。俄屬鼎成之悲。肆修麟止之緒。固已網羅軼事。潤色皇猷。備述巍巍蕩蕩之功。曲盡業業兢兢之指。豈繫遲暮。能與討論。伏念某天子散材。家承孤學。生逢盛旦。蒙六聖之涵濡。身綴清班。被四朝之識拔。常恐倏先於朝露。遂將莫報於秋臺。豈期及耄之餘齡。猥得効勤於大典。茲蓋伏遇某官材全經緯。氣塞堪輿。平生陳謨決策之言。煥乎可誦。十載知人安民之績。底於有成。殊鄰款塞而奉琛。多士鄉風而釋屣。內而臺閣。極稽古禮文之選。外而郡縣。有宜民愷悌之風。肇闢大公至正之途。不棄偏能一曲之士。故如某輩。亦在數中。謹當益廣見聞。更勤采掇。老驥伏櫪。脩途已非其所堪。小草出山。薄効尙期於自見。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恭審命出淵衷。廷揚顯冊。人主之論一相。方寄腹心。少保茲爲三公。益隆體貌。傳聞所逮。驩頌惟均。恭以某官謨明弼諧。任重道遠。協天心於崑崙。旁魄之際。動必有成。隆主眷於蠅蝓。鱗鱗之中。言無不用。自登近輔。允迪大猷。疇咨雖首於羣公。謙畏不殊於一日。每稽首而遜稷契。終選衆而舉伊臯。三年有成。四海用乂。農扈告豐。登之候。戎韜臻。偃息之期。熙運方興。周召並爲於師保。衆心所繫。平勃均任於安危。是宜大號之繼敷。昭示元臣之同體。羣生成遂。協氣橫流。謹乃憲而屢省。則成孰測化鈞之妙。本無事而庸人實擾。始知靜治之功。某獲綴清班。欣逢盛事。無好無惡。而遵王路。共欣聖政之大成。不愆不忘。而由舊章。更冀廟謨之無倦。敢効涓塵之助。輒干礎斧之誅。冒瀆實深。兢惶罔措。

賀張參政修史啓

恭審誕布明綸。總提鉅典。固已動鷓鷯行之喜色。而況在牛馬走之後塵。不能自已於寸誠。是敢冒陳於尺牘。恭惟某官自天生德。降命應期。闡溫厚爾雅之文。經緯萬象。蘊超軼絕塵之識。鎮撫四夷。位居台鼎。而有山澤清臞之容。禮絕搢紳。而無王公驕泰之意。心虛靜而觀復。道冲用而不盈。周公太公。方隆夾輔之望。堯典舜典。更專點竄之功。實以袞衣黃閣之尊。下兼蘭臺石室之事。在天三后。巍乎下臨。作宋一經。信矣無憾。某偶蒙簡拔。獲預討論。已侵投老之殘年。何補不刊之信史。仰傳巖之霖雨。幸預在廷。歸杜曲之桑麻。尚勞泚筆。想典刑於諸老。已巍空疎。竭精力於是書。敢忘策勵。

除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啓

册府秩清。偶至鼇峯之頂。禁途地密。遂穿豹尾之中。雖造化之至公。實恩憐之曲被。欲敍丹衷之感。莫知

雪涕之橫。伏念某。雖起耕疇。竊傳家學。書藏屋壁。尙擯斥而不容。跡遞園廬。豈榮華之敢望。虛名作祟。聚
謗成雷。幸於先狗馬塞溝壑之前。遂其賜骸骨歸卒伍之請。任子以世其祿。寓直以華其行。固已負耒學
耕。飾巾待盡。身還民服。口誦農書。從故里漁樵之遊。拜高年羊酒之賜。忽從旣置。遽奉詔除。所愧忝大門
之官。敢竟奪匹夫之志。惟俟奏篇之御。卽伸告老之誠。簡牘未終。絲綸已降。半生淹泊。沉舟真閱於千飄。
一旦遭逢。開印適當於三日。已扶衰而拜命。旋曳蹇以造庭。茲蓋伏遇某官德懋忱恂。化均塊坳。作成士
類。兼小大而不遺。勸相皇家。泯異同於無迹。澤東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才或取於寸長。罪不捐於一
眚。故雖么麼。亦被生成。某敢不頂踵知恩。冰霜勵節。少不自力。坐沉廢者半生。老當告休。恨報酬之無地。

謝費樞密啓

猥被恩綸。躡持從橐。處內閣諛咨之地。繼大門揚歷之榮。揣分奚堪。置慚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
途。迹久困於多言。年已侵於大耄。都門屢入。壯遊恍似於前身。冊府再來。衆吏多非其舊。識扶衰殘而就
列。刮瞽瞍以紬書。非徒莫辨於旁觀。每亦不勝其自媿。惟埃奏篇之御。卽伸請老之誠。敢謂遭逢。曲蒙識
拔。茲蓋伏遇某官道尊皇極。學統聖傳。雖吐哺握髮之勞。曾靡遺於一士。然引坐解顏之遇。顧豈在於他
人。每屈崇嚴。不移疇昔。爰自東壁圖書之府。俾躋西清鸞鷲之班。驥伏櫪以悲鳴。羆誰念者。犬舐丹而仙
去。今乃似之。某燈火尙親。篋瓢未厭。修世官而不墜。益體上恩。繼家學於寢衰。或傳來裔。庶幾瞑目。無媿
初心。

致仕謝丞相啓

優詔許歸。已荷乾坤之造。異恩及幼。更霑雨露之私。非公台力假於敷陳。則草野何從而甄錄。感銘刻骨。涕泗交頤。伏念某少乏通材。晚嬰羸疾。史闈八月。常懷揭日之慚。祠祿三時。海上引年之請。初但虞於頽瀆。旋曲被於矜從。而況從中。明降於德音。任子特逾於常制。桑榆已迫。俾華垂白之年。豚犬何能。遽有拾青之幸。里閭歎息。門戶敷榮。茲蓋伏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告猷於內。時已措於太平。祝嘏在前。禮每加於諸老。暨暨誠明之學。巍巍忠厚之風。坐格華裔之寧。有光簡冊之載。故推餘澤。俯及衰門。重念穉兒。雖非異稟。善和之書。幸在。敢虛棄於光陰。太常之策。可收。尚仰酬於長育。

答權提刑啓

伏審抗章請外。攬轡入東。謂宜因對而復留。故欲馳書而未敢。遽先垂問。莫喻愧心。恭惟某官英識造微。宏材經遠。學術得前。言往行之要。議論有羣。公先正之風。踐揚早歷於清華。雖能自見。寄任靡辭於叢委。刃每有餘。茲乃勇退急流。旁觀袖手。明刑以弼五教。誦詩而使四方。雖暫試於外庸。顧豈符於僉囑。還節旄於少府。行被詔追。司筆棗於甘泉。孰居公右。某退依耕隴。密邇臺綱。躬豈弟以宜民。既蒙賜矣。用春秋而決獄。行且見之。頌詠惟深。敷陳罔既。

答胡吉州啓

伏以累疏乞歸。既拜賜骸之命。華牋贊喜。更煩泚筆之勞。異書憐老學之勤。厚幣篤嘉賓之體。顧惟衰悴。曷稱眷私。伏惟某官絕識超然。英聲藉甚。簡編插架。早推師友之淵源。紳佩在廷。旋慶君臣之際遇。茲暫煩於共理。卽歸告於嘉猷。而某已返農疇。愈賒門戟。噓枯甚寵。徒藏櫝以爲榮。詠德雖深。愧占辭之莫既。

卷第十三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癸未正月二十一日。二府請至都堂撰。

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國公陳康伯等。謹致書夏國主殿下。昔我祖宗與夏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享安平之福。亦惟緩急同休戚。恤裁患相與爲無窮之託。中更變故。壤地阻絕。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朝廷未嘗忘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輿圖寔歸。會今天子紹登寶位。慨然西顧。宣諭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國主英武聰哲。聞於天下。是敢輒布腹心於執事。願留神圖之。惠以報意。當告於上。議所以申固歡好者。同心協慮。義均一家。永爲善鄰。傳之萬世。豈不美歟。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炤察。不宣。某等謹白。

貼黃前件事宜。臣等雖已面陳。緣利害至大。陛下反覆省覽。故敢出具此奏。

上執政書辛巳四月。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爲治世之觀。大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爲國者。每每收取。不忍棄去。豈固爲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爲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爲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至勤苦。爲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爲己任者。所以不忍棄也。某小人生無他。

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橫鶩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違寧。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踐山林鐘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上虞丞相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爲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爲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御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尙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

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乖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於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醜緡錢以遺之。峽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所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尙未敢言也。某而不爲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使可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舉一二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於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辛給事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爲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燭火不能爲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爲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爲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爲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蕞。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棊枰而

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外。氣全力餘。中正閎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僞於其間哉。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爲智也。恭惟閣下以臯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於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爲言也。某心之爲邪爲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餘罪。

答邢司戶書

五月二十六日。笠澤陸某頓首再拜。復書司戶迪功足下。某辱賜書。及聖人之道與古作者之文章。又以世之稱師弟子。而徒事科舉。求利祿者爲羞。卓乎偉哉。非某所敢仰望萬一也。某少之日。學文而不工。及其老。妄意於道。亦未敢謂得也。身且弗給。而何以及人。及庸衆人且弗能。其況有以助足下乎。惶恐惶恐。雖然。足下顧我厚。某其敢有所弗盡。吾曹有衣食祭祀婚嫁之累。則出而求祿。恐未爲非。旣不免求祿。則從事於科舉。恐亦未爲可憾。科舉之文。固亦尊王而賤霸。推明六藝而誦說古今。雖小出入。要其歸亦何

負於道哉。若言之而弗踐。區區於口耳。而不自得於心。則非獨科舉之文爲無益也。近時頗有不利場屋者。退而組織古語。剽裂奇字。大書深刻。以眩世俗。考其實。更出科舉下遠甚。讀之使人面熱。足下謂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尙不可欺僕輩。安能欺足下哉。故自科舉取士以來。如唐韓氏、柳氏、吾宋歐氏、王氏、蘇氏。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舉之士也。此無他。徒以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望而識之矣。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爲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其可復欺邪。凡今不利場屋而名古之文者。往往多未嘗識珉者也。又安知玉哉。乃如足下識之。可謂精矣。當棄珉剖玉而已。至於聖人之道。足下往昔朝夕所講習者。豈外於是言之而必踐焉。心之而不徒口耳焉。無餘道矣。某文旣不工。聞道又甚淺。則今所以進於左右者。其果近乎。一讀置之。無重吾過。不宜。

答劉主簿書

某才質愚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爲古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或始疑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可者。多矣。然亦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也。方竊媿歎。不自意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雄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見臨。賜之以言。以爲可與言古學者。文詞偉麗。讀之惕然。夫道遇乞人。責之千金。足下固過矣。然遂謂足下爲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學。積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於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尙未甚遠。故此風猶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士自爲畦畛甚狹。己所未知者。輒訕薄之。

以爲不足學。排抑沮折。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註已盡矣。詆博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爲君子。嗚呼。陋哉。夫世既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鍾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之士。亦不可謂無人。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爲各有所得。往往皆捐數十年之功。耗心疲力。彫頰齒髮而爲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所已得者。某願就學焉。其未者。頗願與足下從諸君子。歷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淳蓄。以與朋友共之。某所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惟足下與諸君子之所決擇。使前輩風俗。由吾輩復少振。而狹陋之病。不遂沉痼。豈細事哉。屬兩目苦眩。未得面陳。而先以書布謝。惶恐惶恐。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小劫。比官知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編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爲甚害。所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劫。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冤。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劫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管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爲賊計則多。爲捕賊計則疎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

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爲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爲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胸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爲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由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尙可改以便事。而況近歲。妄庸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卽度其不安。或纒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野次自愛。

答陸伯政上舍書

九月六日。某再拜復書伯政學士宗友兄閣下。卽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春中蒙見顧。衰疾無聊。不得款承絕塵邁往之論。至今怛怛。忽賢郎上舍攜所貺書及新詩來。已深開慰。又得雜著詩文一編。置百事讀之。所以開益。殆非一端。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技。詩者果可謂之小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於俯仰。果可以言詩乎。僕紹興末。在朝路偶與同舍二三君至太一宮。聞中有高士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訪之。則皆扃戶出矣。裴回老松流水之間。久之。一丫髻童負琴引鶴而來。風致甚高。吾輩相與言曰。不得見高士。得見此童亦足矣。及揖而問之。則曰。今日董御藥生日。高士皆相率往獻香矣。吾輩遂一笑而去。今世之以詩自許者。大抵多太一高士之流也。不見笑於人幾希矣。而望其有陶淵明杜子美之餘風。果可得乎。雜文數篇。多甲寅以來所著。言論風旨。皆非同乎俗合乎世者。與平甫書用意尤至。則

石守道李泰伯氣格相上下。而師友淵源。未可以望吾伯政也。然所以告平甫者。尙恐有所含蓄。不欲盡發。此非面莫究。昨日兒子自城中來。知方伯暮已卒。天乎。有是哉。計老兄亦同此哀也。賢子表表超絕。當爲名士。不止取科第而已。奉爲宗家。贊喜無已。黃精奇妙。感激千萬。匆匆不旣所欲言者。亦坐老憊耳。漸寒。珍重珍重。

答王樵秀才書

十一月二日。山陰陸某再拜復書。先輩足下。貢舉之法。擇進士入官者爲考試官。官以考試名。當日夜專心致志。以去取士。不可兼蒞他事。則又爲設一官。謂之監試。監試。麤官不復擇。蓋夫人而可爲也。甚至法吏流外。平日不與清流齒者。亦得爲之。故又設法曰。監試。毋輒與考校。則所以待監試可知矣。某鄉佐洪州。適科舉歲。當以七月到官。遂泊舟星子灣。幾月。聞已鎖院。不敢進。非獨畏監試事煩。實亦羞爲之。今年在夔府。府以四月試。試前嘗白府帥。願得移疾。已見許矣。會部使者難之。某驚弱。畏以避事得罪。遂黽勉入院。某與諸試官皆不相識。惴惴恐其以侵官犯律。令見詬。自命題至揭榜。未嘗敢一語及之。不但不與也。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遭塗抹疵詆。令人氣湧如山。然歸臥室中。財能向壁歎息。蓋再三熟計。雖復強聒。彼護短者決不可回。但取詬耳。若可回。雖詬固不避也。如足下之文。又不止可愛。誠可敬且畏者。而一旦以疑黜。此豈獨足下不能無言。雖試官與拔解諸人。亦嘖嘖稱屈。某至是直欲以麤官不與考試自恕。其可乎。將因紹介再拜請罪於門牆而未敢也。不圖足下容之察之。更辱賜書。講修朋友之好。而以前者不能無言爲悔。方是時。使足下遂能無言。固大善。然士以功名自許。非得一官。則功名不可致。雖

決當黜。尙悒悒不能已。況以疑黜乎。某往在朝。見達官貴人免去。不憂沮者蓋寡。彼已貴。雖免。貴固在其所失。孰與足下多。然猶如此。今乃責足下以不少動心。亦非人情矣。前輩有錢希白。少時試開封。得第二。希白豪邁。自謂當第一。乃詣闕上書。詆主司。當時不以爲大過。希白卒爲名臣。夫科舉得失爲重。高下細事耳。希白不能忍其細。而責足下默默於其重者。可不可邪。是皆已往事。不足復言。區區仰歎足下才氣。思有以奉廣。故詳及之。某吳人。凡吳之陸皆同譜。所謂四十九枝譜是也。如龍圖公雖差遠。顧尙可紀。則於足下亦有瓜葛。蒙教篤尤感。旦暮詣見。先此爲謝。

卷第十四

容齋燕集詩序

廉宜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旣成。置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大。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爲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爲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肩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至於目。慢言不接於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舍於邸者。爭席。遇於途者。相誰何。則公之容固難矣。至於囉口語。絳吏議。少年之喜勝。前輩者。閔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踞。角觝者裸裎。子何以不

怒豈不以其爲此者非嫚耶。此吾所謂以其情容之也。世有服讒蒐慝。習於爲惡。勇於爲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邪。固不至此。彼小人邪。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怪於是。坐客媿且歎曰。吾儕誠小人哉。某在衆人中。尤號褊率。蓋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某爲敍。旣不得辭。則因以識其媿。將覽觀之。以自儆焉。

京口唱和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番陽守來省。太夫人於潤。方是時。予爲通判郡事。與無咎別蓋逾年矣。相與道舊故。問朋遊。覽觀江山。舉酒相屬。甚樂。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郎徵。念別有日。乃益相與遊。遊之日。未嘗不更相和答。道羣居之樂。致離闊之思。念人事之無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寧相戒。以窮達死生毋相忘之意。其詞多宛轉深切。讀之動人。嗚呼。風俗日壞。朋友道缺。士之相與如吾二人者。亦鮮矣。凡與無咎相從者六十日。而歌詩合三十篇。然此特其略也。或至於酒酣耳熱。落筆如風雨。好事者從旁掣去。他日或流傳樂府。或見於僧窗驛壁。恍然不復省識者。蓋又不可計也。潤當淮江之衝。予老益厭事。思自放於山巔水涯。與世相忘。而無咎又方用於朝。其勢未能遽合。則今日之樂。豈不甚可貴哉。予文雖不足。與無咎竝傳。要不當以此廢而不錄也。二月庚辰。笠澤陸某務觀序。

送關漕詩序

李固杜喬臧洪之死。士以同死爲榮。范文正之貶。士以不同貶爲恥。今著作之免歸也。御史以風聞言之。天子以無心聽之。與前事固大異。而坐客賦詩或危之何也。風俗異也。某旣列名衆詩之次。又承命作序。

二罪當併按矣。乾道六年十二月七日笠澤陸某序。

雲安集序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灤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於春秋。孟子史記諸書。舜之遺迹。蓋至於今可考。士生其間。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騫相高。往往多清麗雄放警絕之詞。與山川稱。若今夔府連帥王公是已。公自少時寓祕閣。直晚由尙書郎。長三院御史。出牧於夔。實督峽中十五郡。資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故民夷親。乃因暇日。登臨矚望。徘徊太息。弔丞相之遺祠。想拾遺之高風。醉墨淋漓。放肆縱橫。實爲一代傑作。顧夔雖號大府。而荒絕瘴癘。戶口寡少。曾不敵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九死之餘。才盡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承平時。爲并爲雍。爲鎮爲定。盡得四方賢士大夫。以爲賓客。相與覽其河關之勝。以騁筆力。則公衆作森列。豈特此而已哉。雖然。是猶未也。必極公之文。絃歌而薦郊廟。典冊而施朝廷。然後曰宜。今乃猶嘯詠於荒山野水之濱。追前世放逐羈旅之士。而與之友。雖小夫下吏。或幸得之。於虜。是可歎歎。公以乾道七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奉節令右從政郎晉慈安高哀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爲雲安集。且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爲序。十月二十六日序。

送范西叔序

乾道壬辰二月。予道益昌。始識范東叔。後月餘。遂與東叔兄西叔爲僚於宣威幕府。又三月。西叔以樞密使薦。趣召詣行在所。二君皆中書侍郎榮公孫也。昔榮公對制策於治平。爭詔獄於熙寧。論河事邊事刑名。赦令於元祐。雖用舍或小異。而要皆不合。故用不極其材。以沒沒。又列黨籍。其門戶爲世排。詆諱惡者。

幾四十年。又四十年。而西叔兄弟始復奮發。爲蜀知名士。世之論盛衰者。謂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予獨鄙此說。夫盛衰皆天也。人何與焉。天將禍人之國。則小人得志而君子廢。其將福之也。則君子見用而小人絀。國有禍福。而君子無屈伸。彼區區者。乃誠謂天與人以衆寡疾徐爲勝負。豈不可悲也哉。九月丁丑。西叔始東下。同舍相與臨潑水。置酒賦詩。而屬予爲序。夫吾曹之望於西叔。所以繼榮公者。豈獨爵位隆赫。文辭行中朝而已哉。雖然。予與西叔皆黨籍家也。旣以勵西叔。亦以自勵。且勵吾東叔云。

東樓集序

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夔。輒悵然有遊歷山川。攬觀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爲異時或至其地。以償素心。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泝峽。至巴中。聞竹枝之歌。後再歲。北遊山南。憑高望鄠。萬年諸山。思一醉曲江。漢陂之間。其勢無繇。往往悲歌流涕。又一歲。客成都。唐安。又東至於漢嘉。然後知昔者之感。蓋非適然也。到漢嘉。四十日。以檄得還成都。因索在笥得古律三十首。欲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迺敍藏之。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務觀序。

范待制詩集序

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閣來帥成都。兼制置成都瀘州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衆。事已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於呼吸顧盼之間。以是幕府率窮日夜力。理文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及公之至也。定規模。信命令。弛利惠。農。選將治兵。未數月。聲震四境。歲復大登。幕府益無事。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公素以詩名。一代故

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彼之樂府絃歌。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來。未有也。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西征小集。尤雋偉。蜀人未有見者。盍請於公。以傳屢請而公不可。彌年乃僅得之。於是相與刻之。而屬某爲序。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山陰陸某序。

持老語錄序

持禪師。明州鄞人。世爲士。一旦棄髮鬚。學佛。得法於白牛鄉。初住餘姚法性。數年忽謝去。越牧欲以雍熙邀致。疑不就。試一問之。師欣然曰。願卽得檄。牧大喜。師懷負包笠。卽日徒步入院。秉節如金石。說法如雷。靈雖從之遊者。不過四五十輩。而名震吳越。盡交一世名卿賢大夫。予先君會稽公知之最深。予時甫數歲。侍先君旁。無旬月不見師。至今想其抵掌笑語。瞭然在目前。夷粹真率。真山林間人也。後又徙居雪竇。護聖二山。年德益高。如徑山杲公輩。皆以丈人行尊事之。其滅也。談笑如平時。蓋以真率爲佛事者邪。得法弟子子詢。行光如寂。廣勲。或出世說法。或遁迹衆中。皆不幸早逝去。而法揚用璋。獨在揚。於是亦住護聖。巋然爲叢林耆宿。璋老且病。猶自力刻師語錄。且合辭屬予爲序。師可謂有子矣。予以先君故。不敢辭。淳熙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序。

師伯渾文集序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旣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搖江山。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

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蟄。奇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子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余爲序。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於朝。而卒爲忌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卽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叵徐復。蠶賜散人號。書其事於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徒比景。輸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邪。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退而爲山巔水涯。娛愛紆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淳熙某月某日。山陰陸某序。

晁伯咎詩集序

傳密居士東里晁公伯咎詩四百六十有一篇。其孫教授君百談集爲四卷以授予。請序卷首。伯咎少以文學稱。自其諸父景迂。具茨先生皆歎譽之。諸公貴人亦往往聞其名。顧黨家不敢取。靖康之元。黨禁解。伯咎召爲開封掾。且顯用矣。阻兵不能造朝。比乘輿過江。中原方兵連不解。士大夫多以甲兵錢穀進。故家名流。乃見謂不切事機。伯咎落江湖者數年。久之。雖起。乘傳嶺海。復坐微文斥。卒棄不用。以死。而伯咎傲睨憂患。不少動心。方扁舟往來吳松。嘯歌飲酒。益放於詩。其名章秀句。傳之士大夫。皆以爲有承平臺閣之風。蓋晁氏自文元公以大手筆用於祥符天禧間。方吾宋極盛時。封泰山。禮百神。歌頌德業。治金伐

石極文章翰墨之用。汪洋溟濔。五世百餘年。文獻相望。以及建炎紹興。公獨殿其後。又少時所交。皆中州名勝。講習磨礱之益深矣。是豈寔書生聞見局陋者。敢望其涯哉。伯咎學問瞻博。胸中恢疎。勇於爲義。視死生禍福無如也。至他文亦皆豪奇。不獨其詩可貴。尙力求而盡傳之。伯咎諱公邁。仕至某官。淳熙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山陰陸某序。

長短句序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簧猶在也。及變而爲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篳篥。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謠。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予少時汨於世俗。頗有所爲。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揜。因書其首以識吾過。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

徐大用樂府序

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與荊州邯鄲巴東三峽之類。森然竝傳。至於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東武。呼吸食飲於却淇之津。蓋有以相其軼思者。故自少時。文辭雄於東州。比南歸。以政事議論。顯聞薦紳。顧不肯輕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貴。三十年猶屈治中別駕。澹然莫測涯涘。獨於悲懽離合。郊亭水驛。鞍馬舟楫間。時出樂府辭。瞻蔚頓挫。識者貴焉。或取其數百篇。將傳於世。大用復不可。曰。必放翁以爲可傳。則幾矣。不然。姑止。予聞而歎曰。溫飛卿作南鄉九闕。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音者。予其敢自謂知君哉。獨感東武山川。旣墮胡

塵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故爲之一言。紹熙五年三月庚寅。笠澤陸某務觀序。

呂居仁集序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遼絕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於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於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某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若是。惟其上探慮義。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絕。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媿。凡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不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愧前輩。如故紫微舍人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躓。學愈進。因其暇。盡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礱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閎肆。兼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時。在西掖。嘗兼直內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而天下益推公之正。公平生所爲詩。旣已孤行於世。嗣孫祖平。又盡哀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卷。而屬某爲序。某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遠遊。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某於是尤以爲恨。則今得託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慶元二年九月。旣望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山陰陸某謹序。

佛照禪師語錄序

拙庵禪師以佛法際遇孝宗皇帝。問答之語。既刻金石。傳天下久矣。晚菴居阿育王山中。其徒相與盡裏五會所說法。凡數萬言。爲五卷。遣侍者正球走山陰澤中。請某作序。某曰。拙庵之道。棟梁大法。無語可也。拙菴之語。雷霆百世。無錄可也。又何以序爲哉。然五會之外。別有一會。數萬言之外。別有一句。是可錄。是不可錄。諸人試下語。若也道得老農贊歎有分。慶元三年九月壬子。陸某謹序。

趙祕閣文集序

漢孝武帝好文。淮南王安以高帝孫爲諸侯王。而學問文辭在漢庭諸儒甲乙中。其所著大小山。至與雅頌離騷並。魏陳思王。唐太白長吉。則又以帝子及諸王孫。落筆妙古今。冠冕百世。河出崑崙虛。首四瀆。經天下。以入于海。彼源委固自不同。無足異也。宋興。宗室深居宮中。不與外庭接。故雖博學軼材。不得著見。然以詩文飛白書詔藏祕府者。亦不乏人。熙寧元豐間。始與羣臣並進於朝。積數十年。而德麟伯山屬文。英妙寔見推於諸公間矣。漢王五世孫祕閣公。諱不拙。字若拙。少以進士奮。主司及流輩皆伏其工。初苦貧。無以養。乃教授諸生。以自給。其勤苦殆有非寰人子所堪者。既得第。猶不廢也。晚入蜀爲州。遂持使者節。學益不厭。文益妙。子行南充闕中小。益至成都。歷山郵津亭。及浮屠老子之廬。見穹碑巨板。多公遺文。每觀之。至忘食。已而故尙書孫公仲益。端明汪公聖錫。侍御王公龜齡。文益出於世。往往見公名字於其間。許與甚至。然後知天下自有公論也。公之子善發。善零。皆取世科。善發字正己。尤以文學稱。其爲漢州判官也。囊公之文。萬里請予於山陰澤中。曰。願有以冠篇右。願公平生知己久已凋落。予材下。徒以後死。不得讓。媿可量哉。慶元六年三月丁巳。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山陰陸某序。

方德亨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媿。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予自少聞蒲陽有士曰方德亨，名豐之才甚高，而養氣不撓。呂舍人居仁，何著作摺之皆屈行輩與之遊。德亨晚愈不遭，而氣愈全。觀其詩，可知其所養也。既歿若干年，待制朱公元晦以書及德亨之詩示予於山陰，曰：子爲我作德亨集序。往時有方昀者，與德亨同族，爲予言德亨遇疾卒於臨安逆旅，垂困猶能起坐，正衣冠，手自作書，與其族人官臨安者使買棺，棺至乃歿。色辭不異平日，非養氣之全，能如是乎。請以是爲序。慶元六年四月丁酉，山陰陸某序。

會稽志序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龍舟，橫濤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跡，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羣盜削平，強虜退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爲府，冠以紀元，大駕旣西，幸而府遂爲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殿，相望於鬱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艦銜穀擊，中原未清，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謀宜其廣載備書，顧未暇及者，繇數十年，大卿沈公作賓，待制趙公不迹繼爲守，皆慨然以爲己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君兼韓君茂卿及郡士馮景中、邵持正、陸子虞、王度、朱龜等上參禹貢，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恍惚之說，秦

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是雖本之圖經圖經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爲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而屬某爲之序嘉泰元年二月庚子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謹序

卷第十五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

古詩唐虞廣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章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註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爲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子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譴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

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願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某序。

達觀堂詩序

朝請郎致仕吳公景先少嘗從洛川先生朱公希真問道。朱公爲名所居堂曰達觀。手書以遺之。且賦詩一章。屬之曰。子爲人深靜簡遠。不富貴。必壽考。故吾以此事相期。景先出仕五十年。不求速化。不治生產。位僅至二千石。晚爲東諸侯客。遂引年以歸。距八十不遠。望其容貌。不腴不瘠。視聽步趨。如五六十人。非得朱公密傳親付。殆不能爾。朱公之逝甚異。世以爲與尹先覺譙天授蘇養直俱解化。僊去。則吾景先亦其流亞歟。自朱公賦詩後。士大夫繼作凡若干篇。屬予爲序。嘉泰二年十一月癸丑。放翁陸某務觀序。

梅聖俞別集序

宛陵先生遺詩及文若干首。實某官李兼孟達所編輯也。先生當吾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文如尹師魯。書如蘇子美。詩如石曼卿輩。豈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萬世公論也。先生天資卓偉。其於詩。非待學而工。然學亦無出其

右者方落筆時。置字如大禹之鑄鼎。練句如后夔之作樂。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後之能者欲學而不得。欲贊而不能。況可得而譏評去取哉。歐陽公平生常自以爲不能望先生。推爲詩老。王荊公自謂虎鬪詩不及先生。包鼎畫虎之作。又賦哭先生詩。推仰尤至。晚集古句。獨多取焉。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雖然。使本無此三公。先生何歎。有此三公。亦何以加秋毫於先生。予所以論載之者。要以見前輩識精論公。與後世妄人異耳。會李君來請予序。故書以予之。嘉泰三年正月己卯。山陰陸某序。

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遠。非用力精到。則不能造也。前輩於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久之。乃能超然自得。今後生用力有限。掩卷而起。已十亡三四。而望有得於古人。亦難矣。楚人楊夢錫才高而深於詩。尤積勸杜詩。平日涵養不離胸中。故其句法森然可喜。因以暇戲集杜句。夢錫之意。非爲集句設也。本以成其詩耳。不然。火龍黼黻手。豈補綴百家衣者邪。予故爲表出之。以告未深知夢錫者。嘉泰三年正月丁亥。笠澤陸某序。

陸伯政山堂類稿序

古之學者。始於家塾鄉校。而貢於天子之辟雍。始於抱關擊柝。而至於公卿。始於賦物銘器。師旅會盟之辭。而至於陳謨作誥。其所遇雖不同。然於明聖人之道。闡性命精微之理。則一也。周衰道術裂於百氏。士各以所見著書授徒。於是稽之堯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之遺書。始有大不合者。今六經散缺不全。而諸子

之書。則往往具在。又其辭怪偉辯麗。足以動蕩世之耳目。乃欲學者之文辭一合於道。而不悖戾於經。可謂難矣。吾宗伯政諱煥。唐丞相文公希聲之九世孫。文公上距丞相元方五世。中間子孫遇五季之亂。獨不失譜。至今世次皆可序述。伯政家世爲儒。力學篤行。至老不少衰。所爲文皆本六經。無一毫汨於釋老。雖其徒有從之求文者。伯政尊所聞。猶毅然不爲之貶。至如楊公時。近世名儒。獨以立論少入釋老。伯政正色斥之。不遺餘力。使死而有知。吾伯政有以見周公孔子矣。其孤集遺文爲二十卷。來請余爲序。伯政之文。可稱述者衆。余獨言其學術文辭之正以序之。尙不失斯人之本意。又進其子孫云。嘉泰四年二月丁巳。笠澤陸某謹序。

普燈錄序

粵自曠大劫來。至神應迹。開示天人。未有不以文字語言相授者。今七佛偈。是其一也。至於中夏。則三萬萬年之前。包犧氏作。已畫八卦造書契矣。釋迦之興。固亦無異。今一大藏教。可謂富矣。乃獨於最後舉華。示其上足弟子迦葉。迦葉欣然一笑。不立文字。不形言語。謂之正法眼藏。師舉華而傳。弟子一笑而受。旣書之木葉。旁行之間矣。亦未見其與古聖異也。豈謂之文而非文。謂之言而非言邪。昔有景德傳燈三十卷者。蓋非文之文。非言之言也。此門一開。繼者相望。其尤傑立者。續燈廣燈二書也。然皆草創簡略。自爲區別。雖聖君賢臣之事。有不能具載者。獨旁見間出於諸祖章中。識者以爲恨。吳僧正受始著普燈。凡十有七年。成三十卷。前日之恨。毫髮無遺矣。而尤爲光明崇顯者。我祖宗之明詔睿藻。哀集周悉。一一皆有據依。足以傳示萬世。寶爲大訓。其有功於釋門最大。方且上之御府。副在名山。而又以其副示某。俾得紀

述梗槩於後。某自隆興距嘉泰五備史官。今雖告老。待盡山澤。猶於祖宗遺事。思以塵露之微。仰足山海。不自知其力之不逮也。嘉泰四年三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澹齋居士詩序

詩首國風。無非變者。雖周公之豳亦變也。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爲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於不能自己。故其詩爲百代法。國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欽黃庭堅以廢絀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紹興間。秦丞相檜用事。動以語言罪士大夫。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於詩。亦多不免。若澹齋居士陳公德召者。故與秦公有學校舊。自揣必不合。因不復與相聞。退以文章自娛。詩尤中律呂。不怨不怒。而憤世疾邪之氣。凜然不少回撓。其不坐此得禍。亦僅脫爾。及秦氏廢。始稍起爲吏部郎。爲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遽沒於官。後四十餘年。有子知津爲高安守。最其詩得三卷。屬某爲序。某少識公於山陰。方公召還。嘗以詩贈別。及公爲郎時。故相湯岐公一日語公曰。陸務觀別君詩。方傳世。非公之賢。何以發其語如此。時紹興己卯歲也。因高安之請。重以感歎。某於是年八十有一矣。開禧元年九月。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序。

傅給事外制集序

國家自崇寧來。大臣專權。政事號令。不合天下心。卒以致亂。然積治已久。文風不衰。故人材彬彬。進士高

第及以文辭進於朝者亦多稱得人。祖宗之澤猶在。黨籍諸家爲時論所貶者。其文又自爲一體。精深雅健。追遠唐元和之盛。及高皇帝中興。雖披荆棘。立朝廷。中朝人物。悉會於行。在雖中原未平。而詔令有承平風。識者知社稷方永。太平未艾也。故給事中傅公以是時典西省文書。得名尤盛。公天資忠義。絕人。自東夷寇逆。滔天。建炎中大駕南渡。虜吞噬不遺力。幾犯屬車之塵。公眇然書生。位未通顯。獨涕泗感激。請提孤軍。橫遏虜衝。衛乘輿。論功埒諸大將。及駐驪會稽。公遂爲浙東帥。始隱然有大臣望。雖擯斥不容。而士論愈歸。及在東省。御史力詆去之。然猶知公爲一代大儒。蓋公論不可揜如此。公遺文百餘卷。嗣孫稱賞甚。手自鈔錄。以傳後世。未能竟。乃先緝外制數百篇。屬某爲序。公之文固天下所願見而取法。某未成童時。公過先少師。每獲出拜侍立。被公教誨。詎今七十餘年。幸猶後死。得論序公文。亦幸矣。某聞文以氣爲主。出處無媿氣。乃不撓。韓柳之不敵。世所知也。公自政和訖紹興。閱世變多矣。白首一節。不少屈於權貴。不附時論。以苟登用。每言虜言畔臣。必憤然扼腕裂眦。皆有不與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縮者。輒正色責之。若讐。一時士氣爲之振起。今觀其制告之詞。可槩見也。公諱崧。字子駿。於康賢哉。開禧元年九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聞聲錄序

元豐初。置武學。先太師以三館兼判學事。今學制規模多出於公。而策問亦具載家集中。後百餘年。某從子朴作聞聲錄若干篇。論孫吳遺意。欲上之朝。且乞序於某某儒。且老。非能知武事者。朴許國自奮之志。亦某所愧也。乃從其請。開禧元年十一月丁卯。陸某序。

周益公文集序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之發冊作命。陳謨奉議。則必畀之以閎富淹貫。溫厚爾雅之才。而處之以帷幄密勿之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指。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黃麻之詔。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謂盛矣。若夫將使之闡道德之原。發天地之祕。放而及於鳥獸蟲魚草木之情。則畀之才亦必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畀以遠遊窮處。排擯斥疎。使之磨礱齟齬。瀕於寒餓。以大發其藏。故其所賦之才。與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於其間者。雖不用於時。而自足以傳後世。此二者造物豈真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揆也。大丞相太師益公。自少壯時。以進士博學宏詞。疊二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三館。予實定交於是時。時固多豪雋不羣之士。然落筆立論。傾動一座。無敢嬰其鋒者。惟公一人。中雖暫斥。而玉煙劍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能湮沒。復出於時。極文章禮樂之用。絕世獨立。遂登相輔。雖去視草之地。而大詔令典冊。孝宗皇帝猶特以屬公。於康聖主之心。亦如造物。非私公以富貴。蓋大官重任。不極不久。則無以盡公之才也。公既薨。逾年。公之子綸。以公遺文號省齋文稿者。屬予爲之序。公在位久。崇論宏議。豐功偉績。見於朝廷。傳之夷狄者。何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者。墓有碑。史有傳。非集序所當及也。開禧元年十二月甲子。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宣城李虞部詩序

宣之爲郡。自晉唐至本朝。地望常重。來爲守者。不知幾人。而風流吟詠。謝宣城實爲之冠。生其鄉者。幾人。

而歌詩復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此兩公蓋與敬亭之山俱不磨矣。故宣之士多工於文。而五七字爲尤工。唐有李推官。以詩名當代。其家傳遺詩得數百篇。以詩考之。蓋與皮陸同時歟。自推官後。世世得能詩聲。當元豐間。有虞部公作詩益工。推官清新警邁。極鍛鍊之妙。而虞部則規模思致。宏放簡遠。自宛陵出。如劉子駿文學。不盡與父同。議者亦不能優劣之也。予得其兩世遺編於虞部之曾孫臨海太守兼字孟達。孟達固詩人。蓋淵源二祖。而能不媿者。推官虞部之家世諱字。與其學術行治。蓋各見於其墓刻家牒。予獨志其詩云。開禧三年六月丙午。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曾裘父詩集序

古之說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於言。如臯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譏。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傷。憂時閔己。託情寓物。使人讀之。至於太息流涕。固難矣。至於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發爲文辭。冲澹簡遠。讀之者遺聲利。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如吾臨川曾裘父之詩。其殆庶幾於是乎。予紹興己卯庚辰間。始識裘父於行在所。自是數見其詩。所養愈深。而詩亦加工。比予來官臨川。則裘父已沒。欲求其遺書。而予蒙恩召歸。至今以爲恨。友人趙去華彥穰寄裘父艇齋小集來。曰願序以數十語。然裘父得意可傳之作。蓋不止此。遺珠棄璧。識者與歎。去華爲郡博士。尙能博訪之。稍增編帙。計無甚難者。敢以爲請。裘父諱季狸。及與建炎過江。諸賢游。尤見賞於東湖徐公。嘉定元年二月丁酉。山陰陸某序。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

王衍一生酣豢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電本張氏子。施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姓錢。以滑稽玩世。古今相反。有如此者。忽來告放翁。言將西入蜀。乃書以遺之。他日到青城。大峨眉霧中。鶴鳴諸名山。見孫思邈。朱桃椎。張四郎。尔朱先生。姚小太尉。譙天授尹先覺輩。有問放翁安否者。可出此卷。相與一笑。

邢芻甫字序

衛詩美武公之德一章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終之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淇大川也。見淇而思武公。可也。王芻蕭竹草之微者。亦見而思焉。則思之至矣。此所謂終不可諼兮者歟。吾友邢子名淇。請字於予。予復之曰。士之仕者。能使一國一邑之人安其政而無怨疾嘲譏。亦已難矣。况見其鄉閭而咨嗟追慕。豈不甚難哉。今衛人於武公。見其地而思之。見其草木而思之。見其草之微者。如王芻蕭竹而思之。況遇其子孫。又將何如哉。人不我忘。於我何加。然使人不怨疾嘲譏。又咨嗟追慕。久而不忘。必有以得之矣。故爲士者。於此不可不知勉也。請字子曰芻甫。芻甫勉之。仕而使一國一邑之人不忘。相處而使鄉閭黨友不忘。相與記其行事以爲法。傳其言論風指。誦習而勉於善。豈不美哉。嘉定元年四月己未。山陰陸某序。

曾溫伯字序

堯舜去今遠矣。其言傳於今者蓋寡。惟直而溫與寬而栗之言再見焉。方是時。教化之所覃。人才之所慕。全德如夔臯陶所言。是豈戒其不足哉。至商周之間。始有得聖人之清。聖人之和者。清近直。和近溫。則既分而爲二矣。若漢汲長孺事君無隱。天下爲之直。然去古之全德。又益以遠。贛川曾君黯。方其入家塾也。

大父大卿公用蘇子由張芸叟字其子孫例。字之曰溫伯。蓋以古全德訓之。有其義而亡其說。溫伯請於予曰。願有以補之。以終大父之意。予慨然歎曰。自大卿至溫伯。三世傳嫡。德亦克肖。其有以承此訓矣。序其敢辭。嘉定元年五月辛酉。山陰陸某序。

天童無用禪師語錄序

慮義一畫發天地之祕。迦葉一笑。盡先佛之傳。浮名一默。曾點一唯。丁一牛刀。扁一車輪。臨濟一喝。德山一棒。妙喜一竹篋子。皆同此關捩。但恨欠人承當。天童無用禪師。蓋卓爾能承當者。未見妙喜大事已畢。豈有住山示衆之語。可累編簡哉。放翁謂若不投之水火。無有是處。惟韓退之所云。火其書。其語差似痛快。又恐退之亦止是說得耳。五百年後。此話大行。方知無用與放翁却是同參。嘉定元年秋九月丙辰序。

陳長翁文集序

漢之文章。猶有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禮樂法度。粲然如西京時。惟文章頓衰。自班孟堅已不能望太史公之淳深。崔蔡晚出。遂墮卑弱。識者累歎而已。我宋更靖康禍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不少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紆憤。發爲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可無媿。可謂盛矣。久而寢微。或以纖巧摘裂爲文。或以卑陋俚俗爲詩。後生或爲之變而不自知。方是時。能居今行古。卓然傑立於頽波之外。如吾長翁者。豈易得哉。其子師文來乞予爲長翁集序。乃寓吾歎以慰其子。且以慰長翁於地下云。長翁高郵陳氏諱造。字唐卿。嘉定二年三月丁巳。渭南伯陸某務觀序。

卷第十六

成都府江瀆廟碑淳熙四年五月一日。

自古水土之功莫先乎禹紀其事莫備乎禹貢之篇禹貢之所載莫詳乎江漢曰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曰岷山導江某嘗登蟠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兩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遊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崄窞起伏西南走蠻夷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過三澨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於海故江爲四瀆之首三代典祀秩視諸侯而楚大國亦以爲望有事必禱祠焉可謂盛哉成都自唐有江瀆廟其南臨江唐末節度使高駘大城成都廟與江始隔歷五代之亂淫昏割裂神弗受職廟亦弗治宋興乾德三年平蜀越八年當開寶六年有詔自京師繪圖遣工修大廟制傑閣廣殿脩廊邃宇聞於天下慶曆七年故太師忠烈潞公以樞密直學士來作牧則又築大堂竝廟東南以爲徹祭飲福之所而廟益宏麗矣厥後雖屢繕治有司不力寢以大壞上漏旁穿風雨入屋支傾直罅苟偷歲月淳熙二年六月今尹敷文閣待制范公之始至也躬執牲幣祇肅祀事旣退讀開寶中修廟碑惕然改容曰此太祖皇帝之詔敢弗虔南出登堂見忠烈公之識則又歎曰潞國子自出也敢弗嗣始有葺廟意矣會歲旱公潔齋以禱曰三日而雨且大治祠宇以報如期高下洽足歲以大穰公饒私餘蠻夷順服乃自三年某月庀工訖四年五月廟成總其費木以章計者八千一百二十有八竹以箇計者四萬九千四百七十甃甃釘以枚計者十八萬七千七百二十有四丹青黝堊以斤計者一萬八十有七梓匠役徒以口計者二萬三千八百爲屋二百有九間牆六千八百七十尺廟之制度復還開寶慶曆

之盛而有加焉。於是府之屬吏來請其刻文麗性之石。且繫以詩。詩曰。
井絡之躔。下應岷山。蟠踞華夷。江出其間。奔蹴三峽。放於荆揚。我考禹跡。九州茫茫。千礎之宮。肇自開寶。
吏靡嚴恭。庭有蒹草。范公來止。事神是力。廟未克成。當食太息。江流東傾。於海朝宗。廟成公歸。與江俱東。
壯哉湯湯。環我蜀城。萬古不竭。亦配公名。

行在寧壽觀碑

紹興二十年十月。詔賜行在三茆堂名曰寧壽觀。因東都三茆寧壽院之舊也。初。章聖皇帝建會靈觀。實
爲崇奉之始。至是高宗皇帝方躋天下於仁壽之域。尤垂意焉。迺命道士蔡君大象知觀事。蒙君守亮副
之。許其徒世守。又命中貴人劉君教典領置吏胥。給清衛兵。略用大中祥符故事。後十年。教遂請棄官專
奉寧壽香火。詔如所請。賜名能真。改左右街都道錄。仍領觀事實。又用至道中內侍洪正一故事。上心眷
顧。每示優假如此。然迨今歲月寢久。未有紀之金石以侈上賜者。紹熙五年六月。知觀事冲素大師邵君
道俊始購石來。請某爲文。傳示後世。某實紹興朝士。屢得對行殿。同時廷臣零落殆盡。某適後死。獲以草
野之文。登載盛事。顧不幸歟。伏觀寧壽觀實居七寶山之麓。表裏湖江。拱輔宮闕。前帶馳道。後枕崇阜。盡
得都邑之勝。廣殿中峙。脩廊外翼。雲章寶室。籤帙富麗。浩浩乎道山蓬萊之藏也。鐘經二樓。輦飛霄漢。飄
飄乎化人中天之居也。金符象簡。羽流畢集。進趨有容。肅恭齋法。濟濟乎茹靈芝。飲沉瀝之衆也。導以霓
旌。節以玉磬。侍者翼從。以登講席。琅琅乎徹九天震十方之音也。祐陵之御畫。德壽重華之宸翰。煥乎河
碓之圖書也。鴻鐘大鼎。華蓋寶劍。褚遂良吳道子之遺跡。卓乎祕府之怪珍也。榮光異氣。夜燭天半。所以

扶衛社稷。安鎮夷夏者。於是乎在。非他宮館壇宇可得而比。永惟我高宗皇帝。實與三茆君。自渾沌溟滓。開闢之初。亦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應世濟民。雖時有古今。迹有顯晦。其受命上帝。以福天下。則合若符券。及夫風御上賓。威神在天。與三十六帝。翱翔太虛。三茆君亦與焉。時臨熙壇。顧享明薦。用敷佑於我聖子神孫。降福發祥。時萬時億。於庠休哉。某既述觀之所。繇興且繫之以銘曰。

炎祚中否。開真人。以大誓願。濟下民。左右虛皇友三真。坐令化國風俗淳。乃營斯宮示宿因。丹碧巖巖天與鄰。神君龍虎呵重闔。鯨鐘橫撞震無垠。錦旛寶蓋高嶙峋。天華龍燭晝夜陳。歷載九九符堯仁。超然脫屣侍帝晨。遺澤滲漉萬寓均。歲豐兵偃無吟呻。咨爾衆士嚴冠巾。以道之真治子身。服膺聖訓常如新。沖霄往從龍車塵。

嚴州烏龍廣濟廟碑

山川之祀。自虞書以來。見於載籍。與天地宗廟竝。或謂山川興雲雨。澤枯槁。宜在秩祀。非必有神主之。以予考之。殆不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神。降而爲人。與人死而爲山川之神。一也。豈幸而見於經。則可信。後世則舉不可信邪。柳宗元死爲羅池之神。其傳甚怪。而韓文公實之。張路斯自人爲龍。廟於潁上。其傳尤怪。而蘇文忠公實之。蓋二神者。所傳雖不可知。而水旱之禱。卓乎偉哉。不可泯沒。則二公亦不得而揜也。予適蜀。見李冰張惡子廟於離堆梓潼之山。皆血食千載。非獨世未有疑者。蓋其靈響暴著。亦不容置疑者矣。嚴州烏龍山廣濟廟之神。曰忠顯仁安靈應昭惠王。舊碑以爲唐貞觀中人。姓邵氏。所記甚詳。雖幽顯殊隔。不可盡質。然神靈動人如羅池。變化不測如潁上。歷數百年。未嘗少替。而朝廷之所褒。

顯吏民之所奉事。亦猶一日。此烏可以幸得哉。至於紹興辛巳東海之師。羣胡見巨人皆長丈餘。弋戟麾旄。出沒煙雲間。則相告曰。烏龍神兵至矣。或降。或遁去。無敢枝梧者。是又與東晉八公山及慶歷嘉嶺神之事相埒。然彼皆在近境。而此獨見於山海阻絕數千里之外。豈不尤異也哉。不得韓蘇之文以侈大其傳。而邦人進士沈奐。願以屬筆於某。辭卑事偉。有足恨者。迺作送迎神詩一章。使併刻之。實慶元五年十月甲子也。其辭曰。

王之生兮。值唐初基。龍翔於天兮。英雄是資。獨沉草萊兮。默不得施。嶮然萬仞兮。胸中之奇。使得小試兮。冒白刃而搴朱旗。丈夫戰死兮。固亦其宜。死於不遭兮。精神曷歸。王亦何慙兮。人則爲悲。烏龍之山兮。跨空巍巍。築傑屋兮。奉祠釀桂兮。羞芝彈箜篌兮。吹參差。王捨斯民兮。逝何之。錫以祉兮。燕及俾罄。歲屢豐兮。長無凶饑。擁羽蓋兮。駕玉螭。時節來饗兮。民之依國。有征誅兮。克相王師。長戈大纛兮。肅肅陰威。掃平河雒兮。前功弗隳。隆名顯爵兮。永世有辭。

德勳廟碑

自古王者經綸草昧。戡定亂略。必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內任心膂之寄。外宣股肱之力。而廟謨國論。密賴以決。實兼將相之任者。在我高宗皇帝時。有若太師循忠烈王張公。實維其人。粵自高宗。歷試於外。開大元帥府。總天下兵。首以山西豪傑。入侍帷幄。龍飛順動。避狄南渡。公則有扶天夾日之功。蕭牆釁起。羣公暗拱。公則倡勤王復辟之大策。氛祲內侵。戎馬豕突。公則奮却敵禦侮之奇略。巨盜乘間。羣兇和附。公則建剪除安輯之成績。由是不數年間。國勢安強。夷虜奪氣。請和而一二重將。未還宿衛。論者咸以爲

非長久計。公則率先請罷。宜撫使事。奉朝請。車再上。引義懇款。於是議始定。士大夫咸謂其得大臣體。而高宗亦每謂之腹心舊將。又曰。從來待卿如家人。又曰。是人與他功臣相去萬萬。蓋高宗蹈履艱危。身濟大業。沉機獨智。燭徹察遠。以爲方海內橫流。巡幸四方。暴衣露蓋。周衛單寡。非如中都高拱。蠅蝻護之。居江流阻艱。海道阨危。非如平時安行。清蹕馳道之中。不有如公者。協心同德。均禍福。共安危。譬之一家。父兄有急。子弟不召而自至。譬之一身。頭目有患。手足不令而自力。則天下之計。將以誰諉。袁盎謂絳侯功臣非社稷臣。則社稷臣與功臣果異。建炎以來。功臣則有矣。至可名社稷臣者。非公而誰。故國家所以褒表崇異。常出等夷之上。非私恩也。及配享高宗廟庭。其次偶居其後。或者疑焉。是不然。唐名將前曰英衛。後曰李郭。衛公汾陽之勳德。巍如泰山。終不以姓名次序爲歎。欽宗皇帝下詔褒顯故老。而范文正實次司馬文正之下。司馬公之賢。不過與范公等。范公輔政先數十年。聲詩所載。以配夔夔。而顧乃居次。世豈以此爲有抑揚之意哉。公之曾孫鎡。三世傳嫡長。始築廟於居第之東。廟成。以高宗御書德勳二大字爲廟之名。自忠烈以下爲三室。忠烈之配曰秦國夫人魏氏。漢國夫人章氏。第二室曰少傅公諱子厚。配曰漢國夫人蕭氏。第三室曰少師公諱宗元。配曰楚國夫人劉氏。維忠烈王勳業之詳。與夫世諱字系官爵葬有碑。諡有誥。史有傳。此不復載。顧廟祭宜有歌詩。刻於麗牲之碑。乃作詩曰。

宋傳九聖。高宗是承。化龍渡江。天開中興。維忠烈王。翼從帝旁。捐身棄孥。獨當豺狼。煙塵未息。變生肘腋。首倡義師。氣沮金石。大業復隆。退不矜功。雪涕引罪。身衛行宮。國有大難。我則出捍。功成愈謙。將士畏歎。既空盜藪。屢虜淮右。拓臯之捷。梁楚無寇。河雒將平。虜畏乞盟。亟上虎符。就第王城。茂勳明德。爛然史冊。

燕及家國。匪王執克。築廟作主。三室同宇。歲時奉享。豐豆碩俎。國有世臣。家有元孫。咨爾後人。祇栗廟門。秦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

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始以果。終以不倦。此事之所以舉。而功之所以成也。海陵通川之間。自建炎後。爲盜區戰場。中雖息兵。然猶鬼嘯狐鳴。於藜莠瓦礫中。自官寺民廬。皆略具爾。未幾復有紹興辛巳虜禍。前日之略具者。又踐蹂燔燒。滌地而盡。乾道淳熙以來。中外無事。函養滋息。且以國力興葺之。迨今四十年。而城郭邑屋。尙未能復承平之舊。至於浮圖之廬。又非郡縣所急。或盛或衰。皆在仕者所不問。則其舉事若尤難者。嗚呼。是特不遇浮圖之傑耳。信有之。未見其果難也。秦州報恩光孝禪寺是已。寺始爲天寧萬壽寺。今名蓋用紹興詔書改賜。亦火於辛巳之變。有祖彥師者。復葺之。未成而化。中間屢易主者。至紹熙中。今長老德範師。應轉運陳公損之之請。而至。寺雖蠹建。而大役多未之舉。有巨鐘千石。方寺壞於兵時。樓焚。鐘墮扁而不壞。範始至。奮曰。鐘不壞。寺將興之符也。吾舉事。將自鐘始。乃建樓百尺。以棲鐘。鐘始鑄。歲在乙卯。至是三乙卯矣。而樓成人咸異之。遂議佛殿。殿之役最大。度費錢數千萬。見者縮頸曰。使可爲。豈至今日邪。範曰。不然。吾當與有緣者力成之。不敢以難故止。已而有居士劉洪首施錢五百萬。施者不勸而集。積爲四千萬有奇。乃伐木於黃岡。蔽流而下。方役之興。以關征爲懼。常平使者王公寧聞之。曰。斯殿以資永祐陵在天之福。孰敢議者。吾當任其事。於是所至皆爲弛禁。殿以崇成。爲重屋八楹。東西百三十六尺。南北九十六尺。高百一十尺。佛菩薩阿羅漢三十有一軀。會王公去。而後使者韓公挺取華嚴經語。書殿之顏。曰。最吉祥殿。範又爲闢六楹。以奉今天子。昔在潛邸。賜前住持覺深碧雲二

大字閣之廣袤雄麗亦略與殿稱。餘若方丈寢堂廚庫水陸堂兩廡。累數十年不能成者。皆不淹歲而備。最其費爲緡錢二十萬。在它人若寢食不遑暇。範獨終日從容。倡道以進。其徒一警效。一顧視。皆具第一義。學者往往得入。而其師別峯之法。遂盛行於江淮間矣。凡一寺內外。莫不燦然復興。是殿實爲之冠。慶元六年夏四月。範使其書記蜀僧祖興來。求予作碑。予既盡述其始末。且爲之銘。銘曰。海陵與區名寰中。長淮大江爲提封。於皇徽祖御飛龍。臣民薦福遐邇同。是邦巍然千柱宮。中有廣殿奉大雄。瓊材蔽江西。徂東波神呵護如雲從。璇題藻井翔虛空。丹碧髹堊無遺工。劫火不能壞。鴻鐘雷震鯨吼聲。隆隆層閣闕。奉龍鸞。蹤榮光夜起。騰長虹。徽祖聖德齊天崇。澤覃草木函昆蟲。咨爾梵衆極嚴恭。照運共慶千載逢。餘福漸被兼華戎。長佑農扈消兵烽。

洞霄宮碑

造化之初。昆侖旁薄。一氣旣分。天積氣於上。地積塊於下。明爲日月。幽爲鬼神。聚爲山嶽海濱。散爲萬物。萬物之最靈爲人。人之最靈爲聖哲。爲仙真。而道爲天地萬物之宗。幽明鉅細之統。此處羲黃帝老子所。以握乾坤司變化也。其書爲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陰符西昇度。人生神之經。列禦寇莊周闢喜之書。其學者必謝去世俗。練精精神。棲於名山喬岳。略與浮圖氏同。而篤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堯舜周公孔子遺書無異。浮屠氏蓋有弗及也。臨安府洞霄宮。舊名天柱觀。在大滌洞天之下。蓋學黃老者之所廬。其來久矣。至我宋。遂與嵩山崇福宮。獨爲天下宮觀之首。以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亦有以提舉洞霄召拜左相者。則其地望之重。殆與昭應景靈醴泉萬壽太一神霄寶籙爲比。它莫敢望。在真宗皇帝時。始制

詔改宮名。賜金寶牌。又賜仁和縣田十有五頃。奉齋醮。悉除其租賦。至政和間。宮以歷歲久。穿壞漫漶。徽宗皇帝降度牒三百。命兩浙轉運司復興葺之。歲度童子一人爲道士。建炎中。又廢於兵火。高宗皇帝中。興大業。開之當寧太息。乃紹興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鐘樓經閣。表以崇閎。繆以脩靡。費出慈寧宮梓匠工役。具於修內步軍司。中使臨護。犒賜踵至。旣不以命有司。而山麓之民。亦晏然不知有役。一旦告成。金碧之麗。光照林谷。鐘磬之作。聲摩雲霄。見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運鬼輸也。可謂盛矣。及上脫屣萬幾。頤神物表。遂以乾道二年。自德壽宮行幸山中。駐蹕累日。勅太官進蔬膳。親御翰墨。書度人經。以賜自有天地。卽有此山。殊尤之迹。未有若此者。慶元六年九月。葆光大師宮都監潘三華。與知宮事高守中。同知宮事水丘居仁。以告山陰陸某。曰。願有紀以爲無窮之傳。某以疾未能屬稿。後三年。同知宮事王思明。與其徒李知柔。航濤江入東。繼以請。乃敍載其本末如此。且爲之銘。曰。在宋祥符。帝錫之書。乃作昭應。比隆羲圖。元豐景靈。列聖攸居。元祐上清。以祝帝儲。棟宇煌煌。煥於天衢。徽祖神霄。誕彌九區。迨我高皇。東巡於吳。睠言天柱。鎮茲行都。警蹕來臨。神明翊扶。乃御幄殿。穆清齋居。天日下照。雨露普濡。迨今遺民。注望屬車。三聖嗣興。光紹聖謨。千礎之宮。蹇騰太虛。寶磬鴻鐘。震於江湖。肆作頌詩。用紀絕殊。

卷第十七

雲門壽聖院記

雲門寺自晉唐以來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時。繚山竝谿。樓塔重複。依巖跨壑。金碧飛踊。居之者忘老。寓之

者忘歸。遊觀者累日乃徧。往往迷不得出。雖寺中人。或旬月不相覲也。入寺稍西。石壁峯爲看經院。又西爲藥師院。又西繚而北。爲上方。已而少衰。於是看經別爲寺。曰顯聖。藥師別爲寺。曰雍熙。最後上方亦別曰壽聖。而古雲門寺更曰淳化。一山凡四寺。壽聖最小。不得與三寺班。然山尤勝絕。遊山者自淳化歷顯聖。雍熙。酌煉丹泉。闚筆倉。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遺風。行聽灘聲。而坐蔭木影。徘徊好泉亭上。山水之樂。饜飮極矣。而亭之旁。始得支徑。逶迤如線。脩竹老木。怪藤醜石。交覆而角立。破崖絕澗。奔泉迅流。喊呀而噴薄。方暑凜然以寒。正晝仰視。不見日景。如此行百餘步。始至壽聖。嶄然孤絕。老僧四五人。引水種蔬。見客不知拱揖。客無所主。而去僧亦竟不知辭謝。好奇者或更以此喜之。今年予來南。而四五人者相與送予。至新谿。且曰。吾寺舊無記。願得君之文。磨刻崖石。予異其朴野而能知此也。遂與爲記。然憶爲兒時往來山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樹益蒼老。而物色益幽奇。予亦有白髮久矣。顧未知予之文辭亦能少加老否。寺得額以治平某年某月。後九十餘年。紹興丁丑歲十一月十七日。吳郡陸某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嗇。衣帛而祭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爲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祭門祭竈。祭中雷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奸通節內外。其有功於人最大。願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寧德爲邑。帶山負海。雙巖白鶴之嶺。其高摩天。其嶮立壁。負者股栗。乘者心掉。飛鸞關井之水。濤瀾洶湧。蛟

鰥出沒登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別。已濟者同舟更相賀。又有氣霧之毒。蠶龜蛇蠶守宮之蠱。郵亭逆旅。往往大署牆壁。以道出寧德爲戒。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誅之。始遷於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據復增築之。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之意。旣成。屬某爲記。某曰。幽顯之際遠矣。惟以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夫神之所以爲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儻無愧於此。則攝澗谿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豐豆碩俎。是詔以求福也。得無與神之意異邪。旣以勵君。亦以自勵。又因以勵邑人。八月一日。右迪功郎主簿陸某記。

瀟亭記

瀟山道人廣勤廬於會稽之下。伐木作亭。苦之以茆。名之曰瀟亭。而求記於陸子。吾聞鄉居邑處。父兄子弟相扶持以生。相安樂以老。且死者。民之常也。士大夫去而立朝。散之四方。功名富貴。足以老而忘返矣。猶或以不得車騎冠蓋。雍容於途。以夸其鄰里。而光耀其族。媼爲憾。惟浮屠師一切反此。其出遊惟恐不遠。其遊之日。惟恐不久。至相與語其平生。則計道里遠近。歲月久暫。以相高。嗚呼。亦異矣。勤公之心。獨不然。言曰。吾出遊三十年。無一日不思瀟。而適不得歸。未嘗以遠遊夸其朋儕。其在瀟亭。語則瀟也。食則瀟也。煙雲變滅。風雨晦冥。吾視之若瀟之山。樵牧往來。老稚嘯歌。吾視之若瀟之人。疏一泉。移一石。藝一草。木率以瀟觀之。恍然不知身之客也。夫人之情。無不懷其故者。浮屠師亦人也。而忘其鄉邑父兄子弟。無乃非人之情乎。自堯舜周孔。其聖智千萬於常人矣。然猶不以異於人情爲高。浮屠師獨安取此哉。則吾

勤公可謂篤於自信而不移於習俗者矣。故與爲記。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記。

煙艇記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煙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歟。舟固有高明奧麗踰於宮室者矣。遂謂之屋。不可不邪。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麤得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犂。女任紡績。衣食麤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芟芡。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櫂。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復齋記

仲高於某爲從祖兄。某蓋少仲高十有二歲。方某爲童子時。仲高文章論議已稱成材。冠峨帶博。車騎雖容。一時名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先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一日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不得如仲高者爲之。及其承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在仲高則謂之蹉跌不偶可也。願曾不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凡七閱寒暑。不得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燕遊。輒南望歎息出涕。因罷酒。

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瘴癘動其心。方與學佛者遊。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昔日仲高矣。聞者皆悵然。自以爲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隆興元年夏。某自都還里中。始與兄遇。視其貌。淵乎似道。聽其言。簡而盡。所謂落浮華。反本根者。乃親見之。嘗對榻語。至丙夜。謂某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復齋。子爲我記。某自念少貧賤。仕而加甚。凡世所謂利欲聲色。足以敗志汨心者。一不踐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學道者。然從事於此數年。卒無毛髮之得。若仲高馳騁於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非深於性命之理。其孰能之。某蓋將就學焉。敢極道本末。以爲復齋記。

青州羅漢堂記

隆興改元秋九月。某訪故人弈公於青山之下。與弈公別。蓋十有餘年矣。聞某至。曳杖出迎松間。黔瘠腊如殘雪。覆頂相與握手。訪問朋舊。且悲且喜。既至其居。脩廊邃屋。曲折皆有意。已而入法堂之東室。忽見澗壑巖竇。飛泉迅流。菩薩阿羅漢。翔遊其中。使人如身在峨眉天台。應接不暇。弈公從旁笑曰。此吾使工人幻爲之者也。始王君某築是庵於墓左。以資其先人之福。而請吾居焉。王君閉門讀書。未嘗少貶於世。願於吾獨委曲周盡。吾亦感其意。爲之留而弗去者十年。凡此土木金碧。以爲像設。供養之具者。積費千金。王君無絲毫計惜。而吾之心志亦竭於是矣。子爲我記。嗚呼。某不天。少罹閔凶。今且老矣。而益貧困。每遊四方。見人之有親而得致養者。與不幸喪親而葬祭之具。可以無憾者。輒悲痛流涕。愴然不知生之爲樂也。聞王君之事。既動予心。又況弈公勤勤之意乎。記其可辭。明年七月一日。甫里陸某記。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漢將軍紀侯以死脫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史失其行事。司馬遷班固作列傳弗載也。維宋十一葉天子駐蹕吳會。改元乾道。正月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鎮江府方滋言。府當淮江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時祠紀侯爲城隍神。莫知其所。始然實有靈德。以庇其邦之人。禱祈禴禋。昭答如響。紹興隆興之間。虜比人塞金鼓之聲。震於江壖。吏民不知所爲。則惟神之歸。雖虜畏天子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府以無事。至於流徙蔽野。兵民參錯。而居處弗驚。疾癘以息。則神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爲己力乎。謹上尙書。願有以褒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越三月癸丑。有詔賜廟額曰忠祐。詔下而方公爲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呂公擢來知府事。侈上之賜。五月癸亥。大合樂。盛服齋莊。躬致上命。神人協心。霧雨澄霽。靈風肅然。來享來臨。於是呂公以屬某曰。願有紀焉。某惟紀侯忠奮於一時。而暴名於萬世。功施於漢室。而見褒於聖宋。身隕於滎陽。而血食於是邦。士惟力於爲善而已。豈有有其善而不享其報者乎。吏之仕乎是邦者。必將有事於廟。有事於廟者。必將有考於碑。其尙知所勉焉。毋爲神羞。六月癸未記。

黃龍山崇恩禪院三門記

自浮屠氏之說盛於天下。其學者尤喜治宮室。窮極侈靡。儒者或病焉。然其成也。無政令期會。惟太平久。公私饒餘。師與弟子四出。丐乞積累歲月。而後能舉。其壞也。無衛守誰何。一日寇至。則立爲草莽丘墟。故天下亂則先壞。治則後成。予於是蓋獨有感焉。黃龍山方南公時。學者之盛名天下。而其居亦稱焉。中更夷狄盜賊大亂之後。學者散去。施者弗至。昔之闕壯鉅麗者。嘗委地矣。自庚申訖丁亥。二十餘年之間。乃

能燦然復興。樓塔殿閣。空翔地踴。鐘魚之聲。聞十餘里。法席之盛。殆庶幾南公時。是非兵革之禍不作。遠方之氓。蕃息阜安。得以其公賦私養之餘。及於學佛者。則此山且爲虎狼魍魅之所宅矣。而安能若是哉。禪師升公於其寺門之成也。屬予爲記。予謂升公方以身任道。起其法於將墜。門蓋未足言。獨書予所感。使凡至山中者。皆知前日之禍亂。嘗如此。而國家之覆轍。函育斯民。若是其深。吏勤其官。民力其業。相與思報上之施焉。升公豈不得所願哉。乾道三年正月十四日。左通直郎陸某記。

王侍御生祠記

乾道七年二月。知夔州濟南王公新作貢院。成。越三月。夔歸。萬施梁山。大寧六郡之士。不謀同辭。曰。夔雖號都督府。而僻在巴峽。無贏財羨工。公之爲是役也。寸寸銖銖。心計而手度之。累月乃成。形容爲癯。髮爲盡白。其德於士。豈有旣邪。盍思所以報者。乃相與築祠於院之東堂。畫像惟肖。又相與屬予記之。予曰。公之施厚矣。祠未足報也。士則曰。吾等將日夜勉於學。父兄詔子弟於家。長老先生訓諸生於鄉。期有以應有司之求。如是。足乎。予曰。未也。郡國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近臣與館閣文學之士。選其尤者。而親策之於廷。策旣上。天子爲親第其名。謂之進士。進士將相儲也。自是而起於朝。其任政事。毋伏嘉言。毋醜衆正。其任言責。毋比大吏。毋置宵人。其任百執事。守節秉誼。宿道鄉方。毋懷諛。毋服讒。使天下稱之。史臣書之。曰。是夔州所貢士也。士以是報公。公以是報天子。迺可無媿。而予於記亦無愧辭矣。若何。皆曰。唯敢不力。乾道七年三月十五日。左奉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陸某記。

東屯高齋記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城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況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晝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寢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不泮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者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山陰陸某記。

樂郊記

李晉壽一日圖其園廬。持示余曰。此吾荊州所居名樂郊者也。荊州故多賢公卿。名園甲第相望。自中原亂。始以吳會上流。常宿重兵。而衣冠亦遂散去。太平之文物。前輩之風流。蓋略盡矣。獨吾樂郊日加葺。文

竹奇石。蒲萄來禽。芍藥蘭茝。芡茨菡萏。之富爲一州冠。其尤異者。往往累千里致之。子幸爲我記。予官峽中。始與晉壽相識。長身鐵面。音吐鴻暢。遇事激烈奮發。以全軀保妻子爲可鄙。其意氣豈不壯哉。及爲客置酒。出佳侍兒。陳書畫琴奕。相與娛嬉。則雍容都雅。風味乃甚可愛。雖梁宋間少年貴公子不能過。蓋其多材藝。知弛張如此。然自少時不喜媒聲利。有官不仕。窮園林陂池之樂者。且三十年。每自謂泉石膏肓。及來夔州。諸公始大知之。合薦於朝。議者謂晉壽當以少伸於世爲喜。而晉壽顧不然。獨眷眷於樂郊。不忍暫忘。嗚呼。出處一道也。仕而忘歸。與處而不能出者。俱是一癖。未易是泉石。非鐘鼎。諸公之薦。蓋矻晉壽膏肓。而使爲世用。異時晉壽成功而歸。高牙在前。千兵在後。擅畫繡之榮。以資斯園。荆楚多秀民。尙有能賦其事者乎。乾道七年六月十日。笠澤陸某記。

對雲堂記

巫故郡。自秦以來見於史。其後罷郡。猶爲壯縣。杜少陵扁舟下白帝。過焉。爲賦歸字韻五字詩。詩傳天下。由是巫縣名益重。宋建中靖國之元。黃太史始脫鈎黨。自蜀之荆。訪少陵遺迹。客縣治之東堂。留字壁間。有坐臥對南陵雲山陰晴變態之語。距乾道辛卯。逾一甲子。無舉出者。郵城李德修來爲令。風流儒雅。翮翮佳公子。因廢址作堂。與客落之。舉酒屬山陰。陸務觀曰。子爲予名。且記復興之歲月。務觀旣取太史語名之。且曰。僕行年五十。閱世故多矣。所謂朝夕百變者。奚獨雲山哉。一日進此道。幻醫消情塵滅。眞實相見。雖巍乎天地。浩乎古今。變壞不停。與浮雲遊塵。空華皆暈。初無少異也。德修方吏退時清。坐堂上。試以僕言觀之。德脩名普。務觀名某。臘月乙卯之夕。大醉中。秉燭梅花下記。

靜鎮堂記

四川宣撫使故治益昌。樞密使清源公之爲使也。始徙漢中。卽以郡治爲府。郡自兵火滌地之後。一切草創。公至未幾。凡營壘廐庫吏士之廬。皆築治之。使堅壯便安。可以支久。而府獨仍其故。西偏有便坐。日受羣吏謁見。與籌邊治軍。燕勞將士。靡不在焉。而其壞尤甚。公旣留三年。官屬數以請。始稍加葺。易其傾撓。徹其蔽障。不費不勞。挾日而成。會上遣使持親詔。賜黃金匱寶熏珍劑。以彰殊禮。公遂摭詔中靜鎮坤維之語。名新堂曰靜鎮。而命其屬陸某記之。某辭謝不獲命。則再拜言曰。以才勝物易。以靜鎮物難。以靜鎮物。惟有道者能之。泰山喬嶽之出雲雨。明鏡止水之照毛髮。則靜之驗也。如使萬物並作。吾與之逝。衆事錯出。吾爲之變。則雖弊精神。勞思慮。而不足以理小國寡民。況任天下之重乎。歲庚寅。某自吳適楚。過廬山。東林山中道人爲某言。公嘗憩此院。閉戶面壁。終夏不出。老宿皆愧之。則公之剝心受道。蓋非一日矣。世徒見公馳騁於事功之會。而不知公枯槁澹泊。蓋與山棲谷汲者無異。徒見公以才略奮發。不數歲取公輔。而不知公道學精深。尊德義。斥功利。卓乎非世俗所能窺測也。而上獨深知之。故詔語如此。傳曰。知臣莫若君。詎不信哉。雖然。某以爲今猶未足見公也。虜暴中原久。腥聞於天。天且悔禍。盡以所覆畀上。而公方弼亮神武。紹開中興。異時奉鑾駕奠京邑。屏符瑞之奏。抑封禪之請。卻涓橋之朝。謝玉關之質。然後能究公靜鎮之美云。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門生左承議郎權四川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陸某謹記。

卷第十八

藏丹洞記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予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獲瓦缶。攔矮貯丹砂雲母奇石。或爛然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斂而積藏。輸諸府庫。緘識惟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人藏丹留於名山。非當仙者輒不見。雖見亦輒變化。今是丹不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以塵垢衰病之餘。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大異。或謂丹藏於此遠矣。方上古未爲城邑時。西望三峨。東帶大江。山川秀傑。蓋宜爲仙真鍊藥騰舉之地。至予輒見之者。豈神物隱見有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而不見者常多。見者常寡。雖嵇叔夜葛稚川不免齋恨以蛻。而予顧得見焉。茲非幸與。乾道九年秋八月辛未。山陰陸某記。

籌邊樓記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某曰。君爲我記。按史記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劍南。實始作籌邊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爲。焚道黔中。越雋諸郡。山川方域。皆略可指。意者衛公故趾。其果在是乎。樓旣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入者。皆可考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哉。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強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虜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出。居庸松亭關。並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

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國內事。雖虜蒼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況區區西南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在目中矣。則所謂圖者。直按故事而已。請以是爲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旣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寬大之朝。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功烈壯偉。詎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某曰。請併書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銅壺閣記

天下郡國。自譙門而入。必有通達。達於侯牧治所。惟成都獨否。自劍南西川門以北。皆民廬市區軍壘。折而西。道北爲府。府又無臺門。與他郡國異。考其始。蓋自孟氏國除。矯霸國之僭侈而然。至蔣公堂來爲牧。乃南直劍南西川門西北。距府五十步。築大閣曰銅壺。事書於史。崇寧初。以火廢。政和中。吳公拭因其矩。復侈大之。雄傑閎深。始與府稱。淳熙二年夏六月。今敷文閣真學士范公。以制置使治此府。始至。或以閣壞告。公曰。失今不營。後費益大。於是躬自經畫。趣令而緩期。廣儲而節用。急吏而寬役。一旦崇成人。徒駭其山立。輦飛。巖然摩天。不知此閣已先成於公之胸中矣。夫豈獨閣哉。天下之事。非先定素備。欲試爲之。事已紛然。始狼狽四顧。經營勞弊。其不爲天下笑者鮮矣。方閣之成也。公大合樂。與賓佐落之。客或舉觴壽公曰。天子神聖英武。蕩清中原。公且以廊廟之重。出撫成師。北舉燕趙。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羶之污。登高大會。燕勞將士。勒銘奏凱。傳示無極。則今日之事。蓋未足道。識者以此知公舉大事不難矣。其可闕書。四年四月己卯。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彭州貢院記

國家三歲一貢士。天子先期爲下詔書。與郊祀天地埒。及試於禮部。旣中選矣。天子親御殿發策詢天下事。第其高下。又親御殿賜以科名。其禮可謂重矣。蓋以爲所與共代天理物。而守宗廟社稷於無窮者。實是在是也。然則郡國貢士。顧可不重邪。彭州舊無貢院。每科舉。輒寓佛祠。祠乃在城外。士不以爲便。淳熙三年。知州事王公敦詩。通判州事鄧公樞。始采進士穆滂。陳仲山。楊倫。蘇松等議。取廢驛故地爲貢院。凡郡之士。奔走後先。肩袂相屬。甃堅材良。山積雲委。自正月壬子。至七月癸亥。訖事。用緡錢萬五千六百有奇。役工稱是。重門大堂。高閎邃深。繚以脩廡。沈沈翼翼。分職庀事。各有攸處。旣成。王公徙利州。路轉運判官。書來屬予爲記。鄧公又繼以請。明年正月。朝奉大夫王公序來知州事。則又以請。予發書歎曰。俗壞久矣。上下相戾。後先相傾者。天下皆是也。今彭之士大夫。與王公鄧公謀同心協。若出一人。固已異矣。後王公事不出己。而不忌其成。不揜其能。惟懼後之無傳。可不謂賢哉。使士之貢於朝而仕者。揆時之宜。從人之欲。以舉萬事。如王公鄧公。視人之善。若己有之。如後王公。則利澤被元元。勳業垂竹帛。將孰禦焉。士尙知所勉哉。四年五月丁未。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淳熙己亥冬十二月。予使江西。治在撫州。其東是爲廣壽禪院。每出。輒過焉。僧守璞方爲輪藏。予之始至也。纔屹立十餘柱。其上未瓦。其下未甃。其旁未垣。經未甌。其止山立。其作雷動。神呵龍負。可怖可愕。丹堊金碧。殆無遺功。而守璞儼然燕坐。爲其徒說出世間法。土木梓匠之間。不至丈室。若未嘗有是役者。比

明年冬十一月予被命詣行在所。璞乃礮石乞予爲記。予慨然語之曰：子棄家爲浮屠氏，祝髮壞衣，徒跣行乞，無冠冕軒車府寺以爲尊也。無官屬胥吏徒隸以爲奉也。無鞭笞刀鋸囹圄桎梏，與夫金錢粟帛爵秩祿位以爲刑且賞也。其舉事宜若甚難，今顧能不動聲氣於期歲之間，成此奇偉壯麗百年累世之迹，予切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利勢，假命令之重，耗府庫之積，而翫歲愒日，事功弗昭，又遺患於後，其視子豈不重可愧哉！既諾其請，又具載語守樸者，以勵吾黨云。是月十九日朝請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賜緋魚袋陸某記。

成都犀浦國寧觀古楠記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沈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蘧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聵者愈，榮茂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況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欲爲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蘧昌，老真叟以爲恨。予既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爲我終昔意，予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憩棠，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爲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誣。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濱廟一木，坐謠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侈，沉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爲當時所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況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

禹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闢方面。皆重德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爲王孟之所難哉。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爲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淳熙九年六月一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

書巢記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於木。巢之遠人者。燕巢於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爲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爲巢。是爲避害之巢。前代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爲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牆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邪。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願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栖於櫬。或陳於前。或枕藉於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霆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爲盡。吾儕未造夫道之堂奧。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明州船塢新作故侍讀晁公祠成。監場事襄陽王君鉛。因通判州事丹陽蘇君玘移書某爲之記。自春徂

秋。凡十許書。請不倦。某於公爲彌甥。方踉蹌學步時。已獲拜公。則今於爲記。誠不當以薄陋辭。謹按公諱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父。自號景迂生。元豐元祐間。已爲知名士。崇寧後。坐上書邪等。斥不得立朝。臨民。故連爲祠廟。筦庫吏。其爲船塢。則大觀政和間也。寓舍直桃華渡。而官寺有亭曰超然。公方爲世僇人士。夫遇諸途。噤莫敢語。況有拜牀下者。簿書稍暇。則以讀書爲樂。時時見於文章。如汪伯更哀辭。祭鄒忠公文。皆傳天下。亦間與爲佛學者。延慶明智師遊。論著所謂天台教。至今其徒以爲重。雖然。此猶未足言公也。公之學深且博矣。於易自商瞿。下至河南邵先生。於書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於詩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枯於毛鄭。於春秋考至賈誼董仲舒。不膠於啖趙。其所引據。多先秦古書。藏山埋冢之祕。卓乎獨立。確乎自信。雖引天下而與之爭。不能奪。卒成一家之說。與諸儒並傳。向非擯斥。疏置於荒遠寂寞之地。如在船塢時。則雖公之敏。此功未易成也。於庠士之棄日。豈皆馳騫於富貴功名哉。弊精神於事爲之末。謀衣食於涯分之外。忽焉不知老之至者多矣。登堂而望公之風采。讀記而稽公之學術。其亦可自省哉。公之文章。本二百卷。中原喪亂後。其家復集之。益以南渡至歿時所作。纔得六十卷。而士大夫猶未盡見也。郡人能言公舊事者曰。一日。部使者來治船事。詬責甚峻。公從容對曰。船待木乃成。木非錢不可致。今無錢致木。則無船適宜。使者爲發愧去。觀公平生大節。一言折庸人之驕。蓋不足書。而郡人所願書。故亦不敢略云。淳熙十年九月丁丑。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并書。

圓覺閣記

淳熙十年某月某日。徑山興慶萬壽禪寺西閣落成。會是歲某月某日。詔賜住持僧寶印御注圓覺經。且

命某爲之序。於是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宜榜曰：圓覺之閣。且刻石以侈盛事。於是又咸曰：陸某宜爲記。寶印以衆言來諭。某於山陰大澤中，某蹴然不敢辭。恭惟聖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旣已博極皇墳，典義圖魯，史之祕而篆胥所傳，木葉旁行，亦莫不究極。以大圓覺爲我世界，悼士之陋，多岐私智，昧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御訓釋，凡二十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陁波羅之所譯，宗密之所注，裴休之所言，皆冰釋縷解於宸筆之下。十日並照，物無遁形。百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旣望月，無有缺減。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霜露所墜，日月所照，莫不共此大圓覺中。魯之逢掖，楚之黃冠，竺乾之染衣，祝髮。平時相與爲矛盾，爲冰炭者，亦莫不共在此大圓覺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千萬億世，亦莫不然。而寶印以山林枯槁之士，名徹九重，得以大覺禪師，懷璉入侍。仁宗皇帝故事，覲清光，承聖問，受好賜，序鉅典。又此閣壯麗，首冠一山，費至三十萬錢，其落成也，適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踴躍於虛，盛哉！方閣之未建也，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大慧禪師宗杲法門之傑，方住山時，衆溢千數，故以是名閣。然自今觀之，雖阿僧祇衆，猶爲有限量也。豈若圓覺之廣大無邊也哉！顧某衰且病，學問廢落，文思局澁，而名山盛事，本末闕闕，非區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爲愧懼云。淳熙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陸某記。

能仁寺捨田記

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承節郎河東薛純一詣紹興府，自言生長太平，蒙被德澤，念亡益縣官，不勝悽悽報國之心，願以家所有山陰田千一百畝，歲爲米千三百石有奇，入大能仁禪寺，祝兩宮聖壽，安撫使龍

圖丘公視牒異之。問所以然。純一曰：昔漢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且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而輸之。如此可滅也。今天子垂拱穆清。北虜褻服。歲時奉貢。純一弗獲傾貲備軍興。一日費。故因像教爲兩宮祈年。誠愚戇不識法令。罪死不宥。願言之朝。卽伏斧鑕。不敢悔。於是龍圖公嘉其意。爲上尙書戶部。純一乃因寺之住持僧子所來告予。請撰次本末爲記。予辭謝不可。則語之曰：子雖列在男爵。曩嘗舉進士。試禮部。繼今能益修其業。以自致於顯榮。則所以報國者。豈若是而已。雖然是已。足以勵風俗。助教化。使貪冒者廉。怠忽者奮。享祿賜而忘報者愧。豈不可書也哉。田之頃畝賦役。及別以錢權其子本。以待凶歲。則具書於碑陰。俾後有考焉。五月十三日記。

常州開河記

隋疏大渠。自今京口毗陵姑蘇嘉興以抵於臨安。初以備巡幸。而後世因爲漕運大利。故得不廢。渠貫毗陵城中。徐行東注。獨南水門受荆溪之水。爲惠明河。釀爲二股。皆會於金斗門。慶曆中。太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始疏顧塘河。益引惠明水注之。漕渠顧塘地勢在漕渠後。故俗又謂之後河。崇寧初。太守給事中朱公彥復增濬之。方是時。毗陵多先生長者。以善俗進。後學爲職。故儒風蔚然。爲東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則說者遂歸之後河。曰：是爲東南文明之地。鄒忠公方居鄉。士所尊事而化服者。忠公避不敢居。因以後河實之。而爲作記。淳熙十四年。今太守林公下車逾年。旣尊禮其諸老先生。延見其秀民。所以表勵風俗而激勸儒學者。日夜不敢少息。絃歌之盛。殆軼於承平時矣。而或以後河告者。亦不廢也。後河自崇寧後不治者積數十年。中更兵亂。民積瓦礫。及治家棄滓。故地益堅確。夏六月。林公

乃蒐閑卒。捐羨金。分命其屬治之。不淹旬。渠復故道。表若干。深若干。脩若干。乃以書屬予曰。願記其事。予謂渠之興。自爲一郡之利。不必爲士之舉。有司者設。然城南衣冠。以杜固鑿而頓減。則後河成廢。與士之舉。有司者相爲盛衰。亦自有理。太王遷岐。成王都洛。皆觀川原。咨卜筮。其由來蓋尙矣。則林公兼取焉。顧不可哉。士益勉之。以毋負公之意。公名祖洽。字子禮。明州鄞人世。以經行顯云。渠成之歲。十二月二日記。

卷第十九

明州育王山買田記

紹興元年。高皇帝行幸會稽。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上仁宗皇帝。賜僧懷璉詩頌親札。念無以鎮名山。慰衆志。乃書佛頂光明之塔。以賜。又申以手詔。特許買田贍其徒。逾五十年。未能奉詔。佛照禪師德光。以大宗師自靈隱歸。老是山。慨然曰。僧寺毋輒與民質產。令也。今特許勿用。令高皇帝恩厚矣。其可弗承。且昔居靈隱時。壽皇聖帝召入禁闥。顧問佛法。屢賜金錢。其敢爲他費。乃盡以所賜及大臣長者居士脩供之物。買田。歲去穀五千石。而遣學者義鋌。求記於陸某。某方備史官。其紀高皇帝遺事。職也。不敢辭。惟茲四明。表海大邦。自嘉祐紹興。兩賜宸翰。雲漢之章。下飾萬物。於是山君波神。効珍受職。鼉鼉蛟鱓。弭伏退聽。惡氣毒霧。收斂澄廓。萬里之舶。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市肆。不可數知。陂防峭堅。年穀登稔。於康盛哉。今德光又廣上賜。斬兩宮之壽。植天下之福。無疆惟休。時萬時億。刻之金石。於是爲稱。咨爾學者。安食其間。明已大事。傳佛大法。報上大恩。將必有在。不然。不耕而食。旣飽而嬉。厲民以自養。豈不甚可愧哉。

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議大夫尙書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陸某記。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建寧城東永安尊勝禪院成於唐僖昭間壞於建炎之末稍葺於紹興之庚申自佛殿始方是時院大壞塗地趣於復立以慰父老心故不暇爲支久計未四十年遽復頽圯適懷素者來爲其長老乃慨然曰殿大役也舍是弗先吾則不武乃廣其故基北南西東各三尺意氣所感助者四集瓌材珍產山積雲委其最巨者石痕村之杉脩百有三十尺圍十有五尺其餘蓋稱是凡費錢三百萬有奇而竹木輒斲黜堊之施者工人役夫之樂助者不在是數其成之歲月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庚子也越四年紹熙辛亥五月予友人方君伯謨移書爲懷素求文爲記予爲之言曰世多以浮屠人之舉事謂吾士大夫以爲彼無尺寸之柄爲其所甚難而舉輒有成士大夫受天子爵命挾刑賞予奪以臨其吏民何往不可而熟視蠹弊往往憚不敢舉舉亦輒敗何邪予謂不然懷素之來爲是院固非有積累明白之效佛殿方壞而院四壁立今日食已始或謀明日之食懷素坐裂瓦折桷腐柱頽垣之間召工人持矩度謀增大其舊計費數百萬求有一錢儲也使在士大夫語未脫口已得狂名有心者疑有言者謗逐而去之久矣浮屠人則不然方且出力爲之先後爲之輔翼爲之禦侮歷十有四年如一日此其所以歸然有所成就非獨其才異於人也以十四年言之不知相之拜者幾人免者幾人將之用者幾人黜者幾人禮樂學校人主所與對越天地作士善俗與夫貨財刑獄足用而弼教藩翰之臣古所謂侯國者大抵倏去忽來吏不勝紀彼懷素固自若也則其有成曷足怪哉且懷素之爲是院不獨致力於佛殿凡所謂堂寢之未備者廊廡之朽敗者

皆一新之。今老矣。無他。徒意使不死。復十四年。或過十四年。皆未可知也。則是院之葺。又可前知邪。而士大夫。凜凜拘拘。擇步而趨。居其位。不任其事。護藏靈萌。傳以相誘。顧得保祿位。不蹈刑禍。爲善自謀。其知恥者。又不過自引而去爾。天下之事。竟執任之於虛。是可歎也已。懷素三衢人。少從道行禪師游。能得其學。伯謨名士。繇莆陽人。六月甲申。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紹興府脩學記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原也。典教有官。養老有庠。學之始也。歷世雖遠。未之或異。不幸自周季以來。世衰道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無統。亂於楊墨。賊於申韓。大壞於釋老。爛漫橫流。不可收拾。始有重編累簡。棲以巨輪。象龍寓人。飾黃金珂。璧怪珍之物。誘駭愚稚。而六經寢微。穹閣傑屋。上摩霄漢。黜堊髹丹。窮極工技。其費以億萬計。而學校弗治。自周衰至五代。幾二千歲。而後我宋誕受天命。崇經立學。以爲治本。十二聖一心。罔或怠忽。然竊嘗考之。方周盛時。天子所都。旣竝建四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內之郡。皆僅有一學。較於周不及百之二。而又不治。則爲之牧守者。得無任是責邪。會稽拱行在所。爲東諸侯之冠。宜有以宣聖化。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中括蒼王公信來。爲是邦政。成令行。民物和樂。臺榭弗崇。陂池弗廣。而惟學校是先。燕遊弗親。廚傳弗飾。而惟養士是急。下車未久。輿殿崇閣。邃宇脩廊。講說之堂。絃誦之舍。以葺以增。不日訖事。以其饗殮未足也。則爲之售常平之田。以其見聞未廣也。則爲之求四方之書。食有餘積。書罕未見。然公猶以爲慊。曰。上丁之禮。服器未復古也。又爲之新冕弁衣裳。

帶紳佩鳥之屬。自邦侯至諸生。各以其所宜服。鼎俎尊彝豆籩簠簋之屬。自始奠至受胙。各以其所宜用。無一不如禮式。公適齋。心脩容。來宿於次。質明陟降揖遜。進退踴起。俯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僉曰。公以躬行先我。我處於鄉。弗篤於孝悌忠信。出而仕。弗勉於廉清正直。不獨不可見公。仰天俯地。其何心。見父兄長老。其何辭。教授陳君自強與諸生。以其言來告曰。願有紀。某老病不獲奉俎豆。以從公後。喜士之能承公也。於是乎書。紹熙二年九月癸酉。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重修天封寺記

淳熙丙午春。予以新定牧入奏行在所。館於西湖上。日與物外人遊。多爲予言淨慈有慧明師者。歷抵諸方。如汗血駒。所至蹴蹋萬馬皆空。方是時。知其得法。而不知其能文。後四年。予屏居鏡湖上。明來訪予。談道之餘。縱言及文辭。卓然僑偉。非凡子所及。方是時。知其能文。而不知其有才。明既從予遊。累日。乃曳杖負笠入天台山。爲天封主人。是山也。巖嶂嶄絕。爲天台四萬八千丈之冠。林麓幽邃。擅智者十二道場之勝。然地偏道遠。遊者旣寡。施者益落。明居之彌年。四方問道之士。以天封爲歸。植福樂施者。踵門還至。雖卻不可。於是自佛殿經藏。阿羅漢殿。鐘經二樓。雲堂庫院。莫不畢葺。敞爲大門。繚爲高垣。周爲四廡。屹爲二閣。來者以爲天宮化城。非人力所能也。又哀其餘。作二庫。曰資道。曰博利。以供僧及童子級澆之用。彼庸道人日夜走衢路。丐乞聚畜。蓋未必能辦此。明方爲其徒發明大事因緣。錢帛穀粟之間。不至丈室。而其所立。乃超卓絕人如此。豈非一世奇士哉。予嘗患今世局於觀人。妄謂長於此者。必短於彼。工於細者。必略於大。白天封觀之。其說豈不淺陋可笑也哉。會明以書來求予文。記其寺之廢興。因告以予說。使併

刻之庶幾覽者有所做焉。紹熙三年三月三日。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浙江自富春沂而上。過七里瀨桐君山。山益秀。水益清。烏龍山崛起千仞。鱗甲爪鬣。蜿蜒盤踞。嚴州在其下。有山直州之南。與烏龍爲賓主。烏龍以雄偉。南山以秀邃。形勢壯而風氣固。是爲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受命賜履之邦。登高四望。則樓觀雉堞。鶩騰縈帶。在鬱葱佳氣中。兩山對峙。紫翠重複。信天下名城也。南山報恩光孝禪寺。實爲諸刹之冠。質於地志及父老之傳。唐末有僧結廬於山之麓。名廣靈菴。慶曆中始斥大之爲廣靈寺。紹聖中。易禪林佛印大師希祖實爲第一代。始徙寺於山巔。今寺是也。崇寧中。賜名天寧萬壽。紹興中。易今名。初郡長者江氏爲塔七級。與寺俱燬於宣和之盜。厥後文則來居而寺復。法琦來助而塔建。及得智廓仲玘而學者雲集。廓不期年示滅。凡今之營繕崇成者皆玘也。如來大士有殿。演法會齋有堂。安衆有寮。棲鐘有樓。寢有室。遊有亭。浴有泉。又以餘力爲門。爲廡。爲庫。爲垣。爲磴路。爲禦侮力士之像。未五六年。百役踵興。無一弗備。郡人童天祐天錫方珍出貲爲最鉅。老僧智貴傾其衣囊助施。爲尤難。若夫以宿世願力來爲外護。取郡之積木以終成之者。太守殿中侍御史冷公世光也。寺之役旣成。冷公適有歸志。遂奉祠以去。豈非緣法哉。予亦嘗來爲守。廓及玘皆予所勸請。則於是山不爲無夙昔緣。故玘來求予爲記。予行天下多矣。覽觀山川形勝。考千載之遺迹。未嘗不慨然也。晚至是邦。觀烏龍似赤甲白鹽。南山似錦屏。一水貫其間。紆餘澄澈似渭水。而南山崇塔廣殿。層軒脩廓。山光川靄。鐘鳴鯨吼。遊

者動心。過者駭目。又甚似漢嘉之凌雲。蓋兼天下之異境而有之。騷人墨客。將有徙倚太息。援筆而賦之者。予未死。尚庶幾見之。紹熙四年二月庚申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古者侯國地之別三爵之等五。皆有宗廟社稷。秦黜封建。置郡守縣令。於是古之命祀。惟社稷尚存。陵夷千餘載。士不知學古。吏不知習禮。其祀社稷。徒以法令從事。畿封壇壝。服器牲幣。一切苟且。取便於事。無所考法。宋興。文物寢盛。自朝廷達於下州。叢邑社稷之祀。略皆復古。不幸中更犬戎之禍。兵氛南被。吳楚中興七十年。郡縣之吏。往往惟餉軍弭盜簿書訟獄爲急。及吏以期告漫應曰如令。至期。又或移疾弗至。雖朝廷所班令式。或未嘗一視。況三代之舊典。禮乎會稽之爲邑。實奉陵寢。且在安撫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治所。有將迎造請之役。有符檄期會之煩。敕使內家及宗室近屬。一歲屢至。亭傳道路。舟車徒役。一有不治。責在會稽者。十居八七。故令於祀事。尤不遑暇。縣社在禮神坊。曰社。曰稷。曰風師。曰雨師。曰雷神。凡五壇。皆蕪不治。祀則芟舍以爲次。凡祀之費。一出於吏。雨則寓於吳越王祠之門。承議郎四明王君時會之來爲令。始至。周視壇所。喟然歎曰。幸爲政於此。得有人民社稷事。孰大於是者。迺卽其地爲垣八十丈。築屋四楹。有門以時其啓閉。有庫以儲其器物。用宋之櫟。豐之枌榆故事。藝松五十。又稽合制度。稿秸莞席。幣篚樽俎。豆籩簠簋。勺羃莫不如式。粢盛酒醴牲牢。莫不供給。獻有次。祝有位。齋有禁。省饌食爵奠幣。飲福望燎。望瘞有儀。祝事各以其日。王君祇敬齋栗。與其僚從事。禮成而退。無違者。會稽歲比不登。及是。雨暘時若。歲以大豐。民歌於途。農扠於野。皆曰。吾令致力於神。神實響答。吾其可忘。於是父老子弟相

與告子請記其事。予曰：爲政之道與他知先後緩急之序而已。王君設施知所先急如此，雖欲不治得乎？雖然是皆朝廷以班郡縣者。王君特能舉之爾。後來者顧獨不能邪？故予詳記始末，所以告無窮也。慶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祈之辭曰：受天百祿，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話言，一飲食，未嘗忘君。然不聞有以羽毛鱗介之族，祈其君之福者。蓋先王盛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漉陂竭澤者，蓋無有也。所謂相响以溼，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弗行，厲禁弗施，廣殺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耒耜而事網罟者，日以益衆。於是有所放生名池，用祝壽祺者，而唐顏真卿之石刻始傳於世。宋興，十三聖相繼，以深仁盛德，極高蟠厚，鳥獸魚鼈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與築陂儲水，修放生故事，所以廣聖澤之餘，有不敢忽者。惟廣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爲之地，隘水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議郎曾侯棗，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曾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巨溪者，延袤百步，泓渟澄澈，蒲柳列植，藻荇縈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爲一郡絕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屋於其會，名曰溪堂，民不勞財不費，煥然告成。重明節，率僚吏放鱗介千計，望行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父老童稚，縱觀興歎，以爲廣德爲郡以來，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某，俾爲記。某復之曰：侯奉天子詔，來爲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一訟獄非其情，窮僻下里，匹夫匹婦有一愁歎，侯之責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揚天子休命，而致歸美報上之意，放生之舉，蓋賢守善其職之一事爾。豈

特是而止哉。期年政成，將屢書之。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廳壁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潘川夏侯君書來諗予於山陰澤中曰：吾軍有都統爲一軍大將，內以屏衛行在外，以控扼梁楚，隱然一長城也。又置副都統一員，以佐其長，智勇相資，寬猛相濟。有事則或居或行，更出迭歸，無事則同籌共畫於帳中，而制敵於千里之外。其任可謂重矣。而副都統自設官以來，今三十有八年，歷官十人，再至者一人，未有壁記。後將無所攷質，子爲我書而刻其姓名，可乎？予與夏侯君南北異鄉，東西異班，出處壯老異致，然每見其撫劍抵掌，談中原形勢，兵法奇正，未嘗不太息，恨不與之周旋於軍旅間也。君亦謂予非龔龔老書生，以兄事予，甚敬。則今日之請，尙何辭。然今天子神聖文武，承十二聖之傳，方且拓定河洛，規恢燕趙，以卒高皇帝之武功，則宿師江淮，蓋非久計。夏侯君亦且與諸將移屯玉關之西，天山之北矣。予雖老，尙庶幾見之。慶元四年正月甲子，陸某記。

法雲寺觀音殿記

浙東之郡，會稽爲大。出會稽城西門，循漕渠行八里，有佛刹曰法雲禪寺。寺居錢塘會稽之衝，凡東之士大夫仕於朝，與調官者，試於禮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餞往迎來，常相屬也。富商大賈，捩拖挂席，夾以大鱸，明珠大貝，翠羽瑟瑟之寶，重載而往者，無虛日也。又其地在鏡湖下，灌漑滄泄，最先一邦，富比封君，家相望也。故多施者，寺易以興。然建炎庚戌，胡虜之禍，亦以近官道，首廢於火，一瓦不遺。主僧曰道亨，爲一

方所信。度弟子三十二人。慨然自任。以興復之事。未成者十七而沒。其後有自修者。始爲三門法堂。經藏等。予適得華嚴般若涅槃寶積數百卷。以施之。草創未畢。而修謝去。自是寺以不得人。又廢。木剪竹伐。鐘鼓不鳴。白衣攘居之。屠牛牧豕。莫敢執。何初先楚公爲尙書左丞。請於朝。以證慈及法雲爲功德院。歲度僧一人。三年間。證慈得其二。法雲得其一。故太傅與楚公祠堂肖像具存。予自蜀歸。始言於府。請逐白衣。而命契彝者主之。彝與亨俱東陽人。人固已喜。而彝又有器局才智。居之且二十年。創佛殿及像設。費甚厚。談笑而成。重建三門。翼以兩廡。巍然大刹矣。彝沒。予以告府牧尙書葉公。以其弟子道澤繼之。澤少年志節清苦。言議英發。人皆畏其嚴。而服其公。於是予以大屋四楹。施以爲觀音大士殿。雖然。尙未易成也。澤即日走四方。謀之三年。遂建殿。殿之雄麗。冠於一刹。予又施以禪月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像。龕於兩壁。觀者起敬。施者踵至。自火於庚戌。及今庚申。實七十載。殆若有數然。卒成之者。繄彝與澤父子積勤不懈之力也。予嘗謂事物廢興。數固不可逃。而人謀常參焉。予遊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往往歷數百千歲。雖或盛或衰。要皆不廢。而當時朝市城郭。邑里官寺。多已化爲飛埃。鞠爲茂草。過者弔古興懷。於狐鳴鬼嘯之區。而佛刹自若也。豈獨因果報應之說。足以動人。而出其財力。亦其徒堅忍強毅。不以豐凶難易。變其心。子又有孫。孫又有子。必於成而後已。彼之不廢固宜。予因彝與澤之事。而有感焉。併載其說。士大夫過而稅駕者。讀之。其亦有感也夫。慶元五年秋七月庚午記。

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

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黃琢。山之麓。原野曠。水泉冽。岡巒抱負。嵩嶂森立。而地蕪不治者。不知幾何年。或謂

古嘗立精舍以待天衣雲門遊僧之至者。有石刻具其事。其後寺廢。石亡。獨龜趺猶在。父老類能言之。慶元三年。有信士馬君正卿聞而太息。乃與其弟崧卿。以事親收族之餘貲。買地築屋。擇僧守之。凡僧若士民之道出於此者。皆得就憩。猶以爲未廣也。則爲堂殿門廡。倉廩庖湑。凡僧居之宜有者悉備。而殖產使足以贍足。其徒猶懼其不能久也。告於府牧丞相葛公。以華嚴院額徙置焉。可謂盡矣。而其意猶未已也。曰。年運而往。或者欺有司而寓其孥。則院廢矣。家世隆替不可常。萬分一有子孫以貧故。規院之產。侵院之事。則僧散矣。於是因其同學於佛者。朝奉郎致仕曾君迅叔。遲來請予文刻之石。庶來者知此院經理之艱勤。則不忍寓其孥。子孫知乃祖乃父志願之堅確。則不忍規其產。侵其事。設若有之。而至於有司。則賢守善令必有以處此。雖至於數百千歲。此院猶不廢也。予報之曰。僧居之廢興。儒者或謂非吾所當與。是不然。韓退之著書。至欲火其書廬。其居杜牧之記南亭。盛贊會昌之毀寺。可謂勇矣。然二公者卒亦不能守其說。彼浮圖突兀三百尺。退之固喜其成。而老僧挈衲無歸。寺竹殘伐。牧之亦賦而悲之。彼二公非欲納交於釋氏也。顧樂成而惡廢。亦人之常心耳。則君之志。叔遲之請。與予之記之也。皆可以無愧矣。慶元五年八月甲子。中大夫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撰并書丹。

卷第二十

居室記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

爲舒卷啓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爲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奧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哺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問與人論說古事。或共盃酒。倦則亟捨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疎戚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徜徉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記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陰陸某務觀記。

邵武縣興造記

太平興國五年。詔卽建州邵武縣置邵武軍。而縣爲屬。其治在軍之東。建炎三年。盜起閩縣。邵武亦被兵。焚官寺民廬略盡。紹興十年。作譙門。十六年。作守丞治所。於是學宮軍壘。囹圄倉廩。以次皆復。其舊獨縣故地廢爲教場。而縣寓尉廨。至二十一年。知縣事葉遂始復縣治。未及成。安撫使用兵官王存之請。卽日撤除。滌地皆盡。而縣徙寓武陽驛。乾道六年。知縣事尤昂始作縣門。他猶未暇及。慶元四年。宣義郎史君定之來爲縣。始至而歎曰。縣古子男國也。因時之治忽。政之善否。以爲盛衰。自建炎己酉。訖今歲在戊午。

凡七十年。自高宗皇帝。至今天子。歷四聖。寬賦薄征。休養元元。歲且屢豐。公饒私餘。生齒繁滋。考之九域。圖郡戶八萬七千九百有奇。今增五萬四千二百有奇。爲戶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可謂盛矣。而邵武一邑。獨當戶五萬六千四百有奇。爲郡境十之四。則吾邑顧不又盛哉。而反寓其治於傳舍。詔勅法令。圖志符檄。護藏不嚴。棲列無所。決訟問囚。延見丞佐。與賓客之來者。其地皆褊迫庫陋。仰漏旁穿。非所以宣布德澤。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念非所先。姑置弗議。比爲政期年。家無弗伸之冤。庭無弗直之訟。善無濫刑。惡無佚罰。太守趙侯不譴知君爲深。君所設施。郡未嘗以勢撓焉。以故君之政成。民之俗變。有所爲。輒共成之。於是始有意於新縣治矣。會得吏蠹與用度之餘。爲餽百餘萬。自五年七月甲午鳩工。至十月己巳落成。出令有所燕息。有次。勞賓有館。胥吏徒役。咸有寧宇。貨布器物。各司其局。事立令行。老稚舞歌。視承平舊觀。有如焉。而木章竹箇。瓦甃髮丹。悉視時低昂。交手畀予。梓匠朽饒百工之來者。得直皆如私家。訖事。民不及知。吏不得沿以爲奸。非君之才有餘。顧能若是哉。堂之名有九。曰畫簾。曰無私。曰近民。曰仁平。曰居敬樓。曰瞻雲軒。曰讀書。曰如水亭。曰海棠。其扁榜多君自書。有筆法。其命名之意。卽其地可知。故不詳著。君蓋故丞相太師魏公之孫。予魏公客也。故君與趙侯皆以記縣之興造爲請。予受知魏公時。甫壯歲。爾俯仰四十餘年。同時賓客凋喪略盡。而予偶獨後死。見君以才稱於世。且猶能秉筆有所紀述。亦可謂幸矣。故不復辭。慶元六年九月癸酉。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記。并書。

諸暨縣主簿廳記

建炎紹興間。予爲童子。遭中原喪亂。渡河沿汴。涉淮絕江。間關兵間以歸。方是時。天子暴衣露蓋。櫛風沐

雨。巡狩四方。會不期月休也。大臣崎嶇於山海阻險之地。草行露宿。不敢告勞。亦宜矣。況於州牧郡守。以降。遽條一履。以治其事者。相望。又況降而爲縣令。丞簿者哉。及王室中興。內外麤定。然郡縣吏寓其治於郵亭民廬。僧道士舍者。尙比比皆是。積累六七十年。四聖相授。天下日益無事。兵寢歲登。用度饒餘。然後皆得稍復承平之舊。至於縣。則有迨今苟且因循者。主簿在縣官中。卑於令丞。而冷於尉。非甚有才。則其舉事爲尤難。若諸暨主簿丁君崇者。可謂才矣。君海陵人也。今居吳。世有顯人。爲吏精察。而平恕。學工文辭。而不忽簿書期會之事。嘗兼攝丞。久之。得添給。不取一錢。皆用以新主簿之廩。諸暨舊無丞。元豐間。置丞。徙主簿以居之。而主簿更得廩。乃故鹽廩。藉溼支傾。殆不可居。然閱百二十年。爲主簿者。凡幾人。至君乃更新之。不亟不徐。不侈不陋。不費所公。不斂於民。竹箇木章。瓦甃丹堊。不蠹不苦窳。不漫漶。堂後舊有池。自君來。比二歲。產異蓮。駢跗。邑人謹傳。以爲君且通貴之祥。相與名其池上之亭曰雙蓮。君故不喜怪。而邑人之意如此。亦足知其得民也。君與予之子子虛遊。乃因子虛請記歲月。予不得辭也。昔我藝祖肇造區夏。當乾德六年二月癸亥。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敝壞。或興葺之數於有司。以爲殿最。於庠。祖宗明詔。具在汗簡。而近世乃有相戒以爲非急務。且徒速謗者。獨安取此哉。予嘗備太史牛馬走。獲窺金匱石室之藏。故敢併記之。以曉他在仕者。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大夫直華文閣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陸某記。

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天子旣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婺州稽古閣。

者本以閣之下爲講堂。而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廢於火。及再建講堂。雖復其故。不暇爲閣。至嘉泰元年。太守丁公逢。乃卽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爲閣。而請於今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顏。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一日而傳天下。丁公旣代去。曾公棗來爲郡。閣之役尙未旣也。於是窗戶闌楯瓦甍髹丹。粲然皆備。又爲兩廡。達於講堂。高廣壯麗無遺力。南山在其上。雙谿在其下。煙雲百變。朝暮獻狀。閣之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澤尙書梅公執禮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忠義大節。而祠庫陋且弗葺。曾公徹而大之。始奕奕與閣稱。曾公以邦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君夢得所斂。移書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業大事叢。而奏篇有程久乃能如曾公之請。夫堯舜禹臯陶書紀其事。雖不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也。稽古必以書。前乎堯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易之畫。幸在至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能盡讀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今讀易不能知伏羲之心。讀典謨不能知堯舜禹臯陶之心。雖典墳盡在。亦何益於稽古。故予以爲士能玩易之畫。與身親見處義等。反覆盡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臯陶等。能親見聖人而不能佐其君。興聖人之治理。豈有是哉。士之放逸惰儉。不力於學者。固所不論。學而不親見聖人。猶未學也。親見不疑。而不用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吾命而無愠。斯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之意矣。士尙勉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日。中大夫直華文閣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陸某謹記。

智者寺興造記

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圖氏所謂梁樓約法師道場。國朝開寶九年始爲禪寺。自淨悟禪師全肯

傳三十七代。二百餘年。至慶元之五年。而仲玘實來。方是時。事廢不舉。地蕪不糞。棟橈柱腐。垣斷甃缺。若不可復爲者。玘植杖而四顧曰。智者之爲寺。天造地設者至矣。而人事不能充焉。故寢壞至於此。天其使我興此地歟。乃諏諸爲地理學者。則其言與玘略合。蓋寺在金華山之麓。峰嶂屹立。林岫間出。日月映蔽。風雲吞吐。而前之形勢無以留之。如王公大人南嚮坐帷幄中。宜其前有列鼎大牲之養。盛禮備樂之奉。賓客進趨。擯相禮翼。將吏武士。執轡孰何。然後爲稱。今乃巍然獨坐。而侍衛者皆奔趨而去。則其威重無乃少損乎。於是始議鑿大池。瀦水於門梁。其上通大路。而增門之址。高於故三之二。異時所謂奔趨而去者。皆肅然就列。恪然執事。則王公大人之尊。於是始全。則其施置建立。號令賞罰。亦何可少訾邪。方議之初。或謂門有大木數十。必盡去。乃可興池役。而木所從來久。以是未決。忽一夕大風。木盡拔。若有鬼神相其役者。其亦異矣。玘之來。百役皆作。修廊傑閣。虛堂廣殿。至於棲衆養老之室。庖福帑庾之所。繚爲垣牆。引爲道路。莫不美於觀。而便於事。後雖有能者。無以加焉。玘有道行。爲其後所宗。而才智器局。又卓然不凡。如此。故薦紳多喜道之。予又與有夙昔。且嘗記其嚴州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記。而予友人寧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姜公邦傑。復以手書助之。請未及屬稿。而邦傑歿。予尤感焉。雖毫不敢辭也。今茲之役。池爲大。故書之特詳。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記。

常州奔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爲南北之衝。皆疏河以通。餽餉。北爲瓜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爲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

以地勢言之。自創爲罽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爲罽也。蘇翰林嘗過奔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概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爲郡。未滿歲。政事爲畿內最。考古以驗今。約己以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爲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丘君壽雋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旣以告於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爲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爲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自鳩材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明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爲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故此閘尤爲國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戎贊。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沂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此閘之功。與趙侯爲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爲一時便利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五不倦。故不以衰耄辭。三月丙子。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臺宿泗。兩隄列植榆柳槐楸。所在爲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

合淮以入於海。南舟必自盱眙絕淮。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盱眙實梁宋吳楚之衝。爲天下重地。尙矣。粵自高皇帝受命。中興。駐蹕臨安。歲受朝聘。始詔盱眙進郡。除館治道。以爲迎勞宿餞之地。而王人持尺一牘。懷柔殊鄰者。亦皆取道於此。於是地望益重。城郭益繕治。遷任牧守。重於曩歲。及吳興施侯之來。爲知軍事也。政成俗阜。相地南山。得異境焉。前望龜山下。臨長淮。高明平曠。一目千里。草木蔽虧。鳧雁翔泳。蓋可坐而數也。乃築傑屋。衡爲四楹。縱爲七架。前爲陳樂之所。後有更衣之地。而傍又有麗牲擊鮮。與夫吏士更休之區。翼室修廊。以陪以擁。斲削髹丹。皆極工緻。最二十有六間。而堂成。旣取米禮部芾之詩。名之曰翠屏。且疏其面勢於簡。繪其棟宇於素。走騎抵山陰澤中。請記於予。侯與予故相好也。予聞方國家承平時。其邊郡遊觀。有雅歌之堂。萬柳之亭。以地勝名天下。雖區脫間。猶能詠歎。以爲盛事。然嘗至其地者。皆謂不可與淮水南山爲比。翠屏之盛。又非雅歌萬柳可及。則亦宜有雄文傑作。以表出之。而予之文不足稱也。雖強承命。終以負愧。侯名宿。字武子。於是爲朝散郎直祕閣。開禧元年春正月癸酉記。

上天竺復菴記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菴。後負白雲峯。前直獅子乳竇二峯。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爲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關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滷浴。皆有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爲傳授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旣成。命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

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况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爲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如法師道遇三朝。名蓋萬柄。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爲退居之舉。傾竭囊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天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爲西方之歸。則復菴又一弊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東籬記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葑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爲籬。如其地之數。種五石瓮。瀦泉爲池。植千葉白芙蓉。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以臭。攝其穎以玩。朝而灌。莫而鋤。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爲長謠短章。楚調唐律。酬答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未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真足以致此。於虜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嘉泰四年。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散郎直祕閣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孫公叔豹爲知州事。公至數月。州以大治。聞獄無淹繫。庭無滯訟。幙府閑暇。符檄簡少。榜笞之聲。不聞於屏外。向之逋賦佚罰。皆以時舉。倉有餘粟。府有餘帛。公天資近道。不樂燕遊歌舞優戲之奉。又不喜以土木無益之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別室。自夜至旦。鹽醜而出。終歲如一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瀨。漢嚴先生釣臺下。讀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爲上有平田百畝。足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投釣之地具在。而田則亡有。乃以屬縣令訪之。則田亦具在。旁有流泉。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溉。而或者輒有之。公乃遣語以當歸田。直而取田以爲先生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公歎曰。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屑也。千有餘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且吾教化未孚。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因置不問。會有沒官田。又從傍買民田足百畝。除其泛科斂。以畀浮屠之奉祠者。又卽祠之右。創爲佛院。棲鐘於樓。匱經於室。僧廬客館。略皆有所。度歲入可以食其徒七人。而樵汲之役。又在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廢。乃礪美石。請記於予。予曰。嚴名城也。自大駕巡幸臨安。以朝士出守者。與夫入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於富春。入謁亭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恨祠屋弊壞。椒桂不以時薦。往往咨嗟躊躇。久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日困於簿書米鹽。將迎燕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則又過祠下。負初心戴愧面而去者。袂相屬也。聞孫公之舉。得無少自咎哉。予二十年前。蓋嘗來爲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且以勵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月辛未。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

陸某記。

陸放翁集 二 渭南文集 卷二十

九十二

陸放翁集

渭南文集

卷第二十一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於宮室。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子廢禮棄樂。掃除名分。務爲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故其尊以爲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子。顏子。孟子。以爲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卽學校。以春秋舍奠於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先朝學校盛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內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爲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己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沒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爲錢五十萬。吾夫子被袞服冕。巍然當坐。旣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有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時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下將有事於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令以劇劇。率不行。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於府。肅恭齋明。以時訖事。且來告。請記其始末。天子中興大業。講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三年正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湖州常照院記

昔在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宋配天三十有六年。涵養生齒其數無量。遺弓故劍羣臣皆當追慕號泣。思所以報在天之靈。至千萬世無怠無斁。而況山林外臣。以道藝供奉。仗內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梵隆。以異材瞻學。高操絕藝。自結上知。不由先容。得對內殿。先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菁山。號無住精舍。一時名士如葉左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內翰藻。陳參政與義。皆爲賦詩勒銘。傳於天下矣。至是詔賜菴居於萬松嶺金地山。江濤湖光映帶几席。壽藤老木。岑蔚天矯。隆師方力辭。願歸故巢。既至悅其地。且侈上賜。幡然願留。久之示化。上爲悵然不懌。賜金歸葬故山。及孝宗皇帝嗣位。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充丁亥丁未本命道場。以祈兩殿之福。高宗皇帝御德壽宮。賜御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八字。以示名院本指。且賜天申金剛無量壽閣扁榜。及紫檀刻佛號如來閣榜。悉御書也。又一再賜萬機暇日。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紙。唐陸柬之蘭亭詩一卷。及米芾史略帖一卷。題團扇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賢十六阿羅漢殿。左則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食息有堂。鐘經有樓。熏浴炊爨儲積。各有其所。鍵椎鼓鐘器亦備足。至於遊息臨眺。種藝疏鑿。莫不極思致區處之妙。而西巖尤爲勝絕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院事。屏居西巖。今皇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爲禪院。專以仰薦高宗神遊。世擇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本澄首被是選。實嘉泰四年甲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曰。願有述焉。其實紹興朝士。歷事四朝。三備史官。名列策府。諸儒之右。則與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

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槁，亦有以伸其圖報萬一之意。某則不然，飽食而安居，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乘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以識某媿云。開禧三年二月壬子謹記。

法慈懺殿記

東出慶元府五十里，曰小溪。有僧舍曰法慈院。院創於唐咸通中，舊號鳳山院。歷五季至宋興，院常不廢。治平二年，始賜今名。雖世以院僧主之，然其徒多出遊四方，學經論，問祖師第一義，或終其身不歸。淳熙十四年，老宿及後來者始議作懺殿，而如戒等十輩願盡力營之。久而不成，十人或死，或緣不偶，獨如戒智玻行慈，誓不怠廢，必遂其始願。行乞勞苦，積細微以成高大。於是施者牆立，助者麇至。聞者興歎，見者起敬。木章竹箇，山積雲委。伐石於山，陶甃於窟。丹漆黝聖，致於四方。以紹熙壬子三月癸酉始土工。明年八月庚申，始匠事。十一月土木皆告成。南北八丈六尺，東西五丈八尺，而棟之高四丈一尺，耽耽奕奕，窮極藝巧。雖慶元多名山，巨剎然懺堂之盛，未有加法慈者。奉釋迦於中，而左則彌勒，右則無量壽。又以天地鬼神之像，陪擁四旁。於摩亦盛矣。院僧因餘姚普明院僧則華求予爲記。則華嘗遊蜀，予識之於成都。今三十餘年，以故舊不忍拒也，乃爲之書，而刻施者姓名於碑陰云。

東陽陳君義莊記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輩於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其遂負所期望

付託生何而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爲時雨爲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爲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求文於執事者。且載其凡於碑陰。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疏之。彌遠則益疏。而至於忘之。蓋以身爲親疏。而不以先人爲親疏也。視兄之子。已或不若己之子。己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爲心。則己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虜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欲使之流爲工商。降爲皂隸。去爲浮圖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爲是者有幾。非以爲不美而不爲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塋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塋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其說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而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之卿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絕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於朝於四方。雖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人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彥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開禧二年八月詔以開封田侯琳爲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時虜方入塞侯旣受命謂廬州爲淮西根本而古城又爲州之襟要堅守廬州則淮西有太山之安修復古城則廬州有金城湯池之固異時議者知守南城而已古城不復繕治一日有警如有太阿之利而不持鐔柄七尺之軀而授人腰領幾何其不敗也古城雖不甃而其實峭堅利以禦寇且西北堅城多止用土雖潼關及赫連氏統萬城亦土爾乃躬臨視之芟夷草棘則城果屹如石壁戈戟皆廢衆始駭服於是增陴浚濠大設樓櫓又有月城亦得地利而卑不可恃則又爲築羊馬城厚六尺高倍之且爲重塹設釣橋而月城亦不可復犯矣然自興役至訖事不三閱月將士爭奮民不與知一旦巍然若役鬼神可謂奇偉不世之功矣城甫畢虜果大入道執鄉民問知侯在是相顧曰殊不知乃鐵面將軍也蓋虜自王師攻蔡州時已習知侯名未戰氣先奪矣乘城拒守甚力夜遣偏將自屯所攻其營殺傷數千人萬戶死者二人侯聞捷曰是且伏兵東門夜攻吾水柵以幸一勝乃提親兵隨所向禦之莫不摧破虜知廬州不可近遂解而趨和州侯又亟遣親信間道督光州戍將斷橋梁燒賊艦絕其饋道奪俘虜復取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援和州會和州亦堅壁虜窮乃盡遯侯又出兵濠州以戰車敗虜屯兵戰車久不用侯以意爲之果取勝策勳眞拜達州刺史且以車制頒之諸軍侯猶不敢自以爲功方益修水門之備濬河深二丈乃得昔人撒星椿橫巨兩城間始知昔固有此舉遂益植新椿而城之其崇五丈有奇樓櫓稱焉將吏士民聚而謀曰侯之所立如此郡人無以報萬一則不可相與築生祠於城中而移書於予請書歲月予以衰疾辭比書復來則侯捐館舍矣請旣益堅予亦痛若人之不淑而不獲卒大勳業也故采之僉論以敘其始末昔劉渢城水洛

趙立城山陽。滬所遇非堅敵。立雖死事而不能全其城。猶皆廟食。載在祀典。況如侯之功。光明卓絕如此。則祀典之請。必有任其事者。尙繼書之。以垂示後世。爲忠義之勸云。嘉定元年春二月己巳謹記。

吳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爲者。有雖合於理而不可得爲之者。士於可爲者。不可不力。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爲之。又不足。告於在仕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志猶在也。豈不賢哉。彼不可得爲之者。則有命焉。有義焉。不知命義。徒嘷嘷紛紛。奚益。故君子不爲也。然爲此者寡也。或易之。爲彼者輒可以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爲此者寡也。吾友南城吳君仲與其弟倫。初以淳熙之詔。建社倉。其詳見於侍講朱公元晦所爲記。其後又以錢百萬。剏爲大樓。儲書數千卷。會友朋。教子弟。其意甚美。於是朱公又爲大書書樓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書堂。堂之前又爲小閣。閣之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閣。左則象山陸公子靜書。其顏曰南牕。右則良齋謝公昌國書。其顏曰北牕。堂之後榮木軒。則又朱公實書之。於庫亦可謂盛矣。蓋吳君未命之士爾。爲社倉以惠其鄉。爲書樓以善其家。皆其力之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以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謀謨於朝者。皆如吳君自力而不媿。則民殷俗媿。兵寢刑厝。如唐虞三代。可積而至也。吳君兄弟爲是。迨今已十五六年。使皆壽考康寧。則倉與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壽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予讀唐李衛公文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特燕遊地。木石之怪奇者。亦

奚足道。而其言且如此。況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此。將有渙然汗出。霰然涕下者。雖百世之後。常如吳君時。有不難者矣。嘉定元年五月甲子記。

靈祕院營造記

出會稽城西門。舟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祕院。自紹興中。僧海淨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待遊僧。名接待院。久而寢成。始徙廢寺。故額名之。海淨年九十。坐八十三夏而終。以其法孫德恭領院事。恭少嘗學於四方。有器局。迨今二十年。食不過一簋。衣不加一稱。而惟衆事是力。夕思晝營。心揆手畫。施者自至。魔事不作。用能於二十年間。或改作。或增葺。光明偉麗。毫髮無憾。上承先師遺志。下爲子孫基業。閤堂傑閣。房奧廊序。棊鐘之樓。橫經之堂。館客之次。下至庖廚。溷浴。無一不備。爲屋僅百間。自門而出。直視旁覽。道路繩直。而原野砥平。一遠山在前。孤峭奇秀。常有煙雲映帶其傍。卜地者以爲在法百世不廢。且將出名僧。今院纔一傳。其興如此。後烏可量哉。院之崇成也。恭來請記。曰。先師之塔。公實與之銘。今院當有記。非公誰宜爲哉。予報之曰。子廬於此。凡東之會稽。四明與西入臨安者。風颿日相屬也。彼其得志於仕宦。獲利於商賈者。寧可計邪。有能家世相繼。支久不壞。如若之爲父子者乎。有能容衆聚族。燮和安樂。如若之處兄弟者乎。至於度地築室。以奢麗相誇。斤斧之聲未停。丹堊之飾未乾。而盛衰之變已遽至矣。亦有如若之安居奠處。子傳之孫。孫又傳之子者乎。此無他。彼其初與若異也。雖曰有天數。然人事常參焉。人事不盡。而諉之數於庠。其可哉。嘉定元年夏五月庚申記。

橋南書院記

吾友西安徐載叔。豪雋人也。博學善屬文。所從皆知名士。方其少壯時。視功名富貴猶券內物。一第直洩。我爾然出遊三十年。蹭蹬不偶。異時知己零落且盡。家貲本不薄。載叔常糞壤視之。權衡仰俯。算籌衡縱。一切不能知。惟日夜從事於塵編蠹簡中。至食不足不問也。中年卜居城中。號橋南書院。地僻而境勝。屋庫而人傑。清流美竹。秀木芳草。可玩而樂者不一而足。載叔高臥其中。裾不曳刺。不書。客之來者日益衆。行者交跡。乘者結轍。訶殿者籠坊陌。雖公侯達官之門不能過也。名不可妄得。客不可強致。載叔蓋有以得此於人矣。乃者數移書於予。請記所謂橋南書院者。嗟乎。漢梁伯鸞入吳。賃舂於皋伯通。廡下至今吳有皋橋。蓋以伯鸞所寓得名。載叔之賢不減伯鸞。而橋南乃其居。則後世不蕪沒決矣。尙何待記。然載叔之請不可終拒也。乃爲之書嘉定元年夏六月庚寅山陰陸某務觀記。

心遠堂記

大卿朱公以開禧元年築第於昭武城東。取陶淵明詩語。名其堂曰心遠。旣成。與士大夫落之。而以書來告曰。子爲我記。始嘉泰壬戌。予蒙恩召爲史官。朱公丞祕書。日相從甚樂。公去爲御史。予領監事。閑劇異趣。會見甚疏。然每與同舍焚香煮茶於圖書鐘鼎之間。時時言及公。未嘗不相與興懷絕歎也。明年國史奏御之明日。予乞骸骨而歸。俄而公亦自寺卿得請外補。不復相聞者累歲。比書來。予方臥病。作而言曰。朱公真可人哉。士得時遇主。施其才於國。退居閭里。閒暇之日爲多。樽俎在前。琴弈迭進。欣然自得。悠然遐想。問餽宴樂。以修親舊。夙昔之好。講解誦說。以垂後進。無窮之訓。進退兩得。可謂賢矣。予獨相望累千里。不得持一觴爲公壽。且慶斯堂之成。顧方以爲歎。今乃得以不腆之文。自託於後世。亦可謂幸矣。夫嘉

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蘊。相爲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極羣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於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旣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鹵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書如鬪草。徒以多寡相爲勝負。何益於學。嗚呼。審如是說。則秦之焚書。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自三館爲御史。爲寺卿。出典名藩。尊所聞行所知。亦無負於爲儒矣。然每悵然自以爲歉。益務藏書。以棲於架。藏於櫝。爲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閣傳後之意。而移書屬予記之。予聞故時藏書如韓魏公萬籀堂。歐陽竟公六一堂。司馬溫公讀書堂。皆實萬卷。然未能絕過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呂汲公王仲至。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也。朱公齒髮尙壯。方爲世顯用。且澹然無財利聲色之奉。儻網羅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峰。北則石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煙嵐雲岫。洲渚林薄。更相映發。朝暮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卷第二十二

梅子真泉銘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真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父爲之銘。銘曰。

梅公之去漢。猶鷓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子。舟車所通。何所不閱。彼吳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者。因著其說。儻信吳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方。則是以頸血丹莽之斧鉞也。山麓之泉。甘寒澄澈。珠琲玉雪。與子徊徘徊。酌泉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司馬溫公布被銘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此銘予二十歲時作。今傳以爲秦少游非也。

金崖硯銘

我遊三峽。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吳楚。揮灑淋漓。鬼神風雨。百世之下。莫予敢侮。

延平硯銘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斂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色蒼璧。予文日衰。愧匪敵。

蠻谿硯銘

斯石也。出於漢嘉之蠻谿。蓋夷人佩刀之礪也。琢於山陰之錢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如玉。文如穀。則

黜龍尾之羣從。而溜韞玉之仲季也。

錢侍郎海山硯銘

雲濤三山飾此怪珍。誰其寶之。天子侍臣。煌煌繡衣。福我遠民。一字落紙。活億萬人。勿謂器小。其重千鈞。從公遄歸。四海皆春。

桑澤卿磚硯銘

古名硯以瓦。今名硯以甄。瓦以利於用。甄以全其天。甄乎甄乎。寧用之鈍而保其全乎。尙無媿之。日陳於前。放翁銘桑甥澤卿硯。熙熙二年六月九日。老學庵書。

崔伯易畫像贊

崔公名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劉相沆舉賢良方正。不赴。以任爲三班差使。韓魏公薦之。詔易文資爲國子監直講。亦辭。元祐中再召爲郎。又皆固辭。補外郎。諸公力白於朝。強起爲國子司業。訖不肯復出爲郡。以起居郎祕書少監召。亦不肯起。紹聖中復以爲祕書少監。辭如初。遂請宮觀。尋致仕。予喜其白首一節。乃求畫像於高郵。而爲贊曰。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仕以行義。止以遠恥。世衰道微。豈復知此。蚩蚩始學。青紫思拾。萬馬竝馳。孰能獨立。始雖弗急。後亦汲汲。我思崔公。涕泗橫集。

東坡像贊

我遊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而歎。閱世垢濁。笑謂侍仙。昇以靈藥。稽首徑歸。萬里天風。

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王仲信畫水石贊

亡友王仲信爲予作水石一壁。仲信下世二十年。乃爲之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導江三峽。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洵洵撼壁。後三十年。塵暗苔蝕。澹墨色之欲盡。尙觀者之慘慄。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邪。放翁曰。吾但見其有歐陽信本柳誠懸之筆力也。

鍾離真人贊

五季之亂。方酣於兵。叱嗟風雲。卓乎人英。功雖不成。氣則莫奪。煌煌金丹。糝糠陶葛。

呂真人贊

一粒之粟。有國有民。二升之釜。浩渺嶙峋。我遊巴陵。始識公面。青蛇鏗然。求之不見。

又

天下家家畫呂公。衣冠顏鬢了無同。勸君莫被丹青誤。那有長繩可繫風。

僧師源畫觀音贊

三世如來同一闕。大士亦作補陀夢。佛子無財可修供。尺紙寸毫俱妙用。寶纒天冠儼四衆。長年造極筆愈縱。唯師魯公爲作頌。十方世界俱震動。

宏智禪師真贊

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賣生張說。看渠臨了一著子。諸方倒退三十里。

大慧禪師真贊爲昭覺文老作。

平生嫌遮老子。說法口巴巴地。若是靈利阿師。參取畫底妙喜。

卮庵禪師真贊爲處良長老作。

灑灑落落五十年。一句不說祖師禪。妙喜堂中正法眼。等閒滅在瞎驢邊。

塗毒策禪師真贊

骨相瓌奇風神蕭散。貌肅而和語盡而簡。畫得者英氣逼人。畫不得者頂門上一隻眼。

又

塗毒不自讚。留待三山老。試問卿上人。讚好莫讚好。海中忽起劫初風。北斗柄折須彌倒。

佛照禪師真贊

名動三朝。話行四海。撒手歸來。雲山不改。人言大覺同龕。師云老僧掩彩。

大洪禪師贊

髮長無心剃。衣破無心補。大洪山上有賊。大洪山下有虎。非但白刃殺盡兒孫。更能一口吞卻佛祖。

中巖圓老像贊

我遊中巖。拜師於牀。巍巍堂堂。鳳舉龍驤。公住無爲。訪我成都。雄辯縱橫。玉色敷腴。別未十日。梁木告摧。我如飛蓬。萬里南來。孰謂窮山。乃瞻儀形。牆壁說法。況此丹青。

奉聖淳山主年八十有四。放翁爲作真贊。

兩住名山一老禪。目光如電照人天。行藏不用占蓍草。卦氣全來二十年。

芋庵宗慧禪師真贊

煨懶殘芋。打塗毒鼓。舌本雷霆。毫端風雨。

廣慧法師贊

東土震旦。西方極樂。一緇草鞋。到處行脚。

敷淨人求僧贊

光薙頭。淨洗鉢。頭頭拈起頭頭活。有時與。有時奪。受用現前活鱗鱗。敷道者。一短褐。欠箇什麼。更要惡水潑。將錯就錯也不妨。只在檀那輕手撥。道敷淨人求伽陀。見施主求買度牒。爲說此數語。嘉泰辛酉四月十日。放翁書。

錢道人贊

枿欄冠。青芒屨。上天下天不騎鶴。喚作神仙渠不肯。道是凡人我又錯。會稽城中且賣藥。

放翁自贊

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真。劍外江南。飄然幅巾。野鶴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或以爲跌宕湖海之士。或以爲枯槁隴畝之民。二者之論雖不同。而不我知則均也。淳熙庚子。務觀自贊。時在臨川。年五十有六。

又

名動高皇。語觸秦檜。身老空山。文傳海外。五十年間。死盡流輩。老子無才。山僧不會。

又

皮葛其衣。巢穴其居。烹不糝之藜羹。駕秃尾之草驢。聞雞而起。則和寧戚之牛歌。戴星而耕。則稽泆勝之農書。謂之瘁則若腴。謂之澤則若壟。雖不能草泥金之檢。以紀治功。其亦可挾兔園之冊。以教鄉閭者乎。周彥文令畫工爲放翁寫真。且來求贊。時年八十。

又

進無以顯於時。退不能隱於酒。事刀筆不如小吏。把鋤犁不如健婦。或問陳子何取而肖其像。曰。是翁也。腹容王導輩數百胸。吞雲夢者八九也。陳伯予命畫工爲放翁記顏。且屬作讚。時開禧丁卯。翁年八十三。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

隋齊王暕。尹河南。唐秦公世民。尹京兆。衛王重俊。爲洛州牧。皆親王。尹京故事也。然尙未甚。以爲重。後唐秦王從榮。以長子爲河南尹。又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故當時遂以尹京爲儲貳之位。至晉天福中。鄭王重貴。周廣順中。晉王榮。皆尹開封。用秦王故事也。國朝太祖皇帝建隆二年七月。以太宗皇帝爲開封尹。開寶末。太宗嗣位。纔八日。卽以齊王廷美爲開封尹。後封秦王。太平興國七年。秦王出爲西京留守。自是開封不置尹。止命近臣權知府而已。權知府自李符始。雍熙二年。始以陳王元僖爲開封尹。蓋是時太宗元子楚王元佐被疾廢。則陳王亦儲君也。淳化三年。薨。後二年。眞宗皇帝自襄王爲開封尹。後封壽王。至道元年。正東宮。議者謂尹有品秩。非太子所宜兼領。乃改判府事。自後唐以來。雖以尹京陰爲儲副之位。

然皆藩王。以太子判京府。則自至道始也。故事。開封尹之上。有牧。雖具員。而初未嘗置。國朝。惟親王。乃除。尹。餘但爲權知府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百七十年。未嘗改。蔡京爲相。始建議置尹。尹非獨故事。須親王。乃除。又太宗真宗。潛藩所領。人臣所宜避。天下皆罪京之不學。其後宣和末。欽宗皇帝。自東宮爲開封牧。是時已有尹。尹之上。惟有牧。故以命之。然牧故事。序位在太子少保之下。御史大夫六曹尙書之上。亦非太子所宜兼。蓋有司失考。至道判府之制也。尹之下。故事有少尹。位在少府將作少監之下。太子少詹事之上。後唐秦王時。嘗以劉陟爲之。而建隆以來。率不置。惟置判官。推官各一員。或二員。通掌府事。竝以常參官充。親王爲尹。則判官以給諫充。今太中大夫以上。推官差降焉。真宗爲尹時。判官二員。推官三員。蓋特置也。或問太宗以來。尹京則謂之南衙。何也。曰。開封府治所。本在正陽門南街東。然太宗爲尹。乃就晉邸視事。晉邸又在內。及府治之南。故曰南衙。亦曰南宮。秦王許王因之。及真宗爲尹。太宗以秦王許王皆不利。始命還就府治焉。

卷第二十三

姚平仲小傳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滅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

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馳七百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驃。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慙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

族叔父元燾傳

族叔父元燾。名寤。一字居安。自山陰徙家餘姚。性恭謹純厚。閉門力學。不妄與人交。尤好樂律。每言樂所以成人才。今世所用皆胡部。雖鄭衛亦不得聞。況韶濩乎。因考按古關雝鹿鳴諸詩。抑揚皆合音律。時時自歌之。中正簡古。聞者興起。欲上書請用之。鄉飲酒會疾病不果。所居瀕江。一室蕭然。數十年間。几席書冊琴樽之屬。皆未嘗易。好飲酒。然不肯自釀。或餽以家所醞。亦辭不取。曰法不可也。其謹如此。有子洙。登進士第。爲鹽官尉。迎養官舍。期年。洙卒。元燾護其喪歸。亦能自釋。久之。以疾卒。年七十。與元燾同時。有鄭從革者。名鼎之。丹徒人。自三舍法行。已在鄉校。能自刻苦。口誦手鈔。日常兼數人。然試有司。輒黜。從革亦不以黜故少怠。終始如一日。事父篤孝。建炎中。客山陰。遇寇。從革欲奉父避之。父不聽。從革乃束帶立牀前。鬻糜粥。奉湯液。悉如平時。寇至。則迎門拜泣。曰。父老不能去。惟哀憐之。寇爲感動。乃署其門。使其屬勿

犯終亂定。父子俱得全。年六十餘。貧益苦。比卒。衣衾不能具。而一鄉皆推其賢云。

陳氏老傳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井之事。抵質買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爲。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略使識字。不許讀書爲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室廬不妄增一椽。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衣惟布襦裙。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陳氏所居。在刺涪山下。地名曰南溪。云。陸子曰。予嘗悲士之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則爲負國。必無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先世本魯墟農家。自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沒。族黨散徙四方。蓋有不知所之者。過魯墟。未嘗不太息興懷。至於流涕也。聞陳氏事。因爲述其梗槩。傳之。庶觀者有感焉。

紹興府衆會黃錄青詞

上帝福善禍淫。雖各繇於類應。大道回骸起死。或俯徇於哀祈。敢露忱詞。仰干聰鑒。伏念臣等所居紹興府。地連三輔。人雜五方。任職居官。當閭閻之太半。鮮衣美食。昧稼穡之所從。習俗莫還。神明積譴。方凶饑之薦至。加疫癘之相乘。疾痛呻吟。未及三醫之謁。焄蒿淒愴。已悲萬鬼之鄰。念升濟之無方。敢號呼而有請。伏望少回洪造。一洗衆辜。逝者脫泉路之冥冥。生者安王民之皞皞。天職生覆。地職形載。敢忘夙夜之歸。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永冀生成之賜。

江西祈雨青詞

天惟至仁。久寬水旱之譴。吏實有罪。仰累陰陽之和。旣閱雨之歷時。敢叩關而請命。伏念臣濫膺上指。使近畿深惟冥頑固陋之資。莫副惻怛丁寧之訓。徒積勤於夙夜。冀無負於幽明。然而風采不足以馨服。豪強惠愛不足以撫綏。政媮惕日田疇曠。陂澤之修。訟積淹時。囹圄困桁楊之繫。務均力役。而或蔽於所見。思廣賑恤。而或緣以爲奸。旣莫致於善祥。懼卒罹於饑饉。是用詆辰之吉。稽首以陳。伏望推善貸之慈。霈曲成之惠。雖有司曠職。宜伏雷霆之誅。然比屋何辜。流爲溝壑之瘠。若復未回於洪造。遂將絕望於有秋。敢殫皇皇哀迫之誠。冒貢懇懇吁嗟之禱。庶格九霄之澤。少紓一道之憂。稼穡順成。儻僅蒙於中熟。里閭疾苦。誓靡墜於上聞。

謝雨青詞

旱大甚以是虞。不遑啓處。天蓋高而可叩。思罄精誠。方祇祓於齋場。已亟霑於膏澤。尙懼豐凶之未決。敢忘祈報之交修。仰企叢霄。少回冲馭。伏願哀黎民之匱食。宥衆吏之瘵官。申敕有神。更終大惠。一穀不升。謂曠。豈勝夙夜之憂。三日以往爲霖。實賴乾坤之造。

嚴州祈雨青詞

歲律肇新。農功伊始。居者慮陰淫陽伏之寇。耕者懷旱乾水溢之虞。仰惟上穹。職是元化。俯遂羣黎之育。式均六氣之平。敢卽熙壇。恭陳薄薦。所冀歲豐民樂。寬九重宵旰之憂。賦足刑清。道衆吏簡。書之責。敢忘惕勵。仰對生成。

謝雨青詞

天九關之在上。精誠可以徹聞。雨三日而成霖。枯槁爲之盡起。恭陳薄薦。冒貢丹衷。伏念臣領此僇州。迨今累月上。無以布宜。寬大而道屯膏之咎。下不能撫摩凋瘵。而格解澤之施。踟躕靡遑。吁嗟上訴。敢謂叢霄之應。曾無挾日之淹。月離畢以示期。山出雲而效職。風霆下擊。澗壑交流。井汲如初。家享一瓢之樂。粟儲可繼。士寬半菽之憂。商旅通行。道途鼓舞。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方將均惠於惓罄。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更冀默消於疾癘。敢忘兢惕。仰對生成。

保安青詞

道垂光而下濟。罔不與慈。情至敬則無文。惟當直訴。伏念臣少多罪垢。晚乏功能。寓形寢迫於九齡。定著遂階於四品。先世被追榮之典。已冠三孤。諸兒荷延賞之恩。例霑寸祿。首坐滿盈之久。自擬災釁之來。時涉夏秋。疾生經絡。有藥必試。靡神不祈。呻吟之聲。晨暮不絕。惟歸誠於洪造。或少逭於往愆。么然微衷。亟以自列。伏望曲回聰聽。俯佑殘軀。俾耄及之餘生。獲奠居於故社。耕桑安樂。父子團樂。天實無私。敢汲汲希望外之福。人誰不死。願熙熙須數盡之期。

天申節樞密院開啓道場疏

得道者上爲皇。啓帝圖之廣大。有德者得其壽。當化日之舒長。率籲衆情。虔伸善祝。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伏願三靈介祉。九廟儲休。無黃屋之心。雖退藏於淵默。如南山之壽。冀茂對於天祺。

滿散道場疏

惟天其中命用休。誕御無疆之曆。有德者必得其壽。共輸歸美之誠。敢叩梵宮。仰申善頌。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伏願頤神物外。布澤寰中。福祿萬年。丕介雁鴻之祉。本支百世。永奉詒燕之謀。

天申節功德疏

得吾道而上爲皇。算自齊於箕翼。有天下而傳之子。福方寢於華夷。敢因震夙之期。申致延鴻之祝。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聰明時憲。清淨無爲。黃屋非心。共仰堯仁之大。玉卮爲壽。益瞻漢殿之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恭願茂對昌辰。丕承景貺。以聖傳聖。增光奕世之休。爲天中天。永享萬方之奉。

又

得道上爲皇。誕受泰元之冊。重華協於帝。光臨孝治之朝。敢殫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算。尊號陛下。恭願又新湯德。丕顯文謨。日舒以長。燕處益探於衆妙。道冲而用陰。功廣被於羣生。

瑞慶節功德疏七

有開必先。天地肇開於景運。無遠弗屆。華夷畢效於貢珍。矧備邇聯。敢稽壽祝。皇帝陛下。伏願誕膺戩穀。端拱穆清。以八千歲而爲春。永御舒長之景。卜七百年而過曆。用符愛戴之誠。

又

誕彌厥月。丕昭震夙之期。長發其祥。共致麗鴻之祝。皇帝陛下。恭願後天難老。如日正中。紹十二聖之睿。謨開三百年之景運。金泥玉檢。肇修稀闕之儀。楛矢石砮。永享貢輸之盛。

又

叨榮禁路。千齡獲遇於聖明。歸老故山。一飯敢忘於君父。敬修梵供。仰祝堯年。皇帝陛下。恭願光照大千。壽踰時萬。繼統燕無爲之治。御邦躋有道之長。上際下蟠。永享化國舒長之日。東封西祀。嗣修太平稀闕之儀。

又

節紀千秋。實踵開元之盛。神呼萬歲。洵膺嵩嶽之祥。顧雖遜迹於丘園。敢怠馳誠於軒陛。皇帝陛下。伏願道極高而蟠厚。治咸五而登三。碣石河源。盡復輿圖之舊。泰山梁甫。嗣修檢玉之儀。

又

惟皇之極。欣逢熙洽之辰。於萬斯年。共效厖鴻之祝。敢趨淨域。薦控丹衷。皇帝陛下。伏願允叶帝心。誕膺神策。化東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降德於衆兆民。坐致唐虞之治。上瑞至千百所。永符箕翼之祥。

又

聖恩念舊。猶叨四品之崇。景運開先。敢後萬年之祝。皇帝陛下。恭願當宁撫盈成之業。垂衣紹積累之休。朔易南訛。綿鋤纓於率土。東漸西被。會玉帛於中朝。

又

恩霑遺老。幸聯上雍之班。身遇明時。敢後祝堯之請。皇帝陛下。恭願乾端廣大。日轂正中。髦鬢奉九譯之琛。農扈告三登之候。應帝王之運。故聰明睿智足以有臨。集天地之祥。皆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祈雨疏

九秋伊始。百穀將登。念零雨之稍愆。率羣情而致禱。仰惟慈蔭。曲鑒丹誠。三日爲霖。俯慰雲霓之望。大田多稼。上寬宵旰之憂。

謝雨疏

諸佛願心。本常存於澤物。衆生業果。或自召於凶年。民愚無良。吏惰不職。駭駭陽之作害。閔零雨之弗時。內罄寸誠。方吁嗟而遍禱。起瞻四野。已枯槁之一蘇。自惟莫格於太和。乃至上勤於慧力。敢忘祗報。用答鴻慈。

道宮謝雨疏

上帝至仁。本不忘於澤物。下民胡罪。幾坐致於凶年。由官吏之惰偷。致政刑之疵癘。驕陽作害。零雨弗時。內罄寸誠。方吁嗟而仰禱。起瞻四野。已枯槁之盡蘇。自惟莫格於太和。迺至輒干於鴻造。敢忘祗報。用答好生。

嚴州祈雨疏

倬彼雲漢。尙愆霖雨之期。害於黍盛。俯劇淵冰之懼。敢輸丹悃。仰叩覺慈。冀占離畢之祥。少道屯膏之咎。

又

時雨少愆。上勞宵旰。詔音亟下。恭致禱祈。敢冀覺慈。誕敷惠澤。

又

龜占墨而尚遠。凜有屯膏之懼。龍蟠泥而未舉。方緊解澤之施。冀軫鴻慈。曲成樂歲。俯慰閭境雲霓之望。上寬滯衷宵旰之憂。

嚴州施大斛疏

早魃為虐。念莫釋於衆憂。飯香普熏。敢恭陳於淨供。伏願雲從龍而效職。月離畢以告祥。解澤亟行。屯膏一洗。如來施無量食。既靡間於聖凡。史臣書大有年。庶上寬於宵旰。

嚴州謝雨疏

時雨愆期。方軫焦勞之慮。佛天慈從欲。遽蒙霈澤之施。敢擇良辰。敬伸昭報。

嚴州謝雪疏

萬邦屢豐。幸際中天之熙運。平地尺雪。鬱為嗣歲之嘉祥。敢忘淨供之修。少謝覺慈之貺。尚祈

垂佑益介純禧。洪造

嚴州久雪祈晴疏

時雪屢應。已占嗣歲之登。春氣未和。寧免祈寒之怨。敢趨慈宇。仰叩真慈。冀日麗於層霄。俾民安於

比屋。上寬旰食。俯慰輿情。

卷第二十四

法雲寺建觀音藏殿疏

補落伽之道場。蓁蕪已久。修多羅之妙典。函匱僅存。先師每志於經營。四衆亦思於協助。天時默定。佛事將成。伏望巨公大人。居士長者。深戒著鞭之後。共合浮圖之尖。庶得萬瓦鱗差。修梁虹舉。紺容輝日。梵唄陵雲。結難值之勝因。作無窮之壯觀。

開元寺重建三門疏

巍然古刹。實居大府之喉衿。卓爾高閣。復爲一寺之眉目。歷數百載。極祇園之盛。乃七十年。猶劫火之殘。伏望大發積藏。亟成鉅麗。粲紫丹於久廢。偉扁榜之一新。雨霽塵清。碧瓦勢凌於霄漢。霧開日出。金鋪光射於康莊。還壯觀於承平。垂美名於不朽。

安隱寺修鐘樓疏

金鐘大鏞。蓋以聲爲佛事。雄樓傑閣。宛在水之中央。歷歲既深。須人乃復。敢徧投於信士。祈同結於勝緣。浮翠流丹。儻復還於鉅麗。撞昏擊曉。實大警於沉冥。

重修光孝觀疏

天覆地載之間。飲啄皆由於道蔭。跂行喙息之類。涵濡悉荷於國恩。豈獨忠義之心。人人具有。抑亦生成之賜。物物皆同。永惟光孝之道場。實薦徽皇之躋御。神祠佛刹。尙營繕之相望。琳館珍臺。豈修崇之可後。某等叨恩冠褐。庀職宮庭。敢忘夙夜之勤。冀復規模之舊。既修先朝之遺迹。遂新大府之榮觀。

圓通寺建僧堂疏

如來香飯。取時已遣化人。開士鉢單。展處又須得所。營茲華屋。延我勝流。念非極棟宇之功。何以稱龍象。

之衆。木魚哮吼。千僧閣也在下風。露柱證明。九梁星直。須退步。

重建大善寺疏

劫火之壞。大千雖云有數。長者之施。億萬要豈無時。儻阿練若。獲了大緣。則宰堵波亦還舊觀。可謂非常之舉。惟須不退之心。

道像五藏疏

道雖與貌。固非耳目口鼻之施。天本無心。尙何肝膽肺腸之有。旣云肖像。蓋亦同人。願共發於信心。不須疑著。庶亟成於盛事。垂示無窮。

鷲峯寺重建三門疏

建寺年深。築門役鉅。雖不下禪牀相接。用此何爲。然倒騎佛殿出來。少它不得。伏望念古阿蘭若之勝地。結檀波羅密之大緣。或備土木輒斲之材。或施黝聖髮丹之費。初發心處。已有諸聖證明。一落筆時。自然大地震動。

重修大慶寺疏

佛出本爲一大緣。初無差別。越城昔有六尼寺。五已丘墟。惟大慶之名藍。實故唐之遺址。茲蒙賢牧。命復舊規。方廣募於衆財。冀亟成於偉觀。魔王魔女。盡空蜂蟻之區。法鼓法炬。法幢一新。龍象之衆。儻承金諾。敢請冰銜。

福州請仁王堅老疏

勇退急流。雖具衲子參尋之眼。旁觀袖手。要非邦人嚮慕之誠。爰擇名藍。往迎高士。某人芙蓉正派。真歇諸孫。默觀已得於本心。自重每輕於外物。不合則去。蹈儒士之難能。知我者希。得老氏之所貴。付越山於昨夢。聽石嶺之儻來。野鶴溪雲。豈有去留之迹。齋魚粥鼓。一隨宿昔之緣。

福州請九峯圓老疏

鬪籃裏入頭。不妨奇特。懸崖邊撒手。只要承當。須遇作家。方了此事。某人參臨濟正法眼。得補陀大辯才。雖則跛跛挈挈。走諸方。不認昭昭靈靈。作自己。伏請如雲出岫。似月印潭。放下鉢袋衣囊。打起齋魚粥鼓。直到佛祖不知處。猶是半塗。且向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

福州請聖泉穎老疏

少室玄機。陽岐正脈。最端的處。只要言下承當。有多少人。盡向面前蹉過。某人談鋒峻峭。心地圓明。當初向竹篋子頭。偶然築著磕著。而今踞寶華王座。選甚胡來漢來。便須拈起鉗鎚。打開窠臼。以鐵酸賺。普供大衆。與木上座。同演宗風。鐘鼓鏗鎗。旛幢炳煥。豈惟流輩。知不由兔徑之高。要使師翁。發撞破煙樓之歎。

能仁請昕老疏

視世如菴摩勒果。雖外物之本輕。說法如優曇鉢華。要應時而出現。久已名行於海內。豈容身隱於雲根。敬虛金布之園。往致空飛之錫。某人材高龍象。辯震雷霆。潛閩嶺者十年。遇寒巖而一笑。始初歎賞。明窗下特地安排。最後慇懃。鉢倍子親自分付。幸念先師之遺語。亟爲故人而遠來。要傳無盡燈。當觀第一義。

雍熙請最老疏

山陰道中萬壑水。依舊潺湲。雲門寺裏一爐香。久成寂寞。忽於旁邑。得此高人。某人立雪飽參。隔江大悟。通威音以前消息。躡毗盧向上機關。血指汗顏。諸方不供一笑。搏風擊水。萬里始自今朝。豈惟續且庵家傳。更喜得可齋道伴。

鄉士請妙相講主疏

雜華設教。猶日照山。大士應緣。如雲出岫。某人英姿邁往。雋辯絕倫。早集布金之園。久造笑雲之室。伏望俯從衆志。來繼道場。且要於談笑間。取上方香積之飯。然後以神通力。成夜摩觀史之宮。

千秋觀修造疏

一曲澄湖。千秋古觀。瓊樓玉宇。正須月斧之修。蕊笈琅函。未極雲章之奉。至於傑閣翬飛於天半。長橋虹臥於波心。皆擬繕營。用成絕勝。況丞相肇新於真館。與邦人仰禱於帝齡。覆載之間。共陶化日。髮膚之外。皆是聖恩。願垂不朽之名。更效無疆之祝。

光孝請廓老疏

孤峯頂上。一口吞三世如來。七里瀨邊。雙手接十方衲子。既是隨緣自在。便須信手承當。某人號真作家。有大力量。拈起拂子。且與陸大夫同舉宗風。放下鉢囊。不妨陳尊宿暫爲鄰舍。

雍熙請機老疏

諸方到處。只解抱不哭孩兒。好漢出來。須會打無麵餠。託舉起一枝拂子。勘破四海禪和。某人心地超然。

談鋒雋甚。最初遊歷。倒卻門前刹竿。末後承當。分付先師鉢袋。十年涵養。一旦闡揚。請木上座作先馳。拈鐵酸。賺施大衆。鯨鐘鼉鼓。無非塗毒家風。蘿月谿雲。盡是放翁供養。

雍熙請錫老疏

瞿唐峽。激湍堆萬里。不生寸草。若耶谿。雲門寺。三人卽是叢林。要看雲居錫上座。點檢諸方。須與宣城陸大人。激揚此事。某人得來孤峻。用處縱橫。巍巍堂堂。灑灑落落。半月崑戴起簀子。好泉亭脫下草屨。水宿山行。平日只成露布。刀耕火種。從今別是生涯。

求僧疏

掀禪牀。拗拄杖。雖屬具眼。斲兒搭袈裟。展鉢盂。卻要護身符子。伏望尊官長者。達士通人。共燃續慧命燈。不惜判虛空筆。起難遣想。結最勝緣。向僧堂前。喝參。幸離俗諦。以比丘身。得度。敢負厚恩。

又

佛有八萬四千法門。出家最勝。僧受二百五十大戒。利物無邊。方今雲門諸山。莫如淨智一境。必度優婆塞。俾成比丘僧。巍巍堂堂。聿觀龍象之衆。雍雍肅肅。不媿旃檀之林。儻許結緣。願垂淑筆。

紫霄宮女童徐居慶求披戴疏

雲山棲隱。雖從金門羽客之遊。冠珮焚修。尙欠白水真人之力。敢輸微懇。仰叩高闕。伏望推博施之心。植衆妙之本。仙槎乞得支機石。既遇有緣。天風飄下步虛聲。是爲報德。

成都大聖慈寺念經院僧法慧爲行者雷印定求度牒疏

拈華會上。正法眼雖是自明。剗草殿前。護身符少伊不得。故鄉踰八千里路。空手要七十萬錢。欲辦大緣。莫嫌俗氣。從此鉢盂兩度溼。受賜不貲。忽然平地一聲雷。酬恩有在。

雍熙請偷老疏

脩竹茂林。久作蘭亭之客。青鞵布襪。忽尋秦望之盟。此有宿因。寧容力避。某人渡河香象。跋浪長鯨。初得法於室中。耳聾三日。晚抽身於林下。壁觀九年。道價雖高。世緣未契。方公言之共歎。亦勝地之將興。百草頭祖師。本來知見。一毫端寶刹。今日神通。但辦背心。必無難事。

梁氏子求僧疏

名家有千里駒。本意折一枝桂。忽厭魯章甫。擬著僧伽黎。可謂人英。堪承佛種。長者若能成就。放翁爲作證明。

孫餘慶求披戴疏

孤雲野鶴。山林自屬閑身。布襪青鞵。巾褐本來外物。伏念心久游於塵外。迹尙寄於人間。傳翁雖然頭戴道冠。王恭終要身披鶴氅。直須白水真人力。共了青谿道士緣。

陶山菴行者求化度牒疏

昔於如來所發心。蓋非一世。今以比丘身得度。夫豈小緣。況貞白先生昇僊之區。實文昌左轄植福之地。遍投信施。庶獲圓成。七條九條二十五條。儻無魔障。一佛二佛百千億佛。當共證明。

傅妙酥求僧疏

四十劫前記作佛。已定出家。百尺竿頭坐底人。正須進步。茲述悽悽之請。敬趨赫赫之門。伏望王公大臣。長者居士。揮雲煙於紙上。運財寶於庫中。出現優鉢曇花。成就僧伽黎相。十方諸佛同聲讚。可謂勝緣。一日鉢盂兩度開。敢忘大施。

葉可忻求僧疏

七寶布施作福。止屬有爲。一人發心歸源。方名大事。非賴賢豪之助。曷弘清淨之緣。所冀見聞。各懷喜捨。續佛壽命。成苾芻不壞之身。爲國焚修。效芥石無疆之祝。

鎮江謁諸廟文

某以隆興改元夏五月癸巳。自西府掾出佐京口。明年春二月己卯至郡。洪惟上恩。不可量數。敢不夙夜。祇惕圖稱所蒙區區之心。神其監之。

祭富池神文

某去國八年。浮家萬里。徒慕古人之大節。每遭天下之至窮。登攬江山。徘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涕無從。雖薄奠之不豐。冀英魂之來舉。

福建謁諸廟文

某聞聰明正直。神之所以爲神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吏之所以事神也。一戾於此。神且殛之。其何福之敢望。某蒙恩出使一道。告至之始。祇慄於祠下。

福州城隍昭利東嶽廟祈雨文代

閩之風俗祭祀報祈比他郡國最謹以故祠廟之盛甲於四方斧斤丹堊靡有遺巧重門傑閣煥然相望則神之所以福其人者亦宜與他郡國異而自夏訖秋驕陽爲害水泉淺涸草木焦卷多稼彌野將茂而槁夫幽顯之際雖遠然豈有享其奉而不恤其害者惟神聰明宜動心焉

福州謝雨文代

吏受命天子牧養百姓神受命上帝保衛一方其實則均然而祠宇貌像孰與府寺之雄犧牲醪幣孰與廩饋之厚巫覡尸祝孰與官屬之盛吏惰政紕無以格豐年之祥不自責而望神宜拒而弗享矣區區之禱曾未信宿雲與東山之麓雨被千里之內雷發而不怒風行而不疾祁祁靈霽如哺如乳起視四野莫不霑足愁歎之聲變爲歡謠嗚呼吏之愧於神多矣酒冽牲肥樂歌送迎匪報也以識吏之愧也

福州準赦禱諸廟文代

乙未詔書慈寧殿服藥敷大有於四方分命郡國禱山川神示之在典祀者惟神受職欽承上意

福州歐冶池龍鱗谿河口五龍廟祈雨祝文代

繚垣闕宇瀟水灌木窈然而幽陰者龍之神也升天御雲濟世澤物霈然而成功者龍之仁者也聰明正直有禱必應者又其所以食於民也歷時不雨桑盛將害則龍亦何心視民之窮如越人之視秦也變化呼吸轉災爲豐在龍之力其易如指之屈伸也犧牲醪幣吏之所以報龍者其敢怠而弗親也

福州閩王閩忠懿王祈雨祝文代

維神之生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此邦之人沒而祀之非獨父老子弟不忘神之功德意者神亦眷眷於此

邦沒而不已也。歷時不雨。稼穡將害。吏雖不言。神其忍安視弗揅邪。雖然。敢不以告。

嚴州謁諸廟文

新定爲郡。地陝民貧。而回祿馮夷。數見譴告。市邑蕭然。至今未復。某蒙恩來守是邦。宜知所報。如或黷貨以厲民。淫刑以飾怒。事燕遊以廢政。納請謁以撓法。是宜卽罪於有神。死不敢悔。使其能竊踐今茲之言。則神亦宜哀矜之。調節雨暘。驅逐癘疫。使與吏民仰戴明神之休。牲酒鼓歌。以時來報。豈不幽顯各得其職哉。

謁大成殿文

某聞之夫子曰。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某冢世山陰。被命來守。不三舍而至。殆與古之仕於其國者無以異。然一於忠敬有所不力。則吏與民且合其智詐澆浮以欺其守。豈不殆哉。視事之始。款謁先聖先師。非獨以令甲也。敢告夙夜祇懼之意。

謁社稷神文

某蒙上恩。來守新定。邦雖小有社稷焉。其敢不恪以獲戾於神。敬以到郡之三日。周視壇壝。

嚴州秋祭祝文

秋有祀。國之典也。筮日之良。爰舉祀事。牲酒樂歌。靡敢不飭。惟爾有神。來格來歆。惠我吏民。神亦永饗。典祀。

嚴州祈雨祝文

新定爲郡。介於谿山之間。雨暘少愆。輒能病稼。戊申水溢。方禱於神。曾未再旬。復以旱告。吏政無以格陰陽之和。而惟神之瀆。羣趨廟庭。僕僕亟拜。神固不以吏罪而棄斯民。吏獨無愧於神乎。尙力厥事。以蓋茲媿。神其監臨之。

又

甲辰。詔旨以閔雨命郡守致禱。惟神受職。欽承上命。

又

某被命來守。幸及終更。不敢以去郡有期。怠荒厥事。屏逐暴吏。慰安疲民。稽於幽明。儻迨咎責。而嘉穀方秀。時雨未渥。維神正直。宜監於茲。敢列忱辭。恭俟嘉澤。

嚴州馬目山祈雨祝文

維神有祠。茲山尙矣。唐刺史韓泰。以禱雨獲應。載新廟貌。今又四百餘年。而未列命祖。無以慰父老祝史之心。今茲旱勢已極。某雖愚蒙。恩假守。得以專達於朝。敢與爾神期。以三日甘澤霑足。槁苗復興。當列奏乞封。以侈神之威靈。願以守郡不獲親行。謹遣迪功郎建德縣主簿汪仲儀。卽事祠下。而某帥郡僚。望拜於軍門。偃以俟命。

又

考於圖志。得神之威靈而致禱焉。旣累日矣。誠弗能格。雖間得小雨。地不及濡。塵不及斂。而赫日復出矣。然父老之言。以爲比夕雲物。多起神之祠傍。意者神哀憫斯民。終有以活之也。敢復以請。悽悽之誠。神尙

鑒之。

嚴州祈晴祝文

雨勢未止。溪流暴溢。民廬官寺。倉庫獄戶。皆有意外之憂。惟神聰明。亟俾開霽。約束漲水。以時返壑。某與吏民。其敢忘報。

嚴州謝雪祝文

四時冬爲元英。閭里毋虞於癘疫。平地尺爲大雪。麥禾預卜於豐穰。敢忘薄薦之陳。少答明神之賜。尙祈孚佑。永保安寧。

嚴州久雪祈晴祝文

雪雖嘉瑞。過則爲災。春氣未和。民屢告病。郡政乖刺。惟神之歸。尙祈興哀。以卒大賜。牲酒之報。其敢弗虔。

嚴州廣濟廟祈雨祝文

不雨且再旬矣。井泉涸竭。蔬菽告病。閭巷講救焚之備。郡庭決爭汲之訟。秋陽益熾。疾癘將作。吏雖愚。猶知恐懼。豈神之聰明而忘之乎。出雲與雨。以一洗之。神之德於斯民。豈有旣哉。

嚴州謝雨祝文

比承詔旨。致禱靈祠。果遂感通。沛然甘澤。敢涓吉日。祇報靈休。

嚴州戊申謝蠶麥祝文

乃者蠶老而未繭。麥秋而未穫。天作霖雨。將害於成。惟神降康。陰沴消弭。牲登於俎。酒湛於觴。維以薦誠。

匪敢言報。

卷第二十五

夔州勸農文

仰惟天子臨遣牧守。每以務農勸課之指。丁寧訓敕。雖遐陬僻邑。如在畿甸。惟懼一穀之不登。一夫之失職也。峽中之郡。夔爲大。其於奉明詔。以倡屬郡。慰齊民者。尤不敢不勉。繼自今。不縱培克。不長譴訟。不傷爾力。不奪爾時。爾父兄弟。其亦恭承天地惠澤。毋爲惰遊。毋怠東作。毋失收斂。毋媿蓋藏。勤以殖產。儉以足用。有司與民。交致其愛。使公私之蓄。日以富饒。無貽朝廷宵旰之憂。豈不睦哉。

丁未嚴州勸農文

蓋聞農爲四民之本。食居八政之先。豐歉無常。當有儲蓄。吾民生逢聖世。百穀順成。仰事俯育。各遂其性。太守幸得以禮遜相與從事於此。故延見高年。勞問勸課。致誠意以感衆心。非特應法令爲文具而已。今茲土膏方動。東作維時。汝其語子若孫。無事末作。無好終訟。深耰廣耜。力耕疾耘。安豐年而憂歉歲。太守亦當寬期會。簡追胥。戒興作。節燕遊。與吾民共享無事之樂。而爲後日之備。豈不美哉。

戊申嚴州勸農文

蓋聞爲政之術。務農爲先。使衣食之麤充。則刑辟之自省。當職自蒙朝命。來剖郡符。雖誠心未格於豐稔。然拙政每存於撫字。觴酒豆肉。曷嘗妄蠹於邦財。銖漆寸絲。不敢輒營於私利。所冀追胥弗擾。墾闢以時。

春耕夏耘。仰事俯育。服勞南畝。各終蘆菘之功。無犯有司。共樂舒長之日。今者土膏旣動。穡事將興。敢延見於耆年。用布宜於聖澤。清心省事。固守令之當爲。曠土游民。亦父兄之可恥。歸相告戒。恪務遵承。上以寬當宁之深憂。下以成提封之美俗。

書通鑑後

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其說辯矣。理則不如是也。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強藩大將。或在兼并。或在老釋。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何代無之。若能盡去數者之弊。守之以悠久。持之以節儉。何止不加賦。而上用足哉。雖捐賦以予民。吾知無不足之患矣。彼桑弘羊輩。何足以知之。然遂以爲無此理。則亦非也。

又

周世宗旣服江南。諭使修守備。通鑑以爲近於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有事於燕晉。其謀以爲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爲大害。然北伐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力於大役。使不得動。比北伐成功。江南折簡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遽謂之近於文王。豈不過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勝取吳蜀楚粵。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於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爲善也。

書賈充傳後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萌。伏於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於秦是也。投機之會。轉盼已移。而常人闕於事機。私愛過計。馮道之於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闇。猶有憂國之心焉。至於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人習見。南北分裂。謂爲故常。赤壁之役。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鄉。充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爲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遂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爲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爲充之說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爲身計者。所以多出於此也。馮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可不察哉。

書郭崇韜傳後

後唐莊宗初得天下。欲立愛姬劉氏爲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夷狄。又承天下大亂。禮樂崩壞之際。然顧典禮人情。亦難其事。未知所出。羣臣雖往往阿諛。亡學術。然亦無敢當其議者。豆盧革爲相。郭崇韜爲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爲自安計。而革庸懦無所爲。惟諂崇韜以自安。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於是莊宗遂立劉氏爲后。劉氏既立。黷貨蠹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弑崩。李氏之子孫殲焉。嗚呼。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忠勞爲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賴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實由劉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勤勞於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王業。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內震動。幾可指麾而定矣。而崇韜

願區區之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滅其後嗣。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韜卒以盡忠。亦其族革。亦無罪。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大臣褚遂良等力爭以爲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窮極富貴而死。自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誅戮幾盡。而勣雖已死。亦卒以孫敬業故。發墓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可逃如此。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勣與崇韜。皆武夫烈士。勇於報德。乃以此心揣婦人。以爲自安之奇策。安知婦人之性。陰狡忍毒。果於背德。方其得志。自肆若豺虎然。豈復思得立之所自哉。然則二人之禍。雖微。天理固有不可逃者矣。悲夫。

書安濟法後

嘗安濟坊法行時。州縣醫工之良者。憚於入坊。越州有庸醫曰林彪。其技不售。乃冒法代它醫。造安濟。今日傳容平當來。則林彪也。明日丁資當來。又林彪也。又明日僧寧當來。亦林彪也。其治疾亦時効。遂以起家。然里巷卒不肯用。比安濟法罷。林彪已爲溫飽家矣。年八十餘。乃終。開禧乙丑四月七日。務觀書。

書空青集後

建中靖國元年。景靈西宮成。詔丞相曾公銘於碑。以詔萬世。碑成。天下傳誦。爲宋大典。且歎曾公蒼老白首。而筆力不少衰如此。建炎後。仇家盡斥。曾公文章。始行於世。而獨無此文。或謂中更喪亂。不復傳矣。淳熙七年。某得曾公子寶文公遺文於臨川。然後知其寶文公代作。蓋上距建中八十年矣。嗚呼。文章鉅麗。闕偉至此。使得用於世。代王言頌成功。施之朝廷。薦之郊廟。孰能先之。而終寶文公之世。士大夫莫知也。汪翰林平生故人。及銘其墓。惟曰始爲家賢子弟。中爲時勝流。晚爲能吏。是豈足以言公哉。公家世固以

文章名天下。又自少時所交。皆諸父客。天下偉人。出入試用。亦數十年。朋舊滿朝。然世猶不盡知之如此。況山林之士。老於布衣。所交不出閭巷。其埋沒不耀。抱材器以死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九月十九日。山陰陸某書。

書浮屠事

浮屠師宗杲。宛陵人。法一汴人。相與爲友。資皆豪傑。負氣好遊。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蜀僧克勤。相與磨礪浸灌。至忘寢食。遇中原亂。同舟下汴。杲數視其笠。一怪之。伺杲起去。亟視笠中。果有一金釵。取投水中。杲還。亡金色。頗動一叱之曰。吾期汝了生死。乃爲一金動邪。吾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兄真宗杲師也。交益密。於廡。世多詆浮屠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規其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杲之能受者乎。公卿貴人。謀進退於其客。客之賢者不敢對。其不肖者則勸之進。公卿亦以適中其意而喜。謀於子弟亦然。一旦得禍。其客其子弟。則曰。使吾公早退。可不至是。而公卿亦歎曰。向有一人勸吾退。豈至是哉。然亦晚矣。

書渭橋事

中大夫賈若思。宣和中。知京兆櫟陽縣。夏夜。以事行三十里。至渭橋。夜漏欲盡。忽見二三百人。馳道上。衣幘鮮華。最後車騎。旌旄。傳呼甚盛。若思遽下馬。避於道傍民家。且使從吏詢之。則曰。使者來按視郡城基。漢唐故城。王氣已盡。當求生地。此十里內已得之。而水泉不壯。今又舍之矣。語畢。馳去如飛。時方承平。若思大駭。明日還縣。亟使人訪諸府。則初無是事也。若思。河朔人。自櫟陽從蔡靖。辟爲燕山安撫。司管勾機。

宜文字靖康中自燕遯歸入尚書省爲司封郎而卒陸某曰河渭之間奧區沃野周秦漢唐之遺跡隱麟故在自唐昭宗東遷廢不都者三百年矣山川之氣鬱而不發藝祖高宗皆嘗慨然有意焉而羣臣莫克奉承予得此事於若思之孫逸祖豈關中將復爲帝宅乎虜暴中原積六七十年腥聞於天王師一出中原豪傑必將響應決策入關定萬世之業茲其時矣予老病垂死懼不獲見故私識若思事以示同志安知士無脫輓輅以進說者乎

書包明事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書神僊近事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譙定雍孝閔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采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尙不輟也孝閔或自稱木先生往來沔鄂間天民客青城儲福宮一日大罵所與往來道士卽閉

門睡。道士明旦相率謝之。而門不啓。壞壁視之。危坐死矣。方相與驚歎。俄失所在。此三人者皆顯人。故其事傳。閭巷山澤之士。名迹湮晦。本不爲人知者。又可悉數哉。予從子慧綽爲浮屠。爲予言豫章西山香城寺之傍。有野人身被綠毛。每雨霽。多坐石上。暴日見人輒避去。追之不可及。有識者曰。此馬祖弟子亮座主者。乃知長生久視之道。人人可以得之。初不必老氏之徒也。因書置座右以自勵云。

書屠覺筆

建炎紹興之間。有筆工屠希者。暴得名。是時大駕在宋。都在廣陵。又南渡。幸會稽錢塘。希嘗從駕。自天子公卿朝士。四方士大夫。皆貴希筆。一筒至千錢。下此不可得。晁侍讀以道作詩稱譽之。有吳先生師中字茂先。得其筆。以一與先少師。希之技誠絕人。入手卽熟。作萬字不少敗。莫能及者。後七十餘年。予得其孫屠覺筆。財價百錢。入手亦熟可喜。然不二百字。敗矣。或謂覺利於易敗而速售。是不然。價旣日削矣。易敗則人競趨它工。覺固不爲書者計。獨不自爲計乎。乃書希事。庶覺或見之。

書二公事

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傍。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者。亦薄贖之。止於千錢。飲具皆白鐵。或遺以銀盃。辭不取。好強客弈棋。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諤。嘗問道於頤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良齋。晨興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

之曰。吾無錢予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爲常。二公皆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盃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弈棋。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卷第二十六

眞廟賜馮侍中詩

某家舊藏孝嚴殿繪像。先正侍中馮公在焉。冠劍偉然。與太行黃河氣象相埒。每稽首歎曰。侍中輔相兩朝。更天下大變。而社稷奠安。夷狄讐服。鋤耨萬里。無犬吠之警。有以也夫。晚待罪新定。公之孫頤出示章聖皇帝賜詩。又以想見一時盛事。恨不生其時。俯伏沙隄旁。窺望風采云。

高宗聖政草

某被命修光堯皇帝聖政草。創凡例。網羅放逸。雖寢食間。未嘗置也。然不敢以稿留私篋。暇日偶追記得此。命兒輩錄之。隆興二年十月一日。左通直郎通判鎮江軍府事陸某記。

高宗賜趙延康御書

右知金壇縣趙君師愚。錄高宗賜其大父延康公書。及延康移僞楚書。共爲一編。以示史官。陸某某曰。延康在宣和靖康間。聲望風采。震曜一時。及守宛丘。百戰禦狂虜。卒全其城。視唐代張巡許遠。顏眞卿皆過之。來朝行在高皇。蓋欲以左轄命之。議者謂宗室輔政。非故事。遂止。方公之南徙也。謝表有云。臣本支百

世侍從三朝。又云堅壁以保近畿。慨前功之俱廢。登壇而陪盛禮。懷曩遇以自憐。讀者悲之。某又嘗於公從孫師嚴有翼家。見公建炎奏議稿一編。皆人所至難言者。不知此稿皆在鑑堂集中否。或可訪於有翼院中。以補逸遺。敢併以告。嘉泰癸亥歲三月丙申。臣某謹識。

高皇御書二

臣某少時與胡尚書之子杞。同學於雲門山中。見高皇帝賜尚書御題扇。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蓋黃體也。與此手詔絕相類。後數年。蒙收召。得面天顏。距今四十四年矣。伏讀寶涕。不知所云。嘉泰癸亥五月一日。史官臣陸某謹題。

又

臣某伏觀高皇帝御天下幾三十年。進用諫官御史。皆出聖選。故往往躡至相輔。其不合者。猶爲侍從。乃去。如施公財。任遺補。卽出守小郡。蓋無幾人。則其犯顏拂指。不撓於權倖。可以想見。而上之知人受盡言。有仁祖用范仲淹。唐介之風矣。惜乎施公遽逝去。不及召用於庠。悲夫。開禧乙丑九月一日。故史官陸某謹書。

今上皇帝賜包道成御書崇道菴額

開禧某年某月甲子。皇帝親御翰墨。書崇道菴三字。賜妙行先生臣包道成。以示故史官臣陸某。將刻之石。具載歲月及被賜之由。示天下後世。臣某竊聞臣道成實晉陵人。少學黃老之說。以劬身濟衆爲事。寓跡都城三十餘年。築堂以居。凡以黃冠褐衣至者。靡不館之。往來千人。蓋嘗有神僊異人混於衆中。道成

獨默識之而不言。會稽光孝觀。故名乾明。天聖間。章獻明肅皇后遣中使築之。久壞不葺。道成談笑復其舊。凡都城橋梁道路。皆力治之。費至緡錢百餘萬。建東嶽廟吳山上。旣成。又卽其傍築室以奉眞武。左江右湖。氣象雄麗。而道院屹立於廡外。鐘磬步虛之聲。在雲霄間。都人爲之心駭神竦。於是皇帝聞而異之。故有扁榜之賜。臣某犬馬之年。駸駸九十。獲在聖主仁壽域中。且嘗獲紬繹三朝金匱石室之藏。今雖篤老。猶幸未病廢。得以紀稀闊盛事。豈非幸哉。開禧二年。歲在丙寅。三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陸某昧死稽首再拜謹書。

跋尹耘師書劉隨州集

傭書人韓文持束紙支頭而睡。偶取視之。劉隨州集也。乃以百錢易之。手加裝褫。紹興二十五年正月八日。陸某記。

尹耘師耕鄉里前輩。與九伯父及先君游。此集蓋其手抄云。紹熙元年七月望。某再跋。

跋唐御覽詩

右唐御覽詩一卷。凡三十八。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學士令狐楚所集也。按盧綸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詩。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覽所載綸詩。正三十二篇。所謂居十之一者也。據此。則御覽爲唐舊書不疑。然碑云三百一十篇。而此纔二百八十九首。蓋散逸多矣。姑校定訛謬。以俟完本。御覽一名唐新詩。一名選集。一名元和御覽云。紹興乙亥十一月八日。吳郡陸某記。

跋文武兩朝獻替記

學者當以經綸天下自期。此書不可不見也。但傳本繆誤。幾不容讀。以它書尋繹之。十得四五云。紹興丙子臘日。務觀題。

跋臬禪師蒙泉銘

右妙喜禪師爲良上人所作蒙泉銘一首。往予嘗晨過鄭禹功博士。坐有僧焉。予年少氣豪。直據上坐。時方大雪。寒甚。因從禹功索酒。連引徑醉。禹功指僧語予曰。此妙喜也。予亦不辭謝。方說詩論兵。旁若無人。妙喜遂去。其後數年。予老於憂患。志氣摧落。念昔之狂。痛自悔責。然猶冀一見。作禮懺悔。孰知此老遂棄世而去邪。雖然。良公蓋一世明眼衲子。不知予當時是。卽今是。試爲下一轉語。隆興改元十一月五日。笠澤漁隱陸某書。

跋修心鑑

右高祖太傅公修心鑑一篇。初。公生七年。家貧未就學。忽自作詩。有神仙語。觀者驚焉。晚自號朝隱子。嘗退朝。見異人行空中。足去地三尺許。邀與俱歸。則古仙人嵩山栖真施先生肩吾也。因受鍊丹辟穀之術。尸解而去。然其術祕不傳。今惟此書尙存。某既刻版傳世。并以七歲吟及自贊附卷末。庶幾篤志方外之士讀之。有所發焉。亦公之遺意也。隆興二年七月二日。元孫某謹書。

跋邵公濟詩

先子入蜀時。與邵子文遇於長安。同遊興慶池。有詩倡酬。相得驩甚。夜讀公濟詩。超然高逸。恨未嘗得講世舊與文盟也。乾道元年五月十八日。笠澤漁隱陸某書。

跋坐忘論

司馬子微師體玄先生潘師正體玄師昇玄先生王遠知昇玄師貞白先生華陽隱居陶弘景故體玄語子微曰吾得陶隱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乾道二年天慶節借玉隆藏室本傳漁隱子手記

跋查元章書

李份事士大夫謹以故得書帖多不可數然闕其書至不敢與他札偕藏者元章吏部一人而已份一吏耳知敬元章如此豈知元章仕於朝既不容去而居幕府又不容自引於數千里外赤甲白鹽之間乃少安嗚呼亦可歎也夫丙戌上元後三日漁隱書

跋高象先金丹歌

右玉隆萬壽觀本序言有注解而不傳亦不知序者爲何人也丙戌二月八日務觀書

又

國初有高象先淳化中爲三司戶部副使少從戚同文學與宗度許驥陳象輿郭成範王礪滕涉齊名不言其所終亦不知其鄉里恐卽此人然序言名先字象先又似別一人神仙隱顯不可必知聊記之耳辛亥炊熟日書

跋天隱子

最後易簡漸門二說非天隱子本語他日錄本當去之丙戌三月中休傳本於玉隆萬壽宮漁隱東坡先生以爲天隱子真司馬子微所著也傳本後二十五年紹熙庚戌冬至日書

跋造化權輿

先楚公著埤雅多引是書然未之見也乾道三年孟夏十八日傳自玉隆藏室甫里陸某謹題

跋老子道德古文

右漢嚴君平著道德經指歸古文此經自唐開元以來猶傳明皇帝所解故諸家盡廢今世惟此本及貞觀中太史令傅奕所校者尙傳而學者亦罕見也予求之踰二十年乃盡得之玉笈藏道書二千卷以此爲首漁隱陸某題乾道二年十月十日

跋卮菴語

乾道庚寅十月入蜀舟過公安二聖見祖珠長老得此書珠自言南平軍人得法於卮菴云

跋武威先生語錄

豐清敏公爲中執法論事上前曰司馬光呂公著皆忠賢何爲引赦復官赦當及有罪耳無罪何赦也徽祖曰光等變先帝法度非罪乎清敏公頓首曰誠當變無可罪者方元符建中間衆正畢集於朝天下喁喁想望太平清敏公與陳忠肅公俱極諫官御史之選而所以言則有婉直之異吾先大父楚公每以爲二公之論皆不可廢蓋忠肅似孟子說齊而清敏似伯夷諫周其歸一也今觀武威先生之論又甚似清敏百世之下志士仁人得此書讀之當有太息流涕者矣乾道七年立秋日山陰陸某書

跋關著作行記

著作關公出使峽中風采峻甚仕者人人震慄莫敢仰視某以孤生起梟籍萬里佐州淺闇滯拙自期且

汰去。而關公獨厚遇之。舉酒賦詩。談臺閣舊事。忘其位之重也。公免歸之明年。某以事至臥龍山。咸平寺。長老惠璉言。公往有行記。今將刻之石。因屬某書其末。某曰。方關公之門。可炙手時。此書伏不出。今公歸臥青城山中。賓客解散。形勢一變。而璉方刻其書。爲不朽計。嗟乎。足以愧士大夫矣。乾道七年七月七日。左奉議郎通判夔州軍州主管學事陸某謹識。

跋司馬子微餌松菊法

乾道初。予見異人於豫章西山。得司馬子微餌松菊法。文字古奧。非妄庸所能附託。八年。又得別本於蜀青城山之丈人觀齋戒手校。傳之同志。十二月六日。笠澤漁翁陸務觀書於玉華樓。

跋周茂叔通書

濂谿之生也。世但以佳士許之耳。旣死。蒲左轉作誌。黃太史作詩。其稱述亦不過如此。向使無二程先生。後世豈知濂谿爲大儒。傳聖人之道者邪。以此知士之埋沒無聞者。何可勝計。乾道壬辰十二月十五日。成都驛南窗書。

跋岑嘉州詩集

予自少時。絕好岑嘉州詩。往在山中。每醉歸。倚胡牀睡。輒令兒曹誦之。至酒醒。或睡熟。乃已。嘗以爲太白子美之後。一人而已。今年自唐安別駕來。攝健爲。旣畫公像齋壁。又雜取世所傳公遺詩八十餘篇刻之。以傳知詩律者。不獨備此邦故事。亦平生素意也。乾道癸巳八月三日。山陰陸某務觀題。

跋二賢像

右孟貞曜歐陽率更二像。皆唐人筆墨。北湖者吳則禮子傅也。無悔者劉燾無言也。最後實先君會稽公茶山先生曾文清公書。萬里羈旅。不自意全。撫卷流涕。乾道九年九月既望。刻石置漢嘉月樹上。山陰陸某識。

跋山谷先生三榮集

予集黃帖得贈元師及王周彥三詩。甚愛之。有黃淑者。家三榮。見而笑曰。紹興中再刻本也。舊石方黨禁時已磨毀矣。乃出此卷曰。是舊石本。其筆力精勁。蓋如此。因錄藏之。淳熙之元二月二日。務觀書。

跋硯錄香法

硯錄舊有本而亡之。香法蓋未之見。師房者。濟南衛昂也。娶婆婆先生崔德符女。晚官巴峽。死焉。乾道辛卯冬。予得此編於巫山縣師房手鈔也。已腐敗不可讀。乃錄藏之。後三年。淳熙之元二月三十日。蜀州漱玉南窗務觀書。

跋唐修撰手簡

某之曾外大父質肅唐公守并州。故給事中呂公實爲幕客。質肅爲人方嚴。少許可。或面折人。臨川王和甫同時在幕中。每言見唐公退。輒汗滿握。然遇呂公特歡。他客莫敢望也。淳熙元年。某在蜀州。得質肅仲子修撰公與給事手帖讀之。蓋元祐初。修撰使河北。給事爲御史時也。書論黃河市易。辭指激烈。無一語及其私。與世俗責報父客。至有違言者。何其遠哉。修撰字君益。元祐中。建議棄渠陽城。紹聖初。坐貶團練副使。元符建中之間。起守許昌。方治事。得報召蔡京。撫案憤咤。卽日疽發背卒。某不及拜公。而先夫人爲

言公大節如此。敢併記之。以遺給事之孫教授君云。七月二十三日。山陰陸某謹書。

跋蔡君謨帖

近歲蘇黃米芾書盛行。前輩如李西臺宋宣獻蔡君謨蘇才翁兄弟書皆廢。此兩軸君謨真行草隸皆備。石在仙井可寶也。淳熙元年九月八日蜀州手裝。

跋瘞鶴銘

瘞鶴銘。予親至焦山摹之。止有此耳。殘璋斷玦。當以真爲貴。豈在多邪。淳熙之元九月一日蜀州重裝。

跋西崑酬唱集

通直郎張玠河陽人。呂汲公家外甥。藏書甚富。淳熙二年正月八日夜讀此集。燈架忽仆。壞書。時傳畢方一日。豈歐尹諸人亦有靈邪。記之爲異時一笑。

跋歷代陵名

三榮守送來。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可
以一歎。淳熙乙未立冬。可齋書。

跋溫庭筠詩集

先君舊藏此集。以華清宮詩冠篇首。其中有早行詩。所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者。久已墜失。得此集於蜀中。則不復見早行詩矣。感歎不能自己。淳熙丙申重陽日某識。

跋王君儀待制易說

王公易學。雖出於葆光張先生。然得於心者多矣。建炎間。胡騎在錢塘。明越俱陷。王公端居於嚴。曰。虜決不至此。且狼狽而歸。自此窮天地不復渡江矣。其妙於易數蓋如此。淳熙丁酉元日。山陰陸某書於錦官閣下。

跋崔正言所書書法要訣

德符詩名一代。書則未之見也。觀此編中字。瘦健有神采。亦類其詩。乃知前輩未易以一技名也。戊戌重午。務觀書。

跋後山居士詩話

談叢詩話皆可疑。談叢尙恐少時所作。詩話決非也。意者後山嘗有詩話而亡之。妄人竊其名爲此書耳。後山二子。豐登。登過江爲會稽曹官。李鄴降虜。登亦被驅以北。悲夫。淳熙戊戌十月二十四日可齋。

跋佛智與升老書

此一編。佛智禪師與其法子寒巖升公書也。議論超卓。殆非世儒所及。三復歎仰。淳熙己亥三月九日。建安雙清堂書。

跋古柏圖

此圖吾家舊藏。予居成都七年。屢至漢昭烈惠陵。此柏在陵旁廟中。忠武侯室之南。所謂先主武侯同闕宮者。與此略無小異。則畫工亦當時名手也。淳熙六年。龍集己亥六月一日。陸某識。

卷第二十七

跋中和院東坡帖

此一卷皆蘇仲虎尙書所藏。鑒定精審。無一帖可疑者。刻石在成都大聖慈寺中和勝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陸務觀題。

跋漢隸

漢隸十四卷。皆中原及吳蜀真刻。淳熙己亥。集於建安公署。友人莆陽方士繇伯蕃。親視裝標。故無一字差謬者。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書。

跋晁百谷字紋

名者士所願也。而或懼太早。何哉。吾測之審矣。少而得名。我不能不矜。人不能不忌。以滿假之心。來譏隱之口。幾何其不躓也。吾元歸年甫二十。筆力扛鼎。不患無名。患太早耳。雖然。洪道方力張其名。而吾獨欲其退避揜覆。元歸未必樂也。異時出入朝廷。更歷世故。會當思吾言也。夫。淳熙庚子二月三日。山陰陸某書。

跋陵陽先生詩草

右陵陽先生韓子蒼詩草一卷。得之其孫籍。先生詩擅天下。然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其嚴如此。可。以爲後輩法矣。予聞先生詩成。旣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迺止。則此草亦未必皆定本也。大歇菴詩一章。徐師川作。而先生手錄之。亦足見其無昔人爭名之病矣。故附見卷中。淳熙

庚子四月二十二日笠澤陸某書

跋荆公詩

右荆公手書詩一卷前六首贈黃慶基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臨川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陸某謹題

跋續集驗方

予家自唐丞相宣公在忠州時著陸氏集驗方故家世喜方書予宦遊四方所獲亦以百計擇其尤可傳者號陸氏續集驗方刻之江西倉司民爲心齋淳熙庚子十一月望日吳郡陸某謹書

先左丞使遼語錄

右先楚公使遼錄一卷三十八伯父手書伯父自幼被疾以左手書然筆力清健如此平生凡鈔書至數十百卷云淳熙八年四月五日某謹識

跋朝制要覽

先君會稽公晚歲喜觀此書間爲子弟講論因革率至夜分先君捐館舍三十有四年統得此於故廬伏讀悲哽敬識卷末淳熙八年龍集辛丑十一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書

跋東坡問疾帖

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詳盡如此則愛君憂國之際可知矣其曰勿使常醫弄疾天下之至言讀之使人感歎彌日淳熙九年五月乙未甫里陸某書

跋東坡詩草

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於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學者或以易心讀之。何哉。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玉局祠吏陸某書於鏡湖下鷗亭。

跋孫府君墓誌銘

方五代割裂時。自一郡以上。非其國子弟。則大將功臣也。士大夫仕爲令掾者。已爲達官。錢氏土境尤盛。而孫公至專城。蓋其國顯人也。觀杜公所述。亦誠有以得之矣。淳熙壬寅立秋日。甫里陸某。

跋蘇魏公百韻詩

右首一卷。丞相魏公謝事歸第。且八十時所作也。蘇端明賀趙清獻公得謝啓云。念平生之百爲。一無可恨。某於魏公亦云。淳熙壬寅立秋日。吳郡陸某謹識。

跋家藏造化權輿

右造化權輿六卷。楚公舊藏。有九伯父大觀中題字。淳熙壬寅得之。故第廢紙中。用別本讐校。而闕其不可知者。兩本俱通者。亦具疏其下。六月四日。山陰陸某謹記。

後十有四年。慶元元年八月十二日重校。凡三日而畢。時年七十一。

跋三蘇遺文

此書蜀郡呂商隱周輔所編。周輔入朝爲史官。得唐安守以歸。未至家。暴卒。可悲也。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務觀識。

跋兼山先生易說

郭立之從程先生遊最久。程先生病革，猶與立之有問答語，著於語錄。而尹彥明獨謂立之自黨論起，卽與程先生絕，死亦不弔祭。蓋愛憎之論也。立之子雍，字子和，屏居峽中，屢聘不起，亦著易說，得其家學。蓋程氏易學立之父子實傳之。淳熙甲辰二月三十日，甫里陸務觀云。

後六年得謝昌國所贈頤正先生辨尹公說，乃知予此言麤合也。頤正卽雍也。己酉八月二十八日某書。

跋鄭虞任昭君曲

自張文潛下世，樂府幾絕。吾友鄭虞任作昭君曲，如羊車春草空芊芊，及重瞳光射搔頭偏之類。文潛殆不死也。但願夕烽長不驚甘泉，妾身勝在君王前。能道昭君意中事者，淳熙甲辰三月二十三日，甫里陸某書。

跋傅正議至樂菴記

伏波將軍困於壺頭，曳病足土室中，以望夷賊。左右哀之，莫不爲流涕。定遠侯在西域三十年，年老思土，上書自言，願生入玉門關。詞指甚哀。彼封侯富貴矣，然戚戚無聊乃如此。其他盈滿乾脆，畏禍憂誅，願爲布衣不可得者，又何可勝歎。然則富貴果不如貧賤之樂邪。曰：此自富貴者言之耳。貧賤之士，仕則無路，處則無食，自非有道君子，其憂又有甚者矣。正議傅公在學校二十年，聲震京師，同舍生去爲公卿者，袂相屬。而公始僅得一第，旣仕矣，適時艱難，妄男子往往起閭巷，取美官，公又棄不用，則亦何自樂哉。及讀所作至樂菴記，自道其胸中恢疎磊落，所以樂而忘憂者，文辭辯麗，動人有列禦寇莊周之遺風。然後知

公蓋有道者。或曰：使天以富貴易公之樂，公其許之乎？予曰：公所以處貧賤者，則其所以處富貴也。顏回之簞瓢，周公之衮纁，一也。觀斯文者，蓋以是求之。淳熙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山陰陸某謹書。

跋中興間氣集

高適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適也。評品多妄，蓋淺丈夫耳。其書乃傳至今，天下事出於幸不幸固多如此。可以一歎。淳熙甲辰八月二十九日，放翁書。

高適字仲武，此集所謂高仲武，乃別一人名仲武，非適也。議論凡鄙，與近世宋百家詩中小序可相甲乙。唐人深於詩者多，而此等議論乃傳至今，事固有幸不幸也。然所載多佳句，亦不可以所託非其人而廢之。

跋齊驅集

此集刻版於宣和三年，方是時，黨禁猶未解，文士蓋僅有見者，故本多誤。然好事者冒法刻之，亦奇矣。淳熙甲辰重午日，陸務觀書。

跋柳州集

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聊且真類於此子京。

右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藏其從孫晷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淳熙乙巳五月十七日，務觀校畢。

跋說苑

李德芻云。館中說苑二十卷。而闕反質一卷。曾鞏乃分修文爲上下。以足二十卷。後高麗進一卷。遂足。淳熙乙巳十月六日。務觀書。

跋章氏辨誣錄

徽宗皇帝盛德大度。自秦漢以來。人主莫能及者。尤在友愛蔡王。寬貸章惇。而史臣不能發明。可爲太息。淳熙丙午十月望。陸某謹題。

跋釣臺江公奏議

某乾道庚寅夏。得此書於臨安。後十有七年。蒙恩守桐廬。訪其家。復得三表及贈告墓志。因併刻之。以致平生尊仰之意。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十有六日。笠澤陸某書。

先太傅遺像

先太傅皇祐中。以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自會稽移守新定。期年。請老。得分司西京以歸。迨今百四十年。而某自奉祠玉局。起爲是邦。實繼遺躅。於是知建德縣事蘇君林。以父老之請。築祠宇於兜率佛寺。淳熙十四年春正月丙辰。備車旗儀物。大合樂。奉遺像於祠。且以公自贊道帽羽服像刻之。堅珉。慰邦人無窮之思。朝隱子蓋公自號云。元孫朝請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陸某謹書。

跋高康王墓誌

王岐公文章閎麗。有西漢風。而宋常山公書法森嚴。實傳鍾張古學。方裕陵致孝寶慈。極天下養。故並命兩公。彰顯高氏先王功烈。以詔萬世。可以爲寵光矣。中更亂離。而墨本寶藏如新。殆有神物護持云。淳熙

十四年二月三日笠澤陸某謹識。

跋半山集

右半山集二卷。皆荆公晚歸金陵後所作詩也。丹陽陳輔之嘗編纂刻本於金陵學舍。今亡矣。淳熙戊申上巳日笠澤陸某書。

跋李深之論事集

唐丞相司空李公深之論事集。有兩本。其一本七卷。無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蔣偕作序。然以序考之。則偕所序蓋七卷者也。淳熙戊申四月十九日笠澤陸某識。

跋李莊簡公家書

李丈參政罷政歸鄉里時。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慨慷。形於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邪。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布襪時也。淳熙戊申二月己未。笠澤陸某題。

跋之罘先生藁

肩吾文忠公四世孫。博學工文章。與予蓋莫逆也。晚來行在。諸公貴人頗知之。欲引置要津。有毀之者。肩吾既不偶。乃調桂陽令去。客姑蘇。未繫舟。暴疾一夕死。哀哉。嘉父健爲人。肩吾沒後數年。始以進士起家。淳熙戊申秋社日。放翁書。

跋吳夢予詩編

山澤之氣爲雲降而爲雨。勾者伸。秀者實。此雲之見於用者也。子嘗見旱歲之雲乎。嵯峨突兀。起爲奇峯。足以悅人之目。而不見於用。此雲之不幸也。君子之學。蓋將堯舜其君民。若乃放逐顛顛。娛悲舒憂。爲風爲騷。亦文之不幸也。吾友吳夢予。橐其歌詩數百篇於天下。名卿賢大夫之主斯文盟者。翕然歎譽之。未以示余。余愀然曰。子之文。其工可悲。其不幸可弔。年益老。身益窮。後世將曰。是窮人之工於歌詩者。計吾吳君之情。亦豈樂受此名哉。余請廣其志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丈夫蓋棺事始定。君子之學。堯舜其君民。余之所望於朋友也。娛悲舒憂。爲風爲騷而已。豈余之所望於朋友哉。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甫里陸某書。

跋松陵集三

淳熙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車駕幸景靈宮。予以禮部郎兼膳部檢察。賜公卿食。訖事作假。會陵陽韓籍寄此集來。云東都舊本也。欣然讀之。時寓輒街巷街南小宅之南樓。山陰陸某務觀手識。

此集蔡景繁舊物。復嘗歸韓子蒼。子蒼之孫籍以遺予。蓋百年前本也。

景繁元豐中嘗爲開封推官。此所題開封南司者是也。景繁二子居厚居易。此題居厚者。其長也。景繁臨川人。而韓子蒼居臨川。故得此書。務觀手記。

跋王仲言乞米詩

仲言貸米。本自欲就魯蕭輩人。而良齋又戒以勿取陶胡奴米。仲言治己可謂嚴。而良齋告之。亦可謂忠。

矣。數年來，仲言以貧甚，客長安中，豪子資給殊厚。今春忽捨去，主人叩首乞少留，不可。豈獨能踐初言，亦不負良齋期待矣。淳熙己酉四月二十七日，陸某務觀書。

跋金匱集

飛卿南鄉子八闋，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信一時傑作也。淳熙己酉立秋，觀於國史院直廡，是日風雨，桐葉滿庭，放翁書。

跋韓非子

右韓非子一卷，紹興丁卯，先君年六十時，傳吳械才老本，後四十有二年，淳熙己酉，某重裝而藏之。時年六十有五，十月九日，史院東閣手識。

跋卻掃編

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無紹興以後事。淳熙己酉十一月十四日，書於儀曹直廡。

跋彩選

紹興甲戌七月三日，子宅過此，彩選畢景。丙子二月五日，同季思訪務觀雲門山草堂，復爲此戲。子宅記。紹興十九年正月十有七日，友人王仲言父自京江來，以是書爲贈，醑醢菴記。

官制左右丞，不爲平章事，自侍郎拜者，皆躡遷尙書，此書蓋失之。

子宅季思下世，忽已數年。子今年六十有七，覽此太息。然子方從事金丹，丹成，長生不死，直餘事耳。後五百年，過雲門草堂故址，思昔作彩戲，豈非夢邪。紹熙元年上元日，放翁書。去子宅題字時三十年矣。

跋陝西印章二

紹熙庚戌正月十九日夜閱故書得此追思在山南時已二十年同幙惟周元吉閣才元章德茂張季長及余五人尙亡恙爾拊卷累歎放翁題又十有五年當嘉泰之四年歲在甲子因暴書再觀則元吉才元德茂又皆物故數年矣季長在蜀累歲不得書存亡有不可知者而予年已八十感歎不能已八月十六日務觀書

跋詩稿

此予丙戌以前詩二十之一也及在嚴州再編又去十之九然此殘稿終亦惜之乃以付子聿紹熙改元立夏日書

跋祕閣續帖張長史率意帖

此一帖在故簽書樞密王倫家倫出使時得之故都予少日嘗見之紹熙改元五月甲子甫里陸某識時年六十有六距初見時四十有五年矣

跋王深甫先生書簡二

深甫先生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卒而此卷末答其弟容季書是年六月一日相距無兩月矣悲夫紹熙元年六月望陸某書

此書朝夕觀之使人若居嚴師畏友之間不敢萌一毫不善意

跋郭德誼墓誌銘

仲晦先生識郭公墓。或恨其太簡。然吾夫子銘季札曰。於虜。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財十字耳。至今傳以爲寶。彼賣菜求益之論。可付一歎。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陸某謹書。

又

顏魯公麻姑壇記。東坡先生經藏記。皆有大字小字兩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千載之後。陵谷變遷。尚冀其一存爾。德誼之名。固自不朽。然吾元晦爲斯人計。亦至矣。豈希呂兄弟孝愛篤至。有以發之邪。紹熙二年正月壬申。澤笠陸某識。

跋郭德誼書

予童子時。嘗避兵東陽山中。距今六十年。予長德誼三歲。計其年可以相從而不及也。觀此遺墨。爲之太息。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澤笠老漁陸某謹書。

卷第二十八

跋後山居士長短句

唐末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幾漢魏。陳無已詩妙天下。以其餘作辭。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紹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雪中試朱元亨筆。因書。

跋蘇氏易傳

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時所得也。方禁蘇氏學。故謂之毗陵先生云。紹熙辛亥七月二十日。陸某識。

跋資暇集

吾家舊有此本。先左丞所藏。書字簡樸。疑其來久矣。首日隴西李斥文濟翁編。斥字猶成文也。久已淪墜。忽尤延之寄刻本來。爲之愴然。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跋法帖

此本嘗見之。清勁可愛。及移之石。乃爾失真。拙工誤人如此。乾符元年十一月乃改元。此云三月。何邪。蔡君謨用螭字。穎字俱非。是何邪。紹熙三載正月二十二日。三山下漚亭書。

又

魯公書殊不類。紙乃煙熏。周副之語尤俚俗。羅紹威用羅氏世寶印。犯唐諱。益可疑。跋語詩句亦鄙甚也。君謨豈至是哉。惟錢希白字奇古可喜。然非題顏帖。乃翦它軸附卷後耳。

跋蘭亭樂毅論并趙岐王帖

某巷聞太宗皇帝天縱聖學。跨軼百王。萬幾之餘。尤留神翰墨。文昭武穆。世受筆法。有若歧簡獻王得稿書之妙。蓋其爲學。上稽三代兩漢。以象其高古。下專以晉右將軍王羲之爲法。以極其變化。所藏魯公作文王尊彝。伯禽祀文王之器。紹聖間。詔取藏祕閣。宣和博古圖。亦列於他周器上。又政和中。關中發地得竹簡。皆東漢討羌書檄。字作章草。好事者爭取。而王獨多獲之。則王之窮深造微。豈寒窶書生所及哉。至蘭亭脩禊序樂毅論。又王所愛玩。天下名本。王之於書。名尊一代。固無足異。今周器漢札。雖不可復見。而脩禊序樂毅論。如魯靈光。歸然獨存。意有神物護持。非適然也。王遺墨藏家廟者。今雖僅存。某嘗獲觀。皆

奇麗超絕。動心駭目。往時米芾於書少許可。獨推王以爲能學古人。語在芾所著書畫史。王之孫不流。以從官長束諸侯。懼書家不能盡見。是奇蹟。迺誨良工。併刻樂石。置會稽郡齋。而屬某書其後。惟王歷事累朝。典司宗盟。嘉言善行。不可勝載。文章尤長於詩。有唐人餘風。此特論其書而已。紹熙四年正月辛卯。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謹書。

跋蔡肩吾所作蓮府君墓誌銘

蔡迨肩吾與予同官。隸爲郡文辭。字畫皆過人。自蜀入吳。持予書見友人許昌韓无咎。无咎時爲吏部侍郎。薦之甚力。且有除命矣。蜀士有排之者。肩吾遂從銓部得桂陽令。行至吳門。暴死舟中。每念之。未嘗不流涕也。不識肩吾者。讀此文亦足知其不凡矣。蓮昌老字真叟。亦佳士。蓋與肩吾爲方外友云。紹熙癸丑立夏日。澤笠陸務觀書。

跋原隸

故吏部郎宇文卷臣所著。卷臣爲郎數月。坐口語。亟去。晚守臨邛。廣漢有能名。然亦以謗細。遂卒於家。可哀也。紹熙癸丑四月二十一日。老學菴書。

跋京本家語

本朝藏書之家。獨稱李邕。邕公宋常山公所蓄。皆不減三萬卷。而宋書校讐尤爲精詳。不幸兩遭回祿之禍。而方策掃地矣。李氏書屬靖康之變。金人犯闕。散亡皆盡。收書之富。獨稱江浙。繼而胡騎南驚。州縣悉遭焚劫。異時藏書之家。百不存一。縱有在者。又皆零落不全。予舊收此書。得自京師。中遭兵火之餘。一日。

於故篋中偶尋得之。而蟲齧鼠傷。殆無全幅。綴緝累日。僅能成帙。乃命工裁去四周所損者。別以紙裝背之。遂成全書。嗚呼。予老嫻目昏。雖不復讀。然嗜書之心。固未衰也。後世子孫。知此書得存之如此。則其餘諸書。幸而存者。爲予寶惜之。紹興戊午十月七日。雙清堂書。

後五十有七年。復脫壞不可挾。子聿亟裝緝之。持以相示。方先少保書此時。某年十四。今七十矣。不覺老淚之濡睫也。紹熙甲寅閏月四日。第三男中大夫某謹識。

跋李徂徠集

中野去魯歸周三詩。可以追媿退之琴操。而世不甚傳。使予得見李公。當百拜師之。不特願爲執轡而已。紹熙甲寅六月二日書。

跋劉文老使君義居遺戒

祥符中。天子封禪。講墜典。以文太平。詔求孝義之門。於是天下以名聞者數十家。遠不過十世。獨吾鄉裘承詢。自齊梁以來。十九世如一日。郡國莫先焉。吾亡友劉文老歿。當上一子世其祿。而長子復辭。以予其季。蓋文老所未嘗命者。於未嘗命者如此。況其所命者乎。將見世世守遺訓不墜。十九世豈足道哉。紹熙甲寅中秋日。陸某識。

跋無逸講義

按寶錄。元祐五年二月壬寅。邇英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壬寅是月七日也。與此卷首所云面奏乞候講畢錄進。乃不同。恐當以此爲正。紹熙五年八月十日。陸某謹識。

跋東坡帖

此碑蓋所謂橫石小字者邪。頃又嘗見鑿石本，字亦不絕大。數簡行筆，尤奇妙可貴。與成都西樓十卷中所書郭熙山水詩頗相甲乙也。紹熙甲寅十月二十三日，務觀題。

跋東坡祭陳令舉文

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指最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絕識，沉壓擯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凝爲金石，精氣去爲神明，亦烏足怪。彼憤憤者固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欲買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畸，作欄蓄童，又在此外，遂一笑而止。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跋東坡七夕詞後

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慶元元年元日，笠澤陸某書。

跋張監丞雲莊詩集

虜覆神州七十年，東南士大夫視長淮以北，猶愴荒也。以使事往者，不復黍離麥秀之悲，殆無以慰答父

老心。今讀張公爲奉使官屬時所賦歌詩數十篇。忠義之氣鬱然。爲之悲慨彌日。慶元改元。九月二十七日。陸某書。

跋淵明集

吾年十三四時。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隱。偶見藤床上有淵明詩。因取讀之。欣然會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讀詩方樂。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數日前事也。慶元二年。歲在乙卯。九月二十九日。山陰陸某務觀書於三山龜堂。時年七十有一。

跋陸史君廟籤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權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射洪陸史君廟。以杜詩爲籤。極靈。余自蜀被召東歸。將行。求得此籤。後十四年。乃決意不復仕宦。愧吾宗人多矣。紹熙辛亥十二月十日。山陰陸務觀書。

跋巴東集

予自乾道庚寅入蜀。至淳熙戊戌東歸。九年間。兩過巴東。登秋風白雲二亭。觀萊公手植檜。未嘗不悵然流涕。恨古人之不可作也。又有七年。慶元丙辰六月二十四日。山陰陸某書。時年七十二。

跋呂侍講歲時雜記

承平無事之日。故都節物及中州風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記。自喪亂來七十年。遺老凋落無在者。然後知

此書之不可闕。呂公論著。實崇寧大觀間。豈前輩達識。固已知有後日邪。然年運而往。士大夫安於江左。求新亭對泣者。正未易得。撫卷累歎。慶元三年二月乙卯。澤笠陸某書。

跋許用晦丁卯集

許用晦居於丹陽之丁卯橋。故其詩名丁卯集。在大中以後。亦可爲傑作。自是而後。唐之詩益衰矣。悲夫。慶元丁巳六月四日。放翁識。

跋李涪刊誤

王行瑜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及行瑜傳首京師。涪亦放死嶺南。疑卽此人也。丁巳七月十六日識。

跋歸去來白蓮社圖

予在蜀得此二卷。蓋名筆。規模龍眠。而有自得處。季子子聿手自裝褫藏之。慶元丁巳中秋前三日。放翁識。

跋釋氏通紀

予少時避兵東陽山中。有沈師者。丞相恭惠公之裔。近有僧來往天衣山。自言歐陽文忠公家。今又得脩公所著釋氏通紀觀之。則建炎樞臣盧公諸孫也。近世不以世類求人。名門大家。散而爲方外道人者。多矣。如脩公既棄衣冠。猶能博學強記。寓史氏法於是書。亦賢矣夫。慶元丁巳重九日。放翁陸某務觀識。

跋毛仲益所藏蘭亭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凰翔於千仞。吾見舊定本蘭亭。其猶龍鳳邪。慶元丁巳十一月二十日。笠澤陸某務觀書。

跋魏先生草堂集

按國史野陝人沈存中筆談以爲蜀人居陝州不知何所據也。予在蜀十年亦不聞野爲蜀人筆談蓋誤也。慶元戊午得之書肆。十月十九日龜堂病叟手識。時年七十有四矣。

跋王輔嗣老子

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題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此本乃已析矣。安知其他無妄加竄定者乎。慶元戊午十月晦書。

跋前漢通用古字韻編

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綴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己未三月二十四日龜堂識。

跋胡少汲小集

少汲之兄名僧孺字唐臣在元祐紹聖間亦知名士也。少汲十詩中一篇所謂阿兄驚世才者是也。周秀實名蔚予亡姑之子及與元祐前輩游紹興十六七年猶亡恙有文集數十卷王性之作序少汲倡酬最多班班見於此集。秀實有子名曇文者乃翁每稱其穎異自先少師捐館兩家相去地遠不復相聞每爲之惻愴於懷也。因讀少汲小集併書之。慶元己未七月一日老學菴書。

跋曉師顯應錄

法華之爲書。天不足以喻其大。海不足以喻其深。利根之士。一經目。一歷耳。自不能捨。雖舉天下沮之。彼且不動。尙何勸相之有哉。然人之根性利鈍。蓋有如天淵者。善知識諄諄告語。誘之以福報。懼之以禍罰。亦有不得已者。譬之世法。道德風化。固足坐致唐虞三代之治矣。而賞以進善。罰以懲惡。亦烏可廢哉。觀曉師顯應錄者。當作是觀。慶元己未立秋日。山陰陸某書。

跋范巨山家訓

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之。猶弗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奉其教。猶弗思也。使爲人父祖者。皆如范氏之先。爲人子孫者。皆如吾友巨山。世其有不與者乎。吾所謂與者。天地鬼神與之。鄉人慕之。學者尊之。是爲與不然。雖門列戟。床堆笏。德弗稱焉。何與之有。巨山之子。旣以文章擢高科。公卿將相之儲也。故予思廣其意。而書其家訓。後如此。巨山父子不以予爲老悖。則將有感也夫。巨山名中立。其子名薰。慶元己未八月晦。山陰陸某謹書。

跋張安國家問

東坡先生書遍天下。而黃門公所藏至寡。蓋常以爲易得。雖爲人持去。不甚惜也。紫微張舍人書帖。爲時所貴重。錦囊玉軸。無家無之。今大宗伯兄弟。自爲知己。家書往來。蓋以百計矣。相稱相勉。期以遠者。亦何可勝計。而今所存財五紙耳。方紫微亡恙時。豈亦以爲易得。故多散逸邪。某昔者及爲紫微客。今老病臥家。而大宗伯猶以世舊。寄此卷。命寓姓名於後。某自浮玉別紫微。三十六年之間。摧頽抵此。紫微若尙在。

而見之。且不能識。則大宗伯尙何取哉。援筆至此。慨然不知衰涕之集也。慶元五年十一月戊申。笠澤陸某書。

跋坐忘論

此一篇。劉虛谷刻石在廬山。以予觀之。司馬子微所著八篇。今昔賢達之所共傳。後學豈容置疑於其間。此一篇雖曰簡略。詳其義味。安得與八篇爲比。兼旣謂出於子微。乃復指八篇爲道士趙堅所著。則堅乃子微以前人。所著書淵奧如此。道書仙傳。豈無姓名。此尤可驗其妄。予故書其後。以祛觀者之感。己未十一月二十一日。放翁書。

跋唐盧肇集

子發嘗謫春州。而集中誤作青州。蓋字之誤也。題清遠峽觀音院詩。作青州遠峽。則又因州名而妄竄定也。前輩謂印本之害。一誤之後。遂無別本可證。真知言哉。病馬詩云。塵土臥多毛。已暗風霜受。盡眼猶明足。爲當時佳句。此本乃以已爲色。猶爲光。壞盡一篇語意。未必非妄校者之罪也。可勝歎哉。慶元庚申二月三日。放翁燈下書。

跋居家雜儀

王性之言。熙寧初。有朝士集於相藍之燒朱院。俄有一人未至。問之。則王元澤也。時荆公方有召命。衆人問舍人不堅辭否。元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固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鄰。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某聞此語六十年矣。偶讀居家雜儀。遂識

之。慶元庚申五月四日書。

跋皇甫先生文集

右一詩在浯溪中興頌傍石間。持正集中無詩。詩見於世者。此一篇耳。然自是傑作。近時有容齋隨筆亦載此詩。乃云風格殊無可采。人之所見。恐不應如此。或是傳寫誤爾。慶元六年五月十七日。龜堂書。

跋南堂語

予入蜀時。南堂入滅已久。獨有一二弟子在。然皆破齋犯律。諸禪皆詆訾之。予亦以衆毀意薄其爲人。及其死也。乃卓然穎脫。人亦不得而議。是誠未易測也。庚申五月壬戌。書於龜堂。

跋注心賦

世之未通佛說者。觀此亦得其梗概矣。慶元庚申七月庚申。龜堂老人書。

跋朱新仲舍人自作墓誌

秦丞相擅國十九年。而朱公竄嶠南者十有四年。僅免僇仆於炎瘴中耳。以此胸中浩然無愧。將終自識其慕。辭氣山立。向使公諂附以苟富貴。至暮年。世事一變。方憂愧內積。惟恐聞人道其平日事。其能慨然奮筆自敘如此乎。慶元六年秋社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黃魯直書

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山谷此卷。蓋有得於此。慶元庚申重九日。笠澤陸某書。

卷第二十九

跋蘭亭序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堪作什麼。識者一開卷。已見精蘊。或者推求點畫。參以耳鑑。瞞俗人則可。但恐王內史不肯爾。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子所藏。不過三四。真可寶也。慶元庚申重九日。笠澤陸某書。

跋李少卿帖

宣城李氏。自推官至今八九世。詩人不絕。蓋時有如少卿者。振起之也。慶元庚申九月二十日。笠澤陸某書。

跋樂毅論

樂毅論橫縱馳騁。不似小字。瘞鶴銘法度森嚴。不似大字。此後世作者所以不可仰望也。庚申重九。陸某書。

跋李朝議帖

胡唐臣僧孺少汲直孺兄弟。爲江西名士。其朋友亦皆知名。朝議公蓋其一也。慶元庚申重九日。陸某書。

跋東方朔畫贊

元豐間。有德州士人攜畫贊示東坡。自言二百年前本家藏數世矣。東坡爲題之曰畫贊世多本。惟德州者第一。君所藏又爲德州第一。或曉之曰。此言君是德州人耳。其人雖不伏。亦大笑止。因觀武子所藏聊

識卷末。慶元六年九月甲子。陸某務觀書。

跋李虞部與范忠宣公啓

某家藏先大父遺書。其積背多。當時士大夫。賤啓刺字。不過曰尙書左丞。或曰左丞中大而已。數十百人。無一人異者。此建中靖國之元也。上距元祐又十餘年。風俗淳厚可知。況丞相忠宣公與虞部李公之相與親厚者乎。宜其不爲詔也。諸公或以今日耳目求之。過矣夫。慶元庚申九月二十一日。陸某書。

跋范文正公書

觀文正范公書札。如欲與韓魏公同薦李泰伯。見其進賢之誠。戒余安道石守道避禍。見其愛惜人材之意。於慮賢哉。然泰伯卒棄不用。安道守道。俱陷患難。或至死不解。志士仁人。至今以爲歎。信乎明哲保身之難也。慶元庚申九月二十九日。笠澤病叟陸某書。

跋東坡帖

成都西樓下有汪聖錫所刻東坡帖三十卷。其間與呂給事陶一帖。大略與此帖同。是時時事已可知矣。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忠臣烈士。所當取法也。予謂武子當求善工。堅石刻之。與西樓之帖。並傳天下。不當獨私囊褚。使見者有恨也。

跋盧衷父絕句

客懷耿耿自難寬。老傍京塵更鮮歡。遠夢已回窗不曉。杏花同度五更寒。
盧衷父絕句。衷父名蹈。青社人。今寓隄爲郡夾江縣。佳士也。

跋四三叔父文集

先楚公捐館時。叔父未成童。已從章貢黃先生安時學喪禮。覆講無小差。蓋天資精敏如此。謹附書於遺文之後。以示後人。

跋王右丞集

余年十七八時。讀摩詰詩最熟。後遂置之者幾六十年。今年七十七。永晝無事。再取讀之。如見舊師友。恨間闕之久也。嘉泰辛酉五月六日龜堂南窗書。

跋歐陽文忠公疏草

慶曆之盛。蓋庶幾漢文景矣。而賢人君子猶如是之難。文忠公之奏議。非獨不明諸公之讒也。身亦墮排陷中。滁洲之謫是已。於庫。悲夫。嘉泰二年人日笠澤陸某書。

跋盤澗圖

紹興己卯庚辰之間。予爲福州決曹。延平張仲欽爲閩縣大夫。朝暮相從。後四年。予佐京口。仲欽佐金陵。數以檄往來於鍾阜浮玉間。把酒道舊甚樂。又二十年。予使閩中。仲欽間居延平。數相聞。方約相過。而予蒙恩召還。遂有死生之異。言之悵然。仲欽之子爲西和守。寄此軸來求詩。蓋又二十餘年。予年七十有七矣。嘉泰改元歲辛酉五月十九日。陸某書。時予納祿已三年。居會稽山陰之三山。

跋爲琛師書維摩經

鄉僧琛上座求予書維摩詰所說法。欲刻石施四衆。以薦其母。會予病。不能卽如其請。琛十返不厭。孝哉。

此僧吾徒所樂從也。乃力疾爲書。嘉泰壬戌正月二十一日。放翁書。

跋東坡諫疏草

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能奪也。如東坡之論時事。豈獨天下服其忠。高其辯。使荆公見之。其有不撫几太息者乎。東坡自黃州歸。見荆公於半山。劇談累日。不厭。至約卜鄰。以老焉。公論之不可揜如此。而紹聖諸人。乃遂其伎心。投之嶺海。必死之地。何哉。此疏藏馮氏三世八十年矣。真可寶哉。嘉泰壬戌二月七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東坡代張文定上疏草

張安道實一時偉人。以其論新法。諫用兵。則不得不爲忠。以其力排吳育。深惡石介。歐陽文忠。公司馬文正。公斥之於前。呂正獻公。抑之於後。則似有可議者。然東坡此疏。則自與日月爭光。安道之爲人。不與焉。元祐初。盡起舊老。安道獨置不問。近臣請加恩禮。亦不報。更奪其宣徽使。議者以爲多出正獻公之意云。嘉泰壬戌二月七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楊處士村居感興

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筇徹骨乾。隨著四婆裙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

右畢仲荀景儒所記楊處士詩也。四婆。卽處士之配也。蘇嶠季真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恨不曾傳摹得之。它日見蘇氏子孫。尙可畢此志也。嘉泰癸亥。放翁書於三山老學菴北窗。

跋朱氏易傳

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爲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爲說亦已大異。讀者當自知之。嘉泰壬戌四月十二日。老學菴識。

跋晁以道書傳

晁以道著書。專意排先儒。故其言多而不通。然亦博矣。凡子家所錄本。多得於以道。孫子闔子闔本。自多誤。子方有吏役。故所錄失誤又多。不暇校定。及謝事。居山陰。欲得別本參考。又不能致。可恨也。壬戌四月十八日。老學菴記。時年七十八。

跋嵩山景迂集

景迂鄜時排悶詩云。莫言無妙麗。土稚動金門。蓋鄜人善作土偶兒。精巧雖都下。莫能及宮禁。及貴戚家。爭以高價取之。喪亂隔絕。南人不復知。此句遂亦難解。可歎。嘉泰壬戌四月二十四日。放翁識。

跋任德翁乘桴集

德翁感遇篇云。言行身不用。無迺我所欲。長沙地卑溼。正可高閣足。其議賈生。可謂善矣。所抱如此。排擯至死。天下之不幸也。壬戌五月一日。老學菴書。

跋洪慶善帖

某兒童時。以先少師之命。獲給掃洒丹陽先生之門。退與子威講學。則兄弟如也。每見子威言洪成季慶善學行。然皆不及識。今獲觀慶善遺墨。亦足少慰。衰病廢學。負師友之訓。如愧何。嘉泰二年五月丁卯。陸某謹題。

跋浦郎中易老解

易學自漢以後寢微。自晉以後與老子並行。其說愈高。愈非易之舊。宋興。有酸棗先生以易名家。同時。种豹林亦開門傳授。傳至邵康節。遂大行於時。然康節欲以授伊川程先生。乃拒弗受。而伊川每稱胡安定。王荊公易傳。以爲今學者所宜讀。惟此二家。王公乃自毀其說。以爲不足傳。著論悔之。易之難知如此。夜讀蜀蒲公易傳老子解。喟然歎曰。公於易與老子。蓋各自立說。迹若與晉諸人同。而實異也。書以遺其族孫中仲。試以予言請問。信何如也。嘉泰二年九月丁卯。笠澤陸某書。

跋陸子彊家書

吾友伯政持其先君子家問來。讀之。累日不厭。使學者皆能如此。孰得而嘗病之。雖有嘗者。吾可以無愧矣。乃令子聿鈔一通。置篋中。時覽觀焉。嘉泰壬戌十月二十三日。宗人某書。

跋子聿所藏國史補

子聿喜蓄書。至輟衣食。不少吝也。吾世其有興者乎。嘉泰壬戌閏月。幾望。放翁記。時年七十有八。以同修國史兼祕書監居六官宅第六位。

跋火井碑

予昔在征西幕府。嘗得小校言。火山軍地枯燥。不可耕。鉏犁入地不及尺。烈火隨出。今江吳間。穿地尺餘。則見水。北人聞之。亦未必信也。夜讀蜀彭君火井碑。乃知天地間。何所不有。亦喜彭君之善記事也。嘉泰壬戌閏月。十有五日。山陰陸某務觀書。

跋韓晉公牛

予居鏡湖北渚。每見村童牧牛於風林煙草之間。便覺身在圖畫。自奉詔紬史。逾年不復見此。寢飯皆無味。今行且奏書矣。奏後三日。不力求去。求不聽。輒止者。有如日。嘉泰癸亥四月一日。笠澤陸某務觀書。

跋畫橙

嘉泰癸亥四月十六日。兩朝實錄將進書。予以史官兼祕書監。宿衛於道山堂之東直舍。茶罷取此軸摩挲久之。覺香透指爪。此物著霜時。予歸鏡湖小園久矣。山陰陸某務觀書。

跋臨帖

此書用筆靄靄多態度。如雙鈞鍾王遺書。可寶藏也。笠澤陸務觀跋。時年七十九。當嘉泰癸亥四月二十八日。居於六官宅老學行菴。

跋米老畫

畫自是妙迹。其爲元章無疑者。但字卻是元暉所作。觀者乃并畫疑之。可歎也。嘉泰癸亥四月二十九日。陸務觀書。

跋潘鹵老帖

潘鹵老詩妙絕世。恨不見其字。今見此卷。無復遺恨矣。癸亥五月一日。笠澤陸某書。

跋薌林帖

先少師使淮南。實與薌林向公爲代。薌林作雍熙堂於廡中。堂之前有井。泉甘寒。宜茶。洪駒父聞之。寄詩

云。何如喚取陸鴻漸。石鼎風爐來試茶。詩與除代堂帖。同日到。薌林大以爲異。手書報先少師。今尙在也。伏觀公移文奏牘稿。大節貫金石。然諸公所書。已可傳世。贊書之亦屋下架屋耳。而某家世所傳。足補薌林逸事者。則不可不書。以遺後人。嘉泰三年五月十日。陸某謹書。

跋陳魯公所草親征詔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某由書局西府掾。親見丞相魯公經綸庶務。鎮服中外。有人所不可及者。然猶不知此詔爲出於公也。後四十有三年。某行年且八十。偶幸未先犬馬。獲見公手稿。於虛公之謙厚不伐。與露才揚己者。相去何啻千萬哉。追懷盛德大度。如巨山喬嶽。凜然猶在目前。爲之隕涕。嘉泰三年五月十二日。門人前史官陸某謹書。

跋蔡忠懷送將歸賦

予讀送將歸之賦。爲之流涕。不爲蔡氏也。宋興百餘年。累聖致治之美。庶幾三代。熙寧元祐所任大臣。蓋有孟揚之學。稷契之忠。而朋黨反因之以起。至不可復解。一家之禍。福曲直不足言也。爲之子孫者。能力學進德。不爲偏蔽。則承家報國。皆在其中矣。嘉泰三年五月十五日。山陰陸某書於浙江亭。

跋東坡書髓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在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三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菴北窗手記。

跋范元卿舍人書陳公實長短句後

紹興庚申辛酉間。予年十六七。與公實遊。時予從兄伯山。仲高。葉晦叔。范元卿。皆同場屋。六人者蓋莫逆也。公實謂予小陸兄。後六十餘年。五人皆已隔存歿。予年七十九。而公實郎君寔字伯廣者。出此軸。恍然如與公實元卿聯杖屨。均茵憑也。爲之太息。彌日。因識其末。雖然。使死而有知。吾六人者。安知不復相從。如紹興間乎。會當相與挈手一笑。尙何歎。嘉泰癸亥十月二十九日。笠澤釣叟陸某書。

跋謝師厚書

謝師厚早歲與歐陽堯公。王荆公。梅直講。江記注諸人遊。名甚盛。晚更踰躄。居穰下二十餘年。學愈進。文章愈成。獨後諸公死。子懜。惛。甥黃魯直。皆知名天下。然年運而往。士大夫鮮能知師厚者。今觀吾友傅漢孺所藏其上世墓刻。實師厚遺文。至送行詩。雜之宛陵詩中。殆不可辨。字則宋宣獻父子之流亞也。爲之太息。嘉泰癸亥立春後四日。笠澤陸某書。時年七十九。

跋雲丘詩集後

宋興詩僧不愧唐人。然皆因諸巨公以名天下。林和靖之於天台長吉。宋文安之於凌雲。惟則。歐陽文忠公之於孤山。惠勤。石曼卿之於東都祕演。蘇翰林之於西湖道潛。徐師川之於廬山祖可。蓋不可殫紀。潛可得名最重。然世亦以蘇徐兩公許之太過。爲病。餘則徒得所附託。故聞後世。非能歸然自傳也。予觀雲丘詩。平淡閑暇。蓋庶幾可以自傳者。政使不遇呂居仁。蘇養真。朱希真。王性之。范至能。亦決不泯沒。況如予者。烏足爲斯人重哉。其徒覺淨以遺稿來。求題其後。十款吾門不厭。故爲之書。嘉泰四年二月乙巳。笠澤陸某書。

跋呂舍人九經堂詩

前輩以文章名世者名愈高則求者愈衆故其間亦有徇人情而作者有識之士多以爲恨如呂公九經堂詩蓋自少時與昭德尊老諸公師友淵源講習漸漬所得又爲其子孫而發故雄筆大論如此於庫陳乎其可敬畏也哉嘉泰四年六月庚子陸某書

跋韓忠獻帖

方彞霄犯邊時忠獻王首當禦戎重任功冠諸公後入輔帷幄陳謨畫策駕馭人材鎮服虜情自曾集賢以降皆協贊而已觀此帖可概見也嘉泰四祀六月辛丑故史官山陰陸某謹識

跋高大卿家書

子長大卿娶予表從母之女故自少時相從後又同入征西大幕情分至厚讀此數書如見其長身蒼髯意象軒舉也嘉泰甲子歲夏六月壬寅放翁陸某書

卷第三十

跋諸晁書帖

某之外大母清豐君實巨茨先生女兒而墓刻則景迂先生所作故某每見昭德及東眷中表每感愴也況今年八十飾巾待盡伏讀此卷其情可知嘉泰甲子六月既望山陰陸某謹識

跋南城吳氏社倉書樓詩文後

南城吳君子直兄弟作社倉。略倣古者斂散之法。築書樓。用爲子孫講習之地。其設意深遠。流俗殊未易測也。或者乃謂吳氏捐貲。以爲社倉。凶歲免民於死徙。其有德於人甚大。後世常有興者。子孫不學。則不足以承之。此其築書樓之意。使吳氏之意信出此。乃市道也。市道不可以交鄉黨。自好之士。其可以與天交乎。吳君之意。蓋曰。吾爲是舉。非一世也。吾兄弟他日。要當付之後人。人不可知。吝則畜出。貪則漁利。怠荒則廢事。雖面命之。或不聽。於遺言何有。惟學則免。是三者之患。而社倉雖百世可也。此吾兄弟之本指。若夫富貴貧賤。我且不能自知。乃爲後人謀。而責報於荒忽。不可致詰之地。亦愚矣。吳君遺書行千餘里。示予以社倉本末。因及諸公書樓紀述。予慨然歎以爲知。吳君兄弟心者。莫予若也。故書之。嘉泰四年六月某日。山陰陸某書。

跋六一居士集古錄跋尾

始予得此本。刻畫精緻。如見真筆。會有使入蜀。以寄張季長。及再得之。纔相距數年。訛闕已多。知古人欲傳遠者。必託之金石。有以也。夫嘉泰甲子六月二十二日。笠澤陸某謹識。

跋林和靖詩集

和靖人物文章。初不賴東坡公以爲重。況黃秦哉。若李端叔者。尤不足錄。讀竟使人浩歎。書之。所以慰和靖於泉下也。嘉泰甲子六月二十四日。放翁識。

跋米元暉書先左丞海岱樓詩

右米侍郎元暉書先大父題海岱樓詩一首。春秋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秦。山。爾。故。大。父。云。起。爲。霖。雨。從。膚。寸。蓋。言。徧。雨。天。下。之。澤。自。膚。寸。而。始。也。米。所。書。誤。以。從。爲。成。遂。失。本。意。可。爲。太。息。嘉。泰。四。年。秋。八。月。壬。寅。山。陰。陸。某。書。於。三。山。老。學。菴。

跋蘇丞相手澤

某之先大父左丞平生所尊事願學者惟丞相魏公每爲門生言國朝輔相德量歸然莫如魏公與王文貞公且所謂築太平之基壽宗社之脈養天下之氣者他相雖賢莫敢望觀此奏稿可概見也嘉泰四年秋八月丙辰山陰陸某謹識

跋韓幹馬

大駕南幸將八十年秦兵洮馬不復可見志士所共歎也觀此畫使人作關輔河渭之夢殆欲賈涕矣嘉泰甲子十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書

跋義松

黃子邁之爲蓮城以最聞予以相距遠不能知其詳然草木無知造物無心太平無象其所感猶如此則是邑之民其有以不友不敬至庭造獄者乎予將求諸邑人而紀之未暇也嘉泰甲子歲十一月甲子山陰陸某書

跋林和靖帖

祥符天禧間士之風節文學名天下者陝郊魏仲先錢塘林君復二人又皆工於詩方是時天子修封禪

告太平。有二人。在天下。麟鳳芝草不足言矣。君復書法。又自高勝絕人。予每見之。方病不藥而愈。方飢不食而飽。忽得觀上竺廣慧法師所藏二帖。不覺起敬立。法師能捐一石。刻之山中。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丁卯。山陰陸某務觀書。

跋東坡集

此本藏之三十年矣。嘉泰甲子歲十二月。遺燼幾焚之。予緝成編。比舊本差狹小。乃可愛。遂目之曰焦尾本云。十四日。山陰陸某書。

跋陶靖節文集

張績季長學士。自遂寧寄此集來。道中失調護。前後皆有壞處。遂去之。而存其偶全者。末有年譜辨正。別緝爲編云。開禧元年正月四日。務觀書。

跋三近齋餘錄

右外兄元城王正夫所作。正夫名從。元豐中書舍人震字子發之子。仕至上饒。守云。開禧改元正月庚申。務觀識。

跋望江麴君集

徐常侍鼎臣送望江張明府詩云。無使千年後。空傳麴令名。則麴令之名。在唐著矣。開禧改元歲乙丑二月二十七日。山陰陸務觀書。時年八十有一。

跋吳越備史

錢氏諱佐。故以左爲上。凡官名左字者。悉改爲上。此書所謂上右者。乃左右也。

又

吳越在五代及宋興。最爲安樂少事。然廢立誅殺猶如此。方斯時。吾家先世守農桑之業於魯墟梅市之間。無一人仕於其國者。眞保家之法也。開禧乙丑九月四日。山陰陸某書於三山書巢。

跋僧帖

方外之士。發揚其先德。累世不懈。吾輩亦可少愧矣。開禧乙丑九月五日。陸某書贈觀師。余年八十一。識其家四世矣。安得不爲陳人乎。因以寓歎。

跋卿師帖

本朝小楷。至宋宣獻後。僅有道士陳碧虛一人。今見吾里中前輩卿師所書。則蕭散小不逮碧虛。而法度森嚴無媿者。亦名筆也。後人善藏之。開禧元年乙丑歲九月丁亥。山陰陸某務觀題。時年八十有一。

跋松陵倡和集

皮襲美當唐末。遜於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相。子孫業文。不墜家聲。至襲美四世孫公弼。以進士起家。仕廢曆嘉祐間。爲韓魏公所知。雖不甚貴顯。亦當世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隔絕。乃有妄人造謗。以謂襲美墮節於巢賊。爲其翰林學士。新唐書喜取小說。亦載之。豈有是哉。比唐書成時。公弼已死。莫與辨者。可歎也。開禧元年九月十四日。山陰陸某務觀書於松陵倡和集之後。

跋潛虛

學者必通易。乃能以其緒餘通玄。玄既通矣。又以其餘及虛。非可以一旦驟得也。劉君談虛如此。則其於易與玄可知矣。司馬丞相乃謂已學不足知易。故先致力於玄。蓋謙云耳。開禧乙丑十一月十八日。笠澤陸某書。

跋呂成叔和東坡尖叉韻雪詩

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之。而不盡同。有用韻者。謂同用此韻耳。後乃有依韻者。謂如首倡之韻。然不以次也。最後始有次韻。則一皆如其韻之次。自元白至皮陸。此體乃成。天下靡然從之。今蘇文忠集中有雪詩。用尖叉二字。王文公集中又有次蘇韻詩。議者謂非二公莫能爲也。通判澧州呂文之成叔。乃頓和百篇。字字工妙。無牽強湊泊之病。成叔詩成後四十餘年。其子枋乃以示予。予固好詩者。然讀書有限。用力尠薄。觀此集有愧而已。乃書集後。而歸其本。呂氏開禧元年乙丑十一月丙申。笠澤陸某務觀書。

跋花間集

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歎也哉。或者亦出於無聊故邪。笠澤翁書。

又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趨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復有前輩闕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於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

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文不迫。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於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務觀東籬書。

跋韓晉公子女牘

予平生見三尤物。王公明家韓幹散馬。吳子副家薛稷小鶴。及此子女牛是也。不知未死間。尙復眼中有此奇偉否。開禧二年四月甲子。陸務觀老學菴北窗書。

跋韓立道所藏蘭亭序

觀此本蘭亭。如見大勳業鉅公於未央庭中。大冠若箕。長劍拄頤。風采凜凜。雖單于不覺自失。況餘子有不汗洽股栗者哉。開禧丙寅歲四月十有三日。陸某年八十二。

跋龔氏金花帖子

右龔氏家藏其先世金花帖子。嘉泰中。陳翰林考質史牒。以爲先書姓名散報。始於端拱中。宋太素尙書知貢舉時。自建隆至端拱。取士已久。始克舉此故事。然予按宋公有追念策名時詩。凡千言。略云。吉音來碧落。帖子報紅牋。清夜驚神王。矚明到省前。風中宮漏盡。日出榜繩懸。宋公蓋建隆二年進士。則國初已有前一夕報帖之事。唐制初未嘗廢。若曰。五代草創。止用紅牋。至端拱初。乃加金華如唐時。則亦細事耳。不得云始舉唐故事也。世必有知者。予復書此於後。以待博洽君子云。開禧丙寅夏四月丙寅。山陰陸某書。

跋曾文清公奏議稿

紹興末賊亮入塞時茶山先生居會稽禹跡精舍某自勅局罷歸略無三日不進見見必聞憂國之言先生時年過七十聚族百口未嘗以爲憂憂國而已後四十七年先生曾孫黜以當日疏稿示某於今某年過八十仕忝近列又方王師討殘虜時乃不能以塵露求補山海眞先生之罪人也開禧二年歲在丙寅五月乙巳門生山陰陸某謹書

跋曾文清公詩稿

河南文清公早以學術文章擅大名爲一世龍門顧未嘗輕許可某獨辱知無與比者士之相知古蓋如此方西漢時專門名家之師衆至千餘人然能自見於後世者寡矣揚子惟一侯芭至今誦之故識者謂千人不爲多一人不爲少某何足與乎此讀公遺稿不知衰涕之集也開禧丙寅歲五月乙巳門生笠澤陸某謹識

跋魚計賦

某恭聞徽祖宣和末將下罪己詔學士王孝迪當直不召顧謂輔臣曰非小字不能作遂召肅愍公公初不在北門旣至辭以非職守不許遂授以聖意下筆輦輦不數刻進御今載在國史與三代訓誥並驅蓋千百年間詔令所未有也晚讀魚計堂賦瞻麗超軼如此則施之大手筆固宜絕人遠甚某嘗見公遺像於友人趙恬家英氣如生恨不得獨拜牀下致欣慕之意今得記所聞於賦後亦幸矣開禧二年六月己巳笠澤老民陸某謹書

跋徐待制詩稿

予以乾道庚寅入蜀。幾十年而歸。故人在朝者。惟許昌韓无咎。握手道舊。因相與論當世知名士。无咎獨稱待制徐公。以爲文辭辨論。有貞元元和間諸賢之遺風。恨予不及識。因誦其詩句。信奇作也。後三十年。徐公之子植。以遺稿一編示予。屬以序引。予與待制雖出處不同。時然嘗歎愛其筆墨。則亦願託名卷首。而待制之文。阨於火。所餘財百之二。則序亦無自作。乃姑書此。附於後。它日得全書。紬繹其妙處而論載之。尙未晚也。開禧二年六月某日。山陰陸某書。

跋周益公詩卷

紹興辛巳。予與益公相從於錢塘。去題此詩時十一年。予年三十七。益公少予一歲。後二年。相繼去國。自是用捨分矣。今益公捨我去。所不知者。相距幾何時耳。開禧丙寅九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謹識。

跋樊川集

唐人詩文。近多刻本。亦多經校讐。惟牧之集。誤繆特甚。予每欲求諸本訂正。而未暇也。書以示子適。尙成吾意。開禧丙寅十一月二十七日。放翁書。

跋周侍郎奏稿

某生於宣和末。未能言。而先少師以畿右轉輸饑軍。留澤潞。家寓滎陽。及先君坐御史徐秉哲論罷。南來壽春。復自淮徂江。間關兵間。歸山陰舊廬。則某少長矣。一時賢公卿與先君遊者。每言及高廟盜環之寇。乾陵斧柏之憂。未嘗不相與流涕哀慟。雖設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歸。亦不復食也。伏讀侍郎周公論事。

勝子猶想見當時忠臣烈士憂憤感激之餘風。於虜建炎紹興間。國勢危蹙如此。而內平羣盜。外捍強虜。卒能披草莽。立社稷者。諸賢之力爲多。某故具載之。以勵士大夫。儻人人知所勉。則北平燕趙。西復關輔。實度內事也。開禧丁卯歲正月丁亥。故史官陸某謹書。

跋周侍郎尋姊妹帖

方建炎多故。羣盜如林。士大夫家罹禍。有盡室不知在亡者。觀周公所書。可爲流涕。六七十年來。在仕在野。皆安其生。養老者。字幼者。藏死者。可不知所自邪。尙勉思所以報。開禧三年正月丁亥。山陰陸某書。

跋鮑參軍文集

鮑明遠。宋元嘉中人。比陶淵明謝靈運。差爲晚出。然與靈運詩名相埒。體製亦頗相類。故世稱鮑謝云。開禧三正九。放翁書。

跋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并音二冊。籤題皆友人莆陽方伯謨書。伯謨下世已二年矣。哀哉。開禧丁卯二月四日。老學菴識。

跋與周監丞書

某頃得監丞公書。作報如此。後二十餘年。公家持以來。屬以題數字於後。乃爲記歲月。公諸子多賢。不幸有早世者。今惟主簿君以力學承其緒。他日仕途有嶄然頭角者。必吾主簿君。恨耄期已迫。不及見之耳。開禧三年三月丙子。渭南伯陸某書於山陰澤中老學菴。

再跋皇甫先生文集後

司空表聖論詩有曰。愚嘗覽韓吏部詩。其驅駕氣勢。掀雷決電。撐挾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逾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爾。據此。則持正自有詩集。孤行故文集中無詩。非不作也。正如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集無一篇詩。皆是詩文各爲集耳。表聖直以持正詩配退之。可謂知之。然猶云未遑深密。非篤論也。予讀之。蓋累歎云。開禧丁卯四月二十一日。某再書。

跋漢文帝後元年三月詔

漢文此詔與詩之七月書之無逸何異。吾以此知文景太平之有自也。雖然。豈獨爲天下哉。十室之邑。千金之產。儻能思是言。其有至於喪敗者乎。庚申五月十七日。陸某書。

跋張魏公與劉察院帖

與人同功。人用而已。捨君子不敢言勞。與人同辜。人免而已。窮君子不敢逃責。非能異夫人也。理固如是也。不然。則亡恥已。使御史公無恙。得予此說。其將以爲能知言乎。

跋世父大夫詩稿

世父大夫公。自幼得末疾。以左手作字。性喜鈔書。嘗鈔王岐公華陽集百卷。筆筆無倦意。豈特其書可貴重哉。亦可見其爲人矣。

陸放翁集

渭南文集

卷第三十一

跋魯直書大戴踐阼篇

上古之文幸不泯者率非後世所可及不必壞魯壁發汲冢而得之乃可信也丹書之辭如此武王之銘如此雖微大戴禮載之可置疑哉某鄉先生傅公子駿爲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爲人君之常訓箕子申以告武王吳棫才老著尙書裨傳以爲得此說於虞仲琳少崔少崔學於傅公此三十二字與丹書三十九字一傳於箕子一傳於師尙父武王敬受力行之卜世卜年之永有所自矣開禧三年五月辛卯故史官陸某識於黃太史所書踐阼篇後以遺廬陵彭君孝求

跋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文

某按唐昭宗乾寧四年遣中使焦楚鎧賜吳越武肅王鐵券以八月壬子至國是歲武肅始兼領鎮東節出師大敗淮南兵十八營定婺睦蘇湖州而鐵券適至蓋其國始盛時也及忠懿王入朝以其先王所藏玉册鐵券置之祖廟不敢以自隨淳化元年杭州悉上之於朝時忠懿王已薨太宗皇帝復以册券賜王之子安僖王惟濬安僖王薨券歸文僖公惟演文僖公薨券傳仲子霸州防禦使晦霸州侍仁宗皇帝燕間帝問先世所賜鐵券欲見之霸州并三朝御書以進帝爲親識御書之末復賜焉文僖之孫開府公景

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某年十二三時。嘗侍先夫人。得謁見大主。鐵券實藏臥內。狀如笏瓦。今七十餘年。乃得見錄本於武肅諸孫樞家。後十字。蓋文僖手書。某家舊藏文僖書帖。亦有押字。皆與此同。武勝軍節度使印。則文僖尹洛時所領鄧州節鉞也。開禧三年六月乙巳。山陰陸某謹書。

跋司馬端衡畫傳燈圖

司馬六十五丈。抱負才氣。絕人遠甚。方少壯時。以黨家不獲施用於時。欲有以寓其胸中浩浩者。遂放意於畫。落筆高妙。有顧陸遺風。某嘗以通家之舊。親聞其論畫。袞袞終日。如孫吳談兵。臨濟趙州說禪。何其妙也。每恨是時。不能記錄一二。以遺後之好事者。今獲觀傳燈圖。恍如接言論風。指時稽首太息。不能自已。開禧丁卯歲十月丁未。山陰陸某謹題。

跋呂伯共書後

紹興中。某從曾文清公遊。公方館甥呂治先。日相與講學。治先有子未成童。卓然穎異。蓋吾伯共也。後數年。伯共共有盛名。從之學者以百數。不幸中道奄忽。而予幾九十。尙未死。攬其遺墨。大抵忠信篤敬之言也。爲之涕下。開禧丁卯歲十二月乙巳。山陰陸某書。

跋張敬夫書後

隆興甲申。某佐郡京口。張忠獻公以右丞相督軍過焉。先君會稽公。嘗識忠獻於掾南鄭時。事載高皇帝實錄。以故某辱忠獻。願遇甚厚。是時敬父從行。而陳應求參贊軍事。馮圓仲查元章館於予廨中。蓋無日不相從。迨今讀敬父遺墨。追記在京口相與論議時。真隔世事也。開禧丁卯十二月乙巳。山陰陸某書。

跋劉戒之東歸詩

乾道中予與戒之同在宣撫使幙中同舍十四五人宣撫使召還予輩皆散去范西叔字文叔介最先下世其餘相繼凋落至開禧中獨予與張季長猶存今春季長復考終於江原予年開九秩獨幸未書鬼錄偶得戒之郎君市征君所藏送行詩觀之恍然如隔世事也爲之流涕丁卯十二月乙丑渭南伯陸某書於山陰老學菴

跋秦淮海書

黃豫章秦淮海皆學顏平原眞行豫章晚尤自稱許淮海則退避不肯以書自名亦各行其志也嘉定改元四月己酉山陰陸某書

跋柳書蘇夫人墓誌

近世注杜詩者數十家無一字一義可取蓋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不然則勿注可也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可乎書家以鍾王爲宗亦須升鍾王之堂乃可置論耳爾來書法中絕求柳誠懸輩尙不可得書其可遽論哉然予爲此言非獨觸人亦不善自爲地矣覽者當粲然一笑也嘉定元年四月己酉陸某書

跋朱希眞所書雜鈔

朱先生與諸賢當建炎間裔夷南牧羣盜四起時猶相與講學如此吾輩生平世安居鄉里乃欲飽而嬉可乎嘉定之元四月乙酉陸某書於山陰老學菴時年八十有四

跋爲子通書詩卷後

子通持正紙求錄詩期年矣。以乃翁衰疾不忍迫蹙。予更以此念之。爲寫終此卷。然此兒近者時時出所作。皆大進。論建安黃初以來至元和後詩人。皆有本末。歷歷可聽。吾每爲汗出。因併記之。嘉定戊辰歲五月乙巳。放翁書。時年八十有四。

跋呂文靖門銘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其簡且盡如此。學者苟能充之。雖入聖域不難矣。丞相申國文靖呂公作門銘。自忠孝十有八字。廣吾夫子之訓。以遺後人。某得本於公元孫祖平。敢再拜書其後。致願學之意。嘉定元年夏五月辛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傅給事竹友詩稿

王逸少寫經換鵝。給事傅公籠鵝換竹。二者皆山陰勝絕事。然換鵝事。人皆能道之。換竹事。未甚著。鄉人以爲恨。獨某曰。是不足怪也。逸少志在物外。不肯輕爲世用。故換鵝事易傳。給事方南渡之初。忠義大節。爲一時稱首。雖困於讒誣。用之不盡。然至今聞其風者。可立衰懦。則換竹事。固應不傳。蓋所見於世者大也。給事遺文百卷。今藏祕閣。某領策府時見之。嘉定元年七月庚申。陸某謹識。

跋陳伯予所藏樂毅論

世傳中山古本蘭亭之流。帶右天五字。有殘闕處。於是士大夫所藏蘭亭悉然。又謂樂毅論古本至一海字止。於是凡樂毅論亦至海字而亡。其餘妄僞亂真。大抵如此。今伯予此軸皆佳。後一本尤敷腴可愛。未

可以海字爲定論也。嘉定戊辰歲七月己未，山陰陸某務觀書時年八十有四。

跋伯子所藏黃州兄帖

某之從父兄故黃州使君遺墨，伯子書其後，發揚大節至矣。伏讀感涕，不知所云。先兄諱沈，字子東，仕至朝奉大夫。嘉定元年七月己未，山陰老民陸某謹書。

跋詹仲信所藏詩稿

予平生作詩至多，有初自以爲可，他日取視，義味殊短，亦有初不滿意，熟觀乃稍有可喜處。要是去古人遠爾。詹仲信何處得予斷稿以見示，爲之屢歎，乃題其後歸之。嘉定改元六月壬辰，山陰陸某務觀書於三山老學菴，年八十四。

跋陳伯子所藏蘭亭帖

予監定此本，自是絕佳，然亦不必云唐舊刻也。卷末數跋，皆吾友王君玉所錄黃太史魯直語，竊恐未必然。蓋周孔無過，蘭亭筆法亦無過，學者步亦步，趨亦趨，猶或失之，豈可以輕心慢心觀之哉。若以夫子嘗自謂有過，孟子云周公之過，遂據以爲周孔有過，乃醉夢中語也。嘉定改元十月庚午，陸某書。

跋坡谷帖

先大父左轄元祐中，自小宗伯自請守穎，逾年移南陽，而蘇公自北扉得穎，與大父爲代。此當時往來書也。書三幅，前後二幅藏叔父房，其一幅則從伯父彥遠得之。亡兄次川又得於伯父，此是也。傳授明白，可以無疑，而或者疑其出於摹倣，識真者寡。前輩所歎，嘉定元年十二月乙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山谷書陰真君詩

此石刻在夔州漕司白雲樓下。黃書無出其右者。嘉定己巳四月辛卯。放翁書。

跋呂尚書帖

右尚書呂公給事傅公往來書二卷。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語曰。起予者商也。蓋臣當有以作其君。弟子當有以起其師。而況朋友之際乎。二公可謂無負於古道矣。使此書廣傳。安知百世之下。無興起者。嘉定己巳秋七月辛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傅給事帖

紹興初。某甫成童。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眦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也。卒能使虜消沮。退縮。自遣行人請盟。會秦丞相檜用事。掠以爲功。變恢復爲和戎。非復諸公初意矣。志士仁人。抱憤入地者。可勝數哉。今觀傅給事與呂尚書遺帖。死者可作。吾誰與歸。嘉定二年七月癸丑。陸某謹識。

跋熊舍人四六後

裕陵見伯通外制。手批付中書曰。熊本文詞。朕自知之。荆公亦曰。讀熊君奏報。如面相語。

跋臨汝志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臨川人。徙崇仁。金虜犯闕。上書請身使虜庭。取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誤國。太學生陳東亦上書。所言略同。遂併誅二人。年三十一。車駕渡江。贈承事郎。紹興初。贈朝奉郎。

祕閣修撰官。其三子賜田十頃。

跋尼光語錄

予登豫章西山。其上蓋有光禪師塔焉。及來成都。又得師所說法要。博辯奇偉。雷霆一世。猶有蜀忠文公立朝堂堂。不撓於死生禍福之遺風。信其爲范氏女子也。笠澤漁隱陸某。

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

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苗。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爾。

跋張待制家傳

待制公躡於仕宦。晚途僅得一郎吏。而感激國難。冒兵渡河北行。忠義之氣。可沮金石。方其客死靈丘。寓骨雲中時。雖夷狄異類。亦爲竇涕也。今其家寢微。一孫未去天官侍郎選。公卿大夫。乃未有表出之。以爲忠義勸者。誠某所不識也。

跋柳氏訓序

方批之爲是書也。際已長矣。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悲夫。

跋祠部集

祠部叔祖詩文至多。今皆不傳。此小集得之書肆。蓋石氏所藏也。某謹識。

跋消災頌

高道傳言此頌蓋武陵張尊師作。尊師亦號白雲子。豈以此故遂誤爲子微乎。玉笈齋書。

跋肇論

高僧傳肇公化時年三十一耳。所著書乃傳百世。吾曹老而無聞。可愧也。

先楚公奏檢

舊有海陵時錄白元本巨編大字。有先左丞親書更定處。今不復存。此本紹興中先少師命筆史傳錄者。某識。

跋宗元先生文集

宗元先生吳貞節。唐史有傳。以歌詩名。天寶中。此一卷。蓋見雲章寶室云。放翁書。

跋韓子蒼語錄

此故人范季隨周士所記也。周士沒後數年。得之於其子。然余舊聞周士道韓公語極多。尙恐所記不止於此。當更訪之。

跋孟浩然詩集

此集有示孟郊詩。浩然開元天寶間人。無與郊相從之理。豈其人偶與東野同姓名邪。晁伯以謂岳陽樓止有前四句。亦似有理。續考之。伯以之說蓋不然。大抵浩然四十字詩。後四句率覺氣索。如洞庭寄閩九。歲暮歸南山之類。皆然。

杜少陵評浩然詩云。新詩句句盡堪傳。豈當時已有此論。故少陵爲揜之邪。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詩。初云得與故人會。後云浮雲去吳會。此亦是吳與會稽也。

跋出疆行程

此一書蓋陳魯公出使時官屬所記。不知爲何人也。文詞雖鄙淺。事頗詳洽。故錄之。淳熙己酉秋。錢愷之子端忠爲金部外郎。予在儀曹。與之同廊。日會食。嘗問此書誰所作。端忠云。刁廳也。廳字文叔。頗有文。不應鄙淺如此。恐未必然也。放翁書。

跋李衛公集

章執誼之爲人。順宗實錄及唐書載之甚詳。正人所唾罵也。今觀李衛公祭文。稱譽之乃如此。衛公之言。固過矣。史官所書。無乃亦有溢惡者乎。毀譽之可疑如此者。長矣。可勝歎哉。執誼作相時。實錄言嘗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而史不書。衛公又以爲僕射。雖小節。亦聊附見於此。

跋徐節孝語

仲車名在天下。孰不知尊仰者。雖無蘇公所云可也。況它人乎。此集前後所載。悉當削去。陸某識。

跋趙渭南詩集

唐人如韋蘇州五字。趙渭南唐律。終身所作多出此。故能名一代云。

跋石鼓文辨

予紹興庚辰辛巳間。在朝路。識鄭漁仲。好古博識。誠佳士也。然朝論多排詆之。時許至三館借書。故館中

尤不樂云。

跋西崑酬唱集

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豔。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宣曲見東方朔傳。其詩盛傳都下。而劉楊方幸。或謂頗指宮掖。又二妃皆蜀人。詩中有取酒臨邛遠之句。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不然亦殆哉。

跋兼山家學

予始得此書時。猶未識昌國。後五年始同朝。詳觀其爲人。誠法度之士。間相與論學。輒忘昏旦。乃知其得於和先生者深矣。昌國名其所居曰良齋。亦以嗣兼山之學歟。

跋淮海後集

悼王子開五詩。賀鑄方回作也。子開名遽。居江陰。旣死。返葬趙州臨城。故有和氏干將之句。方回詩。今不多見於世。聊記之以示後人。放翁。

跋張季長中庸辨擇

此書大概似陳瑩中初著尊堯集。識者當自得之。

跋法書後

法書一編。付子通。能熟觀之。亦可得筆法之梗概矣。

跋李太白詩

此本頗精。今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謬誤。不可不知也。

跋重廣字說

字說凡有數本。蓋先後之異。此猶非定本也。

跋巖壑小集

朱希真夜熱坐寺庭。五字一篇。及病虎過酒樓二古詩。皆出同時諸人上。

跋王元澤論語孟子解

元澤之歿。詔求遺書。荆公視篋中。得論語孟子解。皆細字。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非成書也。

卷第三十二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陸氏自漢以來。爲天下名族。文武忠孝。史不絕書。比唐亡。惡五代之亂。乃去不仕。然孝弟行於家。行義修於身。獨有古遺法。世世守之。不以顯晦易也。宋興。歷三朝數十年。秀傑之士畢出。太傅始以進士起家。楚公繼之。陸氏衣冠之盛。寢復如晉唐時。往往各以所長見於世。而材略偉然可紀者。如公是也。公諱寀。字元珍。曾祖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太傅諱翰。太傅兩子。伯曰萬載。縣令諱琪。縣令生宿州符離縣主簿贈朝奉大夫儼。仲曰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實生楚公。仕至尙書左丞。諱佃。公楚公第五子。大夫早卒。無嗣。子楚公命公後焉。任爲假承務郎。調台州寧海縣丞。行令事。遇事立決。老吏宿姦。畏懼縮粟。不敢輒動。巫

以淫祀惑民。悉捕實於法。習俗爲變。會省丞官。父老送公出境。爭贖金帛。公拒之不可。至或泣下。乃取絲一鈞。歷杭州仁和縣尉。越州司工曹。事以舉爲蘇州長洲縣。縣號繁劇。且久不治。公至。從容如無事。而縣以大治。以最遷郎。就命通判真州事。發姦伏。申冤枉。號稱神明。州多大陂澤。用事者方興水利。官吏人人懷希望。意謂且得厚賞。公獨不肯與人莫測也。而覆覈多誕謾。遂置詔獄。惟公獨免。盜起青溪。張甚。至出大兵。監司知公長於治劇。共薦爲隨軍勸計官。軍食漕浙江。公建議。潮汐贏縮不可必。請令士卒各持三日糧。舟至龍山。果失期。賴以無乏。而主將怒護舟吏。欲立斬之。莫敢爭者。公獨慨然曰。江行與平地異。非吏罪。且戮二人。衆必大駭。怯者求死。強者委舟竄。立敗事矣。乃議分所載募民陸輦。以行。舟遂輕。皆以時會。雖沙磧湍瀨無害也。衆多其謀。而主將終以戾其意不說。凡與軍事者皆超擢。獨公更爲通判。登州提制置發運司幹當公事。未赴。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實代兄中散公寘。當時以爲榮。部中饑。公便宜留上供米六十萬石。損直予民。而糴於他郡。官無所亡失。而民賴以濟。避親嫌。移提舉京畿常平等事。與轉運提點刑獄皆置司。陳留會金人犯京師。遊騎突至。轉運提點刑獄倉卒避去。故事。兩司皆兼提舉將兵及保甲。而常平司弗與也。及是。公獨不動。以便宜招集燕山戍卒數千。雜以保甲。日夜部勒習教。命舊將張憲統之。扼據要害。虜旣不能犯。而潰卒亦不爲亂。措置號令。赫然有大將風采。因問道上章自劾。且乞曠軍。詔釋罪。從所請。方是時。虜剽掠四出。陳留適當其衝。微公幾殆。議者謂宜出入兵間。以盡其材。而公罷歸矣。屏居常州。無錫縣讀書賦詩。以自適。初甚貧約。公才具高。旣不仕。因治產業。甫數年。家大贍足。然取予有大略。不務苛碎。凶年賑貸。至傾倉庾。無少計惜。鄰里疾病嫁娶喪葬。有弗給者。不待告而賜之。然必

以暮夜曰。吾畏人知也。蓋公雖退而家居。然有所爲。猶卓卓如此。使得盡其材於多故時。視古所謂功名之士。豈遠哉。初。太傅遇異人。得祕訣。服氣仙去。公晚而嗣其學。起居康寧。齒髮不衰。疾已革。猶不亂。以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四日卒。年六十有一。官至右朝散大夫。遺命葬太湖之東大浮山之原。以宜人徐氏。祔宜人。尙書禮部員外郎君平之女。有賢德。善筆札文辭。先公二十有九年卒。四男子。演某官。仕以廉直稱。亦以故不得志。後公十一年卒。淙某官。汝某官。這某官。一女子。適某官段彬。孫若公。旣葬十有五年。淙等始屬公從子某爲銘。銘曰。

以公之材。遭時艱虞。馳騁功名。公蓋有餘。世方尙法。豪傑斥疎。亦或知之。旁睨歎歎。卒斂智略。老於里閭。二十三年。燕及悼孤。大浮之原。其下震澤。春秋奉祠。世世無斁。

陳君墓誌銘

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祠洞霄。屬中原大亂。兵祲南及吳楚。謀避之遠遊。而所在盜賊充斥。莫知所鄉。有惟悟道人者。東陽人。爲先君言。同邑有陳彥聲。名宗譽。其義可依。其勇可恃。彥聲事親孝。父死。贖百萬。悉推以予弟。脫身躬耕。復致富饒。宣和中。盜發旁郡。東陽之民。有將應之者。賴彥聲爲言。逆順禍福。得不從亂。安撫使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之兵。彥聲設方略。明部伍。盡出家貲。激使用命者。有潰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彥聲馳一馬自往。招之皆感泣。願効死。東陽當橫潰中。而能獨全。不爲盜區者。彥聲之力也。劉公奇其材。欲官之。辭不肯受。至建炎初。羣盜四合。州縣復以禦賊事屬彥聲。方是時。所立尤壯偉。及論賞。則又固辭。先君聞之大喜曰。是豪傑士。真可託死生者也。於是奉楚國太夫人。間關適東陽。彥聲越百里。

來迎。旗幟精明。士伍不譁。既至。屋廬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彥聲復出境餞別。泣下霑襟。已而先君捐館舍。予兄弟遊宦四方。念無以報之。每惕然不自安。乾道二年。予歸自豫章。一日。有衰經來見者。則彥聲之子愔也。泣曰。先君晚歲。竟以前功補承信郎。遇登極恩。遷承節郎。盱眙軍守嘗奏爲沿淮巡檢。不赴。不幸以去年三月某日歿矣。享年七十四。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於猿騰山之原。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嘗有德於予家者。義不可辭。彥聲曾大父用之。大父希觀。父麥。娶羅氏。以子回授恩。封孺人。六男子。恂。忱。惇。懌。恪。恂。忱。皆吉州助教。懌。懌。成。忠。郎。新。差。監。光。化。軍。在。城。都。酒。稅。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敏。求。孫。男。二。十。二。人。溥。泳。源。淮。沆。湜。深。潛。澆。淳。淡。汲。瀟。涓。皆。業。進。士。滋。汪。潭。準。淇。濤。洋。向。幼。孫。女。二。十。人。適。進。士。王。官。范。庭。艾。胡。詠。保。義。郎。路。光。祖。進。士。葛。少。伊。晏。剛。中。左。迪。功。郎。婺。州。武。義。慰。應。振。曾。孫。男。女。三。十。二。人。元。孫。一。人。予。聞。彥。聲。既。得。官。赴。銓。離。立。庭。中。吏。操。牘。唱。姓。名。彥。聲。大。不。樂。卽。日。棄。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愧。者。則。其。得。銘。亦。不。獨。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

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燕其族。公侯非其羨也。一辱於銓史。而撝耳疾走。終身弗見。則吾儕區區釋耕而干祿者。非可賤也夫。

費夫人墓誌銘

故建平守蜀費公樞。有女子。子曰法謙。字海山。年十有七。歸於今右宣教郎晉張君琬。三十有八年。年五十五。而沒。沒百二十三日而葬。葬再歲而銘。銘之歲。實乾道八年。而作銘者。君之友吳陸某也。君少爲進士。有場屋聲。旣壯。屢屈於禮部。乃以從父任入官。又踳踳幾二十年。故時同爲進士者。今丞相葉公自大

司馬使西鄙。奏君爲其屬。君顧太夫人春秋高。將辭不行。夫人曰。行矣。妾在側。君奚憂。於是盡斥奩中之藏。具滫髓滑甘。以時進饋。奉盥授帨。比平日加謹。雖有疾。強自持不怠。至疾平。太夫人或終不知。君得夙夜王事。而無內憂者。夫人力也。君嘗自楚歸蜀。上忠州獨珠灘。觸石舟敗。舟人皆失魂魄。夫人獨不動。徐謂君曰。與君平生皆俯仰無愧。何至溺死。已而果全。上下交慶。而夫人乃澹然無甚喜色。某曰。夫人篤孝。君姑以成其夫之賢。蓋有古列女風。至臨死生之變。而不以動心。則雖學士大夫。有弗及者。然求其所以能至是者。亦自孝敬始而已。夫人生四人。男曰宗望。宗康。女曰海月。海雲。海雲先夫人四十餘日卒。孫祖義。銘曰。嗚呼。有宋孝婦。費夫人之墓。

曾文清公墓誌銘

公諱幾。字吉父。其先贛人。徙河南之河南縣。曾祖識。泰州軍事推官。妣祖氏。寧晉縣君李氏。祖平。衢州軍事判官。贈朝散大夫。妣慈。利縣君劉氏。考準。朝請郎。贈少師。妣魏國太夫人孔氏。公有器度。舅禮部侍郎孔武仲。秘閣校理。平仲。歎譽以爲奇童。未冠。從兄官鄆州。補試州學爲第一。教授孫總。亦贛人。異時讀諸生程試。意不滿。輒曰。吾江西人。屬文不爾。諸生初未諭。及是。持公所試文。矜語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已而入太學。屢中高等。聲籍甚。會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恩補公將仕郎。公以太夫人命。不敢辭。試吏部銓。中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兼編修道史。檢閱官。時禁元祐學術甚厲。而以剽剝積闕。熟爛爲文。博士弟子更相授受。無敢異。一少自激昂。輒擯弗取。曰。是元祐體也。公獨憤歎。思一洗之。一日。得經義絕倫者。而他場已用元祐體。見黜。公爭之。不

可明日會堂上出其文誦之一坐聳聽稱善爭者亦奪氣及啟封則內舍生陳元有也元有遂釋褐文體爲少變學者相賀改宣義郎入祕書爲校書郎道士林靈素以方得幸尊寵用事作符書號神霄錄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故相李綱故給事中傅崧卿及公俱移疾不行出爲應天少尹尹故相徐處仁敬待公公嘗決疑獄徐公謝曰始徒謂君儒者乃精吏道如是邪一日有中貴人傳中旨取庫金而不齎文書徐公用府寮議將姑許之公力爭至謁告不出徐公雖不果用而尤以此服公丁內艱服除主管南外宗室財用靖康初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女真入寇都城受圍太府鹽鈔無自得商賈不行公乃便宜爲太府鈔給之比賊退得緡錢六十萬喪亂之餘國用賴是以濟而公不自以爲功也改提舉荊湖北路茶鹽公事羣盜大起湖北諸郡皆破獨辰沅靖三州僅存有封椿鹽公以與蠻獠貨易得錢數鉅萬間道上行在所賊孔彥舟據鼎州川陝宣撫使司幕官有傅雱者輒假彥舟湖北副總管彥舟因自稱官軍而殺掠四出自若也俄以總管檄公求鹽給軍食官屬震恐請與以紓禍公卒拒不予其後有爲鼎澧鎮撫使者怙權暴橫復欲得鹽公曰使吾畏死則輸彥舟矣亦卒不予以疾乞閑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赴改廣南西路廣南支郡賦入悉隸轉運司歲度所用給之吏緣爲姦公獨親其事吏不得與文書下諸郡愜服徙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改兩浙西路故太師秦檜用事與虜和士大夫議其不可者輒斥公兄爲禮部侍郎爭尤力首斥而公亦罷時秦氏專國柄未久猶憚天下議復除公廣南西路轉運副使以慰士心徙荆湖南路賊駱科起郴州宜章縣郴道桂陽皆警且度嶺詔湖北宣撫司遣將逐捕賊引歸宜章之臨武峒宣撫司遂以平賊聞公獨奏其實朝廷始命他將討平之主管台州

崇道觀起提舉湖北茶鹽未赴改廣西轉運判官公雖益左遷然於進退從容自若人莫能窺其涯復主管崇道觀寓上饒七年讀書賦詩蓋將終焉紹興二十五年檜卒太上皇帝當寧慨然盡斥其子孫嫺鄙而收用耆舊與一時名士十一月起公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老矣而精明不少衰去大猗吏張鎬一路稱快明年知台州公娶錢氏有郡酒官者夫人族子也大爲姦利且恣橫患苦里閭公亟捕繫獄奏廢爲民黃巖令用兩吏爲囊橐以受賕吏持之令不勝怒械吏置獄一夕皆死公發其罪或以書抵公曰令左丞相客也公治益急亦坐廢踰年召赴行在所力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官數月復召既對太上皇帝勞問甚渥曰聞卿名久矣公因論士氣不振既久陛下興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沽名者願皆優容獎激之時太上懲秦氏專政之後開言路獎孤直應詔論事者衆公懼或有以激訐獲戾者故先事反覆極論以開廣上意太上大悅除祕書少監先是少監選輕士至不樂入館公旣以老臣自外超用名震京都及入朝鬢須皓然衣冠甚偉雖都人老吏皆感歎以爲太平之象於是公去館中三十有八年矣舉故事與同舍賦詩飲酒縱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從容每竟日故相湯思退嘗語客曰恨進用偶在前不得當斯時從曾公遊也其爲薦紳翫慕如此擢尙書禮部侍郎初公兄楙歷禮部侍郎至尙書兄開亦爲禮部侍郎至是公復繼之衣冠尤以爲盛事二十七年吳越大水地震公極論消復災變之道及言賑濟之令當以時下太上皆嘉納時將郊祀公力請對言臣老筋力弗支矣陛下郊天若禮官失儀亦足辱國太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爲朕留公再拜謝曰臣無補萬分一惟進退有禮尙不負陛下拔擢不然且爲清議罪人乃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又三歲除敷文閣待制元

顏亮盜塞。下詔進討。已而虜大入。或欲通使以緩其來。公方病臥。聞之奮起。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城。終無小益。而有天害。爲朝廷計。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陛下降詔。諸將傳檄。數金人君臣。如罵奴耳。何詞復和邪。今上初受內禪。公又上疏。累數千言。大概如前疏。而加詳。既封奏。具衣冠遡闕再拜。乃發。公自宣義郎十一遷爲左中大夫。至是以卽位恩。遷左太中大夫。執政欲起公入侍經筵。度不可致。乃以公子逮爲提點浙西刑獄。以便養。隆興二年。公上章謝事。遷左通議大夫。致仕。莊文太子立。羣臣爲父後者。得加封其親。公子逢請於朝。而有可疑。公官高。詔特遷左通奉大夫。乾道二年五月戊辰。卒於平江府逮之官舍。享年八十三。爵至河南縣開國伯。食邑至七伯戶。公平生燕居。莊敬如齋。至沒不少變。九月辛酉。逢等葬公於紹興府山陰縣鳳凰山之原。詔贈左光祿大夫。有司謚曰文清。娶故翰林學士錢總之孫。朝請郎東美之女。封魯國太夫人。男三人。逢。朝散大夫。尙書左司郎中。逮。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迅。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女一人。嫁右朝散郎。知吉州呂大器。孫男七人。槃。迪。功。郎。監戶部贍軍。烏盆。酒。庫。東。承。務。郎。新。知。平。江。府。長。洲。縣。梁。從。政。郎。監。戶。部。贍。軍。諸。暨。酒。庫。槃。迪。功。郎。監。建。康。府。提。領。所。激。賞。酒。庫。槃。宣。教。郎。棐。修。職。郎。監。明。州。支。鹽。倉。棠。迪。功。郎。新。湖。州。長。興。縣。尉。孫。女。九。人。長。適。從。事。郎。衢。州。江。山。縣。丞。李。孟。傳。次。適。通。直。郎。新。通。判。楊。州。軍。州。事。朱。輅。次。適。宣。義。郎。新。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詹。徽。之。次。適。從。政。郎。新。婺。州。金。華。縣。丞。邢。世。材。次。適。宣。教。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葉。子。強。次。適。修。職。郎。呂。祖。儉。次。適。文。林。郎。湖。州。長。興。縣。丞。丁。松。年。次。適。迪。功。郎。前。明。州。慈。谿。縣。主。簿。王。中。行。次。適。迪。功。郎。監。衢。州。比。較。務。張。震。曾。孫。男。女。十。三。人。公。貫。通。六。經。尤。長。於。易。論。

語。夙興正衣冠。讀論語一篇。迨老不廢。孝悌忠信。剛毅質直。篤於爲義。勇於疾惡。是非終身不假人。以色詞。少師捐館舍。公才十餘歲。已能執喪如禮。終喪不肉食。及遭內艱。則旣祥猶蔬食。凡十有四年。至得疾顛胸乃已。每生日拜家廟。未嘗不流涕也。平生取與一斷以義。三仕嶺外。家無南物。或求沉水香者。雖權貴人不與。守台州以屬縣竝海。產蚶菜。比去官。終不食。初佐應天時。元祐諫臣劉安世亡。悉鄣禁方厲。仕者不敢闖其門。公獨日從之遊。論經義及天下事。皆不期而合。避亂寓南嶽。從故給事中胡安國。推明子思孟子不傳之絕學。後數年。時相倡程氏學。凡名其學者。不歷歲取通顯。後學至或矯託于進公源委。實自程氏。顧深閉遠引。務自晦匿。及時相去位。爲程氏學者益少。而公獨以誠敬倡導學者。吳越之間。翕然師尊。然後士皆以公篤學力行。不譁世取寵爲法。公治經學道之餘。發於文章。雅正純粹。而詩尤工。以杜甫黃庭堅爲宗。推而上之。繇黃初建安。以極於離騷雅頌。虞夏之際。初與端明殿學士徐俯中書舍人韓駒呂本中游。諸公繼沒。公巋然獨存。道學旣爲儒者宗。而詩益高。遂擅天下。有文集三十卷。易釋象五卷。他論著未詮次者尙數十卷。某從公十餘年。公稱其文辭有古作者餘風。及疾革之日。猶作書遺某。若永訣者。投筆而逝。故公之子以銘屬某。會某客巴蜀。久乃歸。銘之歲。實淳熙五年。去公之歿十二年矣。銘曰。

聖人旣沒。道裂千歲。士誦遺經。用鮮弗戾。孰如文清。得於絕傳。耄期躬行。知我者天。秉禮蹈義。篤敬以終。病不惰媮。大學之功。仕豈不逢。施則未究。刻銘於丘。維以詔後。

卷第三十三

青陽夫人墓誌銘

有宋蜀人天池先生譚公諱篆字拂雲之夫人青陽氏井研人大父知歸州事泰實生五丈夫子以幼子古繼其弟春是爲夫人之考夫人歸譚氏不及事舅獨事君姑太安人太安人則歸州之女子子於夫人爲姑夫人夙夜婦道不以親故少懈天池與其考隆山先生諱望字勉翁皆以文章名一代取友皆天下士亦繼以進士起家然得年皆不盈五十志遠年局未嘗問家人產業方天池歿時一子曰季壬甫生十年煢然獨立而天池亦無兄弟譚氏不絕如線太安人傳家事已久夫人幼讀書了大義於是行其所知自處儉薄而不以貧憂其姑躬履艱難而不以事累其子外父母家而一意立譚氏門戶太安人饑服非其手調毫絳紉不以進親客至夫人視庖廚刀匕惟謹及卽席則立侍姑側終日不休酒醴潔豐果蔬芳甘奉盥授悅肅祇無譁客歸皆太息祝其女婦願庶幾夫人萬一而夫人歉然常愧力不足也斥賣簪襪遺季壬就學夜課以書必漏下三十刻乃止間則爲道隆山天池言行以磨礪之及季壬稍長與人交則誨之曰某可師某可友某當絕勿與通故季壬名其堂曰願學室曰勝己私皆夫人所以訓也夫人享家廟如養姑之孝字孤嫠如愛子之恩蓋其節行法度士君子莫能加焉季壬舉進士拔解太安人尙無恙夫人不自喜而爲太安人喜及擢第拜廟夫人猶涕泣曰先姑不及見矣觀者皆感動惻愴後以德壽宮慶壽恩得封亦以是不敢樂也初季壬解褐爲崇慶府府學教授凡四年徙成都府吏部以僑寓格不下執政爲奏復還崇慶以便養命至而夫人棄其孤矣初命教成都今樞密使周公貳大政知子與季壬友

以書來告曰。石室得人矣。季壬有學行。爲諸公大人所知。蓋如此。以故士皆慕與之交。而夫人墓道之碣。乃萬里來。屬予於山陰鏡湖上。義不可辭。夫人諱字及年。與其他在法當書者。皆已見內誌。懼於再告。故獨述其大節而已。自周以降。禮教日衰。爲女子者。不聞姆師之訓。圖史之戒。閭巷尼媪。交煽其間。非天資淑柔。則悖驚鬪昏。貪黷悍驕。不復知供養祭祀。爲婦職者。固其所也。夫人奮乎千載之下。獨不移於俗。矯矯自立如此。於虜賢哉。予與季壬實兄弟如也。故述孝子之意。以作銘。其辭曰。

淳熙十祀。冬十月丙申。孤季壬奉先夫人之柩。祔於天池先生之藏。平生相倚爲命兮。未嘗輕去吾親之傍。日將夕而未返。則倚門其皇皇。今也山空無人。凜乎欲霜。鳥獸紛其號鳴。木葉實兮草黃。吾親不見其孤兮。悲生死之茫茫。兒不能奉養於泉塗兮。肝心裂而涕滂。茹哀忍死兮。庶其顯揚。維友予銘兮。後百世而彌芳。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山陰陸氏。曾大父某。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某。承奉郎。考某。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母同郡齊氏。孺人年若干。嫁爲承議郎知梧州高郵桑公莊之妻。端靖淑柔。讀書略知大義。自其在父母家。已得孝名。見治絲枲。輒趨與共事。法曹與齊夫人皆異之。建炎間。法曹避兵天台。而承議適攝縣主簿事。故時兩家已繼爲婚姻。情好甚篤。因以孺人歸焉。承議旣罷。主簿以亂故。不克北歸。因寓近縣山中。凡四十年。間雖出仕。歲滿輒歸。居山之日。多於在官。衣食嘗不足。孺人處之超然。自幼奉佛法。戒擊鮮。終身不犯。嘗舟行沂汴。遇老桑門丐錢。孺人亟施之。且問曰。師何許人。老如此。尙行乞邪。對曰。居天台。兄弟十八人。我獨好遠。

遊故抵此。汝與我有宿契。他日當爲鄰。及是寓居適近石橋。一日登應真閣。修茶供。至第三尊者。驚歎曰。此吾汗舟所見也。承議嘗爲西安令。有娠婦以事繫獄。念釋之未果。孺人夢白衣人告曰。囚且字子矣。旦以告承議。呼乳醫脈之而信。卽脫械。予假使歸。果以是夕產。孺人事佛之驗至如此。然奉家廟盡孝盡敬。朝夕定省如事生。凡祭祀烹飪滌濯皆親之。至累夕不寐。承議平生所與遊。多知名士。每客至。輒信宿留。孺人執刀匕。白首無倦色。曰。此婦職也。近世閨門之教略。妄以學佛自名。則於祭祀賓客之事皆置不顧。惟私財賄以徇其好。曰。吾徼福於佛也。於虛娶婦所以承先祖。主中饋。願乃使之徼佛福而止耶。安得以孺人之事告之。承議有兄之子。妻士人陳汝翼。貧無以生。孺人力贊承議挈之歸。同爨十五年。使其子與己子俱就學。遂中名第。而孺人諸子皆好修。世昌從諸公問學。不以貧奪其志。人以爲積善之報。孺人得年七十有四。以淳熙十二年正月己丑卒。丈夫子三人。長之瑞。早卒。次則世昌。次世茂。女子子四人。徐廷煥。顧淵。陳寬。吳植。其甥也。明年某月甲子。葬於天台之太平鄉朴壩。祔承議之墓。世昌實來請銘。孺人於予爲從祖姊。其敢辭。銘曰。

廟祭賓享。維婦之職。媿驚狼驕。蠹我壺則。孰如孺人。蒼老益恭。名山崇崇。闕此幽宮。

浙東安撫司參議陸公墓誌銘

紹興初。詔修元祐故事。命大臣近侍以十科舉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孫公近。首舉右迪功郎陸靜之。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方詔之下也。孫公一時辭宗。主盟翰墨。自三館諸儒與進士高第。願得一言者。袂相屬也。公年財二十餘。以門蔭入官。初未爲人知。而孫公獨歎譽稱薦之。一旦出千百人右。於是中朝名

勝士莫不知陸伯山。慕與之交。而公仲弟升之仲高。亦以文章有名。號二陸。仲高遂登進士丙科。公業春秋及賦。再試禮部。乃輒斥。因不復踐名場。而一意欲以才略致通顯。然愈不偶以老。豈非命邪。公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似。中大夫。考長民。左朝請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兩世皆贈金紫。光祿大夫。公以父任補將仕郎。調信州上饒縣。台州天台縣主簿。皆不赴。監潭州南嶽廟。徙措置戶部贖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又不赴。徙江南東路轉運司淮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台州寧海縣。部使者挾私憾。中公以法鍛鍊累月。無所得。然猶坐徵文衝替。起知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隆興府建康府。資當守郡。會得重聽疾。不能奉臨遣。乃爲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官至朝散大夫。服三品。淳熙十四年六月癸酉卒。享年七十七。娶季氏。先公二十年卒。贈宜人。子二人。子墨。前台州寧海縣主簿。子堃。嘗以公納祿恩補官。女子二人。長適鄉貢進士石正大。餘尙幼。子墨子堃。將以九月丙午葬。公於會稽縣上臯向達立言立柔孫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石正大。餘尙幼。子墨子堃。將以九月丙午葬。公於會稽縣上臯向書塢。以季宜人耐實來請銘。公平生不大試於事。故可傳載者少。然在寧海。有嫗訴子不孝二十條。公遽呼嫗問之。情不能置一辭。逮問爲書者。則嫗之女壻實爲之。案驗辭服一邑。驚以爲神。佐建康。會久旱。力請於府爲火備。已而火屢作。皆以有備不爲災。士民至今誦之。晚既久不仕。日誦左氏傳史記前漢書。率盡兩卷。不以寒暑疾恙少廢。有疑義。客至輒講之。前五十年。忽作治命百餘言。戒家人勿用浮屠法及厚葬。比終。無大疾。疾已亟。猶起坐堂上觀書。如平生。徐闔書危坐。遂逝。於廬。亦奇矣。銘曰。

士患不材。材患莫知。旣或之知。又弗克施。在昔所歎。天嗇其壽。毫釐不試。將孰歸其咎。

山陰陸氏女墓銘

淳熙丙午秋七月予來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閨孃又更名定孃予以其在諸兒中最穉愛憐之謂之子女而不名姿狀瓌異凝重不妄啼笑與常兒絕異明年七月生兩齒矣得疾以八月丙子卒敢於城東北澄谿院九月壬寅卽葬北岡上其始卒也予痛甚灑淚棺衾間曰以是送吾女聞者皆慟哭女女所生母楊氏蜀郡華陽人銘曰

荒山窮谷霜露方墜被荆榛兮於虐吾女孤冢巋然四無鄰兮生未出房與死棄於此吾其不仁兮

傅正議墓誌銘

公諱某字凝遠其先爲北地清河著姓後徙光州爲固始人唐廣明之亂光人相保聚南徙閩中今多爲大家而傅氏之祖曰府君實與其夫人林氏始居泉州晉江縣生五子長子卒謀葬有異人告以葬聖姑山之右而徙其居仙遊羅山之麓林夫人有高識悉用其言宋興仙遊隸興化軍而傅氏鉅公顯人始繼出矣若夫德修於家教行於鄉而身不及用者亦在其子孫如公是也公之大父程父嵩以累舉進士推恩閉門教子不肯仕累贈奉直大夫公奉直第二子幼有美質讀書日數千言學爲文輒驚其長老崇寧中甫年十八入大學聲名籍甚試中高等然猶幾二十年乃以上舍登第調滄州無棣縣主簿會女眞陷全燕乘虛南下兩河皆震吏士相顧無人色或委官去郡檄公餉軍公南方書生平生不習金鼓初咸意公難之而公得檄卽行不暇秣馬冒兵往來軍賴以無乏虜出塞會公亦遭奉直憂始南歸終喪得南劍州順昌縣尉時所在盜起縣民亦相挺爲亂公素得士心徐設方略窮其窟穴未幾悉平部使者欲言之

朝公辭而出。弓手有謀叛者。語其徒曰。奈累傅公何。比公罷去。盜遂作。殺掠暴甚。邑人以不留公爲悔。調泉州安溪縣丞。改宣教郎。猶安其官。不求徙。有自吏部擬注來代者。始徙南安縣丞。其恬於仕進如此。南安大饑。民棄子者相屬。公請於州出常平錢米。設安養院於延福僧舍。乳湏糜粥湯液。皆不失其宜。明年歲豐。悉訪其所親歸之。曩時縣之貧民鬻業者。輒減其戶產。以求速售。或業盡而賦獨存。官責之急。至死徙相踵。公旣得其弊。一切以肥磽定賦。民之冤失職者。皆得直治。最一路。遷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他郡縣吏多並緣煩擾。事亦不時集。公獨不以誘吏躬督其役。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而事獨先期辦。安撫使張忠獻公聞於朝。特減磨勘年。遂爲茶事司幹辦公事。公於是行能已爲時所知。秩滿。造行在所。願不數見公卿。赴銓。得通判南劍州而歸。將之官。以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感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八。積寄祿官至左朝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公亡恙時。自發書卜葬於白石之南。雖月日莫不有治命。至歿。悉遵用焉。娶林氏。正議大夫豫之女。封宜人。今累封太淑人。六子。澹。奉議郎。知漳州漳浦縣。汶。朝散郎。江南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淇。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洵。舉進士。奉議。莅官有家法。不幸與洵。凌皆早世。常平以材望擢使一道。而龍圖督位列卿。實中朝宿德。皆且柄用矣。士大夫以爲公積行累功之報。四女。長適進士林維。次適龍溪縣尉陳希錫。次適進士林若思。次適進士林若公。初。龍圖使浙東。實治會稽。而某爲郡人。始從龍圖遊。獲觀公文章。豪邁絕人。而其詩尤工。龍圖又爲某言。公當官至廉。爲縣時。有小吏持官燭入中閫。公類見。立遣出。仕官三十年。先疇無一壘之增。老猶力學不厭。行其所知。未嘗以窮達累心。飢者輟食濟之。病者治藥療之。所居之傍。有路達泉州。而林谷阻險者四十餘里。

行旅告病。公率親黨。塹山伐石。易爲夷途。人至今誦焉。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類仰。歿後。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主敬。收族主恩。造次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猶爲有德君子。不然。獵取光顯。奚爲哉。語終。遂瞑。方龍圖言此時。固已屬某。以發揚潛德。會徙節浙西。後逾年。乃以狀來請銘。銘曰。築野宵夢。相武丁。死不泯亡。騎列星。後世繼起。三千齡。峩冠相望。立漢廷。公入太學。奮由經。躡躡晚。乃駕筭篋。抱才不試。歸泉扃。二妙山立。尙典刑。公雖埋玉。有餘馨。印綬三品。告諸冥。馬鬣之封。柏青青。咨爾雲來。視斯銘。

卷第三十四

尙書王公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王公既葬之二年。孫宿來請於公之里人陸某。願次公出處。請諡於有司。某辭不獲。旣以狀授其家。宿復來泣且言曰。古之葬以碑封。因識於碑。則碑固在墓外。後世隧葬。識於隧中。非古也。吳會稽之葬。弗隧。則雖已葬。刻石墓旁。實爲近古。惟丈人予之銘。某辭以旣。嘗狀公之行。願更求名卿。巨人以信後世。宿復泣言。近世固有旣爲狀。而復爲之碑者。丈人何獨謂謙。某用是不果。固辭。惟公諱佐。字宜子。會稽山陰人。曾大父諱仁。大父諱忠。世有隱德。考諱俊彥。以進士起家。經行尊顯。爲時醇儒。仕至左宣義郎。太平州學教授。贈至特進。兩娶同郡葉氏。追贈同安永寧郡夫人。同安實生公。幼而穎異。不羣。七歲。特進爲講孟子。卽能復講。不遺一言。退無矜色。特進歎曰。吾家積善百

年當有興者是子其當之乎。十八補大學生。二十有一。以南省高選奉廷對爲第一。方唱名時。趨拜進止。詳華中度。高宗皇帝喜動玉色。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赴。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時秦丞相檜專政。其子熿以前執政提舉祕書省館中。或趨附以爲捷徑。公獨簡默嚴重。未嘗妄交一語。嘗語同舍曰。唐三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爲學士。安得妄自屈哉。熿聞不能平。嗾言者論去之。逾年。請祠祿。爲主管台州崇道觀。丁特進憂。服除。會秦丞相死。熿亦斥逐。起家拜祕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遷尙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公兼領。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冲真先生。公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僧素。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識者猶恨不盡用公初議。同安夫人墓在山陰。爲盜所發。公卽日不待命。奔赴至墓。一日獲盜。公與母弟左司公公袞欲手殺之。親戚爲言。此在法固當死。不患讎恥不雪。乃告於有司。公旣斂葬。猶不忍去墓所。朝旨趣還。不得已。造朝。逾月獄成。盜不死。左司公憤切。手戮盜。挈其首詣郡。自繫待罪。公迺乞盡納官以贖弟罪。詔給舍議給事中楊公椿等共議曰。春秋之義。義復讎。公袞無罪。佐納官之請。可勿許。詔曰。給舍議是。於是趣公就職如初。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拜起居郎。遇事直前獻納。多所裨益。未兩月。以臺評罷。然言者詆公甚峻。至請投竄。而上終保全之。命守外郡。遂知永州。公自初仕。卽在館閣。未嘗一日歷州縣。到郡。每決事。吏皆抱牘立數步外。不呼。不敢輒進。公親與民語。有冤者得盡其言。誕謾者一再詰。皆詞窮折服。自謂當受罰。公迺延見諸生。勞問耆年。凡可美民俗。勵士節者。舉之無遺。又言。永之士衆於道州。而解名。

財及道四之一。願詔有司稍均之。庶無失士。徙知吉州。廬陵號江西劇郡。人疑公且困於事。不得復閑暇。公至。爲政如零陵時。不知有閑劇之異。而事亦頓省。治聲聞於行在。詔直寶文閣。逾年。徙知明州。仍命入奏。而張丞相浚力薦公。及王侍郎十朋。張舍人孝祥。以爲可大用。既對。壽皇聖帝諭以且有親擢。既退。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戶部侍郎。公力辭。且言臣昨面奏。乃者戶部以江東歲歉。有江西和糴之令。臣在江西。實見一路決不能獨出百五十萬石。而關子茶藥乳香之屬。既不能售。必至抑配。其爲民病。且甚於江東之饑。今臣若不自揆。貪榮冒受。而實未有以爲策。他日固不敢逃。隨然民力國計。將何以支。願復補外。或止供檢正職事。詔不允。仍兼侍講。湯丞相思退。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公參其軍謀。公爲湯公言。虜方議和。而以兵入吾境。此非其會本旨。蓋用事者幸一勝。以遂所求。當選驍將精卒。乘其驕惰。急擊之。彼以敗聞。則用事者且得罪。吾可從容制之矣。會湯公去位。公亦罷參謀。方是時。疆場未靖。調兵遣戍。用度日窘。且諸路歲頗不登。公從容應變。望漏察欺。事無不集。而民間泰然如無事時。會永寧夫人臥疾。懇求奉祠。改權吏部侍郎。請不已。乃復以直寶文閣知宣州。徙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建康自車駕行。幸建爲別都。居守多執政。及侍從久次者。惟公以威望被親擢。中外皆知上任屬之意。妖人朱端明崔先生。挾左道。與軍中不逞輩謀不軌。且久。及公至。相與謀曰。是不可欺。少緩必敗。不如先事發。乃共約以春大閱日起事。雖極詭祕。而公已盡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命捕爲首者至前。略詰數語。卽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數人於嶺外。餘置不問。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公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公方閱案牘。治他事。如平時。良久。延見賓僚。乃退。無一毫異於常日。又徙知平江。隆興二府。未赴。會知

上元縣李允升坐賄前事未作已丐尋醫去而讒者謂公縱有罪坐削官居建昌軍讒者去上察守臣連坐未有公比且數思其才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俄起知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揚州入對勞問甚渥留爲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上祀南郊命公玉輅執綬凡所顧問占對瞻敏上甚悅有褒嘉語於是疾公者益衆史侍郎正志爲發運使坐奏課不實謫有欲爲史分謗者乃併罷公而發運司事公始末未嘗與且嘗論其徒擾無補至是乃併得罪逾年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秘閣修撰集英殿修撰淳熙六年正月郴州宜章縣民陳嗣竊發俄破道州之江華桂陽軍之藍山臨武連州之陽山縣旬日有衆數千彬道連永桂陽軍皆警公奏乞荆鄂精兵三千未報公度不可待而見將校無可用者流人馮湛適在州公召與語曰君能有功不特雪前臯且遂爲朝廷用北鄉恢復自此始矣湛請行公曰請行易耳今當不俟奏報以兵相付旣受此命卽以羣盜授首爲期一有弗任軍法非某敢貸也遂檄湛帶元管權湖南路兵馬鈐轄統制軍馬卽日令湛自選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寨凡八百人卽教場誓師遣行仍命凡兵之分屯諸州縣者皆聽湛調發違慢皆立誅又出軍令牌付湛軍士所過秋毫無擾民及臨敵不用命或旣勝而攘賊金帛使得竄逸者皆必行軍法上奏以擅遣湛待罪且請亟發荆鄂軍又私念湛有善戰名賊必遜入廣南思得勁兵遏其衝而廣南非所部未有以爲計會受命節制討賊軍馬而前一日又奉詔會合諸路兵乃合二命爲一稱節制會合諸路兵馬檄廣南權鋒軍兵官黃進張喜分屯要害賊知湛至而廣南守備已嚴乃驅載所掠輜重由間道歸宜章轉運司聞之卽移諸州以爲賊已窮覺自守巢穴毋以備禦妨農公得報曰是不獨害捕寇且必惑朝廷乃檄轉運司及諸州以爲賊未嘗

敗。何謂窮蹙。其巢穴旁接三路七郡。林菁深阻。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言。遣馮湛之後。事方有緒。若遽弛備。賊必更猖獗。愚民且有附和而起者。非細事也。因堅乞前所請。荆鄂軍從之。已而果聞賊方作箭鏃甚盛。遣入溪峒買毒藥之。可爲藥箭者。公赫然以蕩滅爲期。且奏向者。連州受賊首李晞降。賞犒備足。未幾復亡去爲賊。今陳峒之次。首領是也。以此知不一意討捕。容其不死。湖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貸脅從。未爲晚也。樞密院猶謂當先招降。上獨是公策。命公躬至軍前。節制公即日戒行。師徒不譁。耕隴市肆之人。莫有知者。既至宜章。命湛以四月二十三日移屯何卑山。湛請進兵。日不答。惟給以合符曰。符至即行耳。二十九日夜半。始發兵符。命湛及鄂州軍統領夏俊。五月朔日詰旦。分五路進兵。賊初詐降。實欲繕治寨柵。阻險以抗官軍。公得其情。督兵甚峻。及馳入隘口。賊果立寨柵。未及成。聞官軍至。狼狽出戰。既敗。又退失所憑。乃皆潰走。是日奪空岡寨。駐兵十二渡。賊之起也。假唐源淫祠。以誑其下。曰。殺所虜一人。祭神。至是斬像焚其祠。湛遂誅陳峒。函首來獻。已而李晞以下。誅獲無遺。宥其脅從。發倉粟振貸安輯之。案功行賞。悉如初令。且上其事於朝。振旅而還。詔以公忠勞備著。起拜顯謨閣待制。湛亦由此復進用。俄徙公知揚州平江。遂知臨安府。公力辭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天府臣所不能爲也。方祖宗時。用人莫重於三司。開封高選賢傑。號將相之儲。豪右憚其威望。莫不斂避。故得人爲多。巡幸以來。用人益輕。惟能媚奉權貴。則爲稱職。沿襲非一日矣。若使方拙自守者爲之。猶推舟於陸。決不可行。縱臣欲降心下氣。周旋其間。賦性既定。如燥濕之不可移。終有不能自抑者。徒速顛隕而已。奏三上。不得請。遂就職。入對。上褒勉甚寵。特賜金帶。進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工部尙書。而尹京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遂權戶部尙書。

知淳熙十一年貢舉。公尹京逾三年，又兼版曹。故時以冗劇，日夜不得休。公處之超然閑暇，事皆立辦。貴臣權家斂手不敢干以私，民間利病無巨細，罷行之，或可施於四方者，則疏其事以聞，多見施行。歲饑，畿內小民或以農器蠶其抵粟於大家，苟紓目前，明年皆有失業之憂。公乃出令，斷自東作之日，先以還之。俟蠶麥訖事，而歸其子本。大家不遵令，小民負約不以時償，皆坐罪。令下，農家相慶。識者以爲與呂文靖公建請不稅農器事相埒。他日且爲名相，上亦自器異之。嘗因夜直，召對出御書三都賦序以賜。蓋倚以拓定中原之事。會長子病卒，公力乞奉祠。上察其不可留，命以寶文閣直學士出守。公復力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執永寧夫人喪，服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觀。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紹熙元年八月，自製壙記，又爲治命。凡沐浴斂葬之節，莫不備具。時公方康強無疾，人或怪之。二年二月十一日晨起，猶讀書理家事如平時。俄暴感風眩，遂卒。享年六十有六。寄祿官自承事郎積遷至正奉大夫，封自山陰縣開國男，至開國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致仕進正議大夫，遺表上贈銀青光祿大夫，以卒之歲十一月四日葬於山陰縣天樂鄉竺里峯之原。公娶同郡高氏，早卒。繼室括蒼季氏，亦先公若干年卒。皆追封碩人。子男二人，履常承奉郎，監淮西總領所建康府西酒庫，克常承奉郎。知台州天台縣丞，皆前卒。女四人，長適溫州平陽縣主簿梁叔括，叔括卒，再適提舉湖北路常平茶鹽張孝曾。次適通判建康府會槩。今存者，惟適會氏女，而槩卒矣。孫男二人，宿承務郎，某某官。孫女二人，尙幼。公以英傑邁往之資，自學校科舉時，已卓然出千萬人上。仕雖至侍從，所施設會未究一二。閑居九年，憂患或出，意表而公所養愈剛大，不爲事變之所折困，人莫窺其涯。一日嘗語某曰：里中或謂僕以誅殺衆，故多難，不知僕爲人除害。

也。湖湘鄉者盜相踵。今遂掃迹者二十年。綿地數州。深山窮谷之氓。得以滋息。而僕以一身當禍譴。萬萬無悔於虜。公可謂知命者。銘曰。

維宋中興。三聖相承。公聽並觀。以出賢能。公奮於幽。有德有勳。知我者天。用我者君。蹈義秉節。迄至耆艾。山立在庭。以道進退。大夏方建。拱把毓材。豈茲棟梁。萬牛莫回。生或忌之。亦歎其死。我銘弗誣。用諗太史。

楊夫人墓誌銘

鄆爲東方大邦。宋興以來多名公卿。雖擯不仕。及仕而不顯者。如穆參軍。修士。兵部。建中學。易。劉先生。跋。皆既死而言立。化行於家。至今學者尊焉。建炎南渡。人物寢衰矣。而山堂鞏先生。諱庭芝。經爲人師。行爲世範。德義之化。自家人始。凜然克配前數公。先生之仲子。處士諱灋之夫人。曰武義楊氏。年二十有一而嫁。二十有三而字。二十有六而寡。寡四十有三年。年六十有八而卒。卒一年而葬。望處士之墓。實紹熙五年十一月丙申也。夫人自爲鞏氏婦。事山堂及君姑錢夫人。一步趨。一話言。悉皆鞏氏家法。耳目濡染。又皆天下長者事。故行成德進。山堂以爲稱吾家婦。宗黨媼戚鄰里。皆取法焉。處士先山堂不祿。當是時。夫人尙盛年也。遂誓不再行。二子伯始學步。踉蹌不踰闕。仲尙襁褓。及能言。夫人皆親授以孝經論語。毛詩國風。爲之講聲形。正章句。具有師法。二子未從外塾。而於幼學之事。各已通貫精習。卓然爲奇童矣。其後子益長。夫人身任家事。不以荒其子之業。故皆舉進士。中其科。然夫人不喜子之得祿。所以教而進之者。父師莫加焉。於虜。非是母固不能成其子。非鞏氏家法。亦不能成是婦也。予少時。猶及見趙魏秦晉齊魯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觀。雖流離九死中。長幼遜悌。內外嚴正。肅如也。距今未五十年。散處四方。寢

不能如故時久而不變。如鞏氏者蓋鮮矣。夫人曾大父瓊。大父彬。父伸卿。皆不仕。子曰豐。從事郎。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饒奉議郎。知徽州歙縣事。孫復亨。慈孫陽孫。耦孫。孫女七。皆處豐來。請銘。銘曰。鞏氏之先。化行閨門。我觀夫人。典則具存。夫人之賢。實應圖史。有如不信。視其二子。東有茂。檟。處士所藏。雖不克。祔。鬱乎相望。

陸郎中墓誌銘

公諱沅。字子元。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佃。中大夫。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考實。右中散大夫。贈少師。公於某爲從父兄。某蓋少公十五歲。方爲童子時。公已學成行著。以兩浙轉運司進士。試禮部不中。試博學宏詞又不中。乃以世賞試吏部。再爲第一人。所與交多一時知名士。每見某必諄諄道其所與其學。日夜磨礱浸灌。以希古人者。曰時然。進之時然。莊氏名革。早死不顯。而進之則故相湯歧公也。及歧公以文章事業相高皇帝。公猶沈浮州縣。久之。乃得監行在都進奏院。監尚書六部門。歧公每見必留公道。往昔相從講習時事。抵掌笑語。公輒俛首。踧躅自引去。歧公亦歎息。以爲不可親疏。後輩躡進至大官者相望。公顧處百僚底。自若也。歧公免相。門下士多牽聯以鼻斥。未去者亦不自安。公獨澹然如平時。人亦莫指議者。初少師自山陰徙四明。已數十年。婚姻皆在焉。蓋四明人也。會史魏公入爲參知政事。爲右丞相。與公實姻家。少相從。魏公亦器待公。而公未嘗數謁見。朝士亦莫知其相國親且厚也。監門歲滿。遷太府寺丞。權尙書戶部郎。久次當爲眞矣。而公亟求歸養。得提舉兩浙市舶。權知舒州。提舉福建市舶。遭母益國夫人憂。以歸。初通判泉州者。嘗有所請。以法拒之。公去。而提點刑獄兼權舶司事。通

判者因誅提點刑獄以危法中公公平日以恭謹聞又方以舉職被賞遷一官朝論右之公雖得臯猶傅輕比於是公劇門絕交遊誦佛書以夜繼日多至萬卷不復言再仕亦絕口不及仇家對客清談而已自束髮至老無一日廢書尤長於詩閑澹有理致在場屋時以賦稱老猶自喜子孫及族黨從之講貫皆有師法公爲人夷雅曠遠與人言惟恐傷之然遇事必力行所知無所撓屈嘗爲丹徒丞朝廷用言者遣使籍江上沙田立稅額使指甚厲吏莫敢違亦或從而張虛數以爲功使者至郡聞人人稱公詳練乃檄與偕往公既極論其不可又爲詩陳民情詩流傳至朝廷遂止不行沙人鑿石刻其詩今猶可考其使福建也有中貴人所親皇甫甲者輒諷公以珍貨別進公正色拒之戒典客者他日謁至勿復通其不阿類如此公仕自修職郎至朝奉大夫而廢二十三年以紹熙五年四月六日卒享年八十有五娶盧氏封宜人先公十二年卒享年亦八十有五子曰梓通直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先公十二年卒曰格舉進士曰之瑞國學免解進士曰樟曰檇曰之詳皆舉進士一女適文林郎監淮東總領所糴場樓鈞六孫曰炳曰煥曰炎曰燿曰燮曰熨四孫女諸孤以慶元元年九月二十五日遵治命返葬於會稽澁塢望少師墓百步來且屬某爲銘銘曰

仕蹟於時年登耄期執奪孰與理莫可推銘識於幽孰知我悲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八月辛亥朝請郎新知興化軍事趙公以疾卒於第越十月庚午葬於會稽會稽五雲鄉湯家坂之原明年九月乙卯諸孤案夫等墨其衰見予於郡西南澤中泣且言曰先君之葬將請銘於執事以

大事之日迫。方伏苦塊間。不能自通。今幸踰年。未即死。敢以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莫君子純之狀來告。惟公幸許之。某等卽死無憾。予以老疾辭。請益牢。維公文學治行。皆應銘法。而案夫實娶子從孫女。與其弟同時中進士科。爲鄉里后來之秀。乃卒。與銘謹按公諱彥眞。一名彥能。以淳熙新制改今名。胄出宣祖昭武皇帝之後。曾大父諱叔澹。贈武康軍節度使洋川郡公。大父諱賚之。武經大夫。浙東路兵馬鈐轄。贈右朝請大夫。考諱公懋。左朝請大夫。知臨江軍。贈太中大夫。公少純篤。從故侍御史王公十朋學。王公嘗得中書舍人張公孝詳書。不欺室榜。持以遺公。所以期公者甚遠。公益自奮。雖舉進士。蓋不止爲科舉而已。然同時爲進士。亦皆推之。遂中其科。調撫州錄事參軍。以太中公喪解官歸。除喪。起爲信州弋陽縣丞。終更調建寧府觀察推官。薦者如格。改宣教郎。知寧國府宣城縣。未赴。以內艱罷。除喪。知平江府吳縣。通判袁州。知興化軍。朝廷知公者寢多。謂且用矣。而得郡未及。赴遽至。大故。公之將赴撫州。錄事參軍也。太中公戒之曰。汝任治獄。人死生所繫也。可不勉乎。公再拜受教。既就職。東吏甚嚴視囚之。寒暑飢渴。慘然不啻在己。囚以故皆輸其情。曰。不忍欺吾父也。會部使者以事付獄。有冤狀。而使者方怒。風指甚厲。人皆謂乖其意。且得譴。吏尤惶恐。卽欲捶掠成之。公叱吏去。具列其冤。使者爲屈。因欲薦公。公亦終不就也。太中聞之。太息曰。吾有子矣。及在建寧幕。南劍州將樂沙縣諸寨。軍食不時給。羣卒空壘來訴於轉運司。趙公公碩。謝公師稷爲使。乃檄公行。公馳至沙縣。與其令調財得三千緡。明日召卒於庭。閱籍。自下給之。軍吏及卒長。皆不得一搖手。衆乃大服。比至將樂。給之如沙縣。亦皆大服。於是議者謂公所試者小。然猶能表表如此。他日功名事業。詎可測哉。郡守鄭公伯熊。知公最深。有疾。不以郡事屬其貳。而

言於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臥內。屬以草乞致仕奏。其知之如此。高宗皇帝永思陵橫宮事興。公適爲吳縣轉運司。調取洞庭青石。期會迫。不可遽辦。公卽日涉湖至其地。召石工泣諭之曰。先皇帝櫛風沐雨。惡衣菲食。爲天下攘強虜。除大盜。輕賦薄役。汝曹數十年安居樂業。亦知所自乎。今官取此石。欲何用。而汝曹尙可顧望不竭力哉。於是民趣役。不待督責。先期告畢。使者欲上其勞於朝。公力辭曰。此臣子職也。袁州積弊。公佐其守。窮利病根源。一切罷行之。郡爲一振。民困於坊場。官弊於護運。皆久不能革。公奮曰。小民知目前之利。不知後日之害。一陷於坊場。則富者貧。貧者大壞。非死徙不得免。乃取尤者白守。請於戶部。蠲除之。挺繫收檄。一旦幾空。郡人驩呼。以爲昔所未有。護運異時多。以所遣官非其人。故多蠹害。公一切精擇才吏。其以權貴請託來者。皆力拒絕之。抵公去。所發漕運四十萬緡。不費一錢。造朝得知興化軍。未及到郡而卒。享年五十有四。公篤學。工文辭。有集五卷。易集解五卷。他所著未成編者尙多。初。太中通判饒州。有江州統軍官王益者。坐事下吏。更江州鄂州鞠治。獄成。而家以冤聞。由是復命。太中鞠之。得寃狀明白。益賴以不死。而太中以決疑獄。進秩除郡。未幾。捐館舍。益之家人懷太中之德無已。乃厚載金帛以助葬。爲請公固辭不受曰。非吾先人之志也。益家人泣而去。蓋公之清德類此。然常畏人知。故子亦不得而悉書也。公娶李氏馮氏。皆早世。贈安人。今皆從葬。徐氏封安人。四子二女。皆李出。康夫迪功郎。隆興府武寧縣主簿。先公十一年卒。案夫從政郎。隆興府南昌縣丞。寯夫從政郎。臨安府於潛縣尉。忒夫未仕。女長嫁從事郎新平江府常熟縣尉劉祖邁。次未行。二孫。時敏。時哲。銘曰。以公之才。何適不宜。晚始專城。政弗克施。天嗇其報。子孫是貽。匪筮匪龜。眎我銘詩。

卷第三十五

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孫氏。會稽山陰人。四世祖沔。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諡威敏。有傳國史。曾祖之文。朝議大夫。主管杭州洞霄宮。累贈正奉大夫。祖延直。奉議郎。通判盱眙軍。贈朝散郎。考綜。宣義郎。致仕。母同郡梁氏。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始十餘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宣義奇之。乃手書古列女事數十授夫人。夫人日夜誦服不廢。既笄。歸今文林郎寧海軍節度推官蘇君瑒。逮事舅姑左右。就養唯謹。凡組織縫紉烹飪調絮之事。非出其手。舅姑弗悅。舅姑歿。夫人執喪哀終喪。事家廟如生。祭薦豐潔。中度疾已革。猶修秋祭。不知其力之憊。推官女兒寶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呂公正己之夫人。性堅正。善持家法。凡家人必責以法度。不知者以爲過嚴。至夫人能事之。則終身怡怡。未嘗少忤。宗黨間既稱譽夫人之賢。又以知呂夫人非難事者也。紹熙四年。從推官官臨安。以其年七月辛巳。疾終於官舍。夫人平生奉浮圖氏。能信踐其言。及處生死之際。盥濯易衣。泰然不亂。世外道人有所不逮。亦賢矣。享年五十有三。五子瀛。太學生。汭。河濱。潞。皆卓然自立。能世其家。蓋推官與夫人善訓督之力也。二女長適修職郎通州錄事參軍王易簡。次尙幼。孫男二人。曰暹。幼未名字。予世家山陰。先太尉邊夫人。實與威敏夫人爲女兄弟。予與宣義外兄弟也。少時交好甚篤。今夫人年逾五十而歿。予乃及銘其隧。則予安得不老。銘曰。

猗與夫人。率德不惰。舅姑宜之。曰善事我。移其事姑。以奉女公。雍雍肅肅。既和且恭。相夫以正。教子以嚴。施於先後。以遜以謙。一病不復。奄其告終。我作銘詩。用詔亡窮。

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

吳郡陸氏。方唐盛時。號四十九枝。太尉枝最盛。唐末。自吳之嘉興。東徙錢塘。吳越王時。又徙山陰魯墟。宋祥符中。贈太傅諱軫。以進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太傅生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太尉生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諱佃。太師生中散大夫贈少師諱寘。少師八子。皆以文學政事自奮。公諱洸。字子光。少師第四子。紹興初。以蔭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浦江縣尉。歷筠州司法參軍。徽州司法參軍。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玉山縣。江淮等路坑冶司主管文字。通判通州。知荆門軍。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遂致仕。積官至奉直大夫。賜紫金魚袋。封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以慶元元年十月丙寅卒於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初。少師避建炎之亂。益東徙居明州鄞縣之橫溪。猶返葬山陰。至公兄弟。遂有即葬鄞縣者。故公以三年十二月庚午。葬於縣之豐樂鄉西嶼之原。諸孤請銘於公從弟某某。某則少公一歲。兒時分梨共棗。稍長。同入家塾。實知公比他人爲詳。公天資穎異。數歲能屬文。舉進士。連拔兩浙轉運司解。又爲江東轉運司解首。然卒不第。公不以黜有司。治經考古。益不少懈。爲吏窮日夜。勤其官。未嘗事燕遊。所至上官。委以事。公至忘寢食。寒暑以趨事赴功。在玉山時。剗剔蠹弊。根原窟穴。毫髮必盡。正俸外。他增給悉棄不取。比代去。計其數凡六十餘萬。故諫官尹穡有別業在縣。歲往來邑中。尹爲人喜議論。仕者多憚之。公不爲動。尹顧敬公。每曰。子光清足以肅吏。惠

足以養民。諸邑求其比，殆未見也。自荆門回，奏事殿上，所陳合指，皆即日施行。明日，孝宗皇帝對輔臣稱公之才，丞相王魯公力薦之，遂擢江西常平使者。到官，治便坐於廳事之後，治事退，足迹不履中闕。揭所治錢穀出納之最於壁，列案皆簿書，終日坐臥其間，目閱手披，窒罅漏，嚴期會，官屬吏胥奔走承命不暇，不旬月，事大治。一道肅然，歲旱，公一先事爲備，得米百萬斛，吏不能一毫爲奸。五州之民，訖無流殍。於是特進一官，遂除提點刑獄，且進用於朝。會有臨江軍民習儀卿爲其奴所殺，獄成，則謂儀卿弟宜卿實使之，宜卿既服，復以冤告。凡八移鞠，皆然。最後特以命公，公始得其情，宜卿實無使之迹，奴亦無異辭。遠近稱神明，事上刑部，刑部以爲疑，言諸朝移大理寺窮治久，自卿以下，亦不能與公異。宜卿竟不死，公既以自請得奉祠而歸矣。於是益知奉法守官之難，不復有仕進意。甫七十，即上書告老，始終進退之際，可謂無愧矣。公娶林氏，吏部侍郎保之女，三男子，桂，修職郎，監秀州蘆瀝鹽場，已卒。椿，迪功郎，臨安府臨安縣主簿，棣，迪功郎，徽州歙縣西尉，二女子，長適迪功郎平江府司戶參軍詹騏，次女適從政郎監楚州鹽城縣鹽場耿開，孫男焯，焯，焯，焯，焯，皆進士。孫女適文林郎新監台州支鹽倉宋安雅，餘尙幼。銘曰：邇余道兮晚乃逢，握使節兮撫困窮。發積勸兮忘歲凶，以經決獄兮平反之功。人不我知兮道則通，歸築室兮老於東。位列卿兮善始終，服三品兮五等之封。植檟鬱鬱兮起墳崇崇，閱百世兮過者必恭。

中丞蔣公墓誌銘

公諱繼周，字世修。初，周公相成王，封元子伯禽於魯，是爲魯公。別子伯齡封於蔣，其後子孫因以國爲氏。至漢，有蔣詡，十世孫休，自樂安徙義興陽羨縣，始爲吳人。裔孫仲，相唐宣宗，僖宗，故蔣氏益大。宋興，有堂

爲仁宗侍臣之奇執政徽宗初。芾相孝宗。皆不去陽羨。而公之先獨益東徙。家處州青田縣。曾祖球。贈通奉大夫。祖禮。父仔。宜教郎。致仕。贈中散大夫。公天資警邁。七歲賦牧童詩。有奇思。遂精詞賦。十四棄其業。習戴氏禮。期年輒通貫。諸老先生自謂莫及。一日。先生有欲勉成之者。期以間處。曰。吾將有以發子。公先時往。俟之甚謹。先生喜曰。子誠可教。士當務學。才不足恃也。子於書能博觀而得要。則善如其未也。當勉之。毋以才自足。蹈吾所悔。公再拜謝。自是窮日之力。無所不讀。人罕見其面。遂舉進士。中其科。調衢州常山縣主簿。試教官。中選。歷太平州州學。臨安府府學教授。改宜教郎。入爲太學正。會省官。添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復入爲司農寺主簿。召試館職。擢祕書省正字。進校書郎。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遭中散公憂。服除。起知舒州。陛辭。改宗正丞。初公在館中得對。所論甚衆。其間因論和糴。省運。孝宗皇帝大悅。曰。卿文絕類。陸贄。省運誠不難行。又曰。朕將用卿。卿果有趨事赴功之意乎。公遂巡。退避久之。上亦默然。方是時。士大夫銳於進取者衆。得上一語。自謂結主知。往往遂投合。以取大官。公獨若不敢當上意者。故至是。財得補郡。然上終賢之。辭曰。上問卿往年論事。朕謂似陸贄。今七年矣。卿尙能記否。舒州待次幾年。公以三年對。上曰。卿家貧母老。豈得待遠次。當除卿行在職事官。公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固願朝夕膝下。然幹蠱於外。亦子職也。敢有所擇。上益察公靜退。乃大悅。卽有是命。改祕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權吏部郎官。公還朝。逾二年。杜門絕造。請諸公貴人以爲簡我。將假他事出之。會熒惑犯。氏公因對言。氏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果災。上諭輔臣曰。蔣某博學善論事。卿知其人否。皆對以不詳知。上乃自禁中索班簿閱之。將作監闕。卽命除公。已而命下。則少監也。蓋有密以資淺爲。

言者上終不快。未幾遷將作監。遂兼太子侍讀。然所以屬公者。顧不在是。方試太學諸生。未出院。除右正言。實淳熙十年九月也。十一年正月。同知貢舉。有禮記義。絕出流輩。已見黜。公力主之。拔置高等。及啓封。則吳人衛涇也。已而廷對。遂爲第一。十二年二月。兼侍講。八月。遷右諫議大夫。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公任諫官中執法。凡五年。知無不言。初。上受內禪。收召四方名士。舉集於朝。其間議論。或過爲激昂。貴近不便之。於是妄言方秦檜當國時。避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亦未嘗廢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而收召絕稀。公首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已。故朝列多闕。至有一人兼數職者。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侍從卿監郎中。以至百司。月計其俸。乘除百緡而已。假使省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是特一二節度使俸耳。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稟。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孰倡此議者。請得其人詰之。其言蓋指貴臣。人服其敢言。時著令。賊吏必坐舉官。旣屢施行矣。有蔣億者。以賊坐臯。而舉官獨置不問。公劾之曰。此非有所避。則有所庇耳。同臯異罰。法且由是廢上。悅命有司。舉行如初。詔進士黃光大上書。送台州聽讀。公極論其不可。且曰。臣旣樸愚。不長於言。人之有言。又不能開導。以廣言路。實有愧焉。太史奏日中有黑子。公言日象君德。豈容陰慝乘之。大臣之蒙蔽。外夷之侵軼。後宮之私謁。宦者之用事。下民之困窮。皆其應也。願陛下仰觀天文。俯察人事。以消羣陰之萌。會地震。公復反覆論奏。而加詳焉。將行郊禮。上春秋寢高。或以陟降拜跪爲勞。公言。今距冬至則踰半年。願陛下清心省事。養性導和。毋強疲勞。毋過燕樂。飲酒以和氣。不可以無節。而飲過度之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無疾。而服伐性之藥。自今以往。宜若神祇在其上下。祖宗臨其左右。誠意所加。幽明並助。將不勞。

而成禮矣。上悉嘉納。議者亦翕然以爲得耳目之體。有女冠請於皇太子妃。以久廢上清宮額。徙置其居。因爲住持。祝妃本命女冠入謝禁輿。適有他女冠祝中宮本命者。同列庭中。爭長。舊例以住持者爲首。事聞。上取文書毀之。初不知有舊額也。皇太子皇恐不敢入朝。羣臣不知所爲。公乃抗言。徙廢額。置他寺觀。天下皆有之。然女冠自不應入宮。今當一切禁絕。僧尼道士女冠。勿使得入而已。上悅。曰。卿此奏善。處朕父子間矣。封以付東宮。明日。皇太子入謝。上歡甚。皇太子。今太上皇帝也。亦遣人謝曰。非公慮不及此。方是時。上以暇日。時御佛書。間召其徒入對。或自內東門賜肩輿以入。故公因以爲諫。自是遂無所召。士論歸重。都下喧傳。遊奕軍統制官。答百姓娠婦。至墮胎。公上章彈之。詔大理寺鞠治。同時又有故內人陸覲。姬者。訴其夫特爲閣門官。無故棄逐。且據有其貲。公請窮治。其人自計下吏。詞且窮。乃遣人妄誑公曰。且暮且除簽書樞密矣。公叱遣之。論愈力。會考殿試進士。此兩人者。相與合力。於是大理具獄。以爲所答乃軍妻。公爲風聞不實。即日統制官者。復還故官。且賜金帶。而覲姬所訴。亦得不治。考試畢。公方再抗章。詔遷禮部尚書。辭不拜。出知婺州。未幾。以母喪解。紹熙元年。除喪。復還徙寧國府。加煥章閣待制。徙太平州。比四年。易三郡。適遇水旱。公力行賑恤之政。寢食不置。所條上者。皆盡利害之實。其大略曰。臣夙夜訪求。荒政言者萬端。然大指不過廣儲畜一事。爾有備。則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智何益。中外服其論。故奏多見聽。其以常平椿管。通融賑民。蓋得請乃行。又旋已補足。且災傷五分。許賑糶。方高宗時。已屢著之。春秋頌矣。常平使者。顧効以爲罪。或曰。是爲其所親報宿怨。公盍自言於朝。公曰。吾初不計此。人臣奉行寬大。詔令寧過無不及。天下豈無公論。會使者召用。公卒以口語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頽垣壞甃。悠

然自適讀書。旦暮不輟。時從其耆老而訓其子弟。若未嘗貴達者。初公任言責累年。排擊不避權豪。至士大夫有以誣得謗傷者。輒語同舍曰。夷考其人。平日恐不至此。及廣詢之。果不合。故一時在朝。寒遠孤進之士。得以自保。而四方賢牧伯。皆得究其設施。不爲怨仇所搖。及公治郡。善政爲一路最。所遭乃如此人。爲公憤悒。而公未嘗見之色。辭於虜。非學問之力。疇克至此。居嚴逾年。稍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俄感疾。以通議大夫致仕。遂卒。實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享年若干。娶梁氏。故戶部尙書汝嘉之孫。封碩人。五男子。綸。修職郎。台州司法參軍。緯。宣義郎。知徽州休寧縣丞。繹。承奉郎。維。將仕郎。紳。承務郎。二女子。朝散郎通判溫州湯宋彥進士梁至其壻也。五孫男。一孫女。皆幼。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處州某縣某原。以某獲從公遊。屬以銘。不敢以衰毫辭。銘曰。

孝宗龍興。大哉爲君。聖意圖回。羣才駿奔。於時語公。爾朕自知。今且巨用。欽哉勿違。公屹如山。却立弗前。曰臣實愚。敢先衆賢。帝初不怡。久乃太息。是予所求。忠厚諒直。乃長諫垣。乃丞御史。陳謨諤。國論所倚。一去不復。白首外藩。晚躋於諛。浩然丘園。維始及終。進德彌劬。勒銘墓隧。萬世是詔。

卷第三十六

呂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維申國呂氏。自五代至宋。歷十二聖。常有顯人。忠孝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大家名胄。婦姑相傳以德。先後相勉以義。富貴不驕汰。雖甚貧。喪祭猶守其舊。養上撫下。恩意曲盡。雖寓陋巷。環堵之屋。鄰里敬化。服

之。猶在京師故第時。於虜盛哉。從事郎諱大同之夫人方氏。嚴州桐廬人。曾大父楮。尚書駕部員外郎。大父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父元矩。朝散郎知建州。建州之歿。夫人尚幼。事母已爲宗黨所稱。年二十有一來歸。生一男一女。而從事不祿。夫人能篤禮孝義。哀死字孤。爲子求師擇友。日夜進其業。而教其女以婦事。皆訖於成。不幸得年不長。四十有九而卒。於淳熙三年。祖平猶未仕也。及祖平通朝籍。以宗祀恩。贈從事通直郎。夫人亦追封孺人。故祖平每言。輒賈涕曰。祖平不天。不得以斗升之祿。養吾親。視斯世尙何聊。惟圖所以慰親於九原者。在墓隧之文乎。遂來告某於山陰澤中曰。願有述。某亦早失先親。與吾子之憾無異也。行年八十。每思之。殆欲忘生。則吾子之悲哀。其實能深知之。其敢愛一日之勞。不以成吾子之悲乎。初從事葬於信州上饒縣明遠鄉之德源山。以潦水齧墓趾。改卜於舊墓少東二百步。實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初沒時。祖平寔不能以柩祔從事墓。乃卽婺州武義縣明招山祖墓之旁葬焉。自改葬從事。諷日奉夫人歸祔。而筮未得吉。祖平於是爲承議郎。知興化軍仙遊縣事。女嫁朝請郎添差通判鎮江府曾棗。孫男樗年。孫女萊孫。銘曰。

夫人陳氏墓誌銘

紹熙慶元之間。予以故史官屏居鏡湖上。有東陽進士呂友德。自太學來與予遊。問學論議文辭。皆有源流。而衣冠進趨甚偉。予固異之。訪於東陽人。則曰。是清潭呂君紹義之子。呂君蓋賢有德。而其配陳夫人

又賢。生三子。孟則友德。仲定夫。季友之。孟固奇士。仲季亦有聲學校場屋間。能稱其兄者也。自是友德不閱歲。必一過予。過必見其進。子老病謝客。無貴賤。多不能接。獨友德來。欣然倒屣。不知疾痛之在體也。歲戊午十月壬午。忽墨其衰經。叩予門哭。且言。母夫人不幸。以八月戊子歿矣。得年六十有五。卜用十二月壬申。葬於孝順鄉蟠谷之原。以其家君之命。徵銘於予。予方病。亦不勝悲。不敢以病爲解。乃按從事。郎陳君黼狀。序次爲銘。夫人與呂君同邑人。曾大父懿。大父嚴。父子淵。皆鄉長者。夫人幼孤。女功不待教而能稍長。佐其母經紀家事。如成人。大父猶無恙。奇之。爲擇所歸。得呂君。旣嫁。事舅姑以孝聞。女妹適人。傾其嫁時囊裝。無少靳。積勤儉以裕財。隆祭享以盡孝。厚振施以立義。呂氏之興。夫人之助爲多。處事明果。雖呂君有不能回者。諸子獻疑。亦堅守初意。不爲變。曰。後當如是。及事定。一如夫人言。人人歎服。其後呂氏家益康。大第千礎。堂寢尤宏麗。而夫人顧自挹損。齊居玩道。卽東偏汛掃一室。肅然如老釋之廬。或終日不出闕。如是歷十餘年。呂君與諸子屢勸其歸堂中。皆不可。然絲枲。絨縷之事。至老猶自力。暇日勉諸子以學。授諸婦以家事。諄諄不倦。雖古賢婦。殆無以加。不幸一日不疾而臥。醫藥至。皆卻之。曰。吾固無疾也。已而遂不復語。諸子方就試。馳歸省疾。領之而已。神宇泰定。超然就蛻。及有司以友德名上禮部。報至。夫人不及見矣。可哀也已。夫人三女。嫁吳一夔。徐僑。徐館。皆良士。孫男四人。銘曰。

承議張君墓誌銘

君諱鎮。字深父。年三十有八。慶元三年十一月壬辰病卒。以四年九月庚申。孤某葬君於臨安府西湖佛

首山之原。因其伯父寺丞功父。鏃以君之友。太學內舍生陳公道原狀。請銘。予與功父交二十年。信重其言。而陳君所敘文。亦甚美。可考據。遂與爲銘。君家秦之三陽。曾大父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靖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追封循王。諡忠烈。配饗高宗皇帝廟庭。大父諱子厚。左武大夫。康州刺史。帶御器械。贈少傅。考諱宗元。通議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君幼而穎異。強記好學。少師遇郊祀。恩任爲承事郎。稍長。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遭少師憂。未除。而母夫人繼卒。君執喪累年。毀瘠幾不可識。族人以不勝喪爲憂。共諭勉之。始稍自抑。然終喪猶羸甚。歷兩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場。簽書安豐軍判官廳公事。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太平惠民局。積官承議郎。君之爲船場人。或唁其非勳閥所宜處。君謝之曰。景迂晁以道先生所嘗爲也。吾處之。懼弗稱。敢薄之邪。訖代去。不以卑冗怠其事。自守以下。皆歎譽之。晚官藥局。尤號閑冷。顧無所施其才。又素簡儉。遠聲色。獨以書自娛。時屬文辭。見志然未嘗妄出。以示人所居帷屏壁門。皆有銘。以自警戒。其文尤高。沒後始或見之。皆驚其才。服其識。以爲使未死。得享中壽。其所至詎可量哉。孰謂不幸年止於此。君嘗以進士試禮部。見黜。不以對。有司亦遂不復踐場屋。諸公貴人多知之。然仕常從銓。與寒士竝進。至終其身。其靜退乃天性。娶楊氏。太師和王存中之孫。繼室以潘氏。少保安慶軍節度使邵之孫。皆封孺人。子男一人。渥將仕郎。有賢稱。女一人。與孫伯東皆幼。銘曰。

君家勳德奕世傳。圖像麟閣侍甘泉。佳哉公子何翩翩。才當用世不永年。有美樂石可磨鐫。百世之下知此賢。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公諱繼曾字興宗周武王之弟康叔封於衛五世生靖伯邑於石是爲石氏之始祖而會稽新昌之石實自青之樂陵南徙距公二十三世其詳見於世譜左朝議大夫累贈正奉大夫諱端中朝散大夫大理正出爲福建路參議諱邦哲迪功郎温州平陽縣主簿累贈朝奉大夫諱祖仁公之三代也公幼穎異入家塾日誦千言過目不再寺正築堂名博古藏書二萬卷每撫公歎曰吾是書以遺爾無恨矣客至待左右進退應對唯謹客悚然不敢童子視之曰石氏興未艾也朝議捐館舍時公尙未生遺言吾致仕得任子恩當以子適曾孫公旣生補明州文學調黃州黃陂縣尉以便養親監潭州南嶽廟歷臨安縣新城縣主簿楚州司理參軍監行在編估打套局門監建康府戶部贍軍西酒庫知饒州德興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提轄行在文思院未及造朝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八自迪功郎十遷至朝奉大夫公事親孝執喪如禮毀瘠幾不可識除喪久之乃復居官守家法以廉自勵俸入可以受可以無受必辭餽贖可以取可以無取必卻徇公而忘私約己而裕物捐利而篤義爲主簿新城時謹簿書捉吏奸以善其職聞移於潛丞邑民謹於境上曰奈何奪我主簿久乃涕泣辭去在楚州治獄尤詳明屬縣尉一日獲盜十輩意且得醜賞同僚爲言君雖恕然不可縱盜公正色對曰盜誠不可縱罪亦不可入囚辭亦不可不盡同僚退相顧曰尉賞不諧矣然憚其正不敢復言獄成真盜財伍人餘破械遣去部使者趙公思尤賢公一路有疑獄滯訟輒以委公公治之無遺察雖受罰者皆稱其平德興壯縣俗喜負氣健鬪而終訟公始下車歎曰是不可以柱後惠文治也於是爲政一本於教化有兄弟宗族爭訟者輒對之泣下多感愧而去俗爲

一變。繕治學宮。聚經史。豐饌羞尊。延耆老。而賓友其秀民。又創小學。以誘進。其童子誦書之聲。聞於行路。會科詔下。德興與薦送者二十有三人。比他邑爲最盛。縣之遠郊。貧民憚多子。或不能全。公舉行胎養之令。置保伍以察之。甚悉。而盜攘因不得輒發。其政大抵類此。郡以上聞。勢孤無爲援者。不報還朝。從吏部得兩浙漕司屬官。公澹然無滯留色。浙江西陵渡。舊設官護舟楫。歲久不復擇人。其弊叢出。歲有覆溺。公建言。請各命文臣一員。察其勤惰。以爲陞黜。且渡舟一置。備舟二以翼之。雖有惡風怒濤。可無大害。江之津官。舊爲築舍數十區。爲待渡之所。後輒廢。往來有暴衣露蓋之患。公亦請以官廢屋復之。事有施行者。皆至今爲利。而議者惜其不盡用也。公雖以任子入仕。然志在繼世科。嘗貢禮部。不合有司。退而力學。著書。比卒。遺稿可次第者數十卷。多可行世。娶郭氏。封安人。先公一歲卒。丈夫子三。曰正大。正誼。正權。皆舉進士。而正大亦嘗至禮部。女子子九。已嫁者五。鄉貢進士郭溪。修職郎新邵武軍司戶參軍趙善驥。從政郎新隆興府學教授王益之。國學進士孫之淵。國學進士劉敏文。其壻也。諸孤將以卒之明年。慶元六年正月丙午。葬於山陰縣謝墅之原。以安人祔前葬。來請銘。銘曰。

噫大夫秀而文。學自強。仕有聞。秩中郎。返蒿焄。我作銘。賁其墳。後百世。仰遺芬。

方伯蕃墓誌銘

伯蕃甫。姓方氏。名士繇。一名伯休。莆陽人。曾大父會。事徽宗皇帝。出入榮顯。顯謨閣待制。贈少師。大父昭。左朝請大夫。嘗入尚書省。爲駕部郎中。父豐之。右迪功郎。監建州豐國監。中書舍人呂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晉之。皆屈年輩與之遊。紹興間。有名士方德亨者是也。予嘗序其文。今行於世。伯蕃甫所自出。曰兵部。

尚書呂公安老。尚書以臨大節不撓。死淮西之難。載在國史。伯蕃甫遭父憂。時財十二歲。從太夫人依外家。居邵武軍。執喪已能無違禮。而事太夫人及庶祖母以孝謹稱。入小學。與他童子從師授經。既退。意不滿。爲朋儕剖析義理。師聞之。悚然自失。旣冠。遊鄉校。試屢在高等。聞侍講朱公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朱公之徒數百千人。伯蕃甫年尙少。而學甚敏。不數年。稱高弟。因徙家從之於崇安。五夫籍籍之上。所以薰陶器質。涵養德業。磨礱浸漬。以至於最大高明者。蓋朱公作成之妙。而伯蕃甫有以受之也。伯蕃甫旣見朱公。卽厭科舉之習。久之。遂自廢。不爲進士。專以傳道爲後學師。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頗好老子。嘗歎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揜所長如此。亦足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俗異也。伯蕃甫晚得脾弱之疾。春夏之交。輒作。不能食者彌月。乃已。慶元五年夏。病如常歲。至五月庚申。忽命家人爲之總髮。旣畢。取鏡自照。正冠危坐而歿。得年五十有二。娶黃氏。曹氏。男女各三。男曰丕。曰立。曰平。女嫁張崧。劉學稼。幼未行。明年卜葬於武夷山石門寺之原。六月。丕書來請銘。其辭指甚哀。予雖老病昏眊。亦重違孝子之意。且伯蕃甫之賢。固願有所述。遂不敢辭。初。德亨之文。豪邁警絕。人莫能追及。而伯蕃甫之作。則閑澹簡遠。有一唱三歎之音。世莫能優劣之也。工於書。自篆籀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又能講其時世之變。與圖方腴瘠之法。聽之終日忘倦。遺稿數百篇。與它著書甚衆。丕等方輯之。未成。好方技。治疾有奇驗。能逆決生死。著傷寒括要。亦未成。嘗謂予曰。士貧。惟賣藥可爲。然子孫繼爲之。有息且欺。則不免害人。不若不爲之愈也。大抵伯蕃甫多才藝。所能輒過人。其思慮精詣。又若此。然在伯

譽甫皆不足言。故不詳著銘曰。

方氏三徙而不出閩。君從朱公始爲建人。武夷山麓鬱有封樹。車過必式。曰是爲伯譽甫之墓。

留夫人墓誌銘

慶元六年十月。余之友信安徐廣。赴告其母夫人之喪於山陰澤中曰。廣不天。早失先人。先人無他子。廣於母氏。相特爲命。稍長。娶婦韓廣。出游獲從。一時知名士學問。母氏與婦韓治家事。以待廣歸。廣雖游不敢甚遠。母氏壽而康。間有小疾。則馳歸省。到家往往已愈。母氏見廣所與諸公論議辨質文章。則大喜曰。使汝嘗在吾傍。詎有是哉。今年六月。廣客都下。得報母氏有疾。廣卽日歸。行二日而遭大變。至家已無及矣。俯仰天地。豈能生存。大事未終。不敢致毀。惟是幽隧之銘。敢請於執事。廣忍死以須。執事忍卻乎。按狀夫人姓留氏。常山之馬廋人。曾大父唐。大父永。父師古。世爲儒。夫人適西安人徐君諱國潤。徐君一鄉善士。其卒也。故尙書謝公譔狀其行。而內相洪公邁誌其葬。不知徐君者。以二公許與。可信其賢。夫人資端重。色莊言厲。然遇慢己者。輒退自省。曰。吾其有以致之。舅姑御家嚴。夫人左右無違。嫁女妹。凡已嫁時服飾。粧澤無所惜。與先後處。自始逮終。歡如一日。凡徐君行事。見稱於族黨閭里者。多夫人相之。而廣之學識卓然聞於世者。抑又夫人教誨之力也。是可以得銘矣。夫人享年七十。生丈夫子一。廣也。女子子三。知武當縣劉館。新知樂安縣劉璿。前監太平縣稅韓朴。其甥也。孫男曰魯。孫女長適進士翁時敏。餘二尙處卒之歲。某月某日。葬於清平鄉官樓山。附徐君之墓。銘曰。

三代益遠。世廢女史。豈無淑人。曾莫之紀。玉埋於泉。孰知貞堅。我文尙傳。夫人與焉。

卷第三十七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於。虞。士。有。才。足。以。任。重。責。成。謀。足。以。折。衝。經。遠。而。不。見。知。於。人。不。獲。用。於。時。者。世。固。有。矣。人。猶。未。以。爲。憾。也。至。於。知。之。而。不。盡。用。之。而。不。極。利。安。元。元。之。功。卒。不。克。見。則。後。世。讀。其。事。至。於。悲。傷。歎。息。有。不。能。自。已。者。某。自。壯。歲。客。遊。四。方。獲。識。其。豪。傑。如。朝。議。大。夫。張。公。其。殆。是。已。公。諱。郊。字。知。彥。和。州。烏。江。人。曾。大。父。諱。延。慶。大。父。諱。補。蓄。德。深。厚。然。皆。不。仕。父。諱。幾。才。尤。高。以。子。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少。用。兄。待。制。邵。出。使。恩。授。右。迪。功。郎。調。開。化。尉。兼。主。簿。歷。平。江。府。西。比。較。務。監。南。嶽。廟。平。江。府。錄。事。參。軍。全。椒。令。復。監。南。嶽。廟。監。行。在。激。賞。酒。庫。所。糯米。場。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建。康。府。主。管。台。州。崇。道。觀。主。管。淮。西。轉。般。倉。監。登。聞。檢。院。太。府。寺。丞。知。真。州。鄂。州。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復。主。管。崇。道。觀。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積。九。遷。至。朝。奉。大。夫。遂。請。老。以。子。遇。郊。祀。恩。積。四。封。至。朝。議。大。夫。公。爲。人。魁。磊。不。凡。學。問。識。其。大。者。臨。事。前。見。逆。決。若。燭。照。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極。思。慮。不。能。可。否。者。公。一。言。處。之。常。有。餘。裕。初。爲。編。修。官。公。府。吏。素。容。養。習。爲。奸。利。無。所。畏。忌。視。掾。屬。無。如。也。公。因。事。時。白。發。其。甚。不。可。者。羣。吏。縮。栗。至。相。語。以。公。白。事。爲。憂。未。幾。坐。臺。評。免。歸。孝。宗。皇。帝。受。內。禪。虜。猶。窺。江。淮。上。慨。然。思。卻。虜。復。中。原。廟。堂。共。謀。拔。擢。人。材。分。任。南。淮。事。築。城。浚。隍。什。伍。民。兵。漕。上。江。之。粟。以。儲。兵。食。乃。自。散。地。起。公。主。管。淮。西。轉。般。倉。然。初。議。乃。欲。概。付。以。淮。西。邊。事。不。獨。治。倉。庾。也。會。更。用。大。臣。所。議。不。果。行。乃。以。公。監。甌。院。丞。大。府。無。深。知。公。者。求。試。外。出。守。儀。真。得。對。

言臣疎賤。歷州縣。頗熟民間事。今蒙恩使治郡。不敢不力。惟淮南新被虜禍。民散徙未還。臣當體聖意。安輯撫摩。察其蠹弊。一皆上聞。惟陛下省察。如臣不任職。固不敢逃罪。前守員琦。獻羨緡八萬。皆文具。實不有一金。公到郡。悉以實聞。訖得免輸。俄詔兩淮郡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錢券利害。公力言。券用於四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轉。然猶有弊。今兩淮凋瘵如此。諸郡賴以給用度者。不過酒稅。新爲戰場。無復土產。可以貿易。獨賴錢幣而已。若用券。商賈且不行。何以爲郡。時議者多妄揣時事。謀開邊隙。公密奏虜盟固不足恃。然其主孱懦。懲故酋敗盟之失。方幸無事。其任事之臣。又皆齷齪。日事琴奕。無遠略可知。我若惑浮言。遽動。不惟力有未給。又激彼使生事。朝廷且旰食矣。上頗採用其說。公因言。真爲楊楚之衝。當城此郡。以固人心。度費緡錢十萬。米三千斛。而郡有上供。與經制羨數。可得大半。止乞給降三萬緡。發傍近屯兵二千人。臣身自督役。不再閱月。可成。旣得請。果以四十有四日告畢。樓櫓屹立。而民不與知。上聞。益知公可用。代歸入對。所陳又合。上指。乃有武昌之命。入辭。上慰諭曰。卿眞州之政不苟。鄂上游重地。是以委卿。卿便宜體此意。到郡。有事第奏。來御前。當遣金字牌報卿。公感奮益盡力。鄂爲江湖間一都會。總領轉運及都統制三司鼎立。異時多縱肆。雖幙府僚屬。皆下視郡守。公素剛介。難犯。人固已震畏其名。及視事。衣冠視瞻甚偉。號令設施皆當。人心由是莫不敬憚。而軍中猶倔強。自如。縱羣卒入市。視民及郡兵。有長身中。度程者。輒毆。以往。公捕至郡庭。呼吏作奏。軍吏羅拜。請後不敢。自是訖。公去。無敢犯。都統入朝。有營卒夜。挾刃貸於富室。脅使不敢言。公廉得之。馳入提舉軍事張平家。平素以兄事公。呼家人置酒。公曰。我來正欲飲。但當得劫富民者。行軍法。乃快飲爾。平惶恐。立捕治。如公言。妖人吳興居屬邑。有詔命捕。公求得善。

捕盜者唐青厚資給之。且授以方略。遣行。而方士皇甫坦挾禁奧勢。爲私請。公弗聽。俄獲輿以獻。及公還朝。上首問獲輿之狀。公謝曰。妖人在郡境。不卽置法。至煩詔命。臣乃有辜。然唐青實盡力。賞未償勞。敢昧死以爲請。蜀士以喪歸。遇名盜破舟殺人。又欲斲其棺。公厚賞捕之。竟伏法。由是江路清夷。有誤觸舟者。柁師大言曰。今張公在此。汝尙敢爾邪。歲大疫。公爲之營醫藥。以全否。爲醫殿最。餓給之食。死予之。轉民家一牛。死貸錢三萬以買犢。治聲聞於行在。及使江東。公言部中旱饒。南康尤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今當奏事往返。且兩月。請先馳至部。議所以賑卹者。又條上其事甚悉。上皆從其請。事略定。乃入對。且以聞。上惻然曰。何以使吾民得食。至麥熟邪。公又具以計畫對。上勞勉遣行。會詔諸路諸郡陳事之不便於民者。公因言歲饑民流。去年渡江而北者。殆數百萬。至淮南亦無所得食。死者相枕藉。今僅中熟。而郡縣不度民力。督常賦及私負甚厲。加之造寨屋。教民兵。行和糴。羈馬棚。鑄錢幣。未見其利。已不勝其擾。願發德音。一切罷之。此數事有主之者。施行方力。而公盡言。乃如此。武臣提點刑獄。怙權侵官。公略不爲屈。職業所及。必力爭得直。乃已。至甚不可者。又以互察法劾上之。其人懼。乃與池州守相附結。排公。賴上素知公。譖不得行。歲滿。請奉祠而歸。初待制。治命以遺恩官。諸姪仲兄祕閣公。祔辭不取。以予公之子。初不告也。公聞亦固辭。而乞官孤姪孝嚴。寓家蕭山。收養孤殘。與同甘苦。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進善人。誨責其有過者。俗爲一變。門當吳越大道。有病於旅。死於行。公以私財療治。斂瘞之。無遺力。歲惡。飢民爭歸公。公爲設食。不可數計。然用度初不給足。食或不肉也。間無事。時出門尙羊。扶一童立里巷。老稚遙見。稽首祝之。曰。願吾父壽百千歲。爲窮民歸。淳熙十六年八月七日晨。關戶有方外士二人來謁。公接之。如平時。將食。

曰。吾今日病不能同汝食。家人請命醫。公不許。且麾使去。家人行數步。回視之。奄然逝矣。享年八十有七。娶余氏。進士芾之女。封恭人。贈碩人。先公三年卒。諸孤以公捐館之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奉公之喪。與碩人合葬於慶元府鄞縣桃源鄉西山之原。子六人。孝伯。朝請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講兼實錄院同修撰。孝仲。承議郎。京西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孝叔。孝季。未官而卒。孝穉。從事郎。監嚴州神泉監。孝聞。從事郎。新差管押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袋鹽女四人。修職郎高得中。進士王孝友。其壻也。其二早卒。孫六人。守之。宜之。約之。及之。卽之。能之。孫女十有五人。初。公兄弟皆負異材。惟待制稍顯榮。然皆不得盡行其志。祕閣之子。中書舍人。孝祥。以進士第一起家。出入朝廷二十年。文學議論政事。隱然號中興名臣。亦未四十而卒。公晚遇主。又壽最高。亦竟不用。識者謂天齋其報。將大興張氏後。而公之陰德在人。其後亦當大。今尚書公忠孝文武。方極柄用。公旣以通議大夫告第矣。追榮且繼下。然後知識者之言爲驗。某生晚不及拜待制之門。若祕閣及中書。則辱知厚甚。晚始識公於武昌。公又特期之遠。不惟以祕閣中書故也。時方葺南樓。公朝夕召與燕飲。慨然語曰。吾南樓天下壯觀。要得如子者落之。子之來。造物以厚我也。謝不敢當。今尚書之客。皆一時賢傑。其巨筆鴻藻。皆足以慰公於九泉。而尚書獨以誌墓屬某。豈猶以公遺意邪。用是不敢辭銘曰。

世患無才。才大輒棄。萬里之塗。方駕而稅。若時張公。表表國器。入掾樞庭。謗讒亟至。兩城一節。所至天治。抱負萬億。出微一二。猶或忌之。竟以讒躓。言歸江濱。風雨財蔽。聃然耄期。化被閭里。天其知我。報在嗣子。教忠之榮。四品告第。尙有寵褒。震耀一世。爰勒斯銘。式賁幽隧。

王季嘉墓誌銘

予自尙書郎罷歸。屏居鏡湖上。郡牧部使者。多不識面。至縣大夫以耕釣所寄。尤避形迹。弗敢與通。惟兩人曰山陰張君囊。會稽王君時。會相從。驩然如故交。張君端亮英達。不幸卒於官。王君尤淵粹有守。官滿造朝。來別予。悵然語之曰。贈行當以言。願足下自愛。毋以用舍。媿初心。敗晚節。君曰。是我志也。及見除書。從天官銓調湖南轉運司。主管文字。以去。方是時。大臣多知君賢。近臣或奏疏薦君。而揚歷久。且嘗爲邑。以最聞。近比當得美官。君一不顧。方上書論進退。人才當考實。不宜以近似斥善士。已而迂道來過。予喜津津。見眉宇曰。某於是粗能。不負公所期矣。予作而答曰。僕不失常。足下不失己。皆可賀也。及卒。予聞訃。歎驚。爲朝廷惜此一士。亦竊喜君仕雖躓而志達也。會其子前葬來求銘。因敘而銘之。君字季嘉。慶元府奉化縣人。曾大父起。大父元發。皆布衣。考中立。以君有列於朝。再贈至宣教郎。君自少時事親孝。戶兄悌。處鄉里學校。從師擇友甚嚴。言語舉動。忠敬有法。與兄時敘同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仕自台州司事參軍。歷袁州州學教授。監行在左藏西庫。知紹興府會稽縣。最後終於長沙。自迪功郎七遷至朝散郎。賜緋魚袋。初。魏惠憲王判明州累年。君移書丞相史魏公。言國家早建儲宮。以定天下之本。而魏王偃藩在外。天下皆以爲當然者。父子異宮。天下爲家。東藩之守。猶異宮也。然父子兄弟之情。終若有間。雖曲加恩禮。豈若用故事。使得日奉朝謁。外庭濟濟。示天下以公。內庭熙熙。從家人之樂哉。史公讀之。太息稱善。會魏王薨。言不果行。觀君此書。使得居中任用。其補國家。化天下。必有大過人者矣。有識之士。恨君之不遇也。會稽歲霖潦。郡方督已蠲之賦。甚急。君持不可。守不聽。乃袖告身。易服立庭中。力爭守爲之奪氣。民賴以紓。

遂修社倉之政。因立保伍。以察不孝不悌惰遊不逞者。風俗一變。會營奉永阜陵。吏按舊比。抱文檄如山。環案立。君徐視去。十之七。餘不可已者。召民面給錢粟。與爲期會。於是民不知役。而事悉集。君所至設施。多可稱述。論事亦多識大體。予所書。特其章章可備史官之求者。若廉於貨財。簡於自奉。不納妄餽。不受羨俸。此在君爲不足言。故皆略之。君銳意經學。有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酒辨疑。凡數十百卷。文辭簡古。尤喜爲詩。與范文穆公及尤延之。楊廷秀倡酬。諸公皆推之。有秦菴存稿三十卷。病已亟。猶強起。拱手端坐。無惰容。顧家人曰。吾學易。晝夜之理甚明。遂卒。享年六十有四。慶元六年正月丙申也。娶楊氏。封安人。淑柔孝恭。晚益好靜。安於死生。有學士大夫所難者。先君一歲卒。男女各五。男宗廣。以君遺恩入官。宗大。太學生。宗朴。早卒。宗野。宗愚。女長嫁進士楊琪。迪功郎沈黯。進士杜思問。進士孫之穎。幼尙處。孫男五人。與點。與回。與賜。與文。與求。孫女七人。皆尙處。諸孤將以十二月甲午。奉君及安人之柩。合葬於某地之原。銘曰。

君才雋偉。天所授。早篤於學。晚益富。年過六十。是亦壽。道悠運促。志弗究。子孫森然。敏而秀。如芝在庭。驥在廐。築丘植。櫨日高。茂盛德表。表宜有後。

石君墓誌銘

會稽之姓石爲大。君諱允德。字迪之。會稽剡人。梁開平中。分剡爲新昌。君之籍在焉。爲新昌人。五世祖。開府儀同三司待旦。以學行爲范文正公所禮。子孫又多賢爲聞人。而石氏益爲名家。君曾祖景恭。祖端怡。父圖南。獨皆不列仕籍。然邑人皆推以爲賢長者。至君。繼以好學。謹行事。後母至孝。舉鄉進士。亦每在選。

中然卒不遇以死。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否則不義而富者也。否則養交黨，事頰舌，飾詐售僞，以取名譽者也。其仕而達，處而給足，且有才子令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也。否則廉讓而貧者也。否則篤學守道而不爲人知者也。若君之家世，庶幾於正直廉讓，篤學守道者歟。君又能繼之，而滋不遇。初，君先世寡兄弟，至君亦子立，而君乃生四子，皆不墜詩書之業。天之報將有在矣。君薄於自奉，厚於賓友，所居財蔽風雨，而作東園，有大堂方池，爲宴客之地。客至，把酒賦詩，奕棋投壺，或終日迺休。平居尤樂施惠，嘗葬不舉之喪，遺失時之女，晚與族人吏部公畫間議，同作義莊，以給族之貧者。會吏部下世，君乃與其子提刑宗昭將終爲之，而君又歿。提刑亦歿，善之鮮克舉如此。於虛悲夫。君歿以慶元六年四月癸丑，享年四十九。娶許氏，朝散郎知辰州從龍之女子，孝本，孝施，孝聞，孝積，皆進士。女孟，嫁太平州司戶參軍趙時儒。仲季未行，諸子將以嘉泰元年十二月甲申葬君於仙桂鄉大姥山之原，實祔大墓，來請銘。銘曰：

維石畜德，世克嗣。至君宜顯，迺復躡報不在身，在後裔。天之昭昭，其可恃。

夫人陸氏墓誌銘

夫人陸氏，吳興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薦紳士大夫。父某，有學行，爲進士。母劉氏，同郡戶部侍郎劉公岑之女。劉公蓋與進士君遊甚久，夫人幼有美質懿行。旣笄，嫁金谿人故通直郎黃君齊。黃君仕至靖州軍事判官以歿。夫人持家教子有法度，廟享賓燕合禮，嫁娶不苟。里中多稱之。遇疾雖篤，不亂。起坐盥櫛，正衣冠，乃歿。其歿以慶元六年十一月己未，享年六十七。上距黃君捐館舍三十六年，初葬以嘉泰二年。

十月壬午實祔黃君之墓。夫人三男子曰甲曰庚曰丙。一女嫁陸縝。四孫自勉自得自立自防。一孫女子與夫人皆吳人。夫人之先徙吳興。而予家徙山陰。其實一族也。而縝又予從子。故其孤以朝奉郎通判江州黃君榮之狀來請銘。銘曰。

生苕溪。嫁汝水。夫善士。又有子。家方興。孫嶷嶷。葬得銘。永弗毀。

程君墓誌銘

君諱宏濟。字志仁。兵部尙書諱瑀之子。尙書鄉里世次。家有譜。墓有碑。國史有傳。君生於宣和六年。客有得古劍於武夷山中。以獻尙書。已而君生。遂以劍命之。幼讀書。記誦博敏。號奇童。十二能爲詩。有老成氣。紹興初。尙書以給事中勸講邇英殿。敷繹古義。開廣上聽。以濟中興之業者甚衆。君概聞其說。輒嘆息不已。一夕。夢道君皇帝大駕南還。且以告尙書。尙書悲慨爲賦詩。他日以示中書舍人傅公崧卿。傅公抱負大節。常思捐肝腦死國家。與尙書尤厚。讀詩感歎曰。忠義出天資。非勉強可至。吾輩老矣。使後生皆如此。兒寤寐不忘國事。尙何慮讎恥之不雪哉。十年以宗祀恩授右承務郎。久之不調官。或勸之仕。皆不從。秦丞相檜亦嘗以問尙書。君尤不謂可。凡再爲監南嶽廟。法不許復請。乃命以江南西路安撫司屬官。尙書壽終。君哀慕過人。除喪。監通州金沙鹽場。秦丞相用事久。數起羅織獄。士大夫株連被禍者。袂相屬也。廉得尙書所著論語說。擯近似語。以爲訕禍。且叵測。母夫人憂懼。不知所爲。君侍左右。無俄頃捨去。且慰解言。先人逮事三朝。上所眷禮。必且蒙矜宥。願毋戚戚。母夫人賴以少安。君雖竟坐罷官。然母子居家如平日。同時得罪。莫得與比。蓋高宗皇帝終保全之。如君所料。久之起家爲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時李

莊簡公光自海南歸舟下瀟湘而病。君曰：吾先友也。且兒時蒙公知，得一見，死不恨。亟謁告往迓。兼程抵江州，則李公至蘄州薨矣。君吊祭盡哀。歷江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遭內艱，除喪，監建康府權貨務。乾道元年六月丙戌，以疾卒。年財四十有二。官止通直郎。明年五月庚申，葬於番陽縣鑿山之原。夫人臨川黃氏，吏部郎季岑之女。六男子有功，宣教郎。故通判秀州有孚，朝散郎。戶部犒賞酒庫所主管文字。有元，進士。有徽，太學內舍生。充國子監小學教諭。當赴殿試，正奏名，有初，有大，皆進士。二女子，長適進士鮑庭揆，次適黃州黃岡縣尉臧誨。一孫，蒞始子，自蜀召歸，出爲江南西路常平使者。進士程君有章，字文若，以五字詩爲贊，卓然有元和遺風。予刮目視之，自是二十餘年間，數相見，及見於臨安。程君已入太學，更名有徽，字晦之，才名動一時。卽君第四子也。來屬予銘君墓，不獲，以衰病辭。銘曰：古士奚學，惟忠暨孝。君雖不試，志弼名教。中蹈嶮艱，凜不回撓。咨爾後人，是則是倣。

卷第三十八

朝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瑄，字子律，寧州真寧縣人。其先爲邠寧望族，世以學行著。或居邠，或居寧。居邠之後，故吏部侍郎兼侍讀舜民爲元祐名臣，居寧者，則公之大父太中大夫也。諱居，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言。太中時爲黔州彭水令，上疏切直，出數百人上，而數百人者得其副，亦歎以爲不可及。會蔡京入相，取奏疏次第之，置奸黨上等，特降官，衝替，永不許改官。數年，遂卒於沉廢。後以子仕登朝，累贈

至今官實生朝請大夫通判永州事諱通則公之考也亦累贈至中奉大夫中奉遭亂南渡從大將岳少保飛爲之屬身先將士屢與金虜慶戰走其名王大酋策功進官方慨然以功名自許會朝廷與虜和中奉去幙府調知岳州巴陵縣有異政久之佐永州以歿識者謂用不究其才後當有興者公始以郊祀恩入官調贛州會昌縣主簿未幾以材選攝事與國丞信豐令皆閱歲會昌與梅州比境梅移文捕逃卒卒已亡去巡檢司乃發卒圍其所親李杞舍杞雄其鄉以爲恥詎聚謀亂令託辭委縣去以印屬公公不爲動械巡檢卒繫獄親爲檄諭杞以禍福杞皇恐聽命縣賴以無事興國有婚訟久不決公察其婦人不類良家一問引服信豐俗悍輸賦率不以時吏亦以此擾之至相率抱嶮自固吏計窮卽以民拒官爲言公曰豈有是哉馳至近村憩僧廬中以善言招其鄉之爲士者及父老與之酒食從容曰稅賦豈可終負然已失時姑使吾得十二藉手若何皆踊躍而去更相告卽日皆集如約公去而之他鄉悉如之旬日歸報太守洪公邁異其能方薦於朝而忌者聞之於部使者遂止調潭州右司理參軍有老卒夫婦居牙城中白晝爲何人所屠而掠其貲卒有義子兵官疑之執送州且以同處之卒及牧羊兒爲證旣繫獄公親詰之皆詞服公察其寃他日取牧羊兒寘壁間引義子者與他重囚雜立庭中出兒問孰爲殺老卒者憐無以對乃入白州請揭厚賞募告眞盜不閱日獲之則卒王青也捕至具伏且得其貲於市庫無遺卽日釋義子去湘鄉縣械鋪卒張德上州以爲手刃其叔祖公引至前語之曰茲罪十惡赦宥所不及汝兄與叔祖同居汝暫自外來有何憾而戕之德泣曰囚來省叔祖不得見兄以疾告就視則死而非疾也方愕眎兄與里正及鄰人共謀執誣之且以言脅誘謂決不死今乃知死矣因稱寃不已公亟呼其兄與對兄情

得語塞。遂伏辜。他死囚類此得不死者。十有七人。終不言賞。府帥林公栗以直得名。臨事剛果。小人揣知之。有榜於州治門。言提轄官者爲帥謀。將稱兵。林公怒。闔門徧呼吏卒。驗其書。一兵典者與榜出一手。親詰不服。乃以付僉廳。苛慘雖至。終不服。乃屬公。卽僉廳鞫問。公寬之。而諭使以情言。且許以不死。始具言提轄官橫甚。爲所患苦之狀。度不可訴。故出下策。爲此榜。以爲不及帥。則無以激其怒。不知乃陷重辟。公問於六局兵。人人言同。公乃白帥。且求寬其罪。林公大怒。嘻笑。必誅之。公一日凡十餘進。力爭曰。帥所以屬某者。欲得其情也。今得其情而失信。則有司自是不復可鞫獄矣。爭至暮。林公亦悟。黥隸嶺外而已。民有訴一冤死而十年不見理者。訴於提點刑獄馬公大同。馬公以屬公。公閱其獄。皆謂震死。公獨得其死狀。實以鬪毆。非震也。公曰。罪固有所歸。然歲月久。屢更赦令。當從末減。馬公強果自信。下吏莫敢與爭。公獨不爲屈。又有訟者。馬公直判委公勘某罪。公力陳其不可。馬公皆霽威嚴。如公請。識者兩善之。公每白事。姓名歲月及事之名數曲折。皆成誦在口。無一遺者。馬公始亦疑。因強記一條。驗之。牘皆合。乃大歎服。自謂不逮。又調常德府武陵縣丞。政事益明習。攝縣及府從事者。凡再閱歲。紹熙中。武陵大水。犯縣城。不沒者三版。門不得闔。水且入城。公時方攝縣。亟命實土於布囊。以窒門。俄而水定。乃設方略。募舟救民。且親載粟。戶給之。泥行露宿。無所憚。獨閣賦輸。一切必以實。吏不得一搖手。民忘其災。縣三里港。灌漑甚廣。久弗治。數遇枯旱。公爲築之。不愆期。訖事。因治他陂塘。無遺利。迨今賴焉。以薦者及格。改宣教郎。知隆興府奉新縣。縣有營田。征賦比他爲最薄。民競耕之。久而營田罷。以嚮於民。履畝取稅。比舊已增。俄而復命折粟帛以緡錢。共低昂。或至十百。民皆破家不能輸。令屢以病告。不見聽。公力請。又不聽。則欲棄官去。會

帥張公杓來。是公言始奏蠲之。戶千有九十。皆若更生。楊公萬里記其事。他興除利害。勸農桑。築陂防。興學校。不可勝載。所部及府。俱以其事論薦於朝。而王公大人亦自知公。乃命主管官告院。進將作監主簿。太府寺丞。方公在朝。子右史舍人翺翔三館。俄擢從班。父子相望於班列中。客至門見公。便坐從容。聞國朝故事。前輩履行。後生所未聞者。人人壓足。退而見舍人。碩大雋傑之資。同時進用。爲國光華。史冊所載。殆無以進焉。而公了不自滿。方勤其官。如仕州縣時。文思院火。告身綾無在者。士大夫不以時得告身。公時在告院。建言援故例。便宜以雜華綾紵目前。從之。藥局舊隸太府。積奸弊至衆。公日夜窮極弊原。髮櫛而縷析之。都人無貴賤。皆得善藥。方擢真要官。而近比厄於未爲郡。公亦小疾。思彷彿外藩。力請去。乃知嘉興府中貴人籃氏。殖產於崇德縣。名田過制。而役不及。有鍾淳者。糾之。籃迫期去產。以規免。官吏欲許之。公判曰。兩家物力。相去遠甚。而籃又白脚。必如法。乃可。一郡稱快。故人子乘舟方醉。縱從者與將官朱樗年忿爭。交訴於府。公察故人子不直。治其從者不少貸。民張璲得臨安營妓。與之歸。遂欲棄妻。出子其兄止之。復悖兄。兄以告官。公爲逐妓歸臨安。且以大義開諭之。於是璲爲兄弟夫婦。父子如初。其爲政有古循吏風。類如此。且摘發隱伏。照了如神。良民雖相與化服。而奸豪之譏作矣。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公怡然命駕去。郡人錢公孜。鄉之老成人。嘗以書抵其舅婁公機曰。張公廉直有守。近時鮮及。今乃遽去。此無他。吾鄉士民福薄耳。歸過國門。右史方請外。乃橫舟北關。需同載而歸。會右史被命使金國。右史將懇奏辭行。公不許曰。使事不可辭。我留此待汝。自薊門回。乃偕去。未晚也。遂寓錢塘門外張氏園。甫再旬。右史旣渡淮。而北。公女孫醜。老生十歲。暴得疾。醜老慧而孝。公甚愛之。朝暮親撫視。因亦感疾。比

其天家人不敢告。而公揣知之曰。吾與此孫偕逝矣。遂卒。享年六十有四。上始聞公疾革。以子方遠使。加直祕閣。蓋異恩也。公自宣教郎。七遷至朝奉大夫。賜緋魚袋。娶韓氏。魏忠獻王元孫通直懿胄之女。封恭人。三子嗣真。從事郎。新新州新興縣尉。先公七年卒。嗣祖苦學得心疾。未能仕。其季則朝散大夫侍立。修注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國史院編修官。資善堂小學教授。嗣古也。一女適宣教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趙汝鐸。三孫烜煜舉進士。幼未名。公資磊落恢疎。與人交洞然無城府。而默察其賢否。邪正無能遜者。善則稱之不遺餘力。不善則苦言規之。雖慍不恤也。初中奉公遭亂去。秦生公於襄陽。遂卜居宜春。公仕宦五十年。先疇之外。不增一壟。比右史奉公喪歸。至無屋可廬。其清約如此。右史卜以開禧元年八月丙申葬公於袁州宜春縣歸化鄉宜化里大富嶺趙家衝之原。以王君克勤之狀來屬某爲銘。某與舍人同爲史官。因得從公遊。義不可以耄疾辭。銘曰。

彭原之張。與邠相望。邠遷杜城。元祐之英。彭原綿綿。獨處不遷。至太中公。得譴以忠。中奉履艱。有功兵間。傳家禾興。益以才稱。剛不容世。方用而躓。是生記注。麟儀鳳翥。父子在廷。國有典刑。子聘於幽。公逝不留。上聞歎息。加錫祕職。生誰不終。賁耀無窮。刻銘隧道。百世是告。

山堂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爲豫章都尉。葬於吳胥屏亭。始爲吳人。至晉侍中贈太尉玩。生始。始生萬載。萬載生子真。子真生惠澈。惠澈生閑。閑生兒。兒生丘公。丘公生探。探生山仁。山仁生玄之。玄之生元生。元生。生景融。景融後四世曰文公。希聲。仕唐。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公生崇。崇生德。德遷。

猶居吳。遭唐季之亂。始徙家撫州之金谿。德遷生有程。有程生演。演生處士諱戩。配曰周氏。處士生贈宣
教郎諱賀。配曰孺人饒氏。宣教生從政郎諱九思。配曰孺人賜冠帔彭氏。從政生山堂先生諱煥之。字伯
章。一字伯政。生而穎異。端重。五歲入家塾。坐立語默。悉有常度。讀書自能質問。出長者意表。與季父象山
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不敢以年均狎季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礱浸灌。甚至十三學爲進士。卽
有聲。十六諸父開以大學。先生一聞。輒窮深造。極其指趣。而文章機杼。自成一家。宿士見之。多自貶以
爲不可及。屢貢禮部。皆不合。學益成。文章益奇。閱世學多淪於異端。尤務自拔出。以張吾道。意所不可。雖
名儒顯人。爲時所宗者。必力斥之。恨力之不足也。諸父雖繼以進士起家。亦不用於時。象山晚爲朝士。陸
陸百寮底。旋復斥死。先生滋信其道之窮。蓋將退耕於野。著書傳世。而未及也。以嘉泰三年十月戊子卒。
年六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乙酉葬。先生於某鄉之福林。娶陳氏。鄱陽人。有賢行。先十八年卒。子男
三。治。濬。浹。浹篤於養。先生出遊。賴以經理家事。無後憂。濬遊太學。有雋才。而器度濶粹。可喜。浹方就學。女
五。項點。朱曰邁。鄧文子。其壻也。皆良士。餘二尙處。先生葬日。迫幽隧之銘未刻。旣葬二年。濬以先生之友
晁君百談之狀來請銘。某以旣嘗序先生文章。所謂山堂集者。而先生多朋游。不應併以銘見屬。因辭焉。
連三年。請益勤。乃紱而銘之。銘曰。

陸姓入漢。祖好時兮。迨及豫章。始南徙兮。吳晉至唐。世見史兮。斷自文公。三百祀兮。傳世八九。皆可紀兮。
雖不公卿。世爲士兮。後乃浸大。名實偉兮。培養旣久。產杞梓兮。維時伯章。繼以起兮。白首篤學。未見止兮。
攘斥異端。正而不詭兮。天不少留。使毫齒兮。伯章之志。在其子兮。我銘於隧。亦以誄兮。

監丞周公墓誌銘

公諱必正字子中。曾祖諱衍。朝奉郎。祖諱誥。左朝散大夫。皆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俱贈秦國夫人。考諱利。見左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尚氏。贈鄴郡夫人。世居鄭州管城縣。祖秦公。通判吉州。遇亂不能北歸。因家焉。光祿與弟秦公諱利建。皆世以進士擢第。公與從父弟丞相益。公諱必大。成童俱入家塾。學行修立。俱以世科自期。已而益公策名。又舉博學宏詞。如其志。公乃不偶。始以祖遺澤。補將仕郎。易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亦嘗貢至禮部。久之。調袁州司戶參軍。適歲旱。盜起。分宜尉巡檢捕之。皆不能獲。安撫龔公茂良聞公至。召問計。公曰。此皆飢民羣聚。貸粟以自活耳。桀黠爲之倡者。財一二輩。可以計取。餘必自散。龔公乃檄公往捕。至則諭以禍福。解散其黨。而陰募鄉豪授之策。俾擒致盜首。於是盜盡得。坐誅者二人而已。龔公復委公以荒政。當是時。自郡至屬邑。流民盈集。公日夜行視。凡累月。全活鉅萬。諸司共薦於朝。孝宗皇帝召對便殿。論奏合上指。諭以將褒用。遂改宣教郎。知建昌軍南豐縣。南豐劇邑也。公遇事明敏。常若有餘。民柏氏夜被盜。併殺守藏奴。賊逸去。公物色求之。果獲。面詰猶不承。搜其家得白金器一篋。既至。倒奩出之。囚聞其聲。卽引服。淨梵寺有盜。夜斬關入。既獲。公察其非盜。挺出之。立賞捕真盜僧恨甚。以公爲故。出訴之郡。郡方以他事怒公。卽逮所縱囚。繫鞠甚峻。囚不能自伸。并邑吏皆重坐。未幾。獲真盜送郡。拒不肯治。公乃以白諸司。雖治猶久不決。御史聞之。奏徙大理。乃得實。如公所言。邑賦色目極繁。以入償出。不足者猶四萬緡。率苛征預借。苟道吏責公。至一切罷之。且以其實言於轉運司。得稍脧邑賴。以蘇鄉校久不治。公凡可以補弊起什者。一切爲之。甫滿秩。詔赴都堂審察。除主

管官告院進軍器監丞會益公參知政事公請外知舒州陸辭所陳又合指命公卹民隱修武備闢田萊并究鼓鑄利害先是同安宿松兩監歲鑄鐵錢三十萬緡言者以爲擾既損其半而監亦遽廢亟復會歲薦饑又命罷鑄故臨遣及之公至郡乃知地產鐵炭民以不售爲患而兵工失業亦或轉而爲盜故當饑歲尤宜鼓鑄以聚民條上便宜詔命復鑄且省宿松監入同安公奉行尤有術公私皆便又奏自昔鼓鑄未始殺以鉛止因議者謂入鉛之錢不可爲兵始殺鉛以鑄臣嘗親視之鉛之精者爲飛煙其滓惡下墜鑪底與鐵初不相爲用亦嘗以入鉛不入鉛錢較其堅脆及冶爲兵初無異徒使處信兩州歲歲輓運謂宜廢夾鉛之制又奏郡歲輸上供緡錢五萬八千舊皆倚辦於常賦不足則取征權之贏以補之乾道間守臣偶以羨餘爲民代輸租稅一年而來者因踵爲例會征權之贏不能當其半餘三萬趣辦於坊渡二十九所今諸場舊餘鐵炭及民所貸錢凡一萬五千緡若取以爲鑄本可歲得三萬緡代舒民上供悉罷坊渡之征百世利也事俱施行大修學宮如在南豐時又立文翁廟於學立周將軍廟於城南皆舒人也復故隄城北以禦濤溪漲溢民田數千畝復爲膏腴因作四橋於北西東門之外其一公自捐俸爲之州民號周公橋郡東南有烏石陂分其流旁則爲石塘陂烏石之民欲專其利乃壅水使不得行石塘之田歲以旱告公命懷寧令丞視之得實圖上於州公按圖自以意定水門高下甫去壅水未尺餘得古舊迹與所高下不少差陂利始均石塘民喜至感泣乃歌曰烏石陂石塘陂流水濺濺有盡時思公無盡時徒知贛州過闕上諭曰聞贛兵悍驕死徙之餘今亦無幾可勿復補儻尙循故習卿當便宜行事朕將以他郡兵更戍公對守臣古號郡將今結銜云知軍州事苟有過臣自當臨幾應變不敢勞聖慮上喜明日語

宰相曰。周必正有器識。似其弟。謂益公也。至郡。江西副總管錢卓。本起行伍。暴人也。入境。下令諸校將。以翼日部肄其子弟。選補軍額。初不以告郡。會卓請見。公詰其率意力止之。且微諭。以上指錢。驚謝。然意不悅。乃漏公言於諸校將。激使詣郡。訴公徐曉之。如所以告卓。辭指明辯。卒皆帖服。無敢譖者。章貢二水。來自郡南。夾城東西流。皆有浮梁以濟。而城南獨以舟渡。溪惡。或至覆溺。公始作南橋。又治道路。以石易甃。最數百丈。興國縣之安陂。溉田六十頃。水勢自上奔突。故難築。而易壞。壞且五十年。公命復之。費不及民。擢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入奏。還道玉山縣。縣有徐田陂。其渠瀕江。數決。將徙渠。則地主不可。將徙陂而下。則柘陂居下流。懼爲己害。復不可。交訟於公。公諭徐田民買地鑿渠。倍讎其直。柘陂民遂幡然無靳色。不三日。渠成。溉田三百餘頃。民大感悅。江自陂而下。避礙析爲兩支。其一掠縣壩而去。歲久岸潰。民居其濱者。聞公修渠以利民。乃遮道自言。公爲相水之衝。爲石隄。民欣賴之。相與繪公像。祠於玉虹橋側。歲時奉牲酒。抵今不懈。舊法沒官之產。以畀民耕。而歸其租於常平。及是。議臣請鬻田。以價充糴。本公言。如此。則常平儲愈匱。請除新令。光宗皇帝從之。因并行於諸路。池州舊試貢士。率寓景德寺。隘不能容。士病之。會闕守。公兼領郡事。始作貢院。植八桂於門。名其門曰擢桂。是歲。貢士五人。而三奏名。士以爲公之賜。言者誅於間言。誣玉山之役。以爲擾。罷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上章納祿。不許。再命武夷祠。而公歸志已決。告老益力。乃許致仕。公自江東還。闔門屏外事。讀書賦詩者累年。益公少公一歲。亦謝事歸第。相與置酒。高會無少間。時人比漢二疎。益公薨。公哭之慟。不復有世間意。開禧元年十一月旦。感疾不起。享年八十一。娶向氏。文簡公五世孫。封恭人。前公一年卒。男二人。縉。蚤夭。綱。今爲修職郎。前潭州醴陵主

簿一女適進士胡榆孫男二人頴穎皆將仕郎孫女一人尙幼恭人之歿也葬廬陵縣膏澤鄉金鳳山祔大墓之東至是乃以十二月庚申奉公柩合葬焉維公仕自迪功郎積遷至奉直大夫爵管城縣開國男服三品公孝友最篤歸自龍舒築第於永和鎮聚族共爨弟姪蚤世育其孤如己子伯氏宜春守出妾之子世修流落贛境公訪得之爲治產築室於永豐蓋伯氏志也其處閨門率如此鄭人有寓旁近者皆歲饋之剛介有守不以進退累心方家居時前後當國數公多與公有雅故數問公安否公應之泊然益公屢推恩數以貶公亦辭不受善屬文尤長於詩孝宗皇帝嘗訪當代詩人於胡忠簡公銓忠簡首稱公敷文閣直學士程公大昌亦稱公文學操行之美晚取莊周息黥補劓之說名其堂曰乘成因以自號有文集三十卷書有古法四方豐碑巨扁多出公筆既葬綱以朝奉大夫新知真州郭君贊之狀來求銘某與益公定交五十年且嘗遇公於臨川適重九日同集擬峴臺風度話言尙可想也而女孫又歸公之從子紀情好厚矣銘其敢辭銘曰

仕不爲不逢人不以爲通年不爲不究人不以爲壽有愛在民百世不泯有窆其丘利爾後之人

夫人樊氏墓誌銘

廬陵隱君子宣溪王英臣之夫人樊氏同郡永新人曾大父佐大父仲文學行皆見推於其里中父才字子明尤以賢著聞敬其里之長老而教其子弟環數縣從之決曲直雖所不與亦皆厭服往往內省而徙義爲善士矣二男五女獨奇夫人以爲吾門亦將賴焉及少長女工婦儀未習而能事親左右無違及笄歸英臣君舅南鵬交友傾一世食客塞門君姑不幸早沒二長子亦不得年家婦養居悲傷齋居不能與

賓祭事。亞婦又父母奪志。獨夫人佐英臣。仰事俯育。凡祭祀燕享。將迎慶吊。婚姻之事。一皆身任之。英臣隱操達識。見於楊公廷秀誌銘。先夫人十五年捐館舍。夫人不以家事累諸子。使皆得用其力於學。暇則勉以道義名節。不獨責其仕進起家也。及琳以進士策名。又嘗有列於朝。出爲大縣。文章得盛名。然後薦紳間愈知英臣及夫人之賢。夫人母壽百歲。夫人無一日不遣人問起居。珍膳良劑。必出其手。終身不少怠。又請於朝。得封。卒如子明之言。夫人以宣和五年五月某日生。以開禧二年十一月甲辰卒。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明年三月甲申。葬於廬陵縣膏澤鄉山寺岡之原。子男四人。長卽琳也。宣教郎。新知潭州衡山縣。次揚杲。揚烈。揚暉。皆進士。女二人。迪功郎辰州綬浦縣主簿張履。免解進士曾需。二女及履皆已卒。孫男八人。霽之。彬之。勝之。濛之。得之。冲之。隆之。豐之。嘗試吏部。孫女九人。培則迪功郎新道州江華縣主簿。張淵。進士。左利見。戴元崇。曾克寬。易應龍。彭舜牧。劉侃。劉治元。曾克愿。利見。克寬。亦皆嘗貢禮部。曾孫女各七人。尙幼。琳。子友也。遣一介行千七百里。持書抵予於山陰澤中。以臨安府府學教授危君稹之狀來求銘。予年八十三。不敢以老疾辭。銘曰。

女也而行則士。耄也而志不惰。敏而好修。靜以寡過。持身如畏。趨義則果。我銘之悲。維以代些。

卷第三十九

求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廬陵太和有士曰彭君。惟孝。字孝求。曾大父述。大父琮。父汝弼。三世皆篤於爲善。鄉人過其門。乘車者式。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公諱玘。字訓直。泉州同安人。其高大父翰林侍讀學士諱某。曾大父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諱某。兩世皆贈太師。封魏國公。大父諱某。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某。中散大夫。贈正議大夫。兩魏公皆厚德重望。仕至公卿。登載國史。至光祿正議。仕雖不甚通顯。而學術風節。皆挺挺爲時聞人。游公定夫。銘光祿墓。而正議之銘。則韓公无咎作。兩公皆重許可。然於稱述。猶歉然若不能盡者。正議三子。公最長。而正議之配。碩人歐陽氏。實充文忠公之孫。公生出既異於人。又天資嗜學。恂恂孝悌。才雖高而不以驕人。處羣衆中。退然若不能者。及遇事奮發。切中事機。於古有考。於後可傳。而公色辭愈謙。下衆或不知其出於公也。初以叔祖待制致仕。恩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嚴州遂安尉。會正議通判平江府。正議嘗爲樞密院計議官。同僚胡公銓。上書詆斥。時相胡公旣貶竄。正議亦株連去國。不調者久之。及來平江。適王晌爲守。揣時相意。日窺伺正議。正議廉且公。無所肆毒。旣去。而正議權府事。適中丞常公同卒於海鹽。公爲文歡之。語頗及時相。晌得之曰。此奇貨可以逞。卽爲告密之舉。時相大怒。嗾御史劾奏。且曰。常同師德之友。壻且其子。玘之婦翁。遣玘致祭。以庫金二千緡賄之。雖究得誣狀。正議猶徙汀州。公坐停官。及時相死。正議起於久廢。公亦復官。調台州黃巖縣主簿。台四邑。黃巖爲大。綿地百萬畝。吏與豪民爲市戶籍。惟出鄉有秩手官。莫能稽考。公日夜紬繹。吏不得欺。雖數十年蠹弊。皆洞見。貧下始得職。徙淮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又以辟書從舅侍郎方公某使金國。裨助旣多。又以其暇。繫日爲書。凡山川城邑人情風俗。登載詳密。史官蓋有取焉。歸而知衢州常山縣。其治抑豪右。伸貧弱。下令簡而信用。刑明而寬。前日輸公。上不以時

者皆期而至。又因定陽一鄉民病於役，與義役厝置，井井有理。至今爲利，它鄉人不病者亦置之。其虛心裕民如此。歲饑，出倉粟振糶，不待上命。民賴以不死。徙徐遣吏市米於吳，視常平舊藏，悉如其故。政旣成，願縣學久葺不治，乃力葺之。進秀民於學，以禮延鄉老先生爲之表倡。士亦自知勉勵，儒風益盛。至於橋梁道路，廐置委積，產蓐醫藥，莫不爲之經理。而於掩骼殮死，長養孩幼，尤篤。後數十年，士民追論之，猶感涕也。召赴都堂審察，監行在摧貨務，都茶場公事親盡孝，惟恐毫髮不當親意。繼遭家難，執喪毀瘠，注血食米不鑿，鹽酪蔬果皆不御。終喪期如一日。朋友規以於禮爲過，輒痛哭以對。規者亦爲慘愴，至除喪久之，容貌猶不能復故。通判明州。在官二年，歷兩守，政事獄訟不苟合，亦不爲崖異。然有一微事，士民輒譁曰：「此出於蘇公也。」城東有造船場，晁公以道坐元符上疏，鋼不許親民，來爲船官，所著書及文章最多。邦人至今言晁朝散公，慨然爲築祠立碣，致其師尊之意。陳忠肅公嘗譎於明，而豐清敏公明人也。公又言於郡，立二公祠於學宮，風勵學者。其所建類非庸衆人所及。如此會歲歉，常平使者朱公元晦檄公，屬以一郡荒政。客米自海道至者多，公請於朱公，請發積錢廣糴，以爲後備。朱公爲聞於朝，如其請。又建築定海縣崇丘河，灌四千頃，公爲之親駕，不避風雨。歷五月而後成。還朝，除知衡州。大臣薦公才可用，乃改常州。常股肱郡，守符蓋不輕畀。及入對，所陳皆當上意，且行矣，會有間言，乃改知泰州。泰亦名城也，公下車已六十，殊無倦意。祀社稷，陟降監薦，恪敬不懈。學校釋奠，器服有不如禮令者，一皆正之。盡買國子監書，以惠諸生。王公明叟墓在郡境，遣郡僚致奠，人士爲之興起。旣擢爲尙書吏部郎，分職侍郎西銓。吏畏縮不敢肆，孤遠微眇，悉得自伸。譽望日著，以紹熙三年五月某甲子，遇疾捐館舍。享年六十有四，寄祿至朝。

請大夫。八月庚申。葬於會稽陶山西塢。祔正議墓。娶常氏。封宜人。以賢稱於族黨。先公一年卒。丈夫子二人。濠。文林郎。新知衢州常山縣。有志節。執喪如公喪。考妣時濠將仕郎。女子二人。長嫁承直郎常州晉陵縣丞徐邦傑。次尙處孫男女二人。男曰隨。與其妹皆尙幼。公家世顯於累朝。天資穎異。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尤長考訂異同。其於官名地里軍制民賦。雖甚細微。皆能講畫窮盡。無所放軼。屬文有體制。筆法簡遠。其尺牘尤爲時所珍愛。往往藏去。少從張公子韶徐公端立。汪公聖錫遊。皆期之甚遠。晚學於朱公元晦。盡門人禮。元晦亦稱其善學。初公從父有著魏公談訓者。未及成。或附益之。正議嘗以爲有可更定者。而未及書。公卒成之。藏之家塾。又著魏公年譜一卷。累歲乃成。識者貴之。公既歿之年。濠乃以呂君祖儉狀來請銘。某會大父太尉隧銘。實出魏公。而正議之銘。則某實書之。又少時。獲獨拜正議於床下。退而與公相從甚久。山陰之居。又俱在城西南。相望煙水間。扁舟往來。交好不薄。故爲之銘。銘曰。維相魏公。克有全德。苗裔三世。是生訓直。事賢友仁。政則宜民。晚纔爲郎。志不盡信。陶山之腋。松栝孔碩。峨峨高丘。過者必式。

陸氏大墓表

山陰陸氏大墓。九里袁家嶼。曰二評事諱忻。配李氏祔。是爲某之七世祖。九評事諱郇。配范氏祔。是爲某之六世祖。光祿卿贈太子太保諱昭。配福昌縣君。贈昌國夫人李氏祔。是爲某之五世祖。九評事家前少右。有小冢。或以爲殤子。昌國冢傍。又有冢差小。或以爲其姊。不可考也。四世祖太傅公。始別葬焦塢。而元配靖安縣君贈崇國夫人吳氏。猶祔大墓。紹聖九年。先大父楚公。懼寢遠失傳。墓上皆立石表。自是距今

又九十五年。中更兵亂。惟太保冢可識。餘皆迷不知處。歲時祭於太保冢前而已。淳熙十二年三月。或爲某言。鄉民鋤麥。得石表草間。蓋陸氏祖墳。亟往視之。則二評冢也。幸不毀。乃從父老參訂。不三日。盡得之。石表皆在。封識如新。而地多爲人冒沒。聞某至。迭相質證。於是侵地皆歸。培冢築垣。闢道。斲木。而陸氏大墓皆復其故。某老矣。羣從有曾孫行。其視二評事已十世。世益遠。則大墓守護或益怠。故具書始末於石。以告後之人。淳熙十二年正月日。朝請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某謹書。

詹朝奉墓表

新定遂安縣詹氏爲郡望族。自光祿公諱良臣。以死勤事。被褒顯。書其事於國史。少保公諱大方。純誠質厚。爲中興賢輔。熏陶漸漬。子孫皆以學行顯聞。雖未必皆至貴仕。而學行淵粹。論議堅正。師友稱其賢。鄉閭服其化。身歿而不泯。若故朝奉郎諱靖之。字康仲。及其子承奉郎諱長民。字子齊者。是矣。某謹按家傳。及質之鄉人所傳。朝奉公以少保遇郊祀恩。補承務郎。歷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監潭州南嶽廟。婺州金華。常州宜興。縣丞。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通判靖州。卒於官舍。年五十二。葬淳安縣仁壽鄉拜山之陽。初。將赴金華。而代者以私故。欲遷延。而重於自言。旣遣吏來。迓公始聞之。亟出避。吏至。家人告以適他郡。後數月。乃往。郡委以受輸。而公所親有居部內者。貧不能及期。公亟代之輸。民間之莫敢後。曠有筮者。徐生。嘗倉卒繫獄。無妻孥。有田數畝。預書券。屬其友鬻之。友鬻而有其直。徐生出。訟於有司。久不決。公詰以數語。得其情。宜興到官。纔再閱月。會兄得疾甚篤。丐歸視疾。郡不許。乃棄官歸。郡督還甚厲。公卒不可。曰。寧坐法。不忍有負於孝悌也。人服其決。郡亦卒無以罪。浙東茶鹽司同僚有慢公者。公置不較。及

其人遇疾卒。妻前死。男女皆幼稚。貧甚。斂具歸裝。一切皆出公力。又爲營其葬。及嫁孤女之費。無憾而後已。公雖閑居。無厚積餘藏。然勇於爲義。有婚姻不能舉。及疾病死喪之急。慨然助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所親鄭椿。年官於嚴。公以嫌不數見。一日椿年卒。有子在外。名以似宗。而未及以歸。及卒。有致仕恩。族子自其鄉來。衰經而入。將冒取官。公力排出之。求得似宗。卒官之。公所爲大率類此。不可概舉。古所謂可以屬孤託死者。公真其人也。公娶王氏。封安人。賜冠帔。後公四年卒。子七人。長民。承奉郎。前公三年卒。阜民。文林郎。新寧海軍節度推官。表民。出繼公弟徽之。仕至從事郎。常州無錫縣丞。卒。定民。少有疾。亦已卒。又民。從事郎。前楚州司戶參軍。養民。仁民。未仕。女子二人。朝請郎。前通判湖州曾槃。朝散大夫。直華文閣。前淮南轉運副使石宗昭。其壻也。孫七人。強學。好學。好問。好禮。好謙。好修。好信。承奉君。以少保遺表。恩補承務郎。遷承奉郎。歷監紹興府都稅院。鎮江府排岸兼拆船公事。卒於家。享年二十七。葬祔公墓之次。君所至勸其官。在紹興時。府遣官檢察。所遣者無以爲功。則肆爲侵刻。行道爲之咨嗟。君與爭。不聽。卽自劾去。故時鎮江排岸官兼掌總領所。逋欠綱運官吏。君至閱視。凡八九十輩。皆飢寒疾病。或父死而督其子。君慨然爲之言。皆得挺繫以去。未幾屬疾。謁告歸省。郡持不可。比得請。則疾已篤矣。朝奉公見其癩瘡。驚問。故以實告。且曰。懼爲親憂。故不敢左右。聞者皆感歎。自是疾遂不可爲。而君每見父母。輒以有瘡告。痛楚。則忍不發聲。懼親之聞也。君從吾友呂祖謙。伯恭學。伯恭門人數百。君以孝謹好學。屢見稱嘆。比卒。伯恭哀之。見於讞辭。雖位下。而年不遐。亦可不泯矣。娶馮氏。子一人。強學。初朝奉公之子阜民。以父兄遺事。屬子爲墓表。且曰。願共爲一碑。而疑古未有比。予謂石元懿公熙載。及其子文定公中立。實同一碑。故相蘇魏

公所爲也是爲比。後世尙有考焉。慶元某年某月某日。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撰。

孫君墓表

會稽餘姚縣有士曰孫君。名椿年。字永叔。其先山陰人。當仁宗皇帝時。有諱沔者。仕至樞密副使。有忠直名。諡威敏。威敏之弟曰洞。洞生儼。始東徙。餘姚儼生璣。璣生繹。繹生速。君之考也。以君貢南省。遇慶壽恩。補修職郎。實始聚書館士人。以善其子弟。子弟多自奮於學。而君尤知名。間遊四方。從老師宿儒受學。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漢書。司馬氏通鑑。平居至忘寢食。遇其得意時。時著說。以發明三家奧指。多世儒所不及。又從長老及有識者。講國家兵興以來。理亂得失之故。某事可法。某事可戒。至於淮江以北。極於司并幽薊。山川險要。及前代用師餽糧道路所出。言之莫不詳盡。聽者忘倦。使君得至人主前。口論手畫。極利害是非之實。以感悟上聽。安知不見拔用而成功名哉。士固有幸不幸。未易以成敗論也。晚預特奏名人。皆謂公且遇合。乃復以不合有司意入下第。時有詔例補嶽祠。君辭焉。然君年未六十。識者以爲學識如此。安知終不合。而君不幸死矣。君雖終不合以死。然君家可紀者多。尤篤於孝友。兄早死。諸孤猶極負。父母哀之。君曰。某在。兄不亡也。父母爲損哭泣。君於是奉養嫂。撫孤姪。盡敬盡愛。父母既終。視平日加篤。立義居。法度寬裕而密察。可久不廢。兩院子弟。分授諸經。擇名師。遣從學。朋遊亦謹擇。以故皆有學行。可稱。姊適里中胡氏。夫婦皆早卒。君撫孤。恩意甚備。不幸其孤又早夭。君益哀憐之。復爲立後。胡氏之祭。絜君力得不絕。晚做范文正公義莊之制。贍其族。長幼親疎。咸有倫序。歲以爲常有餘。又以及嫺戚故舊。無遺。

力。紹熙中歲旱米價日翔。君悉發廩貸里人。明年稼登糶賤來償者。止受其米如初貸之數。有鬻屋廬將散而之四方者。君必貸之以錢。如鬻屋之數。曰所得幾何。奈何捨鄉里而去。以此旁近無流徙者。縣並海隄防數決。在仕者欲洗湖。募人耕其中。積粟爲築隄費。君爭不可。曰捍海固利矣。洗湖則無以灌漑。歲且饑。利不補害。請出私金。率鄉里共營之。隄可成。卒如君言。而湖利亦得不廢。君之所爲。大概類此。觀者可知其磊落不凡矣。君享年五十有九。以慶元五年二月壬申卒。卜以明年十二月甲申葬於龍泉鄉澄清之原。娶吳氏。子四人。之宏之亮之望之穎。皆有學行之宏之亮嘗同試禮部。女一人歸迪功郎衢州學教授史彌忠。亦知名士。旣納銘竊中。又來請文以表墓上。於虜義修而命室。施豐而報齋。維報不忒。亦不在亟。尙其後人克肖君德。慶元六年十月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表。

何君墓表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物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壯老殊。一卷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病。至於一聯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煉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韙哉。予固不足爲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顧每不敢易於品藻。蓋彼皆廣求約取。極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逮。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曾樂道鞏仲至。始介思順之子羨。以遺稿屬予表墓。且言思順平生欲見予而不果。

故有斯請。予年近九十，病臥鏡湖上，凡以文章來者，積架上，不能省。一日取思順詩讀之，不覺起坐太息曰：「今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蓋未易得也。不以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毀譽之外，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於其人之願見予也。思順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東陽人。以嘉泰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先卒。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於仁壽鄉陂頭山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概，次尙幼。開禧二年四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孺人王氏墓表

孺人王氏，名中，字正節，濰州北海人。曾大父諱競，朝議大夫直祕閣，大父諱慎修，迪功郎，贈中奉大夫。父諱焜，贈承事郎，字季夷，負天下才名。孺人嫁司馬文正公元孫龍圖閣待制諱儼之仲子通直郎新權發遣信州軍州事，遵司馬君亦有文學政事，稱其家，登用於朝。孺人實相之人，謂季夷雖坎壈不偶以死，而三子皆知名士，夫人復以賢婦稱。天所以報善人，亦昭昭矣。司馬君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公事，孺人不幸遇疾卒。時嘉泰三年二月初二日也。得年四十有四。司馬君來赴告曰：「亡婦不逮事君姑，其事舅及少姑，皆盡孝，執喪中禮，而哀有餘，至除喪猶不能自抑。司馬大族也，孺人承上接下，肅敬慈恕，既歿，哭之皆哀。以開禧二年十二月壬申葬於會稽山陰清嶸北塢之原。三子拓棟、操，二女尙幼。予與待制及季夷少共學，情好均兄弟。兩公又皆娶予中表孫氏，則表孺人之墓，宜莫如予。乃泣而書之。」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書。

令人王氏壙記

於庠令人王氏之墓。中大夫山陰陸某妻蜀郡王氏。享年七十有一。封令人。以宋慶元丁巳歲五月甲戌卒。七月己酉葬。祔君舅少傅君姑魯國夫人墓之南岡。有子子虞。烏程丞。子龍。武康尉。子悛。子坦。子布。子聿。孫元禮。元敏。元簡。元用。元雅。曾孫阿喜。幼未名。

卷第四十

祖山主塔銘

嘉州天王禪院景倫師。有二弟子。孟曰紹覺。仲曰紹祖。倫且老。嘆曰。孰能問法南方。以大吾門者乎。於是覺請行曰。不可使師有恨。祖請留曰。老人不可以莫養也。覺南遊得法。居蘄州五祖山。而祖左右就養。先意承志。終身不去。倫欲新其廬。祖則雨濡日炙。出入閭巷。累年崇成。鬱爲寶坊。倫飲食往來者。祖則高圍大庖。床敷潔溫。凡至者如歸焉。皆曰。倫師可謂有子矣。祖既老。亦有二弟子。曰海慧。海澄。慧萬里。走閩中。求大藏經以歸。祖不及待。而澄實送終。其撰次祖行實。以求予銘者。慧弟子法琳也。是倫師不獨有子。子又有孫。何其盛哉。世所謂學士大夫。蹈義秉禮。終其身者。或鮮矣。況至四世。閱百年而不失者乎。予於是有感焉。祖姓楊氏。字繼遠。世居龍游。歿以乾道四年十月某甲子。年七十五。葬以五年二月某甲子。銘曰。峨嵋之麓。鬱鬱方墳。維爾有承。以弋吾文。

定法師塔銘

淳熙四年予自梁益還吳蓋西遊九年矣。耆老凋落朋舊散徙無與晤語而少年學問日新議論錄出亦莫與顧爲之懽悅不樂。一日有叩戶者攝衣迎之則所謂惠定法師也。風骨巉巖如太華之立雲表議論袞袞如黃河之行地中爲予談諸經辭指精詣往輒破的窮日夜不休予作而曰公生肇一輩人予懼不足以辱公友也會予復出仕又三年迺還屏居鏡湖之西略無十日不過予霰雪風雨往往留不去予方以譴斥退亦安於不遇意者相從湖山間以老而師不幸死矣其徒來乞銘師字寧道姓王氏世爲紹興山陰人幼歲從錢清保安院子堯道人得度出遊四方從道隆師會景崇三師授華嚴義盡得其說至超然自得出入古今不妄隨不苟異三師蓋莫能屈也衆請住戒珠省院未幾棄去時大慧禪師宗杲說法阿育王山師慨然往造其居所聞益廣學者宗之起住妙相徙觀音復還省院皆蕭然小刹羹藜飯豆人不堪其枯槁然著書不少輟若金剛般若經解法界觀圖會三歸一章莊嶽論已盛行於世餘在稿者猶數千百篇以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焚香說偈示滅年六十八僧夏四十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錢清得法弟子妙定了洪了悅得度弟子了知了端了達初師著金剛解成持以示予語之曰昔德山見龍潭言下悟盡焚金剛疏鈔公見大慧而歸更著此解與德山孰優師笑不答豈魯之善學柳下惠者歟銘曰

木葉旁行九譯而東維此雜華衆經之宗肇自有唐世以名家師如巨舟極其津涯著書至死此亦奚求承其師傳以絕爲羞我徂弔之遺書滿室喟然作銘用愧逢掖

禪師處良字遂翁。會稽山陰劉氏子。紹興五年。甫九歲。以童子得度。十三歲遊諸方。僅勝衣笠。路人爲之驚嘆。初爲妙喜禪師宗杲侍者。又從己菴禪師道顏爲書記。遂翁英邁玉立。遊二師間。皆受記。荊餘事能文詞。善筆札。諸方翁稱良書記。然亦以議論嫩核。不少假借。不爲諸方所容。一安比丘。輒得名山壯利。遂翁獨陸陸衆中。嘗居嘉興法喜院。舉香爲己菴嗣。蕭然數僧。食財半菽。再歲退廬會稽海上。今太常尤公延之守臨海。起遂翁領紫囊。復以縣大夫不樂。棄去。久之。領崑山薦巖資福寺。遂以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寺已菴與遂翁所同建也。逝之日。手書求銘於予。銘曰。山棲谷汲。利欲靡及。孰擠使躓。道成誘集。廬阜峨峨。浮屠岌岌。吾識其封。身沒名立。

高僧猷公塔銘

宋山陰有高僧曰子猷。字脩仲。晚自號笑雲老人。宏材博學。高行達識。卓然出一世之表。雖華嚴其宗。而南之天台。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山之律部。莫不窮探歷討。取其妙以佐吾說。雖浮屠其衣。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聞名儒賢士。雖在千里之遠。必往交焉。篤行義。勵風操。嚴取與。一得喪。接物簡而峻。不屈於富貴。有以供施及門者。苟禮不足。雖累百金。輒拒不取。於虛賢哉。脩仲出陳氏。生七歲。從同郡大善寺晏時爲童子。十有二歲。祝髮受具。習華嚴經論於廣福院。擇交得其學。又游錢塘。見惠因院師會。博盡所疑。二師皆自以爲弗迨。遂還山陰。說法於城東妙相院。僅二十年。學者常百餘人。脩仲厭其近城市。思居山林。乃捨衆。遯於梅山。上方學者不肯散去。而院隘不能容。相與言於府。願迎脩仲還妙相。於是法席加盛於昔。所著書大行於世。院亦益葺。號爲壯利。大慧禪師宗杲過而異之。爲留偈壁間。然脩仲竟棄去。學者猶

不捨。又說法者三。最後住姜山。閱三年。喟然嘆曰。老矣。將安歸邪。亟橐書歸梅市。結菴以老。淳熙十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忽命舟。遍別平日所往來者。明日晨起說法。遂坐逝。壽六十有九。又三日。火化。得舍利五色粲然。弟子卽菴之西建塔。奉靈骨及舍利以葬。脩仲度弟子四人。戒海。戒先。戒明。戒堅。戒先。傳家學。而四方之學者。得法出世。又有七人。隱於衆者。蓋以百數。脩仲之道。其傳又可涯哉。戒明來乞銘。銘曰。予嘗觀古高僧。窮幽闡微。能信踐之。不爲利誑。不爲勢撓。未嘗不與學士大夫同也。考脩仲之爲人。可謂有古高僧之風矣。吾子之銘。非獨以厚故人。蓋亦天下之公也。

別峯禪師塔銘

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爲嶓爲嶮。嶮東行。紆餘起伏。歷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特起。爲三峯。摩星辰。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峨嵋山。通義犍爲二郡。實在其下。人鍾其氣。爲秀民傑士。出而仕者。固多以功業文章。擅名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棄捐衣冠。木食澗飲。自放於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爲人知。不能遂其隱操。亦卒至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峯禪師是也。師名寶印。字坦叔。生爲龍游李氏子。世居峨嵋之麓。少而奇警。日誦千言。然不喜在家。乃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已博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嚴起信諸名師。窮源探蹟。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雲興泉湧。衆請主講席。謝不可。圓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首安民。號密印禪師。說法於中峯道場。迺挈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圓悟自南歸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圓悟舉從上諸聖。以何法接人。師舉起拳。圓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爲從上諸聖。

用者師卽揮拳。圓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罷。圓悟嘆異之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三年。密印猶在中峯。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我傳。尙何以說法爲。欲棄衆去。衆皇恐。亟趨昭覺。羅拜懇請。圓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歸之。雖圓悟密印不能揜也。久之南遊。見滄山佛性。泰福。嚴月菴。果疎山草堂。清皆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留之。師潛遜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慧問曰。上座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尙時徑山衆千七百。雖耆宿名衲。以得棲笠地爲幸。願爲師獨掃一室。堂中皆驚。大慧南遷。師亦西歸。始住臨邛。鳳皇山。舉香嗣密印。歷住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都。住正法道。旣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築都不會菴。松竹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意消。稍或間闊。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俄復下破。抵金陵。應菴華方住蔣山館。師於上方白留守張公濂。舉以代己。師聞卽日發去。會陳丞相俊卿來爲金陵。以保寧延師。俄徙京口金山。學者傾諸方。金山自兵亂後。雖屢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如承平時。而有加焉。異時居此山。鮮踰三年者。師獨安坐十五夏。潭帥張公孝祥嘗延以大滄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卻。而京口之人自郡守以降。力爭之。卒返潭。使魏惠憲王牧四明。盧雪竇來請。師度不可辭。迺入東。凡住四年。樂其山林。有終老之意。而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七月至行在所。至尊壽皇聖帝降中使。召入禁中。以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於觀堂。引對於選德殿。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古宿云。透得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覺知。上悅曰。此誰語。師曰。祖師皆如此提倡。亦非別人語。上爲微笑。時秋暑方熾。師再欲起。上再留。使畢其說。迺退。後十

餘日。又命開堂於靈隱山中。使齋賜御香。恩禮備至。十年二月。上製圍覺經注。遣使馳賜。且命作序。師迺築大閣祕奉。以侈上恩。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懼其遠遊不返。相與築菴於山北。俟其歸。今上在東宮。書別峯二大字。榜之。十五年冬。奏乞養疾於別峯。得請。明年上受內禪。取向所賜宸翰。識以御寶。復賜焉。紹熙元年冬十一月。忽往。見今住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取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雞鳴時。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長。頂溫如沃湯。是月十四日。葬於別峯之西岡。壽八十有二。臘六十有四。得法弟子梵牟。宗性道奇。智周慧海。宗璨等。得度弟子智穆。慧密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綽者。山陰陸氏子。當以蔭得官。辭之。從師祝髮。又得記荊。遯迹巖岫。終身不出。師既示寂。上爲敕有司。定謚曰慈辯。且名其塔曰智光菴。曰別峯。極方外之寵。師說法數十年。所至門人集爲語錄。晚際遇壽皇。被宸翰。咨詢法要。皆對使者具奏。將化。說偈尤奇偉。已別行於世。此不悉著。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湖。屬某銘師之塔。某與師交最久。嘗相約還蜀。結茆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病。義不可辭。銘曰。

圓悟再傳。是爲別峯。坐十道場。心法之宗。淵識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海口電目。旒期稱道。卓乎澗壑。松也。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金鐘大鏞也。師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陽谷。不爲生。隱於崦嵫。其可爲終乎。

海淨大師塔銘

乾道中。史魏公以故相牧會稽。嚴重簡貴。士大夫非素負才望。莫得登其門。願每召靈祕院僧智性與語。

有大興造。輒以付之。性公時年且七十。亦輒受命不辭。已而事皆井井有條理。邦之人始服魏公之知人。雖方外道人。任之亦能舉其事如此。又嘆性公之不負所知也。及淳熙末。予還朝。典南宮牋奏。兼領祠部。而會稽守言靈祕院本遺條表丈地。智性以孤身力成之。今爲名刹。請以其徒世守之。報可。予雖會稽人。然自魏公去。不復見性公。乃驚嘆曰。是道人尙在邪。又五年。予臥疾鏡湖上。性公法孫德恭來告曰。公以紹熙三年六月五日示化。將奉遺骨塔於小夾山。且來請銘。性公本會稽山陰蔡氏子。七歲從廣福院崇教大師慧超祝髮。九歲賜紫方袍。號海淨大師。坐八十三夏。住靈祕五十一載。年九十度弟子七人。覃永宗慶。宗亮。宗振。宗懋。宗寶。宗一。孫四人。德和。德恭。德興。德椿。曾孫二人。行昭。行聞。銘曰。龜食簞從。宅此山阿。陵谷有遷。吾銘不磨。

松源禪師塔銘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羣。處羣兒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嚮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天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卽以扣應菴。舉菴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尙。應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辭木菴欲往黃檗。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師云矢上如尖。如是應酬數反。木菴

云。老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祇是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卽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住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木菴又遷靈隱。遂命師爲堂中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爲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治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靈隱虛席。僉曰。安得岳公來乎。果被旨以昇師。驩聲如潮。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爲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卽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爲甚麼擡腳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傳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警轉玄關。佛祖罔措。跣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於北高峯之原。塔成之四年。香山遣其侍者道孚。以銘屬某。某方謝事居鏡湖上。年過八十。病臥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遠。浩實聞道於應菴。蓋與密菴同參。李德遠每與某談。參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語。峻峭崿嶷。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軍昆陽之戰。追思德遠所言。然後知師真臨濟正宗。應菴密菴之眞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菴父子。以一口吞金圈栗蓬。晚授松源。松源初心。論却參禪。於一笑中。疾雷破山。坐八道場。衆如濤瀾。金鏃脫手。碎首裂肝。彼昏何智。萬里鐵關。後十大劫。摧山湮川。法力所持。此塔巋然。

退谷雲禪師塔銘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雲。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爲士。禪師幼入家塾。成童入鄉校。穎異有聲。旣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龜峯山堂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從山堂祝髮。徧遊江湖。至吳見鐵菴一大禪。爲侍者。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曰。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鐵菴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爲堂中第一座。佛照聞其說法。嘆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師聞萬壽頗廢。卽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儔。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日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卽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畿邑。是夕寺災無遺宇。比師歸。獨三門歸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衆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囊輦金。惟恐居後。未期年。廣殿邃廡。崇閣傑閣。蓋愈於前日矣。於是上爲親御翰墨。書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早辛亥。作偈別衆曰。意烏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蹋著。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十度。遂寂。後九日。弟子處約等奉全身塔於寺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住山

十九載。度弟子四十有畸。學者集。師語爲七會錄。行於世。師初欲以復佛殿屬予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予銘。適予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留逾年不肯去。辭指懇款。予爲之嘆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僧堂。而陰陽家以爲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衆說。力爲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家之說。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流俗。不待師之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爲不足信也。又師在淨慈。遭火患。滌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爲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則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遊戲爾。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烏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圓悟妙喜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也。銘曰。

猗歟雲公。自儒衣奮。爲東菴子。無示無問。上距圓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獅子奮迅。或造其室。目不容瞬。丹碧南山。蓋其游刃。於談笑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陸放翁集

渭南文集

卷第四十一

皇太后靈駕發引祭文

風御上賓。玉衣永闕。生堯鈞弋。尙懷帝武之祥。從禹會稽。遽奉寢園之下。母慈罔極。坤載無疆。方同軌之舉來。悵東朝之已遠。然而艱難契濶。歸慰聖主問安之誠。壽考康寧。躬享先后莫致之福。陰功陽德。上際下蟠。歷遼古而罕聞。知聖心之無憾。臣藩維有守。愴慕徒深。目斷栢城。神馳翼御。敢修饋奠之禮。少致攀號之心。

祭梁右相文

人之生世。如雲之出於山川。雲不自用。用之者天。降爲甘澤。散爲豐年。抑有時而弗用。則輪困磅礴。或卷或舒。以自適於野水之涯。荒山之巔。彼雲無心。豈有用舍之異。出處之偏哉。公之在朝。道大材全。不爲世變。不爲物遷。顯相廟郊。華袞金蟬。太平之功。溢於簡編。謝病而歸。大節愈堅。從容邇英。抗議慨然。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前。孰謂萬鍾之祿。不足願留。遂委之而仙乎。抑公之學。得聖所傳。視生死爲一區。等華屋於荒阡乎。又豈如雲之旣散。廓然太虛。則前日用舍。初不足以爲愚賢乎。酒不盈觴。肉不揜豆。獨區區之詞。寫其肺肝者。公豈捐之乎。

祭龔參政文

某官劔南公在廊廟書從驛來如奉色笑哀窮悼屈忘其不肖歲戊戌春某辱號召歸未及都公歿荒徼山川阻脩萬里孤旆官事有守不遑往弔寓哀一觴公平來醕

祭魯國太夫人文

嗚呼昔先太師遜世懷寶播慶於家生我元老維少傅公秉德逢辰長養成就則鑿夫人少傅在朝衰衣繡裳帝錫夫人御醴宸章少傅在藩豹尾玉節帝錫夫人兼金重帛僉曰盛哉其榮則多夫人曰嘻其報伊何帝虛元弼方屬少傅於時夫人以疾卽路煌煌安輿少傅實從天祐德人華其初終某受恩門闌義均子姓晚偕婦息升堂修敬萬里羈宦忽承哀音東望永懷碎裂寸心送車麟麟傾動鄉鄰隕涕羞奠形留神往

祭王侍御令人文

惟靈生自大家來嬪德門象服有燁娣媵如雲相我御史克勤藻蘋諸子甚材頎然薦紳世所願懷孰如夫人惟是孤生實忝外姻萬里焉依如在鄉鄰遭此不淑慘然酸辛尊卮之微侑以斯文

祭祝永康文

嗟我與公萬里羈單人孰知之所恃者天庶幾白首相從鄉關追談梁益把酒笑歡云胡不淑一病莫還遺孤子立未逮冠婚謂天可恃公宜百年玉裂竹折喟其永歎公守導江留藥飲泉凜凜色詞請謁莫干人或勝嘲公守益堅雖昔君子終此實難云持此歸何憾九原公喪之東丹旆翩然我病莫興撫枕涕潛

矢辭羞奠。尙慰營魂。

祭劉樞密文

嗚呼公乎。有文有武。無仁有智。立朝無助。以直自遂。聲氣不動。而折萬里之衝。從容一言。而決盈庭之議。蓋人所難。公之所易。仰天俯地。一念不愧。秋毫未安。寢食忘味。輕失富貴。而重朋友之責。自屈達尊。而伸白屋之士。蓋人之所忽。公之所畏。昔歲癸未。某始去國。見公西省。凜然正色。顧雖不肖。竊師公直。流落得歸。公與有力。舟過金陵。公疾已亟。命之不淑。旋聞易簀。祭不及時。實負盛德。尙想平生。出涕橫臆。

祭蔣中丞夫人文

維靈出由德閥。克配儒先。從容圖史之規。肅敬蘋蘩之薦。是生耆哲。來瑞明時。大邦開賜沐之封。列鼎極循陔之養。奄聞不淑。靡究遐齡。窀穸有期。川途云邈。雖莫綴千車之盛。顧敢稽一酌之恭。仰冀靈魂。俯歆誠意。

祭趙提刑文

惟靈早以茂異。起膺簡求。逢時休明。爲國壽雋。建牙淮服。擁節王畿。方期來朝。遽以疾診。挂冠決去。共高靜退之風。易簀亟聞。何勝殄瘁之感。某早託通家之好。晚逢攬轡之行。揮塵軒昂。恍如昨日。拊棺摧痛。莫喻孤懷。敢陳一奠之恭。少敘九京之訣。

祭勤首座文

我之與公。義則師友。情骨肉也。相從十年。談道賦詩。藝松菊也。別雖數月。使來自東。書相續也。比獨怪公。

書詞諄諄。若予屬也。嗟哉已矣。頽然野鶴。尚在目也。卯塔告成。欲往不果。身桎梏也。上愧道義。下負交情。淚可掬也。龍文之茗。沉水之薰。薦甘馥也。懷舊之心。有如丘山。此一粟也。

祭許辰州文

惟靈美操懿行。達識英辭。筆陣掃千人軍。早擢太常之第。胷中吞九雲夢。耻裁光範之書。抱沉英之歎者十年。分共理之憂者兩郡。人之不淑。生也有涯。旅館招魂。一朝今古。孤舟反葬。萬里風濤。豈知故里之交。遽作夜臺之別。魂兮未遠。鑒此哀誠。嗚呼哀哉。

祭韓无咎尙書文

兄之初載。甚躡而艱。逢亂客吳。萬里孤鶩。文方日衰。蕩爲狂瀾。組織纖弱。各自謂賢。士睨莫救。兄勇而前。陋巷一室。日旰未饘。誦書鼓琴。志操益堅。落筆天成。不事雕鏤。如先秦書。氣充力全。壯年相從。顧闕我孱。曰是有志。許以周旋。我自蜀歸。兄典三銓。邂逅都門。挈手歎然。兄牧東陽。我走閩山。曠不相值。今五六年。我病早衰。顧未及泉。兄之壽康。一朝先顛。餉酒踵門。乃酌柩前。嗟嗟造物。孰尸此權。豈其好惡。亦與俗遷。微官有守。喪車莫攀。蓐鮑之奠。絃訣終天。

祭胡監丞文

惟公文學足以發身。政事足以宜民。人則不合。何罪於神。乃者起家。往守宜春。臨別慨然。握手江津。曾未逾月。乃以訃聞。舟載銘旌。返其鄉枌。臺省袞袞。公獨逡巡。室家嘻嘻。公獨悲辛。我雖晚交。甚知公真。適苦肝瘍。奠弗及親。尙想平生。寓哀斯文。

祭丘運使母夫人文

昔先大夫懷寶里閭沒世不耀乃以其孤屬之夫人道德是詔故河圖公文學政事望在廊廟榮養五鼎眉壽百年其德彌劭高識超然朱門畫戟視若蓬壺再入都城曾未溫席翩其歸旆方歲之惡公私交病冀寬賦調而河圖公遽以憂歸道路相弔我登門闕情均甥姪宜送宅兆官守所廢矢辭傷悲薦此清醪

祭曾原伯大卿文

惟靈淵乎似道敏而好學韋編鐵硯雪窗螢几不足以言其勤冢書壁簡銅牆鬼炊不足以名其博文辭典與論議超卓不使直承明之庭猶當置諸天祿之閣時方越拘擊以用人公奚彼之不若而乃老於惠文之冠弗預甘泉之麩痛結慈闈悲纏華萼凡閭巷之故交想話言之如昨聞訃相弔摧然涕落羞一醜以祖行冀九原之可作

祭大姪文

汝實先少傅之長孫岳州使君之嫡子早列仕籍垂五十年夫婦二人更相爲命嶺海萬里淪謝不還收骨於灰燼之中藏榿於松楸之次煩冤痛酷實涕何言歿而有靈歆此薄醪

祭十郎文

自汝不幸早世將二十年乃克祔葬於先少師魯國夫人瑩兆之南岡距汝母令人墓尤邇汝而不泯豈不得所願哉感念疇昔悲痛何言

祭朱元晦侍講文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齒耄。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尙其來饗。

祭方伯蕃文

予與伯蕃別於武夷。予五十有五。齒髮未衰。伯蕃蓋方壯耳。顧後日猶長。未知別之悲也。俯仰二十有一年。卒不相遇。而伯蕃遂捨我而何之乎。予年垂八十。如朝露之將晞。與伯蕃別。尙復幾時。生也相遇。猶不可必。死遊地下。果可期乎。予言之及茲。涕不可止。伯蕃尙能有知也乎。

祭張季長大卿文

於虜世之定交。有如某與季長者乎。一產岷下。一家山陰。邂逅南鄭。異體同心。有善相勉。闕遺相箴。公醉巴歌。我病越吟。大笑劇談。坐客皆瘖。公旣造朝。衆彥所欽。我南入蜀。九折嵌崟。公以憂歸。我亦陸沉。久乃相遇。垂涕霑襟。宿好未遠。舊盟復尋。駕言造公。公已來臨。我倡公和。如鼓瑟琴。送我東歸。握手江潭。欲行復尼。頓足噫暗。是實古道。乃見於今。公還爲卿。華路駸駸。我方畏謙。潛恐不深。公去我召。如商與參。渺邈天涯。一書萬金。我自史闡。進長書林。迫老亟退。突不暇黔。亦嘗挽公力。微弗任。比乃聞公。請投華簪。旋又聞訃。天乎難諶。玉樹永闕。壘柏已森。何時復聞。正始遺音。漬酒絮中。不及手斟。英魂如生。豈忘來歆於虜哀哉。

祭周益公文

某紹興庚辰。始至行在。見公於途。欣然傾蓋。得居連牆。日接嘉話。每一相從。脫帽褰帶。從容笑語。輸寫肝肺。鄰家借酒。小圃鉏菜。熒熒青燈。瘦影相對。西湖弔古。竝轡共載。賦詩屬文。頗極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

壞各謂知心。絕出流輩。別二十年。公位鼎鼐。我方西遊。荷戈窮塞。歸得臺郎。旋又坐廢。公亦策免。久處於外。見不可期。使我形瘵。斯文日卑。公則崧岱。士昏于智。公則蕃蔡。公老不衰。雷霆百代。每得手書。字細如芥。癡兒騃女。問及瑣碎。孰爲一病。良醫莫差。赴告鼎來。震動海內。奔赴不遑。涕泗澎湃。豈無蓴鱖。致此薄醪。辭則匪工。聊寄悲慨。

尤延之尙書哀辭

帝藝祖之初造兮。紀號建隆。煥乎文章兮。躡揖遜之遐蹤。詔册施於朝廷兮。萬里雷風。灑灑噩噩兮。始掃五季之雕蟲。閱世三傳兮。車書大同。黃麾纒仗兮。駕言東封。繼七十二后於邃古兮。勒崇垂鴻。吾宋之文抗漢唐而出其上兮。震耀無窮。柳張穆尹。歐王曾蘇。名世而間出兮。巍如華嵩。雖宣和之蠱弊。與建炎之軍戎。文不少衰兮。殷殷隆隆。太平之象兮。與六龍而俱東。余自梁益歸吳兮。愴故人之莫逢。後生成市兮。摘裂剽掠。以爲工。遇尤公於都城兮。文氣如虹。落筆縱橫兮。獨殿諸公。晚乃契遇兮。北扉南宮。塗改雅頌兮。蹈躡軻雄。余久擯於世俗兮。公顧一見而改容。相期江湖兮。斗粟共舂。別五歲兮。晦顯靡同。書一再兮。奄其告終。於虜哀哉。孰抗衣而復公兮。呼伯延甫於長空。孰誦些以招公兮。使之捨四方而歸徠乎郢中。孰醉荒丘兮。露草霜蓬。孰闌虛堂兮。寒燈夜蛩。文辭益衰兮。奇服龙茸。天不憖遺兮。黼黻火龍。嗟局淺之一律兮。彼寧辨夫瓦釜黃鐘。話言莫聽兮。孰知我衷。患難方殷兮。孰恤我躬。君蒿不返兮。吾黨孰宗。死而有知兮。惟公之從。

沈子壽母趙夫人哀詞

嗚呼。人孰無母。母孰無子。母以壽終。子克終養。亦可紓無窮之悲矣。維吾子壽。自初遭艱。晝夜號泣。匪淚伊血。羸乎莫支。陞堂弔祭者。不忍聞其聲。得書赴告者。不忍觀其辭。子壽蓋曰。不孝孤少。罹閔凶。父喪母嫠。無鬻可耕。母子相依。及遊太學。母客京師。冬兮母寒。晝兮母飢。飢無一囊之粟。寒無一襲之衣。不孝孤雖食於學官。羹彘在前。歎息而靡撫。所讀書而與之誓曰。編絕則輯。字渝則補。寧死於書傍。不敢畏難。苟止以負吾母之慈。如是十年。幸賜第於太常。歸而拜母。相持以泣。淚盡目萎。母前子後。告於先墓。庶幾吾父聞之。而寬其九泉之思也。於虜。此子壽之旣言。而其未言者。蓋可推矣。奉身以道義。發身以書詩。文章傳於不朽。節行全而無虧。士患無志。不患無位。士患無才。不患無恃。子壽之志。所以事親者。蓋其所以事君。子壽之才。顧猶屈而未施。親則日遠。時節奉祀。如將見之。一言一行。足以顯揚吾親者。苟有怠忽。是以吾親爲歿而亡知也。子壽之令名。與天壤同弊。則親實與焉。刻誅千字。置守萬家。蓋不足進於斯也。子壽之存於胷中而未言者。予得陳之。非獨慰吾子壽。蓋以爲天下孝子之詒哀哉。

卷第四十二

天彭牡丹譜

花品序第一

牡丹在中州。洛陽爲第一。在蜀。天彭爲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詳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時永寧院有僧。種花最盛。俗謂之牡丹院。春時賞花者多集於此。其後花稍衰。人亦不復至。崇寧中。州民宋氏張氏蔡氏。宣和

中石子灘楊氏皆嘗買洛中新花以歸自是落花散於人間花戶始盛皆以接花爲業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養花而天彭之花遂冠兩川今惟三井李氏劉村毋氏城中蘇氏城西李氏花特盛又有餘力治亭館以故最得名至花戶連畛相望莫得而姓氏也天彭三邑皆有花惟城西沙橋上下花尤超絕由沙橋至壩口崇寧之間亦多佳品自城東抵濛陽則絕少矣大抵花品近百種然著者不過四十而紅花最多紫花黃花白花各不過數品碧花一二而已今自狀元紅至歐碧以類次第之所未詳者姑列其名於後以待好事者

狀元紅 祥雲 紹興春 燕脂樓 金腰樓 玉腰樓 雙頭紅 富貴紅 一尺紅 鹿胎紅
文公紅 政和春 醉西施 迎日紅 彩霞 疊羅 勝疊羅 瑞露蟬 乾花 大千葉
小千葉

右二十一品紅花

紫繡毬 乾道紫 潑墨紫 葛巾紫 福嚴紫
右五品紫花

禁苑黃 慶雲黃 青心黃 黃氣毬

右四品黃花

玉樓子 劉師哥 玉覆盂

右三品白花

歐碧

右碧花

轉枝紅 朝霞紅 灑金紅 瑞雲紅 壽陽紅 探春毬 米囊紅 福勝紅 油紅 青絲紅
紅鵝毛 粉鵝毛 石榴紅 洗粧紅 盛金毬 間綠樓 銀絲樓 六對蟬 洛陽春 海
芙蓉 膩玉紅 內人嬌 朝天紫 陳州紫 袁家紫 御衣紫 斬黃 玉抱肚 勝瓊 白
玉盤 碧玉盤 界金樓 樓子紅

右三十三品未詳

花釋名第二

洛花見紀於歐陽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載。載其著於天彭者。彭人謂花之多葉者。京花。單葉者。川花。近歲尤賤。川花賣不復售。花之舊栽曰祖花。其新接頭。有一春兩春者。花少而富。至三春。則花稍多。及成樹。花雖益繁。而花葉減矣。狀元紅者。重葉深紅花。其色與鞞紅潛緋相類。而天姿富貴。彭人以冠花品。多葉者謂之第一架。葉少而色稍淺者。謂之第二架。以其高出衆花之上。故名。狀元紅。或曰。舊制進士第一人。卽賜茜袍。此花如其色。故以名之。祥雲者。千葉淺紅花。妖豔多態。而花葉最多。花戶王氏。謂此花如朶雲狀。故謂之祥雲。紹興春者。祥雲子花也。色淡佇。而花尤富。大者徑尺。紹興中始傳。大抵花戶多種花。子以觀其變。不獨祥雲耳。燕脂樓者。深淺相間。如燕脂染成。重趺累萼。狀如樓觀。色淺者。出於新繁。勾氏色深者。出於花戶。宋氏又有一種。色稍下。獨勾氏花爲冠。金腰樓。玉腰樓。皆粉紅花。而起樓子。黃白間之。如

金玉色。與燕脂樓同類。雙頭紅者。竝蒂駢萼。色尤鮮明。出於花戶宋氏。始祕不傳。有謝主簿者。始得其種。今花戶往往有之。然養之得地。則歲歲皆雙。不爾則間年矣。此花之絕異者也。富貴紅者。其花葉圓正而厚。色若新染未乾者。他花皆落。獨此抱枝而槁。亦花之異者。一尺紅者。深紅頗近紫色。花面大幾尺。故以一尺名之。鹿胎紅者。鶴領紅子。花色紅微帶黃。上有白點。如鹿胎。極化工之妙。歐陽公花品有鹿胎花者。乃紫花。與此頗異。文公紅者。出於西京潞公園。亦花之麗者。其種傳蜀中。遂以文公名之。政和春者。淺粉紅花。有絲頭。政和中始出。醉西施者。粉白花。中間紅暈。狀如酡顏。迎日紅者。與醉西施同類。淺紅花中。特出深紅花。開最早。而妖麗奪目。故以迎日名之。彩霞者。其色光麗。爛然如霞。疊羅者。中間瑣碎。如疊羅紋。勝疊羅者。差大於疊羅。此三品。皆以形而名之。瑞露蟬。亦粉紅花。中抽碧心。如合蟬狀。乾花者。粉紅花。而分蟬旋轉。其花亦富。大千葉。小千葉。皆粉紅花之傑者。大千葉無碎花。小千葉則花萼瑣碎。故以大小別之。此二十一品。皆紅花之著者也。紫繡毬。一名新紫花。蓋魏花之別品也。其花葉圓正。如繡毬狀。亦有起樓者。爲天彭紫花之冠。乾道紫色稍淡。而暈紅。出未十年。潑墨紫者。新紫花之子花也。單葉深黑如墨。歐公記有葉底紫近之。葛巾紫。花圓正而富麗。如世人所戴葛巾狀。福嚴紫。亦重葉紫花。其葉少於紫繡毬。莫詳所以得名。按歐公所紀。有玉版白。出於福嚴院。土人云。此花亦自西京來。謂之舊紫花。豈亦出於福嚴邪。禁苑黃。蓋姚黃之別品也。其花閑淡高秀。可亞姚黃。慶雲黃。花葉重複。郁然輪囷。以故得名。青心黃者。其花心正青。一本花往往有兩品。或正圓如毬。或層起成樓子。亦異矣。黃氣毬者。淡黃檀心花。葉圓正。向背相承。數腴可愛。玉樓子者。白花。起樓。高標逸韻。自然是風塵外物。劉師哥者。白花帶微紅。多至數百。

葉纖妍可愛。莫知何以得名。玉覆盂者。一名玉炊餅。蓋圓頭白花也。碧花止一品。名曰歐碧。其花淺碧。而開最晚。獨出歐氏。故以姓著。大抵洛中舊品。獨以姚魏爲冠。天彭則紅花以狀元紅爲第一。紫花以紫繡毬爲第一。黃花以禁苑黃爲第一。白花以玉樓子爲第一。然花戶歲益培接。新特間出。將不特此而已。好事者尙屢書之。

風俗記第三

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大家至千本。花時自太守而下。往往卽花盛處張飲。帟幙車馬。歌吹相屬。最盛於清明寒食時。在寒食前者。謂之火前花。其開稍久。火後花。則易落。最喜陰晴相半。時謂之養花天。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謂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觀不敢輕翦。蓋翦花。則次年花絕少。惟花戶則多植花。以侷利。雙頭紅初出時。一本花取直至三十千。祥雲初出。亦直七八千。今尙兩千。州家歲常以花餉諸臺。及旁郡。蠟蒂筠籃。旁午於道。予客成都六年。歲常得餉。然率不能絕佳。淳熙丁酉歲。成都帥以善價私售於花戶。得數百苞。馳騎取之。至成都。露猶未晞。其大徑尺。夜宴西樓下。燭焰與花相映發。影搖酒中。繁麗動人。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異時復兩京。王公將相。築園第以相誇尙。予幸得與觀焉。其動蕩心目。又宜何如也。明年正月十日。山陰陸某書。

天申節致語

得吾道而上爲皇。方探真詮之妙。有天下而尊歸父。適當孝治之隆。肆均湛露之恩。用侈流虹之瑞。恭惟

皇帝陛下德高遠古澤被縣區神武應期三紀撫紹開之運希夷玩志兆民傾愛戴之誠爰輯上儀式彰華旦山呼萬歲驩已浹於神人花覆千官慶更同於中外臣獲預梨園之法部遙瞻鳳闕於丹霄敢采民謠恭陳口號

宮殿紅雲捧紫皇河清電繞擁休祥壺中常占青春在物外方知浩劫長晝立龍旗風不動曉開瓊笈遠飄香堯年豈特封人祝動地驩聲遍萬方

又

樞電效祥丕顯生商之旦需雲示惠肆均在鎬之恩喜溢鸞鷲光生俎豆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廣運垂拱無爲躬堯舜之性仁致成康之刑措克肖其德天惟申命用休非求於民人皆同心以戴號令雷風之鼓舞文章日月之昭明修甲觀之昌期疏瑤池之廣宴山呼萬歲花覆千官激盪上樽味挹金莖之露悠颺法曲聲留玉宇之雲臣等生值聖時身參樂府敢緣歸美之義廣載太平之詩

廣殿遙聞警蹕音觚稜曉色尙沉沉半空瑞鶴爐香馥一點紅雲黼座深夷夏驩聲歸羽舞乾坤和氣入薰琴欲知聖德齊堯舜遡闕爭傾萬國心

又

有王者興應繞電流虹之瑞使聖人壽實敷天率土之心欣逢震夙之期恭致龐鴻之祝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歷數在躬聖澤上際而下蟠睿化東漸而西被追景德祥符之治萬寓丕平御紫宸垂拱之朝四夷入貢爰錫需雲之宴用均湛露之恩臣等端遇清時遙瞻丹闕聽虞帝簫韶之奏同極驩情綴漢家

樂府之詩。敢陳薄技。

嘉會千齡。豈易逢。珮聲俱集。未央宮。九重鳳闕。曛曛日。百尺龍旗。掩萋風。奇瑞屢書圖。諜上。太平長在詠歌中。區區擊壤。雖無取意。與生民既醉同。

徐稚山給事慶八十樂語

伏以就第而賜安車。爰及常珍之歲。爲酒以介眉壽。宜伸善頌之誠。恭惟致政龍學給事。東省近臣。西清宿望。體鍾和氣。生元祐之盛時。道合聖君。贊隆興之初政。抗議每先於諸老。遺榮靡顧於萬鍾。雖容疎傅之歸。行見謝公之起。至若蠶金比訓。庭玉生輝。出將使指之榮。入奉色難之養。膺茲全福。屬我耆英。維降嶽之嘉辰。當發春之令月。廟堂舊弼。紆華袞以臨觴。臺閣名卿。煥繡衣而在席。式歌且舞。俾熾而昌。上對台顏。敢陳口號。

欲知主聖本臣忠。傾盡嘉謨沃舜聰。同載方如周呂尙。安車不數漢申公。日烘盎盎花光暖。燭映鱗鱗酒浪紅。白首同朝各強健。莫辭爛醉答春風。

致語二

伏以碧油紅旆。有嚴幕府之容。瑠俎華觴。用飾輿情之喜。恭惟某官。西清禁從。東省名臣。據古守經。凜北斗。泰山之望。黜浮崇雅。粲銘鍾篆。鼎之辭。行表縉紳。言書簡冊。雖弗容然後見君子。顧未起何以慰蒼生。適茲謀帥之辰。誰處耆英之右。佩麟符而就鎮。獨屈經綸。穿豹尾以還朝。佇聞趣召。某官爰申宴樂。式奉笑談。士民踴躍而仰瞻。將吏奔馳而卽事。諧金石鏗鏘之奏。盛魚龍曼衍之觀。上對台堦。敢陳口號。

曾立蛾眉禁省班。至今風采照金鑾。縱橫筆陣千人廢。浩蕩辭源萬頃寬。落紙煙雲紛態度。照人冰玉峙高寒。從容坐嘯香凝寢。說與賓僚拭目觀。

又

西顯司辰。素商紀節。涓日初開於幕府。肆筵式奉於皇華。恭惟某官。節槩清真。風規簡亮。過眼不再。盡讀五車之書。落筆可驚。早冠萬人之勇。文久傳於後學。名疑觀於昔賢。凜臺柏之生風。煥使星之下燭。繡衣持斧。威聲方肅於列城。豹尾屬車。趣召行參於法從。某官爰開燕豆。款奉談犀。畫棟珠簾。納九秋之爽氣。金樽玉酒。醉一道之歡聲。仰對台塔。敢陳口號。

涼月參差白露溥。請看賓主罄清歡。麟符玉節交相映。鳳竹鸞絲殊未闌。百穀方登倉庾足。七州無事里閭安。樽前莫惜山頽玉。四者能兼自古難。

卷第四十三

入蜀記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已時。至錢清。食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申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

葉道卿文。寺額及佛殿榜。皆沈睿達所書。有碑亦睿達書。尤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座大壁也。卒然見之。覺濤瀾洶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會槃來。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解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畫。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

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無波。少休仙林寺。寺僧爲開館設湯飲。遂買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稅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三兄。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兄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衡招飲。案間設礬山數盆。望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芮國器司業暉招飲。同集仲高兄詹道子大著亢宗。張叔潛編修淵。坐中國器云。頃在廣東作漕。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曰。木名石鹽。天生此爲我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校云。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闌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寺。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造天。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爲之絕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樞招飲。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晚出湧金門。竝湖繞城。至舟中。三十日。

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閘。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閘。船舫櫛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糴場前。二日禺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閔雨。村落家家車水。比連三年頗稔。今春父老言。占歲可憂。不知終何如也。過赤岸班荆館。小休前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爲水。會稽山爲案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峯。蓋葬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責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蟹甚富。午後。至秀州崇德縣。縣令右從政郎吳道夫。丞右承直郎李植。監秀州都稅務右從政郎章湜來。舊聞戴子微云。崇德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臥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間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吳令問之。云皆信然。今徙居村落間矣。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門。火雲如山。明日之熱可知也。

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晚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修。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仰視。兒曹驚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求。員外通判右承事郎直祕閣趙師夔。方務德侍郎滋。務德留飯。飯罷還舟。小憩極熱。謁樊自強主管。樊自牧教授。廣抑皆茂實。吏部子聞人伯卿教授。阜民茂德。

刪定子。二樊居城外。居第頗壯。茂實晚歲所築。尙未成也。隔水有小園。竹樹脩茂。荷池渺瀰。可喜。池上有堂曰讀書堂。遊寶華尼寺。拜宣公祠堂。有碑。缺壞磨滅之餘。時時可讀。蘇州刺史于頔書。大略言祕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寺於此。其後瀾漣澧澧兄弟又新之。後又有賢妹字歆香。陸氏嘗有女子爲尼云。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家譜遺賴此證。誤諱瀦者則宣公之父也。老尼妙濟。大師法淳。及其弟子居白留啜茶。且言方新祠堂也。移舟北門宣化亭。晚復過務德飯。

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呂援來。援字彥能。進士。聞人綱來。綱字伯記。方務德館客。自言識毛德昭。德昭名文。衢州江山縣人。居於秀子兒時從之甚久。德昭極苦學。中年不幸病盲而卒。無子。綱言其盲後。猶終日危坐。默誦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也。赴郡集於倅廨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二樊呂倅皆在。大光字子充。榮中諫議孫。居第潔雅。末利花盛開。

七日早。遍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晚移舟出城。泊禾輿館前。館亦頗闊壯。終日大雨不止。招姜醫視家人及綯。

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人繁夥。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竭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續麻。不置。過平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溼。少頃霽。止宿八尺。聞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蠶。臺可畏。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方行。自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遠山午間。至

吳江縣渡松江風極靜。覆庵竹樹益茂。而主人死矣。知縣右承議郎管統尉右迪功郎周鄉來縣治。有石刻曾文清公漁具圖詩。前知縣事柳楹所刻也。漁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載。又增十事云。託周尉招醫鄭端誠。爲統絢胗脉。皆病暑也。市中賣魚鮓頗珍。晚解舟中流。回望長橋層塔。煙波渺然。真若圖畫。宿尹橋登橋觀月。

十日。至平江。以疾不入。沿城過盤門。望武丘樓塔。正如吾鄉寶林。爲之慨然。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鐘聲到客船者。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泚墅。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壟。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氣象窘隘。非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識記云。有錫天下兵。無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揜之。莫敢取者。

十二日。早謁喻子材郎中樽。子材來謝。以兩夫荷轎。不持胡床。手自授謁云。知縣右奉議郎吳澧來。晚行夜四鼓。至常州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谿館。夜月如晝。與家人步月驛外。絢始小愈。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蔣誼。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堅文定公綱之子。教授左文林郎陳伯達。員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司戶右從政郎許伯虎來。伯達字兼善。瀛字子壽。皆未識。子壽仍出近文一卷。伯虎字子威。余兒時筆硯之舊也。至東嶽廟觀古檜。數百年物也。又小憩崇勝寺。納涼。遂解舟。甲夜過奔牛閘。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覲。至奔牛築壘。卽此也。閘水湍激。有聲甚壯。遂抵呂城。

開自祖宗以來。天下置堰軍止四處。而呂城及京口二閘在焉。

十五日早。過呂城閘。始見獨轅小車。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傍。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余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尙存。其一爲藤蔓所纏。若繫縛者。然陵已不可識矣。其旁有皇業寺。蓋史所謂皇基寺也。疑避唐諱所改。二陵皆在丹陽。距縣三十餘里。郡士蔣元龍子雲謂予曰。毛達可作守時。有賣黃金石榴來禽者。疑其盜捕得之。果發梁陵所得。夜抵丹陽。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落日到朱方。蓋謂此也。

十六日早。發丹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名。列水品。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玉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闕練湖。亦佳境。距官道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已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謂之石翁石媪。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濶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蹕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爲吾宋之利。豈亦有數邪。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外。是日立秋。

十七日平旦。入鎮江。泊船西驛。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祕閣蔡洸子平。都統慶遠軍節度使成閔。通判右朝奉大夫章汝。右朝奉郎陶之真。府學教授右文林郎熊克。總領司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端叔。

十八日。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葛郇。觀察推官右文林郎徐務滋。司戶參軍左迪功郎楊冲。焦山長老定園。甘露長老化昭來。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峽州以西灘。不可勝計。白傅詩所謂白狗到黃牛。灘如竹節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涼意。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閘。至潮閘而止。

二十日。遷入嘉州。王知義船。微雨。極涼。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郡集衛公堂後圃。比舊唯增染香亭。飲半。登壽丘。普照寺終宴。壽丘者。宋高祖宅。有故井尚存。寺本名延慶。隆興中。復泗州。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寓焉。因賜名普照寺。僑置僧伽道場。東望京山。連亘抱合。勢如繚牆。官寺樓觀如畫。西闕大江。氣象極雄偉也。

二十三日。至甘露寺。飯僧。甘露蓋北固山也。有狼石。世傳以爲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游客靡挈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拜李文饒祠。登多景樓。樓亦非故趾。主僧化昭所築。下臨大江。淮南草木可數。登覽之勝。實過於舊。邂逅左迪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容。容字子公。泉州人。此山多峭崖如削。然皆土也。國史以爲石壁峭絕。誤矣。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早。以一豨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謂下元水府也。祠屬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無他祝史。然榜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者無不笑。初紹興末。元顏亮入寇。樞密葉公審言督視大軍守江。禱於水府祠。請事平。奏加帝號。既而不果。隆興中虜再入。有近臣申言之。議者謂四瀆止封王。水府不應在四瀆上。乃但加美稱而已。廟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元顏亮寇邊時。自河朔從義軍。攻下大名。以待王師。既歸朝。不見錄。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歔歔不已。是晚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遂宿江口。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遂游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蹋金鼉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爲詩讖。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耆年伯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張之。則風波洶湧。蛟鼉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爲神霄宮。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五十餘年。印始復爲塔。且增飾之。工尙未畢。山絕頂有吞海亭。取氣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爲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船。鞋轄有聲。

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印老言。蜀中梁山軍鷲鷲。爲天下第一。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真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鶴山。舊傳有栖鶴。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至能名

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爲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洲。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爲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止在江面去舟財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霧。遂至瓜洲。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幬。

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橫絕。放舟稍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遲回久之。舟人以帆弊。往姑蘇買帆。是日方至。樁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兩日間。閱往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觀金山塔燈。

卷第四十四

入蜀記

七月一日黎明。離瓜洲。便風掛颿。晚至真州。泊鑿遠亭。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楊溥有淮南。徐溫自金陵來。覲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鑾鎮。或謂周世宗征淮時。諸將嘗於此迎謁。非也。國朝乾德中。升爲建安軍。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宮。卽軍之西北小山。置治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四聖像。旣成。遣丁謂。李宗諤。爲迎奉使。副至京。車駕出迎。肆赦。建軍曰真州。而於故治築儀真觀。政和中。修九域圖志。又名曰儀真郡。舊以水陸之衝。爲發運使治所。今廢。

二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官寺。比數年前頗盛。攜統游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自建炎兵火後。廢壞滌地。漕司租與民。歲入錢數千。昔之閎壯巨麗。復爲荆棘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乃更葺爲園。以記考。

之。惟清醮堂。拂雲亭。澄虛閣。羸復其舊。與右之清池。北之高臺。尙存。若所謂流水橫其前者。湮塞僅如一帶。而百畝之園。廢爲蔬畦者。尙過半也。可爲太息。登臺望下蜀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寺。少留。辛巳之變。儀真焚蕩無餘。而此寺獨存。堂中僧百人。長老妙湍。常州人。

三日。右迪功郎監稅務聞人堯民來。堯民茂德。刪定之。兄子以恩科入官。北山永慶長老蘊常來。郡集於平易堂。遍游澄瀾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壯觀舊有米元章所作賦石刻。今亡矣。初問王守儀真觀去城遠近。云在城南。里許。方怪與國史異。旣歸。亟往游。則信城南也。有老道士出迎。年七十餘。自言廬州人。能述儀真本末。云舊觀實在城西北數里。小土山之麓。祥符所鑄。乃金銅像。并座高三丈。以黃麾全仗道門幢節。迎赴京師。皆與國史合。故當時樂章曰。范金肖像。申嚴奉宮。館狀翬飛。萬靈拱衛。瑞煙披堤。柳映黃麾。道士又言。賜號瑞應福地。則史所不載也。今所謂儀真觀者。昔黃冠入城。休憩道院耳。晚大風。舟人增纜。

四日。風便。解纜挂帆。發真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衆。煙帆映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疾。過瓜步山。山蜿蜒蟠伏。臨江起小峯。頗巖峻。絕頂有元魏太武廟。廟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智。傳以爲太武所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廬。大會羣臣。疑卽此地。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忘歸。孤軍駐山頂。按太武初未嘗敗。聖俞誤以佛狸爲曹瞞耳。山出瑪瑙石。多虎豹害人。往時大將劉寶。每募人捕虎於此。周世宗伐南唐。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距六合二十里設柵。亦此地也。入夾行數里。沿岸園疇衍沃。廬

舍竹樹極盛。大抵多長蘆。寺莊出夾望長蘆。樓塔重複。自江淮兵火。官寺民廬。莫不殘壞。獨此寺之盛。不減承平。至今日常數百衆。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李太白詩云。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是也。晚泊竹篠港。有居民二十餘家。距金陵三十里。

五日。大風將曉。覆袂衾。晨起淒然如暮秋。過龍灣。浪湧如山。望石頭山不甚高。無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真控扼要地也。自新河入龍光門。城上舊有賞心亭。白鷺亭。在門右。近又創二水亭。在門左。誠爲壯觀。然賞心爲二亭所蔽。頗失往日登望之勝。泊秦淮。亭說者以爲鍾阜艮山。得庚水爲宗。廟水秦鑿。淮本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爲吉。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勝也。見留守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唐瑑通判右朝散郎潘恕建康行宮。在天津橋北。橋琢青石爲之。頗精緻。意其南唐之舊也。晚小雨。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來。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爲七夕。蓋南唐重七夕。而常以帝子鎮京口。六日輒先乞巧。翌旦馳入建康。赴內燕。故至今爲俗云。然在太宗皇帝時。嘗下詔禁以六日爲七夕。則是北俗亦如此。此說恐不然。

六日。見左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總領兩淮財賦沈夏武秦軍節度使建康諸軍都統郭振。右宣教郎知江寧縣何作善。右文林郎觀察推官褚意來。作善字百祥。意字誠叔。晚見秦伯和侍郎。伯和名墳。故相益公檜之孫。延坐畫堂。棟宇閎麗。前臨大池。池外卽御書閣。蓋賜第也。家人病創。託何令招醫。劉仲寶視脈。七日早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爲此山脈絡。自蔣山來。不可知也。吳晉間城壘。大抵多因山爲之。觀西有忠烈廟。卞壺廟也。以嵇紹及壺二子。眇盱配食。紹死於惠帝時。在壺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

壺非也。廟後叢木甚茂，傳以爲壺墓。墓東北又有亭，頗疎豁，曰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貞亭，後避諱改焉。忠貞壺謚，今日忠孝，則并以其二子死父難也。雲堂道士陳德新，字可久，姑蘇人，頗開敏，相從登覽，久之，遂出西門，游清涼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尙存，而堂徙於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於右街清涼寺悟空禪師。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元保大，當晉出帝之天福八年。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元年，則祭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爲後主，非是。長老寶餘，楚州人，留食，贈德慶堂榜墨本，食已，同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真形勝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當仍爲關要，或以爲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旣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爲固邪？左迪功郎新湖州武康尉劉煒，右迪功郎監比較務李膺來，煒、秦伯和館客也。言秦氏衰落可念，至屢典質，生產亦薄，問其歲入幾何，曰米十萬斛耳。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啓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天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王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

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中獨來遊。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歎。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顧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卽此是也。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皇臺。攬輝亭。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已廢。爲大軍甲仗庫。惟亭因舊趾重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勝本朱希真隸書。已爲俗子易之。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丘。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曰李昇。是爲南唐烈祖。而齊丘爲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昇元三年。秦勅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丘雖皆不足道。然當攘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閣。因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者。又橫江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是也。南唐後主時。朝廷遣武人魏丕來使。南唐意其不能文。卽宴於是閣。因求賦詩。不攬筆成篇。末句云。莫教雷雨損基局。後主君臣皆失色。及南唐之亡。爲吳越兵所焚。國朝承平二百年。金陵爲太府。寺觀競以崇飾。土木爲事。然閣終不能復。紹興中有北僧來居。講惟識百法論。誓復興造。求偉材於江湖間。事垂集者屢矣。會建宮闕。有司往往輒取之。僧不以此動心。愈益經營。卒成廬舍。那閣平地高七丈。雄麗冠於江東。舊閣基相距無百步。今廢爲軍營。秦伯和遣醫柴安恭來視家人瘡。柴邢州龍岡人。晚褚誠叔來。誠叔嘗爲福州閩清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

人死爲己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爲它邑尉者。亦獲盜。營費甚力。卒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數日。神志方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爲。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幾墜車。自此所至。皆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媿於心如此。移舟泊賞心亭下。秦伯和送藥。

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便風。張帆而行。然港淺而狹。行亦甚緩。宿大城岡。金陵岡隴重複。如梅嶺岡。石子岡。余讀如蛇。婆岡。尤其著者也。居民數十家。亦有店肆。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泊太平州江口。謝玄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早。水落已數尺矣。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凰臺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五十餘里。晉伐吳。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要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卽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挂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激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類此者。記之以寓一笑。烈洲在江中。上有小山曰烈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巉絕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爲的對。而詩人未嘗挂齒。故其詩云。離鸞只說閨中恨。舐犢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詩。皆極高奇。與此山稱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爲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

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卽南唐樊若冰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冰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爲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爲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謬。卽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於西岸。旣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乘岸上擊之。委鐵杖戰死。始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乘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若冰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冰。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辜而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此說。實天下正論也。予自金陵得疾。是日方小愈。尙未能食。夜雨。

十二日早。移舟泛姑熟溪五里。泊閱武亭。初詢舟人云。江口泊船處。距城二十里。須步乃可入。及至閱武。乃止在城闔之外。微飲。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州周元特操。聞予病。與醫郭師顯俱來視疾。自都下相別。迨今八年矣。太平州。本金陵之當塗縣。周世宗時。南唐元宗失淮南。僑置和州於此。謂之新和州。改爲雄遠軍。國朝開寶八年。下江南。改爲平南軍。然獨領當塗一邑而已。太平興國二年。遂以爲州。且割蕪湖繁昌來屬。而治當塗。與興國軍同時建置。故分紀年以名之。

十三日。通判右朝請郎葉勞。員外通判左朝奉郎錢同仲。耕軍事判官左文林郎趙子覲。知當塗縣右通

直郎王權來。午後入州見元特呼郭醫。就坐間爲予切脈。且議所用藥。州正據姑熟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澈如鏡。纖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景物幽奇。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姑熟堂最號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家其間。故不得至。又有一酒樓。登望尤佳。皆城之南也。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久。近歲嘗浚治。然惟春夏之交暫通。今七月已絕流矣。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予族伯父彥遠嘗言東坡自黃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贖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爲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父甚慍。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爲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十四日晚晴。開南窗觀溪山。溪中絕多魚。時裂水面躍出。斜日映之。有如銀刀。垂釣挽罟者。彌望以故。價甚賤。僮使輩日皆饜飫。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水味果甘。豈信以肥故多魚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青山也。

十五日早。州學教授左文林郎吳博古敏叔。員外教授左文林郎楊恂信伯來。飯已。遊黃山東嶽廟。廣福寺。遂登凌歊臺。嶽廟棟宇頗盛。本謂之黃山大監廟。大監者不知何神。蓋淫祠也。今旣爲嶽廟。而大監反寓食廡下。廣福本壽聖寺。以紹興壬午詔書改額。敗屋二十餘間。殘僧三四人。蕭然如古驛。主僧惠明。溫州平陽人。凌歊臺正如鳳皇雨花之類。特因山巔名之。宋高祖所營。面勢虛曠。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龍山九井諸峯。如在几席。龍山卽孟嘉登高落帽處。九井山有桓玄僧位壇。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對。云東

梁西梁也。北戶臨和州新城。樓櫓歷歷可辨。蓋自絕江至和州。財十餘里。李太白有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泛舟赴華陰詩。卽此地也。臺後有一塔。塔之後又有亭。曰懷古云。余初至當塗。飲姑熟溪水。喜其甘滑。已而遍飲城中水。皆甘。蓋泉脈佳也。

十六日。郡集於道院。歷遊城上亭榭。有坐獻亭。頗宜登覽。城濠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晝。影入溪中。搖蕩如玉塔。始知東坡玉塔臥微瀾之句爲妙也。

卷第四十五

入蜀記

十七日。郡集於青山。李太白祠堂。二教授同集。祠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尙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有道帽縠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早飯罷。遊青山。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今爲湯氏所居。南望平野極目。而環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眞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巖。凡三四里。有兩道人持湯飲。迎勞於松石間。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濰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類頰如丹。鬚髮無白者。又有李媪。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自言嘗得異人祕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絕頂又有小亭。亦名謝公亭。下視四山。如蛟龍奔放。爭赴川谷。絕類吾鄉舜山。但舜山之巔。豐沃夷曠。無異平陸。此所不及也。亭北望正對歷陽。周生言。元顏亮入寇時。戰鼓之聲。震於山中。

云。夜歸舟次。已一鼓盡矣。坐間信伯言。桓温墓亦在近郊。有石獸石馬。製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車馬衣冠之類。極可觀。恨不一到也。

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溪相接。水清濁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蓋自此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連日阻風。兩小山夾江。卽東梁西梁。一名天門山。李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王文公詩云。崔嵬天門山。江水遶其下。梅聖俞云。東梁如仰蠶。西梁如浮魚。徐師川云。南人北人朝暮船。東梁西梁今古山。皆得句於此也。水滸小兒賣菱芡。蓮藕者甚衆。夜行堤上。觀月。大信口。歐陽文忠公于役志。謂之帶星口。未詳孰是。于役志。蓋譏夷陵時所著也。

十九日。便風過大小揭山磯。奇石巉絕。漁人依石挽罾。宛如畫圖。間所見過。梟磯在大江中。聳拔特起。有道士結廬其上。政和中。賜名寧淵觀。舊說梟磯有梟能害人。故得名。方郡縣奏乞觀額時。惡其名。因曰磯。在水中。水常沃石。故曰澆磯。今觀屋亦二十餘間。然止一道人居之。相傳有二人。則其一輒死。故無敢往者。至蕪湖縣。泊舟吳波亭。知縣右通直郎呂昭問來。按漢丹陽郡有蕪湖縣。吳陸遜屯蕪湖。又杜預注春秋。楚子伐吳。克鳩茲。亦云在蕪湖。至東晉。乃改名于湖。不知所自。王敦反。屯于湖。今故城尙存。又有玩鞭亭。亦當時遺迹。唐温飛卿有湖陰曲。敍其事。近時張文潛以爲晉書所云。帝至于湖。陰察營壘。當以于湖爲句。飛卿蓋誤讀也。作于湖曲以反之。劉夢得歷陽書事詩。敍道中事云。望夫人化石。夢帝日環營。蓋夢得自夔州移牧歷陽。過此邑也。邑人云。數年前。邑境有盜。發大墓。棺槨已壞。得鏡及刀劍之屬甚衆。甃磚有大將軍墓四字。或疑爲敦墓云。

二十日寧國太平縣主簿左迪功郎陳炳來見。泛小舟往謝之。則寓寧淵觀下院。以提刑司檄來督大禮。錢帛寧淵在梟磯。隔大江。故置下院於近邑。道流十餘。壇宇像設甚盛。有觀主何守誠者。今選居太一宮矣。炳字德先。婺州義烏人。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賜號妙靜練師。結廬葛仙峯下。平生不火食。惟飲酒啗生果。爲人言禍福。死生無毫釐差。每風日清和時。輒掩關獨處。或於戶外竊聽之。但聞若二嬰兒聲。或歌或笑。往往至中夜方止。莫有能測者。年九十正旦。自言四月八日當遠行。果以是日坐逝。每爲德先言。汝有仙骨。當遇異人。後因得疾。委頓有皖山徐先生來。餌以藥。卽日疾平。徐因留教以絕粒訣。德先父母方望其成名。固不許。然自是絕滋味。日食淡湯餅及飯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覺身輕。能日行二百里。會中第娶妻。復近輩血。徐遂告別。臨行語德先曰。汝二紀後當復從我。究此事。德先送至谿上。方呼舟欲渡。徐褰裳疾行水上而去。呼之不復應。德先至今悵恨。有棄官入瀟皖之意。予遂遊東寺。登王敦城。以歸。城竝大江。氣象宏敞。邑出綠毛龜。就船賣者不可勝數。將午解舟。過三山磯。磯上新作龍祠。有道人半醉立蘇崖峭絕處。下觀行舟。望之使人寒心。亦奇士也。江中江豚十數。出沒。色或黑或黃。俄又有物長數尺。色正赤。類大蜈蚣。奮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三二尺。殊可畏也。宿過道口。

二十一日過繁昌縣。南唐所置。初隸宣城。及置太平州。復割隸焉。晚泊荻港。散步堤上。遊龍廟。有老道人守之。台州仙居縣人。自言居此十年。日伐薪二束賣之。以自給。雨雪則從人乞。未嘗他營也。又至一菴。僧言隔港卽銅陵界。遠山嶄然。臨大江者。卽銅官山。太白所謂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是也。恨不一到。最後至鳳凰山。延禧觀。觀廢於兵燼者四十餘年。近方興葺。羽流五六人。觀主陳廷瑞。婺州義烏縣人。言此

古青華觀也。有趙先生，荻港市中人，父賣茗，先生幼名王九，年十三，疾亟，父抱詣青華，願使入道。是夕，先生夢老人引之登高山，謂曰：我陰翁也。出柏枝啗之，及覺，遂不火食。後又夢前老人教以天篆數百字，比覺，悉記不遺。太宗皇帝召見，度爲道士，賜冠簡，易名自然，給裝錢遣還。遂爲觀主，祥符間，再召至京師，賜紫衣，改青華額曰延禧。先生懇求還山養母，得歸。一日無疾而逝，門人葬之山中，行半途，棺忽大重，不可舉。其母曰：吾兒必有異，命發棺，果空無尸，惟劍履在耳。遂卽其處葬之。今塚猶在，謂之劍塚。自然，國史有傳。大概與廷瑞言頗合，惟劍塚一事無之。荻港蓋繁昌小墟市也，歸舟已夜矣。

二十二日過大江，入丁家洲夾，復行大江，自離當塗，風日清美，波平如席，白雲青嶂，相遠映帶，終日如行圖畫，殊忘道途之勞也。過銅陵縣，不入，晚泊水洪口。江湖間謂分流處爲洪，王文公詩云：東江木落水分洪是也。

二十三日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九華本名九子，李太白爲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而劉至以爲可兼太華，女兒之奇秀，南唐宋子嵩辭政柄，歸隱此山，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由是九華之名益盛。惟王文公詩云：盤根雖巨壯，其末乃修纖，最極形容之妙。大抵此山之奇，在修纖耳。然無含蓄敦大氣象，與廬阜天台異矣。岸傍荻花如雪，舊見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此絮紙衣，威少時在惠日，亦爲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噴云：汝少年，輒求溫暖如此，豈有心學道邪？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財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泊梅根港。巨魚十數，色蒼白，大如黃犢，出沒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白成浪，真壯觀也。

二十四日到池州。泊稅務亭子。州唐置。南唐嘗爲康化軍節度。今省。又嘗割青陽隸建康。今復故。惟所置銅陵東流二縣。及改秋浦爲貴池。今因之。蓋南唐都金陵。故當塗蕪湖銅陵繁昌廣德青陽并江寧上元溧陽溧水句容凡十一縣。皆隸畿內。今建康爲行都。而纔有江寧等五邑。有司所當議也。李太白往來江東。此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華山青溪白筍陂玉鏡潭諸詩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曰。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鬢。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高妙乃爾。則知姑熟十詠。決爲贗作也。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竝讀。醇醜異味矣。初。王師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荊州順流東下。以樊若冰爲鄉導。首克池州。然後能取蕪湖。當塗。駐軍采石。而浮橋成。則池州今實要地。不可不備也。

二十五日見知州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楊師中。通判右朝奉郎孫德芻。遊光孝寺。寺有西峯聖者所留鐵笛。聖者生當吳武王楊行密時。陽狂不羈。好吹笛。能役鬼神蛟龍。嘗寓池州乾明寺。乾明卽光孝也。及去。留笛付主事僧。笛似銅鐵而非。色綠而瑩潤如綠玉。不知何物。僧懼爲好事者所奪。郡官求觀之。輒出一。凡鐵笛充數。予偶與監寺僧有舊。獨得一見。有石刻沈敷達所作西峯銘。文辭古雅可愛。恨非其自書也。僧言貴池去城八十里。在秀山下。江之一支。別匯爲池。四隅皆因山石爲岸。產鯉魚。金鱗朱尾。味極美。本以此得貴池之目。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拱木森然。今池州城西有神甚靈者。曰九郎。或云九郎卽昭明。晚登弄水亭。杜牧之所賦詩也。亭殊不葺。然正對清溪。齊山景物絕佳。州雖瀕江。然據岡阜上。頗難得水。二十六日解舟。過長風沙羅刹石。李太白江上贈竇長史詩云。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梅聖

俞送方進士遊廬山云。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刹石齒水下排。歷此二險過湓浦。始見瀑布懸蒼崖。卽此地也。又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到長風沙。蓋自金陵至此七百里。而室家來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州。舊最號湍險。仁廟時發運使周湛役三十萬夫。疏支流十里以避之。至今爲行舟之利。羅刹石在大江中。正如京口鵝峯而稍大。白石拱起。其上叢篠喬木。亦有小神祠。旂竿不知何神也。西望羣山靡迤。巖嶂深秀。宛如吾廬。南望鏡中諸山。爲之累歎。宿懷家狀。懷姓也。吳有尙書郎懷敘。見顧雍傳。

二十七日五鼓。大風自東北來。舟人不告。乘便風解船。過雁翅夾。有稅場。居民二百許家。岸下泊船甚衆。遂經皖口。至趙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里。而風益大。乃泊夾中。皖口卽王師破江南大將朱令贇水軍處。趙屯有戍兵。亦小市聚也。是日大風。至暮不止。登岸行至夾口。觀江中驚濤駭浪。雖錢塘八月之潮。不過也。有一舟掀簸浪中。欲入夾者再三。不可得。幾覆溺矣。號呼求救。久方能入。北望正見皖山。太白江上望皖公山詩云。巉絕稱人意。巉絕二字。不刊之妙也。南唐元宗南遷豫章。舟中望皖山。愛之。謂左右曰。此青峭數峯何名。答曰。舒州皖山。時方新失淮南。伶人李家明侍側。獻詩曰。龍舟千里颺東風。漢武潯陽事正同。回首皖公山色好。日斜不到壽盃中。元宗爲悲憤歎歎。故王文公詩云。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王。計其處當去此不遠也。夜雨。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羣山。蒼翠萬疊。如列屏障。凡數十里不絕。自金陵以西。所未有也。是日便風張颿。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搖兀掀舞。纔如一葉。過獅子

磯一名佛指磯。蘇壁百尺。青林綠篠。倒生壁間。圖畫有所不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有數磯。亦奇峭。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脚。直插大江。廟依峭崖。架空爲閣。登降者皆自閣。西崖腹小石徑。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甍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舟至石壁下。忽晝晦。風勢橫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颿。趨小港。竭力牽挽。僅能入港。繫纜同泊者四五舟。皆來助牽。早間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魚正綠。腹下赤如丹。躍起桅旁。高三尺許。人皆異之。是晚果折檣破帆。幾不能全。亦可怪也。入夜風愈厲。增十餘纜。迨曉方少定。

二十九日。阻風馬當港中。風雨淒冷。初御袂衣。有小舟冒風濤來。賣薪菜豕肉。亦有賣野麋肉者。云獵蘆場中所得。飯已。登南岸。望馬當廟。北風吹人勁甚。至不能語。既暮。風少定。然怒濤未息。擊船終夜有聲。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它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峯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它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輝。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

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煙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鶻甚多。

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開霽。遂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狀類西梁。雖不可擬小姑之秀麗。然小孤之旁。頗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一支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卽唐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地也。南唐爲奉化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頰者也。泊湓浦。水亦甚清。不與江水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首尾財六日。其間一日阻風不行。實以四日半。泝流行七百里云。

三日。移泊琵琶亭。見知州左朝請郎周昇強仲。通判左朝散郎胡适。發運使戶部侍郎史正志。志道。發運司幹辦公事程坦。履道。察推左文林郎蔡戡。定夫。始得夔州公移。

四日。遊天慶觀。李太白詩所謂潯陽紫極宮也。蘇黃詩刻。皆不復存。太白詩有一石。亦近時俗書。見觀主李守智。問玉芝。亦不能答。觀皆古屋。初不更兵燹。而遺迹掃地。獨太清殿老君像。乃唐人所塑。特爲奇古。真人女真仙。官力士童子各二軀。又有唐明皇帝金銅像。衣冠如道士。而氣宇粹穆。有五十年安享太平富貴氣象。李守智者。滁州來安人。自言家故富饒。遇亂棄家爲道人。大將岳飛以度牒與之。始爲道士。至

今畫岳氏父子事之。史志道招飲於發運廨中。登高遠亭。望廬山。天氣澄霽。諸峯盡見。志道出新鼓鑄鐵錢。

五日。郡集於庾樓。樓正對廬山之雙劍峯。北臨大江。氣象雄麗。自京口以西。登覽之地多矣。無出庾樓右者。樓不甚高。而覺江山煙雲。皆在几席間。真絕景也。庾亮嘗爲江荊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遷錄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

六日。甲夜。有大燈毬數百。自湓浦蔽江而下。至江面廣處。分散漸遠。赫然如繁星麗天。土人云。此乃一家放五百椀。以禳災祈福。蓋江鄉舊俗云。

七日。往廬山。小憩新橋市。蓋吳蜀大路。市肆壁間。多蜀人題名。並溪喬木。往往皆三二百年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此適當其半。是日。車馬及徒行者。憧憧不絕。云上觀。蓋往太平宮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迹。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爲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反不若太平之盛。亦可笑也。晚至清虛菴。菴在撥雲峯下。皇甫道人所居。皇甫名坦。嘉州人。出遊旁郡。獨見其弟子曹彌深。登紹興煥文閣。實藏光堯皇帝御書。又有神泉清虛堂。皆宸翰題榜。宿清虛西室。曹君置酒堂中。炙鹿肉甚珍。酒尤清醇。夜寒。可附火。

卷第四十六

入蜀記

八日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門庭氣象極闊壯。正殿爲九天採訪使者像。袞冕如帝者。舒州潯山靈仙觀祀九天司命真君。而採訪使者爲之佐。故南唐名靈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玄府。崇奉有自來矣。至太宗皇帝時嘗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帳。仍命三年一易。神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額。兩壁圖十真人。本吳生筆。建炎中李成何世清二盜以廬山爲巢。宮屋焚蕩無餘。先是山中有太一宮。摹吳筆於殿廡。及太平再興復摹取太一本。所託非善工。無復髣髴。憩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趾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採訪殿前有鐘樓。高十許丈。三層累磚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桷翬飛。雖木工之良者不能加也。但鐘爲塼所揜蔽。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胡思齊云。此一樓爲費三萬緡。鐘重二萬四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概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尙有古趣。爲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對香爐峯。峯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掛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甃以塼。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予勸其主僧法才去塼。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煮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漢閣。閣與盧舍閣鐘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閩浙名藍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爲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來葬於此草堂。以白公記者之略是故處。三間兩注。亦如記所云。其他如瀑水蓮池。亦皆在高

風逸韻。尙可想見。白公嘗以文集留草堂。後屢亡逸。真宗皇帝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壞於兵。今獨有姑蘇版本一帙。備故事耳。草堂之旁。又有一故趾。云是王子醇樞密菴基。蓋東林爲禪苑。始於王公。而照覺禪師常總。實第一祖。總公有塑像。嚴重英特人也。宿東林。

九日。至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焚香。憩官廳堂中。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十八人像。謂之十八賢。遠公之側。又有一人執軍持。侍立。謂之辟蛇童子。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拾取。投之蘄州。神運殿本龍潭。深不可測。一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皆不知實否也。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久矣。官廳重堂。邃廡備設。壁間有張文潛題詩。寺極大。連日遊歷。猶不能徧。唐碑亦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爲時所傳。又有聰明泉。在方丈之西。卓錫泉。在遠公祠堂後。皆久廢不汲。不可食。爲之太息。食已。游西林乾明寺。西林在東林之西。二林之間。有小市曰雁門市。傳者以爲遠公雁門人。老而懷故鄉。遂髻髯。雁門邑里。作此市。漢作新豐之比也。西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建寺。紹興十五六年間。方爲禪居。編小非東林比。又絕弊壞。主僧仁聰。閩人。方漸興葺。然流泉泠泠。環遶庭際。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著寶冠。他處未見。僧云。唐塑也。殿側有慧永法師祠堂。永公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偃伏。又有一居士立侍。不知何人。方丈後有塼塔。不甚高。制度古朴。予登二級而止。東廂有小閣。曰待賢。蓋往時館客之地。今亦頽弊。東西林寺舊額。皆牛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亦有顏魯公題名。書家以爲二林題名。顏書之冠冕也。舊聞廬山天池塼塔初成。有僧施經二匣。未幾。塔震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僧云。誠然。或謂經乃刺血書。故致此異。又云。今年天池火。尺椽不遺。蓋旁野火所及也。晚復取太平宮路還江州。

小憩於新亭。距州二十五里。過董真人煉丹井。汲飲。味亦佳。董真人者。奉也。

十日。史志道餉谷簾水數器。真絕品也。甘腴清冷。具備衆美。前輩或斥水品以爲不可信。水品固不必盡。當然谷簾卓然非惠山所及。則亦不可誣也。水在廬山景德觀。晚別諸人。連夕在山中。極寒。可擁爐。比還舟。秋暑殊未艾。終日揮扇。

十一日。解舟。吳發幹約待夔州書。因小留江口。望廬山。自到江州。至是凡十日。皆晴。秋高氣清。長空無纖雲。甚宜登覽。亦客中可喜事也。泊赤沙湖口。東北望。猶見廬山。老杜潭州道林詩云。殿脚插入赤沙湖。此湖當在湖南。然岳州華容縣及此。皆有赤沙湖。蓋江湖間地名多同。猶赤壁也。

十二日。江中見物。有雙角。遠望正如小犢。出沒水中有聲。晚泊。艣臍狀隔江大山中。有火兩點若燈。開闔久之。問舟人。皆不能知。或云蛟龍之目。或云靈芝丹藥光氣。不可得而詳也。

十三日。至富池。昭勇廟。以壺酒特豕。謁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神。神吳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興霸嘗爲西陵太守。故廟食於此。開寶中。旣平江南。增江淮神祠封爵。始封襄國公。宣和中。進爵爲王。建炎中。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卜筮。一筮騰空中。不下一筮。躍出戶外。羣盜惶恐引去。未幾遂敗。大將劉光世以聞。復詔加封。岳飛爲宣撫使。大葺祠宇。江上神祠。皆不及也。門起大樓。曰卷雪。有釘洲正對廟。故廟雖俯大江。而可泊舟。釘洲者。以銳下得名。神妃封順祐夫人。神二子。封紹威。紹靈。侯。神女封柔懿夫人。皆有像。而後殿復有王與妃像。偶坐。祭享之盛。以夜繼日。廟祝歲輸官錢千二百緡。則神之靈可知也。舟人云。若精虔致禱。則神能分風。以應往來之舟。廡下有關雲長像。雲長不應祀於興霸之廟者。豈

各忠所事。神靈共食。皆可以無媿邪。徹奠自祠後。步至旌教寺。寺爲酒務及酒官廨。像設斂置一屋。盡逐去僧輩。亦事之已甚者。富池蓋隸興國軍。

十四日曉雨。過一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拋大江。遇一木楫。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白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所未覩也。舟人云。此尙其小者耳。大者於楫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能入夾。但行大江而已。是日逆風挽船。自平旦至日昃。纔行十五六里。泊劉官磯旁。蘄州界也。兒輩登岸。歸云。得小徑。至山後。有陂湖。渺然蓮菱甚富。沿湖多木芙蓉。數家夕陽中。蘆藩旁舍。宛有幽致。而寂然無人聲。有大梨欲買之。不可得。湖中小艇采菱。呼之亦不應。更欲窮之。會見道旁設機。疑有虎狼。遂不敢往。劉官磯者。傳云漢照烈入吳。嘗檣舟於此。晚觀大黿浮沉水中。

十五日微陰。西風益勁。挽船尤艱。自富池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濤頭。山麓時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過龍眼磯。江中拳石耳。磯旁山上有龍祠。晡後得便風。次蘄口鎮。居民繁錯。蜀舟泊岸下甚衆。監稅乘義郎高世棟來。舊在京口。識之言。此鎮歲課十五萬緡。雁翅歲課二十六萬緡。夜與諸子登岸。臨大江觀月。江面遠與天接。月影入水。蕩搖不定。正如金虬。動心駭目之觀也。是日買熟藥於蘄口市。藥貼中皆有煎煮所須。如薄荷烏梅之類。此等皆客中不可倉卒求者。藥肆用心如此。亦可嘉也。十六日過新野夾。有石瀨茂林。始聞秋鶯。沙際水牛至多。往往數十爲羣。吳中所無也。地屬興國軍大治縣。當是土產所宜爾。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了無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

小孤臨江峯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卽玄真子漁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之句。張文潛云。危磯插江生。石色擘青玉。殆爲此山寫真。又云。已逢斌媚散花峽。不泊艱危道士磯。蓋江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爲湍險難上。拋江泊散花洲。洲與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猶未極圓。蓋望正在是夕。空江萬頃。月如紫金盤。自水中涌出。平生無此中秋也。

十七日。過回風磯。無大山。蓋江濱石磧耳。然水急浪湧。舟過甚艱。過蘭溪。東坡先生所謂山下蘭芽短。浸谿者。買鹿肉供膳。晚泊巴河口。距黃州二十里。一市聚也。有馬祈寺。吳大帝刑馬壇。傳云。吳攻壽春。刑白馬祭江神於此。自蘭谿而西。江面尤廣。山阜平遠。兩日皆逆風。舟人以食盡。欲來巴河糴米。極力牽挽。日皆行八九十里。蘇黃門譔高安東坡先生送至巴河。卽此地也。張文潛亦有巴河道中詩云。東南地缺天連水。春夏風高浪捲山。

十八日。食時方行。晡時至黃州。州最僻陋。少事。杜牧之所謂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東坡先生張文潛謫居。遂爲名邦。泊臨臯亭。東坡先生所嘗寓。與秦少游書。所謂門外數步卽大江是也。煙波渺然。氣象疎豁。見知州右朝奉郎直祕閣楊由義。通判右奉議郎陳紹復。州治陋甚。廳事僅可容數客。倅居差勝。晚移舟竹園步。蓋臨臯多風濤。不可夜泊也。黃州與樊口正相對。東坡所謂武昌樊口幽絕處也。漢昭烈用吳魯子敬策。自當陽進駐鄂縣之樊口。卽此地也。

十九日早。游東坡。自州門而東。岡壘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壘。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

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爲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爲公手植。正南有橋。勝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爲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齒。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郡之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亦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迹。惟遶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集於棲霞樓。本太守閻丘孝終公顯所作。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臥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樓也。下臨大江。煙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郡有慶瑞堂。謂一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此樓。酒味殊惡。蘇公齋湯蜜汁之戲。不虛發。郡人何斯舉詩亦云。終年飲惡酒。誰敢督郵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爲自京師之外。無過者。故其詩云。我初謫官時。帝問司酒神。曰此好飲徒。聊給酒養真。去國一千里。齊安酒最醇。失火而得雨。仰戴天公仁。豈文潛謫黃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繚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邪。樓下稍東。卽赤壁磯。亦茆岡爾。略無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栖鶻。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實。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爲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澳可泊。或云舊有澳。郡官厭

過客故塞之。

二十日曉離黃州。江平無風。挽船正自赤壁磯下過。多奇石。五色錯雜。粲然可愛。東坡先生怪石供是也。挽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狹。隔江岡阜延袤。竹樹葱蒨。漁家相映。幽邃可愛。復出大江。過三江口。極望無際。泊咸磯港。

二十一日。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自離黃。雖行夾中。亦皆曠遠。地形漸高。多種菽粟蕎麥之屬。晚泊楊羅洲。大隄高柳。居民稠衆。魚賤如土。百錢可飽二十口。又皆巨魚。欲覓小魚飼貓。不可得。

二十二日。平旦微雨。過青山磯。多碎石。及淺灘。晚泊白楊夾口。距鄂州三十里。陸行止十餘里。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

二十三日。便風掛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風。食時至鄂州。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云。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郡自唐爲衝要之地。夔州逐兵來參。見知州右朝奉郎張郊之彥。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謝師稷。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吳所都武昌。乃今武昌縣。此州在吳名夏口。亦要害。故周公瑾求以精兵進往夏口。而晉武帝亦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也。自江州至此七百里。泝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文公云。益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蓋退之未嘗行此路也。

二十四日。早。謝漕招食於漕園光華堂。依山亭館十餘。不甚葺。晚郡集於奇章堂。以唐牛思黯嘗爲武昌

節度使也。

二十五日。觀大軍教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鞞鞞。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

二十六日。與統紆同遊頭陀寺。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山繚繞如伏蛇。自西巨東。因其上爲城。缺壞僅存。州治及漕司。皆依此山。寺毀於兵火。汴僧舜廣住持三十年。興葺略備。自方丈西北躡支徑。至絕頂。舊有奇章亭。今已廢。四顧江山井邑。靡有遺者。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云。頭陀雲外多僧氣。正謂此寺也。黃魯直亦云。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藏殿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庭圭溫玉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鍇題額。最後云。唐歲在己巳。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縣主簿祕書省正字韓夔書。碑陰云。乃命猶子夔。正其舊本。而刊寫之。以是知夔爲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後一手。又作溫字不全。蓋南唐尊徐溫爲義祖。而避其名。則此碑蓋夔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爲懼。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興是碑。爲盛誇誕妄謬。真可爲後世發笑。然熙載死。李主猶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感如此。雖欲久存。得乎。唐制。節度使不在鎮。而以副大使或留後居任。則云知節度事。此云知軍州事。蓋漸變也。唐年縣本故唐時名。梁改曰臨夏。後唐復晉。又改臨江。然歷五代。鄂州未嘗屬中原。皆遙改耳。故此碑開寶中建。而猶曰唐年也。至江南平。始改崇陽云。簡棲爲此碑。駢儷卑弱。初無

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駸駸爲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儷之作。終亦不衰。故熙載錯號江左辭宗。而拳拳於簡棲之碑。如此。本朝楊劉之文。擅天下。傳夷狄。亦駢儷也。及歐陽公起。然後掃蕩無餘。後進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讀不能終篇。已坐睡矣。而況效之乎。則歐陽氏之功。可謂大矣。若魯直云。惟有簡棲碑。文章巋然立。蓋戲也。

卷第四十七

入蜀記

二十七日。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爲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闕南湖。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旁有水閣極佳。但以賣酒不可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菱荷香。謂南湖也。是日早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尙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爲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形容最妙。黃魯直嘗征江夏縣。睡起漢陽城。亦此意。老杜有公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及登舟。將適漢陽詩。而卒於耒水。可恨也。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

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於此。後忽乘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爲天下絕景。崔灑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可想見其地。樓榜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遊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游。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爲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南。卽石鏡山麓。巖頑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可謂浪得名者。由江濱堤上還船。民居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爲多。

二十九日早。有廣漢僧世全。左縣僧了證。來附從人舟。日昃。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樓閣重複。燈火歌呼。夜分乃已。招醫趙隨爲靈照視脈。

三十日。黎明離鄂州。便風掛帆。沿鸚鵡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禰正平被殺處。故太白詩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敢生。梁王僧辯擊邵陵王綸軍至鸚鵡洲。卽此地也。自此以南爲漢水。禹貢所謂蟠冢導漾。東流爲漢者。水色澄澈可鑑。太白云。楚水清若空。蓋言此也。過謝家磯。金雞洲。磯不甚高。而石皆橫裂。如累層甃。得縮項鰻魚。重十斤。泔中有聚落。如小縣。出鱖魚。居民率以賣鮓爲業。晚泊通濟口。自此入沌。沌讀如篆。字書云。水名。在江夏。過九月。則沌涸不可行。必由巴陵至荊渚。

九月一日始入沌。實江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祠。甚華潔。自是遂無復居人。兩岸皆葭葦彌望。謂之百里荒。又無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入夜財行四十五里。泊叢葦中。平時行舟多於此。遇盜通濟巡檢持兵來警邏。不寐達旦。

二日東岸葦稍薄缺。時見大江渺瀰。蓋巴陵路也。晡時次下郡。始有二十餘家。皆業漁釣。蘆藩茅屋。宛有幽致。魚尤不論錢。自此始復有挽路。登舟背望。竟陵遠山。泊白白。有莊居數家。門外皆古柳。侵雲。

三日自入沌。食無菜。是日始得菘及蘆服。然不肯斷根。皆刈葉而已。過八疊。汊口皆有民居。晚泊歸子保。亦有十餘家。多桑柘榆柳。

四日平旦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澤深阻。虎狼出沒。未明而行。則挽卒多爲所害。是日早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卽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過網步。有二十餘家。在夕陽高柳中。短籬晒罨。小艇往來。正如畫圖。所見沌中之最佳處也。泊畢家池。地勢爽塏。居民頗衆。有一二家。雖茆荻結廬。而窗戶整潔。藩籬堅壯。舍傍有果園甚盛。蓋亦一聚之雄也。與諸子及二僧步登岸。遊廣福永固寺。闐然無一人。東偏白雲軒前。橙方結實。雖小而極香。相與烹茶。破橙抵暮。乃還舟中。畢家池。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

五日泊紫涓。

六日過東場。並水皆茂竹高林。隄淨如掃。雞犬閑暇。鳧鴨浮沒。人往來林樹間。亦有臨渡喚船者。使人悅。

然如造異境。舟人云。皆村豪園廬也。泊雞鳴。

七日泊湛江。

八日早。次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晉王澄棄荊州。別駕郭舒不肯從。澄東下。乃留屯沌口。陳侯安都討王琳至沌口。皆此地也。阻風。大魚浮水中無數。凡行沌中七日。自是泛江入石首縣界。夜觀隔江燒蘆場。煙焰巨天如火城。光照舟中皆赤。

九日早。謁后土祠。道旁民屋。苦茆皆厚尺餘。整潔無一枝亂。挂帆拋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磯。江濱大山也。自離鄂州。至是始見山。買羊置酒。蓋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諸舟買之。俄頃而盡。求菊花於江上人家。得數枝。芬馥可愛。爲之頽然徑醉。夜雨極寒。始覆絮衾。

十日阻風雨。遣小舟橫絕江面。至對岸買肉食。得大魚之半。又得一烏牡雞。不忍殺。畜於舟中。俄有村翁持菱蒡一束來餉。不肯受。直遣人先之。夔晚晴。開船窗觀月。

十一日舟行望西南一角。水與天接。舟人云。是爲潛軍港。古嘗潛軍伺敵於此。遙見港中有兩點。正黑。疑其遠樹。則下不屬地。久之。漸近可辨。蓋二千五百斛大舟也。又有水禽雙浮江中。色白類鵝。而大。楚人謂之天鵝。飛鷺絕高。有弋得者。味甚美。或曰。卽鵝也。泊三江口。水淺。舟行甚艱。自此遂不復有山。太白詩。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蓋荊渚所作也。

十二日過石首縣。不入石首。自唐始爲縣。在龍蓋山之麓。下臨漢水。亦形勝之地。杜子美有送石首薛明府詩。卽此邑也。泊藕池。

十三日泊柳子夜過全證二僧舟中聽誦梵語般若心經此經惟蜀僧能誦

十四日次公安古所謂油口也漢昭烈駐軍始更今名規模氣象甚壯兵火之後民居多茆竹然茆屋尤精緻可愛井邑亦頗繁富米斗六七十錢知縣右儒林郎周謙孫來湖州人游二聖報恩光孝禪寺二聖謂青葉髻如來婁至德如來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餘陰威凜然可畏正殿中爲釋迦右爲青葉髻號大聖左爲婁至德號二聖三像皆南面予按藏經駒字函娑羅浮殊童子成道爲青葉髻如來青葉髻如來再出世爲樓至如來則二如來本一身耳有碑言邑人一夕同夢二神人言我青葉髻婁至德如來也有二巨木在江干我所運者俟鄩行者來令刻爲我像已而果有人自稱鄩行者又善肖像邑人欣然請之像成人皆謂酷類所夢然碑無年月不知何代也長老祖殊南平軍人寺後有廢城髻髯尙存圖經謂之呂蒙城然老杜乃曰地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蓋玄德子明皆屯於此也老杜曉發公安詩注云數月憩息此縣按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而留別公安太易沙門詩云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是以秋至此縣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憩息蓋爲此也泊弭節亭馴鷗低飛往來竟日不去

十五日周令說縣本在近北枕漢水沙虛岸摧漸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也又云縣有五鄉然共不及二千戶地曠民寡如此民耕尤苦隄防數壞歲歲增築不止晚攜家再遊二聖寺衆寮有維摩刻木像甚佳云沙市工人所爲也方丈西有竹軒頗佳珠老說五祖法演禪師初住四面山子然獨處凡二年始有一道士來問道乃請作知事又三年僧寶良來與道士朝夕參叩皆得法於是演公之道寔爲人知而四

方學者始稍有至者。雖其後門人之盛稱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衆。珠聞此於其師。已菴顏禪師。荊州絕無禪林。惟二聖而已。然蜀僧出關。必走江浙。回者又已。自謂有得不復參叩。故語云。下江者疾走如煙。上江者鼻孔撩天。徒勞他二佛。打供了不見一僧坐禪。

十六日。過白湖。渺然無津。拋江至升子舖。有天鵝數百。翔泳水際。日入。泊沙市。自公安至此六十里。自此至荊南。陸行十里。舟不復進矣。老杜詩云。買薪猶白帝。鳴鴈已沙頭。劉夢得云。沙頭橋干上。始見春江闊。皆謂此也。

十七日日入後。遷行李。過嘉州。趙青船。蓋入峽船也。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則與蜀人爲婚姻者也。

十八日。見知府資政殿學士劉恭父珙。通判右奉議郎權嗣衍。左宣教郎陳孺。荆南圖經以爲楚之郢都。梁元帝亦嘗都焉。唐爲江陵府。荆南節度。今因之。然收守署銜。但云知荆南軍府。與永興河陽正同。初無意義。但沿舊而已。

十九日。郡集於新橋馬監。監在西門外四十里。自出城。卽黃茅彌望。每十餘里有村。疇數家而已。道遇數十騎。縱獵獲狐兔。皆繫鞍上。割鮮藉草而飲。云襄陽軍人也是。日極寒如窮冬。土人云。此月初已嘗有雪。二十日。倒檣竿。立艣牀。蓋上峽。惟用艣及百丈。不復張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爲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艣六枝。百丈兩車。

二十一日。劉帥丁內艱。分逆兵之半負肩輿。自山路先歸夔州。是日。重霧四塞。

二十二日五鼓赴能仁院。建會慶節道場。中夜後。舟人祀峽神。屠一豕。

二十三日。奠劉帥母安定郡太夫人卓氏。劉帥受弔禮。與吳人同。

二十四日。見左朝奉郎湖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牛達可。右奉議郎安撫司幹辦公事湯衡。右朝奉郎安撫同幹辦公事趙蘊。

二十五日。右文林郎知歸州興山縣高祁來。

二十六日。修船始畢。骨肉入新船。祭江瀆廟。用壺酒特豕。廟在沙市之東三四里。神曰昭靈孚。應威惠廣源王。蓋四瀆之一。最爲典祀之正者。然兩廡淫祠尤多。蓋荆楚舊俗也。司法參軍右迪功郎王師點。錄其叔祖君儀待制訟卦講義來。君儀嚴州人。師事先大父。精於易。然遺書不傳。講義止存一篇而已。然亦其少作也。

二十七日。解舟。擊鼓鳴鱗。舟人皆大噪。擁堤觀者如堵牆。泊新河口。距沙市三四里。蓋蜀人修船處。

二十八日。泊方城。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應募爲船之招頭。招頭蓋三老之長。顧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衆人。旣而船戶趙清改用所善程小八爲招頭。百一失職怏怏。又不決去。遂發狂。赴水。予急遣人拯之。流一里餘。三沒三踊。僅得出一招頭得喪。能使人至死。況大於此者乎。

二十九日。阻風。

十月一日。過瓜洲壩。倉頭百里洲。泊沱潛。皆聚落。竹樹鬱然。民居相望。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羣童。見船過。皆挾書出觀。亦有誦書不輟者。沱江別名。詩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潛則爾雅所謂春

秋夏有水。冬無水曰湓也。

二日泊桂林灣。全證二僧陸行來云。沿路民居。大抵多四方人。土著財十一也。舟人殺猪十餘口祭神。謂之開頭。

三日舟人分胙。行差晚。與兒輩登隄觀蜀江。乃知李太白荆門望蜀江詩。江色綠且明。爲善狀物也。自離塔子磯。至是始望見巴山。山在松滋縣。泊灌子口。蓋松滋枝江兩邑之間。松滋晉縣。自此入蜀江。枝江唐縣。古羅國也。江陵九十九洲在焉。晉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玄死。自白帝至枝江。卽此地也。歐陽文忠公有枝江山行五言二十四韻。蓋文忠赴夷陵時。自此陸行至峽州。故其望州坡詩云。崎嶇幾日山行倦。卻喜坡頭見峽州。灌子口一名松滋渡。劉賓客有詩云。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

四日過楊木寨。蓋松滋有四寨。曰楊木。車羊。高平。稅家云。泊龍灣。

五日過白羊市。蓋峽州宜都縣境上。宜都唐縣也。謁張文忠公天覺墓。殘伐墓木橫道。幾不可行。天覺之子直龍圖閣茂已卒。二孫一有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濱。已而不果葬。改葬山間。今墓是也。而舊墓亦不復毀。敗隧道出入。中可容數十人坐。有道人結屋其旁。守之道人出一石刻草書云。莫將外物尋奇寶。須問眞師決汞鉛。寄八瓊張子高。鍾離權始自王屋遊都下。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字。今又將西還。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仲冬望日。權卽世。所謂鍾離先生。子高卽天覺。丹元子卽東坡先生。與之醮倡者。後有魏泰道輔跋云。天覺修黃籙醮法成。浮玉山人謂之曰。上天錄公之功。爲須彌山八瓊洞主。宜刻印謝帝而佩之。天覺不以爲信。故浮玉又出鍾離公書爲證。後丹元子又爲天覺求書卷末。又有

徐注者跋云。天覺舟過眞州。方出謁。有布衣幅巾者。徑入舟中。索筆大書。閱人呂洞賓來謁。張天覺十字。擲筆卽去。而天覺適歸。墨猶未乾。注眞州人云。親見之。墳前碑樓壁間。有詩一篇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見冰壺照坐清。霖雨已回公旦駕。挽鬚聊聽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卻歸林下看昇平。蓋魏道輔贈天覺詩。後人所題者。唐立夫舍人亦有一詩。末句云。無碑堪墮淚。著句與招魂。宜都知縣右文林郎呂大辨來泊赤崖。

卷第四十八

入蜀記

六日。過荆門十二碛。皆高崖絕壁。巔巖突兀。則峽中之峻可知矣。過倍望五龍及雞籠山。嵯峨正如夏雲之奇峯。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碛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荆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下。峽州在唐爲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爲陝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雨。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雨。人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小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

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洗心二亭。下臨江山頗疎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

文忠公不以爲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峯、藤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爲綠蘿谿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以有廟於此。歐陽公爲令時，有祈雨文，在集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亭前冬青及柏，皆百餘年物。遂至夷陵。縣令見縣左從政郎胡振廳事，東至喜堂。郡守朱虞部爲歐陽公所築者，已焚壞。柱礎尙存，規模頗雄深。又東則祠堂，亦簡陋。肖像殊不類，可歎。廳事前一井，相傳爲歐陽公所浚，水極甘寒，爲一郡之冠。井旁一柵，合抱，亦傳爲公手植。晚郡集於楚塞樓，遍歷爾雅臺。錦嶂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經以爲郭景純註爾雅於此。又有絳雪亭，取歐陽公千葉紅梨詩，而紅梨已不存矣。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峯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卽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躡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繚山腹，偃偃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槃同道。

人唐履來游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

九日微雲。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政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碛。水产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匍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碛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侵雲。名天柱峯。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濬渠積土狀。晚次黃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頗白皙。語音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卽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礪斲江側。壑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剖羊醢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壑。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用。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壺酒祭靈感廟。遂行。過鹿肉虎頭史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歸州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嵯峨。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

黃前有一人如著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尚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荆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巧石。如靈壁湖口之類。

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輜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蟆碚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游也。故憶夷陵山詩云。憶嘗祇吏役。鉅細悉經觀。其後又云。荒煙下牢戍。百仞塞溪湫。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猿狖也。晚泊馬肝峽口。兩山對立。修聳摩天。略如廬山。江岸多石。百丈縈絆。極難過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瀾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傍又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冷冷。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略如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爲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沉。然銳石穿船底。牢不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平聲。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爲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冒利。以至此。可爲戒云。遊江濱北廟。廟正臨龍。

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盎。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卽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著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爲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濱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尙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至是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鑿去銳石。然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賣板木。及滯留買賣。必搖沮此役。不則賂石工。以爲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與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錄於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里餘。洞門小。纔袤丈。旣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宮殿中。有石成幢。蓋旛。旗。芝。草。竹。筍。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敘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右奉議郎賈選子公。通判左朝奉郎陳端彥民瞻。館於報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

蕭然無僧。歸之爲州。纔三四百家。負臥牛山。臨江。州前卽人鮮。城中無尺寸平土。灘聲常如暴風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啓封孟除於丹陽城。郭璞註云。在秭歸縣南。疑卽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斐駟乃云在枝江。未詳孰是。

十七日。郡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石。犖确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秔米。共五千餘石。僅比吳中一下戶耳。

十八日。初得艤船。羗小。然底闊而輕。於上灘爲便。

十九日。郡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宋玉宅。在秭歸縣之東。今爲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諱。去之。或遂由此失傳。可惜也。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峯門。過天慶觀。少留。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巴東太守劉瑄所立。字畫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姓名。字亦佳。又有周顯德中。荆南判官孫光憲爲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歸峽皆隸荆渚也。殿前有柏。數百年物。觀下卽吒灘。亂石無數。飯於靈泉寺。遂登舟。過業灘。亦名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纔百餘戶。自令廡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秭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迪功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登秋風亭。下臨江山。是日重陰微雪。天氣飄飄。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

則天下幽奇絕境。羣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蹴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爲慈溪。奔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靡聽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爲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髣髴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泊疲石。夜雨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卽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裴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烏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鳥。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但黥關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早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迪功郎文庶幾來。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線。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擡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卽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銳似半鑿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益記。大略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益舊以種蓮。

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湮沒略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跌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五日晡後至大谿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發大谿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正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滄預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入關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所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卽東屯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瀼之西故一曰瀼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碛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卷第四十九

赤壁詞招韓無咎遊金山

禁門鐘曉。憶君來朝路。初翔鸞鵠。西府中臺推獨步。行對金蓮宮燭。蹙繡華幘。仙葩寶帶。看卽飛騰速。人生難料。一尊此地相屬。回首紫陌青門。西湖閑院。鎖千梢脩竹。素壁棲鴉應好在。殘夢不堪重續。歲月驚心。功名看鏡。短鬢無多綠。一歡休惜。與君同醉浮玉。

浣沙溪和無咎韻

嬾向沙頭醉玉瓶。喚君同賞小窗明。夕陽吹角最關情。忙日苦多閑日少。新愁常續舊愁生。客中無伴怕君行。

又南鄭席上

浴罷華清第二湯。紅綿撲粉玉肌涼。娉婷初試藕絲裳。鳳尺裁成猩血色。螭奩熏透麝臍香。水亭幽處捧霞觴。

青玉案與朱景參會北嶺

西風挾雨聲翻浪。恰洗盡黃茆瘴。老慣人間齊得喪。千巖高臥。五湖歸棹。替卻凌煙像。故人小駐平戎帳。白羽腰間氣何壯。我老漁樵君將相。小槽紅酒。晚香丹荔。記取蠻江上。

水調歌頭多景樓

江左占形勝。最數古徐州。連山如畫佳處。縹渺著危樓。鼓角臨風悲壯。烽火連空明滅。往事憶孫劉。千里曜戈甲。萬竈宿貔貅。露霑草。風落木。歲方秋。使君宏放談笑。洗盡古今愁。不見襄陽登覽。磨滅遊人無數。遺恨黯難收。叔子獨千載。名與漢江流。

浪淘沙丹陽浮玉亭席上作

綠樹暗長亭。幾把離尊。陽關常恨不堪聞。何況今朝秋色裏。身是行人。清淚泡羅巾。各自消魂。一江離恨恰平分。安得千尋橫鐵鎖。截斷煙津。

定風波遣賢道上見梅。贈王伯壽。

欵帽垂鞭送客回。小橋流水一枝梅。衰病逢春都不記。誰謂。幽香卻解逐人來。安得身閑頻置酒。攜手。與君看到十分開。少壯相從今雪鬢。因甚。流年羈恨兩相催。

南鄉子

歸夢寄吳橋。水驛江程去路長。想見芳洲初繫纜。斜陽。煙樹參差認武昌。愁鬢點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鄉交舊少。淒涼。卻恐它鄉勝故鄉。

又

早歲入皇州。樽酒相逢盡勝流。三十年來真一夢。堪愁。客路蕭蕭兩鬢秋。蓬嶠偶重遊。不待人嘲我自羞。看鏡倚樓俱已矣。扁舟。月笛煙簫萬事休。

滿江紅

危堞朱欄。登覽處。一江秋色。人正似。征鴻社燕。幾番輕別。繾綣難忘當日語。淒涼又作它鄉客。問鬢邊。都有幾多絲。真堪織。楊柳院。秋千陌。無限事成虛擲。如今何處也。夢魂難覓。金鴨微溫香縹渺。錦茵初展。情蕭瑟。料也應紅淚伴秋霖。燭前滴。

又夔州催王伯禮侍御尋梅之集。

疎蕊幽香禁不過。晚寒愁絕。那更是巴東江上。楚山千疊。欵帽閑尋西瀆路。鞦韆笑向南枝說。恐使君歸去。上鑿坡。孤風月。清鏡裏。悲華髮。山驛外。溪橋側。悽然回首處。鳳凰城闕。顛顛如今誰領略。飄零已是無顏色。問行廚。何日喚賓僚。猶堪折。

感皇恩 伯禮立春日生日。

春色到人間。綵旛初戴。正好春盤細生菜。一般日月。只有僂家偏耐。雪霜從點鬢。朱顏在。溫詔鼎來。延英催對。鳳閣鸞臺看除拜。對衣裁穩。恰稱毳紋新帶。箇時方旋了功名債。

又

小閣倚秋空。下臨江渚。漠漠孤雲未成雨。數聲新雁。回首杜陵何處。壯心空萬里。人誰許。黃閣紫樞。築壇開府。莫怕功名欠人做。如今熟計。只有故鄉歸路。石帆山脚下。菱三畝。

好事近 寄張真甫。

羈雁未成歸。腸斷寶箏零落。那更凍醪無力。似故人情薄。瘴雲蠻雨暗孤城。身在楚山角。煩問劍南消息。怕還成疎索。

又

風露九霄寒。侍宴玉華宮闕。親向紫皇香案。見金芝千葉。碧壺仙露醞初成。香味兩奇絕。醉後卻騎丹鳳。看蓬萊春色。

又次宇文卷目韻

客路苦思歸。愁似蠶絲千緒。夢裏鏡湖煙雨。看山無重數。尊前消盡少年狂。慵著送春語。花落燕飛庭戶。歎年光如許。

又

歲晚喜東歸。掃盡市朝陳迹。揀得亂山環處。釣一潭澄碧。賣魚沽酒醉還醒。心事付橫笛。家在萬重雲外。有沙鷗相識。

又

華表又千年。誰記駕雲孤鶴。回首舊曾遊處。但山川城郭。紛紛車馬滿人間。塵土汙芒屨。且訪葛仙丹井。看巖花開落。

又

揮袖別人間。飛躡峭崖蒼壁。尋見古僊丹竈。有白雲成積。心如潭水靜無風。一坐數千息。夜半忽驚奇事。看鯨波噉日。

又

溢口放船歸。薄暮散花洲宿。兩岸白蘋紅蓼。映一鏡新綠。有沽酒處便爲家。菱芡四時足。明日又乘風去。任江南江北。

又登梅仙山絕頂望海

揮袖上西峯。孤絕去天無尺。拄杖下臨鯨海。數烟颿歷歷。貪看雲氣舞青鸞。歸路已將夕。多謝半山松吹。解慙留客。

又

小倦帶餘醒。澹澹數樵斜日。驅退睡魔十萬。有雙龍蒼壁。少年莫笑老人衰。風味似平昔。扶杖凍雲深處。探溪梅消息。

又

覓箇有緣人。分付玉壺靈藥。誰向市廛深處。識遼天孤鶴。月中吹笛下巴陵。條華赴前約。今古廢興何限。歎山川如昨。

又

平旦出秦關。雪色駕車雙鹿。借問此行安往。賞清伊脩竹。漢家宮殿劫灰中。春草幾回綠。君看變遷如許。況紛紛榮辱。

又

秋曉上蓮峯。高躡倚天青壁。誰與放翁爲伴。有天壇輕策。鏗然忽變赤龍飛。雷雨四山黑。談笑做成豐歲。笑禪龕柳栗。

鷓鴣天 送葉夢錫

家住東吳近帝鄉。平生豪舉少年場。十千沽酒青樓上。百萬呼盧錦瑟傍。身易老。恨難忘。尊前贏得是

淒涼君歸爲報京華舊。一事無成兩鬢霜。

又葭萌驛作。

看盡巴山看蜀山。子規江上過春殘。慣眠古驛常安枕。熟聽陽關不慘顏。懣服氣。懶燒丹。不妨青鬢戲人間。祕傳一字神仙訣。說與君知只是頑。

又

梳髮金盤剩一窩。畫眉鸞鏡暈雙蛾。人間何處無春到。只有伊家獨占多。微步處。奈嬌何。春衫初換麴塵羅。東鄰鬪草歸來晚。忘卻新傳子夜歌。

又

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樹殘玉蝨行穿竹。卷罷黃庭臥看山。貪嘯傲。任衰殘。不妨隨處一開顏。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閑。

又

插脚紅塵已是顛。更求平地上青天。新來有箇生涯別。買斷煙波不用錢。沽酒市。採菱船。醉聽風雨擁簑眠。三山老子真堪笑。見事遲來四十年。

又

嬾向青門學種瓜。只將漁釣送年華。雙雙新燕飛春岸。片片輕鷗落晚沙。歌縹渺。鷓嘯啞。酒如清露鮮如花。逢人問道歸何處。笑指船兒此是家。

又薛公廡家席上作。

南浦舟中兩玉人。誰知重見楚江濱。憑教後苑紅牙版。引上西川綠錦茵。纔淺笑。卻輕嗔。淡黃楊柳又催春。情知言語難傳恨。不似琵琶道得真。

驀山溪送伯禮。

元戎十乘。出次高唐館。歸去舊鷓行。更何人齊飛霄漢。瞿唐水落。惟是淚波深。催鼻鼓。起牙橋。難鑠長江斷。春深鼇禁。紅日宮輒暖。何處望音塵。黯消魂。層城飛觀。人情見慣。不敢恨相忘。梅驛外。蓼灘邊。只待除書看。

又遊三榮龍祠。

窮山孤壘。臘盡春初破。寂寞掩空齋。好一箇無聊底我。嘯臺龍岫。隨分有雲山。臨淺瀨。蔭長松。閑據胡牀坐。三盃徑醉。不覺紗巾墮。畫角喚人歸。落梅村籃輿。夜過城門漸近。幾點妓衣紅。官驛外。酒壘前。也有閑燈火。

木蘭花立春日作。

三年流落巴山道。破盡青衫塵滿帽。身如西瀆渡頭雲。愁抵瞿唐關上草。春盤春酒年年好。試戴重簷判醉倒。今朝一歲大家添。不是人間偏我老。

朝中措梅。

幽姿不入少年場。無語只淒涼。一箇飄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腸。江頭月底。新詩舊夢。孤恨清香。任是春

風不管也曾先識東皇。

又代譚得稱作。

怕歌愁舞嬾逢迎。粧晚託春醒。總是向人深處。當時枉道無情。關心近日。啼紅密訴。剪綠深盟。杏館花陰恨淺。畫堂銀燭嫌明。

又

琴瑟儺鼓。鼓流年。燭焰動金船。綵燕難尋前夢。酥花空點春妍。文園謝病。蘭成久旅。回首凄然。明月梅山笛夜。和風禹廟鶯天。

臨江仙離果州作。

鳩雨催成新綠。燕泥收盡殘紅。春光還與美人同。論心空眷眷。分袂卻匆匆。只道真情易寫。那知怨句難工。水流雲散各西東。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橋風。

蝶戀花離小益作。

陌上簫聲寒食近。雨過園林。花氣浮芳潤。千里斜陽鐘欲暝。憑高望斷南樓信。海角天涯行略盡。三十二年間。無處無遺恨。天若有情終欲問。忍教霜點相思鬢。

又

桐葉晨飄蛩夜語。旅思秋光。黯黯長安路。忽記橫戈盤馬處。散關清渭應如故。江海輕舟今已具。一卷兵書。歎息無人付。早信此生終不遇。當年悔草長楊賦。

又

水漾萍根風卷絮。倩笑嬌顰。忍記逢迎處。只有夢魂能再遇。堪嗟夢不由人做。夢若由人何處去。短帽輕衫。夜夜眉州路。不怕銀缸深繡戶。只愁風斷青衣渡。

釵頭鳳

紅酥手。黃滕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蛟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清商怨 馮萌驛作。

江頭日莫痛飲。乍雪晴猶凜。山驛淒涼。燈昏人獨寢。鴛機新寄斷錦。歎往事。不堪重省。夢破南樓。綠雲堆一枕。

水龍吟 榮南作。

樽前花底尋春處。堪歎心情全減。一身萍寄。酒徒雲散。佳人天遠。那更今年。瘴煙蠻雨。夜郎江畔。漫倚樓橫笛。臨窗看鏡。時揮涕。驚流轉。花落月明庭院。悄無言。魂消腸斷。憑肩攜手。當時曾效。畫梁栖燕。見說新來。網縈塵暗。舞衫歌扇。料也羞。顛顛慵行芳徑。怕啼鴛見。

秋波媚 七月十六日晚登高興亭望長安南山。

秋到邊城角聲哀。烽火照高臺。悲歌擊筑。憑高酌酒。此興悠哉。多情誰似南山月。特地莫雲開。灞橋煙柳。曲江池館。應待人來。

又

曾散天花蕊珠宮。一念墮塵中。鉛華洗盡，珠璣不御，道骨仙風。東遊我醉騎鯨去，君駕素鸞從。垂虹看月，天臺采藥，更與誰同。

采桑子

寶釵樓上粧梳晚，嬾上鞦韆。閑撥沉煙，金縷衣寬睡髻偏。鱗鴻不寄遼東信，又是經年。彈淚花前，愁入春風十四絃。

卜算子詠梅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羣芳妬。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沁園春三樂橫谿閣小宴

粉破梅梢，綠動萱叢，春意已深。漸珠簾低卷，筠枝微步，冰開躍鯉，林暖鳴禽。荔子扶疎，竹枝哀怨，濁酒一尊和淚斟。憑欄久，歎山川冉冉，歲月駸駸。當時豈料如今，漫一事無成，霜鬢侵看。故人強半，沙堤黃閣，魚懸帶玉，貂映蟬金。許國雖堅，朝天無路，萬里淒涼誰寄音。東風裏，有灞橋煙柳，知我歸心。

又

一別秦樓，轉眼新春，又近放燈。憶盈盈倩笑，纖纖柔握，玉香花語，雪暖酥凝。念遠愁腸，傷春病思，自怪平生殊未曾。君知否，漸香消蜀錦，淚漬吳綾。難求繫日長繩，況倦客飄零，少舊朋。但江郊雁起，漁村笛怨。

寒缸委燼。孤硯生冰。水繞山圍。煙昏雲慘。縱有高臺常怯登。消魂處。是魚牋不到。蘭夢無憑。

又

孤鶴歸飛。再過遼天。換盡舊人。念鬢髮枯塚。茫茫夢境。王侯螻螻。畢竟成塵。載酒園林。尋花巷陌。當日何曾輕負春。流年改。歎圍腰帶剩。點鬢霜新。交親散落如雲。又豈料。如今餘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飯軟。非惟我老。更有人貧。躲盡危機。消殘壯志。短艇湖中閑采蓴。吾何恨。有漁翁共醉。谿友爲鄰。

憶秦娥

玉花驄。晚街金轡聲。瓊瓏聲。瓏。閑欹烏帽。又過城東。富春巷陌花重重。千金沽酒酬春風。酬春風。笙歌圍裏。錦繡叢中。

漢宮春 張園賞海棠作。園故蜀燕王宮也。

浪迹人間。喜聞猿楚峽。學劍秦川。虛舟汎然不繫。萬里江天。朱顏綠鬢。作紅塵無事神仙。何妨在。鶯花海裏。行歌閑送流年。休笑放慵狂眼。看閑坊深院。多少嬋娟。燕宮海棠夜宴。花覆金船。如椽畫燭。酒闌時百炬吹煙。憑寄語。京華舊侶。幅巾莫換貂蟬。

又初自南鄭來成都作。

羽箭雕弓。憶呼鷹古壘。截虎平川。吹笳莫歸野帳。雪壓青氈。淋漓醉墨。看龍蛇飛落蠻牋。人誤許。詩情將略。一時才氣超然。何事又作南來。看重陽藥市。元夕燈山。花時萬人樂處。欹帽垂鞭。聞歌感舊。尙時時流涕尊前。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月上海棠成都城南有蜀王舊苑多梅皆二百餘年古木。

斜陽廢苑朱門閉。吊興亡。遺恨淚痕裏。淡淡宮梅也。依然點點酥剪水。凝愁處。似憶宣華舊事。行人別有。淒涼意。折幽香誰與寄千里。佇立江皋。杳難逢隴頭歸騎。音塵遠。楚天危樓獨倚。宣華故蜀死名。

又

蘭房繡戶厭厭病。歎春醒和悶甚時醒。燕子空歸。幾曾傳玉關邊信。傷心處。獨展團窠瑞錦。熏籠消歇。沉煙冷。淚痕深展轉看花影。漫撥餘香。怎禁他。峭寒孤枕。西窗曉。幾聲銀瓶玉井。

烏夜啼

金鴨餘香尚煖。綠窗斜日偏明。蘭膏香染雲鬢膩。釵墜滑無聲。冷落鞦韆伴侶。闌珊打馬心情。繡屏驚斷瀟湘夢。花外一聲鶯。

又

簷角楠陰轉日。樓前荔子吹花。鷓鴣聲裏霜天晚。疊鼓已催衙。鄉夢時來枕上。京書不到天涯。邦人訟少文移省。閑院自煎茶。

又

我校丹臺玉宇。君書蕊殿雲篇。錦官城裏重相遇。心事兩依然。攜酒何妨處處。尋梅共約年年。細思上界多官府。且作地行仙。

又

世事從來慣見。吾生更欲何之。鏡湖西畔秋千頃。鷗鷺共忘機。
一枕蘋風午醉。二升菰米晨炊。故人莫訝音書絕。釣侶是新知。

又

素意幽棲物外。塵緣浪走天涯。歸來猶幸身強健。隨分作山家。
已趁餘寒泥酒。還乘小雨移花。柴門盡日無人到。一徑傍谿斜。

又

園館青林翠樾。衣巾細葛輕紈。好風吹散霏微雨。沙路喜新乾。
小燕雙飛水際。流鶯百囀林端。投壺聲斷彈棊罷。閑展道書看。

又

從宦元知漫浪。還家更覺清真。蘭亭道上多脩竹。隨處岸綸巾。
泉冽偏宜雪茗。秔香雅稱絲蓴。翛然一飽西窗下。天地有閒人。

又

執扇嬋娟素月。紗巾縹渺輕煙。高槐葉長陰初合。清潤雨餘天。
弄筆斜行小草。鈎簾淺醉閑眠。更無一點塵埃到。枕上聽新蟬。

真珠簾

山村水館參差路。感羈遊。正似殘春風絮。掠地穿簾。知是竟歸何處。鏡裏新霜空自憫。問幾時。鸞臺鼈署。

遲莫謾憑高懷遠。書空獨語。自古儒冠多誤。悔當年。早不扁舟歸去。醉下白蘋洲。看夕陽鷗鷺。菰菜鱸魚都棄了。只換得青衫塵土。休顧。早收身江上一簑煙雨。

好事近

混沌寄人間。夜夜畫樓銀燭。誰見五雲丹竈。養黃芽初熟。春風歸從紫皇遊。東海宴陽谷。進罷碧桃花賦。賜玉塵千斛。

卷第五十

柳梢青故蜀燕王宮海棠之盛。爲成都第一。今屬張氏。

錦里繁華。環宮故邸。疊萼奇花。俊客妖姬。爭飛金勒。齊駐香車。何須幙障帷遮。寶盃浸紅雲。瑞霞銀燭光中。清歌聲裏。休恨天涯。

又乙巳二月。西興贈別。

十載江湖。行歌沽酒。不到京華。底事翩然。長亭煙草。衰鬢風沙。憑高目斷天涯。細雨外。樓臺萬家。只恐明朝。一時不見。人共梅花。

夜遊宮記夢寄師伯渾。

雪曉清笳亂起。夢遊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雁門西。青海際。睡覺寒燈裏。漏聲斷。月斜窗紙。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鬢雖殘。心未死。

又宮詞

獨夜寒侵翠被。奈幽夢不成。還起欲寫新愁。淚濕紙。憶承恩。歎餘生。今至此。蘇蘇燈花墜。問此際。報人何事。咫尺長門。過萬里。恨君心似危欄。難久倚。

安公子

風雨初經社。子規聲裏春光謝。最是無情。零落盡。薔薇一架。況我今年。顛願幽窗下。人盡怪。詩酒消聲價。向藥爐經卷。忘卻鶯窗柳樹。萬事收心也。粉痕猶在香羅帕。恨月愁花。爭信道。如今都罷。空憶前身。便面章臺馬。因自來。禁得心腸怕。縱遇歌逢酒。但說京都舊話。

玉蝴蝶 王忠州家席上作

倦客平生行處。墜鞭京洛。解佩瀟湘。此夕何年。來賦宋玉高唐。繡簾開。香塵乍起。蓮步穩。銀燭分行。暗端相。燕羞鶯妬。蝶擾蜂忙。難忘芳樽頻勸。峭寒新退。玉漏猶長。幾許幽情。只愁歌罷月侵廊。欲歸時。司空笑闕。微近處。丞相噴狂。斷人腸。假饒相送上馬何妨。

木蘭花慢 夜登青城山玉華樓

闕邯鄲夢境。歎綠鬢。早霜侵。奈華岳燒丹。青谿看鶴。尚負初心。年來向濁世裏。悟真詮。秘訣絕幽深。養就金芝九碗。種成琪樹千林。星壇夜學步虛吟。露冷透瑤簪。對翠鳳披雲。青鸞遡月。宮闕蕭森。琅函一封。奏罷自鈞天帝。所有知音。卻過蓬壺。嘯傲世間。歲月駸駸。

蘇武慢 唐西安湖

澹蕩空濛。輕陰清潤。綺陌細塵初靜。平橋繫馬。畫閣移舟。湖水倒空如鏡。掠岸飛花。傍簷新燕。都似學人無定。歎連年戎帳。經春邊壘。暗凋顏鬢。空記憶。杜曲池臺。新豐歌管。怎得故人音信。羈懷易感。老伴無多。談麈久閑犀柄。惟有翛然。筆牀茶竈。自適筍輿煙艇。待綠荷遮岸。紅蕖浮水。更乘幽興。

齊天樂 左綿道中。

角殘鐘晚。關山路。行人乍依孤店。塞月征塵。鞭絲帽影。常把流年虛占。藏鴉柳暗。歎輕負鶯花。謾勞書劍。事往關情。悄然頻動壯遊念。孤懷誰與強遣。市鹽沽酒。酒薄怎當愁釀。倚瑟妍詞。調鉛妙筆。那寫柔情芳豔。征途自厭。況煙斂蕪痕。雨稀萍點。最是眠時。枕寒門半掩。

又三樂人日遊龍洞作。

客中隨處閑消悶。來尋嘯臺龍岫。路斂春泥。山開翠霧。行樂年年依舊。天工妙手。放輕綠萱牙。淡黃楊柳。笑問東君。爲人能染鬢絲否。西州催去近也。帽簷風軟。且看市樓沽酒。宛轉巴歌。淒涼塞管。攜客何妨頻奏。征塵暗袖。漫禁得梅花。伴人疎瘦。幾日東歸。畫船平放溜。

望梅

壽非金石。恨天教老向。木程山驛。似夢裏來到。南柯這些子。光陰更堪輕擲。戍火邊塵。又過了。一年春色。歎名姬駿馬。盡付杜陵。苑路豪客。長繩漫勞繫日。看人間。俛仰俱是陳迹。縱自倚英氣。凌雲奈回盡鷗程。鍛殘鸞翮。終日憑高。悄不見。江東消息。算沙邊。也有斷鴻。倩誰問得。

洞庭春色

壯歲文章暮年勳業。自昔誤人。算英雄成敗。軒裳得失。難如人意。空喪天真。請看邯鄲當日夢。待炊罷黃梁。徐欠伸。方知道。許多時富貴。何處關身。人間定無可意。怎換得玉鱸絲葦。且釣竿漁艇。筆牀茶竈。閑聽荷雨。一洗衣塵。洛水秦關千古後。尙棘暗銅駝。空愴神。何須更。暮封侯定遠。圖像麒麟。

漁家傲寄仲高

東望山陰何處是。往來一萬三千里。寫得家書空滿紙。流清淚。書回已是明年事。寄語紅橋橋下水。扁舟何日尋兄弟。行徧天涯真老矣。愁無寐。鬢絲幾縷茶煙裏。

繡停針

歎半紀。跨萬里秦吳。頓覺衰謝。回首鷓鴣行英俊。並遊咫尺。玉堂金馬。氣凌嵩華。負壯略縱橫。王霸。夢經洛浦。梁園。覺來淚流如瀉。山林定去也。卻自恐說著少年時話。靜院焚香。閑倚素屏。今古總成虛假。趁時婚嫁。幸自有湖邊茅舍。燕歸應笑。客中又還過社。

桃園憶故人并序

三榮郡治之西。因子城作樓觀。曰高齋。下臨山村。蕭然如世外。余留七十日。被命參成都戎。幙而去。臨行。徙倚竟日。作桃源憶故人一首。

斜陽寂歷柴門閉。一點炊煙時起。雞犬往來林外。俱有蕭然意。衰翁老去疎榮利。絕愛山城無事。臨去。畫樓頻倚。何日重來此。

又應靈道中

欄干幾曲高齋路。正在重雲深處。丹碧未乾人去。高棟空留句。離離芳草長亭暮。無奈征車不住。惟有斷鴻煙渚。知我頻回顧。

又

一彈指頃浮生過。墮甌元知當破。去去醉吟高臥。獨唱何須和。殘年還我從來我。萬里江湖煙舸。脫盡利名韞鎖。世界元來大。

又

城南載酒行歌路。冶葉倡條無數。一朵鞋紅凝露。最是關心處。鶯聲無賴催春去。那更兼旬風雨。試問歲華何許。芳草連天暮。

又題華山圖

中原當日三川震。關輔回頭煨燼。淚盡兩河征鎮。日望中興運。秋風霜滿青青鬢。老卻新豐英俊。雲外華山千仞。依舊無人問。

極相思

江頭疎雨輕煙。寒食落花天。翻紅墜素。殘霞暗錦。一段淒然。惆悵東君堪恨處。也不念冷落樽前。那堪更看漫空相趁。柳絮榆錢。

一叢花

樽前凝佇漫魂迷。猶恨負幽期。從來不慣傷春淚。爲伊後滴滿羅衣。那堪更是。吹簫池館。青子綠陰時。

回廊簾影畫參差。偏共睡相宜。朝雲夢斷，知何處，倩雙燕說與相思。從今判了，十分顚顚，圖要箇人知。

又

仙姝天上自無雙。玉面翠蛾長。黃庭讀罷，心如秋水，閉朱戶，愁近絲簧。窗明几淨，閑臨唐帖，深炷寶奩香。人間無藥駐流光。風雨又催涼。相逢共話清都舊，歎塵劫、生死茫茫。何如伴我，綠簑青箬，秋晚釣瀟湘。

隔浦蓮近拍

飛花如趁燕子，直度簾櫳裏。帳掩香雲暖。金籠鸚鵡驚起，凝恨慵梳洗。粧臺畔，離粉纖纖指。寶釵墜。才醒又困，厭厭中酒滋味。牆頭柳暗，過盡一年春事。罨畫高樓，怕獨倚、千里孤舟。何處煙水。

又

騎鯨雲路倒景，醉面風吹醒。笑把浮丘袂，寥然非復塵境。震澤秋萬頃，煙霏散、水面飛金鏡。露華冷。湘妃睡起，鬢傾釵墜。慵整。臨風舞處，零亂塞鴻清影。河漢橫斜，夜漏永。人靜吹簫，同過緱嶺。

昭君怨

晝永蟲聲庭院，人倦嬾搖團扇。小景寫瀟湘，自生涼。簾外蹴花雙燕，簾下有人同見。寶篆坼宮黃，炷熏香。

雙頭蓮呈范至能待制

華鬢星星，驚壯志成虛。此身如寄，蕭條病驥，向暗裏、消盡當年豪氣。夢斷故國山川，隔重重煙水。身萬里，舊社凋零，青門俊遊誰記。盡道錦里繁華，歎官閑晝永，柴荆添睡。清愁自醉，念此際、付與何人心事。縱

有楚梅吳檣。如何時東逝。空悵望。鱸美菰香。秋風又起。

南歌子送周機宜之益昌

異縣相逢晚。中年作別難。暮秋風雨客衣寒。又向朝天門外。話悲歡。瘦馬行霜棧。輕舟下雪灘。烏奴山下。林丹爲說。三年常寄夢魂間。

豆葉黃

春風樓上柳腰肢。初試花前金縷衣。嫋嫋娉娉不自持。曉粧遲。畫得蛾眉勝舊時。

又

一春常是雨和風。風雨晴時春已空。誰惜泥沙萬點紅。恨難窮。恰似衰翁一世中。

醉落魄

江湖醉客。投盃起舞。遺烏幘。三更冷翠霑衣濕。嫋嫋菱歌。催落半川月。空花昨夢休尋覓。雲臺麟閣俱陳迹。元來只有閑難得。青史功名。天卻無心惜。

鵲橋仙

華燈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豪舉。酒徒一一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輕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斷蘋洲煙雨。鏡湖元自屬閑人。又何必君恩賜與。

又

一竿風月。一簑煙雨。家在釣臺西住。賣魚生怕近城門。況肯到紅塵深處。潮生理權。潮平繫纜。潮落浩

歌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

又夜聞杜鵑

荊簷人靜蓬窗燈暗。春晚連江風雨。林鶯巢燕總無聲。但月夜常啼杜宇。催成清淚。驚殘孤夢。又揀深枝飛去。故山猶自不堪聽。況半世飄然羈旅。

長相思

雲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雲水中。月明收釣筒。頭未童。耳未聾。得酒猶能雙臉紅。一尊誰與同。

又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側船蓬。使江風。蟹舍參差漁市東。到時聞暮鐘。

又

面蒼然。鬢皤然。滿腹詩書不直錢。官閑常晝眠。晝凌煙。上甘泉。自古功名屬少年。知心惟杜鵑。

又

暮山青。暮霞明。夢筆橋頭艇子橫。蘋風吹酒醒。看潮生。看潮平。小住西陵莫較程。蓴絲初可烹。

又

悟浮生。厭浮名。回視千鍾一髮輕。從今心太平。愛松聲。愛泉聲。寫向孤桐誰解聽。空江秋月明。

菩薩蠻

江天淡碧雲如掃。蘋花零落蓴絲老。細細晚波平。月從波面生。漁家真箇好。悔不歸來早。經歲洛陽城。

鬢絲添幾莖。

又

小院蠶眠春欲老。新巢燕乳花如掃。幽夢錦城西。海棠如舊時。當年真草草。一櫺還吳早。題罷惜春詩。鏡中添鬢絲。

訴衷情

當年萬里覓封侯。正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又

青衫初入九重城。結友盡豪英。蠟封夜半傳檄。馳騎諭幽并。時易失。志難成。鬢絲生。平章風月。彈壓江山。別是功名。

生查子

還山荷主恩。聊試扶犁手。新結小茆茨。恰占清江口。風塵不化衣。鄰曲常持酒。那似宦遊時。折盡長亭柳。

又

梁空燕委巢。院靜鳩催雨。香潤上朝衣。客少閑談麈。鬢邊千縷絲。不是吳蠶吐。孤夢泛瀟湘。月落聞柔櫓。

破陣子

仕至千鍾良易。年過七十常稀。眼底榮華元是夢。身後聲名不自知。營營端爲誰。幸有旗亭沽酒。何妨繭紙題詩。幽谷雲蘿朝採藥。靜院軒窗夕對棋。不歸真箇癡。

又

看破空花塵世。放輕昨夢浮名。蠟屐登山真率飲。筇杖穿林自在行。身閑心太平。料峭餘寒猶力。廉纖細雨初晴。苔紙閑題谿上句。菱唱遙聞煙外聲。與君同醉醒。

上西樓一名相見歡

江頭綠暗紅稀。燕交飛。忽到當年行處。恨依依。灑清淚。歎人事。與心違。滿酌玉壺花露。送春歸。

點絳脣

采藥歸來。獨尋茆店。沽新釀。暮煙千嶂。處處聞漁唱。醉弄扁舟。不怕黏天浪。江湖上。遮回疎放。作箇閑人樣。

謝池春

壯歲從戎。曾是氣吞殘虜。陣雲高。狼烽夜舉。朱顏青鬢。擁雕戈西戍。笑儒冠自來多誤。功名夢斷。卻泛扁舟吳楚。漫悲歌。傷懷弔古。煙波無際。望秦關何處。歎流年。又成虛度。

又

賀監湖邊。初繫放翁歸棹。小園林。時時醉倒。春眠驚起。聽啼鶯催曉。歎功名誤人堪笑。朱橋翠徑。不許

京塵飛到挂朝衣。東歸欠早。連宵風雨。捲殘紅如掃。恨樽前送春人老。

又

七十衰翁。不減少年豪氣。似天山。淒涼病驥。銅駝荆棘。灑臨風清淚。甚情懷。伴人兒戲。如今何幸。作箇故谿歸計。鶴飛來。晴嵐暝翠。玉壺春酒。約羣仙同醉。洞天寒露。桃開未。

一落索

滿路遊絲飛絮。韶光將暮。此時誰與說新愁。有百轉流鶯語。類仰人間今古。神仙何處。花前須判醉扶歸。酒不到劉伶墓。

又

識破浮生虛妄。從人譏謗。此身恰是弄潮兒。曾過了千重浪。且喜歸來無恙。一壺春釀。雨簑煙笠傍漁磯。應不是封侯相。

杏花天

老來駒隙駸駸度。算只合狂歌醉舞。金盃到手君休訴。看著春光又暮。誰爲倩柳條繫住。且莫遣城笳催去。殘紅轉眼無尋處。盡屬蜂房燕戶。

太平時

竹裏房櫺一徑深。靜悄悄。亂紅飛盡。綠成陰。有鳴禽。臨罷蘭亭無一事。自修琴。銅爐鼻息海南沉。洗塵襟。

戀繡衾

不惜貂裘換釣篷。嗟時人誰識放翁。歸櫂借樵風穩。數聲聞林外暮鐘。幽棲莫笑蝸廬小。有雲山煙水萬重。半世向丹青看。喜如今身在畫中。

又

無方能駐臉上紅。笑浮生擾擾夢中。平地是冲霄路。又何勞千日用功。飄然再過蓮峯下。亂雲深吹下暮鐘。訪舊隱依然在。但鶴巢時有墮松。

風入松

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萬金選勝鶯花海。倚疎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常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寄吳牋說與。這回真箇閑人。

真珠簾

燈前月下嬉遊處。向笙歌錦繡叢中相遇。彼此知名。纔見便論心素。淺黛嬌蟬風調別。最動人。時時偷顧。歸去想。閑牕深院。調絃促柱。樂府初翻新譜。漫裁紅點翠。閑題金縷。燕子入簾時。又一番春暮。側帽燕脂坡下過。料也記。前年崔護。休訴待從。今須與好花爲主。

風流子 一名內家嬌

佳人多命薄。初心慕。德耀嫁梁鴻。記綠窗睡起。靜吟閑詠。句翻離合。格變玲瓏。更乘興素紈留喜墨。纖玉撫孤桐。蟾滴夜寒。水浮微凍。鳳牋春麗。花研輕紅。人生誰能料。堪悲處。身落柳陌花叢。空羨畫堂鸚鵡。

深閉金籠向寶鏡。鸞斂臨粧常晚。繡茵牙版。催舞還慵。腸斷市橋月笛。燈院霜鐘。

雙頭蓮

風卷征塵。堪歎處。青驄正搖金轡。客襟貯淚。漫萬點如血。憑誰持寄。佇想豔態幽情。壓江南佳麗。春正媚。怎忍長亭。匆匆頓分連理。目斷淡日平蕪。煙濃樹遠。微茫如薺。悲歡夢裏。奈倦客又是關河千里。最苦唱徹驪歌。重遲留無計。何限事。待與丁寧。行時已醉。

鷓鴣天

杖屨尋春苦未遲。洛城櫻筍正當時。三千里外歸初到。五百年前事總知。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問姓名誰。小車處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賦詩。

蝶戀花

禹廟蘭亭今古路。一夜清霜。染盡湖邊樹。鸚鵡杯深君莫訴。他時相遇知何處。冉冉年華留不住。鏡裏朱顏。畢竟消磨去。一句丁寧君記取。神仙須是閑人做。

跋

先太史之文。於古則詩書左氏。莊騷史漢。於唐則韓昌黎。於本朝則曾南豐。是所取法。然稟賦宏大。造詣深遠。故落筆成文。則卓然自爲一家。人莫測其涯涘。蓋今學者。皆熟誦劍南之詩。續稿雖家藏。世亦多傳。寫惟遺文。自先太史未病時。故已編輯。而名以渭南矣。第學者多未之見。今別爲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遺意。今不敢紊。乃鍔梓溧陽學宮。以廣其傳。渭南者。晚封渭南伯。乃自號爲陸渭南。嘗謂子適曰。劍南乃詩家事。不可施於文。故別名渭南。如入蜀記。牡丹譜。樂府詞。本當別行。而異時或至散失。宜用廬陵所刊歐陽公集例。附于集後。此皆子適嘗有疑。而請問者。故備著于此。嘉定十有三年十一月壬寅。幼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事子適謹書。

放翁富于文辭。諸體具備。惜其集罕見于世。馬氏通考載渭南集三十卷。今不傳。邇來吳中士夫。有抄而祕其本者。亦頗無詮次。紹興郡有刻本。去入蜀記。溷增詩九卷。據翁命子云。詩家事不可施于文。況十僅一二耶。旣得光祿華君活字印本渭南文集五十卷。乃嘉定中翁幼子適編輯也。跋云。命名次第。皆出遺意。但活板多謬多遺。因嚴加讎訂。并付剞劂。自秋徂冬。凡六月而書成。湖南毛晉記。

劍南詩彙序

前輩有欲補詩史一字之闕。終莫適其當者。夫發言寓意。未必惟一。字之工。或者窮思畢慮之弗逮。人才相去。乃爾遠耶。太守山陰陸先生劍南之作。傳天下。眉山蘇君林收拾尤富。適官屬邑。欲鈔本。爲此邦盛事。適以纂次屬師尹。亦旣斂衽肅觀。則浩渺閎肆。莫測津涯。掩卷太息者久之。獨念吾儕日從事先生之門。間有疑闕。自公餘。可以從容質正。幸來者見斯文大全。用是不敢辭。劍南詩稿六百九十四首。續稿三百七十七首。蘇君於集外得一千四百五十三首。凡二千五百二十四首。又□七首。釐爲□十卷。總曰劍南。因其舊也。文字傳襲失真。類不滿意。其如此書得之所見。有以傳信而無疑。若夫發乎情性。充乎天地。見乎事業。忠憤感激。憂思深遠。一念不忘君。先生之志。且有當世巨公爲之發揮。非師尹敢任。淳熙十有四年臘月。幾望。門人迪功郎監嚴州在城都稅務括蒼鄭師尹謹書。

陸放翁集

劍南詩彙目錄

卷第一

別曾學士 送仲高兄宮學秩滿赴行在 題閻郎中溧水東臯園亭 和陳魯山十詩以孟夏
草木長 逸屋樹扶疎爲韻十首 看梅絕句五首 春晚簡陳魯山 寄酬曾學士學宛陵先生
體比得書云所寓廣教僧舍有陸子泉每對之輒奉懷 夜讀兵書 二月二十四日作 送會
學士赴行在 霽夜觀月 新夏感事 留題雲門草堂 送韓梓秀才十八韻 送陳德邵宮
教赴行在二十韻 朱子雲園中觀花 酬妙湛閣梨見贈妙湛能棋其師璘公蓋嘗與先君遊
云 次韻魯山新居絕句二首 寄陳魯山二首 戲題江心寺僧房壁 泛瑞安江風濤貼然
平陽驛舍梅花 渡浮橋至南臺 出縣 還縣 雨晴遊洞宮山天慶觀坐間復雨 寄陳
魯山正字 航海 海中醉題時雷雨初霽天水相接也 溪行二首 自來福州詩酒殆廢北
歸始稍稍復飲至永嘉括蒼無日不醉詩亦屢作此事不可不記也 東陽道中 東陽觀醮醮
送李德遠寺丞奉祠歸臨川 送王嘉叟編修出佐南昌 送王龜齡著作赴會稽大宗丞二
首 送杜起莘殿院出守遂寧 和曾待制遊兩山三首 雨中出遊夜歸 謝李平叔郎中問
疾 聞武均州報已復西京 喜小兒輩到行在 病起寄會原伯兄弟 送湯岐公鎮會稽

周洪道學士許折贈館中海棠以詩督之 送七兄赴揚州帥幕 閏二月二十日遊西湖 劉

太尉挽歌辭二首 過林黃中食柑子有感學宛陵先生體 玉牒所迎駕望見周洪道舍人

送梁諫議 以石芥送劉韶美禮部劉比釀酒勁甚因以爲戲二首 出都 曾原伯屢勸居城

中而僕方欲自梅山入雲門今日病酒偶得長句奉寄 村居 看山 夏夜泛舟書所見 秋

陰 盆池 比從人覓酒皆酸薄戲作此詩 買魚二首 秋雨 晨起偶題 悲秋 寄張真

父舍人二首 幽居 法寶璉師求竹軒詩 欲遊五峯不果往小詩寄瑩老 謝王彥光提刑

見訪并送茶 送查元章赴夔漕 逍遙 病中簡仲彌性唐克明蘇訓直 送王景文 送呂

彥升參謀 无咎郡齋燕集有詩末章見及敬次元韻 次韻无咎別後見寄 晚泊慈姥磯下

二首 七月十四夜觀月 夜宿陽山磯將曉大雨北風甚勁俄傾行三百餘里遂抵雁翅浦

望江道中 秋夜讀書每以二鼓盡爲節 往在都下時與鄒德章兵部同居百官宅無日不相

從僕來佐豫章而德章亦謫高安感事述懷作歌奉寄 寄答綿州楊齊伯左司 送全州趙都

曹 病中作 夜夢從數客雨中載酒出遊山川城闕極雄麗云長安也因與客馬上分韻作詩

得遊字 去年余佐京口遇王嘉叟從張魏公督師過焉魏公道免相嘉叟亦出守莆陽近辱書

報魏公已葬衡山感歎不已因用所遺拄頰亭詩韻奉寄 自詠示客 醉中歌 寄陶茂安監

丞 燒香 寒食臨川道中 上巳臨川道中 寄別李德遠二首 初夏道中 示兒子 重

五同尹少稷觀江中競渡 過玉山辱芮國器檢詳留語甚勤因寄此詩兼呈韓无咎右司 隨

意 寄龔實之正言 遊山西村 觀村童戲溪上 雨霽出遊書事 殘春 家園小酌二首
寄王嘉叟吏部 夜讀隱書有感 上虞逆旅見舊題歲月感懷 舜廟懷古 題十八學士
圖 統分稻晚歸二首 衰病二首 霜風 小酌 十月苦蠅二首 了頭巖見周洪道以進
士入都日題字 獨學 霜月 寄黃龍升老 贈進賢劉令 書室名可齋或問其義作此告
之 寄酬楊齊伯少卿

卷第二

自笑 夜聞松聲有感 十二月一日二首 春日二首 僧房假榻 聞雨 休日有感 題
徐子禮宗丞自覺齋 送張叔潛編修造朝四首 有感 澗松 將赴官夔府書懷 送芮國
器司業二首 春陰 投梁參政 宿楓橋 晚泊 金山觀日出 弔李翰林墓 雨中泊趙
屯有感 黃州 武昌感事 夜思 哀郢二首 江陵道中作 石首縣雨中繫舟戲作短歌
初寒 醉歌 秋風 塔子磯 重陽 早寒 公安 沙頭 大寒出江陵西門 江夏與
章冠之遇別後寄贈 題江陵村店壁 馬上 水亭有懷 移船 將離江陵 六言 江上
旅食 滄灘 松滋小酌 晚泊松滋渡口二首 荊門冬夜 繫舟下牢溪游三游洞二十
八韻 三游洞前巖下小潭水甚奇取以煎茶 扇子峽山腹有草閣小亭極幽邃意其非俗人
居也 蝦蟆碚 黃牛峽廟 過夷陵適值祈雪與葉使君清飲談括蒼舊游旣行舟中雪作戲
成長句奉寄 泊虎頭灘下 過東瀟灘入馬肝峽 新安驛 秭歸醉中懷都下諸公示坐客

憩歸州光孝寺寺後有楚冢近歲或發之得寶玉劍佩之類 飲罷寺門獨立有感 泛溪船
至巴東 巴東遇小雨二首 秋風亭拜寇萊公遺像二首 巴東令麻白雲亭 謁巫山廟兩
廡碑版甚衆皆言神佐禹開峽之功而詆宋玉高唐賦之妄余亦賦詩一首 聞猿 瞿唐行
入瞿唐登白帝廟 登江樓 雪中臥病在告戲作 雪晴 玉笈齋書事二首 記夢 懷西
山寺 蹋磧 寒食 晚晴書事呈同舍 鄉中每以寒食立夏之間省墳客夔適逢此時悽
然感懷二首 試院春晚 倚闌 自詠 午興 風雨中望峽口諸山奇甚戲作短歌 夜坐
庭中 新蔬 初夏懷故山 初夏新晴 定拆號日喜而有作 睡起 四月二十九日作
苦熱 拆號前一日作 暴雨 西齋雨後 急雨 晚晴聞角有感 夏夜起坐南亭達曉不
復寐 夜登白帝城樓懷少陵先生 假日書事 林亭書事二首 遊臥龍寺 久病灼艾後
獨臥有感 秋晚病起 秋思 一病四十日天氣遂寒感懷有賦 登城 夔州重陽 追懷
曾文清公呈趙教授趙近嘗示詩 謝張廷老司理錄示山居詩二首 秋晴欲出城以事不果
南窗 遣興 九月三十日登城門東望悽然有感 初冬野興 東屯呈同遊諸公 別王
伯高 書驛壁二首 醉中到白崖而歸 十二月十九日晚巫山送客歸回望西寺小閣縹緲
可愛遂與趙郭二教授同遊抵夜乃還楚鄉偶得長句呈二君

卷第三

飯三折舖舖在亂山中 小市 酒無獨飲理 畏虎 戲題 蟠龍瀑布 題梁山軍瑞豐亭

馬上 鄰山縣道上作 鄰水延福寺早行 岳池農家 過廣安弔張才叔諫議 果州驛
留樊亭三日王覺民檢詳日攜酒來飲海棠下比去花亦衰矣二首 柳林酒家小樓 南池
唐長慶中南池新亭碑在漢高帝廟側亭已失所在矣 聞杜鵑戲作 鼓樓舖醉歌 登慧
照寺小閣 春雨 風雨中過龍洞閣 驛舍海棠已過有感 籌筆驛 嘉川舖遇小雨景物
尤奇 老君洞 大安病酒留半日王守復來招不往送酒解醒因小飲江月館 金牛道中遇
寒食 曉發金牛 山南行 南鄭馬上作 和高子長參議道中二絕 次韻張季長題龍洞
次韻子長題吳太尉雲山亭 送劉戒之東歸 周元吉蟠室詩 送范西叔赴召二首 寄
鄧公壽 簡章德茂 自三泉泛嘉陵至利州 木瓜舖短歌 夜抵葭萌惠照寺寓楊小閣
太息二首 閬中作二首 遊錦屏山謁少陵祠堂 仙魚舖得仲高兄書 自閬復還漢中次
益昌 驛亭小憩遣興 再過龍洞閣 自笑 三泉驛舍 嘉川舖得檄遂行中夜次小柏
歸次漢中境上 沔陽夜行 道中累日不肉食至西縣市中得羊因小酌 初離興元 自興
元赴官成都 書事 雨中過臨溪古堦 南沮水道中 長木晚興 遣興 長木夜行抵金
堆市 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謀以明年下三峽 壬辰十月十三日自閬中還興元遊三
泉龍門十一月二日自興元適成都復攜兒曹往遊賦詩 予行蜀漢間道出潭毒關下每憩羅
漢院山光軒今復過之悵然有感 棧路書事 雪晴行益昌道中頗有春意 思歸引 誌公
院在劍門東五里院東石壁間有若僧負杖者杖端髻髻有刀尺拂子之狀 劍門道中遇微雨

劍門關 劍門城北回望劍關諸峯青入雲漢感蜀亡事慨然有賦 丹芝行 過武連縣北
柳池安國院煮泉試日鑄顧渚茶院有二泉皆甘寒傳云唐僖宗幸蜀在道不豫至此飲泉而愈
賜名報國靈泉云三首 宿武連縣驛 初入西州境述懷 綿州魏成縣驛有羅江東詩云芳
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戲用其韻 卽事 青村寺 行綿州道中 越王樓二首
東津 東山 綿州錄參軍廳觀姜楚公畫鷹少陵爲作詩者 羅江驛翠望亭讀宋景文公詩
鹿頭關過龐士元廟 遊漢州西湖 嚴君平卜臺 梅花 拜張忠定公祠二十韻 成都
歲暮始微寒小酌遣興 再賦梅花 登塔 先主廟次唐貞元中張儼詩韻三首 睡起書事
西郊尋梅 分韻作梅花詩得東字 宇文子友聞予有西郊尋梅詩以詩借觀次其韻 海
棠 簡南禪勤長老 和譚德稱送牡丹二首 初到蜀州寄成都諸友 自蜀州暫還成都奉
簡諸公 摩訶池 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 嘉祐院觀壁間文湖州墨竹 春晚書懷三首
偶憶萬州戲作短歌 驛舍見故屏風畫海棠有感 思政堂東軒偶題 荔枝樓小酌二首
嘉陽官舍奇石甚富散棄無領略者予始取作假山因名西齋曰小山堂爲賦短歌 望雲樓晚
興 護國天王院故神霄玉清萬壽宮也廢圯略盡而規模尙極壯麗過之有感 登荔枝樓
再賦荔枝樓 能仁院前有石像丈餘蓋作大像時樣也

卷第四

謁凌雲大像 凌雲醉歸作 獨遊城西諸僧舍 西林院 聽事前紫薇花二本甚盛戲題絕

句 同何元立蔡肩吾至東丁院汲泉煮茶二首 癸巳夏旁郡多苦旱惟漢嘉數得雨然未足也立秋夜三鼓雨至明日晡後未止高下霑足喜而有賦二首 晚登望雲二首 立秋後十日風雨淒冷獨居有感 晦日西窗懷故山 秋日懷東湖二首 小山之南作曲欄石磴繚繞如棧道戲作二篇 得成都諸友書勸少留嘉陽戲作 道院 醉中感懷 玻璃江一首 夜思 雨夜懷唐安 迎詔書 秋夜遣懷 送客至江上 雨中至西林寺 休日登花將軍廟小樓 深居 秋夜獨醉戲題 感事 醉鄉 夜讀岑嘉州詩集 次韻師伯渾見寄 社前一夕未昏輒寢中夜乃得寐 晚雨 社日 夜雨感懷 八月二十二日嘉州大閱 九月六夜夢中作笑詩覺而忘之明日戲追補一首 重九會飲萬景樓 久客書懷 初報嘉陽除官還東湖有期喜而有作 聞勾龍司戶會客山亭送酒殺及橄欖并簡諸同僚 九月十六日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降諸城覺而有作 何元立示九日詩臥病累日乃能次韻 成都行 聞虜亂有感 醉歌 初寒 木山 寒夜遣懷 嘉陽絕無木屋偶得一枝戲作 雨後登西樓獨酌 喜晴 曉出城東 寶劍吟 十月一日浮橋成以故事宴客凌雲 聞王嘉叟訃報有作出城至呂公亭按視修堤 登樓 醉中作四首 觀大散關圖有感 嘉州守宅舊無後圃因農事之隙爲種花築亭觀甫成而歸戲作長句 連日扶病領客殆不能支枕上懷故山偶成 余往與宇文叔介同客山南今年叔介客死臨安十月十一日夜忽夢相從取架上書共讀如平生讀未竟忽辭去留之不可曰欲歸校藥方既覺泫然不能已因賦此詩 金錯刀行 言懷

十月十九日與客飲忽記去年自錦屏歸山南道中小獵今又將去此矣 冬日 十月十四
夜月終夜如晝 下元日五更詣天慶觀寶林寺 梅花四首 西園 胡無人 公無渡河
長門怨 長信宮詞 銅雀妓 得韓無咎書皆寄使虜時宴東都驛中所作小闋 曉坐 斷
碑歎 夜行至平羌憩大悲院 迂益帥馬上作 蜀酒歌 十一月八日夜燈下對梅花獨酌
累日勞甚頗自慰也 醉後草書歌詩戲作 古藤杖歌 歲晚書懷 累日倦甚不能觸客睡
起戲作 種花 雨中登樓望大像 迎赦呈王志夫李德孺師伯渾 冬日 雨中睡起 十
二月初一日得梅一枝絕奇戲作長句 無題 快晴 獨坐 十二月十一日視築隄 題龍
鶴菜帖 春愁曲 荀秀才送蠟梅十枝奇甚 離嘉州宿平羌 瑞草橋道中作 遊修覺寺
晚步湖上 暮春 池上醉歌 四月五夜見螢 塞上曲 夜聞塔鈴及泉聲

卷第五

曉歎 苦筍 月下作二首 小宴 小閣納涼 晨雨 湖上筍盛出戲作長句 雨後集湖
上 過大蓬嶺度繩橋至杜秀才山莊 宿杜氏晨起遇雨 翠園院 野飯 化成院 慈雲
院東閣小憩 遊靈鷲寺堂中僧闌然獨作禮開山定心尊者尊者唐人有問法者輒點胸示之
時號點點和尚 桃源 白塔院 急雨 東湖新竹 睡起試茶 五月五日蜀州放解榜第
一人楊鑑具慶下孤生愴然有感 病酒新愈獨臥殯風閣戲書 神君歌 讀胡基仲舊詩有
感 夏日湖上 對酒歎 病後暑雨書懷 雨聲 同何元立賞荷花追懷鏡湖舊遊 小樓

怡齋 龍湫歌 月夕 蒸暑思梁州述懷 湖上晚歸 秋聲 觀小孤山圖 飲酒 北
窗梧葉坐間落四五有感 神山歌 久雨 古意 自唐安之成都 度笮 故袍 寓寶相
有作 寓驛舍 題字文子友所藏薛公鶴 宴西樓 月中歸驛舍 江濱池醉歸馬上作
離成都後却寄公壽子友德稱 晨至湖上二首 池上見魚躍有懷姑熟舊遊 六月二十五
日曉出郊 作雨不成終夜極涼時去立秋五日也 池上晚雨 五十 記夢 凭欄 聽琴
秋思 醉書 樊氏莊龜泉 書懷二首 秋思三首 東園晚步 秋夜讀書戲作 太平
花 日暮至湖上 秋興 秋色 秋聲 觀長安城圖 雨中作 夜讀了翁遺文有感 雷
龍眠畫馬 秋夜池上作 秋雨 臥病 夢入禪林有老宿方陞座或云通悟禪師也 蜀
州大閱 放懷亭獨立有感 九月三日同呂周輔教授遊大邑諸山 次韻周輔道中二首
憩黃秀才書堂 夜宿鶴鳴山 次韻周輔霧中作 山中得長句戲呈周輔并簡朱縣丞 擣
藥烏 出山 平雲亭 高秋亭 九日小疾不出 九日試霧中僧所贈茶 我有美酒歌
次韻師伯渾見寄 自江源過雙流不宿徑行之成都 過綠楊橋 五鼓自笮橋入府 客多
福院晨起 雨中出謁歸晝臥 長歌行 夜食炒栗有感 秋夜懷吳中 遊三井觀 仙遊
閣 寓居小菴纔袤丈戲作 送華師從劍州張祕書之招

卷第六

江上對酒作 自嘲 暮歸馬上作 臨別成都帳飲萬里橋贈譚德稱 夜宿二江驛 涉白

馬渡慨然有懷 瑞草橋 將之榮州取道青城 丈人觀 題丈人觀道院壁 宿上清宮

自上清延慶歸過丈人觀少留 長生觀觀月 儲福觀 龍門洞 布金院 離堆伏龍祠觀

孫太古畫英惠王像 登灌口廟東大樓觀岷江雪山 郫縣道中思故里 宿江原縣東十里

張氏亭子未明而起 戲詠西州風土 宿彭山縣通津驛大風鄰園多喬木終夜有聲 眉州

郡燕大醉中間道馳出城宿石佛院 雙柏 戍卒說沉黎事有感 平羌道中望峨眉山慨然

有作 次韻何元立都曹贈行 次韻楊嘉父先輩贈行 入榮州境 井研道中 賴牟鎮早

行 初到榮州 城上二首 西樓夕望 醉中懷眉山舊遊 登城望西崦 甲午十一月十

三夜夢右臂踊出一小劍長八九寸有光既覺猶微痛也 齋中夜坐有感 晚登橫溪閣二首

昭德堂晚步 龍洞 客中夜寒戲作長謠 高齋小飲戲作 太液黃鵠歌有引 自唐安

徙家來和義出城迎之馬上作 乙未元日 別榮州 聞仲高從兄訃 夏日過摩訶池 早

行 天申節前三日大聖慈寺華嚴閣燃燈甚盛遊人過於元夕 喜雨 夜聞浣花江聲甚壯

暑行憩新都驛 早發新都驛 謁諸葛丞相廟 自漢州之金堂過沈氏竹園小憩坐間微

雨 自小雲頂上雲頂寺 馬上微雨 彌牟鎮驛舍小酌 遊彌牟菩提院庭下有凌霄藤附

古楠其高數丈花已零落滿地 樓上醉歌 伏日獨遊城西 五鼓送客出城馬上作 寓舍

書懷 夜登城樓 試茶 成都大閱 書懷 遊大智寺 看月睡晚戲作 成都書事二首

雙溪道中 牛飲市中小飲呈坐客 自警 午寢 白髮 明日午睡至暮復次前韻 醉

卷第七

中長歌 對酒 人日飲昭覺 上元前一日 上元二首 喜譚德稱歸 春感 春晴暄甚
遊西市施家園 花時遍遊諸家園十首 曉過萬里橋 自合江亭涉江至趙園 春晴

題明皇幸蜀圖 春寒連日不出 馬上偶成 夜宴 觀音院讀壁間蘇在廷少卿兩小詩次韻二首 錦亭 晚起 雨 春晚書懷 出朝天門繚長堤至劉侍郎廟由小西門歸 夜分讀書有感 中夜聞大雷雨 春殘 武擔東臺晚望 行武擔西南村落有感 小飲房園 飯昭覺寺抵暮乃歸 自芳華樓過瑤林莊 書懷 遊東郭趙氏園 卜居二首 馬上 夜登江樓 書歎 三月一日府宴學射山 對酒 題直舍壁 遊園覺乾明祥符三院至暮 遊合江園戲題 三月十六日作 食齋三首 次韻范文淵 題醉中所作草書卷後 登子城新樓遍至西園池亭 小疾謝客 歸耕 聞孫巖老挂冠歎仰之餘輒賦長句 松驪行 遣興 野意 雨中登安福寺塔 過野人家有感 幽居晚興 飯保福 觀華嚴閣僧齋 閒中偶題二首 病中戲書三首 病起書懷二首 寺樓月夜醉中戲作三首 晚過五門躬耕 晚興 夏夜大醉醒後有感 合江夜宴歸馬上作 齋居書事 午夢 江濱池納涼 晚步 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尙往來名山有見之者予感其事作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將軍儻見之乎 客自鳳州來言岐雍間事悵然有感 席上作 水亭偶題 避暑江上 夏白紵并序 二首 久旱忽大雨

涼甚小飲醉眠覺而有作 明日開霽益涼復得長句 夜讀東京記 感事 書歎 睡起
飯罷碾茶戲書 夢遊山水奇麗處有古宮觀云雲臺觀也 月下醉題 野外劇飲示坐中
與青城道人飲酒作 銅壺閣望月 連日得雨涼甚有作 待青城道人不至 劍客行
夜宴卽席作 宿沱江彌勒院 學射道中感事 遊學射觀次壁間韻 昇仙橋遇風雨大至
憩小店 龍挂 芳華樓夜宴 遣興 六月九日夜步月至朝真觀 十日夜月中馬上作
百歲 獨飲醉臥比覺已夜半矣戲作此詩 蒙恩奉祠桐柏 和范待制月夜有感 和范待
制秋興三首 和范待制秋日書懷二首

卷第八

遊學射山遇景道人 城東醉歸深夜復呼酒作此詩 融州寄松紋劍 歲晚 玉京行 步
出萬里橋門至江上 晚步 數日寒頓減頗有春意感懷賦短歌 春愁 歲暮感懷 梅花
寺居夙興 萬里橋江上習射 關山月 出塞曲 戰城南 讀書二首 晚過保福 偶
過浣花感舊遊戲作 夜讀唐諸人詩多賦烽火者因記在山南時登城觀塞上傳烽追賦一首
平明出小東門觀梅 寺居睡覺二首 樓上醉書 醉題 初春出遊 芳華樓夜飲二首
東門外遍歷諸園及僧院觀遊人之盛 城東馬上作二首 丁酉上元二首 後陵永慶院
在大西門外不及一里蓋王建墓也有二石幢猶當時物又有太后墓琢石爲人馬甚偉 小飲
趙園 和范舍人書懷 和范舍人病後二詩末章兼呈張正字二首 江路見杏花 夜聞雨

聲 海棠二首 張園海棠 登劍南西川門感懷 和范舍人永康青城道中作 宿上清宮

登上清小閣 小憩長生觀飯已遂行 新津小宴之明日欲遊修覺寺以雨不果呈范舍人

二首 眉州驛舍睡起 送范舍人還朝 過魚蛇市小寺 眉州作 過修覺山不果登覽

青城縣會飲何氏池亭贈譚德稱 題菴壁 幽居二首 浣花女 七月八日馬上作 江樓

夜登小南門城上 野步至青羊宮偶懷前年嘗劇飲于此 月夜江濱池納涼 華亭院僧

房二首 乾明院觀畫 登城 秋日登仙遊閣 自詠 雜詠四首 大醉歸南禪弄影月下

有作 訪楊先輩不遇囚至石室 病酒戲作 訪昭覺老 晝臥 晚步江上 夜坐 夜行

悲秋 城北青蓮院方丈壁間有畫燕子者過客多題詩予亦戲作二首 睡起 天涯 暇

日行城上同行追不能及 感秋 雙流旅舍三首 早行至江原 安仁道中二首 八月十

四夜三叉市對月 豐橋旅舍作 文君井 白鶴館夜坐 南津勝因院亭子 登邛州譙門

門三重其西偏有神仙張四郎畫像張蓋隱白鶴山中 書寓舍壁二首 次韻使君吏部見贈

時欲遊鶴山以雨止 西巖翠屏閣 幽居院 中溪 天台院有小閣下臨官道予爲名曰玉

霄 山中小雨得宇文使君簡問嘗見張仙翁乎戲作一絕 雨中山行至松風亭忽澄霽 贈

宋道人 自山中泛舟歸郡城 次韻宇文使君山行 同王無玷羅用之訪臨邛道士墓 登

太平塔 中夜投宿修覺寺 絕勝亭 雲谿觀竹戲書二絕 九月十日如漢州小獵於新都

彌牟之間投宿民家 獵罷夜飲示獨孤生三首 自廣漢歸宿十八里草市 東郊飲村酒大

醉後作 九月十八夜夢避雨叩一僧院有老宿年八十許邀留甚勤若舊相識者夢中爲賦此詩 秋晚登城北門

卷第九

秋興 夜飲 暮秋二首 夜雨有感 道室 飯罷戲作 初冬夜宴 冬夜醉歸復小飲

病酒述懷 數日暄妍頗有春意予閒居無日不出遊戲作 遣興 趙將軍并序 江樓醉中

作 曳策 謁漢昭烈惠陵及諸葛公祠宇 遙夜 遠遊 大雪歌 簡譚德稱 排悶 夜

意三首 玉局觀拜東坡先生海外畫像 心太平菴 訪客至西郊 得都下八月書報蒙恩

牧鉞州 晚起二首 江樓吹笛飲酒大醉中作 晚登子城 夙興出謁 十一月三日過升

仙橋作三絕 遣興 草堂拜少陵遺像 青羊宮小飲贈道士 夜寒二首 書懷 記夢二

首 醉中出西門偶書 訪客不遇 劍客行 故蜀別苑在城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兩

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予初至蜀嘗爲作詩自此歲常訪之今復賦一首丁酉十一月也

閒意 飲罷夜歸 江亭冬望 大風登城 書雨 一笑 歲晚懷鏡湖舊隱慨然有作

華髮 歎息 冬至 城南尋梅四首 書歎 感興二首 暮冬夜宴 枕上 謁石犀廟

江上散步尋梅偶得三絕句 漣漪亭賞梅 芳華樓賞梅 浣花賞梅 蜀苑賞梅 大醉梅

花下走筆賦此 之廣都憩鐵像院 廣都江上作 宿龍華山中寂然無一人方丈前梅花盛

開月下獨觀至中夜 次韻張季長正字梅花 次韻季長見示 廣都道中呈季長 看梅歸

馬上戲作五首 別後寄季長 中夜對月小酌 客愁 詩酒 道室夜意 道室晨起 城南王氏莊尋梅 遊萬里橋南劉氏小園 過笮橋道中龍祠小留 道上見梅花 倚樓 寄王季夷 丁酉除夕 正月二日晨出大東門是日府公宴移忠院 小飲落梅下戲作送梅立春 初春出遊戲作 初春遣興三首 予年十六始識葉晦叔於西湖上後二十七年晦叔之弟聲叔來爲臨邛守相遇於成都晦叔沒久矣訪其遺文略無在者乃賦此詩 初春探花有作 遊諸葛武侯書臺 觀花 張園觀海棠 月夕 夜飲卽事 夜宴賞海棠醉書 二月十六日賞海棠 卽席 東歸有日書懷 眉州披風榭拜東坡先生遺像

卷第十

訪青神尉廡借景亭蓋山谷先生舊遊也 舟過玉津 絳州三首 瀘州使君巖在城南一里深三丈有泉出其左音中律呂木龍巖相距亦里許黃太史所嘗遊憩也 南定樓遇急雨 夜泊合江縣月中小舟謁西涼王祠 風順舟行甚疾戲書 舟中對月 漁翁 涪州道中 涪州 北巖 平都山 忠州禹廟 忠州醉歸舟中作 雨中遊東坡 龍興寺弔少陵先生寓居 遊萬州岑公洞 萬州放船過下巖小留 白帝泊舟 醉中下瞿唐峽中流觀石壁飛泉 暮次秭歸 歸州重五 屈平廟 楚城 新灘舟中作 舟出下牢關 峽口夜坐 峽州 甘泉寺 峽州東山 江上觀月 初發夷陵 舟中夜坐 初到荊州 醉歸 出遊 大堤 阻風 初發荊州 泊公安縣 劉郎浦夜賦 小雨極涼舟中熟睡至夕 岳陽樓 再賦

一絕 乘大風發巴陵 通濟口 醉書 南樓 黃鶴樓 頭陀寺觀王簡栖碑有感 夜熱
舟中偶書 燈下讀書 泊三江口 自雪堂登四望亭因歷訪蘇公遺迹至安國院 月下
步至臨臯亭 發黃州泊巴河遊馬祈寺 舟行蘄黃間雨霽得便風有感 南烹 泊蘄口泛
月湖中 初見廬山 六月十四日宿東林寺 舟過小孤有感 雁翅夾口小酌 長風沙
泛小舟姑熟溪口 明日再遊又賦 過采石有感 將至金陵先寄獻劉留守 登賞心亭
夜泊龍廟回望建康有感 將至京口 荆谿館夜坐 泝谿 歸雲門 月下自三橋泛湖歸
三山 懷成都十韻 湖村秋曉 夜夢與宇文子友譚德稱會山寺若餞予行者明日黎明得
子友書感歎久之乃作此詩 寒夜 偷閒 冬夜聞雁有感 書懷 湖中暮歸 題齋壁
新茸門屋 吾廬 冬夜泛舟有懷山南戎幕 夢至成都悵然有作二首 月夕 將入閩夜
行之雲門 山中觀殘菊追懷眉山師伯渾 自雲門之陶山肩輿者失道行亂山中有茅舍小
塘極幽邃求見主人不可意其隱者也 冬夜聽雨戲作二首 適園 欲行雨未止 比作陳
下瓜麴釀成奇絕屬病瘍不敢取醉小啜而已 大雨中離三山宿天章寺 早飯千溪蓋于吉
故居也 贈楓橋化城院 老僧 雙橋道中寒甚 行牌頭奴寨之間皆建炎末避賊所經也
早發奴寨 題繡川驛 夜行宿湖頭寺 衢州道中作 過靈石三峯二首 宿仙霞嶺下
道中病瘍久不飲酒至魚梁小酌因賦長句 宿魚梁驛五鼓起行有感二首 夢藤驛二首
梅花絕句十首

卷第十一

對酒 遣興 建安雪 雪晴至後園二首 開元暮歸 書懷 遊鳳皇山 園中雜書四首
烹茶 病中久止酒有懷成都海棠之盛 北齋 出塞曲 思故山 送錢仲耕修撰 建
寧重五 雨晴至園中 夏日三首 發書畫還故山戲書 白髮 懷諱德稱 客思二首
建安遺興六首 病起偶到復菴 前有樽酒行二首 遊南塔院 感懷 雨夜 夜坐偶書
長歌行 雨夜不寐觀壁間所張魏鄭公砥柱銘 客談荆渚武昌慨然有作 書懷 平生
自詠 池亭夜賦 雨夜偶書 思歸 客懷 伏中官舍極涼戲作 夢與劉韶美夜飲樂
甚 暑夜 客意 夜香 柴懷叔殿院世綵堂 月夜 雙清堂夜賦 采蓮三首 橋南納
涼 芒屨 荔子絕句二首 官舍夙興 書懷 風月 大將出師歌 婕妤怨 移疾 病
中懷故廬 夏夜不寐有賦 綠淨亭晚興 憶山南二首 夕雨二首 試茶 莆陽餉荔子
初秋書懷 建州絕無芟意頗思之戲作 憶昔 客思 初秋夢故山覺而有作四首 寓
歎 雙清堂醉臥 醉書 憶唐安 秋懷二首 晝臥聞碾茶 月下獨行橋上 夜意 秋
夜書懷 思故廬 雨夜 北窗哦詩因賦二首 俶裝 追感梁益舊遊有作 莆陽昭武延
平送兵漸集戲書 別建安絕句三首 初發建安 宿北巖院 書感 長汀道中 黃亭夜
雨 遊武夷山 泛舟武夷九曲溪至六曲或云灘急難上遂回二首 崇安縣驛 過建陽縣
以雙鵝贈東觀道士爲長生鵝觀俯大溪鵝得其所矣武夷險絕處有仙船架崖壁間數日前大

風吹墮船木數寸堅硬如石子偶得之皆此行奇事也各賦一詩 紫谿驛二首 鵝湖夜坐書懷 信州東驛晨起 玉山縣南樓晚望 玉壺亭 步過縣南長橋遊南山普寧院山高處有塔院及小亭縹緲可愛恨不能到 枕上感懷 晚過招賢渡 臥輿 奏乞奉祠留衢州皇華館待命 寓舍偶題 夙興 夜坐 偶得石室酒獨飲醉臥覺而有作 午睡 贈柯山老人 寓館晚興 葉相最高亭 婺州州宅極目亭 謝演師送梅二首 訪毛平仲問疾與其子适同遊柯山觀王質爛柯遺跡 月巖 弋陽縣驛 弋陽道中遇大雪 雪中感成都 雪後苦寒行饒撫道中有感 對酒二首 梅花 雪中尋梅二首 江上梅花

卷第十二

擬峴臺觀雪 舊在成都初春無事日訪昭覺保福正法諸刹甚可樂也追懷慨然因賦長句 園中賞梅二首 正月十五日出郊至金石臺二首 六日小飲園中光景鮮妍紅梅已坼恍記在果州偶得絕句 聞雁 撫州上元 登擬峴臺 燈夕有感 庚子正月十八日送梅 初春懷成都 春雨 雨中遣懷二首 晚晴 春晚 春晚坐講忽夢泛舟飲酒樂甚既覺悵然有賦 遣興 老去 雨夜 簡黎道士 臨川絕無佳酒時得一醉戲書 醉中懷江湖舊遊偶作短歌 三月二十一日 天祺節日飯罷小憩 思歸 齒痛有感 南窗睡起二首 初夏 讀程秀才詩 晨起 雨夜 得京書或怪久不通問 水亭 醉眠 感舊七首 晝臥聞百舌 寄呂博士 遊疎山 疎山東堂晝眠 山中作 觀蔬圃 東堂晨起有感 金谿

道中 小憩前平院戲書觸目 遺興 雨後獨登擬峴臺 數日訴牒苦多憊甚戲作 與黎

道士小飲偶言及曾文清公慨然有感 念歸 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

故地見城邑人物繁麗云西涼府也喜甚馬上作長句未終篇而覺乃足成之 雨夜二首 焚

香晝睡比覺香猶未散戲作二首 仲夏小旱方致禱忽大雨連日江水爲漲喜而有作 冒雨

登擬峴臺觀江漲 薤庭草 蛺蝶詞 大雨隴旬既止復作江遂大漲二首 燒丹示道流

書感 夏日 寄統 自訟 夏日晝寢夢遊一院閨然無人簾影滿堂惟燕蹋箏絃有聲覺而

聞鐵鐸風響珍然殆所夢也邪因得絕句 虛堂 夢仙 自嘲 長歌行 對酒 自詠 夏

日睡起 所居堂極涼雖三伏常有秋意也偶得長句 雨後露坐小酌 日暮南窗納涼 中

夜起登堂北小亭 登擬峴臺 夜意 道院遺興 夜行至白鹿泉上 堂中以大盆漬白蓮

花石菖蒲翛然無復暑意睡起戲書 初秋 書懷五首 狂吟 聞雨 初秋小疾效俳諧體

雨後極涼料簡篋中舊書有感 秋夜 鈔書 晚自白鹿泉上歸 秋旱方甚七月二十八

夜忽雨喜而有作 秋日小雨有感 書李商叟秀才所藏曾文清詩卷後 碧海行 道院遺

興 夜酌 言懷 送客城西 雨夜 病中作 社日小飲晚到東園 秋晚登擬峴望祥符

觀 秋思 病目廢書 感昔二首 視陂至崇仁村落 馬上 寄周洪道參政二首 北窗

登擬峴 休日 別張教授歸獨登擬峴 晚晴至索笑亭 新釀熟小酌索笑亭 乾道初

予自臨川歸鍾陵李德遠范周士送別是日宿戰平風雨終夕今自臨川之高安復以雨中宿戰

平悵然感懷二首 村舍小酌 白塔道中乘臥輿行 宿城頭舖小飲而睡 豐城村落小憩

再題 發豐城縣 豐城高安之間憩民家景趣幽邃慨然懷歸 宿華嚴寺 寄奉新高令

高安州宅三詠三首 與高安劉丞遊大愚觀壁間兩蘇先生詩

卷第十三

宿黃仙觀兵火焚蕩之餘惟一殿突兀猶在黃仙蓋與許旌陽同時飛昇者 玉隆得丹芝 贈

西山老人 病酒宿土坊驛 十一月上七日蔬飯驛嶺小店 進賢驛感懷 入臨川境馬上

作 別楊秀才 發臨川 早行 白干舖別傅用之主簿 過茱萸舖青松朱戶前臨大道絕

似西陲亭驛悵然有作 青溪道中行古松間因少留淪茶而行 弋陽縣江上書觸目 乾封

驛早行 過江山縣浮橋有感 衢州早行書懷 航頭晚興二首 行至嚴州壽昌縣界得請

許免入奏仍除外官感恩述懷 桐廬縣泛舟東歸 予欲自嚴買船下七里灘謁嚴光祠而歸

會灘淺陸行至桐廬始能泛江因得絕句二首 漁浦二首 蕭山 辛丑正月三日雪 正月

二十八日大雪過若耶溪至雲門山中 雪中登雲泉上方 衝雪至餘慶覺林雪連日不止

大雪歌 雪霽歸湖上過千秋觀少留 二月四日作 新築山亭戲作 春晴出遊 題山家

壁 春晚風雨中作 北窗 山中晚興 夜登山亭 西村醉歸 自詠 閒中頗有四方之

志偶得長句 遣興二首 醉題 小園四首 步虛四首 醉中登避俗臺 立秋前三日夜

坐庭中偶賦 南堂臥觀月 夜坐獨酌 夜興 月夜泛小舟湖中三更乃歸 無題二首

自山中夜行還湖上 大風新秋 月夕睡起獨吟有懷建康參政 病癒後偶書 秋日聞蟬

感秋 南軒 夜坐 新涼書事 聞蟬思南鄭 憶昔 病中夜興 秋夜 謝張時可通

判贈詩編 酬莊器之賢良見贈 舟過樊江憩民家具食 舟中作 九月三日泛舟湖中作

霜天晚興 九月六日小飲醒後作 書悲二首 中夜起出門月露浩然歸坐燈下有賦

新寒 幽居 醉中步月湖上 東村 西村 題張幾仲所藏醉道士圖二首 山園草間菊

數枝開席地獨酌 湖村月夕四首 卯酒徑醉走筆 山中望籬東楓樹有懷成都 暮秋有

懷王四季夷 幽居 有懷 對酒 初冬 晝寢夢一客相過若有舊者夷粹可愛既覺作絕

句記之 書歎 督下麥雨中夜歸 霜曉肩輿行湖上 杜門 橫塘 書事寄良長老 食

薺十韻 冬暖頗有春意追憶成都昔遊悵然有作 忽忽 醉書山亭壁 十月旦日至近村

蔬圃絕句七首 冬夜不寐至四鼓起作此詩 蔬圃 夢中作 村居酒熟偶無肉食煮菜

羹飲酒 辛丑十月諸公餽酒偶及百榼戲題長句 灌園 幽居 日出入行 午醉徑睡比

覺已甲夜矣 簡蘇訓直判院莊器之賢良 醉眠曲 冬夜二首 夜話贈華師 臥病 書

懷病中絕句六首 蔬園雜詠五首 卯飲醉臥枕上有賦二首

卷第十四

十月二十六日夜夢行南鄭道中既覺恍然攬筆作此詩時且五鼓矣 雨晴步至山亭欲遂遊

東村不果 喜晴 對食 不睡 睡 憶荊州舊遊 五雲門晚歸 冬暖 歲暮 雪夜二

首 禪室、炭盡地爐危坐至夜分戲作 夜汲井水煮茶 雪後尋梅偶得絕句十首 寄朱
元晦提舉 村居冬日 寓天慶觀有林使君年八十七方燒丹云一黍米大可化汞一斤爲黃
金梅道人年八十五善醫 宿天慶道院 贈林使君二首 冬夜 宴坐 夢中作 夜寒遣
興 雪後出遊戲作 歲暮 記夢 立春後三日作 短景 風雨旬日春後始晴 乍晴風
日已和泛舟至扶桑埭徘徊西村久之 晨起南窗晴日可愛戲作一絕 攜瘦尊醉梅花下
城西接待院後竹下作 夜飲示坐中 夜從父老飲酒村店作 壬寅新春 幽居春夜 讀
書、晨起 昔在成都正月七日聖壽寺麻子市初春行樂處也偶晨興聞鄰村守麻有感 獨
孤生策字景略河人工文善射喜擊劍一世奇士也有自峽中來者言其死於忠涪間感涕賦
詩 早春對酒感懷 曉出湖邊摘野蔬 游飢之餘復苦久雨感歎有作 春晴泛舟 攜一
尊尋春湖上 晦前二日夜欲曉自湖中歸對殘月獨酌 春曉有感 夜觀秦蜀地圖 久雨
小飲 有懷獨孤景略 春雨復寒遣懷 春遊 海棠 寄仗錫平老借用其聽琴詩韻 五
月十四日夜夢一僧持詩編過予有暴雨詩語頗壯予欣然和之聯巨軸欲書未落筆而覺追作
此篇 新塘觀月 觀張提刑周鼎 口占送巖師還大梅護聖 八月十四日夜湖山觀月
十五夜月色皎然有頃雲生遂不復見 夜聞秋風感懷 玉局歌 醉歌 閉門 草書歌
野飲夜歸戲作 夜泊水村 幽居 與鄰翁登山亭 無題 遣興 夢宴客大樓上命筆作
詩既覺續成之 新塘夜歸 古風三首 累日無酒亦不肉食戲作此詩 讀書 自妙相歸

將至杜浦堰舟中作 秋興 哀北 琵琶 三江舟中大醉作 短歌行 悲秋 步至西村

題接待院壁 九月晦日作四首 陶山遇雪覺林遷菴主見招不果往 哭王季夷 樊江

晚泊 蛾眉村旅舍作 娥江野飲贈劉道士 丈亭遇老人長眉及肩欲就之語忽已張帆吹

笛而去 寓舍聞禽聲 春晚 題瑩師釣臺圖 仗錫平老具舟車迎前天衣印老印悉遺還

策杖訪之作絕句奉送兼簡平二首 湖邊曉行 久雨杜門遣懷 梅雨陂澤皆滿 夜意二

首 幽事 對酒戲作 夏雨 軍中雜歌八首 夏夜舟中聞水鳥聲甚哀若曰姑惡感而作

詩 暮歸舟中二首 夏夜四首 北渚 夏日五鼓起戲書 雨夜 小立 徙倚 居山

卷第十五

秋興二首 八月五日夜半起飲酒作草書數紙 秋雨漸涼有懷興元三首 秋風曲 送宣

書記并寄其兄曇才二公 起晚戲作 飲村店夜歸二首 雨夜感懷 寄葉道人 月下小

酌 讀袁公路傳 鄰曲小飲 秋夜觀月二首 枕上 秋夕大風松聲甚壯戲作短歌 明

河篇 夜聞鄰家治稻 浪迹 夜步庭下有感 題酒家壁 題書齋壁 贈貓 秋夕 秋

雨排悶十韻 小舟航湖夜歸書觸目三首 幽居書事二首 晚霽二首 雨後散步後園二首

示客 甲子晴 後一日復雨 紹興庚辰余遊謝康樂石門與老洪道士痛飲賦詩既還山

陰王仲信爲予作石門瀑布圖今二十有四年開圖感歎作二首 雨中遣懷 秋思 秋雨歎

雨中小酌 衰病有感三首 雨止頓寒遂有晴意 秋晴出遊 悲秋四首 久雨道懷

野步書觸目 月下 九月十日 秋晴園中山禽絕多有感而賦 燈籠 舟過南莊呼村老

與飲示以詩二首 秋夜獨過小橋觀月 紹興中與陳魯山王季夷從兄仲高以重九日同遊

禹廟後三十餘年自三橋泛舟歸山居秋高雨霽望禹廟樓殿重複光景宛如當時而三人者皆

下世予亦衰病無聊慨然作此詩 雜興四首 予秋夜觀月得瘧疾枕上賦小詩自戲 後春

愁曲并序 秋花歎 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五首 病思 病愈 病中忽有眉山士人史君

見過欣然接之口占絕句 初寒 出塞曲 無題 道室卽事 夙興 長安道 記夢 冬

夜讀書 遊仙五首 過鄰家 山園晚興 初冬出扁門歸湖上 新寒小醉睡起日已高戲

作 太息 冬夜讀書 晚步 村舍 野步至近村 夜坐油盡戲作二首 歲暮 幽居感

懷 山中夜歸戲作短歌 狂歌 遲暮 種秫 擁爐 冬夜吟 讀書罷小酌偶賦 移花

遇小雨喜甚爲賦二十字 書生歎 冬夜醉解殘燈熒然起讀書至明賦詩十韻 夜行 遊

淳化寺 餘慶出遊夜歸 遊前山 齋前獨坐戲作 晚同僧至谿上 僧飯 山店賣石榴

取以薦酒 平水小憩 自若耶溪舟行航鏡湖而歸 宴坐 遊山歸偶賦 六十吟 舒悲

山園晚興 獨立 探梅二首 遠興 張功甫許見訪以詩堅其約

卷第十六

夜夢與數客觀畫有八幅龍湫圖特奇客請予作詩其上書數十字而覺不復能記明旦乃追補

之亦髣髴夢中意也 泛舟 夜聞大風感懷賦吳體 骨相 有感二首 城西晚眺 苦寒

夙興 冬夜讀書甚樂偶作短歌 冬夜月下作 感憤 蓬戶 行後園 曉出遇獵徒有
作 贈道侶 六言四首 作雪未成自湖中歸寒甚飲酒作短歌 題傳神 閏月三夜舍西
觀新月 獨夜 晚出偏門 薏苡 答鄭虞任檢法見贈 舟中曉賦 野興二首 月夜有
感 落魄 遣興 湖村野興二首 看鏡 塞上 舟過會稽山下因繫舟遊近村迨暮乃歸
人日偶遊民家小園有山茶方開 過杜浦橋二首 上元日晝臥 莊器之作招隱閣項平
父諸人賦詩予亦繼作 春夜讀書感懷 宿能仁寺 寄題方伯謨遠菴 雨中宿石帆山下
民家 中夜雨霽月色入戶起飲酒一杯作絕句 贈石帆老人 溪上醉吟 囚山 小園
鄉人或病予詩多道蜀中遊樂之盛適春日遊鏡湖共請賦山陰風物遂卽杯酒間作四絕句却
當持以誇西州故人也四首 病中 病起 小築 記夢 久雨排悶 雨中泊舟蕭山縣驛
夜漏欲盡行度浮橋至錢清驛待舟 江頭十日雨 柯橋客亭二首 小雨舟過梅市 曉
枕 巢菜井序 吳娘曲 感舊 晨起閒步 初夏同桑甥世昌過鄰家寓歎 春夏雨暘調
適頗有豐歲之望喜而有作 聞虜酋遁歸漠北 初夏遊凌氏小園 偶得北虜金泉酒小酌
二首 無題 戲贈 題少陵畫圖像 閒居書事 登臺遇雨避於山亭晚霽乃歸 村居書
觸目 訪醫 夏夜讀書自嘲 夏日小宴 送紫霄女道士四明謝君二首 醉中夜自村市
歸 城北夜 秋夜舟中 日晚散步湖上遇小雨 安期篇 曉望海山 山園草木四絕句
賽神曲 夜中起讀書戲作二首 秋夜出門觀月 雨中買酒鏡湖酒樓 聞虜政衰亂掃

蕩有期喜成口號二首 甲辰中秋無月十七夜獨皦然達旦 悲秋 農家秋晚戲詠 病中

作 秋夜讀書 病起 晨起 秋夜 雨中寄東村 山寺 天王廣教院在葢山東麓予年

二十餘時與老僧惠迪遊略無十日不到也淳熙甲辰秋觀潮海上偶繫舟其門曳杖再遊恍如

隔世矣 江月歌 初寒書懷 歲暮 晨興 村飲 夜半讀書罷出門徙倚久之歸賦長句

曝書偶見舊稟有感 崑崙行 一室 得所親廣州書 幽居戲詠 幽事

卷第十七

初冬雜題六首 閉戶 十月四日夜記夢 西路口山店 題海首座俠客像 送綽姪住菴

吳興山中二首 冬夜與溥菴主說川食戲作 仗錫平老自成都回見訪索怡雲堂詩 野飲

樊江觀梅 山亭觀梅 射的山觀梅二首 別梅 憶梅 新晴午枕初起信筆 乙巳早

春 小雨 南的遇大風雨 春晚至山中因訪陳道人 小隱 春興 曾仲躬見過適遇予

出留小詩而去次韻二絕 睡起 病起 山居戲題二首 芒種後經旬無日不雨偶得長句

久雨喜晴十韻 盆池 月中過蜻蜓浦 六峰項里看采楊梅連日留山中 雨中自項里

夜至新塘捨舟步歸二首 夜聽竹間雨聲 泛三江海浦 獨酌有懷南鄭 秋日泛鏡中憩

千秋觀 秋夕虹橋舟中偶賦 秋思 自嘲 豐年行 秋夜泊舟亭山下 初秋山中作

秋夜讀書有感 晚涼登山亭 夜步 感秋 病中作 送猷講主赴李明府姜山之招 雨

中排悶 秋夜歌 病起鏡中見白髮此去七十無十寒暑矣偶得長句 初寒宴坐 溪行二

首 讀書 自嘲用前韻 病中久廢遊覽 悵然有感 新釀熟小飲二首 題徐淵子環碧亭

亭有茶山曾先生詩 雜興三首 大雪 遣興 委轡 雪中作 夢筆驛 舟中感懷絕句

呈太傅相公兼簡岳大用郎中三首 西興泊舟 錢清夜渡 夜歸 江北莊取米到作飯香

甚有感 感興 新春 新年 遊鏡湖 初春晚晴 偶讀山谷老境五十六翁之句作六十

二翁吟 自開歲略無三日晴戲作長句 置酒梅花下作短歌 梅花已過聞東村一樹盛開

特往尋之慨然有感 思蜀 書憤 南窗壁黃柑獨酌有感 久雨驟晴山園桃李爛熳獨海

棠未甚開戲作 臨安春雨初霽 延和殿退朝口號二首 簡楊庭秀 飲張公父園戲題扇

上 夜泛西湖示桑甥世昌 小舟過御園二首 自真珠園泛舟至孤山 真珠園雨中作

還家二首 初歸偶到近村戲書 題跨湖橋下酒家 春遊至樊江戲示坐客 暮春 天華

寺前遇縣令過避之入寺僧皆書睡 偶得海錯侑酒戲作 雨晴遊香山 春遊絕句 夜行

玉筍樵風之間宿龍瑞 聞傅氏莊紫笑花開急棹小舟觀之 遊法雲寺觀彝老新葺小園

鹹齏十韻 長門怨 遣興 晨坐道室有感 晝臥 雨晴 宿石帆山下二首 小雨泛鏡

湖 小憩村舍 平水 初夏山中 雨後 雲門溪上獨步 雲門過何山 明覺院 自雲

門至上竈欲遊一二僧菴以雨不果 自上竈過陶山 四月 初夏閒居卽事 夜汲 排悶

初夏夜賦 新霽城南舟中夜興 泊舟二首 飲伯山家因留宿 夜泛蜻蜓浦 晨起看

山飲酒 枕上偶賦 自詠 題齋壁四首

卷第十八

丙午五月大雨五日不止鏡湖渺然想見湖未廢時有感而賦 遊鄞 泊上虞縣 發丈亭二

首 明州 水亭獨酌十二韻 坐客有談狄魚眼眶之美者感歎而作 衰病不復能劇飲而

多不見 察戲作此詩 或以予辭酒爲過復作長句 行路難 千峰榭宴坐 喜雨二首

五鼓 官居戲詠三首 倦眼 拜旦表 早自烏龍廟歸 上丁 新秋 殘年 休日行郡

圃 登北榭 小酌 焚香作墨瀋決訟吏皆退立一丈外戲作此詩 齋中閒詠 秋夜聞雨

自詠 秋懷 不寐 醉中戲作 頻夜夢至南鄭小益之間慨然感懷二首 夜雨枕上

雨夜 安流亭侯客不至獨坐成詠 秋興二首 燕堂獨坐意象殊憤憤起登子城作此詩

秋雨北榭作 次韻王給事見寄 病中夜半 卽事 歲晚懷故人 焉耆行二首 丙午初

冬得心腹痛疾大下而愈羸耗不支方在告臥燕堂東偏聞民間前一夕被盜者慨然有感 因

王給事回使奉寄 病告中遇風雪作長歌排悶 冬夜戲作 夜坐二首 遣興 登紫翠樓

丙午十月十三夜夢過一大冢傍人爲余言此荆軻墓也按地志荆軻墓蓋在關中感歎賦詩

病起小飲 冬夜讀書 夜坐觀小兒作擬毛詩欣然有賦 郡齋偶書三首 燈下閱吏牘

有感 過放生池追懷江公民表諫議池蓋公所創也 園中絕句二首 戲作 縱筆三首

病中偶得名酒小醉作此篇是夕極寒 晨讀道書 後園獨步有懷張季長正字 老將效唐

人體 書憤 晨起 雪 歲晚書懷 晨過天慶 冬夜 比得朋舊書多索近詩戲作長句

休日感興 病中偶書 寒夜 雪中獨酌 送客 新晴 出城 立春日送客郊外 大雪自夜至旦欲午始晴 雪夜有感 雪中忽起從戎之興戲作四首 十二月二十七日祭風師歸道中作 春晴 丁未正月春色已粲然露坐高風堂北觀種花 燕堂春夜 早春池上作 感興 東齋偶書 丁未上元月色達曉如晝予齋居屬貳車領客 自郊外歸北望譙樓馬上作 還舍 杏花 兩京 贈表弟江參議 讀書 夜登千峯榭 旬日公事頗簡喜而有賦 聞鼓角感懷 社日小飲二首 昔日 新晴 倚闌 寄徑山印禪師 園中歸戲作 春曉東郊送客 暮春歎 曉雨二首 登千峯榭 晚春園中作 北窗 浮生 小壘大閱後一日作假 自嘲 曉出東城 初夏遇休日園中閒賦 小雨出西門五里至東嶽廟 初夏燕堂睡起 晡後領客僅見燭而罷戲作短歌 讀宛陵先生詩 書歎

卷第十九

曉出南山 聞韓无咎下世 官居書事二首 夏日北榭賦詩奕棋欣然有作 謁告歸臥晚登子城 迓使客出郊夜歸過市樓 秋夜登千峯榭待曉 九月初郊行 衰病 書意 秋懷 過村店有感 嚴州大閱 後園閒步 照潺湲閣下池水 秋郊有懷四首 夙興 聽事望馬目山 秋興二首 久無暇近書卷慨然有作 嚴州多菊然率過重陽方開或舉東坡先生菊花開時卽重陽之語余謂此猶是未忘重陽者恐此花不肯也戲作一絕 地僻 吏責張時可直閣書報已得請奉祠雲臺作長句賀之 累日文符沓至愜然有感三首 大風

冬夜讀書 再用前韻不以次 思歸 喜小兒病愈二首 初冬風雨驟寒作短歌 余年二

十時嘗作菊枕詩頗傳于人今秋偶復采菊縫枕囊悽然有感二首 陶淵明云三徑就荒松菊

猶存蓋以菊配松也余讀而感之因賦此詩 蕎麥初熟刈者滿野喜而有作 有自蜀來者因

感舊遊作短歌 東吳女兒曲 雨夕 晚遊東園 小雨 初寒在告有感三首 馬上作

冬夜聞角聲二首 塞上曲 荊州歌 冬夜讀書 寓歎二首 燕堂東偏一室頗深暖盡日

率困於吏牘比夜乃得讀書其間戲作三首 懷鏡中故廬 書感 對酒 夢歸 蜀使歸寄

青城上官道人 寄城都籙道人 寄邛州宋道人 小齋壁間張王子喬梅子真李八百許旌

陽及近時得道諸仙像每焚香對之因賦長句 芳草曲 烏龍廟 寒夜移疾二首 寒夜讀

書三首 有爲子言烏龍高嶮不可到處有僧巖居不知其年子每登千峯榭望之慨然爲作二

詩 楊庭秀寄南海集二首 夜坐示桑甥十韻 夢回 醉中草書因戲作此詩 閒步至鞠

場值小雪 張季長學士自興元遣人來因詢梁益間事悵然有感 東齋夜興 烏龍雪 曉

出東城馬上作 與建子振孫登千峯榭觀烏龍雪 述懷二首 到嚴十五晦朔郡釀不佳求

于都下旣不時至欲借書讀之而寓公多祕不肯出無以度日殊惘惘也 雨中獨酌 被酒徑

臥比覺已五鼓矣 燈下讀玄真子漁歌因懷山陰故隱追擬五首 送客至望雲門外 題城

南堂二首 故山葛仙翁丹井有偃松覆其上天矯可愛寄題 估客樂 楚宮行 妾命薄

晚登千峯榭 晝睡 胸次鬱鬱偶取枯筆作狂草遂成長句 休日與客燕語旣去聽小兒誦

書因復作草數紙 寄譙先生 寄姚太尉 累日多事不復能觀書感歎作此詩 北窗 讀

范文正瀟灑桐廬郡詩戲書 筍中偶得去年二月都下數詩 感寓 征婦怨效唐人作 雪

寒夜 縱筆二首 歲晚盤尊索然戲書 立春前四日謝雪方拜天慶庭中雪復作 桐江

行 屢雪二麥可望喜而作歌 丁未除夕前二日休暇感懷二首 假中閉戶終日偶得絕句

三首 除夜雪二首 戊申元日 初春感懷 閉閣 潺湲閣小立 睡起至園中

卷第二十

上書乞祠 春殘 三月二十日晚酌 次前韻 北窗閒詠 休日留園中至暮乃歸 北窗

病起 自東津泛舟至桐溪 迓客至大浪灘上 郊行 夏雨 雨中作 醉題 有懷青城

霧中道友 梅雨初晴迓客東郊 晚歸 休日登千峯樹遇大風雨氣象甚偉 雨中獨坐

舊識姜邦傑于亡友韓无咎許近屢寄詩來且以无咎平日倡和見示讀之悵然作此詩附卷末

釣臺見送客罷還舟熟睡至覺度寺 泛富春江 宿漁浦 沂小江飯舟中 乞祠久未報

七月十日到故山削瓜淪茗愔然自適 曉興 感秋 秋夜有感 五鼓入城 飯罷忽鄰

父來過戲作 秋夜讀書 夜坐忽聞村路報曉鐵牌二首 白雲自西來過書巢南窗 贈竹

十韻 雜感五首 入城寓榻開元 夜出偏門還三山 四鼓酒醒起步庭下 感憤秋夜作

反感憤 東齋 雨夜四鼓起坐至明 夜讀兵書 老歎 秋霽 齋中聞急雨 老病追

感壯歲讀書之樂作短歌 閒中戲書三首 采藥 過猷講主桑楨精舍 自桑楨泛舟歸三

山 訪野人家 塞上曲四首 硯湖井序 泛湖 寓蓬萊館二首 夜還驛舍 舟中大醉

偶賦長句 行飯至新塘夜歸 雲門 感舊 若耶溪上二首 秋雨頓寒偶書 新晴泛舟

至近村偶得雙鰾而歸 上書乞祠輒述鄙懷 泛湖上雲門 書歎 枕上作 老病無復宦

情或者疑焉作此示之 拄杖 北望 歲晚感懷 大雨中作 繫舟平水步 初到行在

還都 宿監中偶作 四鼓出嘉會門赴南郊齋宮 題張野夫監簿大招圖 簡譚德稱監丞

致齋監中夜與同官縱談鬼神效宛陵先生體 夜歸 次韻鄭唐老 五鼓赴太社獵祭

己酉元日 送潘德久使薊門 我夢 晨起有感 南省宿直二首

卷第二十一

夜歸埭街巷書事 馬上作 行在春晚有懷故隱 饑曹直廬 讀書 小昭慶院講僧舊在

都下與之相從今沒已久見畫像於院中作詩弔之 晨入省中偶書 春晚 觀潮 新晴馬

上 過六和塔前江亭小憩 春夕睡覺 送霍監丞出守盱眙 寄題徐載叔秀才東莊 入

省 出省 和周元吉右司過弊居追懷南鄭相從之作 尤延之侍郎屢求作遂初堂詩詩未

成延之去國因以奉送 送張野夫寺丞牧滁州 史院書事 病中數辱曾無逸架閣見問今

日忽聞徙居走筆奉簡因致卜鄰之約 喜楊廷秀祕監再入館 次韻和楊伯子主簿見贈

簡何同叔 去國待潮江亭太常徐簿宋卿載酒來別 醉中作行草數紙 雪夜小酌 卽事

到家句餘意味甚適戲書 雨後復小雪 鯉魚行 雪夜作 晨起 野饋 醉中浩歌罷

戲書 朝雨 春雨二首 記夢 野興二首 杭州夜歸二首 或問余近况示以長句 估

客有自蔡州來者感悵彌日二首 初夏郊行 重午 夏日 睡起見楊花滿庭偶書 梅雨

醉歌 醉書秦望山石壁 秋夜 夜意 蝸廬 予十年間兩坐斥罪雖擢髮莫數而詩爲

首謂之嘲詠風月既還山遂以風月名小軒且作絕句二首 題梅溪卿醉經堂 得親舊書問

近况以詩代書報之 放逐 月下野步 自詠 午睡起遇急雨 夜雨暴至 睡起作帖數

行 新秋 秋興二首 幽居 山居食每不肉戲作 自笑 世上 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

略 秋夜自近村歸 夜聞蟋蟀 秋夜風雨暴至 月下小酌 鄰曲有未飯被追入郭者憫

然有作 吾廬 飲酒望西山戲詠 小院 發篋得故人書有感 秋光 晚秋風雨 幽居

二首 故山四首 秋晚弊廬小葺一室過冬欣然有作 小室晚酌 冬晚山房書事二首

村居日飲酒對梅花醉則擁紙衾熟睡甚自適也 山居疊韻 寓歎三首

卷第二十二

贈惟了侍者二首 題湖邊旗亭 醉臥道邊覺而有賦 寓懷四首 喜事 甜羹 縱筆四

首 自嘲解嘲二首 春雨絕句六首 雨中臥病有感 舟中作 山園 聞虜亂 題千秋

觀懷賀亭 禹祠 樊江 東關二首 練塘 娥江市 宿野人家 舟中遣懷 歸次樊江

夜過魯墟 有感 遊石帆玉笥石旗諸山 信步近村 寒食省九里大墓 平水道中

五雲橋 小雨雲門溪上 雲門獨坐 泛湖至東澗三首 舟過梅塢胡氏居愛其幽邃爲賦

一詩 北窗 聞蛙 晚春感事四首 山居 四月三日同子坦子聿遊湖中諸山 梅仙塢

小隱 盟雲 示兒 村居初夏五首 城東逆旅 江村初夏 舟中作 東關二首 少微

山 舟行至織女潭 書歎 小園獨立 觀蘇滄浪草書絹圖歌 睡起書觸目 曉雨初霽

夏雨 自東涇度小嶺聞有地可卜菴喜而有賦 露坐 自笑 夜賦 書懷 醉後作小

草因成長句 雨中作 詠史 登鵝鼻山至絕頂訪秦刻石且北望大海山路危甚人迹所罕

至也 六七月之交山中涼甚 幽居三首 園中雜詠三首 夏雨 夏夜二首 予所居南

並鏡湖北則陂澤重複抵海小舟縱所之或數日乃歸 王給事餉玉友 晚興 村圃

卷第二十三

七月一日夜坐舍北水涯戲作 病後登山亭 覽鏡 遣懷 開元寺小閣十四韻 寄題趙

寬之主簿慈順堂 郊居二首 新秋感事二首 八月一日微雨驟涼 秋雨三首 月下獨

坐 秋日步至湖桑埭西 秋社二首 秋思六首 以事至城南書觸目 舍西夕望 題城

侍者峴山圖 題城侍者剡溪圖 晚秋農家八首 湖上小閣 苦雨歎 遣懷 道石并序

三首 蘭亭 小葺村居 書陶靖節桃源詩後 有叟 不寐 遙夜 秋晚思梁益舊遊

三首 紹熙辛亥九月四日雨後白龍挂西北方復雨三日作長句記之 蔬圃 農家 自喜

重九後風雨不止遂作小寒三首 城南上原陳翁以賣花爲業得錢悉供酒資又不能獨飲

逢人輒強與共醉辛亥九月十二日偶過其門訪之敗屋一間妻子飢寒而此翁已大醉矣殆隱

者也爲賦一詩 甜羹之法以菘菜山藥芋菜蕪雜爲之不施醯醬山庖珍烹也戲作一絕 暮
秋書事 早自偏門入城晚出南堰門以歸 初寒 小舟自紅橋之南過吉澤歸三山二首
得猫於近村以雪兒名之戲爲作詩 晝睡 戲詠閑適 寓歎二首 獨夜 記九月二十六
日夜夢 夢海山壁間詩不能盡記以其意追補四首 當食歎 睡鄉 晨興 初冬從父老
飲村酒有作 懷南鄭舊遊 冬夜讀書 余爲成都帥司參議成將軍漢卿爲成都路兵鈐相
從無虛日余被召出蜀漢卿坐法謫居于涪旣得自便因卜築爲涪人今年廣漢僧祖成來山陰
乃言嘗至永嘉樂清縣柳市之廣福寺有黃先生寓寺中煉丹及見則漢卿也余聞之感歎不已
爲賦此詩 雜題六首 思蜀四首 散吏 題剡溪瑩上人梅花小軸 夜夢遊驪山 枕上

五更讀書示子 夜坐 臥龍

卷第二十四

野步晚歸 並山東南閑步至野人吳氏居乃歸 晝睡 連日有雪意戲書 兩蜀故人寄余
閩中左縣題名石刻來皆二十餘年矣悵然有感 歲晚 夢斷 雨聲 農家 夜行湖上
冬夜讀書忽聞雞唱 梅花絕句十首 閉戶 小園竹間得梅一枝 梅花絕句二首 得林
正父察院書問信甚勤 以長句寄謝 蔬食戲書 歎俗 晚飯罷小立門外有作 觀梅至
花溼高端叔解元見尋二首 春雪 舟過季家山小泊 送王成之給事 山家 送傑上人
歸成都二首 落魄 春晴出遊 題瑩上人二畫二首 和張功父見寄二首 山家暮春二

首 讀王季夷舊所寄詩 題庠閣黎二畫二首 入雲門小憩五雲橋 黃訪小店野飯示子

坦子聿 山園 入城至郡圃及諸家園亭遊人甚盛 次韻范參政書懷十首 春晚村居雜

賦絕句六首 沽墟西酒小酌 戲詠村居二首 戲詠閑適三首 夜與兒子出門閑步 老

景 初夏 晨起 月夜短歌 小軒 愛閑 靜院 雨晴 讀史有感 暮歸 仰首座求

鈍菴詩 壁老求笑菴詩二首 浴罷 夜坐水次 六月十四日微雨極涼 十五日雲陰涼

尤甚再賦長句 水亭晚眺 自詠 立秋前四日夜泛舟至跨湖橋 信筆三首 示兒 青

山白雲歌 小市 蓬萊館午憩 夢遊散關渭水之間

卷第二十五

秋夜 世事 夜半池上作 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二首 夏秋之交久不雨方以旱爲

憂忽得甘澍喜而有作 藥圃 書歎 夜興 閑中頗自適戲書于客座 新涼夜坐有作

荷花二首 醉中作 題齋壁 老將二首 白髮 小雨 秋日郊居八首 七月十七日大

雨極涼 雨中作 秋興三首 雨夜南堂獨坐 夜不能寐復呼燈起坐戲作 喜晴 枕上

新作南門 寄成漢卿將軍 病臥 晚晴 秋雨初晴有感 獨飲 小築 示兒 新晴

晨起坐南堂書觸目 壬子八月癸卯大風雨拔木飄瓦通夕不能寐 秋雨不止排悶 用

短 覽鏡有感 哭徑山策老 松風 醉歌 秋夜讀書有感 瀘州亂 東鄰築舍與兒輩

訪之爲小留 夜坐 西鄰亦新葺所居復與兒曹過之 有術士過門謂余壽及九十 晚眺

秋日焚香讀書戲作 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 上書乞再任冲佑 秋晚歲登戲作二首 舟中望禹祠蘭亭諸山 夜觀嚴光祠碑有感 閑趣 壬子九日登山小酌 舍北望水鄉風物戲作絕句 新黏竹隔作暖閣 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闕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易主刻小闕于石讀之悵然 贈鏡中隱者 月夜作 記夢 感舊 小園 初冬 閑中樂事二首 小舟 九月二十三夜小兒方讀書而油盡口占此詩示之 今年立冬後菊方盛開小飲 行飯暮歸 晝眠 睡覺聞兒子讀書 余得木杖于秦望山中今三十年矣隴蜀萬里未嘗相捨戲賦長句贈之 步至近村 五鼓不得眠起酌一盃復就枕 醉倒歌 冬夜 默坐 日暮 遣興 泛舟 夜讀范至能攬轡錄言中原父老見使者多揮涕感其事作絕句 初冬掃東山之麓置數石于喬松巨竹間以眺西山甚自適也 南堂脊記 乃已三十年偶讀之悵然有感

卷第二十六

醉臥松下短歌 霜草 冬夜草村東 小園 書適二首 狂夫 白髮 檢舊詩偶見在蜀日江濱池醉歸之篇悵然有感 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二首 冬日觀漁獵者 雨晴 病起 奉祠 假寐見海山異甚作小詩記之 松下縱筆四首 拜勅口號二首 閑居 十一月十八日蒙恩再領冲佑鄰里來賀謝以長句 題老學菴壁 冬晴日得閑遊偶作 示元禮 書巢冬夜待旦 醉後莊門望西南諸山 著書 探梅 歲暮風雨二首 自夏秋匱甚慨然

有感 題四仙像四首 自責 自解 午睡起消搖園中因登山麓薄暮乃歸 羣兒 久疾
灼艾小愈晚出門外 夙興弄筆偶書 縱筆 冬晴閑步東村由故塘還舍作二首 十二月
八日步至西村 夜聞湖中漁歌 忽得京書有感 晚步門外書觸目 親舊書來多問近況
以詩答之 開書篋見韓无咎書有感 夜大雪歌 寄宇文成州 示子聿 雪 夜坐 春
雨 夢與數客劇飲或請賦詩予已大醉縱筆書一絕覺而錄之 世事 二子 謝郭希呂送
石洞酒 飲酒 無題 雨雪兼旬有賦 北窗睡起 立春 曉枕 落梅二首 閑居無客
所與度日筆硯紙墨而已戲作長句 壬子除夕 癸丑正月二日二首 避世行 稽山農
牧牛兒 讀書未終卷而睡有感 早春新晴 枕上聞禽聲 感舊 夜雨三首 初晴野步
明日復雨排悶二首 小室 浮世 紅梅二首 湖上 晴甫一日復大風雨連日不止遣
懷 癸丑上元三夕皆大雨雪 寓歎 幽興 緜梅三首

卷第二十七

僧廬 春日 春遊 懷昔 記夢 春陰 睡起行至門外有賦 早春四首 醉吟三首
贈劉改之秀才 蓬門 龍鍾 送佛照光老赴徑山 春社有感 春社四首 村夜 山園
遣興 次韻陳機宜見贈 野意 戒殺 余年四十六入峽忽復二十三年感懷賦長句 山
行 雨中排悶 杜敬叔寓僧舍開軒松下以虛瀨名之來求詩 贈徑山鋤書記 五月一日
作 春夏之交衰病相仍過芒種始健戲作 自嗟 枕上述夢 雨中排悶 小軒夏夜涼甚

偶得長句呈杜叔高秀才 憶昔 夏日晚興 老翁 困甚戲書歲晚 戲詠山陰風物 老健 六月晦日作 喜雨 門外納涼 贈蘇趙叟兄弟 癸丑七夕 共語 書歎 秋曉倚闌 癸丑七月二十七夜夢遊華嶽廟二首 僕頃在征西大幕登高望關輔樂之每冀王師拓定得卜居焉暇日記此意以示子孫 讀陶詩 秋夜感舊十二韻 幽居 醉題 雨涼小飲 戲作 題齋壁 書憤 秋興 雨夜排悶二首 秋日出遊戲作二首 雨中夕食戲作三首 自警 寄方瞳胡先生 雨夕焚香 秋雨初霽徙倚門外有作 雨中作 贈老雞二首 秋晚閑步鄰曲以予近嘗臥病皆欣然迎勞 雨夜 醉臥道傍 枕上聞急雨二首 得趙若川書因寄 夢至洛中觀牡丹繁麗溢目覺而有賦 閑居對食書媿二首 秋夜獨酌 風雲 交作戲題 自嘲 書室 數日秋氣已深清坐無酒戲題長句 五更起坐 谿上雜言 厭事 方池 癸丑重九登山亭追懷頃在興元常以是日獵中梁山下樂甚慨然賦詩予是生六十有九年矣

卷第二十八

感懷四首 出遊二首 讀杜詩偶成 秋夜卽事 物有可歎者因戲作數語以識之 老懷

對酒 東村散步有懷張漢州 晚寒自東村步歸 排悶六首 初寒病中有感 放歌行

山頭石 有客 幽居五首 野興四首 買油 繫舟二首 初冬至近村 古築城曲四

首 山園 將軍行 古別離 寄子虞 泛舟自中堰入湖 夜歸舟中作 薤葉閣聞大風

小出塞曲 冬日園中作 登山亭 拄杖歌 冬晴 冬夕二首 十月十五夜對月 久
疾三首 舍北望牛頭山山有延勝寺先太傅書室在焉六年前嘗泛小江往遊寺焚於陸寇書
堂無復存矣 十月十九日大風作寒閉戶竟日 寄天封明老 村居二首 十月下旬暄甚
戲作小詩 霜天雜興三首 連日風雨寒甚夜忽大風明旦遂晴 懷昔 寄題王俊卿看山
堂二首 絕歎 風雨 晚過鄰曲 莫仲謙挽詞 病起 晚興 贈粉鼻 與兒輩論李杜
韓柳文章偶成 夢至小益 懷紹興間往還諸公 磨衲道衣 溪上作二首 小憩 癸丑
十一月下旬溫燠如春晦日忽大風作雪 占城樓竹拄杖 西城 東城 斯道 病起山居
日有幽事戲作二首 蝸廬 冬夜讀書二首 十二月九日枕上作 記夢三首 鏡湖女

陸放翁集

劍南詩彙目錄

卷第二十九

水村曲 石洞餉酒 病退 偶書 讀史 飲石洞酒戲作 霜寒 賽神曲 涼州行 望夫石 江村道中書觸目 采蓮曲 兀坐頗念遊歷山水戲作 五雜俎二首 漁扉 詠史 烏棲曲 古別離 書歎 十二月二十六夜聽雨 起晚 陳少監餉澄清堂酒 雪中作 甲寅元日子七十矣酒間作短歌示子 七十 正旦後一日 立春 老境 偶懷小益南鄭之間悵然有賦 再用前韻不依次 北坡梅開已久一株獨不著花立春日忽放一枝戲作 人日 夜讀呂化光文章拋盡愛功名之句戲作 遇術士飲以卮酒 閒趣 正月二十日 晨起弄筆 春夜讀書 春晴泛湖入城 書齋壁二首 春日睡起 老病謝客或者非之戲作 永日無一事作詩自怡 窗前作小土山藝蘭及玉簪最後得香百合併種之戲作 泛舟觀桃花五首 新闢小園五首 上巳小飲追憶乾道中嘗以是日病酒留三泉江月亭悽然有感 晚步門外散懷二首 欲出遇雨 飢坐戲詠 蔬食 山亭 久不得張漢州書 春晚村居 遊雲山諸蘭若 與子坦子聿遊明覺十四韻 淨智西窗 小僧乞詩 西窗睡起 平水 三月二十五夜達旦不能寐二首 園中小飲 舟中夕望 四月一日作 舟行過梅市

山園雜賦四首 西窗 山頭鹿 夏四月渴雨恐害布種代鄉鄰作插秧歌 雲童童行

董逃行 閔雨二首 喜雨 初夏 村舍 烏啼 感舊 讀書至夜半燈盡欲睡慨然有感

遣興 農舍 四月晦日小雨 泛舟過吉澤 書歎 五月得雨稻苗盡立 薄醉遣懷

卷第三十

五月十一日夜坐達旦 題陽關圖 新暑書事 時雨 示客 南堂默坐 夏日 小酌

夏夜二首 看鏡二首 明妃曲 思遠遊 太息 六月二十六日夜夢赴季長招飲 夜分

不寐起坐園中至旦 露坐 晨起 散步東邨 早秋四首 七月二十一日午睡夢泛江風

濤甚壯覺而有賦 幽居戲贈鄰曲 遣興二首 步至湖上寓小舟還舍五首 送王仲言倅

秦州絕句二首 醉中作 秋夜書感 八月三日驟涼有感 南堂與兒輩夜坐 泛舟至魯

墟 園蔬薦村酒戲作 雨夕排悶二首 雨中作 讀易 郊行夜歸有感 醉歌 買酒

秋雨歎 憂國 夜意 大風雨中作 題齋壁二首 窮途 貧病 秋晚四首 山村書所

見二首 三年前嘗與兒輩步過東涇小嶺得勝處可營別墅貧不能成偶復至其地悵然有感

園中秋夕 秋晴每至園中輒抵暮戲示兒子 醉睡初覺偶作 汪茂南提舉挽詞二首

謝徐居厚汪叔潛攜酒見訪 喜鄭唐老相過 秋晚散步門外 寄徐秀才斯遠并呈莊賢良

器之 閒中 秋霽 晨起 筮篋謠二首寄季長少卿 悶極有作 自詠 夢范參政 乞

奉祠未報食且不繼 山寺 大師魏國史公挽歌詞五首 三峽歌九首 十月三日泛舟湖

中作 早行 晚泊 遣懷 舟行戲書

卷第三十一

久雨 偶得長魚巨蟹命酒小飲蓋久無此舉也 泛舟湖山間有感 望永思陵二首 糟蟹

霜夜三首 書室明煖終日婆娑其間倦則扶杖至小園戲作長句二首 初冬 買展 十

月晦日作 贈道友五首 示子聿 老境 予就居三山在鏡湖上近取舍東地一畝種花數

十株彊名小園因戲作長句 被命再領沖佑有感 冬夜戲書三首 幽居二首 送蘇召叟

秀才入蜀效宛陵先生體 寄題哲上人漫堂 冬夜獨酌 夜坐燈滅戲作 艾如張 上之

回 雜詠園中菓子四首 閉戶二首 連日大寒夜坐復苦飢戲作短歌 園中對酒作 孝

宗皇帝挽詞三首 小兒入城 夜坐二首 縱筆五首 郊行夜歸書觸目 閉戶 十一月

五日夜半偶作 晴和出遊湖山間 病思 寄子虞 紙閣午睡二首 夜分復起讀書 效

蜀人煎茶戲作長句 書逆旅壁 嬾趣 閒中富貴二首 書近況寄蜀中道舊 醉中自贈

明日自和 雪中至近村 歲暮感懷以餘年諒無幾休日愴已迫爲韻十首 桐江哲上人

以端硯遺子聿纔寸餘而質甚奇天將雨輒先流泚予爲效宛陵先生體作詩一首 立春前三

日作 贈應秀才 春耕 首春連陰 夜坐 新春 得季長追懷南鄭幕府慨然有作 正

月十一日夜夢與亡友譚德稱相遇於成都小東門外既覺慨然有作 送陳吏部還朝 觀棋

春行 雨霽春色粲然喜而有賦 幽思 贈持鉢道人 柳二首 山園雜詠五首

卷第三十二

兩夜書感二首 鏡湖 舟中戲書 春晚懷山南四首 春晚書齋壁 七十一翁吟 山茶
一樹自冬至清明後著花不已 晨起 春晚雜興六首 齋中雜題四首 老疾戲自贈 夜
坐聞湖中漁歌 上巳書事 對酒 自規 窮居有感 春夏之交風日清美欣然有賦三首
夜歸 農家歎 三月十一日郊行 初夏行平水道中 初夏幽居偶題四首 晨起 小
園 幽居 夜賦 閒中書事二首 初夏十首 四月旦作時立夏已十餘日 春夏之交鳴
鳥百族惟布穀聲最悲急動人戲作十韻 倚杖 野步 竹窗晝眠 騰騰 幽棲二首 睡
起 愁坐忽思南鄭小益之間二首 四月十三夜四更起讀書 夏雨初霽題齋壁 東窗
聞泉 雨中示子聿 山園屢種楊梅皆不成枇杷一株獨結實可愛戲作長句 夢遊山寺焚
香煮茗甚適既覺悵然以詩記之 夏日 巢山二首 四月二十三日作二首 觀月 溽暑
晨起 閒思二首 梅天 夜坐 麥熟市米價減鄰里病者亦皆愈欣然有賦 雨中作
夜雨 乙卯重五 夏夜風雨極涼枕上口占 窮居 思蜀 五月二十三夜記夢 送葉尙
書 路傍曲三首 贈汪叔潛 出遊

卷第三十三

立秋後四日雨 夙興 存養堂爲汪叔潛作 感昔二首 病稍平示兒輩 野堂四首 七
月下旬得疾不能出戶者十有八日病起有賦 夢有餉地黃者味甘如蜜戲作數語記之 秋

夜二首 病起憶甚有歎 小舟晚歸二首 夜坐 幽事 病後衰甚非籃輿不能出門感歎
有賦 秋思 題村店壁 病去 白首 書病 舍北晚眺二首 夜閱篋中書偶得李德遠
數帖因思昔相從時所言後多可驗感歎有作 登東山 貧樂 乙卯重九 縱步近村 題
齋壁 范參政挽詞二首 病後往來湖山間戲書 秋夜遣懷 初冬暄甚 贈湖上父老十
八韻 初冬感懷二首 讀杜詩 記九月三十日夜半夢 小舟遊近村捨舟步歸四首 蜀
僧宗傑來乞詩三日不去作長句送之 羲農 冬夜不寐 十月 讀易二首 聞雁 悲歌
行 村飲 鏡湖西南有山曰外山民某氏居之其居少西小潭受飛泉羣山環合真異境也爲
作短歌 十月十七日子生日也孤村風雨蕭然偶得絕句子生於淮上是日平旦大風雨駭人
及予墮地雨乃止二首 遊山舟中遇風雨戲作 一齒動搖似不可復留有感 山行 老學
菴 枕上偶成 舍北閒望作六字絕句 題菴壁二首 縱筆三首 十月二十八日夜雞初
鳴時夢與數女仙遇其一作詩示予頗哀怨如人間語惟末句稍異予戲之曰若無此句不可爲
神仙矣其一從傍戒曰汝當勿忘此規作詩者甚有愧色予頗悔之既覺賦兩絕句以解嘲二首
山行二首 貧甚作短歌排悶 過張王行廟 秋月曲 卽事 悲歌行 讀李泌事偶書
晨起 喜雨 閒趣 自警 雨後二首 窗黑 雨止行至門外戲作 野飲 雨夜有懷張
季長少卿 雨中熟睡至夕二首 憶昔 燈下看梅 程泰之尙書挽詞二首 雨夕獨酌書
感 白首 客言來自上臯道中以其語作一絕 睡起

卷第三十四

歲暮 殘臘二首 一壺歌五首 屬疾 新歲 早春 太古 春夜 正月六日作 寄題

吳斗南翫芳亭 春初驟暄一夕梅盡開明日大風花落成積戲作三首 讀老子傳 示元用

春思 春望 丙辰上元前一日 夜雨思栝蒼遊 春陰 寒夜歌 正月十六日園中偶賦

陵霄花 懷舊六首 夜坐 入城舟中作 寓蓬萊館 過能仁光孝寺欲訪昕老會府中

速客遂不果入 夜二鼓留西城門歸三山 讀杜詩 蘇軾光節推挽歌詞 村翁 寄子布

落花 南窗 排悶 過鄰家戲作 看花 閒趣 春盡遣懷 二友 半丈紅盛開 感

事四首 豐年行 四月一日夜漏欲盡起坐達旦 蓬萊行 馮縣丞挽歌詞 幽居初夏四

首 出蜀十九年故交零落殆盡慨然有作 憶天彭牡丹之盛有感 五月七日夜夢中作二

首 急雨 夜中步月 晨起 枕上聞布穀聲 雨夜 焚黃 卽事 失鵲鵲 贈童道人

蓋與予同甲子 上方銛老求宿蘆詩宿蘆蓋所寓室名以其似漁舟也 夜坐園中至夜分

六月二十四日夜分夢范至能李知幾尤延之同集江亭諸公請予賦詩記江湖之樂詩成而覺

忘數字而已 晨起 村飲示鄰曲 醉歸 二愛并序 蟾蜍浦 題韓運鹽竹隱堂絕句三

首 哭杜府君 初秋夜坐 宴坐自午至暮 舟中詠落景餘清暉輕橈弄溪渚之句蓋孟浩

然耶溪泛舟詩也因其句爲韻賦詩十首

卷第三十五

浮生 秋夜 秋夜紀懷三首 書懷 林居秋日 七月二十四作 枕上作時聞臨海四明
皆大水 書懷 秋陰至近村 閒居自述 秋雨初霽試筆 幽懷 雨後出門散步二首
秋夜示兒輩 七十二歲吟 雨夜讀書二首 秋晚 新菊二首 九月二十八日五鼓起坐
抽架上書得九域志泫然有感 題橋南堂圖 題吳參議達觀堂堂勝蓋朱希真所作也僕少
亦辱知於朱公故尤感慨云 舍北搖落景物殊佳偶作五首 自嘲 作夢 夜坐 北園雜
詠十首 龜堂獨坐遺悶二首 復竊祠祿示兒子 隴頭水 雪歌 春近 望永阜陵 初
拜再領祠宮之命有感 醉中信筆作四絕句既成懼觀者不知野人本心也復作一絕五首
臘月十九日午睡覺復酣臥至晚戲作 睡起至園中 北園離外散步 歲暮獨酌感懷 盆
池 對食 踏蹬 海棠圖 丁巳正月二日雞初鳴夢至一山寺名鳳山其尤勝處曰味軒予
爲賦詩既覺不遺一字 初春 雨中作三首 縱筆 題慧老芋巖 立春日 病中作二首
立春日二首 北望 上元夜作 長歌行 讀書 枕上作 書志 夜賦 晚步 漁歌
殘夢 書憤二首 小舟遊西涇度西岡而歸 春行 姜總管自築墓舍名繭菴求詩 湖上
今歲遊人頗盛戲作四首 賞花至湖上 暮春二首 暮春

卷第三十六

九里 清明 一百五日行 送李憲被召舊與其先侍郎遊從 初夏 幽居 閒適 病中
夜賦 閒身 書感 衰病 雜題六首 自傷 雨後絕涼偶作 村居 久雨 七十三吟

會稽 泛舟 夜觀子虞所得淮上地圖 水村 題菴壁二首 晚歸舟中作 送嚴居厚
棄官歸建陽溪莊 次朱元晦韻題嚴居厚溪莊圖 夢中遊禹祠 感懷 酒熟 病起遊近
村 秋夜讀書示兒子 秋晚書感 王成之給事挽歌辭二首 書南堂壁二首 秋晚 晨
起待子聿歸 信筆二首 龜堂東窗戲弄筆墨偶得絕句五首 次呂子益韻 舍北行飯書
觸目二首 明日復得五字二首 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待子聿未歸 南窗 幽居 春近山
中卽事三首 雪夜感舊 將進酒 歲暮懷張季長 謝朱元晦寄紙被二首 送王季嘉赴
湖南漕司主管官 菴中夜興 初春欲散步畏寒而歸 憶昔 戊午元日讀書至夜分有感
二首 雜感十首 歎老 朝飢食齋麵甚美戲作二首 漁隱堂獨坐至夕 讀書 北望
蘭 古梅 山脚散步由舍北歸三首 寄題連江陳氏拂石軒 得張季長書以大蓬見稱蓋
以予寄祿官視昔祕書監也因作五字寄之 病足累日不能出門折花自娛 書意 新燕
北巖采新茶用忘懷錄中法煎飲欣然忘病之未去也 連日至梅仙塢及花涇觀桃花抵暮乃
歸二首

卷第三十七

病中作 題郭太尉金州第中至喜堂 暮春 小園新晴二首 春晚感事二首 春晚園中
作 題夷堅志後 幽居 聞鳥聲有感二首 與子虞子坦坐龜堂後東窗偶書 行年 東
窗小酌二首 西林傅菴主求定菴詩二首 夏日五首 夜酌 夏夜四首 泛舟 感舊六

首 書喜 自詠 露坐二首 親舊或見嘲終歲杜門戲作解嘲 北窗 新秋以窗裏人將
老門前樹欲秋爲韻作小詩十首 食新有感貧居久蔬食至是方稍得肉 秋夕露坐作 有
年 大雨 東西家 予自春夏屢病至立秋而愈作長句自賀 七月十一日雨後夜坐戶外
觀月 王與道尙書挽詞二首 初秋 感秋 北窗試筆 秋思四首 新涼二首 自遣
自規 感舊四首 秋日獨酌 夙興 身世 憶昔 豐歲 村居 中秋夜半後無雲而月
色微淡尤爲絕景 夜賦 遣興 秋賽 寄題周丞相平園 兩三日歌 戲作治生絕句
龜堂雜題四首 偶讀陳無已芍藥詩云一枝剩欲簪雙髻未有人間第一人蓋晚年所作也爲
之絕倒戲作小詩 村舍 雨中作 江郊 閒趣三首 小飲 作字 晝眠起偶賦 小舟
過吉澤效王右丞 湖山雜賦五首 太息四首 學書 晚興 秋晴見天際飛鴻有感 初
寒獨居戲作 夢觀牡丹 書喜三首 小飲罷行至湖塘而歸 病雁 澤居 秋穫歌 戊
午重九 重九懷獨孤景略 晨鏡 秋霽遣懷 屏迹 初寒 風雨 龜堂自詠二首 閒
居初冬作 病中排悶 季秋已寒節令頗正喜而有賦

卷第三十八

秋懷 吳體寄張季長 嘲畜貓 立冬日作 初冬 醉題 新作火閣二首 舍北行飯
遣興二首 舟中三首 雨夜感舊 夜聞落葉 閉門 祠祿滿不敢復請作口號三首 過
鄰家 舍北野望四首 書感 冬夜爐邊小飲 龜堂獨酌二首 冬夜作短歌 病愈 自

遣 感舊二首 寒雨中偶賦二首 壽考如富貴 午飯二首 題王仲信畫水石橫幅 治

圃 冬日感興十韻 冬日出遊十韻 思蜀三首 作雪二首 戲詠山家食品 耕罷偶書

兩夜 菴中晨起書觸目四首 三山杜門作歌五首 老境二首 記戊午十一月二十四

夜夢 六經示兒子 舍北晚步 對酒 夜坐求酒已盡喟然有賦 食粥 寒夜 梅花六

首 三山下居今三十有三年矣屋陋甚而地有餘數世之後當自成一村今日病少間作詩以

示後人二首 南園觀梅 歲盡苦寒 己未新歲 歲首書事二首 初春 菴中獨居感懷

三首 戲作貧詩二首 春日園中作 中春連日得雨雷亦應候 雨後微陰光景益奇復得

長句 春日小園雜賦二首 簡鄰里 客叩門多不能接往往獨坐至晚戲作 園中偶題四

首 北窗偶題四首 沈園二首

卷第三十九

戲贈園中花 春思 贈燕 雨悶示兒子 讀晉書 春晚苦雨 燕 夜雨 寒食日九里

平水道中 春晴自雲門歸三山 予數年不至城府丁巳火後今始見之 晚自北港泛舟還

家 書懷 初夏 小築 喜雨 晨起 五月初病體益輕偶書 己未重五 五月七日拜

致仕勅口號二首 致仕後卽事十五首 讀後漢書二首 新裁道帽示帽工 新製道衣示

衣工 兩翁歌 五月中連夕風雨氣候如高秋枕上有賦 前詩感慨頗深猶吾前日之言也

明日讀而悔之乃復作此然亦未能超然物外也 雨後過近村 銘座 致仕後述懷六首

蝶 戲贈酒榼 題菴壁二首 泛舟澤中夜歸 書嬾 晨起 夜坐 白樂天詩云倦倚繡
牀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鬢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好事者畫之爲倦繡圖此花以
五六月開山中多于茨棘人殊不貴之爲賦小詩以寄感歎 蜉蝣行 望霽 久雨路斷朋舊
有相過者皆不能進 散步至三家村 村東晚眺二首 露坐二首 致仕後歲事有望欣然
賦詩 夜聞姑惡 村舍雜書十二首 逃暑小飲熟睡至暮二首 夜坐庭中達旦 讀前輩
詩文有感 自嘲 予讀元次山與灑溪鄰里詩意甚愛之取其間四句各作一首亦以示予幽
居鄰里四首 東山避暑用轆轤體 喜雨 得故人書偶題 喜雨歌 老學菴井 長歌行
七月二日夜賦 自述二首 項羽 曹公

卷第四十

夜雨 昔人有畫醉僧醉道士醉學究者皆見于傳記及歌詩中予暇日爲各賦一首 次季長
韻回寄 溪上小酌 齋中夜賦 讀舊稟有感 新秋 陳阜卿先生爲兩浙轉運司考試官
時秦丞相孫以右文殿修撰來就試直欲首送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旣顯
黜先生亦幾蹈危機偶秦公薨遂已予晚歲料理故書得先生手帖追感平昔作長句以識其事
不知衰涕之集也 書喜二首 幽居 雜興四首 贈鷺 贈鶴 東堂睡起 五鼓起坐待
旦 功名 搔首 小雨釣歸 曉賦 急雨 遣興四首 讀林逋魏野二處士詩 紙墨皆
漸竭戲作 讀隱逸傳 泛舟至東村 自詒 野興 讀書 客有見過者旣去喟然有作二

首 秋陰 八月九日晚賦 燕坐 村飲四首 秋雨益涼寫興 薪米偶不繼戲書 牧牛

兒 與兒子至東村遇父老共語因作小詩 微雨午寢夢憇道傍驛舍若在秦蜀間慨然有賦

晨起對鏡 村思 秋夜 醉中書懷 次韻鄭盱眙見寄并簡其甥劉君 書齋壁 一老

戲用方外語示客 秋晚三首 次金溪宗人伯政見寄韻 新寒二首 村鄰會飲 試筆

二首 孤村 絕祿以來衣食愈不繼小兒力圖之殊未有涯予謂不若痛節用爾示以此詩

予宿疾多已失去獨氣痛時作賦詩自寬 秋懷十首末章稍自振起亦古義也 九月七日子

坦子聿俱出斂租穀雞初鳴而行甲夜始歸勞以此詩 醉題埭西酒家二首 秋晚 省事

晨起頗寒飲少酒作草數幅 往事 步至東莊 秋思二首 讀退之人不知古今馬牛而襟

裾之句有感 病愈看鏡 讀韓致光詩集 逆旅書壁二首 初寒老身頗健戲書二首 子

龍求煙雨軒詩口占絕句二首

卷第四十一

居室甚隘而藏書頗富率終日不出戶二首 無酒歎 讀書 醉賦 掩扉 六經二首 舟

中作 秋晚二首 西窗獨酌 冬初薄霜病軀益健欣然有賦 一錢 燈下讀書戲作 遊

近山 示兒子 寄溧陽周丞文璞周寄詩卷殊可喜 旅思 東村步歸二首 觀方外書

午睡初起二首 暮秋遣興二首 種蔬 起晚戲作 老歎 新治暖室 暖閣 自詠 夜

坐 初冬有感二首 題酒家壁 冬初出遊二首 早飯後戲作二首 擬古四首 東村二

首 倚闌 霜寒不能出戶偶書 冬晴與子坦子聿遊湖上六首 夢蜀 歲晚二首 讀老

子 貧病 洪雅葛仙硯 冬日讀白集愛其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之句作古風十首 十

一月四日夜半枕上口占 齋中弄筆偶書示子聿 飢寒吟 病愈小健戲作二首 祭竈與

鄰曲散福 湖水愈縮戲作 夜坐 夢中作遊山絕句二首 大姪挽辭 書幸二首 退居

北望感懷 白髮 老歎 作竹籬成因把酒其間戲題四十字 新養白雞毛羽如玉殊可

愛 新籬 龜堂雜興十首

卷第四十二

己未冬至 冬至夜坐作短歌 新裁短褐接客以代戎服或以爲慢戲作 冬夜 書感 書

意 試茶 對酒懷丹陽成都故人 三山卜居三十有四年矣老身七十有五兒輩亦頗宦學

未爲非吉也偶作五字示諸兒 村興 枕上 得建業倅鄭覺民書言虜亂自淮以北民苦徵

調皆望王師之至 雨夜讀書 夢中作 題傳神 紀懷 新作柴門戲書 炊飯 愛閒

與子聿讀經因書小詩示之 登東山 己未歲暮 冬夜讀書示子聿八首 幽興 寓歎

夢題驛壁 新春 庚申元日口號六首 視東臯歸 晚步舍東 人日東園 逆旅行 小

雨初霽 獨夜 忍窮 開歲半月湖村梅開無餘偶得五詩 老病 三二年來夜夢每過吾

廬之西一士友家觀書飲酒方夢時亦自知其爲夢也二首 上元雨 雜興二首 初春書喜

幽居無一事 贈道流 病中作 病愈偶書 小圃獨酌 飯罷戲示鄰曲 春日六首 新

晴野步 湖上作二首 夜行過一大姓家值其樂飲戲作 枕上作二首 悽悽行 春齋

答客 閒中自詠二首 甲申雨 今歲遊花溼差晚戲作 枕上口占三首 贈謝正之秀才

連日往來湖山間頗樂卽席有作 贈貓 歎老 殘春 東村 晚步舍北歸 記夢 寄

題揚州九曲池 投老 茅亭 貧甚賣常用酒杯 春晚泛湖歸偶賦

卷第四十三

東園小飲四首 病退頗思遠遊信筆有作 春晚閒步門外 嘲布穀 題齋壁 龜堂晚興

長干行 養生 園中觀草木有感 恩賜龜紫二首 自警 獨夜 雨夕枕上作 喜晴

觀運糧圖 宇文袞臣吏部予在蜀日與之遊至厚契闊死生二十年矣庚申三月忽夢相從

如平生愴然有賦 阿姥 初夏 讀書 喜晴 初夏北窗二首 書適 幽居初夏四首

獨醉 獨立 高臥 趙彥膚修撰挽辭 讀香奩集詩戲效其體 野步至村舍暮歸 述悲

江東韓漕晞道寄楊庭秀所贈詩來求同賦作此寄之 雨夜 小橋 自笑 入梅 雨夜

燕 午枕 項里觀楊梅四首 夜歸 五月十一日睡起 示客 雨中作 舟中遣興

自嘲 齋中雜興十首 夏五月方閱雨忽大風雨三日未止二首 遣興二首 六月一日

曉賦 露坐 夜賦 乙夜納涼 五鼓 老態 枕上聞風鈴二首 寄贈湖中隱者 觀畫

山水 六月十八日立秋未旦起行山園口占 新秋 晨起自山園歸書室 初秋小雨 出

遊 對酒 自勉 新涼 醉中題民家壁 秋景 舟中作 雜興四首 自詠閒適 近村

暮歸 秋興 讀史有感三首

卷第四十四

讀何斯舉黃州秋居雜詠次其韻十首 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次其韻十首 新治火閣

枕上作二首 初睡起有作 示友 述懷 枕上二首 病足久敗遊山之興山中道人多見

問戲作示之 舟中作 追懷胡基仲 十月八日九日連夕雷雨 西村 感事示兒孫 或

遺木瓜有雙實者香甚戲作 十月 初晴 梅花五首 對酒戲詠 冬夜 冬晴稍理舊學

有感於懷 葺小圃及東齋 讀經示兒子 出遊不果 夢行秦晉間有作 聞雞鳴自警

嘲子聿 馬上口占 幽居 感事 初寒 寄題季長飾菴 對食書媿 戲題酒家壁三首

十月二十八日夜風雨大作 夜寒燃火有感 農事休小葺東園十韻 開東園路北至山

腳因治路傍隙地雜植花草六首 連日治圃至山亭又作五字四首 寒夜 掩卷有感 閒

遊 野寺 三江 讀老子 新泉絕句二首 風雨 題菴壁二首 讀仙書作 讀淵明詩

寒夜枕上 新晴出門閒步 聞笛 鳴禽 食晚 午坐戲詠 戲詠鄉里食物示鄰曲

歲暮貧甚戲作 汪叔潛教授挽辭 汪給事太夫人程氏挽辭 太恭人諭氏挽辭 路乾

寒夜 乍晴至園中

卷第四十五

十二月三日夜橋上看月 流年 山家五首 小舟白竹篷蓋保長所乘也偶借至近村戲作

二首 稻飯 殘臘二首 書志 數日不出門偶賦三首 寄題嚴君厚伴釣軒 寄趙昌甫

并簡徐斯遠 南園觀梅 老身 獨處 醉中歌 排悶 庚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西和州健

步持子布書報已取安康襄陽路將至九江矣悲喜交懷作長句二首 園中作 足疾 歲暮

書懷二首 除夜 修路 金丹 平昔 二月三日春色粲然步至湖上 計子布歸程已過

新安入畿縣界 東園觀梅 喜得建茶 春雨 春雨二首 初春感事二首 道室書事

先少師宣和初有贈晁公以道詩云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晁公大愛賞今逸全篇

偶讀晁公文集泣而足之 春日雜題六首 春日暄甚戲作 春日 書室獨夜 追感往事

五首 書意二首 清都行有序 春來食不繼戲作 紹興辛酉予年十七矣距今已六十年

追感舊事作絕句 獨坐視老奴灌園 雨晴風日絕佳徙倚門外三首 春遊 春雨三首

書懷 三月十六日至柯橋迎子布東還二首 題施武子所藏楊補之梅 食野菜二首 予

十許歲卽往來雲門諸山今復與諸子來追念悽然 雲門道中 龍瑞 禹寺 寄題張仲欽

左司槃湖 園中晚興 送陳希周赴安福令 春晚久雨排悶 甲子日晴 三月二十日兒

輩出謁孤坐北窗二首 春盡記可喜數事 立夏前二日作 老民二首 貧甚自勵 衡門

遊法雲 舟中作 貧居 初夏野興三首

卷第四十六

孟夏方渴雨忽暴熱雨遂大作 小池 衡門 海上作 朝飢示子聿 養氣 示友 早涼

熟睡 初夏 夏雨 倚樓 晚興二首 晨雨 戲作絕句以唐人句終之二首 述懷 閒中自
詠 晨興 自詠二首 西村 漁父 放歌行 苦貧 晨起至參倚齋示子聿 夏夜對月
夏夜 五月十日曉寒甚聞布穀鳴有感 老歎 閉戶 長飢 山齋書事 贈道流 避暑
松竹間 連日大雨門外湖水渺然 午睡 窮居 梅雨 村居書事 閒中信筆二首其一
追和陳去非韻其一 追和王履道韻二首 題齋壁 夏日雜題八首 夏雨歎 物外雜題八
首 過村舍 晝臥初起書事 夜雨有感 偶作夜雨詩明日讀而自笑別賦一首 舍西晚
眺示子聿 自詠 讀唐人樂府戲擬思婦怨 南堂納涼二首 中庭納涼二首 待旦二首
晨興二首 晚涼述懷 湖塘晚眺二首 小集 出門與鄰人笑談久之戲作四首 魚池
將涸車水注之 一齒動搖已久然餘皆堅甚戲作 晚至新塘 夜泛湖中 立秋後作 覽
鏡 早秋南堂夜興 菱歌 聞角 湖隄 秋旦 龜堂晨起 柳橋秋夕 道室雜題 四首

卷第四十七

儒生 秋夜 寺閣 秋暑夜興 漁父 省事 新涼書懷四首 七月十七晚行湖塘雷雨
大作 七月十八夜枕上作 梅市 秋思 小舟湖中夜歸追和孟浩然夜歸鹿門歌 酒盡
燒香 自述二首 風雨 白露前一日已如深秋有感二首 東村晚歸 秋望 郭西 舍
北 夜坐示子聿 柳橋晚眺 秋興五首 嘉泰辛酉八月四日雨後殊凄冷新雁已至夜復
風雨不止是歲八月一日白露二首 近村民舍小飲 閒適二首 夜歸二首 自詠 老歎

秋社 晨起 中夜睡覺兩目每有光如初日歷歷照物晁文元公自謂養生之驗予則偶然耳感而有作 錢道人不飲酒食肉囊中不畜一錢所須飯及草屨二物皆臨時乞錢買之非此雖強與不取也二首 枕上 山園書觸目 苦貧戲作 秋曉書感 秋夜 村舍二首 天涼時往來湖山間有作 雨夜歎 病足晝臥夢中譚諄乃誦尙書也既覺口占絕句二首 新買啼雞 幽棲二首 秋日雜詠八首 望永阜陵 排悶 秋日晨起 出遊暮歸戲作 自詒 出蜀日嘗遣僧則華乞籤於射洪陸使君祠使君以老杜詩爲籤予得遣興詩五首中第二首其言教戒甚至退休暇日因用韻賦五首 悲歌行 秋夜讀書 對食戲詠 懷昔 偶得雙鯽二首 秋懷十首以竹藥閉深院琴樽開小軒爲韻 示客 秋晚村舍雜詠二首 臥病累日羸甚偶復小健戲作三首

卷第四十八

縱筆四首 村興 賽神 小立 窮老 晚步舍東 述野人語二首 戲答野人二首 建安陳希周官海南爲予致兩拄杖其一促節竹其一桄榔也 排悶 九月十二日折菊 表姪江垌種竹名筠坡來求詩 微雨 秋晚寓歎六首 秋晚湖上 縱遊歸泊湖橋有作 九月十八日至山園頗有春意 明日又來天微陰再賦二首 雨後至近村二首 雨復作自近村歸 雨寒戲作 衡門晚眺 不寐 示子虞 弊廬 予未冠卽交諸名勝今無復在者感歎有作 夜雨 題嚴州王秀才山水枕屏 小飲示座中 搖落吟 插花 雨過行視舍北菜

圖因望北村久之二首 居三山時方四十餘今三十六年久已謝事而連歲小稔喜甚有作
幽居 曉晴肩輿至湖上 戲作野興六首 道室書事 行飯至湖桑堰東小市 負日戲作
遊西村 初冬 遣懷 策杖 汲東山下井 園中作二首 園中 短篷 自適 堂東
小室深丈表半之戲作 獨處二首 探梅至東村 讀史 漁翁二首 寓言三首 夜四鼓
睡覺起行簷間觀新作南籬 客去追記坐間所言 疇昔 飲牛歌 牧羊歌 生日子聿作
五字詩十首爲壽追懷先親泫然有作 園中書觸目 養生 齋中雜興二首 江上 追憶
征西幕中舊事四首 冬夜 冬日 冬朝 冬暮 風月 落葉 邪風 擁爐不出輒終日
自嘲 嘲梅未開

卷第四十九

自嘲 解嘲 野興 枕上 遠遊 晚遊 夜坐 酒熟醉中作短歌 冬夜讀書有感 散
步湖上至野人家 對食戲詠 昨非 遂初 小雨偶出鄰里小兒競隨吾後不知其意何也
書喜 書房雜書二首 寒夕 讀經 讀史 讀劉蕡策 雨霰作雪不成大風散雲月色
皎然 中夜苦寒 示子孫二首 早梅 縱筆二首 歲暮雜感四首 自責 懷舊用昔人
蜀道詩韻 出遊 辛酉冬至 冬至後一日書 客至 子聿入城 降魔 冬日二首 客
去 自勉四首 午晴至園中 七姪歲暮同諸孫來過偶得長句 苦寒 閒中書適二首
復湖 梅花絕句四首 跋馮氏蘭亭二首 十二月二日夜夢與客竝馬行黃河上憩於古驛

二首 倚樓 讀書 讀史 閒遊 日暮 省事 雪中作 夢韓无咎王季夷諸公 晴窗
讀書自勉 冬夜讀史有感 大寒 自詠 晚興 雪後寒甚 雪晴步至舍傍 訪隱者
村野 初夜 雙松 兀兀 殘曆 戒言 聞松風有感 遣興二首 有道流過門留與之
語頗異口占贈之 閒記老境二首 小飲梅花下作 門外野望 自題傳神 歲暮貧甚戲
書 晚晴閒步鄰曲間有賦 誦書示子聿二首 十二月二十九日夜半雨雪作披衣起聽
辛酉除夕 除夕

卷第五十

開歲 箕卜 梅花絕句六首 立春前一日作 立春日 送子龍赴吉州掾 正月五日出
遊 六日雲重有雪意獨酌 閒甚戲作 莫笑 初春雜興五首 春曉 書感 壬戌正月
十四日 十五日 高枕 送施武子通判 老學菴自規 雨夜 子聿以剛日讀易柔日讀
春秋常至夜分每聽之輒欣然忘百憂作長句示之 記夢 夜賦 杜叔高秀才雨雪中相過
留一宿而別口誦此詩送之 曉賦 雪後龜堂獨坐四首 二月一日作 過東鄰歸小憩
寄呂子和南廂 自述 呂氏子夔郎求詩 新晴 晚步湖堤歸偶作 春來食不足戲作
散步湖隄上時方濬湖水面稍渺瀰矣 老學菴 春晚 龜堂雨後作 書感 後書感 村
居書喜 中春偶書 夜泊 東岡櫻桃已過殊不知 別嚴和之二首 齋中雜題四首 春
晚 社日小飲 山茶 春夜 春遊 北窗睡起 北窗懷友 舟中作二首 湖村春興

鄰餉 久雨 登山 讀易 村居書事二首 春晚書村落間事 雜興六首 南堂獨坐
春雨示鄰曲 讀書 新晴賞牡丹 對酒 病起遇晴有作 定命 假山小池二首 春欲
盡天氣始佳作詩自娛 自詠 西村勞農 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後二首 舍北溪上垂
釣 三月二十二日作

卷第五十一

書感 寒食 西村暮歸 舍外彌望皆青秧白水喜而有賦 寄題太和陳誠之秀才遠明樓
蝸舍 東岡 首夏 贈曾溫伯邢德允 自述三首 示客 對食戲作二首 對酒戲作
二首 夏初湖村雜題八首 溪上露坐 北齋書志示兒輩 作盆池養科斗數十戲作 枕
上 晨起 喜晴 讀夏書 幽栖 閒詠園中草木六首 夜雨 晨起 放翁 過鄰家
東園 曉出至湖桑埭 雨夜觀史 雨復作 園中 湖上遇道翁乃峽中舊所識也 老學
菴北作假山既成卽雨彌月不止 苦雨二首 五月初作 游西村贈隱者 徜徉 碌碌
讀陳蕃傳 夏日晨起 醉舞 北窗微陰 夏夜 村居 晚興 溪上 貧甚戲作長句示
鄰曲 縱筆 入都 開局 感舊 贈陸伯政 雨夜 自局中歸馬上口占 秋雨 秋夜
求月桂 秋思二首 史院書懷 楚辭所謂桂數見於唐人詩句及圖畫間今不復見矣作
二絕句屬山僧野人試求之 雨夜 九月初作四首 暮秋 重九不出遣懷 暇日 憶三
山 示子聿 車中作 初寒偶出 史院晚出 贈洞微山人 九月十四日夜雞初鳴夢一

故人相語曰我爲蓮華博士蓋鏡湖新置官也我且去矣君能暫爲之乎月得酒千壺亦不惡也
既覺惘然作絕句記之 初寒對酒 午晴試筆 夜吟二首

卷第五十二

閒詠二首 遊張園 客至 客去 無客 次韻黃宮教見贈 書直舍壁二首 韓太傅生日

懷故山 西齋遣興 雨夜作 掩戶 臥疾 晚歸 寂寂 獨坐有懷杜伯高 李允蹈

判院送酒四斗予答書乃誤以爲二斗作小詩識愧 感舊贈超師 雜書四首 送子虞赴金

壇丞 今日史課偶少暇戲作五字 入局 縱筆四首 送襄陽鄭帥唐老 掩門四首自嘲

乍晴出遊 送客至湖州市 題史院壁四首 寄二子 訪客至北門抵暮乃歸 恩除祕

書監 寄題儒榮堂 夙興 館中書懷 雜興十首以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爲韻 送任

夷仲大監 謝韓實之直閣送燈二首 道山直舍 館中營繕方一新而右文殿生芝草甚異

戲述淵明鴻漸遺事 雪夜 直舍獨坐思成都 歎老 冬曉 有懷梁益舊遊 孤坐無

聊每思江湖之適 夢韓无咎如在京口時既覺枕上作短歌 出東城竝江而歸 子聿欲暫

歸山陰見乃翁作惡遂不行贈以此詩 題趙生畫 題宣律師畫像 暇日弄筆戲書三首

立春前後連日風雨 武林 立春後十二日命駕至郊外戲書觸目三首 春夜 訪客至近

郊 車中作 倦飛 遺興 癸亥正月十日夜夢三山竹林中筍出甚盛欣然有作

卷第五十三

謝徐志父帳幹惠詩編 河橋晚歸 謝王子林判院惠詩編 紹興癸亥余以進士來臨安年十九明年上元從舅光州通守唐公仲俊招觀燈後六十年嘉泰壬戌被命起造朝明年癸亥復見燈夕遊人之盛感歎有作 出謁晚歸 思歸示子聿 上元後連數日小雨作寒戲作四首

出湧金門 書志示子聿 入春念歸尤切有作 書房雜詠二首 獨立思故山 寓歎

後寓歎 新歲頗健寄青城故人 新年七十有九 春日訪客於逆旅及郊寺感而有賦 二月二日夢中作 對酒作 西湖春遊 春晚用對酒韻 題館中直舍壁 春晚懷故山 春日效宛陵先生體四首 局中春興 久客 幽居 春日絕句八首 歎老 春雨中偶賦

戲詠落花 思歸示兒輩 東軒花時將過感懷二首 江亭 對食 飽食 記夢 初夜

暫就枕 次林伯玉侍郎韻賦西湖春遊 湖中微雨戲作 與兒輩泛舟遊西湖一日間晴陰屢易 贈呂次翁 得子聿到家山後書 題齋壁三首 小飲 贈傅神水鑑 春晚 天竺曉行二首 初見石榴花 夢遊三首 江亭晚思 上章納祿恩畀外祠遂以五月初東歸五首 江亭 題三茆邵道士雲隱二首 受外祠敕 感寓二首 肉食 贈成封州 予以壬戌六月十四日入都門癸亥五月十四日去國而中有閏月蓋相距正一年矣慨然有賦二首

雨中別同朝諸公二首 出城 宿北錢清 老伶 舟行錢清柯橋之間 寓蓬萊館 乍自京塵中得歸故山作五字識喜 初歸雜詠七首

卷第五十四

湖上急雨 夏日獨居 溪上夜釣 幽事 夙興 文章 閒遊四首 夏日 蜻蜓浦夜泊

幽興 避暑近村偶題 南堂夜坐 立秋前一夕作 憶昔 自嘲 夜坐庭中 養生

飲酒近村 遊山四首 聞蛩二首 入秋遊山賦詩略無間日戲作五字七首識之以野店山

橋送馬蹄爲韻 村居四首 六藝示子聿 七月十七夜五更起坐至旦 書懷四首 湖上

秋夜 書感 示兒 書適二首 放慵 登臨 寓歎 居家 舟中作 築舍 雜感 五首

送陳懷叔赴上臬酒官卻還都下 歸三山入秋益涼欣然有賦 子聿至湖上待其歸 晚

行舍後 秋夜讀書有感二首 治圃 村醉 病臥 書悔 航海 黃犢 秋夜 目昏頗

廢觀書以詩記其始時年七十九矣 假山擬宛陵先生體 秋興二首 湖上夜歸 晨起

飯飽晝臥戲作短歌 孤學 自嘲 試筆 秋思三首 晨起偶得五字戲題稟後 野步

喜晴 自箴 自喜 自詒二首 對酒示坐中 秋晚衰疾稍平聊識喜懷 偶出至近村

書宛陵集後 鄉居 重九無菊有感

卷第五十五

記東村父老言 試筆 曠懷 夢行小益道中二首 秋樹 雜感六首 柳橋秋夜 訪隱

者不遇 蒼檜 農家歌 君子非好異 獨登東巖 灌園 晨起 龜堂 蜀漢 客有言

太山者因思青城舊遊有作 遊近村 疎雨 秋曉 癸亥初冬作 兀坐久散步野舍 法

雲寺 小徑登東山繚行自西北至溪上 美睡 逆旅 東園 雜感四首 渡頭 小飲賞

菊 與兒輩小集 舍北晚眺 書室獨處欣然有詠 冬初至法雲 感憤 記老農語 村

舍 自述 泊舟湖橋酒樓下 菴中雜書四首 連日暴下齋然不支戲作 大風 野興二

首 若耶村老人 霜曉 山澤 遠遊 北窗 醉題 幽居 連陰欲雪排悶 示子聿

項里溪上見珍禽曰溪鵲相隨數十步不去 冬夜對書卷有感 項王祠 入城 出城 不

入城半年矣作短歌遣興 先大父以元祐乙亥寓居妙明僧舍後百餘年當嘉泰癸亥游復假

榻一夕感歎成詠 志學 晚行舍北 幽居述事四首 十一月五夜風雪寒甚燃薪取煖戲

作五字 魯墟 曉雪二首 養生 夜讀鞏仲至閩中詩有懷其人 獨意 十一月十三日

夜作 故人趙昌甫久不相聞寄三詩皆傑作也輒以長句奉酬 夢中賦早行 兀兀 哺猿

與子坦子聿元敏犯寒至東園尋梅 示諸孫 題齋壁二首 雜言示子聿 夜坐聞大風

歸老 懷舊絕句三首

卷第五十六

道室雜詠三首 偶與客飲客去戲作 故里 齟齬 冬夜 枕上 寒暑 長溪東山容老

索月谷幽賞詩二首 梅 歲晚幽興四首 寄題胡基仲故居 雪夜 聽雪爲客置茶果

獨夜 寄題王才臣山居 夜賦 雪後二首 寒夜讀書 對食戲作六首 甲子立春前二

日作 家居自戒六首 感貧 鄰曲 送客 夜寒起坐待早 信手翻古人詩隨所得次韻

二首 甲子歲元日 初春書懷七首 初春紀事二首 送子虞吳門之行 法雲僧房 陌

上 獨立 春陰 閒味 聞虜亂代華山隱者作 春日 寄子虞 送子坦 送子邁 醉

眠初起書事 見蜂采檜花偶作 對酒戲詠二首 夜興 老甚自詠二首 夜過魯墟 園

中小飲 幽居春晚二首 梅花過後遊西山諸菴 梅仙塢花涇觀桃李 家園賞花 聞金

谿陸伯政下世 一春風雨大半有感 山行贈野叟二首 雲門道中 讀書有感 六門雜

興九首 春晚出遊六首

卷第五十七

北窗 幽居雜題四首 題旅舍壁二首 出行湖山間雜賦四首 上巳 筍絕句 贈蘇召

叟 贈趙去華 道室述懷 春晚雨中作 晚行湖上 欲卜菴居未有勝地作詩識之 東

窗遺興 獨酌 舟中作 衰疾 示兒 野興 閒遊四首 炊米不繼戲作 暮行 小雨

二首 送辛幼安殿撰造朝 初夏 自警 枕上 野步至近村 書懷示子邁 三月三十

夜聞杜宇 夜大雨連明晨起乃知之 聞虜亂次前輩韻 壯士吟次唐人韻 衰疾 書日

用事二首 初夏出遊 初夏晝眠 農事稍閒有作 夜雨 朝晴 北窗 遊山戲作 遺

興二首 細雨 初暑 夙興 新堂 卽席四首 生涯 落花 四月廿二日微雨中次前輩

韻 夜雨 夏日 久雨二首 舟中 繫船 復雨 書適 村社禱晴有應 題北窗二首 晝

坐聞牆外人聲殊敗幽思戲作 晨起行園中 葺舍 次韻林伯玉登臥龍 道室雜詠六首

湖塘夜歸 東軒 夏日 斫脰 野飯 村酒 避雨 雨中短歌 散懷 南堂 門屋

納涼 幽居 露坐 暑中久不把酒盆池千葉白蓮忽開一枝 欣然小酌因賦絕句二首

卷第五十八

老馬 大熱 大雨 午睡 書意 卜居三山已四十年矣暇日有感聊賦五字二首 北窗

睡起已亭午終日涼甚有賦 殘雨 溪上避暑二首 龜堂避暑 旅舍偶題 溪月 砭

愚 雜興十首 病瘧兩作而愈 露坐 戲詠 初秋書感 湖上 枕上 書懷 游昭牛

圖 唐希雅雪鵲 菖蒲 吾廬東北皆修竹茂林羽族來栖者不可數計感而有作 秋夜聞

蘭亭天章寺鐘 閱雨 徒行短歌次前輩韻 江樓次前輩韻 七月四日夜賦 出近村歸

偶作 送子修入閩 書志 秋雨 雨後涼甚 屏迹二首 書事四首 雨後 幽居 書

事 秋夜感遇十首以孤村一犬吠殘月幾人行爲韻 草書歌 自傲 新秋二首 憫俗

塊坐齋中有感 新涼示子通時子通將有臨安之行 秋雨二首 講學 野興四首 示元

敏 八月四日夜夢中作 明日復理夢中意作 又明日復作長句自規 示子孫 秋夕

徂歲 村居遣興三首 甲子秋八月偶思出遊往往累日不能歸或遠至傍縣凡得絕句十有

二首雜錄入稿中亦不復詮次也

卷第五十九

遊山 對酒 遣舟迎子通因寄古風十四韻 重寄子通 飯後偶題 秋興二首 舍北行

飯 舍南野步 感昔五首 病齒 揮手 過鄰家 甲子秋八月丙辰雞初鳴時夢劉韶美

示詩八篇高古可愛明且作此詩志之 山居 歸老 送子坦赴鹽官縣市征 寄子坦 書

感 自扁門歸 遣興 詩酒 晚秋野興二首 舟中口占 閉門 暮秋六首 農舍四首

九月十日夜獨坐 述意 小疾自警 白龍 學易二首 閒中作 枕上 出遊五首

家居三首 贈隱者二首 貧中自戲 風雨夜坐 示村醫 秋雨 雜興六首 江亭 晚

歸 懷昔 初寒示鄰曲 夢中作并序 初寒二首 鉏菜 對酒 夜臥久不得寐復披衣

起呼燈作草書數紙乃復酣枕明且作此詩記之 孤雲 自閔 贈雞 子邁爲其長兄置酒

予亦與焉作五字示之 太息三首 代鄰家子作 山行 行過西山至柳姑廟晚歸 月夕

幽居有感 寒夜將旦作 舍北獨步 山村道中思蜀 不如茅屋底四首 菜羹 十月暄

甚人多疾十六日風雨作寒氣候方少正作短歌以記之 冬夜題齋壁 自遣 蕩蕩 晨起

卷第六十

述懷 甲子歲十月二十四日夜半夢遇故人于山水間飲酒賦詩既覺僅能記一二乃追補之

二首 舟中夜賦 舟中曉賦 漁家 遠遊 與兒孫小飲 遂初 與村鄰聚飲二首 夜

坐示子虞 行飯暮歸 寒雨中夜坐 枕上 卽事二首 雜感六首 閒中自嘲 暇日坐

山麓松石間作 得子虞臨安舟中書因寄 書喜二首 老學菴夜興 感昔七首 孤村

村舍書事 小菴居食 冬至 夜坐示子邁兼示元敏 客懷 雜書幽居事五首 題齋壁

探梅 新移竹栽喜于得雨而池中鴻鴈乃以水溢而去戲以長句記之 讀宛陵先生詩

卷第六十一

勉學 道室試筆六首 治心 夜夢遇老人于松石間若舊嘗從其遊者再拜敘間闕老人亦酬接甚至云 過鄰家 村飲 市飲 社飲 舟中作 風雲晝晦夜遂大雪 大雪 雪夜 雪霽 雪後 夜寒與客燒乾柴取煖戲作 排悶 席上有舉呂居仁詩者因次其韻示坐客 予使江西時以詩投政府丐湖湘一麾會召還不果偶讀舊稿有感 柳橋 鷗 鷺 感物 甲子歲暮 出遊至僧舍及逆旅戲贈絕句二首 歲暮出遊 出遊所至皆欣然相迎口占示之 題旅舍壁 野人舍小飲 自近村歸 夢華山 歲暮與鄰曲飲酒用前輩獨酌韻 山中飲酒 客亭 除夜

乙丑元日

元日讀易 自開歲陰雨連日未止 枯菊二首 村舍雜興五首 夜興 示鄰

曲 夢中作 春雨 草堂 道室 旅次有贈 雜感五首以不愛入州府爲韻 自詠絕句

八首 風月吟 年光 龜堂 春晴 閉門二首 有所感 八十一吟 高吟 湖上作

賞花 園廬 乍晴行西村 書歎 新製小冠二首 書逆旅壁 倚樓二首 小雨 書歎

邊雞欄歌 春興 小園 二月晦日夜夢欲卜居近邑道遇老父告以不利欣然從之 新

晴病中作 示子遙 窮居 春晚自近村歸 開孫滿月 小築 春晚歎 鷓鴣 舍東四

詠 示元敏 暮春四首 書感 晨起出南堂 春晚小飲 殘春二首 聞山步有虎 久

雨初霽 初夏幽居雜賦七首 雨 自閔 蔬食 讀阮籍傳 杜宇行 捕虎行 遣興

三齒墮歌 龜堂初暑 衰歎 初夏閒步村落間 夜興

卷第六十二

寄十二姪 出塞四首借用秦少游韻四首 命駕 遊山遇雨 東籬雜題五首 書事二首

乙丑重五二首 夏夜枕上 石帆夏日二首 仲夏風雨不已 幽居 齒落 雨中排悶

逆境 夜興 寄題李季章侍郎石林堂 流年 雨中鋤藥 自嘲 世事 悲齒落自解

送十五郎適臨安 幽居夏日二首 大雨 思雲門 夏夜 觀身 養氣 日用 村市

醉歸 夏日感舊四首 雨後 東軒 寄子虞子通 寄張季長 夏夜二首 讀趙昌甫詩

卷 海氣 村居 戒殺 庭中夜賦 秋近 歎老 殘暑得小雨頗涼 乙丑夏秋之交小

舟早夜往來湖中戲成絕句十二首 初秋四首 秋陰出遊 杜宇 養生 初秋夜賦二首

殘年 記夢 村飲 老鰥 對食作 七月十九日大風雷雨電 湖上 欲雨 秋懷四

首 食新 予初仕爲寧德縣主簿而朱孝聞景參作尉情好甚篤後十餘年景參下世今又幾

四十年忽夢見之若平生覺而感歎不已 讀書 諭鄰人三首 示小厮二首

卷第六十三

秋雨 江村二首 山行 天王寺迪上人房五十年前友人王仲信同題名尙在 東窗偶書

二首 乙丑七月二十九日夜分夢一士友風度甚高一見如宿昔出詩文數紙語皆簡淡可愛

讀未終而覺作長句記之 示子通 小雨 舟中作二首 漁父二首 讀書示子通 秋夕

醉中錄近詩因題卷後 貧甚戲作絕句八首 自傲二首 雨後極涼 醉題 秋感 鼠

敗書 秋望 秋夕 出遊 病中戲詠 書喜 春耕 秋思絕句六首 秋興 寓歎 北

窗 閒思 秋光 秋夜思南鄭軍中 湖上 讀王摩詰詩愛其散髮晚未簪道書行尙把之

句因用爲韻賦古風十首亦皆物外事也 夢行益昌道中有賦 自規 幽興 記前輩語

貧居卽事六首 自詠 枕上作 秋曉聞禽聲五韻 對酒二首 示鄰里 重示 雨夜起

行室中 閏月辛酉壬戌連日風雨癸亥早晴 秋思二首 閒遊三首 對鏡 幽居書事二

首 偶與客話峽中舊遊 讀老子次前韻 作籬 寓歎 衡門感舊 客中作 讀書示子

通 老懷 沉緜 遊近村二首 小亭 記夢二首

卷第六十四

養疾 客從城中來 暮秋中夜起坐次前韻 閒遊 自規 自笑 泛舟至鏡湖旁小市

懷舊 道院述懷二首 秋雨二首 聽雨 畏事 刈穫後書事一首 秋夜五鼓初起坐堂

上至旦 習嬾自咎 雨夜枕上作 晚飯後多至門外並溪而歸 文章 枕上口占 乙丑

九月三日晚雨驟晴西南新月如玉鈎重陽以八月置閏菊花粲然滿園喜甚作一絕記之 寓

歎 村興 夜聞埭東賣酒鼓聲譁甚 燈下晚殮示子通 秋晚書懷二首 初寒 黃昏小

雨中慳慳蒼頭在傍云初未嘗得暇予乃甚適若熟寐者作五字記之 乾道之初十居三山今

四十年八十有一感事抒懷 視東臯歸小酌一首 梅市道中一首 古寺 夢中作二首

舟行魯墟梅市之間偶賦 衰疾 惜昔 雨後寒甚 入冬病體差健而貧彌甚戲作 蜀漢

新開小室 初冬絕句二首 卽事六首 閒吟 自遣 記乙丑十月一日夜夢二首 縱

遊 村居書事六首 湖堤暮歸 題榻本姜楚公鷹二首 書巢五詠 感遇六首 幽興

題詹仲信所藏米元暉雲山小幅二首 詹仲信以山水二軸爲壽固辭不可乃各作一絕句謝

之二首 有所懷 自嘲老態 十月十四夜夢與客分題得早行 紹興中予初仕爲寧德主

簿與同官飲酒食蠣房甚樂五十年有餉此味者感歎有賦酒海者大勸盃容一升當時所尙也

病中兩夜 讀呂舍人詩追次其韻五首 菴中晚思 枕上 冬夜 雜興二首

卷第六十五

稽山行 贈論命周雲秀才 自嘲 自寬 唐虞 幽事絕句六首 寄題廬陵王晉輔先輩

桂堂 寄題王晉輔專春室 鼠屢敗吾書偶得狸奴捕殺無虛日羣鼠幾空爲賦此詩 讀唐

書忠義傳 病後作 山中 夜思 晨起 老態二首 枕上 贈過門道人 道院雜興四

首 山村經行因施藥五首 歎老 卽事二首 自賀 天氣作雪戲作 家風 十二月二

日夜夢遊沈氏園亭二首 江干 獨行過柳橋而歸 戲遣老懷五首 對鏡 晨起 吾年

過八十二首 述志二首 排悶 舟中作 丙寅元日 新晴 新歲 簡邢德允 簡蘇邵

叟 東村 新曆歎 雪中二首 早春出遊二首 東籬三首 村市醉歸 村夜 旅思

對酒作 遊東村 晨起 夢中作 春雨四首 村店 久雨薪炭食飲俱不繼戲作 溪上

謝君寄一犁春雨圖求詩爲作絕句二首 二月一日夜夢 新晴二首 望永思陵 燈下

小酌 春遊二首 春日雜賦五首 悲歌行 梅市暮歸三山 龜堂偶題二首 泛湖

卷第六十六

園中作 寄題求志堂 贈過門道人 春晚二首 梨花三首 農桑四首 自嘲 春晚二

首 門戶 晨起 出遊四首 曳杖 自詠 雜興五首 雜感六首 兩壘 書感 書意

讀唐書 雜題四首 栽牡丹 夜聞姑惡 哭開孫 晚春東園作二首 禽聲 秦皇酒

盞下垂釣偶賦 出遊歸鞍上口占 閒詠 雨 立夏 孤寂 明日觀孤寂詩不覺大笑作

長句自解 初夏出遊三首 自詠 五更聞雨思季長 醉中作 溪園 初夏閒居八首

子坦今秋鹽官市征當滿作絕句寄之 子通調官得永平錢監待次甚遠寄詩寬其意蓋將與

之偕行也 送韓立道守池州 野興四首 東齋雜書十二首 梅市 初夏幽居四首 泛

舟至近村茅徐兩舍勞以尊酒 再次前韻 題陳伯予主簿所藏秦少游像 入梅井序 北

窗雨中作 戲書觸目 四月二十八日作二首

卷第六十七

倚筇 薄暑 晝寢二首 睡起二首 林間書意二首 示子通 追涼小酌 暑夜泛舟二

首 短歌行 小江 歸興二首 自春來數夢至閩中蒼溪驛五月十四日又夢作兩絕句記

之二首 自嘲二首 雨霽 大雨 社飲 采藥有感 觀邸報感懷 送子通至梅市而歸

述閒 幽居 午暑 舟過道士莊 晨興 對酒 泛舟 地僻 東軒 季夏雜興四首

夏夜暑毒不少解起坐庭中二首 素飯 老態自遣 未陽令會君寄禾譜農器譜二書求

詩 雨夜 柴門 養神 菖蒲二首 迂拙 夏夜 夏末野興二首 示子孫 夜雨 劇

暑 六月十夜風月佳甚起坐中庭有作 古井 菴中紀事用前輩韻 急雨 舍東追涼

酒藥 六月十七日大暑殆不可過然去伏盡秋初皆不過數日作此自遣 急雨遽涼 縱遊

深山隨所遇記之四首 感中原舊事戲作 小涼 村居 城東 初秋露坐作短歌 池上

秋稼漸登識喜 野渡用前韻 秋後一日風雨 感事 久無客至戲作 乍涼 閒趣

溪上 秋詞三首 秋思 老學菴北窗雜書七首 親舊見過多見賀強健戲作此篇 小病

兩日而愈 秋興二首 日用四首

卷第六十八

七月十一日見落葉 龜堂一隅開窗設榻爲小憩之地 南門晚眺 進德 次韻邢德允見

贈 秋懷十首 出遊二首 東窗獨坐書懷 書歎 荷鋤 病臥 秋夜獨坐聞里中鼓吹

聲 老歎 草堂 齋中讀書罷有感 雨欲作步至浦口 鏡湖有烏名水鳧鳴於春夏間若

曰打麥作飯偶有所感而作 自述 秋興十二首 秋夕書事二首 薄粥 拄杖 小築二

首 一編 埭北 風雨 解嘲 識喜 寓興 老馬行 農家 對酒作 秋分後頓淒冷

有感 卽事示子遜 醉中絕句二首 種麥 秋晚二首 秋穫後卽事二首 行飯至湖上

晨出 老境 憶昔 自嘲 解嘲 新寒 夜歸 夢中作 自勵 九月一日未明起坐
小疾偶書 初寒晨起 霜降前四日頗寒 題驛壁 閒遊 貧舍寫興二首 秋晚雨中
作 待旦 夜意 湖村 連夕熟睡戲書 小軒 曉寒 次韻朝陵葉院察見寄 書意
九月下旬卽事 城南 舟中記夢 送周郎 村舍得近報有感 貧歎 明日復作一首自
解 子虞調官行在寓餽團巷初冬遽寒甚作絕句寄之二首

卷第六十九

初冬步至東村 南門散策二首 思北鄰韓三翁西鄰因菴主南鄰章老秀才二首 二毀
大風不能出戶 晚菊 舍南雜興三首 自詒二首 風霜 十月 記夢 幽興 夜聞雨
聲 訪山家 自法雲回過魯墟故居 旅舍 書几試筆 道室偶書 觀渡江諸人詩 村
居閒甚戲作二首 夜投山家四首 聞西師復華州二首 舟中 得趙昌甫寄予及子邁詩
飯後登東山 東村 石堰村 袖手 幽居遣懷三首 湖上晚歸 宿村舍 村飲二首
食野味包子戲作 醉中作 感老 寺壁偶題 贈道流 冬夕閒詠 飯後自嘲 感舊
二首 村老留飲 醉歌二首 力耕 春近 夜坐聞鼓聲 小室 老景 夜坐 晨起
貧述 自述 十一月廿七日夜分披衣起坐神光自兩臂出若初日室中皆明作詩志之 歲
暮遣興二首 道室卽事四首 泛舟過金家埂贈賣薪王翁四首 冬晴 寄隱士 幽事
去新春纔旬餘霽色可愛 作雪遇大風遂晴 冬夜 書意三首 山房 卽事六首 戍兵

有新婚之明日遂行者予聞而悲之爲作絕句二首 夢中作 啜茶示兒輩 雨中示鄰里
記出遊所見 立春前七日聞有預作春盤邀客者戲作 春前六日作

卷第七十

立春後作 舟中 小園春思二首 禹祠 今年開歲三日上元三夕立春人日皆大晴 題
野人壁 小市 柳 見事 夜雨 自詒 初春幽居二首 自勉 春遊 晝坐 正月十
六日送子虞至梅市歸舟示子邁 聞百舌 畜一雞報曉聲清圓而鳴每晚戲書絕句 書村
落間事 行歌 開歲頗思江湖遊適 憶昨三首 排悶 識喜 枕上作 近村 讀史二
首 羸臥 春感 八十三吟 小園花盛開 出遊歸臥得雜詩八首 感舊 寄龔立道
寓歎 春晚二首 幽事二首 讀李杜詩 煙波卽事十首 茅舍 子通入城三宿而歸獨
坐淒然示以此篇 暮春新路至湖上示元敏 閱雨 春和初遷坐堂中 春晴暄甚花開略
無餘矣賦以寓感 春晚 春陰溪上小軒作 散策至湖上民家 枕上聞雨聲 聞里中有
鬪者作此示之 春寒 石帆山下 餘寒 自九里平水至雲門陶山歷龍瑞禹祠而歸凡四
日八首 春早得雨二首 春晚二首 春晚南堂晨起二首 見鵲補巢戲作 予素不工書
故硯筆墨皆取具而已作詩自嘲 春晚卽事四首 懷昔 書感 夜中獨步庭下

卷第七十一

憶昔 雜詠十首 曉思 幽居二首 幽居卽事九首 醉歸二首 書南堂壁二首 五月

兩 蠶麥 早至園中 憶雲門諸寺 翰士曾與宗字光祖以其居篋營谷圖來求詩 以菜
茹飲酒自嘲 五月二十一日風雨大作 寄題栝蒼陳伯予主簿平楚亭 卽事 梅雨初霽
夏日雜題六首 晚興 急雨 聽雨 窮居戲詠 讀窮居五字慨然有感復作一首自解
蒙恩封渭南縣伯因刻渭南伯印 題門壁 雨霽 西村晚歸 連日雲興氣濁雨意欲成
西南風輒大作比夜月明如晝 考古 殘春無幾述意二首 南堂晨坐 記悔 東園晚興
晨起行園中 雷雨 戲書燕几二首 喜雨 閒適 早晴 翦牡丹感懷 偶觀舊詩書
歎 聞蜀盜已平獻馘廟社喜而有述 晚雨 雨晴 起晚自嘲 閒中偶詠二首 晚步湖
塘少休民家 獨酌罷夜坐 雨中出門閒望有作 示二子 道室秋夜二首 醉題 自詠
二首 秋晴 門外獨望 貧歌 秋晚雜興十二首 霜風 贈丐士 贈目眇者

卷第七十二

閒遊所至少留得長句五首 晚雨 翌日早晴 一雨二十日 入夏多雨雖止復作六月甲
寅始大晴 題尊信齋并序 夏日雜詠四首 夏日四首 苦熱 予頃遊青城數從上官道
翁遊暑中忽思其人 龜堂 夢中作二首 秋近頗有涼意 夜坐中庭涼甚 東偏小室去
日最遠每爲逃暑之地戲作五字 野寺 南堂雜興八首 新秋往來湖山間四首 北嶼
小室消暑 秋雨中作 目昏有感 幽居 初秋卽事二首 山廬 題道傍壁二首 訪野
老 書適 憶蜀 生涯四首 對食作 曉思 戲書 梅市舟中作 孤店 過魯墟先太

傅舊隱 步月 拄杖示子邁 讀道書 秋日睡起 書意 寄題龔立道崑山樓閒堂 秋

雨書感二首 弄筆 睡覺作二首 秋思十首 秋來苦貧戲作 晚晴 對月二首 出近

村晚歸二首 秋晚 犬雞 賣藥翁 書里中事 書室雜興四首 秋感 秋夜二首

卷第七十三

秋日村舍二首 村遊 吳歌 秋感二首 紹興辛未至丙子六年間予年方壯每遇重九多

與一時名士登高於戴山宇泰閣距開禧丁卯六十年憂患契闊何所不有追數同遊諸公乃無

一人在者而予猶強健慘搶不能已賦詩識之 結茅 老健 幽居卽事二首 秋晚書感

小市暮歸 寓歎三首 題僧菴 哭季長二首 魔境作頗思遠適賦此自遣 枕上 讀幽詩

北窗 小圃醉中作 秋冬之交雜賦六首 海山 飲村酒 觀諸將除書 捫腹 醉歌

自歎 村翁 不寐 書志 東偏紙閣初成 小豎醉 雜興四首 示兒孫輩 雜賦六

首 幽居 連日作陰頗有雨雪意 山房 梅市暮歸 法雲寺 郊居 作雪不成獨詠

聞雁 泛舟至蜻蜒浦小泊漁村 散策門外隣叟怪其瘦 書警二首 園中 冬晴行園中

二首 懷青城舊遊 晚立 志喜 窮居 冬暖園中萱草蕪然海棠亦著花可愛作路浚井

皆近事也 卽事示兒輩 小雨頗寒 題舍壁二首 仲冬書事 醉舞 思蜀二首 次韻

李季章參政哭其夫人七首 試筆 屠希筆 寒夜吟 記夢 霜夜二首 歲暮 與野人

散策門外 十一月十一日夜聞雨聲 自述二首 歲暮老懷 書況

卷第七十四

書道室壁 書志 雪夕 書枕屏四首 二友 寄五郎兼示十五郎 鄰曲相過 東窗

曉寒 小雪 書感 家釀頗勁戲作 食齋糝甚美蓋蜀人所謂東坡羹也 雜興四首 幽

情 醉歌 霜冷 讀書雜言 東嶺 書戒 書齋壁 雪意 山房 晨起 兩雁 書文

稿後 題唐執中書樓 歲晚六首 雀啄粟 老翁 寄子虞 雜詠四首 曉起折梅 累

日濃雲作雪不成遂有春意 晚晴出行近村閒詠景物 道室戲詠 書感三首 臘月 雪

作 卽事 或遺以兩大瓢因寓物外興 歲未盡前數日偶題長句五首 余得蘆竹拄杖于

舍傍民家似蘆非蘆堅勁輕滑色如栗玉入手錯然微有聲它杖莫及作五字唐律記之 八十

四吟二首 歲暮六首 書感 書適 學道 舟中作 得蜀信 送蘇趙叟赴省試 新春

感事八首終篇因以自解 自歎 初春二首 簡傅十八官 開歲愈貧戲詠 戊辰立春日

二首 早春出遊 春寒 園居 郊行 野望 晨起 午坐

卷第七十五

自警 春雨 春寒 自喜二首 簡湖中隱者 短歌示諸稚 王子猷謂竹爲此君白樂天

謂酒爲此君子野處無客每對竹獨酌得小詩 會稽行 野飲 作野飲詩後一日復作此篇

反之 春晴二首 遺興二首 開歲屢作雨不成正月二十六日夜乃得雨明日行家圃有賦

書屋壁二首 與兒孫同舟泛湖至西山旁憩酒家遂遊任氏茅菴而歸 日暮自大匯村歸

八十四吟 晚步至湖上 春陰 題野店壁 題寺壁 題幽居壁二首 思夔州二首

梅開絕晚有感二首 園中晚飯示兒子 自詰 野飲 茆亭 身世 家有兩瓢分貯酒藥

出則使一童負之戲賦五字句 禹寺 旅遊二首 貧歎 東窗四首 近村 石帆山下作

旦起二首 書況 閒中戲賦村落景物二首 子好把酒常以小戶爲苦戲述 春日對花

有感 出遊遇雨而返二首 記閒 二感 題柴言山水四首 草亭獨坐 修居室賦詩自

警 遜迹 春晴登小臺 魯墟舟中作 貧病戲書二首 又作二首自解 挾書一卷至湖

上戲作 謝客相過 書幸 書歎 古興二首各五韻 病中有述二首各五韻 黃鶉吟

恩封渭南伯唐詩人趙嘏爲渭南尉當時謂之趙渭南後來將以子爲陸渭南乎戲作長句 幽

居 肩輿至湖桑埭 半俸自戊辰二月置不復言作絕句二首 頭風戲作 茆齋 耕桑

春遊四首 蔬飯 海棠歌 園中作 書意三首 晚春二首

卷第七十六

湖上 卽事 東籬雜書四首 山行 稻陂 雨夜思子虞 醉中示客 散髮 病中觀辛

夷花 小艇 雜題四首 閒遊 病起初夏 衡門獨立 雨夜 山麓 北齋 禽言四首

道院偶述二首 初夏書感 贈邢芻甫 昔從戎南鄭日范西叔爲子書小臥屏今三十有

八年矣悵然有懷 小雨 遣興二首 初夏喜事 夢蜀 閒遊二首 初夏二首 野興二

首 自笑 喜晴 過鄰曲 題蘇虞叟巖壑隱居縱筆二首 北窗卽事二首 感物 園中

把酒鄰曲二首 書憂 門外獨立 感事六言八首 幽居記今昔事十首以詩書從宿好林
園無俗情爲韻 喜雨 初夏雜興六首 對酒作 獨坐閒詠二首 水亭二首 書興 書
感二首 暑雨二首 池亭夏晝二首 頃歲從南鄭屢往來與鳳間暇日追懷舊遊有賦 掃
除小園未竟歸臥 暑中北窗晝臥有作 羈懷二首 自貽四首

卷第七十七

得雨霑足遂有豐年意欣然口占 浴罷閒步門外而歸 初晴 枕上二首 讀史 今歲六
月望後一日立秋比常年涼意差早 獨坐 貧病 涉溪 卽事四首 野性 閒行 伏中
熱不可過中夜起坐作詩寄五郎 暑中自遣 夜坐中庭 夜坐門外示子通 夜坐小飲
閒思 書村店壁 幽居 立秋前九日大雨涼甚二首 寄太湖隱者 讀史四首 病戒
夏夜納涼 銘座 獨坐絕句二首 初秋驟涼 新涼 書幸 獨遊 記夢 初秋自述
秋暑夜起追涼二首 小築 喜雨二首 秋夜 白鷗 靜室 秋興 欲雨二首 雜感十
首以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爲韻 秋思十首 雞犬二首 秋來瘦甚而益健戲作 秋夜
秋興 閒詠 人壽至耄期 訪野人 熏蟲效宛陵先生體 吹笛 書幸 感事 晚晴
農家 寓歎二首 雨夜 秋懷四首 小室 贈道侶 舟中醉題二首 出遊暮歸 園
中作

卷第七十八

感舊 東園 秋夜 驛壁偶題二首 夜起思子虞 秋日次前輩新年韻五首 仲秋書事

十首 步履 後死 思刻 故里 野意 意行至神祠酒坊而歸 訪村老 戲題僧巷

書意二首 南塘晚步記鄰里語 稽山道中二首 讀近人詩 琴劍 戲題 溪上小雨

晚聞庭樹鴉鳴有感 秋夜齋中二首 識媿 秋雨 秋來益覺頑健時一出遊意中甚適雜

賦五字十首 遊近山僧菴 喜晴 阿通自閩中歸甫九歲頗有老成之風作此詩示之 農

家六首 讀老子有感 鄰人送菘菜 書喜 秋日徙倚門外久之 雙蝶 法雲寺上座求

詩 詹仲信出示卜居詩佳甚作二絕句謝之 夜雨 晚秋出門戲作二首 消搖 堅頑

遣懷四首 初寒 閒行至西山民家 夜與子邁說蜀道因作長句示之 村舍七首 登山

西望有懷季長 山行 二樂 村女 示子邁 聞新雁有感二首 山村獨酌 小園獨酌

卷第七十九

秋思四首 覽鏡 雨晴 秋盡自遣二首 晝臥 獨坐 書感 舟中夜賦 舍傍晚步二

首 自詠二首 初冬 霜晴 初寒 題傳神 書感 宋都曹屢寄詩且督和答作此示之

獨飲 簡湖中隱者 初冬雜詠八首 老歎 小園 冬夜思里中多不濟者愴然有感

宿近村 梅村野人家小憩 寄陳伯予主簿 夜坐憶剡溪 道上見村民聚飲 小江 短

歌行 初寒 對鏡 書劍 城南道中有感 寄子虞兼示子邁 一年老一年 自東岡繚

出舍北 有客 陳伯予見過喜予強健戲作 東陽郭希呂呂子益送酒 夜坐 兩日意殊

不憚作短歌自遣 戲書日用事 獨立 夢中江行過鄉豪家賦詩二首既覺猶歷歷能記也
病中夜思 得子虞書言明春可歸 雜賦十二首 散懷 書壁二首 冬日齋中即事六
首 冬日排悶二首 法雲寺 自法雲歸 枯菊 聞吳中米價甚貴二十韻 寒夜偶懷壯
遊書感 夢曾文清公 睡覺 湖邊小聚 雨二首 雨後快晴步至湖塘 兩日寒雨作雪
不成夜忽大雨遂晴 歲窮 凍坐 古意二首 雪意復作 醉書

卷第八十

排悶 湖山尋梅二首 作雪寒甚有賦 書嬾 讀唐人愁詩戲作五首 讀書至夜分感歎
有賦 擁爐 隱趣 冬夜舟中作 湖山九首 齒髮 古謂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雖出于好
功名者之言閒中亦未免此歎戲作七字一首 幽居歲暮五首 過湖上僧菴 夜坐戲作短
歌 書歎二首 夜暮自湖上歸 晚步湖隄 夜寒 感舊 小雪 十二月十日暮小雪即
止二首 遣興 貧居時一肉食爾戲作 臘月十四日雨 節物 讀書 春近 讀陶詩
夜雨寒甚 寄趙昌甫 稽山雪 招鄰父啜菜羹 讀論語 晨起 雪後 示福孫并示喜
曾 微疾 簡僧求秦望山拄杖 遊山步二首 雪晴欲出而路溜未通戲作二首 春日
示兒輩 雪後煎茶 夢中作 破屋歎 戊辰歲除前五日作新歲八十有五矣 晨起復睡
梅二首 小疾治藥偶書二首 子通讀書常至夜分作此示之 歲暮作 除夕 己巳元
日 初春 新年書感 開歲連日大雪 飲酒 詩酒 人日雪 春寒二首 兩雪久無來

客亦不能出作長句排悶 書毫 初春遣興 讀書 雜興四首 後雜興四首 自詠二首

晚窗

卷第八十一

遠遊二十韻 對酒 夜雨 己巳正月十八九間雪復大作不止 寄子虞 書夢 示子遜

對食有感二首 雪夜三首 初春 春日雜興十二首 小霽乘竹輿至柳姑廟而歸 春

曉 肩輿歷湖桑堰東西過陳灣至陳讓堰小市抵暮乃歸二首 書適 陳讓堰市中遇吳氏

老自言七十六歲與語久之及歸送予過市猶戀戀不忍去 午炊 古風二首 肩輿至石堰

村 睡起遣懷 春晴 書感 野興 野步二首 稽山 緋桃開小酌 夜中獨步 春寒

復作 大雨排悶二首 室中屏去長物戲作 對酒 曝舊畫 予以淳熙戊戌歲自蜀歸時

年五十四今三十有二年矣猶然強健得小詩自賀 花下小酌二首 夜酌 數日不作詩

幽居示客二首 春日登小臺西望 醉賦 卽事 落花 春日 戲詠園中春草二首 二

月二十四日夜大風異常 雨夜與鄰翁飲用前輩韻 雜感四首 讀史二首 出遊二首

夜輿戲作 酒熟書喜 湖上 春晚 食酪 六言六首 書意示子孫 暮春龜堂卽事四

首 莫辭酒 懷友 蘭亭道上四首 殘年 春老 睡起 自規 夜聞雷雨大作

卷第八十二

賞小園牡丹有感 山居 閒詠五首 讀樂天詩 讀許渾詩 時鳥 齒髮歎 送春 初

卷第八十三

夏二首 初夏卽事 古壽人至聞五郎頗有老態作長句自遣 郊行 小園 初夏雜興五首 思子虞 偶思蜀道有賦 書意 贈倪道士二首 哭李孟達 送黃文叔守福州 初夏雜詠五首 卽事 漁扉 山行見三十年前題名悵然有賦 山房 縱筆四首 窗下戲詠三首 埭西小聚 老歎 衰甚書感 山行過僧菴不入 山行 夜窗 送邢芻甫入閩二首 從邢芻甫求桃竹拄杖 老雞 還東 行東山下至南巖 書幸 放言 晚步門外 夏夜 甕池 種菜四首 白首 東窗遺興三首 北窗 小酌 夏日十二首 睡起 雨中作 感物二首 舟中有賦 晨起獨行綠陰間 獨坐遯菴避暑菴在大竹林中二首 短歌行 山寺 明日復欲出遊而雨再用前韻 暇日登東岡 暴雨 幽事二首

病起雜言 雨後二首 示客 蒸溽作雨排悶 夏中雜興六首 卽事八首 夏日幽居

枕上 題望海亭亭在臥龍絕頂 露坐小隱 小憩臥龍山亭 晚涼 夏日六言四首 招

客看山 舟中作 清暑 五月下旬大熱晦日夜得雨明旦涼甚 黃氏冲和堂 暴雨 書

意三首 浴罷 水鄉泛舟二首 閒詠 江樓夜望 連日作雨苦熱 門外追涼 夏夜泛

溪至南莊復回湖桑歸 雨後殊有秋意 寓規三首 新涼二首 追涼至安隱寺前 湖上

夜賦二首 書適 羸老 卽事 晚興 郊行 喜雨 劉道士贈小葫蘆四首 自傲 雨

中 書歎二首 題畫薄荷扇二首 秋興四首 晝睡 得子虞濠上書 庭草 文章 秋

日遣懷八首 自做二首 生世 秋雨 思蜀 病思 術家言予今歲畏四五月而秋尤甚

自初秋小疾屢作戲題長句 秋夕書事二首 小疾三首 病中作 縱筆二首

卷第八十四

自立秋前病過白露猶未平遣懷二首 聖門 書齋壁 病後小健戲題 新晴 夢中作二

首 疾小愈縱筆作短章 病少愈偶作二首 書生 古驛 夜讀劉伯倫傳戲作 湖上晚

望 村居卽事三首 夜興 夢華山 寓歎四首 嘉定己巳立秋得膈上疾近寒露乃小愈

十二首 病中臥聞春聲二首 病小減復作三首 病思六首 病中自遣三首 八月二十

三夜夢中作 病少間作 秋晚幽居 病中思出遊 九月初作 四日夜雞未鳴起作 臥

病雜題五首 讀華陀傳 家山 九月十一日疾小間夜賦二首 一病七十日 西郊 蔬

食 乙巳秋暮獨酌四首 秋晚 病中遣懷六首 六言二首 野興 遠遊 反遠遊 病

著 梅市 梅市書事 病減 幽居卽事二首 羸疾 九月二十五日雞鳴前起待旦 秋

夕排悶十韻 宴坐二首 小室 舟次浦口 開爐 散懷二首

卷第八十五

子虞當以十月離泥上喜而有作 病來 舟中晨起 江村 兀兀 道懷 柯山道上作

病後自詠 十月九日 三三孫十月九日生日翁翁爲賦詩爲壽 江路 初冬二首 夜坐

二首 殘菊 久病 病小愈喜晴 租稅 初寒 呻吟 山墅 十月二十四日夜夢中送

廬山道人歸山 病後晨興食粥戲書 贈僧二首 遊山三首 農圃歌 贈拄杖 贈貓
宮詞 病中雜詠十首 雪 自笑 絕句 題藥囊 末題二首 病中示兒輩 夢中行荷
花萬頃中 示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143B

